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六八冊目次

匏翁家藏集七十七卷補遺一卷 （明）吳寬撰 明正德三年吳奭刻本 〇〇一

匏翁家藏集七十七卷補遺一卷

（明）吳寬撰

明正德三年吳奭刻本

家藏集七十七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吳寬撰。寬字原博、號匏菴、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第一。官至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謚文定。事蹟具明史本傳。集爲寬所自訂。李東陽王鏊二序皆稱詩三十卷、雜文四十卷、總爲七十卷。今此本詩目相同、而文集實多七卷。又附以補遺文六篇。後序亦稱寬子中書舍人奭蒐閱笥稾、得詩三十卷、文四十七卷、與前序頗不合。疑七十卷以上乃寬原編。而其後七卷則出奭等所附益也。寬學有根柢、爲當時館閣鉅手。平生學宗蘇氏、字法亦酷肖東坡。縑素流傳、賞鑒家至今藏弆。詩文亦和平恬雅、有鳴鸞佩玉之風。朱承爵存餘堂詩話極稱其雪後入朝詩、雖非高格。至謂其詩格尚渾厚、琢句沈著、用事典切、無漫然嘲風弄月之語、則頗爲得實。以之羽翼茶陵、實如驂之有靳。至其作史彬墓表、稱其以力田拓業、代爲稅長、而不載有從建文君出亡之事。後人因據以正致身錄諸書之誣。是尤可以資考訂矣。

匏翁家藏集序

匏翁家藏集七十卷吴文定公所著而手自編輯者也爲詩三十卷不分體製以年月先後爲序文四十卷則以體彙載而先後亦隱然寓乎其間

蓋惟輯其所可識而散佚于世者弗與也公之沒其子中書舍人奭刻梓于家既免喪上京師以屬于諸從兄數月報詩卷成又數月報文卷成奭持以告予請序前予覽之

悵然歎曰言之成章者爲文文之成聲者則爲詩詩與文同謂之言亦各有體而不相亂若典謨訓誥誓命爻象之爲文風雅頌賦比興之爲詩變于後世則凡序記書疏箴銘論贊

之屬皆文也辭賦歌行吟謠之屬皆詩也是其去古雖遠而爲體固存彼才之弗逮者膚淺蹈滯欲進而不能強其或過之不失之奇巧則失之詰屈不失之詭誕則汗漫錯亂

而無所歸於是作者雖多而
文之體益微矣然言發於心
而為行之表必其中有不養
而後能之蓋文之有體猶身
之有節也若特為文字之
義而身不掩焉則其言之不

過偶合而章中文以古名者
固矣是豈專哉不以經學為程
試既而編讀左傳遷史諸
於歐蘇諸家之文頗盡棄
其舊業及為郎使所追取
甲科官史局文名滿天下老

居臺閣前完所施而終始
于所謂文者故其為詩深厚
醲郁脫去凡近而古意獨
存其為文典而不俗理而不
汎然諸理義以成一家之言
由是觀之則其識見之真正

行履之端悟情趣之沖澹者
畢者不待挹其容儀聆其
論議而後可知也其文之傳
世固不可少哉昔人謂一代
數人一人數篇其澌盡泯
滅者弗論今求之成帙者

間非世所選者亦難乎其爲
觀矣知言君子孰能裁而求
之吳之文其有取之無窮而
讀之不厭者乎然則其散
佚者尚博而求之以盡乎
天下奚徒以家藏云爾

正德三年冬十月朔光祿大
夫柱國少師兼 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
士知 制誥同知 經筵事
國史總裁長沙李東陽序

匏翁家藏集序

文章不難於奇麗難於醇
雅於典則難於醇典則可
能也醇而不俚則而能暢殆
有非力所至而至者焉其必
由所養乎是難能也故禮

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文定
吳公官
禁近前後三十餘年文章傳
布中外海内家之以既卒其子
中書舍人奭刻其所謂家藏
集者授予請序余不自揆

竊嘗評公之文矣擺脫尖新力
追古作累之千言不見其長餘
約之數語不見其不足也爲詩
高興閒遠不爲浮艷之語用
事精切不見斧鑿之痕自
謂得公之深也公後何言乎

獨念公生頗好蘇學公於長
公每蘇歎法去及也自著
乃獨異焉紆餘有歐之態光
成乎韓之格信乎學力之至
自得者深乎其所養可知已
明興作者代起獨楊文貞公爲

之宗爲公醇且則也公之文視
文貞吾未知所先後位亦顯矣
使獲當誼於時其功業豈少
哉議者至今惜焉而公之不
以自諉於不朽者固自若在
又何待於外者與余獲從公久

每以道義相劘切其於序有
不得辭於此集自當信今
傳後公家藏者公之謙也詩
諸體凡三十卷序記碑銘
雜著四十卷總之爲七十卷
正德己巳冬十月之望光祿大

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
戶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
士知　制誥經筵　國史總
裁王鏊序

匏翁家藏集目錄

第一卷

詩四十二首

秋日閒居　觀溪童捕魚
過南園俞氏書隱次劉祭酒先生韻二首
移竹　方方壺崇山峻嶺圖
次韻沈啓南僧齋夜坐　除夜
宿丹陽閘留　登南京鷄鳴山
分題鄱湖聽鴈送黎憲還臨川
懷陳起東北上　題倪雲林詩後二首
次韻周原已懷石湖舊游
送俞振宗南游　雪夜憶友人宿伏龍山中
雨後獨游園中　爲史明古題沈啓南畫

次韻啓南淫雨　贈蕭漢文
哀顧進士文之　陳僖敏公輓章
正旦雪　洛神圖
雨雹　題何刻工卷
病項　題朱澤民小景并詩後
書句容丁溪僧舍壁　爲僧題畫
題趙行恕參議所寄沈徵士墨梅
過陳王汝溪館　次韻啓南訪王汝不遇
悼董孟珍　悼沈耀樸畫史
曉發揚州遇雨　濟寧夜泊
宿河西務遇雪　客樓望宮闕

南還瓜州渡江
過大姚陳氏飲散宿大覺寺追和趙與哲韻
第二卷
詩四十七首
己丑初寓南京真珠橋外舍諸友携酒相過
與徐仲山顧宗善登城西望眺
秋夜二首
聞原輝第東莊種樹結屋二首
雪夜　讀參同契詩
吳節婦　喜沈仲律主客北回
題楊鐵崖墓銘後　張叔厚畫李太白像
答吳元啓　初度日三首
除夜三首　題院畫二首
思母辭為盧州方君作　周烈婦行
題金陵陸氏藏刻絲花鳥
贈趙典籍　賦趙氏雙節
送鄭世靜還浦江四首　讀友人所寄詩
贈宜興李童子　竹禽圖為胡君賦
九月十日赴周仲瞻飲菊猶未開
得子　鍾馗元夜出遊圖
送林克容歸台州　送胡彥超
喜雨
次韻馬廷簡雨後園中看種蔬之作
訪沈主客仲律不遇因題竹上
次韻沈主客種竹四首　竹翁陸志學年六十五得子
龠言
第三卷
詩三十五首
贈全幼安　許題陽山慈照寺
送林一中歸建寧　題鄭郎中所藏張師夔畫
贈別丁原佐刑部　送盛訓仲遊淛江
挽張征西　送同年黃敬貫知巨山
送王合州　送劉寺丞秩滿入內衡州
為安福尹紀伯昂追和祭酒李文忠公所書之作
中秋夜飲陸康伯西齋　送同年簡齋道歸省
題青州先賢祠　林良為畫鶴圖
故蒙泉畫翎翻　贈地理家二首
壽席道士　題畫
松江節婦二首　送金德潤主事改選南京
送李侍郎致仕歸博羅
追送張尚賓戶部兼懷沈仲律主客
翰林齋宿　又次時廷吉韻
慶成宴二首　上元夜戴中宗宅賞燈
修竹仕女圖　白雲僊女圖
為周仕中題啟南畫二首
芙蓉　芭蕉
送張都水　初夏雨霽
第四卷

詩三十二首

賦黃樓送李貞伯　少詹事柯公輸章

送姜用貞赴南京刑部因懷項文祥

與諸友東郭草亭看牡丹二首

次韻李賓之病暑　呂秉清節廟

苦雨　送蔣潮州

送蕭遷文分司清江浦　送吳憲之知能泉

送文宗儒知永嘉　送項崇仁知建陽

贈釋子芳草堂　凌季行家賞蓮

和沈廷美次前韻

陸文量職方新居讌集分來字韻

飲錢世恒樓上　漁翁圖

送沈仲威　送董尚矩歸省

次韻劉天錫九日病起

邊文進畫山鵲為涇陽邵令題

同年吳克明知恭定為題馬圖

贈張君錫東泉飛閣呈劉教授先生

送戚教官琰赴漳州　楊學士新居讌集分來字韻

輓畫士范寧齋　廷式學士卷二首

送茶歌　題何翁重修里社

第五卷

詩五十七首

馬遠古松高士圖　高克明溪山雪意圖

辛戌牡雞圖為學翁張士行題

次韻天全翁寄遺次翁徐用和雪湖賞梅十二絕

陳起東起居園中為題松圖

李遵道竹樹圖　墨竹

墨牡丹　夏太卿墨竹

謝孔昭畫　史明古過宿

題治平寺聰上人所藏姑蘇山川圖追次虞道園先生

韻　再題治平寺次前韻

宿東禪寺謝公房　畫虎

陰雨

過相城寄沈陶菴和天全翁韻贈之作

題沈啟南有竹別業　與啟南游虞山

題沈啟南所藏林和靖手帖追次蘇文忠公韻

題陳南賓贈徐純用年鄰歌春雲圖

贈徐純別

出閶門與陳味芝諸公送楊純舟中題啟南所寫春溪

晴雲圖　秋林高士圖

贈張汝弼知南安　楊太真剖瓜圖

題滄洲閒居從耕叢攜人

題劉僉憲廷美為遷居南畝

山行十五首

過橫塘　謁韓蘄王墓

游穹窿山　經王進山

入華山訪徐大參菜　觀眠松

入銅坑　逕下崦

泊虎山橋　飲七寶泉
入玄墓寺　憩春蘿菴
登光福鳳岡
觀海雲院蓮理山茶　飲海雲院百丈泉

第六卷

詩四十三首
與參政祝公游正覺寺　吳仲圭竹勒竹
喜雨四首
與賀貞之過陳湖訪陳氏昆仲再宿東明院
過寶泓寺　韓文公度藍關圖
遠游　瀛海虞陸先生寫　野服像
李龍眠劉阮遇仙圖　趙松雪長江疊嶂圖

題張外史伯雨寫曹早　孔君詩後
王叔明山水圖　倪雲林墨竹
沈恒吉小景　畫鷹
畫鷄　過吳江瑞雲觀
舟經菱扁阻風留宿王　抑夫田舍
題王叔明遺沈蘭坡畫　已亥上元夜有感
胡瓌番馬圖　韓節婦
為姚文裕題畫
與李貞伯游東洞庭六首
過木瀆　舟行出胥口
游太湖翠峯寺　興福寺小憩
湖上望西洞庭山　飯法海寺

游惠山入聽松菴觀竹茶爐
游金山　瓜州阻雨留曹氏館
宿邵文敬河江治公舍為題高房山畫
過呂梁洪　徐州阻風
與徐仲山東行五首　望嶧山
觀泗河　入孔林
觀手植檜　謁宣聖廟

第七卷

詩二十九首
再至都下葺故廬　答淮時用和前韻
送表弟吳子高南還　寄洞庭施翁二首
送蔣元用知樂亭　曉起

送顧郎中天錫擢永州同知　為陸炳題畫
苦雨歎
送馬廷節赴福寧州判
次韻題元新昌呂孝子德升詩卷後
壽徐耕學　壽義門鄭仕信毋八十
次李賓之用陸韻止酒　臘八日　賜宴
與陳起東食臘飯　寄光福徐雪屋
庚子立春朝賀　讀陳士汝紀夢之作
辛丑元日次韻羅明仲洗馬朝賀
郊祀罷承天門迎駕　慶成宴歸招陳起東賞燈
元宵獨坐　翰林宴集閣老以　宣召去
送孔意副赴廣西　懷脩竹書隱

題倪雲林畫

第八卷

詩四十四首

分題武城送奚郎中歸省

分說字韻送□東赴江西教諭

分服字韻送姜恒頫御史赴南京便養

謝孫希悅送蒲團　爲費廷言題沈士偁畫

張子俊畫松　過王汝玉舫齋觀童子種植

歲寒三友圖　陸參政挽章

端陽日　寄顏爲之工部

郭忠恕雪霽江行圖　送伊德載赴南

題畫送陳明遠赴丹稜令

賦錢□城送張廷言歸省

與僚友出城餞廷言後入月河寺

爲李瑞卿寺丞題王叔明蓑與山水圖

與蔣宗誼城東觀泉　次韻張汝弼見寄

任月山九馬圖　悼彭侍講先生

秋夜彈琴作醉翁操　與原巳過王汝玉舫齋看月

重九日與蕭漢文出游城南

再游城南　送僧道瑄游五臺

謝孔昭臨王大癡畫　陶靖節歸去來圖

悼張亨父　詠邵文敬所藏轉刀

詠湯媼　次韻答賓之作書戲效拙體

再答　三答

四答　五答

次韻答謝于喬送石首魚腊二首

答于喬次韻謝送冬筍　又答賓之次韻

謝馮佩之次韻送鰣魚　答于喬再次韻送魚鮓

次韻謝凌季行送新釀

飲于喬家以端硯聯句畢復拈前韻

第九卷

詩五十一首

辛丑仲山自宣陽回過宿同朝正旦

次韻李世賢齋居見懷　夜坐懷齋居諸公次前韻

次韻鄭儀世賢問予病目

賓之鄭儀以前韻倡和句有及予者答之

喜蘇御史還朝　寄吉陳五丈

送周希正教諭赴嘉興　題雜畫四首

送劉時雍職方使□府

憂旱　王叔明村居圖

送顧希□送劉以規赴□□□縣令

希遂持柏子庭古木圖求題爲書此以寄希遂

久旱偶詠□□山縣歸□□成而次韻

送陳取遠　送沈良臣

種竹　寄於伯

送吳德徵　史館偶作

與李世賢游月河寺　送許均遠東陽

次韻寄潘太守琴　送秦廷韶以守建昌

送湖栗夫僉憲提學四川
彭文憲公輓詩　王成憲席上賦火肉
分題習家池送侯僉憲　送祁至和參政還湖廣
送蕭漢文貴州僉憲　為邵日昭題荊南春晚圖
東鶴問陸鼎儀之疾次韻謝洗馬傅校書
野步圖　送李若虛
送陳師召提學雲南　送蔡太守赴南寧
為徐仲山題虎丘觀泉圖　送張秉彝
題汀州忠愛祠
答秉彝次韻留別　次韻傅曰川病中
游朝天宮　原巳邀賞雪
追和葉文莊公畫寄　觀奕
次韻邵文敬對雪　哀蕭漢文

第十卷

詩五十五首

壬寅正旦侍班　和傅曰川以病止酒次陶韻
再和　分題百步洪送顧工部
送汝行敏　園居物成次韻李賓之見過
觀製東雨窩　題浦氏兄弟中秋賞月圖
和胡彥超過園居　次韻陸鼎儀過園居
和王允達病起述　分韻得謝字送林嗣信
為王希曾題瑢南長江圖
次韻答同年邵汝學約過園居
二答李士英　三答劉道亨

四答胡彥邦　五答李賓之
六答楊應寧　對黃花
送仲山後至過法寺丙軒
送郭翔鵬進士知福寧州兼寄州倅邵文信
園中晚步戲作
題顧延之叢竹追次虞邵菴韻
畫鷹　送沈晉卿材美
秋日睽居偶閱韋蘇州集
送僧永固歸吳住白馬寺
送丁鳳儀　送林克沖給事使暹羅
赴李世賢賞月
雨中與李貞伯沈尚倫諸友過隆福寺

僧舍對竹　張來儀楚江清曉圖
諸友賀予新第有聯句數首楊惟立因和酬
謝李貞伯送瓦茶爐
送傅曰川以右僉都御史告病南還新喻
與李士英過王爾驥郎中別墅看菊午飯洪恩寺二首
原巳宅賞菊　送邵文敬知思南
九日諸友過園居小飲　次韻酬蕭文明
次韻李賓之觀懷素自叙帖真蹟
次韻李士英劉道亨過園居看菊二首
次韻顧潛之留別
題台人鍾希哲寫文宗儒小像
次韻陳粹之鴛湖寓居

雪中李世賢招觀東坡清虛堂詩真蹟次韻 是日往觀果刻本法帖[illegible] 明日世賢持[illegible]復次韻
為師貢士題其先曾大父遺訓後
懷盛一孝子
偶見元李希顏提舉遺墨之歸有之

第十一卷

詩五十八首

送吳令濟赴邵武推官　爲李貞伯題宋寶仲小画
和陳粹之元宵五詠　闘雞燈
走馬燈　火花
粉丸　油䭔
送袁德純知宜興　送王介達
送允達後飲通玄亭西軒
陸職方宅宴集分得𤦺字韻
清明日林亭大邀游興隆寺飯聰老房聰出姚榮公琴
城南倡和四絕句見示為次韻 [illegible]
趙武靖爲四絕句見寄次韻答之
和趙武靖病中招飲二首
貞伯王女原巳攜酒同過園居二首
王孟端墨竹爲貞伯題二首
送錢世恒御史出巡　題趙子固水仙
分韻得江南二字送貞伯二首
送貞伯再分韻得舍字
原巳王汝霖夫過園居分韻得書字

題海虞錢氏所藏王叔章虞山圖
送周仁庵通判福州　得賀美之書言吳氏
題畫　送沈仲律湖廣僉憲
曉過工部分司池上觀荷
題匡山大忠祠四首
次韻陸嘉儀讀文信公指南集
得原輝書云東莊兩株樹甚茂
與諸友出城東散步水際
答雪屋上人　長至日飲張兼善後府新齋
海之作共月華有辛分海月華中月之句因足成答之
再答　三答
送劉職方時雍赴福建參政
斫雪齋宿　次韻倪學士斫雪齋宿
哀李士英二首　觀盛舜臣所藏竹爐
題畫四首

第十二卷

詩四十五首

送馮佩之副使江西提學
送賀澤民赴河南僉事　謝孫希説送吳鴨鷄
送賀其厚迎其弟惠南歸
次韻施煥伯下第　觀園翁種菜
王延亭成次韻王汝　又次韻李宿之
次韻諸友王延亭聯句　飲王延亭喜雨
寄壽陳起東五十　賦園亭四物

發　篆
屛　橋
送沈尚寶賀千秋節還南京
次韻沈時暘雨後過飲留亭兼懷李貞伯二首
再次韻答時暘飲後見貽二首
喜原輝弟至京　大雨坐海月菴
王汝以予辭不赴次韻再約來日復和辭之
王汝復次韻來速乃許赴再和答之
赴飲後夜坐月下復次韻
次韻朱天昭戒飲　次韻濟之謝送次明
次韻時暘對雨喜晴二首
送原巳赴南京院判　題啓南爲游彥明圖

送張宗茂道紀南還　賦酒塩慶周翁壽七十
送張秉素出知施宗州　分題豐樂亭送文宗儒太僕
送原輝南還　原輝行後晚坐有懷
冬至謁陵八首　出土城
度沙河　望昌平
入昌平學舍　題劉諫議祠二首
入西陵　出昌平
爲白郎中題荷花折圖

第十三卷

詩四十九首

乙丑元旦星變下詔求言二首
次韻施燠伯自製茶燈見送
次韻啓南寫贈施燠伯范莊梓樹圖
分題蔣山送居寺丞　題墨竹贈邵楚雄行
二月晦日濟之邀看桃花四首
追和啓南癸卯元夕後過施燠伯飲
送仰給事進卿赴四川僉事
分題圯橋送張公實參議
賓之學士以冊府賞以第恩俱在告敬家　東宮賜問
賓之有詩紀事謹次韻
閼氏支陳起東詩墨　輓鍾同御史
爲楊應寧題夏太卿墨竹
送應寧雲南訪族　秋享致齋呈同館諸公
又懷翰林諸公　答諸公見和

次韻程克勤抱病齋宿　又次韻夜坐
送儲考功靜夫　次韻胡彥超致仕留別
送沈良臣知歸德州　秋日園居對雨
晚晴　爲富縣令蕭光甫題墨梅
送巫克莊知孟縣　送裘道官還南京朝天宮
送道士羅永澄還住福濟觀
送鄭仕信知大猶縣兼問訊王允達
次韻侍郎王公還南留別二首
送王抑夫赴官陳留
送林朝信還廣西分韻得歲字
題啓南畫　題元顧仲瑛玉山佳處卷後
王汝席上詠物　橘

新米飯　王箸魚
濟之席上詠物　風菱
銀杏　冬笋
贈顧正科鏞還中都　悼李御史士常
謝濟之送銀杏
寒夜熟寐右臂偶加湯媼成瘡痛甚因讀邵康節臂痛
吟戲次其韻

第十四卷
詩四十七首
丙午郊祀齋居夜雨獨坐
次韻詹事楊公齋居兼懷其弟惟立二首
上元日劉道亨家作同年會

同年會散夜赴濟之
爲王惟顒題米友仁苕溪春曉圖
二月十二日濟之復邀看梅花和舊韻四首
送顧生伯謙應舉　觀內閣芍藥
追和元危太樸學士游石湖寶積寺
送黃和仲入南雍
酬吳元璧自黃州寄石子百枚
玉河橋夜坐候朝二首
鄉僧來京師者多乞詩而歸共十二首
智勤還洞庭興福寺　文懷住吳江法雲寺
古梅住半塘永福寺　員政住杭州虎跑寺
定佩住城東定慧寺　某住石湖寶積寺

某還石湖治平寺　宗今還七寶泉
永明還法華寺　眞愼住玄墓寺
文郁住文殊寺　戒香歸洞庭福源寺
爲文宗儒題鈎勒竹
爲王古直題畫寄其鄉郭信忠
送文宗儒　補送呂秉之太僕
次韻詹事楊公過王延亭留題二首
送林同知仲辟赴官惠州
送楊君謙　爲都元敬題春山讀易圖
謁陵宿昌平學舍　還宿學舍
次韻答陳粹之憲副病中見寄
秋夜餞李貞伯取唐人詩各拈二字爲韻二首
嚴布政聘章　郭僉事暢章

第十五卷
詩三十一首
丁未春試罷送吳中四進士歸省
毛理貞甫　陸完全卿
楊錦尚絅　吳鎣汝礪
次韻任太常過園居四首　次韻任太常病中見寄
送趙栗夫歸省　送侯主事歸省
對雨　哀袁德純
哀張秉彝
送彭教諭進赴長洲學　雨後答邵文敬
送琴士楊雲翰還吳　送夏司封崇文

謁狄梁公廟　謁耶律丞相墓
奉送孝穆皇太后梓宮遷葬茂陵
奉送憲宗純皇帝梓宮出德勝門
次韻任太常致仕酬別五首
送趙武靖西征　題赤壁圖
分題得老字詩楊府事一首
劉文定公輓章

第十六卷

詩三十一首

戊申燕九日　次韻徐仲山上元夜過飲
次韻文宗儒上元夜飲歸
送董尚矩使朝鮮　送王濟英給事充副使
送劉景元使安南　送呂秉文給事充副使
彭祖觀井圖
次韻顧滏之與文宗儒同游香山
清明謁陵值雨宿昌平學舍
次韻楊侍郎吏部後園看花二首
觀耕籍田　初開經筵
答濟之約游西山不赴　再答
三答　與葉翁游小城南
送潘栗夫憲副陝西提學　送賀御史出守蘇州
送徐季止　為周郎中公瑞題觀蓮圖
送西指揮分守汀漳
送原巳還南京分依字韻

中秋夜仝仲山新樓賞月　為顧崇嶽題松溪高士圖
為陳明之題墨梅
為李貫之題趙大年雪景
為陸全卿題劉松年香山九老圖
初謁茂陵　史館歲暮

第十七卷

詩六十一首

李賓之以問白髭并代髭答二首見示予髭僞如故而髮已多白因次其韻亦為問答
問白髮　代白髮答
再問　再代答
清明日園中見杏花初開
懷林亨大謝鳴治謁陵遇風
謝安游東山圖　喜儲靜夫考功自南京至
哀原巳　哀鼎儀
午朝次韻鳴治　過葉翁看牡丹
和陸廉伯甚寒次老杜韻　和廉伯復次前韻斷夜坐
早起次前韻寄廉伯　次韻陳一夔冒雨見過二首
懷王允達不至
待李世賢同游西山未至　宿功德寺航公房
晚至湖上　登華嚴洞
飲玉泉二首　答廉伯以游西山負約
還至湖上
聞友人食河豚病發而卒

送沈元中知餘干
贈僧度岡住吳城寧幢寺
芙蓉紫菊圖
爲陳副使寓題畫
園居六詠
海月菴
王廷亭
春草池
醉眠橋
令詹泉
養鶴闌
爲吳吉士克温題東坡畏竹
送文宗儒還滁
賀蔡脩敬八十
送白侍郎還南京分闕字韻
次韻答賁照齋二首
題石田古松圖謝周月窗治宜人病
重九無菊
次韻賓之重九值雨獨坐
次韻鳴治對菊
謝王古直送菊

爲脩姪題謝廷循畫二首
題石田畫
過西苑
游海印寺次韻鳴治
哭王允達二首
早起
謝王古直至東鳴治
作鶴房
次韻沈啟南自治生壙見寄二首
喜李貞伯生子
遣悶
賦竹慶鄒汝文五十
謝濟之送橘一首
西域賈胡以獅子入貢有詔却之次韻鳴治
次韻陳粹之調先塋
第十八卷
詩五十五首

送汝行敏守南安
周莊懿公輓章
徐州重修黃樓
陳堅遠新建黟陽寶山書院
王忠肅公輓章
送王存敬知興化分韻得學
送劉世熙赴四川僉事管水利
謝仲山送鶴圖
有以廬山千年松遺予者種盆石上蒼翠可愛
送鳴治攝南京祭酒
送毛貞甫給事赴南京
喜雨
雨後
葉翁以叢竹分種因題墨竹謝之
立秋日過蔡士弘太守新軒
對月
楊文懿公輓章二首

送何時養赴還松江
冬至遇陵與黃子敬編修石邦彥檢討宿昌平學舍
還至沙河
爲屠大理題石田畫
爲張英公賦瑞芝
次韻王汝哭兄
歲暮懷亡妻
辛亥上元夜仲山過飲
對雨二首
次韻仲山詠兵部芍藥
題王叔明野航觀畫圖
爲楊應寧僉憲題畫二首
送陳何二郎中分行南北虜囚
夏太常輓章
續和任太常寫懷二首
送貞伯致仕
送仲山使封鄭府
次韻濟之招仲山酌別
答濟之謝送鶴
食蒻秫米飯簡濟之
濟之和復次之

夜讀白樂天詩集二首　讀樂天詩遂次韻
王孟端山居圖　招濟之觀吳穆寫竹
晚寢
次韻李賓之聞謝鳴治自南京歸得邃腹孫
服山藥湯　製雪浪石硏
送楊君謙致仕　章侍郎綸輓章
送李世賢擢南京祭酒　送張廷祥擢南京翰林

第十九卷

詩六十三首

壬子春享詹事府齋宿　郊壇陪祀次仲山韻
又次濟之韻　慶成宴次韻仲山
上元夜無燈　邀潘侍郎爲同鄉會

送嚴戶部出守西安
送顏仲和擢南京翰林檢討掌國子助教事
謁文信公祠
過仰山寺觀姚少師僧服小像
傷鶴折翼　盆梅紅白二色二月盡始開
慰濟之謁陵遇風　三月八日冊立東宮志喜
濟之招看梨花後次往年賞梨花韻四絕
題竹送沈尚倫刑部使閩安
送陳堅遠通判長沙　次韻無錫李舜明見寄二首
爲陸文質題夏以平太常山水
病臂諸友過慰　病中簡濟之
閱原已書札　題朱竹慶王汝嘉宜人九十

紀賜枇杷　送王譽之還洞庭
懷濟之　題陳一夔憲副小像
爲陳一夔乞兎
次韻秦廷韶布政閒居感興四首
記園中草木二十首
榆　槐
棗　檉
槿　檜栢
竹　橊
馬檳榔　丁香
刺䕷　酴醾
決明　葵
黃連

紫芥　馬蘭草
朱藤　牽牛
蘆　八月十六日夜對月簡仲山
送蕭文明致仕東歸　送秦廷韶贊副使
送陳一夔調瑞州同知
次韻朱天昭御史自嶺南見寄
送周侍郎伯常使　封秦府
題周仲瞻藏絲繡花馬

第二十卷

詩五十首

與周公載運使會飲追和述懷韻
楊補之竹枝　讀濟之南都紀行詩

謁元世祖廟　送林世調赴廣東參政
元夕雪　十六夜邀仲山濟之禹疇飲
送陸全卿巡按福建　錢舜舉仇書圖
送姜恒頫改守寧波便養
廷試東閣閱卷　赤壁圖
趙松雪蘭竹圖　送吳禹疇赴廣東兵備副使
送施克寬大僕守忠州府
文湖州叢竹圖　送仲山赴廣東參政
癸丑閏五月十四五日久旱大熱十七日得雨始解偶
閱王荊公集首卷見二詩頗合乃次韻以寄濟之
連雨再次前韻寄濟之　倪雲林秋林野興圖
次韻為王應爵進士題天平山石湖二圖

送張叔亨出巡雲南　送朱堯民
送陳宗理知永定　早朝
送戴師文參政　郭浦待渡圖
范寬雪山圖　趙大年春江圖
楊補之雪梅圖　王澹游歲寒圖
錢舜舉水僊花　次韻題畫
謝吳承翰送悟道泉　姪奕勺泉烹茶
東坡樂水圖
元人陳惟寅有蘇杭懷古詩各六首予以杭未至而蘇
事甚多總和六首
沈石田追倣黃大癡長卷為林御史舜舉題
次韻韓彥昏州倅促予作生墓志

為奎姪題石田雪景　次韻石田七十自壽
煬帝龍舟圖
第二十一卷
詩四十九首
紫筠亭
補送史郎中使朝鮮次韻二首
題崑山朱氏所後王朋梅小像
題許道寧秋山暮靄圖　過先塋登南橫山絕頂
文宗儒蓄匏研借觀　聞啓南有匏研更古次前韻
題啓南寫緋桃圖
題元人任本立墨竹追次虞邵菴韻
西溪舟行二首　久旱得雨

五月十三日種竹叢桂堂前
晚晴　夜坐
西山雜興七首　叢桂堂前看月有感
後夜無月　為盛舜臣題山水長卷
次韻石田戲朱野航短硯
叢桂堂前五詠　梅
栢　櫻
藤　竹
謝石田送匏研復次前韻
中秋後二夜獨坐
題湯溪胡氏藏朱澤民山水大幅
顧天錫參政以公事舁過吳中省墓復還南陽送別

題王汝之茗醉廬　歎雨中桂樹
重陽前連雨續潘邠老詩四首
雨止後復續邠老句二首
趙松雪秋江待渡臨本　南唐王齊翰別耳圖
文宗儒以重九獨飲用東坡古來四事巧相違之句續
成一詩見示偶夜過宗儒北莊乘月而歸因次韻以
復　爲史太守題畫
謝王惟顒贈雕漆柱杖

第二十二卷

詩四十六首

題華東湖作族姪女冬娘死節傳後
題王孟端贈趙定軒墨竹二首

題柯敬仲博士墨竹　趙松雪溪山秋霽圖臨本
捫鼻圖　春溪聚禽圖
題陳季昭畫　題范文正公書伯夷頌後
題西闆吳子潤雙鉤絲繫圖
陸天游畫　黃大癡畫　杜東原畫
任月山七馬飲飼圖　登故友史西村小雅堂
訪啓南舟中望虞山　夜宿啓南宅風雨大作
題啓南過吳江舊圖　過荻扁留題王葦菴宅
賦葦菴新栽四栝　謁外家墓
送僧無礙歸太原　爲奎姪題吳隱之刺史遺像
答光福張君送楊梅樹　題陳憲副貞壽圖後
紀游靈巖　紀游天池

予以服除起京啓南謂予老難別挐舟遠送感念故情
以詩敘謝
題無錫李舜明家藏宋王梅溪謝先世侍郎琳爲主司
啓拜題御賜詩遺墨後
宿呂城
自邵伯至寶應風雨中連日過湖
入清河　下邳道中見山
望桓山
過沛縣懷縣令顏伯偉與其子同死兵難
泊濟寧
東昌道中偶閱畫冊各賦短句
菜　瓜

茄　蘿蔔葱
荸薺　楊梅
笋　木筆
梔子　渡口驛遇風

第二十三卷

詩三十一首

謝周尚書伯常送魚次太保屠公韻
和屠公次前韻紀　賜鮮魚
吏部右廂前種竹
謝倪友侶公摘送左廂前杏子
和周伯常謝侶公送杏二首
謝屠公送西域眼鏡

舊畜一鶴吏部後二年復來而鶴尚存感而有作
次韻屠公謝侶公送玉黃子二首
歎右廂前枯梨樹　秋享齋宿
偶與屠侶二公論世俗以老態從上爲壽徵戲成二絕
謁陵與韓貫道戶部大勝寺前晚坐
小憩昌平城外崔老家　詠肩輿
謝屠公送新榛　送吳箋與屠公
答屠公見和
屠公和章有一歲百篓之句則百歲合用萬次韻答之
題元朱本初道士貞一藁後
枯梨結實分送屠侶二公
答屠公謝送家園棗　秋壇陪祀

謝屠公送猫
夜閱陸放翁劍南集因懷北隣故陸詹事廉伯
哀陳一夔　答劉時雍少府見寄
生日次韻答王汝賢見賀　答濟之次前韻

第二十四卷

詩六十六首

戊午正月十一日郊壇分獻東鎮
上元日邀鄉友小會
會飲屠公以不預次韻見戲因和答之
朱天昭巡按福建還止宿城西佛寺以不預會次韻復
和答之　送王性安赴[illegible]南淮官
次韻王汝得曾孫　梨樹復有一枯者感歎成詠

讀石崇王明君詞
詠吏部後園艸木與屠公倡和
撫　梨
棗　竹
杏　馬蘭艸
紫茶　酴醾玉簪
牡丹　芍藥
孟夏太廟候祭偶登東閣涵春亭次韻
送徐侍郎公肅致仕　對萱花有感
校白集雜書六首
次韻啟南游金焦二山見寄二首
又次韻寄郭璞墓　飲陽羨茶

久旱始雨適校白集至喜雨篇因次韻
晝寢　選寺皐左闕下臨水東望
又聞鶴
小園初名一鶴後鶴失去及改憶鶴
和濟之次王汝遇飲園居韻
又雨遣悶　公署阻雨晚坐
夜宿公署不寐　謝文宗儒以茶檻寄贈
月蝕
小池種蓮未發而葉頗盛晚坐賞之
聞故園山茶爲人所折　謝陳原會寄方烏
聞西墳新栽松樹　種蓮公署
朱邸公概草　補壽徐閣學七十

恭題宣廟畫所翎毛圖
題吳尚書忠節錄後
予既以憶鶴名園復有致一玄鶴者畜之月餘一旦飛去
送少師徐公致仕歸宜興
送吳克溫奉　旨護送舅氏少師公南還
詠水僊花　讀濟之撰貢士顧伯謙墓銘
次韻王汝新拜南京僉都御史之作
予偶衣褐傳曰川舉孟子語見戲予更號褐夫因詩答曰川
次韻劉時雍歸休留別
觀土魯番遣使入貢　求定宇
詠甘菊　題郭錦衣新宅假山
閱黃山谷集見八音詩戲作一首

題王浚之茅山圖
送同年周公載運使擢按察使致仕

第二十五卷

詩六十三首
己未正月十四夜與爽園中看月
送梁洗馬使封安南　夜宿公署二首
失猫偶讀古人十二辰詩戲作一首招之
詠南內新柳五首
梨樹盡枯下復發數花更識感歎
獨游部中後園看梨花簡舊寮佀公
次韻王汝報恩寺訪舊　酴醾花下偶成
祈雨齋宿　二月十五日殿試東閣
十七日東閣喜雨　憶與李世賢同游吳中西山
東鄰葉公翁送牡丹　初聞鶯
秦公邀賞左順門芍藥　病目
大廟候祭復游東園　次韻周伯常尚書秩滿
又次韻紀謝　賜物　題朱澤民集古玉圖後
李時雍戶部端午再蒙扇緣之賜相與感歎有作
讀劉靜修先生集　竹園壽集
次前韻自壽　次韻周公自壽
王汝年亦六十以擢僉南臺不預壽集因次前韻以寄
端陽日邀鄉友小飲
秦公嘗化爲江西布政使時嘗泊九江忽見數舟遭風被覆使人救之獲生有爲詩美之予亦爲作一首

王延亭西植夜合花二首
董北苑溪山風雨圖　次韻李時雍病起二首
哀文宗儒
中秋夜偶過濟之遂成良會濟之有詩次韻
次韻周伯常落齒　題三忠廟
送濟之歸省　送馬秀才
再入翰林次韻周伯常見寄
內閣閱秘書喜得石湖集
冬日內閣閑書二首　自述
早入直房　輓陳堅遠通判
喜杜子開將復先世延綠亭
病肺　病中讀白集擬作二首

范石湖集有臥帽詩病中畏寒冡效其制
觀烏絲競渡圖　美曹太守毀淫祠
壽都憲閔公七十
雪中朝同題陸全卿所藏趙千里臥雪圖
煨橘　刻李貞伯篆書海月菴扁

第二十六卷

詩五十首

元旦早朝次林亨大韻
郊祀翰林朝房齋宿李傅曰川見過
夜坐復次韻　宿神樂觀
過沈道士舊館　元夕邀鄉友會飲
次韻屠公過賞綵燈　過鄉人賞燈
同年會飲　送同年陳瑞卿憲副還臨清
次韻題奕姪影翠軒　園中作石臺其旁多棗
吏部右廂前有朱藤一株　園居雨後六言四首
六月十三日園居喜雨　王延亭傍新開小徑二首
觀天鵝池中對浴
新正無事偶閱鄉先哲范文穆公石湖集見其多道吳中事因摘取其句有涉于春者輒賦一絕得十二首
雪寒探梅　賞海棠
新正書懷　春朝早起
元日立春　詠吳中二燈
丙午新年六十一歲俗謂之元命
春日田園雜興　春困
乾道辛卯三月望夜與周子充內翰泛舟石湖距九年復以是夕泛湖懷昔游
自橫塘過黃山　民病春疫
為倪尚書題王孟端舍人墨竹
為陸全卿題米南宮雲景
為楊起同題沈石田擬謝雪村山水
為錢世恒題石田雪景　為毛貞甫題孫君澤山水
又為題高房山山水　為杭人題墨畫
和楊應寧次陶韻止酒　夏日園中小適二首
次韻鳴治病中二首　雪園雜賦四首
寄壽陳朝用布政　為奎姪題延香亭
寄壽蕭文明七十　寄壽吳子高六十

第二十七卷

詩六十六首

春山圖　送戴員外出保桂林
送張光祿時遂還南京　賀成國夫人胡氏七十
盆中梔花　送王汝英南歸
送邵國賢　送白太傅致仕
送冢宰屠公致仕　園中行讀白集
新月　園中夜步
同年會子以病不赴簡席間諸公
送工部徐尚書以病乞歸加太子太保致仕
送禮部徐尚書加太子太保致仕
送倫修撰文序父南還　為毛憲清題梔竹圖

送李世賢赴南京禮部侍郎
題沈良德送行圖　翰林送李世賢
九日風雨二首　早寢
謝葉惟立送蒻　送陳德修擢南京右都御史
送何道士授都紀還鎮江次韻
藤楷　雪後入朝
次韻韓貫道送濟之以冬至謁陵
謝濟之送橘次[illegible]韻二首
又次韻謝送銀杏
楊應寧攜畫冊過園居相示已而重作
聖駕郊壇看牲次王汝韻
生日　談命
家藏集目錄　三四
正月十三夜與鄉友會飲
十五夜赴西涯飲　次韻李諭德生子
為錢副郎世恩題桂兎圖
傅水部索石田玉洞桃花圖寄壽乃兄宗伯
盆中紅梅二首　送汪太守致仕
送楊太卿應寧赴南京　鸕鶿
鵝毛伏兎　送史引之知隨州
送馬學士良佐還南京　送宋郎中出守廣信
園居二首　追和朱樂圃先生蘇學士題
泮池　玲瓏石
百榦黃楊　公堂槐
辛夷　石楠
多榦栢　並秀檜
新杉　半山　為侯太僕題史部寫墨竹
為錢僉憲題二士圖　題石田畫卷寄時暘
第二十八卷
詩八十七首
題謝鳴治歸來圖　次前韻懷古園
鳴治新修國學朝房雨後宿此有作次韻
久借內閣朝房次前韻寄壽太宰尹公八十
盆荷初開適値風雨對之感歎
代荷花答　園中即景二首
雨後移竹
園北新搆板屋濟之有作次韻答之
家藏集目錄　三五
濟之再和復次韻　濟之三和復次韻
偶閱白集有東園玩菊之作今歲小園菊開頗盛輒復
次韻　有感效白體
雪中對竹　板屋二適
[illegible]瞳　對雪
送陸全卿赴浙江副使　送羅編修擢南監司業
答鳴治乞花二首　再答鳴治乞花不得二首
待鳴治過園居　鳴治至次前韻
送吳克溫赴南京翰林　聞家園樹爲去歲風雪凍死
得仲山德州所發書園居對月悵然成詠
園居續詠　藤障
花門　榆籬

草徑　蘼屏
樹屋　豈閒兒車
送李郎中擢應天府丞
自六月初七夜乘涼看月後每夜有月輒賦一首
初八夜　初九夜
初十夜　十一夜
十二夜　十四夜
十五夜
三姊壽七十以八月十三日生因題月兎圖奉賀
爲陳玉汝題麐南山水大幅
鳴治種荷無花見予所種亦同有作次韻二首
老病二首

奕姪搆二亭于東莊以書來報待予歸休與諸老同遊
喜而寄此　病臥玉延亭
謝宋樊恭同年寄龍井茶
題墨竹贈李尚書時雍赴南京二首
玉延亭晚坐　惜月效白體
有感　送張濟民擢知汝南
新製方竹杖　夜坐聞砧
中秋風雨　和石田題王濟之新壁二首
病中讀周益公集因紀二首
詠荆墩　詠胡牀
羹菜粥　讀韓文公瀧吏詩
招曾良金飯　題墨竹贈良金還東吳

九月十八日大雪又十日雪益大作秋雪歎
次韻濟之齋居苦雨　韓貫道示所和復次韻答之
送楊溫甫郎中出守杭州
竹田　杜東原畫爲奕姪題
爲姪奎題沈石田畫　夏太常墨竹爲楊郎中題
紀賜
楊惟立以南京吏部考績至京爲修會典書成親巻首
與予聯名有詩志喜次韻答之
次韻惟立奉天殿進會典
次韻進會典明日賜宴禮部
次韻鳴治感舊有感

第二十九卷

詩三十七首
癸亥正月九日以張廷式工部自易州分司來物作同年會于李時蒿宅時蒿出松竹梅于盆云歲寒三友人各以一物自擬復同倡和
十四日再會予家　二十日三會廷式公館
擬松　和廷式擬竹
和時蒿擬梅　絕飲
聞鷄
新歲與王汝世賢禹疇之爲五同會王汝以詩邀飲
因次韻　叢室曉坐
二月四日上出視朝志喜
次韻鳴治見懷

郊祀與楊惟立宿神樂觀馬道士房
次韻屠元勳陪祀
送王汝擢副都御史仍赴南京
園中一鶴長鳴群烏時噪其旁若相語然因觀四集有
烏鶴贈答之作輙效製爲四絕
烏問鶴　鶴答烏
鶴問烏　烏答鶴
謝馮副郎送惠山泉
題西戎獻馬圖贈楊應寧都憲督理陝西馬政
應寧示贈行諸作題其後
題米南宮詩墨
爲潘時用博士寄壽其叔父鶴溪太守八十

讀蘇集有除夜詩因自賦以寄鄙懷
次韻友人海日對月見懷
寄壽趙完璞八十　新麴歎
登廣福寺佛閣望西山
次韻謝鳴治初入館修史纂之作
中秋夜與葉翁飲　感范魏公食粥事
翰林新修王畢適來　命教庶吉士坐久偶成
題米南宮水墨圖　寄壽施煥伯七十
研蟹
第三十卷
詩四十九首
詠春雪　寒夜懷楊應寧

簡鳴治　齋居謝屠元勳送解家香
與廷式飲時雍宅爲會　再飲予家次廷式韻
三會廷式公館次時雍韻
齋居答廷式　又喜廷式夜訪
正月九日再答廷式　送胡副使擢廣東
次韻屠元勳李君虛齋居聯句見寄
送王編修九思歸省　謝陸參政文量歸田稿
偶讀司馬溫公詩集有和邵堯夫年老逢春三首各以
本題四字起句有感于中輙倣而和之
牡丹初開邀吳張儀以護作詩示之
送劉仁仲歸省　送劉司直展墓
夏夜起坐

爲馬彥中題夏太卿兩竹
次韻答鳴治病中寫懷
次韻屠元勳以二世誥詞刻石樹先塋之作二首
聞趙栗夫擢廣東按察使
乞歸不遂　五月十五日蒙　賜鰣魚
盆中養魚　病中
爲顧良弼題墨梅
次韻李世賢遣祀天壽山禱雨有感二首
次韻世賢和供宇韻之作約顧良弼攜酒來慰
病後獨游園中　爲屠元勳題畫二首
世賢以手拒客次前韻復和答之
謝顧良弼李世賢攜酒過訪

世賢謝送鶴雛次韻答之
再答世賢過訪之作　謝顧良弼送甘州狗杞
爲世賢題唐子華釣舟圖
韓貫道爲陳太僕題滁州琅山樓寄示次韻
題趙仲穆馬圖
贈謝鳴鑾還台州次李若虚韻二首
五同會
西涯示東宛紀游諸作有錢顧廟一首予昔謁廟未有詩因次韻補之
詩餘三十二首
詠墨菊　詠木芙蓉
詠桂花　秋夜對月

翰林齋宿對雪　又和李石城
賀張東海太守致仕　答傅體齋約游西山
玉延亭午坐　壽貴約軒
和答李世賢慶五十　又答王濟之
又答陳玉汝　又答周原已
又答孫希說　又答朱天昭
又答趙粟夫　又答賀君厚
又答楊君謙二首　苦雨
喜晴
追和元張伯淳學士贈長蘆彈琵琶者
游虎丘　謝吳中親友
舟中詠沙燕　臨清晚泊
晚行御河　公署冬晚
題脩竹士女圖　題倦繡士女圖
題宮人二景二首　癸亥歲除自壽

第三十一卷

記一十四首

匏菴記　贊俗亭記
佩韋記　陋清閣記
耻菴記　甘節堂記
靜逸齋記　重建延綠亭記
重建覺山寺記　湯陰縣儒學修建記
太康縣修學記　湯溪縣儒學記
武岡州重修儒學記

第三十二卷

記一十一首

西溪草堂記　義烏陳氏祠堂記
長洲縣學田記　義烏縣重修木蔡廟記
義烏王氏新建忠文公廟記
吳縣儒學進士題名記　望洋草堂記
榕江記　虛菴記
冷菴記　蔗菴記

第三十三卷

記一十二首

蕭山縣建龕山碑記　南野記
寶訓堂記　玉澗記

周孝子廟記　歸菴記
光福山游記　慧林房記
興福寺記　崔巡撫辯誣記
東湖記　蘇州府重建文廟記

第三十四卷

記一十一首

胡忠簡公祠記　休寧縣兖山二塢記
觀泉亭記　博平縣遷學記
武學設廟像記　聽鳥軒記
金鄉縣學修建記　無錫錢氏改建祠堂記
三辰堂記　承天寺重建大雄殿記
得月亭記

第三十五卷

記一十一首

滄浪南園記　承慶堂記
榮感堂記　象兩先生祠記
華氏粹墨軒記　東村記
礪菴記　華守方義事記
貴溪縣重建儒學記　許州儒學修建記
主一齋記

第三十六卷

記一十二首

陽山白龍神廟重修記　葉文莊公祠記
慈幼堂記
長垣縣重修學宮廟孔子廟記
敬義堂記　春和堂記
錫榮堂記
都御史盛公所受　敕書碑陰記
心耕記　古田縣重建文廟記
宜興縣重建先賢祠記

第三十七卷

記一十一首

朝城縣重修儒學記　嘉興府儒學明倫堂重建記
廉石記　滸墅重造普思橋記
常州府新修譙樓記　鎮江府重修儒學記
南禪集雲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縣修學記　瑞賢亭記
韓氏立後記　瞻竹堂記

第三十八卷

記一十六首

敕祀鶴山先生魏文靖公記
朱孝子旌門記　綠野書院記
陽山大石巖雲泉菴記　冬日賞菊圖記
鳳陽府重修儒學記　青州府重修儒學記
沙湖隄記　蘇州府新立義塚記
滕州重建儒學大成殿記
正覺寺記　溫州府新建鹿城書院記
新安縣學文廟重修記　新安縣重建靜修書院記

兩山樓記　順慶府修建廟學記
第三十九卷
序一十四首
送陳翰林先生序　送琬上人序
贈盛用美序　游陽山詩序
贈周元基序　送秦府教授湯君詩序
送周仲瞻應舉詩序　蘭舟詩序
送章廷佐選金華序　送陳起東教諭寧德詩序
送陳寺副序　周紳字叔謹序
郁處士輓詩序　錢伯欣輓詩序
第四十卷
序一十三首

送陳編修師召南歸展墓序
送同年知州縣序　贈王惟用序
贈行人楊君擢監察御史序
樊山集序　銀臺聯句序
愚樂菴詩後序　尚古齋詩序
贈周原已院判序　贈施煥伯同知許州詩序
園中四興詩集序　永感詩後序
科世繼圖序
第四十一卷
序一十二首
丁未會試錄後序　贈王部員外郎胡公序
崑山葉氏族譜序　南安傅氏族譜序
贈都憲孔公詩序　潛齋詩集序
舊文稿序　思樂園序
贈孟御史序　西涯遠意錄序
後同聲集序　贈王刑部歸省詩序
第四十二卷
序一十二首
賀監察御史徐君序　雨菴宗譜序
伊氏重修族譜序　賀監察御史陳君考最序
新安吳氏累世遺像序
周氏立後序　容溪詩集序
抱璞南歸詩序　贈進士秦君序
吳家遺文序　樵樂存藁序
公餘韻語序

第四十三卷
序一十二首
送少師徐公致仕還鄉序
盛氏重修族譜序　容菴集序
經筵侍班倡和詩序　越溪盧氏族譜序
送南京吏部尚書秦公詩序
啓事餘情序　石田稾序
使東贈別詩序　尚書嚴公流芳錄序
壬戌會試錄序　慈溪姚氏家乘序
第四十四卷
序一十四首

劉文恭公集序
同年三友會詩序
五同會序
送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周公致仕詩序
送南京兵部尚書韓公詩序
衢州府志序
山東泉志序
贈衍聖孔公襲封還闕里詩序
送陳都憲王汝赴南京詩序
重慶劉氏族譜序
名賢確論序
完菴詩集序
西潭詩藁序
弘治壬戌進士同年會錄序

第四十五卷

序一十三首
趙隱君叔敏五十壽序
竹壽堂詩序
壽賀威樓先生序
壽陳未菴序
慶都憲威公七十壽詩序
少傅徐公壽詩序
竹園詩集序
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閔公七十壽詩序
山西參政祝公夫人錢氏慶壽圖序
壽王孺人序
丘母太安人壽詩序
靳母太孺人范氏壽詩序
皇甫母壽序

第四十六卷

引七首
述祖德詩引
送劉武陵詩引
贈邵汝學守楚雄詩事
送劉世熙僉事詩引
柯膺事游西湖詩引
乾乾齋藁引
游吳中西山詩引
說五首
徐氏兄弟字說
黃氏二子字說
陳鎡字說
張進士兄弟字說
錬柯說
表六首
禮部試擬宋以范仲淹爲樞密副使謝表
賜進士及第後率諸同年謝恩表
擬頒賜重刊貞觀政要謝表
文武百官請太皇太后立皇太子第一表

第三表
擬功臣子孫襲封謝恩表
頌二首
豐年頌
平胡頌
致語七首
上元節皇太后宴致語
上元節皇上宴致語
聖節皇上宴致語
端午節皇上宴致語
中秋節皇太后宴致語
重陽節皇上宴致語
元宵節皇上宴致語

第四十七卷

箴三首
謹疾箴　成齋箴
銘二十三首
逢原堂銘　衍慶堂銘
家藏研銘　英石銘
思貽堂銘　滋德堂銘
婁菴銘　海月菴銘
節菴銘　鸥研銘
晁無咎研銘　重研銘
蘧菴銘　益菴銘
方竹杖銘　棲竹壓尺銘
書廚銘　畫廚銘

匏研銘　古匏研銘
文宗儒得宋匏研借觀累日輒爲之銘
桂巖書院銘　靳充道大研銘
贊二十五首
元朱澤民先生遺像贊
王納齋像贊　耕學徐翁像贊
張汝弼像贊
新野王府教授陳以道畫像贊
武畧將軍李君像贊　李指揮像贊
故蔣樂亭像贊　王舍人允達像贊
江西布政使宋公像贊　丁易洞像贊
錢院判像贊　太卿劉公修史像贊
費司業野服像贊　王光菴先生遺像贊
閑學徐公像贊　姚栗菴像贊
處士呂思隱像贊　孝子呂德升像贊
孫欽齋先生像贊　陳憲副像贊
韓克敬像贊　施修撰遺像贊
沈啓南像贊　劉戶部時雍像贊
第四十八卷
題跋二十九首
跋所錄方先書後　題吳貞册傳後
跋謝山人詩槀　恭題揚文貞公所書
宣宗御製詩後
書今人畫册後　題勿齋槀後

書壬辰科進士題名後　跋王允達藏宋仲珩草書
跋項文祥刑部愛日槀　跋世儒堂記
題杜東原絕筆　題蕭鳳儀生朝詩
題賀大理與張用稱手帖
跋黃山谷草書　跋李龍眠女孝經圖
跋宋中興名臣手帖　跋所錄楊參謀誄後
跋啓南所藏黃山谷墨蹟
題王右軍書洛神賦石本後
書續編懷古錄後　跋米海岳臨顏魯公坐位帖
跋山谷書後漢人陰長生三詩
跋元諸家墨蹟　跋宋虞忠肅公手帖
書胡訓導小錄後　書舊題于駙馬草書千文後

題陳清全先生小像　書隱君邢用理遺文後
題懷素自叙真蹟

第四十九卷

題跋三十一首

跋宋理宗御書賜鄭丞相詩後
跋解學士筆勑銘　題宋大慧禪師手帖
跋虞氏遺墨
題沈寘鴻藏其父所寫古木慈烏圖
題伊尹耕莘圖　跋鮮于困學草書後赤壁賦
跋陳秘書遺墨　跋趙吳興臨王右軍十七帖
跋米南宮龍井記石本　題袁靜春寄鮮于太常詩後
跋元諸名公所書靜春堂詩後
題袁養福所書郭有道碑文
題東坡遺張平陽詩真蹟　跋褚遂良書唐文皇哀册文
題重刻金鳴集後　題王清獻公遺墨
跋天全翁賞燈聯句　題唐趙模摹集晉人千文
跋和靖處士小簡　跋山谷書發願文
題宋四家書　題樓氏全清堂詩卷
題樓節婦詩卷　題王右軍此事帖真蹟
題揚鐵崖遺墨　跋陳廷璧模肅堂集古錄後
題張汝弼南行詩後　題趙松雪水村圖
跋天全翁詞翰後
跋東坡與蜀僧二帖

第五十卷

題跋三十九首

跋文信公過小青口詩遺墨
跋宋孝宗賜虞雍公手詔
題宋吳中三大老詩石刻
題歐陽文忠公遺像　跋宋氏所復睢陽五老圖
跋李龍眠所畫前代君臣事實
跋米南宮書宋宗室崇國公恬墓誌銘
跋李西臺墨蹟　跋子昂臨羲之十七帖
跋王氏文集　跋黃氏祖德錄
跋孔氏所藏先代文移　題僧朋雲墨梅
再題所藏懷素自叙帖　跋沈氏寫山樓詩文後
題虹橋別業詩卷　跋東坡楚頌帖
題李營丘畫後　題高房山畫
跋王允達廷試策　跋蘇東坡書醉翁操
題陳起東詩稿後　題謝氏真則堂記後
題李賓之北上錄後　跋宋王蘆溪先生遺墨
跋宋仲温墨蹟　跋夏太常墨竹卷
跋歐陽文忠公遺墨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石刻
跋錢謙齋與林逢吉書　跋秦二世泰山石刻
跋後漢尉氏故吏處士人名
跋後漢廬江太守范府君碑額
書岑嘉州詩集後　跋四烈圖
跋所摹東坡楚頌　題九歌圖後
跋度尚碑　題陳僉憲傳後

第五十一卷
題跋三十二首
跋夏憲副所藏褚河南書兒寬贊墨蹟
跋東坡墨蹟　書邵通判決防詩後
跋沈啓南畫卷　題朱文公請祠治狀二劄
跋張即之墨蹟
跋朱存復錄范文穆公田園雜興詩後
跋元人顧玉山小像　跋桃源雅集記
跋元人與朱澤民提學手簡
跋屈可菴墨竹卷　題韓都憲手卷
題岳蒙泉與其子婿李士常御史手帖
跋宋王伯虎受官敕四道
跋宋高宗奬諭著作郎王銍敕
跋王氏紹興敕牒　跋真西山與王周卿手帖
跋王德文公據　跋王光菴道墨
跋劉参政與楊君謙手簡
題李職方藏山谷草書　跋文信公硏銘
跋方寸鐵志後　讀顏孝子傳
跋楊文貞公題鄒眘和令吳公墨梅詩後
題江處士傳後　跋思菴書訓
跋黃樓賦　題元人墨蹟
跋林若泉所藏鄧文肅公二人
跋祝生文藁　跋韓文公廟碑
第五十二卷
題跋三十一首
題臨川两先生小像後
題吳郡都趙子昂鄧文原諸家書後
跋東坡三刻　跋二楊遺墨
跋林尚書葉侍郎尹尚書楊尚寶聯句
題全沖堂記并詩後　跋趙文敏公手帖
跋八一軒詩後　跋方正學書模堂文
跋所臨東坡二帖後　跋李提舉瀟墨
題山行雜錄後　題總山雜詠後
跋魏元裕遺墨　跋金氏所藏詩畫
跋趙松雪紈扇賦　跋璿公碑
跋何翠谷遺藁
跋東坡和人夢游桂林西峯詩後
跋彌月詩刻　跋漢晋遺士圖
書陳氏復義莊記後　題東行記勝圖後
跋馬氏遺文卷　跋山谷草書
恭題進士王奎所藏　制策題
跋文信公墨蹟　恭題櫃長　敕諭
跋沈石田畫册　書嘉魚縣湖西義學記後
題陸尚儀訓子帖後
第五十三卷
題跋三十九首
跋清明上河圖　跋蘇子美草書老杜絶句
題倪雲林畫　跋周寅之八哀詩後

跋楊文貞公弁楊晞顏尚書遺墨後
跋唐賢夜宴圖　跋徐仲山紀行詩
跋張氏尺牘　書拙脩菴記後
題王荊公詩後　題米原暉邀釣圖
跋米原暉寓大姚村所書二詩
跋米原暉雲山圖　題宋陸二先生遺墨後
跋陳閎人馬圖　跋韓幹馬圖
跋石勒問道圖　題馬遠柳塘聚禽圖
題劉松年三生圖　跋顏魯公祭文藁
跋孫過庭書譜　跋高閑艸書千文
跋蔡忠惠公謝賜御書詩眞蹟
跋黃山谷書南山懶殘和尚歌　跋趙松雪書唐人臨王右軍三帖

跋趙松雪書王右軍四事
讀分韻送文太僕詩首簡
題史氏宜樂堂詩序後　跋顏魯公干祿字石刻
跋秦氏科第錄　書大雅堂卷後
跋鉅鹿耿氏公牘後　跋趙彝齋蘭蕙
跋豳風圖　跋下蜀江山圖
題白雲親墓圖　跋林酒僊詩
跋宋仲溫草書　跋原巳松軒賦

第五十四卷
題跋三十四首
跋趙魏公臨智永眞艸千文
跋楊眉菴春懷八詠　題鍾繇眞蹟

跋大石聯句後　跋滕用衡貞符頌
題鄭氏所藏文移　跋司馬氏家藏宋誥
跋陸翁所藏石田畫後　跋陳憲副所藏文移
跋華栖碧手帖　跋尤牧菴遺墨
跋楊文貞公與尤參議詩札
跋宋人哀徐徽言詩後　跋倪雲林詩
跋溧陽史氏家藏公劄　題陳僖敏公印像
跋趙集賢書鄧將仕墓誌銘
跋錢氏所藏群公手簡　跋范文正公道服贊
跋范文正公與尹師魯手帖
跋范忠宣公誥　跋范氏所藏唐誥
書俞烈婦事　題雪洲卷後

跋甲秀堂帖　跋張宋二先生手帖
跋水東日記抄本後　跋李氏宋敕
題吳見所藏王守溪詩墨後
書重刻寶光寺碑後　跋葉文莊公手簡
恭題院使王玉被賜藥方後
恭題醫士陳寵被賜藥方後
恭題尚書屠公被賜朝覲官敕文後

第五十五卷
題跋三十六首
跋南園俞氏文冊　題解學士墨蹟
跋舊所書白樂天詩　恭題累朝恩命錄後
題紹興瑞應圖後

恭題尚書奏公所受　制策題後
跋沈石田游張公洞詩後
題周氏崇本堂記後　跋宋賢四帖
跋宋賢五帖　跋宋賢三帖
跋王氏所藏宋敕一通　跋戶部尚書周公加官移文
跋吏部舉薦祭酒謝公咨文
跋王右軍真蹟　跋王獻之真蹟
跋李貞伯手帖　題東莊記石刻後
跋鮮于困學詩墨　跋盧彥昭遺墨
題石勒問道圖
跋館閣諸老與沈民則學士簡
跋趙松雪乞藥手帖　跋張東海雜書

跋芸窗父師集　跋宋濳溪書所著鄭濂名解
跋宋方二公墨蹟　跋趙仲穆馬圖
跋江貫道江山長圖　書韋齋先生集後
跋朱文公三帖　跋明皇講易圖
跋顏氏家廟碑　跋元人墨蹟
跋劉寵一錢圖　跋張楞察墨蹟
第五十六卷
祭文二十六首
祭陳祭酒先生文　祭葉侍郎文
祭諸御史文　祭蔣元用文
祭賀其榮文　祭李士英文
祭亡弟原暉文　祭周原已文

祭鄧文敬文　翰林祭楊文懿公文
祭吳參議文　祭徐文靖公文
翰林祭徐文靖公文　祭文溫州文
祭李時泰憲使文　祭少詹事王公文
祭侍郎徐公文　祭陳大玉文
祭外母朱孺人文　祭亡妻陳宜人文
祭韓夫人文　焚黃告先考妣文
東莊奉安先考畫像祝文
上京告祠堂文　告二代贈官祝文
受　誥告二代文

第五十七卷
雜文二十四首
吳越邪古賦　答鬚文
湯媼傳　端友傳
髑髏解　己亥上京錄
為孟浩然殯歛金疏　為何令歛金疏
張氏建樓上梁文　哀流民辭
擬漢高帝求賢詔
擬宋仁宗令天下州縣建學詔
丁未歲作同年會請帖　記常熟曾氏
記夢　先世事畧
與潘典籍時用簡　與謝祭酒鳴治簡
論西北備邊事宜狀　奏請東宮講學疏
問安疏　乞恩致仕疏

第二疏　第三疏

第五十八卷

行狀述四首

四川按察司僉事陳君行狀

天全先生徐公行狀　賀復菴行述

亡兄原本行述

傳七首

牧野子傳　周義士傳

莫處士傳　徐南溪傳

許孝子傳　僅齋居士傳

蕭節婦傳

第五十九卷

傳四首

侍郎黃公傳　布政使陳公傳

倪文毅公家傳　白康敏公家傳

第六十卷

墓誌銘八首　生壙志一首

閭丘賓用墓誌銘　監察御史張君墓誌銘

陳府君墓誌銘　山陰田處士墓誌銘

正義處士墓誌銘　解元賀君墓誌銘

荊門知州徐君墓誌銘　宿田翁生壙誌

進士卞君墓誌銘

第六十一卷

墓誌銘一十首　壽藏銘一首

祭酒陳公墓誌銘　先考修撰府君墓誌

宗人府經歷龐君墓誌銘

甌寧童府君墓誌銘　鴻臚寺主簿何君墓誌銘

韓府儀賓曹公墓誌銘　亡弟原暉墓誌銘

泰州百戶胡君墓誌銘　裕菴湯府君墓誌銘

醫師錢橘隱壽藏銘　新淦縣丞顏君墓銘

第六十二卷

墓誌銘一十一首

吳府君墓誌銘　陸宗博墓誌銘

鄉貢進士徐君墓誌銘　李君信墓誌銘

陳汝中墓誌銘　周以節墓誌銘

周元凱墓誌銘　周叔能墓誌銘

宋助教先生墓誌銘　鄉貢進士陳君墓誌銘

大理右寺正彭君墓誌銘

第六十三卷

墓誌銘一十二首　壽藏銘一首

鄉貢進士徐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陸君墓誌銘

賀屋樓先生墓誌銘　工部員外郎吳君墓誌銘

鄉貢進士陳君墓誌銘

廣西右參議贈右參政馬府君墓誌銘

南安知府汝君墓誌銘　江西僉事楊君墓誌銘

德州同知韓君墓誌銘　福州府知府張君墓誌銘

亡兄處士墓誌　陸秉誠墓誌銘

逸晚翁壽藏銘

第六十四卷
墓誌銘一十首　壙銘一首
桂陽州同知楊君墓誌銘
山西參政前兵部侍郎張公墓誌銘
承事郎鄒府君墓誌銘　姪孫健壙銘
黃和仲墓誌銘　武選郎中陳君墓誌銘
劉美存墓誌銘　沈府君墓誌銘
封僉事前光化知縣王公墓誌銘
蘇州教授劉先生墓誌銘
太常寺卿任公墓誌銘
第六十五卷
墓誌銘九首　壽藏銘一首
陳處士墓誌銘　封御史陳公壽藏銘
封員外郎林公墓誌銘　封刑部主事趙公墓誌銘
吳君學善墓誌銘　封御史李公墓誌銘
封御史王公墓誌銘　封戶部郎中史公墓誌銘
封編修吳府君墓誌銘　封戶部主事秦公墓誌銘
第六十六卷
墓誌銘九首　墓記一首
劉弘遠妻許氏墓誌銘　賀軫姊墓誌銘
張廷端妻墓誌銘　周氏墓誌銘
顧恭人鄒氏墓記　陳母王安人墓誌銘
諸景通妻張氏墓誌銘　曠孺人墓誌銘
華守方妻顧孺人墓誌銘

黃母太宜人張氏墓誌銘
第六十七卷
墓誌銘一十首
亡姊吳氏墓誌銘　周母蔣氏墓誌銘
胡母劉孺人墓誌銘　太宜人陳氏墓誌銘
沈崇妻蔣氏墓誌銘　布政袁公妻盛安人墓誌銘
青澗縣主簿墓誌銘　毛母何氏墓誌銘
林孺人墓誌銘　朱孺人墓誌銘
第六十八卷
墓誌銘一十三首　壙誌一首
太宜人華氏墓誌銘　彭母劉氏墓誌銘
崔母墓誌銘　顧惟誠妻吳氏墓誌銘
顧孺人墓誌銘　李宜人墓誌銘
姪婦朱氏壙誌　亡妻陳宜人壙誌
先妣太宜人墓誌銘　處士翁宜人墓誌銘
僉事陳君妻周孺人墓誌銘
張安人王氏墓誌銘　張榮泰妻何氏墓誌銘
戴姑莊氏墓誌銘　郭母徐氏墓誌銘
第六十九卷
墓誌銘一十二首
錢夫人莊氏墓誌銘　史母太淑人鄧氏墓誌銘
封孺人高氏墓誌銘　徐母朱孺人墓誌銘
韓夫人墓誌銘　王母陳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貞節俞氏墓誌銘

吳叙州妻夏安人墓誌銘
劉太宜人蘇氏墓誌銘　徐宜人朱氏墓誌銘
太恭人石母趙氏墓誌銘

第七十卷

墓表八首

編修李君墓表　清遠史府君墓表
朱隱氏墓表　陽武訓導陳先生墓表
陳僉憲墓表　林先生墓表
許處士墓表　隆池新阡表

第七十一卷

墓表九首

陝西按察使王公墓表　醫師王曠齋墓表
止菴吳府君墓表　黟縣知縣周君墓表
沈教授先生墓表　樂亭知縣孫君墓表
姜正術墓表　衛稽勳墓表
封主事訓導陳君墓表

第七十二卷

墓表一十首

杜東原墓表　御醫劉公墓表
院判周君墓表　素菴錢府君墓表
耕隱翁墓表　安仁知縣謝君墓表
隱士徐靜菴墓表　順天府治中顧公墓表
訓導孫公墓表　蘭州同知錢君墓表

第七十三卷

墓表一十三首

劉氏新塋表　怡隱處士墓表
盛雪溪墓表　梅友處士墓表
中書舍人王君墓表　上猶知縣鄭君墓表
永定知縣陳君墓表　工部員外郎胡君墓表
定州知州劉君墓表　樂會知縣周君墓表
思耘處士墓表　蘆菴翁墓表
耻菴魏府君墓表

第七十四卷

墓表一十六首

南寧知府蔡君墓表　醫士盛君墓表
隱士史明古墓表　四川參議周公墓表
教授管先生墓表　山西副使朱公墓表
周月窗墓表　漢中知府李公墓表
院判陳君墓表　葦菴處士墓表
虛菴徐府君墓表　湖廣參政鄺府君墓表
錢伯寬甫墓表　承事郎王應祥墓表
承事郎蘇君墓表　吳齋沈宗常甫墓表

第七十五卷

墓表一十三首

封主事徐公墓表　贈主事陳公墓表
封知縣夏府君墓表　封御史林公墓表
施孝先墓表　封院判周公墓表
仰府君墓表　贈給事中楊公墓表

太安人張氏墓表　王節婦墓表
張淑人墓表　林母萊宜人墓表
何母太淑人呂氏墓表

第七十六卷

墓碑銘九首　墓碣銘一首

都指揮江公墓碑銘　太僕寺少卿李公墓碑銘
浙江參政陸公墓碑銘　贛州知府顧公墓碑銘
湖廣參議徐公墓碑銘　應天府尹尚君墓碑銘
溫州知府文君墓碑銘　武庫郎中金公墓碑銘
南京國子祭酒劉公墓碑銘　貴州僉事蕭公墓銘
鹽運同知侯君墓碣銘　兵部郎中吳君墓碣銘

第七十七卷

神道碑七首

刑部侍郎林公神道碑　山西參政祝公神道碑
工部尚書蕭公神道碑　太僕寺卿吳公神道碑
都御史李公神道碑　都御史陳公神道碑
都御史巡撫鄧公神道碑

補遺

重修會通河記　重修京都城濠記
曲阜重修夫子廟碑　重修都城隍廟碑
南京朝天宮重修碑
南京兵部尚書呂秦公去思碑

匏翁家藏集目錄

匏翁家藏集卷第一

詩四十二首

秋日閒居

委巷寡人蹟杳無塵俗侵虛窗對高樹日午落疎陰玄蟬響方斷好鳥復一吟俯首閱陳編直窺古人心抱沖世味薄處寂佳境深涼風滿衣袖自起彈吾琴琴聲和以暢永日有餘音

觀溪童捕魚

江南五月黃梅雨一夜新添三尺水蓮葉東西蘆葦間斜陽映水魚生子溪童褰裳脫雙韈一見水深心獨喜不須撒網與扳繒捕得魚來多赤鱓鯉魚最短亦盈咫猶有老魚不知止君不見魦鱺魴鯉更長河去入龍門求大鮪

過南園俞氏書隱次劉祭酒先生韻二首

臨溪草堂古樹秋校書人去幾人遊山林白日無車馬一老窗間著孔丘

芳草橋頭小路斜杵聲隱隱識君家碎玄方丈坐終日黃菊秋深未著花

五月十三日移竹

今朝竹醉教移竹荷鍤穿雲去路賒却笑此君多潦倒醒來已在別人家

方方壺崇山峻嶺圖

上清樓閣萬山中百折升梯鳥道通我欲置身巖壑裏白雲深處覓仙翁

次韻沈啟南僧齋夜坐

蹋雲何處宿古寺郭東偏露下鶴初警月低人未眠安心元有

法不語節爲禪寂寂空堂夜焚香繡佛前

除夜

風雪孤燈下坐深寒漏遲百年能幾夜一歲不多時索室初驅疫持肴欲祭詩推窗看梅樹已發向南枝

宿丹陽閘留

煙冷江空孤月明夜深人靜浪初平故園纔隔二百里短笛不禁三四聲樹遠丹陽臨古驛山圍鐵甕望高城相逢盡覺離家客只向蓬窗說旅情

登南京鷄鳴山

秋盡荒山鳥蹟稀拂衣獨上扣禪扉岸頭鹿下緣雲磵樹杪僧行入翠微千里風煙搔短鬢六朝文物付斜暉悠悠身世渾如此日斷天邊一鴈飛

分題鄱湖聽鴈送黎遠還臨川

碧天雲冷鴈聲悲楚客驚秋不盡思彭蠡湖頭愁起處衡陽峰下夢回時波漂菰米風生渚月映蘆花雪滿陂此去臨川無百里帛書休恨到家遲

懷陳起東北上

江城寒落歲闌珊遥憶鄰人北上難雨雪載途雙鬢鐵雲霄萬里一儒冠馬頭木落淮山莫塞上風來易水寒欲折梅花遠相贈幾時驛使到長安

題倪雲林詩後二首

高人自號雲林子獨住雲林歲月深足低千峰幾兩屐人間六印一鈎金華佗無術醫清癖蘇晉長齋養素心寂寞小蓬壺上路百年陳蹟莫追尋

阮籍疎狂甘自放虎風高卧酒盃深池塘夢去忽生草丘壑移來不換金脫帽竹間朝沐髮焚香花底夜清心祇陀舊宅風煙古一片五湖何處尋

次韻周伯已懷石湖舊遊

上方高處共攀蘿落木空山雨滿簑野寺推門黃葉亂湖亭倚棹白雲多向來行樂成陳夢別後離愁逐綠波滿紙新詩吏清省令人相對憶隨何

送俞振宗南遊

手扶藜杖出南閩不向吳江好告一日白髮被肩過浙水青山回首隔吳門千巖客路何時盡萬木人家幾處存此去越中憐歲莫鄉祠應見故人恩

雪夜憶友人宿伏龍山中

孤城鐘漏促寒鴉風雪殘燈夢欲迷靜夜獨眠高榻上故人遥在數峯西空林松子時時落絕磵梅花樹樹低知是山中有佳興柴門清曉候封題

雨後獨遊園中

荒園歇秋雨疎竹透朝陽落葉薦簷下幽鳥語凉孤蹤久塵土超然欲坐忘

爲史明古題沈啓南畫

嵩崔終南山黃河抱其趾舊聞塞天地延袤幾千里陽烏浴虞淵落霞散如綺層巒藹佳氣蒼翠不可擬史君松陵彥家世昔居此夜夢或見之既覺心亦喜老南慰茲圖歷歷宛相似不知經營勞但見丘壑美赤松眞吾師白雲是知己爲報山中人明年泝江水

次韻啓南淫雨

陽氣湮不收淫雨夜復晝倒傾怪盆翻併集疑轄湊鳩婦頻見離蛇醫頗遭詬日月何道行雷霆半空鬬頗無大藥貲已彼太虛府下堂寮寀齊出戶縮頸脰相忘魚圉洋竝坐烏棲宿不辨過河牛時看挂樹蛙乞漿歲在酉祭社日維戊民謠適學謳神賜誠大繆攸除荊室完既豬白渠溜口將頹甑盛疆把桔槔救具棹防陸沉移書緣屋漏因之憫大田豈暇念靈囿荷蓑徙水畊痔鋪休火耨溪毛進宅生田稗幾家茂竈沉或浮釜牆覆乃失霤湯湯咸其谷蕩蕩孰能詠斯倉不成千廄賦難至毒空闕田畯喜亦笑楀郎恂積惡等貫盈飲酒比多又極備固有由太甚不可復往甘害未消今歲勢仍驟稿項八口饑疾首兩眉皺神禹合胼胝蒙莊念脅脊地志我誰尋水經慵句讀出門一壺

隨俯井又繘收花蝡首夜膏石丈齒朝漱彼蒼有聞知下土敢陳奏　朝廷闢四門刑罰逮三就聽政厭衡石祈年飾籩豆誰召淮吳戎復致川廣寇居人廢鋤犁行者懼甲冑赤子困泥塗蒼生厭衣袖米價市上騰錢神橐中走窮帖廚腹空賦詩沈腰瘦況茲雨再零絡繹人多疚否寒求疏頭崎嶇戒顛踣幸有客露冕豈乏人衣繡發廩在斯今爲府合仍拜首從獨莧詢急向膏肓灸莫厚虐以寧不備遂令覆溺沈兒月離畢脈深雁依候因地脩厥利自天獲多祐漸槊千畝連卒致萬家富吳沼尚無虞蜀天府須恆賴如元豐間不落貞觀後永圖寧勿忘州見豈足狃一挽康年回吾邦即非陋

贈蕭漢文

蓬蒿偃窗籬危磚泥璠璵君子負俗累騤步仕疾徐辛勤感勵驥獨抱夏侯書我道蓋如此俗流嘗迂疎秋然不可屈驚悔動鄉閭游心千載上抗志萬里餘君德日已崇榮名常炳如

哀顧進士文之

死生亦常事脩短有定理命也奚足哀所哀諒非此文之少秀發鄉邑數佳士二十取科名束帶遂從仕社稷不足安一世但平視志高固超越氣盛非妄靡壁立屹岱宗塵絕奔縣驥抵掌好高談人物善臧否歷歷無終窮牙頰注流水把筆或續言隨物寫形似於其氣蓋時新意尤崛起累累相示余俛首不敢擬利器徒自懷遠道邇即止百年十未過二豎蚤見侵力疾陳疏封在告逾一紀癯然體如削飲食半藥餌纔息一以定竟作重汪踦甚無立言人墓道表潛美骸骨久當朽名姓元不死圓辭寓所哀痛擬仲宣誄

陳僖敏公輓章

勾吳山水秀人物見英妥特出斯人類端爲後進師萬間當柱石四海仰綱維執法星辰應行威草木知常令三尺謹不使百工喻鐵面嚴風采脩髯足表儀有今須女作才父毋晴合稚童翁雛測淵心淵不溺定家安社稷鎮俗半邊陲破膽聲西賊知名誦小兒若年留遺像仁傑立生祠春雨渾無跡秋霜詎有私希文應接武魏晉是連枝德業昭書傳功名付鼎彝一身思進退觸處繫安危已覺知幾蚤誰云見事遲懸車心尚赤解組鬢如絲赤子誰依倚蒼天不憖遺　朝廷終北極江漢自東馳鄉里嗟生晚臨文淚滿頤

正旦雪

天上頒新曆樞星正朔同推窗瞻北斗開戶納東風已覺天時

綾何憂吾道窮雪花休鬪洛吳地兩年豐

洛神圖

偎妃不可卽洛水遥相望手持青芙蓉游戲水中央今朝擬容飾木難綴明璫飄飄白雪裾蕩漾青霓裳人神本殊道倏忽登北堂嫣然啓玉齒氣若幽蘭香馮夷與海若左右更翺翔洛水詎可測人壽安能量雲軿期再來少憐三千霜

雨雹

江城六月暑氣薄夜半有聲敲屋角靜聽彷彿是何聲淅瀝丁當更急潰杓如有客來扣門入夜不應聲剝啄須臾萬騎爭奔馳矢石交揮攢亂梨披衣驚起推半扉入手磊魄心方覺奇形三出花半開幻作牛羊并六駁買絹客泣海市珠獻主人乘荊山璞吁嗟天工一何巧豈有郢人爲斲削百年老人渾未識此物嘗聞雨幽朔何爲江南亦有之欲問天工愁緬邈雖云盛陰脇陽氣人事所召亦尤確適來已過到黃梅半月猶聞雨聲濁三吳大水暇復見高田可航井可濯園林和煖木再華彌界浸淫禾未穫京師今春乃缺雨弘羊就烹罷賈權　詔書遠下甦民力　天子減膳仍徹樂百官黜陟勞大臣一飯豈止髮三握極無極備皆云凶況復于今天雨雹　皇仁洋溢恐未周天欲斯民枚殊渥

題何刻工卷

女媧補天天不漏卷石猶穿太山溜郢工運斤風欲生斷出難供孫楚漱雲根可斷亦可轉磨礱幾日方成就梁州之貢天下無忽然躍出東山袖頌功載德絶妙辭兩手不停煩刻鏤承相中郎字奇古右軍本更筆深秀東山雖老眼猶明一一猶能論結構空堂考槃聲丁丁絲連縷綴如綿繡小或蝸頭大或丈深必因肥瘦必瘦東山撲業何其賢古人石刻今流傳周宣中興文石鼓李唐九成銘醴泉延陵墓上止十字薦福寺裏須千錢行人淚墮峴山下過客手摹江水邊其餘諸刻難盡述東山直覗如無前百年獨守三寸鐵姓名與石同貞堅回看巧技未旋踵肆中野艷淨荒煙呂梁河東如可作梓人巧者堪同編只今東山既須矣子孫守之上愼旃閉門一日白石爛黨人之碑愼勿鐫嗚呼黨人之碑愼勿鐫千載之美無使安民鐫

病項

人生自召百一病傷彼六欲兼七情我今有病出偶爾開口欲說難爲名非寒戰與烟熱一痛却使心怦怦藥餘成癡古人疾二者一旦來相覓我甚未暇砭石坐伏枕須作咿唔聲千鈞重負未容釋更覺兩肩皆遲管披遣且不屈漢公主徐積已見胡先生昨朝向人忽作別卽欲回頭仍前行詰晌覺肯少輕諾側目欲就多歡迎我生由來訊掘彊只今見者尤欣驚濁鶴引頸類欽啄大雞威氣相望爭嗟呼元首本無恙股肱何不思扶傾端愁漫延入骨髓此病始知爲匪輕軒岐醫經動盈卷不識何藥堪煎烹莫如閉戶靜導引動盈血脉方和平未能痛定得思痛把筆遣悶詩先成

題朱澤民小景絹詩後

睢陽畫癖不可醫睢陽作畫師趙維長句畫揮灑只此短紙誰能爲野臘天寒氣轉變人生茶亭作畫指階前舊雨客不來天未晴雲心獨往青山滴滴青於苔平地忽見芙蓉開秋聲似向耳邊起石上蒼松若儼枝意長仕無名字餘淋漓綴

唐律詩中有畫畫中詩百年再見王摩詰

書句容丁溪僧舍壁

丁公溪上古招提策馬來尋路欲迷夾道黃埃臨水闊當門綠樹與雲齊山中地僻無人到窗下僧閑鳥自啼滿著炎香坐終日不知林外夕陽低

為僧題畫

秋風一騎秣陵還來得浮生半日閑畫裏南朝何處寺閉門黃葉滿青山

題趙行恕家藏所寄沈徵士寒梅

不見王孫知幾年更堪東老入重泉江南風景渾如昨春草梅花共悵然

過陳玉汝溪館

落木城東路荒溪投板橋行來渾覺近坐定始知遙僧榻休頻掃龍團且慢澆乘閑即到此折簡不須招

次韻答南訪王汝不遇

結屋青林下移家綠水傍古苔留晚照殘菊帶秋光過客空敲戶題詩復上堂主人非隱逸莫怪馬蹄忙

悼董孟珍

獨持古道作今人白首峨冠稱隱淪垂老不堪三月病移家空是一生貧篋中封帙悲遺墨局底棋枰積暗塵來歲東風花自落扣門無復過西鄰

悼沈耀卿書史

秣陵春色厭驅馳投老鄉門白髮垂燈下解衣盤礴處山中持斧嘯歌時一分比德元非病三絕如虔不數癡落日空堂開隙

子雪峰煙樹使人悲

曉發揚州遇雨

雞鳴揚子渡人發廣陵驛荒深路不分潮長舟難進故國去非遙懷歸心日劇陰雨忽復來前村又投蹟

濟寧夜泊

嗚嗚畫角語城頭殘日蒼茫倚舫樓古戍煙生人已散長河月落水空流異邦信美非吾土他日重來是舊游千里鄉心孤枕上可能今夜夢刀州

宿河西務遇雪

客懷牢落鬢毛斑水宿淹留去路艱一夜雪花如席大始知身已到燕山

客樓望宮闕

天畔登高闕非關望故園再瞻雙鳳闕如在百花原民俗今成化朝家又改元五陵佳氣在長護紫微垣

南還瓜洲渡江

柔櫓鳴咿啞曈曨天欲曙殘星帶河漢積水淼煙霧依微京口山迢遞維揚樹中流忽已過始入江南路

過大姚陳玉汝宅飲散宿大覺寺追和摧與哲韻

月出平湖積水空上方縹緲隱花宮似聞蒼蔔林間雨總是芙蓉浦外風有客過浮光我到向僧分榻幾人同散時自怪來何莫投轄傳盃惱孟公

匏翁家藏集卷第一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

詩四十四首

己丑九月十三日初寓南京眞珠橋外會諸友携酒相過

相逢共酌金陵酒月白門前笑語譁醉後眞珠橋上立只應今夜不思鄉

與徐仲山顧崇善登城西臺晚眺

荒臺寂寞不知名臺上經霜宿草平萬井白煙高郭遠千峯落日大江橫居民不省前朝事過客空爲此日情東望鄉園懷抱惡一杯須與故人傾

秋夜二首

秋深無過鴈書問曠庭闈新月復將滿故山猶未歸孤燈明夜榻隣杵擣寒衣寂寞雞聲緩更長覺漏稀

明河垂碧落灝氣滿形闈上國將身住中宵有夢歸月當欺客劒秋盡未成衣蕭颯頭顱上年來髮漸稀

聞原輝弟東莊種樹結屋二首

折桂橋邊舊隱居近聞種樹繞茅廬如今預着休官日樹底清風好看書

舊業城東水四圍同游蹤蹟近來稀結廬不必如城市只學田家白板扉

雪夜

蕭條學舍石城陰夜雪當階一尺深二水空洲迷白鷺半山高寺失青林閉門只合晝欹坐覓句還思擁被吟却憶故園亭子畔紅梅花發照瑶琴

讀廖司訓詩

先生撫州彦來爲婺州師湌晨坐高堂諸席擁弟子百數人出入矩與規先生以身教未嘗費言辭共云今人中得此胡翼之我友王允達托交兩無疑恨我不識面示我所寄詩詩長三過讀讀之竟忘疲其辭如劍鋒迥然白差差上憂吏治陋下憂士習卑孰爲障頹波孰爲張四維三復先生言苦心良可悲欲將今世人化爲唐虞時吏皆元與凱吏皆旱與夔王道恢湯湯齊民總熙熙衣食懷庶可慰所用一解顧竊覬先生心卑爾出等夷但恐古太高反爲當路嗤方今泮宮中　聖人貴無爲一相久自擇謂能繫安危守檻既有人白毀豈與龜骨非有言責多起出位思幸卷三寸舌樸經固其宜撫州古名郡山川有諸奇草廬與道園近世尚可追著書繼微言足爲千載垂再拜向先生吾言止於斯

吳節婦

十八來溢灘嫁魚木中居七年一彈指水中有枯魚妾身既無夫妾心惟有死婉婉錦襁中奈此兩女子白月照空閨啞啞烏夜啼天明不飛去肯向西林棲九泉望不極莫化江邊石化石石雖堅可轉亦可泐年年過歲月是妾紡織時只將兩行淚抽作千丈絲生爲吳氏婦死爲吳氏鬼子不如我信有如此灘水

喜沈仲律主客北回

客路天寒嘆久違獨騎疲馬雪中歸緣知到處皆題句還憶去時初授衣書省爐煙官事了青山杯酒世情非舊聞朝市多高隱不待滄江作釣磯

題楊鐵崖墓銘後

泰定年間名進士會稽山下老徵君金陵不看三秋月玄圃長
嘘五色雲對客呼兒將鐵笛從人笑我醉紅裙風流甚付吳淞
水還覩劉伶四尺墳

張叔厚畫李太白像

廬山瀑布三千尺只抵仙才一半長何用畫師張叔厚夜來移
月滿空梁

答吳元啓

客居空有故人思正值江東薄暮時日遠白驚衣帶緩天長偏
恨帛書遲冰消壁水魚猶伏春到瓊林鳥獨知好在 紫宸朝
散後吳因官況屢題詩

初度日三首

忽忽行年三十六回頭事事總知非人生七十已過半何況人

生七十稀

我生之辰月宿斗磨命偶與昌黎同聰明不及如何好窮是無
文可送窮

東野數日失三子誰信如今也到吾清淚下時禁不得此生已
媿東門吳

除夜三首

獨眠孤館夢難成鄰裏時聞爆竹聲爲惜一年惟此夜起來燒
燭到天明

月暗城頭鼓乍析遲雞鳴山下客愁時萬家閉戶逢今夜只有羈
人獨不宜

夜深燈火四無鄰強醉金陵麴米春却憶去年何處宿三叉河
口更愁人

題院畫二首

翩翩白馬紫絲韁馳過綠楊堤十里長千樹桃花萬株柳前頭宮
殿是昭陽

瑠樓金屋映丹霞只把傾家比內家落日美人秋水上紅粧一
面亂荷花

思母辭爲廬州方君作

千線縫衣裳一斷難再續去去慈母顏不知幾時復絲斷猶可
縫母死不可逢乃知堂背萱不及墓上松萱草花易發松樹色
不改玄宅一以閉人世忽千載無母何所恃孝子積恨深惟應
無母者方識孝子心

周烈婦行并序

烈婦高州人隨其夫赴瓊山訓導舟次江西遇寇其
夫潛匿他處烈婦以爲死于水矣遂抱其幼子亦赴
水死人多作詩哀之其鄉太學生吳耕爲余道其事
賦此

西江水深浪如屋一婦船頭仰天哭哭聲遠江江水平玉顏一
擲鴻毛輕想當江汪便眼底只見良人不見水抱兒語兒兒勿
啼妾身不是河伯妻吞皇魚腹期同葬不道良人固無恙良人
無恙去作官妾身雖死心則安願身莫化爲精衛願夫善射如
后羿願身化作金僕姑一時射殺萑苻徒

題金陵陸氏藏刻絲花鳥

天孫織成纔尺許清曉飛落銀河東雲頭雪光凌亂入閒只
合歸良工金刀剡鏤十日功嵌紅補碧誇玲瓏西川海棠誰移
得鳥歌蝶舞游絲中紫鳳天吳顛復倒杜家短褐難爲好商風

吹動水精簾白月掌空雕玉棟古來畫壁誰揮掃黃筌趙昌直
草草回首雲間陸士龍壁上丹青使人惱寫生此巧絕代無采
桑柘却恭羅數天寒日暮衣裳短何處美人遮翠屏

贈趙與籍

老將白髮戴紗巾四庫書中即足人三月春風猶不到曲欄梅
樹已開花

賦趙氏雙節

粵王臺下清風孤趙家兩婦同哭夫青春白日聲鳴咽眼中一
掬明月珠無夫不惜千金軀有淚只添一曲湖湖波徹底如冰
壺寫出趙家雙節圖誰其賦者吳門吳

送鄭世寧還浦江四首

三百餘年孝義門一朝握手見諸孫君家自有麟溪集底用臨
岐索贈言
同心堂上樂陶陶又見青樟發嫩條手把已交曾二傑非關作
者是陳樵
溪頭傑閣號臨清萬卷從飛歲屢更他日重生書帶草君應不
忝鄭康成
元末忠臣世所誇孫堂推論見枯槎百年遺墨須珍重長作江
南第一家

讀友人所寄詩

殘暑猶未退曉起坐書軒隔水見青林悵然思故園清風偶披
拂衫袖何翩翩蠶茲乏假暇開牖滌塵煩口誦故人詩如與故
人言鵲鵲春雷飛翩翩孤鳳騫藻句和未得中心徒弗諼何日
陳湖濱相與弄潺湲

贈宜興李童子

彼美吾何子從人解索詩詩成如可誦莫羨謝楊兒

竹禽圖為胡君獻

江南煙雨竹枝底一箇子規枝上啼日暮不須啼更急行人初
到秣陵西

九月十日赴周仲瞻飲菊猶未開

莫恨黃花開稍遲清香已覺到金卮重陽昨日王弘酒強和李
謝郊谷詩根在又從南國種節高應耐北風吹相逢人世堪
笑不羨齊山杜牧之

得子

千生同嗣續往往被人嗤重聽呱呱泣還驚六六年桑蓬行射
禮朱紫待承綱今日爲兒祝惟應一事先

鍾馗元夜出游圖

終南老馗狀醜醜戟鬚鳥幘鴨色袍青天白日不可出上元之
夜始出為游遨鬼門關頭月輪高鳥靴狩黠如驗騷鬼嬪塗兩
額鬼子垂一髦徒御雜沓聲嘈嘈以鹽姑旗羅以矢食刀奈
要左執鞭背嬌右偏步明前指乘炬光若後擁驊抗離末罔
兩不可一二數肩挑背負手自擇奇形殊色使人怕一似猵駮
與狻猊猱猱戲傷人血化燐火各出照地點點如秋螢陰風颯
颯吹荒草百怪屏氣不敢號女巫遠送莫我遭我欲飲女血甘
如飲醇醪我欲啗汝肉美如啗羊羔自容汝輩在世徒貪饕吁
嗟乎老馗煞為百鬼中一豪所以唐皇相見其像乃命道子寫以
五色毫吾嘗疑其事戲圖不覺再把短髮歸風搔憶當天寶年
左右皆鬼曹大真宮中逞狐媚祿山殿上作虎嘷當時設有老

殖者安得縱彼二鬼逃便須縛以餧水使者所捫亦繼獻于
天閽尸諸獸牢寢其皮拔其毛效爾一日驅馳勞尖今溫泉生
汙泥驪山長蓬蒿上除唐家百年害下受唐史千年褒却來上
元夜任爾燒燈并伐鼔

送林克容歸台州 侍郎一鶚之兄

彭城風雨人空眠有雲夢草皆徒然爭如天台林少穎一舸竟
逐秋風前天台路接秦淮水李也秋臺羅金紫官高章服自不
同兄弟之情只如此東華清曉芳塵香却怪馬啼來往忙夜來
忽作天台夢夢去不知岐路長征車在門待明發還向三吳歸
百越到家高卧赤城霞回頭却望金陵月

送胡彥超

年過四十不作官還將短髮籠儒冠平生一經口上爛熟胡爲挑

入掖門觀前年鄉薦名始列曲江又逢春風寒車來掖門往三
載打頭矮屋卯盤短朝餐暴塩不滿盤何須故人勸加食日高
對案笑捫腹自有五色之琅玕側身西北望長安眼中一朵紅
雲圍天門欲往遊如棘若比蜀道尤云難嗟哉出處誰得似頗
似吳下吳生貴吳生作詩忽盈紙送君還到春闈裏春闈多士
多如蟻勿將老少分憂喜君不見韓昌黎張童子同是陸公門
下士昌黎文章如緣日童子聲名逐流水人生傳世有如此區
區科第何難耳

喜雨

孟夏困隆暑宛若三伏時大雨宜時行颯然平旦[redacted]客居苦煩
促攝衣起看之青絲映芳樹閒紋散清池消遙亦何事高詠陶
韋詩瀰寇煙火絕僮僕飯我遲中腸既云適我亦忘我飢如何

北山陂草木咸熙熙

次韻馬廷簡雨後園中有種蔬之作

幽人薄滋味鼎俎却脂膏寧將口腹中貯此土之毛荒園微雨
過惡草亦以薅赤根列嘉菜黃芽雜新萱入手未盈把何足充
大庖節無食肉相此種任貪饕匪躲故侯隱頗諳丈人勞端知
中林庭所食在芹藻因懷柴桑翁不爲五斗撓亦知束帶時何
如行鉏高斯人久寂寞流俗仍滔滔載誦蔬蘚篇陶翁幸重遭

訪沈主客仲律不遇因題竹上

不見竹間人空題竹間句清風室我衣依依不能去

次韻沈主客種竹四首

我愛此君子林間每獨來便成終日坐應是隔年栽凍雪長梢
在春風相葉推佳人空谷裏翠袖拂蒼苔

醫俗亭前物如何到此來清風當我笑佛日被人猜蟠上蒼龍頂
縮垂蕭鳳羽摧平生持苦節一任伴荒苔
坐深郎署下碧色上衣來試問誰家有還輸此地栽主人腰共
瘦凡井節空摧却愛涼陰底長封一丈苔
書窗時起指錯認故人來下管彤庭用孤根粉署栽多因春雨
長不爲晚風摧欲借林間地高眠讀古苔

筆翁陸志學年六十五得子

金陵老陸鬢如絲喜氣朝來忽上眉甲子細推應較晚卯君新
到莫嫌遲作詩不用誇三鳳典樂曾聞止一夔收拾牙籤并玉
軸他年親手付麐兒

翁言

摘桑看人新婦摘桑門反鋪春蠶食飽易得眠雪繭結成非蠶

課官司要和買織造忽然火去年官絲數倍利兩月後講至十月
坐殿勤向火祝焚禁催焚我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

詩三十五首

贈金朝瑢

向晚著緋衣叩門各扣我戶驚喜起迎之聆語若平素似諳姓與名欲問或恐嗔嗟吾豈忘坐請為君訴未及三兩言拊掌頓驚悟憶昔與君參初覺也年尚孺鼓篋郡庠開已解親外傅君時從鄉長來向官下住同登訪畚門講業日相聚歲久君乃歸浙水舟獨游屐指別來年已過二十數兩地無尺書居常但聽聚相見不識君顏色已非故不知今何為乃有此奇遇君言自別來仕路殊窘步五試于有司留來入足度及茲邑大夫而以我充賦老外今往從白日出飛縣依作求養頼凝聯今乃作邵武亦各郡有任於此赴天假便道還一拜先人墓其餘陳曲情請侯更傑布我聞君言已流涕發噫噫動如參與商古語今始驗感君昔善交蒙子今枉顧我欲贈子行金玉不足當內庭達外邑坦坦皆仕路與子游其間願各勤保護倘為同門羞過取累世惡修德崇令名他年有良晤

寄題陽山澄照寺

今歲西澄傑化鶴去逸東僧聞有遺井乃在青山中山深草木盛吉徑誰能窮爰有釋氏子於此構道宮殿閣煩雄傑林杪見青紅高崖石色古小洞雲氣通神龍室其地上下雨兼風歲時郡長吏祈禱坐年豐我昔過東麓落日明丹楓所恨足力弱徒然謝龍蹤何時躡其巔歷覽無窮忽忽回頭發長嘆深愧南飛鴻

送林一中福建僉憲

寒多無外慕中歲偶成名東帶趨闕下襆侍書七行弱水限瀛

洲明星垂貫城牆巽雖懸隔心同常合拜拙性素寡諧有蓋非
徒傾乃叔寔嚴師令兄況名卿而我師事餘久矣孰芳聲方深
追倍樂俄動睽違情　朝廷得一相賢者宜同升端如孤鳳起
鶴鵠相和鳴八閩連百粵城郭三山横此中持憲節海波會澄
清同朝再有日超遷當政成

題鄭郎中所藏張師夔畫

師夔畫好不可誣筆法頗似崑山朱未論人品高與下胸次自
是吞江湖平林絕㵎雲模糊深處自有哀猿呼青苔細路絕人
蹟遇着即是漁樵徒忽然空翠落衣袖崇山峻嶺相縈紆舟楫
百尺通玄都儼家茫茫還有無弱質本是山澤癯見此不覺識
長須卧游三日猶不足王維輞川無此圖題詩却問鄭大夫此
圖應着千金沽

贈别丁鳳儀刑部

我昔白下逢丁儀黑漆點睛王琢顱相看不用道名姓開口一
笑先談詩君詩不作宋元語開元大曆相追隨雖云尊師李與
杜亦或下友參兼維其餘佺期之問輩蔑視何異群小兒于時
塲屋文最盛君獨事此將安為譬資章甫適於越越人斷髮無
用之我方一倡已自誤君復累和為人嗤涼秋八月桂花發多
士競赴鄉闈時臨風再作老婦舞鹿鳴接席元無期鳳皇翩翩
起千仞先後瓊林棲一枝玉堂載筆我甚愧烏府閱獄君無疑
燕南二月草芽綠君忽捧檄東南馳張家灣頭買大舫官河三
日冰流澌南都作官殊可樂故宅況在秦淮湄清晨出門了公
事薄暮還家及我私北堂阿母年七十蕭然兩鬢參游絲入房
喚婦出共具祿米作飯甘如飴人生作官有如此清如伯夷安

肯辭更憶南都北城外此地乃為少昊司太平堤長二里許馬
跡緩緩鞭垂垂鍾山削翠幾千仞影向玄武湖中窺水光山色
兩奇絕飽看未覺詩腸飢吾常馬上得佳句封題寄我當休遲

送盛訓術還吳江

一舸東南去幽尋故里門夕陽煙市影秋水雪灘痕製藥當書
案彈琴罷酒尊相過官舍裏應是史西村

挽張征西

漢室論諸將行邊許衛青征西憑豹略逐北至龍庭閉戶功名
遂塚營涕淚零千秋元不死麟閣儼儀形

送同年黄敦實知玉山

懷玉山中路煩君此一行官因科第重人比縣名清黃霸終京
兆言游暫武城亦知雖别易杯酒不須傾

送王合州

南出都門去逢人問合州一官為别駕萬里付扁舟巫峽流泉
曉峨嵋片月秋緣知蜀道易隨處有詩留

送劉寺正約之江西審刑

天子齋居罷舞雩使臣承命出皇都朝端法吏誰為最江右冤
民自此無雨脚隨車應不斷麥苗蔽野未全枯漢庭治獄多超
擢拭目看君立要塗

為安福尹仁器紀善追和祭酒李文忠公所遺之作

先生去作泉臺客瀘水悠悠歲月多太學舊規三舍在中朝清
節幾人過斯人有感空臨楮後輩無能也掇科欲寫和章頻不
就玉堂踈雨畧重磨

中秋夜飲陸廉伯西齋

到手金杯且慢斟小齋一醉夜沉沉關山未覺分南北人月何
須論古今水落蒹葭鴈白老秋來蟋蟀爲誰吟不知霜露沾衣
處偏是詩家感慨深

送同年簡齋道歸省

春半相逢在禮闈題詩忽復送君歸廬前名姓轗楊炯洛下文
章見陸機曉日攀龍恩似海秋風躍馬去如飛新年草色知人
意應向階前映綵衣

題青州先賢祠

汴宋人才無古先東方作郡總名賢朝廷擇相多從此州縣勞
人豈信然隱隱故疆分海岱堂堂遺象照山川只今新廟煙虛
位莫道前脩美獨專

林良鷺鷥圖 上有白頭翁鳥

風吹碧蘆蘆葉何蕭蕭翁上其下鷺鷥逍遙意態殊容
與羽翮仍逍遙飲啄既得所有餘誰能枵附人斷腸鍾樂林笑
鶺鴒何彼白頭鳥向我聲嘵嘵陋哉里巷語此意奚足搯功名
及成遂係位期修騎白日不趨駕宴行到中宵焉車一引首始
知路非達郄夫復眷戀顧乃嘆無聊誰爲夫此鳥勿使汚輕綃

岳蒙泉畫葡萄

曾是文淵閣下才才高只合有人猜白頭騎馬涼州過却使葡
萄入畫來

贈地理家二首

平生兩屐共扁舟南過荊門北冀州着得文章墳破牋翻嫌詰
馬是空游

萬里江山一覽中已堪籍手謁諸公儒先縱有山陵議恐迎君

家意不同

壽席道士

白頭一羽客何處曾相逢月下老翁丹雲間玉女峰蹁躚還似
鶴變化直猶龍試問來年紀山中有古松

題畫

誰持此障索我歌見畫如向江南過扁舟坐我順流去兩岸不
斷山嵯峨山中老樹青婆娑雲深難辨枝與柯渺然一片漭微
白千頃平湖生遠波想當若人作此畫墨汁如雨流滂沱夕陽
落盡板橋上何彼行客偏么麼我生固有山水癖猶道聞畫傳
來詫昨朝騎馬出城去看山直到燕山阿千巖萬壑青不了較
之江南山更多長溪淺渚舟如梭不看漁翁披綠蓑青鞵布韈
不曾辦馬背未必愁坡陀若非羈絏縛人住山水佳處須行窩
題詩自笑徒吟哦佳哉此圖如我何煙江疊嶂寫長句我亦年
來嫌老坡

松江鄧節婦二首

夫亡未是苦能禁一水纔知節婦心不信臨邛新寡者向人偏
賦白頭吟

節婦名高誰與齊眼中曾得九峰低直須二字平生壽貞烈宜
從卷首題

送金德潤以事改選南京使卷

清曉辭朝去離館帶笑歡但知因奉使不道足之官路指桃花
渡衣衝麥秀寒鍾山如有待江上作龍蟠

送李侍郎致仕歸博羅

白雲渾不礙羅浮望盡家山南海頭蘇景迫人陳短疏春風吹

髮上扁舟臣於社稷當爲悅身在江湖亦有憂此日都門稱嘆
者品題先入二疏儔

追送張尚質戶部兼懷沈仲律主客

秋風騎馬向南行送別深慚句不成顧我只如前日懶思君應
比後湖清朝回曉月當壇鳥聲逐春潮到石城遥想齋居無俗
客相過多見沈雲卿

翰林齋宿

迢迢清夜宿詞林不是西園只賞心天上星辰華蓋近海中煙
霧玉堂深話長絲蠟頻燒燭漏短靑綾獨擁衾明日慶成何以
獻願同張耒賦當今

又次費廷玉韻

月滿蓬瀛樹影涵飛游偃館不勝慚歐陽句好多奇杜周浮滿

齋廚酒酣兵衛森嚴環闕下神光隱約起郊南玉壇春宴明朝
事載筆君恩四海覃

慶成宴二首

玉陛東頭第一筵坐分春色沸群僊詩題共和篇三百酒價無
論千十千曲舞羽衣齊作隊花簪金字巧成聯卷阿鳴鳳今重
覩定協周家舊卜年

閶闔門傳詔下壇筵許傍文樓坐列僊鳳曆紀元初滿十玉杯
稱壽定過千頌鐘應律歌工起階樹成行衛士聯既醉小臣思
寸補擬書無逸獻新年

上元夜戴中書宅賞燈

南客相逢惜此宵燈前酒令破寥寥莫教隱几生春夢就可聯
鑣去早朝月色漸臨靑瑣闥風光多在玉河橋休文不赴斯文

約應是嗔人折簡招時沈丑美不至

脩竹仕女圖

曾讀杜甫佳人篇佳人今向畫圖傳綠袂衣袂春風裏不減花
神并水仙寂寞翠袖倚空谷日莫依然倚脩竹只隔西鄰短
牆楊花榆莢紛相逐

白雲僊女圖

霞裙霧帔空中起何物嫣然一僊子下方塵土不沾衣來往踏
雲如踏水瑤池西去扶桑東萬里都來半日風却笑洛神波底
住一生空盱水晶宮

爲周評事題沈石田畫二首

芙蓉

憶涉秋江水國采芙蓉花在淡淡翠白日暮美人不見令人嗟
秀色天然淮如洗依倚幽花照江水高堂內壁起秋風不是丹
靑那得此周卿愛此如愛蓮胸中風月元無邊慚余未擬愛蓮
說爲君且賦芙蓉篇

芭蕉

老芽呈嬌紅破葉留故綠正當零落時對此殊不俗我思石田
生秋色塡滿腹腹中抑鬱無奈何信手寫之忽盈幅滚滚白露
初爲霜苔花蝕山骨森眼隔錯道逢僊子綠絲步障紅綃家

送張都水

幽燕建都邑九鼎從而遷八政一曰食仰此東南偏歲漕四百
萬舳艫相後先雲帆颺轉海江淮達且沿迤邐經濟爲有渠昔
人穿噫此尋文耳孽若海滄然置帥以啓閉相時爲節宣巖巖
魯山下平地多流泉泉流入漕渠其始纔涓涓翕翕惟自足安

知可浮船疏導非人力濟世嗟何緣張君官水部治水思昔年
往來相度之將源同九川功成既歸朝大臣薦其賢封章始朝
薦行李仍夕旋維此百泉眼利博人爭傳入渠有餘派可溉萬
頃田只今東方民老幼咸顛連槁壞與黃馘吸吸口流涎猪河
倘有兼旱澇何須憐灃渠閘川足種粟民生全他年司馬氏載
入河渠篇

杪夏雨霽

好雨夜來過朝陽散新晴朝回一解帶偃仰向南楹焚香凝
慮讀書悅道情屋角槐杪綠時聞好鳥鳴誰知城市裏心境有
餘清

詩三十二首

賦黃樓送李貞伯

維河有源星宿同導河積石思神功濁流千擾失故道積石却
與淮淵通平郊脫轡萬馬逸一夜經度徐州洪徐州太守蘇長
公夜呼禁卒登城墉一身未足捍大患豈無木栅兼竹籠截馬
臺旁二十里有隄橫亘長如虹高城不沒三版耳挽回魚鱉仍
者童防河錄成天有功黃樓高起城之東五行有土可制水底
用四壁塗青紅太守登樓賓客從累杯酹水臨長風河伯稽首
受約束不敢更與城爭雄水流滔滔向東去紆徐演漾殊從容
負薪投璧竟何用漢家泓築宣防宮白公去後五百載水流有
盡思無窮我生蔡公公不逢安得置我茲樓中眼看淮海獨何
幸留得兩賦壓蒼穹咸池會人今李邕南行別我何忽忽登高
眺遠必能賦封題須附寄飛鴻

少詹事柯公挽章

莆陽山水邑文獻代相仍詹也府時行輩千宋室稱惟公從後
起餘子讓先登科甲直能冠詞鋒莫敢膺進言稀祖禹紀事到
吳兢已向經筵入元從史館升肺肝求　主眷氣力待誰憑慎
密中無鑿方嚴外有稜　剛君夢講筵前帝子要師承綠服終難
奪綸書速自徵遄中朝報訃都下盡嗚臍夏屋梁簷折長可憑
善崩幾年儲宅俊他日騁疑丞當寧徒前席斯文失右肱人言
猶悄悄天視故㑹㑹邱典恩光下哀歌韻語興嘆千生既晚為
彼役無能久候儀庭腐儒思出壑冰竹根凝月落蒸子海雲蒸
公起當何日高呼恨不膺竹巖公號

送姜用貞赴南京刑部因懷項文祥

南去分司畫省郎行因得奉高堂已如毛義爲人子早向宗
元識吏商春草訟庭稀獄案碧山官舍有書牀項斯別後年華
改爲謝無詩遠寄將

與諸友東郭草亭看牡丹二首

曾是平章宅裏花賞時還在故侯家　帝鄉況有此亭古人世
但知今日嘉吟興待生滄海月醉頻驚見赤城霞風流前輩凋
零盡欲覓遺蹤事已賒

背郭林亭風物幽綠陰時節更須遊獨憐芳草容人卧多謝名
花爲客留錦水築堂從杜老溪園成趣憶侯芻暮春未許山陰
占今日燕南禊事修

次韻李賓之病暑 時閏六月

夏暑亦常事江南未宜然維此日朔方氣候無差別洞庭碧江
洋太行青截嶷遙思蚊宇空豈畏羊腸折對食乜或喪解衣帶
糾結頗聞上古時處野復居穴宮室始湫隘文字非浸滅雖云
蔽風雨重氏比炎熱連朝常脫焚未夜忽庭爇[illegible]風詠鑿冰月
令紀乘驪彼日故遲來斯言自高揭四序功成退三王世與迭
祝神司夏令一月眞職設將行衣未裝既醉酷還酸發狂果大
叫排悶得深悅貧者衣裳敝所處窮冬節露肘與踊蹤赤脚穿
蹉跌暑氣任蒸人吾生況江浙

呂黎清節廟

君臣有大義雄獨能廢之雖云行天罰有責安可辭南巢到牧
野此事已再爲彼動固以時我義亦自持所以周家粟不及首
陽薇飄然脫屣去鴻鵠青冥飛維昔能讓國去周固其宜馬遷
執史筆歌我安適歸我歸既無所無乃非怨詞籍有類沒叟删
潤屐已知二子百世師邦人詎能私要之天壤間郡當置一祠
請觀呂黎頌奚假吾聲詩

苦雨

入夏憂不雨雨只亦可憂幸此米價減宿麥且有收人情稍覺
舒天意復見尤一雨過三日其勢殊未休九市成九河可車翻
可舟比屋垣墻倒況況宅載浮婦女出大叫兒童譁嗇又聞
城西偏水患更不侔一家三壓死傷者恐不瘳逡巡欲走避有
足誰家投閒之是叵忍援之猝無謀我欲作天問問此來何由
但恨此來時在天少近留往夜東門火平明失其樓雨來火不
作火熾雨乃流減備傳五行箕子叙彷疇人道天亦邇此理或
可求賦詩道孤悶履卷發長謳因之望遠游安得登高丘

送蔣蒲州

郎吏紛紛塡仕途初試幾人爲大夫如君本是青雲器自身豈
合居江湖山右大州稱古蒲于中新分太守符昨聞州人告荒
歉衆口待子蘇且餔進士中人不流俗設施皆作循名吾秦孫
豐蔡鄭大寧聊以慈行送民欲[illegible]武衛頭串已裝乘此十日秋
風涼青天倚空太行秀平野襟帶黃河汾州中父老出郊迎來
日太守登公堂

送蕭漢文分司清江浦

誰云何遜在揚州只到淮南便艤舟東閣官梅千古事小山叢
桂一時秋考工有記煩開卷都水成功佑運籌清江浦口相過曾訂
約錦袍須共月中游

送吳憲之知龍泉

早愛江東孤鳳凰南飛浙水見文章從來民事偏爲重此去科
名定有光燕寢焚香稀案牘春郊騎馬偏耕桑長安極北誰云
遠要聽成人頌聲匡

送文宗儒知永嘉 用唐人送韋大之永嘉韻

同年出宰聯翩去大邑平陽浙水東選士務行常法外期待當
在古人中竹房夜照江心月柳浪朝翻海面風此地從來誇
勝選聞拔擢論民功

送項宗仁知建陽

高步賢科衆所推平翰文字豈無施已看作令如雁縣不待逢
人說項斯千載宋儒真可學一時朱史誤爲師公餘爲我尋遺
蹟應踏扁舟入武夷

贈釋子芳草堂

出吳閶門走山塘山塘北去七里長平郊崛起虎丘寺松杉樹一
簇擁青蒼我昔家居經歷年兩足只有登山忙偷閑挂籍探岸
去尋奇探勝時倘徉舍舟登岸縱所適四尺古墩當道傍道傍
父老說遺蹟劉公佐邑殊循良邑人此地曾拜送相與聚土示
不忘我欲題詩紀其事碑亭淡淡餘殘陽倚然欲去更回首忽
見側畔依僧坊青松夾道蔭幽徑額大書金字何煒煌竹陰蕭然
樓花舍中有丈室并迴廊一從京師住三載東南引領徒相望
旦朝忽有僧來謁自言來自吳鄉翁師出家修苦行吳下知
名芳草堂今年新領祠部檄劉公墩邊開道場敢持絹素乞一
語南還留作山門光嗟哉後世重吳教三吳尤云熾而吳吳棲
傑殿塗金碧直以壯耀充緇黃其間號稱彼善者屈指一二無
留藏白雲寺建爲范老表忠觀改因岳王只今此寺雖儉朴寺

名如昔劉公彰此墩可表碑可作有僧世守廟何傷投簪還鄉
曾有日便擬入寺尋支郎借時時句如可補坐我草堂焚妙香

凌季行家賞蓮

盆池當坐長新荷眼底西湖渺綠波便可乘舟如太乙依然臨
水散東坡若消涼露生秋下葉底香風向晚過酒客不矜金谷
數對花聊賦醉時歌

和沈廷美次前韻

重把清尊對晚荷醉來激水作圓波龍移東海紅千島絲勝西
山玉萬坡花底佳篇慚我和門前俗客任來過晚涼身在江湖
上唱出漁郎欸乃歌

陸文量職方新居燕集分來字韻

上龍宅東小筵開坐對春風拂檻回不許持杯稱酒行故教分
韻見詩才紫垣近接煙花綠翠幙高張燕雀來更愛西偏青不
了主人須築看山臺

飲錢世恒樓上

何處風來六月寒只疑高閣近江湍酒杯餘政當筵罷劍器龍
蟠拂袖看白雨不禁前日大青天偏到晚晴覽西山翠落滄洲
外倚遍君家十二闌

漁翁圖

數株古樹荒溪濱一竿高斷如無人溪深水聚魚亦聚誰道兩
翁當要津莫聞大編何爲者亦有長竿手中把兩翁得魚慎多
爭只恐學收門取多寡

送沈仲威

一江秋水闊娟娟南去美人扮放船甚客相逢多見縣如君況

說是同年三吳人物何曾乏二沈聲名真所傑我忝交游昆仲
裏與言那惜滿華箋

送董尚矩歸省

楚尾迢迢不計程却因慈母重行行文爲朝士多鄉夢始信江
神也世情錦教有光天日爛布帆無恙水波平江鄉父老如知
得莫向津頭候董生

次韻顧天錫九日病起

重來不見舊劉郎雞犬都從病裏黃小院入秋雙杵外故鄉歸
夢一燈傍詩家供給山當戶客鬢侵陵樹著霜明日也須扶杖
出呼童已製錦爲囊

邊文進畫山鷓鴣爲遂陽邵令題

黃筌崔白絕代無邊卿妙手皆可擬鸞坡日暖供奉暇餘寫
成山鷓鴣盤作口識山中路當叉亞之入堂示遂陽有客自高
飛不信韓翁賦爲賦

同年吳克明知嘉定爲題馬圖

吳卿別我吳門去手把楮圖索題句開圖見馬如見人逸氣稜
稜八尺身閩人騎度燕河水驚風長風生兩耳歸來飽吃玉山
禾吳門草青奈爾何

贈張君歸吉水兼問訊劉教授先生兼素兄

東風不入客衣寒二月扁舟忽下灘到日縉紳詩更長永豐家春
草夢中看諸公臺省堪分席何處山林獨考槃若憶傳經老劉
向更煩相見勸加餐

送戴校官琰赴漳州

漳河花發照青春舟載儒官下遠津族甲浮梁惟有賊地分漳
水總爲聞横榭且進艇中食夏楚應作慢下庠學全五經多得
地頗明安定山純仁

楊學士新居燕集分采字韻

子雲一區宅氣勢如簪埒結構稍良工經營信多載摩簷小雨
過高棟浮雲蔭地惜天時准延散舒鴈依倒函樂嘗平鴻鼎
兼蒲陶疏竹有折七物增傭酌杯命放時恰見鄰羅文采當面
卧西山歌候斛小湖可聞雷空傳江南景仍作討論雜戲諧飲
曾無欺治不知白石移未改清風改雅集當再期為荷笑相待

挽蕭士范笠齋

執手新聞評到笠齋一時逃代如倣賦可難使游魂返看盡雲
將病眼揩酒埋藏名餘存任今門徒共麻拱托工巧宦紛如
許今世何人最寡諧

廷試學夜二首

畫戟連階虎豹屯九重端拱一人尊王言親見如綸出寒士
還同挾纊溫地上間堂張鳳宿宮中絲管奏仙音朝來識得天
心喜硯沼均沾雨露恩

華蓋依然迥翰林大廷對策感雨臨雨晴東閣天逾近雲起西
山日未沉殷序化行無曲學舜衣垂處最虛心十年食祿成何
事第一臚傳愧下音

愛茶歌

湯翁愛茶如愛酒不數三升并五斗先春堂開無長物只將茶
竈連茶臼堂中無事長煮茶終日茶杯不離口當筵侍立惟茶
童入門來謁惟茶友謝茶有詩學盧仝煎茶有賦擬黃九茶經
續編不借人茶譜補遺將脫手平生種茶不辦租山下茶園知

幾眠世人可向茶鄉游此中亦有無何有

閩南王翁重修里社

南閩有龍峰下維里居民里名曰興敎民風朴而淳有社昔所建歲久壞荊榛王翁社中彥動以禮法遵謂此如不葺日就圮與壞學校聚生徒　朝廷冢紳布厚禄賢舍田野聚數人凡人各有聚不聚事終民我力維於寓此所當我新維木可無愧山林可選掄維先亦無足河濱可內行仁匠作千作落成繹繹旬法律於此讀俎豆於此陳信義於此習學於此申於此勸農事於此賽田神作朝和自嘉歉秋復有秋又有訴父兄傑然古衣巾會飲日將名言笑皆恂恂小壯從杖者長幼自有倫相與稱王翁重我里居仁後人庶勿壞千載傳南閩

詩五十七首

馬遠古松高士圖

奇傲天地間不為俗士知九衢紛車馬有足難並馳何來長松下時從一解顏手持白鶴羽尚擬付一麾吾心在太古身即太古時所以陶淵明義皇不吾欺須臾白雲起行山忽容姿即此見世故長歌返茅茨

高克明溪山雪霽圖此圖高克明寫得之伯太傅今歸吾鄉南陽徐有貞天全題克明宋仁宗時人題曰臣克明上進

赤腳真人龍鳳姿所祝難死時為嫌良工待詔金門裏高生前身應畫師今望吮墨筆叟久自台臣是唐王維千生胸中無一物獨有山水能容之郭熙成名乃新進高宗有詩云克明已死郭熙新進後有名亞克明猶並馳丹青競巧稱院體後來不比宣和時寒竹千岡松萬壑谿峯嶺白胡樂岸傍桂楫何處移崎嶇茅堂是誰縛行人荻歸天漠漠遙望前村愁雪落船頭一老獨閒暇詩思分明入寥廓劉侯朝回過燕市亦復愛畫入骨髓偶從太僕得此圖每一開之心輒喜天全從翁惜題字評品數行而已矣翁今已逝侯亦亡兩洞庭花恥湖水翁嘗自稱大洞庭主人而侯家有小洞庭故云石田多才從後起況有佳兒好文事只今此物欣有託賦詩獨愧前人耳宋社久已屋宋畫如有神劉侯地下勿長嘆楚弓得失皆吾人

辛夷壯節圖為筆翁沈士行題

辛夷花發照晴川獨立春風亦嫌然只惜綿毛加束縛店翁醫底恰三錢

次韻天全翁書遺光福徐用莊雪湖賞梅十二絶

永和人物數當王曲水難勝一野航得似太湖一萬頃梅花灣裏作家鄉

不游鷹蕩即鱸鄉又被五湖勾引忙聚棹落梅春雪亂開尊臨水玉泉香（吳城西有鷹蕩村吳山號鱸鄉）

我愛浩翁與放翁此翁應在二之中登山臨水當年事北郭移舟借約儂

快雪初晴冰滿灣長溪未許放舟還坐移月裏千株樹卧看湖邊萬玉山

新築吳西白玉城城中長作看梅行錦袍更向船頭坐便有神僊世外情

不向山人道姓名句吟中裝度晚年情江南風月無人管天府新除老上卿

天落平湖見髩絲傍人休笑放舟遲杜陵野老愁泥滑只許青鞵布襪知

雪後船窗向晚開孤山枝幹勝徘徊寒煙何處玄衣影相見坡僊化鶴來

湖口無人跨斷橋石梁新築什錢沙如今要識[illegible]前山好看花

太湖莫作鏡湖看聚熱銅坑地更寬自移[illegible]高峰上望西天尺五即長安

連宵明月在青空始悞身居大雪中莫唱霓裳羽衣曲人間自有廣寒宮

為報春風萬樹梅年年為汝費深杯徐卿況復能相引不[illegible]山不擬回

陳起東赴官閩中為題松圖

松有歲寒操北地固所宜何年移孤根種之炎海湄土人反吾疑豈畏霜雪欺不知長養地枝葉恒如斯屈曲賦形質蒼古帶容姿惜哉仰受陰山上苗雜雖酸甘適衆口采摘及時豈不見閩產橄欖并荔枝

李遵道竹樹圖

剗丘常共此君游又向人間見小丘滿目疎篁連古木偶然臨楮忽驚秋

墨竹

深林不減篔簹谷亂影都歸丈八溪變長竿如綠玉何年去上釣魚舟

墨牡丹

素衣依舊染緇塵京洛相逢已暮春偶憶沉香亭北事惱人偏是畫中眞

夏太卿墨竹

今代風流夏太常拜刀時復剪蒼筤君已老湖州逝却喜人家肯築堂

謝孔昭畫

盧鴻草堂今有無吳中時見謝翁圖松風澗水書聲合林下高人不可呼

史明古過宿

故人過我室遠自黄家溪歲暮來巷中舊路渾不迷感此十年內望望各東西斗酒相欵曲自起謀吾妻殷勤遂忘暮日隱柴

門低相逢既不易欲別還悽悽挽衣願少留方牀幸同棲況有坐間客王女行將躡雲梯呼童更洗琖春韭亦滿畦是時月初出光輝奪青藜夜久庭宇空鶴蹟滿雪泥起步倚竹園撥攫驚烏啼淨掃竹下蹊爲我須留題頹然相枕藉鄰家起寒雞天明返舟楫吳江正流澌

題治平寺琬上人所藏巨然山寺圖追次虞道園先生韻

疏林逗晚照際水扃紫閣中有方丈室翠納千重山山路多白雲翛然隔塵囂倚筇望崦峄展席聽潺湲願邀巨然老置我木石間忘歸飽清暉從此終日閒層巒結暝色不逐樵夫還

留題治平寺次前韻

野岸艤舟楫登登扣禪關木杪望飛閣半依茶磨山[illegible]棟宇高僧林見人槖石湖分一曲殿腳臨潺湲老僧閱梵語趺坐寒雲間不知城中人暫到非長閒棹歌答空谷沿流月中還

宿東禪寺瀞公房 戊戌正月十日

來爲東莊游還作東林宿林下扣禪扉幽徑行自熟齋廚夜寂然倦睡雜僧僕方牀習趺坐飲我一茶足坐久湯室溫洗沐解塵服衲翁故延款展書更燒燭遙遙水上城突兀月中屋夜靜風轉號曠野有高木疏雨忽復來春夢不可續端如紫極宮百感入詩腹便當游汗漫安復事拘束曉歲返舊廬爲鄰豈須卜

畫虎 時吳中有虎患

是誰捉筆圖猛虎出山眈眈氣尤怒便欲當前一扼之自笑書生不能武亂山西繞洞庭波山下爭傳虎蹟多千年故事劉琨得何日偶然還渡河

陰雨 元旦甲子俗云甲子豐年

春來不獨東風顛以陰以雨仍連連豈惟元日到人日又復上弦交下弦甲子歲朝傳好語東南民力待豐年天時人事有如此回首朔雲增慨然

過相城爲沈陶菴和天全翁賞菊之作

菊花開日是重陽坡翁妙語不可當我云但得花之趣何必秋來菊有黃神仙中人壽且康老年見客纔下堂幅巾飄飄映華髮尊我自過東籬傍菴居春風定先到已見菊苗三寸長浩歌淵明飲酒章悠然依舊虞山蒼素琴無絃傳有例爵春賞菊嗟何妨封題一笑報蘇子爲我轉致陶柴桑

過沈啓南有竹別業 是日同李[illegible]書又觀[illegible]鼎下有銘

繫舟高柳下又是十年餘适踏無媒徑重尋有竹居筆精知宋畫器古鑒商書前輩題名在風流邈不如

與啓南游虞山三首

夜宿相川口清朝喚舟人舟人請所之指彼虞山垠山如知我來笑迓野水湄鷄鳴春雨餘翠洗雲中身我亦重茲山悚然正冠巾虞仲骨已朽高名宛如新悠悠松間路吊古在茲晨放舟轉山塘行行自知津春服亦既成庶以適此春

我本不飲人愛山如愛酒春游亦易事出户即掣肘決策爲此行所幸得良友譬彼足病弱扶掖乃能走虞山遙在望豈意落吾手側足亂石間縱目平胡口賞心雖云樂弔古悵然久丹井傳有無劍銘碧蘚構如何梁昭明書臺藏林藪山下有葛洪丹井非宋學士景濂爲銘又傳昭明太子讀書臺

斜日下嶺西落霞滿川上暝色催人還輕舟徑搖漾佳山難爲

別持酒忽惆悵仮仮一回首舟尾無行衣故人知我懷投筆寫
其狀懷土心未除移山力何壯便如王維詩終南亦堪望流觀
入中夜鼓枻起高唱

題啟南所藏林和靖手帖追次蘇文忠公韻

西湖處士林君復結廬近傍湖波濱百年何物獨傷魂牆下梅
花總寒玉滿城煙火十萬家未信誰人能脫俗壺觴春拾草
鈿歌鍾入夜燒紅燭獨教老鶴倚籬門走傍湖陰猶健足高平
范公遺使來寄以新詩勝鍊肉風節文章後與淳熙何千牛成
嘗錄才多塞如東入伸紙許唐翁和答曲累疏奏求似其人如
倚青風把瘦竹能哉南宇天隨坐不起斯人昔把菊

題啟南寫贈袁德純同年游金山圖

霎頭高爽不可攀平生眼底無吳山有興偶度支硎嶺何減龍

池鏡破顏前山後山作屏几千步稽岡鉗盤敧向曉煙雲觀石
生當春好雨從龍起吾鄉洗子今王維筆端萬壑能移之圖成
欲贈袁郎去却請我詩仍題詩天台姻憐東南有卿昔好游曾
遍走縣齋晝靜對新圖從此不須開戶牖

贈袁德純別

太平今為縣乃白華嚴分阻山比濱海上俗殊情情特悍好爭
訟於古已有聞雖云七風夫甘言雖枚梵幸哉百里宰一朝得
袁君君來坐堂上顏色無戚欣謂民如絲然治之宜以緩消節
我自持濟以寬與勤踰年能化服相與歸耕耘公庭甚寂寂使
几西日曛猶恐耳目臨滴野訪吏瘠有興之所至如渴得醺醲
君本廊廟器壯年蹋青雲胸中十二策獻納回河汾小試出等
流信矣光斯文今茲報政還道經吳淞濱自慶忝同薦詩以揚
芘芬

出關門與陳味芝諸公送德純舟經山塘登寺聽宮羽閣
時雨初霽西山繇徑遂飲舟中為陳允德題啟南所寫
春送圖是日文宗儒評畫甚異故及之

偶聞客談鶴山中霽秋一夕能張帆春來佳氣滿空谷想見龍
起小谷從誰與漫遊我胸為然吹散渾無縱半塘前過看高
閣引手欲捫日歲暮

秋林高士圖

風回木落多霜降水流慢高士朝俗應須歸倒來憑斑剝成坐
久天日暮泊陰野曉山蒼出陽岸殊可辨度嶺歸程太遠知有
雲根王水住北岸柳千濟南橋山水梁亦同君確宛然山

贈張汝弼知南安

閣下五色霜爛爛井燈燭耀合會天東南却明風吹度風高雲浮物
心悠悠為濟時日退退大庾嶺人出南中路既盛九齡松亦復慨
梅樹脈在此北時終當遍天下嗟一職少留無然不予願

楊太宜剖瓜圖

深宮六月涼風至繞竹回回衣衣寂却悵君恩謾浴湯送藥青水
熱道當滌金刀手拜從殺夜楊柳樹日已內紅瓜
美王函瓜來借瓜所

題沈啟南寫從叔張端人六十又壽

北堂慈姥水東風溪草衛陽見一雅眼見句洛陽看精品叶花真
是詩老紅

題劉僉憲廷美寫遊啟南畫

寂寞不學下悠悠野樹邊柏門無俗客題句有詩僧虎頭黃泥

撥我舟白石泉相城回棹後畫裏故依然

山行十五首

過橫塘

夏半橫塘風日多畫舫載酒聽清波荷田得雨竹林有長蕩蒓
雲足芰荷未必他年成故事也須隨處結行窩悠悠十里城西
路此是登山第一歌

謁韓蘄王墓

家國何多難推舉為禁旅秦多逐北風塵竟渡東江左朝廷
在淮南驛騎通天終倚宋上將則有韓公一劍橫天外諸將在
目中南雲曾前鐵甚是艨艟代越斯成綱十萬虜曾戍蔚墻
狼跋盡野穴鼠群空聚米無前鎮閉門待兩宮齊王真濟美鄂
國與爭雄有詔從中制雄才詠內用潛然嗟我獨和議終誰同
殉難長弓勁題銘片石穹龜趺見細刻龍紋表孤忠草樹梅檐
斷溪盛享祀豐神靈終敘日生氣亘長虹異代今全盛當論保
障功

望穹窿山

我昔聞吳諺陽山高抵穹窿半吳然拔地五千仞始信吳中有
奇觀銅坑鄧尉作屏扆天平靈巖當几案拈聞法華與雅宜水
邊橫亘如長岸何人著山經作吳山冠倘嫌地勢高山家無
愛早卅行半日青已了却被濃雲忽遮斷木回路轉二三里依
舊諸峰青歷亂人云山頂百畝平今結茅廬傍雲漢龍門勝跡
未遑添坐向船頭先飽看

經王遯山

兒山不識山借問山中人王遯亦深秀翠色屏峰屹與繞其
趾面面松杉新峰紛相回伏穹窿後學身細草被長岸盛夏無
炎塵乘閒即行樂願作茲山賓

入茲山謁徐天全墓

平生見習礼標瑚欲使才名百世垂衆口是非何足定老臣功
罪有天知湖山彷彿精神在杖屨從容歲月移道矣姚崇嗟不
返憑誰為刻墓前碑

觀眼松

盤桓茲山麓側徑細折於山人引我去云有長松眼石碰被蔓
草攝衣步相迎果然見奇樹如神龍螭蜿蜒鱗甲生滿身仍怪醫
覽令怵若出巨壑疑將壯深淵未學揉龍術却立不敢前天風
谷口起繞視惟茫然枝幹既屈曲不中棟與椽茲山非樂社亦
復全天年旁有短石刊制作良且堅四垛砥不動客累皆古蹟
斷裂莓苔間有碑昔人鐫銘文已磨殺篆書存其顛曰宋故贈太師陸公墓
銘荒山少居民始知陸公阡歷遷幾更姓助我松聲圍草棘莫
前將應之寡仍質旭日照松下因之弔東泉

入銅坑

銅坑山下摘楊梅曲徑人從樹杪來坐愛石橋涼氣逼湖梢未
放酒船回

泛下崦

新春已負尋湖梅却向楊家果熟來落日酒船山色裏水南人
道畫中回

泊虎山橋

南人相見詫杭州自料西湖讓一籌今夜天為漁家開下崦晚尋
舫駐中流新詩已判縱橫寫佳境從教次第游孺子歌聲何處

起落霞孤鶩水悠悠

飲七寶泉

誰將七寶地貯此一泓秋片月從空墮清冰出盌流泠泠山骨
瘦細咽竹根幽半勺能消暑名宜水記收

入玄墓寺

高登鄧尉山遥入玄墓寺老僧具衣袍出門迓予至落落長松
間一徑獨深邃幢幡鐘磬聲但雀少僧以佈曲聯山腰敞宇危
若墜長廊掃清風脩竹自招蠻綠蘿四五人趺坐更無事樹密
山果懸覓深井泉秘盤旋登小樓洞庭正相値洋洋太湖波兀
兀林屋峯始知衆山中此寺最殊翦開背後峯老鐵錫埃茲地
道行既脈絡遺言有蘭致化去動吳人金帛爭布施茂又當當
杇遺容木人敬禪堂書寂寞雲來去供餘惟無住山水不改太

古意麗厓紀勝游吾當一題字

憩奉慈菴 菴中有白山茶

野寺堪避暑登登去相關林深長磵樹路轉又逢山石鉢分中
飯雲房借半間玉茶花落盡笑撫不知還

登光福鳳閣

昔年曾學登山法縱步不憂山石滑含興徑上鳳閣顛起此涼
風當晚發遠山朝臣抱牙笏近山美人盤髻髮我身如在巨海
中青浪低昂出復沒山下人家成市屋家家炊煙起曲突櫛林
屋宇遥隱見一似野鳥巢木末寺僧見山如等閒翻怪群山競
排闥偶凭高閣發長笑笑我胡為躡石鉢夕陽滿目波洋洋西
望平湖更空闊山靈為我報木僊預設清尊供酒泊吳人非不
好登山一宿山中便愁殺扁舟連夜泊湖口舟子長篙未須刺

懶游已笑斯人馶任游不學前人達若耶雲門在於越何必青
巖并布韈

飲海雲院百丈泉

白雲翻海濤行人渺無蹤蘭若曰以名秀倚青芙蓉茲山非百
丈泉名與山重聞泉所發源寺僧偶相逢消消出亂石濺濺循
長松山中不鑿井飲足忘深冬始知白雲多護此蜿蜒龍品評
稽前聞遺累無塵容所恨生也晚㩳杖何由從步來當長夏坐
挹清心胸紀事强追和豈圖碧紗籠諷僊詠瀑布莫訪香爐峰

觀海雲院連理山茶

奉慈山茶好標格花開如杯呈玉色海雲山茶更絕奇奇處不
論紅與白兩株並植東軒前密葉如屏遮几席枝柯一一相交
加恩是同根忍分析初疑一人獨叉手忽作兩人仍促膝少焉

相併總難步又復控卷當肘腋碧玉磨沙成玦環青絲組索分
織縷我來庭際相摩挲引子春䖝憂毒螯試量旁幹得三圍每
掃落花凡一石風霜飽歷三百年未識何人手中植尋常繞樹
多詩客堦下莓苔留古跡河中曾受昌黎文西蜀休誇孔明柏
世間大樹儘有之似此山茶何處得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

詩四十三首

與參政祝公游正覺寺 寺爲元泰定二年所建舊多梧桐相傳古年每承之更有竹數株因名竹堂後廢有僧洪創爲寺

陸公已逝迹浮塵洪老重來刈野榛百畝園林成故宅一天風雨醒游人碧梧遺老今何在脩竹叢生自有因白髮老人更留醉累晚涼傳玩席間珍

吳仲圭鉤勒竹 仲圭嘉興人號梅花道人葬處題曰梅花和尚之塔

畫家不見吳道子石刻尚記梅沙彌百年筆法殊奇妙又向人間看竹枝秦川織錦文瑣碎嶰谷截玉形參差苦心卻怪揚雄語雕蟲篆刻嗟何爲

喜雨四首

雨挾風潮勢未休何人對此獨忘憂指杖挂屐晨大坐起舞笠簷忽打頭

農家勤動自新春怪見年疇有斷紋孺子何曾知稼穡過庭沾濕亦欣欣

不飲何曾曉半酣飯餘捫腹已堪慚疏慵又感天公惠午後當階雨數甘

荒園懶慨趣奴星曉起常聞汲井聲菜飯始知豐有兆花開更覺照人明

與賀美之過陳湖訪陳氏昆仲再宿東明院時王汝居京師而主僧頻公沒矣因遺其徒良琛

東明院裏重投宿偶見前題一慨然敧枕亂蛩如昨夜入門高樹卻多年季方不與元方在小朗還同大朗賢何處玉笙吹六

歌山扉新月照人眠

過礦沙寺 寺西有蛟龍浦中有藏經坊僧云鳥雀不入坊中元詩僧至天隱自江右來居此號笏溪有詩集

日斜湖上過野寺偕登臨老樹風聲合頹垣雨蹟深蛟龍潛近浦鳥雀避叢林不見笏溪叟詩禪久絕音

韓文公度藍關圖 光福徐太守家藏

韓公上書諫佛骨自分投荒生不還忍寒作詩示姪孫千古增重藍田關關門雪深阻去馬直氣早已開衡山唐皇死矣骨亦朽瘴江無聲空浩蕩嗚呼瘴江無聲空潺湲潮州廟碑不可刪

遠游

嗟彼城市人而有江湖想如何屋下身忽在扁舟上遠游無定蹤日日還五兩南風舟尾發千里落吾掌如觀山海圖瞬息歷九垓扣舷歌離騷八極願長往旁人發大笑此語意何廣屈子百世師未許後人倣

酬海虞陸生寫 賜服像

臚傳春殿偶前行賜服深慚出上方豈爲形神勞繪事故煩粉墨著恩光詩中曹氏今爲廢壁上吳生遠擅場歸到山林還有託幅巾偏稱鬢毛蒼

李龍眠劉阮遇仙圖

誰與龍眠作畫評高唐雲雨筆端生欲知劉阮天台事試請韓子桃源行

趙松雪長江疊嶂圖 李貞伯藏

長江滔滔向東瀉憶昔扁舟順流下慈悲閣前浪花白兩岸青山似奔馬撾鼓揚帆風颼颼江行六月疑深秋歸來已是十年

事看畫偶然思舊游江流樹色非耶是仍見山腰隔寺亦岈
滄州杳靄間只尺悠然起愁思蒼溪影交亂波臣王孫芳草何
時停北來戎馬暗江滸千古遺恨歸東溟

題張外史伯雨贈曲阜孔君詩後

結廬句曲號貞居在昔千年句法如所有白雲雖贈答亦無滓
露可名詩兩陰小闕題今南月下高風製百首白首交游洙水
上歸儒深恨早回車

王叔明山水圖 叔明號黃鶴山樵

黃鶴高樓已搥碎空有江南黃鶴山山深有客持樵斧終日置
身林木間臨風高歌白石爛澗水孤看秋雲還老夫亦有幽居
興對此徑欲移柴關

倪雲林墨竹

古來畫法即書法時從用墨觀良工雲林胸次本高潔裹氣自
與爲人同扁舟日暮過甫里竹梢落紙含清風想應停筆悵然
久詩思適逐天隨翁

沈恒吉小景

扁舟同泛十年前夜宿西山一塢煙漸矣斯人猶在目古村黃
葉帶清泉

畫鷹

林塘秋晚木葉稀皆然如寒原意表野鷹木末俯首睨豈欲供
爾清晨飢嚴霜疾塗百草腓平郊目莫狼虞機天空海闊羽翮
健終當一擊舒我威區區燕雀何足數草間任爾東西飛

畫鷄

杜翁昔賦縛鷄行韓子曾聯鬪鷄句朱冠錦距本同形勇怯在

人分誠選鷄耶被縛良可哀鬪雞勇何足誇爭如此鷄只獨
立昂然不屬詩人家

過吳江瑞雲觀 陸道判建菴文獻小有記

笠澤磯頭古瑞雲洞門高掩夜無聞雪湖多恐雨過龍潭小坳亂
石眠牛群有懷廬山修靜故此會稽王右軍與客松陰論往
事摩挲殘碑做遺文

舟經荻扁阻風宿石上柳夫田舍 時大荒後

歲暮江村落日曛滄沒波網設半田岸頭行客訟風伯堂上主
人疑水僊斗酒忽呼聊共話扁舟欲去重留連荒溪白屋炊煙
少縣吏那堪催索錢

題王叔明送別圖歲

黃鶴山人棲古松踏月夜訪蘭坡翁人鶴去後放杯酒尺素頻
發香吳蒼百年坐卧松窗中似聞光有王孫風雅教彥遠作畫
記姓名也合收王蒙清霜不管披鬮嘆吟笑仍出吳門東山人
倒騎黃鶴去黃鶴一去青山空

己亥上元夜有感

夜堂春酒十年前白髮朱顏笑語偏孤露餘哀雙袖濕淒涼無
寐一燈懸長街未盡人猶走急雪初晴月正圓身在故鄉悲感
集他時今夕況幽燕

胡瓌番騎圖

漢家詔下五將軍虜騎銜寒度寒雲發信奇功收幕府如今不
是奉春君

韓節婦

閶門煙火萬家稠獨擁深閨賦柏舟曾識市中無二價肯將從

一箇韓休

爲姚文裕題畫

憶醉園池之上悠悠二十餘年城裏人家似此畫中風景依然

與李貞伯游東洞庭六首

過木瀆

舟行三十里𣏌向滑川過客路偏逢兩人家盡枕河橋横光福嶺水接洞庭波倏爾嗟春及田間見荷蓑

舟行出胥口

孤篷遥蹕太湖心看兩高山水聚深積氣上蒸炊正熟弱流西注壓將沉不因迢遞辭淸賞轉覺空濛助醉吟詩裏白公誇月夜未知奇觀屬春陰

游太湖翠峰寺

步轉危峰路豁然梅花叢裏見青天春泥不污登山屐又過長松啜冷泉

興福寺小憩

九塢寒泉一磵流遥從木末望山頭春風未掃禪林雪更爲梅花半日流

湖上望西洞庭山

百家棧上望西山縱目遥過銷夏灣未遂與游勞指點聊憑高興去躋攀石壇相距纔十里林屋都來有萬間報與山靈須少待會將親手扣僊關

飯法海寺

行盡松杉嶺嶃平日高深谷喜新晴山樓飯罷渾無事獨倚危闌聽水聲

游惠山入聽松菴觀竹茶爐菴有皮日休醒酒石時僧隨侍遂命和二詩

與客來嘗第二泉山僧休怪急相煎結菴正在松風裏裹茗還從穀雨前玉碗酒香揮且去石牀苔厚醒猶眠百年重試筠爐火古杓爭憐更瓦全

游金山

大舶西來趁晚潮留雲亭上興飄蕭水從灩澦流偏急春到岷峨雪盡消萬里京華瞻北極一時人物慨南朝中泠入口平生足坡老詩篇已命驗

瓜洲阻雨留曹氏館

水長瓜洲上處魚高樓三日雨疎疎主人能慰江南客晨起呼童作䱥菹

宿邵文敬淸江官舍爲題高房山畫卷

淮南春夜風兼雨空室蕭蕭雜人語戶曹好客無與娛故展長圖慰羈旅大山轟轟如覆釜小山歷歷還聚黍人家隔岸見衡茅艇子隨潮歸浦溆眼昏莫辨雲中樹據案呼童熱高炬千里悠悠亦遠游却喜意行無險阻閭閭城中爲我家俗事到門多峻拒平生惟有山水緣招我登臨無不許憶昨離家始浹旬此物依然入東笈乃知高侯畫有神未讓道寧與僧巨願君從茲愼藏弆對此寧賭淮南墅

過呂梁洪

力盡千艘勢若傾隱然門限入彭城漢封仙嶽分來脉禹鑿桑山擬舊名高峴茅茨民舍稀繞灘風雨客心驚平生亦愛王陽語壯歲難辭險處行

徐州阻風

蘇家故事留詩句仍見夜中風雨來水激萬艘難拔柁鼓行千陣不斷枚怒號應撼藏蛟窟奇觀須登戲馬臺河上去程誰算得擬尋石室弔桓魋

與徐仲山東行五首

望嶧山

嶧鄒空且曠自力安能窮倏見千仞青橫截乎其東群山相後先蹲踞猶兒童尼丘亦遠避何曾數龜蒙昔讀禹貢書其陽產孤桐翦伐成何用茅茨舜為宮諒惟製琴瑟樹歸良工因之懷古人仰聊雲霄中

觀泗河

四源合一水古河因以名望之邈千頃泳口汪洪濟灣擬鄒嶧山映帶兗州城餘波入漕渠資國功匪輕疎瀹藉水部來往勞經營欲渡見舟楫石堰築且平臨流一縱步魚鱉不我驚即欲窮其源何惜此數程念昔洙泗間講業皆諸生河廣豈水然聖澤惟盈盈茲游幸沾溉自慶非徒行浴沂效前哲春服亦既成

入孔林

兩楹既夢奠斯文光燦燦塚北冠履於焉藏墓木不可辨合抱十萬章知為門弟子移植來四方惟昔治任日相向哭且傷孰知千載下儒者猶心喪愚生復何幸瞻拜俄其旁去我有周末謁然觀遺良如陪游與夏執贄同升堂惓惓東引領威顧今始償嶧山千仞高泗水百里長何必四尺封天壤俱存亡

觀手植檜

魯宮久已壞孔宅仍如新悠悠二千載手澤嗟尤存所存匪他物奇樹當高門嬌嬌歷霜雪青青出埃塵親承時雨化生意常

欣欣相傳將文字烈火經嬴秦而此特萌蘖挺然異其群群木繞庭除人抱高人不敢常嘗行以隱起成旋文端如人索綯徽纏依然分木芾好行士於道未必問玩物有述作意與石文均我來重再拜欲去步幾巡維餘多松柏斷度負詩人徂徠與新甫遺贍失嶙峋

謁宣聖廟

林立穹碑蝕古苔歲庭端拜殿門開丘封尚在東山峙聖澤長盈泗水洄已泠阮坎科斗出未行絳帳太牢來只今老樹成連抱天遺森然惺宋魋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

詩二十九首

再至都下葺故廬

城東地僻稱吾曹匠石功成屋脚牢九市塵埃真可避一天風雨漫相撓不嫌裝點妨肥馬却愛墻低過濁醪終老吳門故廬在叔孫必葺笑徒勞

答潘時用和前韻有卜鄰之意

詞林無事本清曹頗勝山廚掌戰牢半畝任來鄰可卜一朝謀定客休撓過從須免投空刺稱貸先判出宿醪總道詩人家具少載書仍有借車勞

送表弟吳子高南還

昌吾擎舟來衛寒上車去非關好遠游骨肉情深處

寄洞庭施翁二首 故僚撰棨之從父

流泉面屋老梅村憶接春風笑語溫曾識醉翁山水意為收賢俎口開門

先朝翰撰是諸孫白髮清門古道存送客過溪成又立不扶藜杖到黃昏

送蔣元用知樂平

兩後尼途僕且勞東馳直欲試牛刀早從鄉里知民事不為科名重吏曹海畔循行秋水盛松江臨望白雲高漢書循吏多桐鄉說史筆無能亦強操

憎蠅

依然秋後轉多蠅何異歐公作賦憎譏欲行留止棘寓言猶在却疑冰紋蠅取象緣否足揮塵妨眼能由肱一夕北窗寒氣

至昏昏知爾亦無能

送顧郎中天錫謫永州同知

西南山水富清幽子厚文章記永州此地一行殊不惡何人三黜獨無憂全家下瀨馮孤棹空橐迎寒典敝裘便道吳西親展墓却非前度望松楸

苦雨歎

朝雨風從西暮雨風從東東風西風朝復暮繞簷雨脚惟隨風長街泥深困牛馬廣庭水漫歡兒童今年春熟已無望秋禾復恐淹腰中朽頭生耳應俗語哉歲計嗟成空朝班侍立日復日日聞銀臺陳疏封四方水災什六七祈免二稅須年豐聖君無為抱淵沖一語感格司徒公司徒經制在國用爵賞所費財當充江南被災已十載田賦今與江湖通都城此雨有深意天欲示人知發蒙 詔書寛大行當下作詩欲賀耕田翁

為陸孫遠題畫

一肝茅廬三月深出門秋水散蹄涔亦知病裏多新語不肯從人換槖金

送馬庭簡赴福寧州判

胸中貯書十萬篇肩詩如花筆在傳平生知已有我在當世幾人如子賢向來入館同周旋石城風月仍年年青袍徒步赴銓選白日旅舍窮殘編年餘五十得州佐差勝抱關并乘田眉間乃有毛義喜便道行過庭闈前上堂捧酒拜家慶紆朱曳玉何須憐秋盡菊花開未全小春想見江南天臨平山中樂三月雪晴好泛閩江船

次韻題元新昌呂孝子德升詩卷後

百年純孝出儒門天意能令片紙存手蹟封題從子人家收拾仗諸孫蛛絲煤尾是奇物春雨秋霜感外恩南望沃洲山下路草堂風月冷琴尊

壽徐耕學

鄭尉山中一布衣築堂住近釣魚磯徧舟綠水纔三尺小圃黃花滿四圍公府招延閑懶久里人爭訟入城稀視翁强健長如此老作田鄰願莫違

壽義門鄭仕信母八十

白麟溪上舊旌門纂案何曾有婦言獨向一身完至行能令三子荷慈恩長繩欲繫西飛日春酒來如初發源前去老期幾兩武含飴還待哺玄孫

次李賓之用陶韻止詩

昔觀止詩詩意謂詩已止喈然若體五言律任辯詰巢淵明寧止酒文術乃責子苦思得孟郊新聲有依旨紛紛諸詩人一言予可起何況數百言和答各有理茲事已三年屈指丁及巳穰穰京邑間散落亦富矣秋木感呂梁安能辨涯涘寥寥十二篇眼中遞商祀

臘八日 賜宴

詔遣長筵列鳳池人間節序九重知食傳內饗真成例坐接同官易得詩雪裏高寒臨玉宇風前微動識朱旗十年左掖頻分席深愧黃封酒滿卮

與陳起東食臘飯

歲暮相過恨少歡小筵臘飯擬春盤休開碧碗抄雲子旋把金刀鏤雪團故里幾人同稚集吾生今日本閑官天寒更爲呼尊

酒醉後猶能賦伐檀

寄光福徐雪屋

吳下隱君徐雪屋久緣山水伴漁樵孝廉有士還堪薦晉賤於人真可驕舊卷夜當吟月展布袍寒傍酒風飄銅坑深處楊梅熟尚憶題詩坐石橋

庚子立春朝賀

金閶通開動樂聲殿前袍笏侍春卿歲星忽傍東方起曉日初辭北陸行擬學宋臣題帖子待看唐室進觴名禮成再望天門拜列坐均霑錫燕榮

讀陳玉汝紀夢之作

憶年三十憂無兒紙上偎翁誰贈之沈卿自云手親寫儼然扶犁張翼肩修修十五流年內兒子三得仍三遺門懸弧矢雖暫喜寥桂攞攞深悲只今沈卿亦逝矣厚意虛辱令人疑曾林吉士東吳產長身廣額觀聽顧視予屈指五年少三兒玉立肩參差尚愛婆婦孫未抱天生兩臂將安施沈卿有子尤善畫良夜夢感懷圖披起來捉筆忙忘真一段奇事成新詩陳君陳君真好奇向人說夢何其癡惟君有子昔無夢如我有畫今無兒蘇家軾轍亦偶爾此例豈可祭而君從來仁者說有後敢以天道究無知君心又足慰遂勸我欲易滿意之夢明年相與發一笑我當弄璋君[illegible]

辛丑元日次韻羅明仲洗馬朝賀

紫垣兵衛法句陳立仗天階滿瑞塵律應宮縣分氣候光生庭燎散星辰周詩所頌無如壽舜德難名總是仁玉殿三回叨侍從衣冠深沐御牀春

郊祀畢承天門迎候

禮成郊祀屬新年，盛事休誇古賦傳。萬馬盡隨仙仗滿，六龍徐度鐵天旋。日高袞服依黃鉞，風細韶音間綵鞭。咫尺堯眉真可覲，華夷拱日共爭先。

慶成宴歸招陳起東賞燈 正月十四夜

公筵將散長安陌，三日盡將宿酒斷。故人邀留令我思，欲往從之足如絆。翻然騎馬何處歸，御宴日高初飲散。腹饗例乃相扶餘，猶有郊壇牲一段。午窗坐睡晚始醒，歸家坐呼僕此燈殘。已見酒有無拘拍，欲浮於滿瓣竹燃火。從酒懶晶乏燭吻肉，先燭作詩聊代折簡。招及此正春今始半，客中經物相與娛。一盞華燈光燦爛，煩君為我投詩勝作飾，宜空對案酬和惟應陳與周以上女繁已。要見盛事一貫，忽忽步屧不可遐，他日來觀成

梯灌

元宵獨坐

屋底燒燈俗強同，蓮花照眼辨能紅。月光轉向中天好，人意何如昨夜濃。十四夜與起東王太約已盡歡至一鼓始散故中闈心懶，弟姪亂家拍手有兒童。春風又報城門柝，起步空庭月斷鴻。

翰林宴集閣老以省召去

白玉堂開酒未闌，忽傳中使下金鑾。豈識漢家事中歸閣猶有三公半不安。

送孔憲副赴廣西

十年大夫官亦榮，前朝服仍儒生。胸中自有萬人敵，何勞擐甲兼操兵。嶺南群蠻昔猖獗，干戈滿眼屍縱橫。遺民竄伏遍荒野，高州殘破餘空城。是時君來作民牧，仰天誓欲安黎氓。身騎羸馬從孱卒，瘴嶺忍飢循數程。群蠻相驚見迎相驚，我來惟伏信與誠。片言開諭締脫口，馬前羅拜咸輸情。腰懸木牌忍聽命，手斷鏃矢誰違盟。弱男寡婦免係累，山谷日昏猶哭聲。惟迪性尚我守，今汝獲汝猶吾父兄。軍中主帥驕心萌，謂此已降皆可刑。獨將一身保萬口，乞令軍旅休南征。君於異類且有德，斯民春養能相衛。祝良張爵世重見，人物信是吳中英。外臺遷擢終借寇，上國追隨舜識荊。同鄉數聆情話好，偏怪不肯誇功成。邇來用兵貴神速，時有廣寧之變下僚旋踵登公卿。以君累歲出死力，有司豈合先知名。遲遲桂嶺古所聞，撫拜作西南行。投荒歷險自無悔，公道籍籍時方平。奇功聊附錄一二，碑文敢擬淮西平。

懷脩竹書隱

春寒漠漠雨冥冥，假寐北窗午夢醒。十載客居便巷陌，一時鄉思繞園亭。繁花照檻知堪賞，亂石鉤衣憶所經。恰有古音三畝綠，都交脩竹萬竿青。當窗好鳥通人語，挂樹危藤學字形。日射韭畦朝可剪，香凝嵌案書常扃。應場舊業猶存舊，鶴家新封未刻銘。架上殘編猶讀誦，移文不待北山靈。

題倪雲林畫 雲林晚歲所曾田舍今其友張伯雨道士首所巨老柱其矣之後室歸起富室多死從雲林獨無事人始嘗其有見王於葦為墓志詳載其事

黃金散與列仙儒，江上扁舟逐釣徒。爲語紛紛貯畫者，要知迂叟不爲迂。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

匏翁家藏集卷第八

詩四十四首

分題武城送奚郎中歸省

舟行灃渠上日暮臨孤城汎舟試借問因得茲城名逶迤無百雉人煙少交横叢薄榛莽雜間獨感郎官情吳門至洙水豈之三十程偃也能北學學道功乃成一朝辭孔席去作邑宰行弦以禮樂用武忘甲兵當尼昔莞爾駕轍蹟猶分明壯哉孰非賢不野絃歌聲遺風被千載易使還黎氓問俗野煙起懷賢春草生因尋古游室更酹澹臺塋

分說字韻送程東光江山教諭

門前短狐裘下馬立深宵憶君遠來初寒風方瀟瀟俯仰㒵幾何時候已向熟三日春風頭黃飛沒東軟城南大道傍正怪柳可折㒶㒶二十年會合嗟交缺旅館相過從情話始親切新檄復自持向我忽言別別路何所之遙遙指東浙邑以江山名佶美不待說獨古抱高才進取一何拙長鬚漸斑斑仕版仍下列幸惟師道崇君子意所屑置酒臨長亭逾值修禊節觴詠爭聘懷我獨如啞噎換衣不能留越柁行且掀惟君處鄉閭早歲得詩訣運思無凝滯往往造高古客居賡相投佩誦總清絕只今辭障閡一一懸珮玦離憂聊藉茲庶幾自怡悅

分服字韻送姜恒頫御史赴南京便養

落花芳草連平陂驄馬行行入南服豈無斗酒可留君頭白高堂懷就祿雙飛雲低巽太行秋陵天近如葦曲過庭[illegible]稀手中白削三千牘

謝孫希說送蒲團

新編蒲葉未全乾倦坐蒸林每弄丸離矣相隨無長物塊然宜付此閒官禪心似彼何時動病肘從今有處安聊就坡翁偷證語一詩換得兩尖團（東坡謝送蝤蛑之句）

為費廷言題沈士偁畫枇杷栗鼠

古詩三千旅刺美孔筆不曾刪相鼠碩鼠諸志怪到張華博物應疑鼠有牙虫魚註成非磊落韓子作詩譏郭璞後來埤雅亦何為中有鼠譜煩典師學縱鼠縱本同族散在人家稱小畜畫圖此種栗鼠香竹鼬野處同其儔紛紛恣食高粱米畫伏穴中那有體一前一卻諺委蛇李斯爲汝歎已多暖風吹林金顆顆獨在江南飽珍果永州事敗無子遺甘與鼫鼯守一枝

張子俊畫松（周尚文太傅藏）

案頭佳楮不盈尺上有千丈之長松非關月落影如許運毫欲起雙蛟龍我方隱几當清晝彷彿徂徠見深秀空臺颯颯風聲寒滿把稜稜霜骨瘦昔聞張卿人品高王帝與之稱二豪鳳池柳濯出天趣往往筆底翻波濤杜陵詩翁去我遠愧此畢弘與韋偃故園移種陰已成獨客燕山歲華晚

過王汝正舫齋觀童子種柏

豆籬瓜圃旋行成坐對齋居意思清待到翠陰堪覆坐老夫須置酒澆行

歲寒三友圖

檜生巖谷凜然成茂秉心不好負心少相知何煩更度山航北暗淇水淵氣味雖殊合揃根道遠而生綰繆篤交一旦聚于斯亚籍縮地術良工親手移能事出腕指託物由心思邪人多黨與薰草難芟夷正士每特立嘉樹不附麗時或倒置之山

苗夊離離維此一堂上霜雪同襟期聊因草木類竊比唐虞時
后稷既在位繼以契與夔紛紛共鯀讙末路將何為

陸參政挽章

一世惓惓義舉心宦途家徙每披襟秋毫吏牘陽春暖炎海文
船島嶼深客滿鄭莊四置驛人如陸賈却無金錦字溪水聲嗚
咽執紼何勞更託音

端陽日 是日夏至

夏至端陽一日來人間節序併相催飯包青箬為時食醆泛黃
泥有宿醅幸少俗塵栖陋室喜多甘雨潤枯荄此時又作家園
想筍籜藤花滿石臺

寄顏澄之工部

京口相逢又一年別來書札賴人傳午窗睡起拈揮汗霰悠含

山共飲泉

郭忠恕雪霽江行圖 沈啓南藏

路出三峽風颼颼江天雪霽宜行舟木枯灘涸高突兀木葉落
盡俱東流艨艟相聯蔽江下半空結搆如危樓兩舷之間可走
馬主人恐是王益州獨嫌百物具蓬底如何不設戈與矛後繫
一舟亦千斛什器滿載餘甑甗青簾翠幙互掩映綵繩錦纜紛
綢繆毛爐頻爇沉香火寒氣不到珊瑚鉤篙工柁師噤無語指
落層冰誰為收安得挽以百牯牛代汝僕夫力且休人生得意
在富貴鄉里小兒驚宦游望中隱隱連遠洲深樹落照哀猿愁
日將暮矣泊何處萬里幾轉青山陬狂僊畫筆窮冥搜圖外意
思今人求陶翁願并五斗米未肯折腰從督郵飄然輕颺孤舟
去惟有葛巾猶在頭高哉斯人誰與儔嗚呼高哉斯人誰與儔

送伊德載赴南京刑部

闕下爭看進士袍南行又喜入刑曹青雲潤步空塵土丹鳳孤
飛好羽毛茂苑百年門巷舊 先世吳人 甲科兩世姓名高 族叔佩丙辰進士
不須分祿遥為養甘旨公餘手自操

題畫送陳明遠赴丹稜令

洞庭木葉起秋思正是扁舟入蜀時十里山城知臥治卷簾清
晝見峨嵋

賦鐵甕城送費廷言歸省

鐵甕城何從嵬孫吳昔此作京邑萬夫築土施金椎上有千雉
環列下有四門洞闢隱然屹立絕飛鳥獨許北固山相陪吾嘗
登其上縱目重徘徊西瞻秣陵樹南望姑蘇臺北瞰長江作衣
帶東觀巨海如酒杯城中多居民市肆浮紅埃時平自不識兵
革城闉積雨生青苔萬室相掩映水曲并山隈茲城真畫笥收
拾能兼該芙蓉樓頭朝日出鳳凰池上春風來官寮登高或乘
暇能賦豈乏王與枚郡人暫從天上回都門車騎聲喧豗當筵
何物可贈別一闋鐵甕歌新裁北固有時崩鐵甕無時隤詩家
比興義竊取堅為君操高為才秋江水滿君行哉

與僚友出城餞廷言後入月河寺

月河秋水瀉城陰十里沙隄馬蹟深自笑並游如宿約祗緣清
坐費新吟危亭近逼孤雲角小徑潛通萬石林不是巳公留客
住晚天涼思正盈襟

為李瑞卿寺丞題王叔明義興山水圖

陽羨山深懶杖藜臥游三日路仍迷雲中望見乘舟者始識迷
通畫溪

與蔣宗誼城東觀泉因憶舊談越中五洩之勝

秋早餓鶻急雪流夜來高峽兩初收同行賴有三山客試問何如五洩游歇馬旋成燕市飲扣舷遥想越人謳玉泉山路涼風爽還約尋源向上頭

次韻張汝弼見寄 其詩有詩去將憐陸放翁又立命獨慚唐鴟官之語

盡去淫祠如狄相大興鄉學類文翁郡中有守今難得嶺下斯民久不逢詩法雖由成小技術家磨蝎本同宮遠期君子來朝日橫浦風高起雪鴻

任月山九馬圖

前元畫馬任月山九馬意態皆天閑開圖似具方皐眼不在驪黃牝牡間日午歸來千里道渴者飲泉飢齕草風前汗血流未乾仍見雙蹄騰櫪阜曹韓已遠圖有無猶賴杜老詩如圖假予何以慰馬癖空對騕褭幷騊駼唐家自得王毛仲一時下乘千金重此圖卷却勿浪開旅數日宜暇誦

悼彭侍講先生

江右才名束髮知商家三傑用何遲鄉賢忠節心相契古作推深力獨追辟宿雲昏愁永夜瀟瀧石濶瑞多時潛然一掬臨風淚誰說東坡只哭私

秋夜彈琴作醉翁操

偶彈醉翁操戲爾醉翁吟齋若當月夕風露正盈襟誰云在城市而獨非山林似聞松風起吹落古澗陰澗水相和答琅然有餘音神游幽谷底步入瑯琊深翁貌殊秀偉幸哉見于今挂壁有長圖山林氣蕭森高人多古意亦復彈吾琴紛紛流俗外誰識此同心 時家王汝以所藏朱澤民松溪琴士圖索題遂及之

與原已過王汝平舫齋看月時八月十四夜

錦袍寒重未成眠飛蓋西園又一年楮魄強論千里徑人心猶待十分圓天低韋杜看逾近夜久金壺坐稍偏更拂冰絃彈古調醉翁餘興付琅然

重九日與蕭漢文出游城南

詩家長不負清秋疋馬城南又出游霜落荼蘼經古岸煙橫苜蓿度高丘莫論來歲知誰健還怪前人會此愁向晚悠然何所見青山依舊滿墻頭

再游城南

登高始經旬野景宛非昨園空秋葉深山淨寒雲薄清尊喜共持破帽拚重落日暮淡忘歸黃花亂孤壑

送僧道蓷游五臺

頭白吳中一老僧慣將雙足付崚嶒如今又向五臺去此是諸山最上乘

謝孔昭臨黃大癡畫

大癡道人避世士移家昔向虞山裏老年能畫老入神客往虞山宛相似深林依稀村塢重水口近與昆湖通高岡硯硯勢欲隆此老前身黃石公百年以後誰其亞昔者吳門稱老謝素頭臨畫似臨書咄咄逼人真可詫風流前輩杳難攀誰語空傳謝疊山窗中遠岫依然在天際森雲仍自還 孔昭書寫山自稱謝疊山

陶靖節歸去來圖

搖搖輕舟颺颺故里陶翁歸來僮僕成行松菊將荒長鑱斯理迎候者誰曰維五子舒官前拜繼以阿端雍佟仲門程氏整冠家人相見執云寡歡怪郵何人縣令何官治我三徑謝彼五斗

束帶朝難茍鉏何有力耕雖勞賴有濁酒一杯對持田父我友
歲荒乞食翁則不貧龍門柴車素琴菊巿孤松可撫高柳可薪
佳菊可采幽蘭可紉使翁之此中亦自樂樂夫天命而無愧作
白雲遥遥懷古有作坦爐既返斯語自昨兩晉文章惟歸來稿
畫史運筆丹青乃傳王宰終嬾相門獨全荊軻之詠又孰傳焉

悼張亨父

詞林何事失斯人不見風流迥出塵昨日退朝鞭共裊他家聯
句墨猶新棺停舊舍魂歸遠車過長街脫爾熟無力能為孤寡
計題詩聊復報關津

詠邵文敬所藏轉刀

鑠金巧思出工倕獨抱楔心展轉危報主又知深自許援人難
辨倒相持筆端字悟藏鋒妙囊底鉏嫌脫穎遲詩社埋頭羞銳

進吳㚇一割尚差差

詠湯媼

笑汝皤然似一公寵冬相伴勝房空三緘口不思援上九轉腸
應為熱中詩詠懷春同少女禮云當夕稱長翁平生知足渾無
辱不恨孫弘布被蒙

次韻答寅之作書戲效拙體

書家新樣出眉山若擬手姿定玉環硯沼百坡空對影筆城一
孔但窺斑臨摹惡札勞唐楷結構奇材擇衆般此意亦知聊戲
我試看攢蚤語尤頑來詩小序有勿怪攢蚤家行師之語

再答

西臺退筆塚如山魏晉書家盡帳環長愛弱毫能瘦硬戲將濃
墨故爛斑物知久假非真有師出無成定早般飛與斑同韻尤圓傳般師罷兵

來詩後題曰且寒無妙矣行歲暮自偶期和答莫辭呵凍手偏頑

三答

蘇家稱珍滿屋山貂緣姬足手探丹形始信當書尾筆鄰無
劣強依斑應范漢庭陪紆淮遠軒前要荷姬般之杜中一笑同游
戲三絕君仍有絕頑

四答

春風物起到燕山賀客朝來喜賜環詩陣且教旗正正朝衣空
浣墨斑斑廉頗謝罪宜先藺趙鞅行軍已殷般只尺西臺還故
步雪當獨立愧疎頑

五答

都下才名李義山許將同相送幾循環寒蛩入戶聲初咽拙鳥成
巢羽獨斑聊復振轡如馬捉不因春台恒劉般壯年已受書壇

戒辛少童志莫比頑

次韻答謝于喬送石首魚腊二首

腴腹無勞重剖開依然尺素寄將來野人頻嚼宜常食節第紛
紛自滿堆雪更作莫謗許羶病中和粥劇僧鬼佛經云比丘有疾可以食之
相逢猶是煙波客興繞江湖句易裁
錦纜牽送手親開片玉遥從海藏來自取劍腸膠獨餌呂覽魚餌若
教騎首石成壯名傳詩客知道印力甚漁丁學未精鬼莫俗未知
鮮食羨莫臨陶跌案新裁答寅之戲

答于喬次韻謝送文魚

西郭清風林野開閉門前俗物敢持來聊供香飯抄雲子為想長
鑱斷雪堆空腹冷含金瑣碎壯心未怯玉樓鬼知君能畫非饒
守乞與鴻溪絹剪裁

又答賓之次韻

吳船遥泝雪江開，僧遞貿當谷口來。鹿角錢時林下解，蒲芽何物市中堆。小盤朝送情偏雅，巨室山裝勢亦嵬。人說孟宗多孝感，北堂供饌手親裁。時賓之母夫人疾病愈

謝馮佩之次韻送鹽筍

楓竹初疑一束開，齒牙還辨越船來。獲盛藤子新題帖，飯煮芹蒩漫作堆。興逐先春風味勝，功收斥鹵雪花嵬。任渠老硬相評品，未許伶倫當管裁。鹽筍老硬爲賓之所評

答于喬冉次韻送魚鮓

晴窗聚鮓帖初開，碧碗紅鮮入饌來。經尚右腴空古制，食宜方丈向前堆。舌端漸覺香肴美，齒上頻驚脆玉嵬。東海任公今識傳，六鰲須爲一時栽。

次韻瀲凌季行送新釀六尊

寒掩蓬門午不開，東鄰新釀叩門來。黃封內法何從授，紅印他家自滿堆。飲量定添清渭潤，吟肩聊聳玉山嵬。青州舊例今重舉，從事多能未減裁。

飲于喬家以端硯聯句畢復拾餘韻

披雲辭北巖，度嶺入中夏。飲水從溪漁，過都傾市賈。氣儼松滋侯，姻締雪濤姐。重辯齧楚茅，方咽鄧川稼。津津剖馬肝，戢戢撲牛鮭。刖足恨蹣跚，仰脣驚鉗閉。守墨面豈黥，含貞口終啞。靜維有壽焉，玷尚可磨也。發史紀獲麟，晉帖題衆鮓。供給到唐文，護持等商斝。肖形空愛織，風字仍嫌哆。卻立敢摩肩，儷行當出跨。載觀七八評，重補六一寫。取友必于茲，含渠絕其亞。罷隨詩銘傳，人當碑刻打。嚴韻拾子遺，微才任聊且。

匏翁家藏集卷第八

匏翁家藏集卷第九

詩五十一首

辛丑仲山自鄱陽回過宿同朝正旦

齋居分司地三年不負知過門多薄酒下榻又新詩曉日眠鞍春風集闕池聯班同拜舞鵷鷺舊行隨

次韻李世賢齋居見懷時予病目不出

飯罷齋居擁紙屏定知踏月步空庭上林此夜歸鴻落後圃何年帶雨過劉保齋為院長時種柏於宮前每過圃樹花綵筆沐淵分曉露巫峽穴人不憐春星占情只尺參相望也經兩月雨驚聲青

夜坐懷齋居諸公次前韻

布衾寒擁對床房謾送新枝月過庭瞑日淮除宦帶齊心自比太常難花時漸好仍從綠節相催屢問星余周歲元夕日均八夜看參星

使有玉堂天上意銅爐香案冷烟消

次韻鼎儀世賢問予病目

藥裹長隨老杜居全憑坐客誦方書嚴簾激雨虛窗閒燭座上黎星頓覺疏遠望未能知匹馬不祥幸免見淵魚詩家要護坡眠幽夜館清齋澤也如似說北門春色近試分東壁夜光餘煩君漫寫廬仝事此事非予却是渠時玉汝得予詩以見戲

寶之鼎儀以前韻倡和句有及予者答之

十日寒窗嘆索居案頭空積故人書髮稀新近作免朝儀玉珮陳春到能言慚慧鳥日高猶瞑羨鰥魚陰鏗句法何人得陸贄才名後代如獨恨無幾非鄙下尚聞遺韻道周餘心齋不比身齋苦誰識清宵夢石渠

喜蘇御史還朝

昔報分司御史歸曾聞父老共歔欷江南列郡同三輔天上群星有太微白筆手題封事滿赭衣人立訟庭稀周家擬用龢司寇只尺威顏定不違

寄壽陳棋軒五丈八十

天南冰夜壽星孤盛事新傳自古吳長巷鐵冠依甲第廣庭絲障擬蓬壺山花似錦爭來獻春酒如澠不待沽王敕早封周柱史蒲輪遲載漢經儒雲霞蕩影連華屋鸞鶴分行峙碧梧離席旅酬期客醉當階答拜卻人扶康寧無恙應仙骨信敏同胞亦美須帶笑總誇三樂在將車猶憶二難俱歸來鄉里靈光殿又矣丹青范蠡圖杖屨未能隨父執衣冠獨幸接師模廣成千歲從今致晏坐棋軒看織烏

送周希正教諭赴嘉祥

心懸紫綬開襄名題乙榜前治裝初北上奉檄又南旋得祿家無累摛經席可專此行應暫屈拔擢在他年

題雜畫四首

策杖何所適高歌度林丘青山餘興在三步更回頭

昔觀水村圖長愛趙松雪只尺真宛然人家倚丘垤

雪湖清可游欲往之艇子誰築臨湖亭寒波動窗几

水雲同渺然細嶺空翠色憶在太湖東弁山根相隅

送劉時雍職方使寧府

面承天詔下蓬萊路指江西巨艦開持節總行藩國禮按圖兼試職方才錦袍明月神仙去畫棟飛雲帝子來河漢莫勞瞻望久星槎秋近卻須回

憂旱

雲漢詩人訊刪餘見畢經民情方罷叩天遊寬賓實赤地史秦
晉清流凋喪渴愁禾穗閑又待麥苗青竟日瞻雲霓中宵閑
畢星近郊仍大旱當中不堪寬內桃勸漏治秋寬緩用刑省躬
曾下詔延年遂但聽好雨當驅恐狂風預我蝗小臣期入賀志
喜更名亭

王叔明村舍圖

用閒雨過騎秋馬沿溪煙生矮屋雜偶有王翁村舍景僧然年
枕到江南

送顧希遂劉以和赴遂昌縉雲二縣令

路指天南處士星縣車治暇發鄉亭深家衛要所同得雍鄉堂
前戒石銘二史部曾摘成石銘二縣為題試逆人

希遂持柏子庭古木圖求題為其尊翁賦

元家藏某卷　三

老僧作畫真游戲不向繩林文字解餘提欲生結王字胡
爲猶能畫指孝古樹形甚奇疑是蛟龍傳變翅雲霧不可
羈條劍卷之藏畫篋亦知社木非不材全此天年皆自致石幹
盤根意即甘楓棘任渠生滿地淵明顧翁隱者流有子致成為
縣侯翁今年紀過八十頭白人間無所求日長抱孫坐堂上酒
手尚能持酒所試題古樹為翁祝遥與莊子論春秋

久旱偶讀王半山暮歸一首感而次韻

八月不雨天完宿麥年又黃昨游半道競
繼車還停天門萬里欲往扣閽人辭
陳兮水亦復揚清汝洛川迢迢不救旱川神微步安能
斜之灑九土一唱吳歌擬越舲

送陳賢遠

杏圃東落莫已過燕都春何可鬼使子志不伸銓曹東縣
令謂此民所親終焉彼剛野陽民黔陽在西南地與川
蜀鄰荒遐湘間置于一身朝廷不忘遠一視同其仁遠
人德乃服勞子以撫循于昨來都下本作親國宿胥屋柴市南
地偏避車塵十年跟炊食家人總訴我數往扣子輒起正
中涓淡器欽曲從前陳客中易交結何人最情真如子兄
弟賢哉力安能振度幾年尚壯美玉發難湮洞庭木葉下水落
當知津扁舟遙去勝慎送行人

送沈良臣家有宋高宗書良臣堂扁

杏林後重應帶落花猶衣出郭御扁符傳家易許丁寬
講詩從沈約扁日路江上森奪遙

種竹

元家藏卷九　四

人間此日六月六獨臥北窗清起來手校百家書種樹新
編存竹條令則種竹六最宜況是宗雨初足城西佛寺許見
分酒往乞之兒童上車何必攜從馳兩僕叢林
叟半敵新竹纖纖兩餘上個長鏡還
易斫入門使作生意殊
掃除庭無此我多宿緣孀
丹骨稜稜一束深種如法枝木頻沃
清風何曾振衣動久下疎
陰人好歌代
檀名識名慚收花怪好來
此地倒用他家置茶局日尚相對欲忘味一任遷毛纤
牌衆長廢詩中紀似傳名言斯實錄取作不有造

次下堂猶整憔平生求友益者交勁節虛心盡忠告學專常
稽阮徒散髮昏昏困醯醯因懷舊陽關小園一箇孤亭四圍綠
坡偎爲我製詩筬楣上分明揭賢俗稱鵲徒闕樂取神平居背
費黃金贖醉眠欹枕石牀危坂步曳筇苔徑曲中林慣去復慣
來鳥獸相忘免驚觸場開町疃伏屬牆栗接桁榻啁啾猶燕都
再住又三年俗病誰醫日變驚北地高寒未易褐難同吳越兼
閩蜀不圖致此到吾廬信是此君多春屬本來心動禪龕行尚
憐地窄身蹐跼鄰家隙地半畝餘久矣[illegible]爲牛馬牿迴來見隻
教掃除欲見疎模陰繁存古井西偏數環十移種終當採春韶
滿澮循行防旱乾雪天陰識從穀豕猗猗如簣且如包放出千
竿愜吾欲鄰家舊例倘可攀小結行亭日自督交游倘識絕翁
情昔者詩篇煩爲續

寄李貞伯

金母橋頭閒隱居近來[illegible]憑從何如近知舶趁風吹[illegible]燕子催
人好東書

送吳德徵

避暑宜多雨南行又見君開尊臨積水挂席帶疎雲芹玉崑山
出清風建業分鄉邦爲别意投贈媿無文

史館偶作

天闕何巍巍脩廊接高閣冠蓋相追隨何曾欵離索值此夏日
長深居淨炎歊仰慚昔人言兼有天人樂泛觀百民情得意時
一噱新水漲玉河流雲度朱箔賤家望甘雨緣知夜來落階草
回枯荄發荷承嫩萼欣欣耳目間群物俱有託安知宿來雲孰
與求民瘼悠然發孤詠熏風動簾鐸

與李世賢游月河寺

春闈盛校文直與子爲伴多多三試餘文卷總堆案夕每不成
眠朝披遂忘睏當其他迫時往往交且倦甚復醒然長呼老
鶴亂地與門鑰分人從辟鍾鳴空庭豈不廣欲步足如絆喜當
撤棘回貧務藉游玩人皆各紛紛詩社盟屢叛作冉入夢求印
天復發草及茲得廿雨行潦且瀰漫天氣今特佳陰晴材能斷
然言出東郊尚趁季夏半緩行[illegible]低載維[illegible]段傑夫肯所
之聊循月河岸野寺避荒涼僧門有奇觀雨後流泉長絕勝冰
始洋廣[illegible]也須[illegible]河汎飲酒[illegible]匆貿馬上
談新[illegible]

送竹坡還東陽　王允達增

浙河出杜千里來吳中[illegible]當[illegible]纖竹[illegible]風愛子[illegible]流

俗宛然如婦翁信哉得[illegible]因之[illegible]適當時既别去[illegible]學
[illegible]鄉爲名姓[illegible]我[illegible]爲子[illegible]代路今方宗却移
[illegible]一臥春闈空有[illegible]出大學伏
著[illegible]過我從告别仍還浙河東都門雨新霽晚天見長虹
洋頭水[illegible]遲遲八華山翠色高巍[illegible]讀書有傳
[illegible]學期成功三年[illegible]一日[illegible]

次韻[illegible]太守[illegible]

閩南闕政賴君修吏治[illegible]來漢代偃民有田[illegible]名杜上能經
學比程仇乞身[illegible]爲浮[illegible]動[illegible]將故事[illegible]未老一節端可
却白[illegible]溪足與山頭

送秦廷韶[illegible]建昌

京[illegible]漫[illegible]樓居臥看天街兩脚[illegible]前人知可到史修

吏許淮書倘問東閣旭先入郵守西江亦美除武昌同新民談昔
政三年化及武昌魚

送潘粟夫僉憲提學四川

豸服初成詠五紈西行卻得甲門過淮家乾祀文翁事昭道休
聽太白歌諸老詞章惟故郡頻年交道共賢科雪消三峽江流
急定擬將詩度旋渦

彭文憲公挽章

館閣先登寵渥全名齊東里經綸賢史家居柱功難錄文能歐
曾法獨傳四海日長依化國九京天遠隔蓬萊後生一戢相從
地坐對薇花欲泫然

王成憲席上賦火肉

竹煙冉冉昭中浮佳味誰將製法求熊掌不勞事妾客羊頭何

用亦封侯黑聲彷彿逢公子白蹄分明出婺州飽後厨人還細
聶一盤紅玉薦新芻

分題習家池送侯僉憲

遺時為漢官佐無游楚地偶過習家池還詢山公事遺音有歌
童倒載亡歸騎後世愧高情徒然効沉醉

送祁至和參政還湖廣

赤墀憶共接班行當日君猶作正郎又向江西參政事又來闕
下沐恩光三年考績因廣輿千里提封過楚疆秋滿都城臨別
意只將詩句納行囊

送蕭漢文貴州僉憲

連宵不省是離筵空喜當軒朗月懸男子出游須萬里大夫能
賦已千篇吏曹薦士知無忝王事勞人信獨賢坐待高秋天氣

爽好憑遙託鳳書傳

為邵日昭題荊南春曉圖

尚書邵尚公成絕藝三百年來許誰繼愛此荊南春曉圖霧雨濛
濛兼淡彩誰邵君論畫當萬山詠折結屋纔三間深林卓午日光
漏猛虎猶能窺一斑

東館閒陸淵之孫次韻洗馬傅校書

廿年翰苑荷儒臣簡命　東朝進講頻病體臥來聊假日
春恩傳到旋生春尋常　賜食當同席只尺登瀛近要津想見
幽懷多感激秋風無寐望儀宸

野步圖

山風不斷鬢毛涼誰將迢迢赤岸霜莫怪回頭三步寂石林端
可坐禁香

送李君彥

浙中妙山水造化所置良美哉環千斯千里一畫可行觀與坐
閱眾筆皆可記其間多詩人良亦山水致李侯豫章產詩骨顧
尤異決獄寂歷盡且不稱法吏苦吟顧無停自謂性偏嗜騎馬
長安街推敲見詩音投袂胸中奇抑鬱未能肆推官副外臺偶
在兩浙地階庭列儒生案牘積文字多暇仍出游茲維愜吾志
搜硯饒清暉新題翻自試寄與藍田丞吾仍有公事

送陳師禹提學雲南

萬里行甬獨前外臺仍喜得同年師禹擬薦文不果路開六詔連車
轍業講諸生對簡編錄豸冠高還自整碧雞祠古漫相傳兩張
條約曾親見願向遐方繼昔賢崑山張亦之華亭張時敏近歲皆以副使在師禹台中為提學
補首

送蔡太守赴南寧

五馬齊驅雲路深除書新領荷綸音地偏正倚西南重天遠須懷尺寸心陸續清名惟載石參差高調並彈琴春風驛使應多便擬報諸蠻總歛琛

為徐仲山題虎丘觀泉圖

徐子昔年官水部四馬蕭蕭歷齊魯運河水滿萬艘過汶泗交流無壅土歸來泉志手親編好與河渠書並傳不識當時陸鴻漸齒牙空味虎丘泉

題汀州忠愛祠

閩南初置千夫長鄙賊乘機潛聚黨一朝羨起沙尤間山谷群盜應如響竹鎗紙甲銳且堅白晝橫行并擾攘驅壯者入寨中忍見寡妻啼道上列城有警朝出兵府庫大開懸賞購徒失計漸殊夷流血成川歸洗漫千師何曾論從初日搜山窩不爽軍門有令誰敢違汀州推官獨稱枉推官在州十八年獄空有頌人曾傳寧將一身與賊死身安要與民俱全紛紛絕作邀功計道路所獲皆掌連下車解縛焚簿籍似此活人知幾千臥龍山下陳牲醴民欲祀生翻祀死千年何以表赤心忠愛煌煌有題字獨憐仕路終府僚報德寵光嗟此止豈不關天定謝學士閩人說是推官子

送張兼素

北河冰合滯方舟來作京華兩月留公議在人書上考壯懷千世抱先憂旋歸幸慰斯民望撫字勞從異日酬握手不論春棲舊南雍風月久同游

答兼素次韻留別

南去難同郭泰舟客樓寂寞故延留來朝初考虞廷續出守真分漢室憂已似往年重倜望可能終日遂賡酬春風遠召還堪慰聯珮相期鳳詔游

次韻傅曰川病中

歲暮偏驚客過門方書時與國醫論節拖凍雪當松院屋背方塘類水村日糴五升知貴賤月收一束問寒暄杜陵詩句依然在想見微吟對淺尊

遊朝天宮

披衣盪霧入門消倚竹尋松步屧遙紫府新開延日月碧臺高築倚雲霄城頭瑞鶴招還下海上枯槎坐欲漂為憤優家爛柯事手摩石刻是前朝

原巳邀賞雪

乘興誰移雪夜舟清晨書札喜相投極知今日宜賞雪況亦勝前人四野休臘粥餽餘猶飽（時爲獵月九日）春醪傾為更新篘回瞻玉宇高寒處快馬何人自軟裘

追和葉文莊公喜雪

都人舉手荷堯天不用書雲更卜年既未白消應待伴霰雖先集似爭權作勢頻附三更後志喜誰誇十載前獨坐南窗紅日滿敢辭磨墨製新篇

觀奕

高樓殘雪照棋枰坐覺窗間黑白明袖手自甘終日飽苦心誰惜兩雄爭豪賭欲擊形還竪怒蟻初交陣已成却笑而前岐路滿蘇張何事學縱橫

次韻邵文敬對雪

酒力難勝夜風嚴研池水凝咽銅蟾谷存燕趙鶩初見歲在壬寅信可占棋士手戰循對局時人齒冷欲停錢北風作陣針砭自吹滅銀燈坐未厭

哀許學文

吾鄉二年間人凡何屢見生者在今死者如激電寒噤當壯年疾行已不足哀老僅鄉之行後進士夷猶士送召来歲卅遊南從安知吾與文擊東北後歐與哉雄東阿此中實大學文少也孤性少親華硯既壯登甲科世故當在下官亦共精勤素無俗士遺業好文提舉當洞籍終初當有窦此其方惆悵逐成貧餓詩則席附深春寄酬損　人半明不失分當選一時重賢名實無人又為川得當別詩我致發臨安席間雜今存獨怪強下啼破病蓋已米在作守顏向秋城東隅聯騎亭往餞舉顛大道隔歡別仍經露見坤臨征車稅駕朝騎十年南徙來交游走相時客居地苦寒頽傭放朝覲今在深決校書後還集露嗟惟茲四人在　朝普吳彥共一吾同官共三白同寮漢文死差强故宅歸偶便獨憐鍾離不毀地成破碗晚石葬延有手恨莫援呵筆一寫哀聊為故人傳

匏翁家藏集卷第九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

詩五十五首

壬寅正旦侍班

爐烟如霧結形墀半啓金門復道危只尺星辰華蓋轉中間日月袞衣垂普天風曆開新歲半夜鷄人報卯時　御座不勝趨蹌近侍臣偏識漢朝儀

和傅曰川以病止酒之韻

古來曠達人有酒誰肯止忘憂惟藉茲況在疾疢裏此事隨翁然畢竟至古子不知翁作詩聊以詩自喜使當呻吟時得酒疑然起所以謂酒賢其中有妙理匪獨翁一家既醉且忘已矣兩與熙石去病殆均矣但嫌過飲人拍浮無涘會將一卣陳稽首致禋祀

再和

閒居發深思欲止無所止卒哉此頑軀不落詩酒裏比詩昔李侯止酒今傅子而我處其間淡然無愠喜所止雖尼之旋踵與復起不如不止人二事能料理古人尚少貶俯仰孰知已緘書報陶翁我止乃真矣春服不待成饗豈至河濱木下孟郊拜豈曰杜康祀

分題百步洪送顧工部

長河勢屈曲學海遥之東崢嶸高千里一瀉若無窮忽然經彭城怒發何其雄千艘相上下往往驚當工昔聞入蜀險殆與三峽同行人舉足計聊號百步洪此地山繞路微禹安能通鑿石尚碪碪急流為磨礱噴射聲愈振石腹疑中空當登戲馬臺憶初能戰攻自誇重瞳子不數隆準公長驅八千人氣揻沛與豐

餘威付此水叱咤猶生風美哉河渠使來往球匆匆水利歸上
國期成疏濬功月夜披羽衣清嘯黄樓中下視鄉子河枉築宣
防宮

送汝行敏

共挹清風坐竹林吳門相見到于今文閑池上揮毫手未怯天
邊倚劍心老續嶽高楷士論分司多暇註官箴馬頭送別還長
嘯不減孫登鸞鳳音

園居初成次韻李賓之見過

扣門逕過我夏日吏勞公小壁聊方就清尊幸不空畦長速古
井樹老映疎攏歸騎休催整追涼勝晚風

觀製雨窗

作軒未料宛立長簷下增修匠石良坐倚前楹天忽送歩當平

砌午偏凉白雲就宿有逾移多雨來催信不妨敢與蘇家論擇
勝半間難遣十夫將

題浦氏兄弟中秋賞月圖

月臨嘉樹不成眠夜半中庭忽短筵瑤甕盃盤聊草草聞笙簫
鼓却闐闐荀陳星象空相應王謝風流亦可傳王季丹青猶有
引盡將秋興落華箋

和胡彦超過園居

三畝幽棲地新詩枉孟郊高題無减字拙搆有鳩巢老去亦勞
問衡門也用敲一尊聊奉款親手破霜匏

次韻陸鼎儀過園居

開門小圃思悠然敢與陶翁較地偏此日便教懸下榻誰家却
去坐瑤筵彘羹韭餅真能具蒟本瓜苗早已遷徒步相過應莫

厭只愁東郭躡先穿

和王允達病中雜述

日午畏新暑步就疎楊陰清風颯然至當此一披襟閒居任寥
落而獨懷同心入夏阻良覿荒園無鳴禽懷哉久在告幸無官
事侵口吐陶韋句時將代呻吟向晚有奇事忽此金石音平生
在學道富貴安能淫青嶶有隱處與入煙嵐深微詞寫雅趣展
玩良足欽崚嶒聳詩骨悵望西山岑

分韻得蕭字送林朝信

十年執法冠能使百寮肅共瞻風裁高獨鶚聳孤標平生獻替
心奏草惟自讀　聖皇記老成昨者批麿牘議從吏曹公初
豈假夢卜殺君副臬司萬里騁遐躅章服增煌煌金鑄映朱襮
誰亡在澄清蘇邪首乃觸昔聞走豺狼今見驚蛇蝮團團八桂

林得此一枝足薰風吹雙旌欲度江水綠餞別雅交親天氣適
炎燠酒闌共槊喧醉墨已盈軸美君有茲行晝錦非所欲實惟
家慶全樂哉難具錄

爲王希曾題啓南長蕩圖

吳綾八尺餘遠勝好東絹坐移長蕩來歛向眼中見按圖想舊
游緯嶺非生面陽山踞獨尊虎阜奔而殿柔櫓一搖搖船頭翠
痕轉春水澹若空白雲故多變佳哉吳中景獨許沈郎擅興寄
方壯年執云宦途倦吾志每圖南欲赴秋風便幽深付一筇此
樂人勿羨

次韻答同年邵汝學約過園居

觸熱相過敢憚煩會呼童子掃蓬門俗流未許[illegible]車馬年契長
期到子孫已擬置蓁刋木局旋教開酒擊泥尊荒園半畝清風

足他日應消楚客魂

二答李士英

堂成巧者更相煩只尺墻東别置門長願清風分故伴獨憐芳草憶王孫（士英出唐宗室後）楚人預約空詩帖吳客難言乏酒尊花從寂寞春去遠倚闌還用弔花魂

三答劉道亨

坐待劉叉洗熱煩雪車冰柱早臨門自憐學圃空稱老誰似登堂累抱孫杜子刈葵蔬入饌陶翁收秫酒盈尊奕場莫（設登）能事高着還當惱醉魂

四答胡彥起

園丁頻遣愧勞煩菜甕清陰已滿門車過陳平多長者官如胡質有諸孫小堂定擬虛中席内府杉傳給上尊（翰林每歲五月至九月例不給）

爾不怪連朝風雨惡居然天遣爲洗詩魂

五答李寅之

菴居聯詠舊曾煩詩令嚴來竟棘門欲繫苦匏同賤子（李有緣如可惜吾沐繫吾匏之句）每懷李得賢孫過街莫放追風驃（李曾云舊居）隨馬對影須開問月尊不是葛洪川畔路李源休覓舊精魂

六答楊應寧

池上揮毫思不煩忽傳詩句到柴門官聯實至稱中舍字許修識外孫西郭向人空折簡東堂延客已開尊杏園舊例推年少風雨孤村莫斷魂

對萱花

萱花映叢竹頗色殊覺佳新雨滿還重薰風吹復斜不嫌開易落一日仍一花歲晚竹當茂無令人獨嗟

送仲山後坐通沐亭西軒（是日名其軒曰雷泉）

歇馬東城下緣堤踏淺沙長因送客日數得到僧家灌木陰三畝奔泉響萬車晚來殘雪斷天際散紅霞

送郭翔鵬進士知臨寧州兼寄州倅馬庭簡

閩海迢遙獨置州忽看秋水動扁舟賢爲鯉闕三年别定向吳門十日留（郭其兄學教授）甲榜尚稱新進士雙旌已作古諸侯公餘獨恨詩筒少爲謝同官馬少游

園中晚步戲作

晚涼散步清陰下一樹古槐當屋眠閒雨過井水渾墻上煙凝日光藉病來一月不朝參名姓在朝身在野要知未許吾獨閒舍有閒倚脚閒馬歲中塵霧眼天高拔杖誰是同游者果然此日是匏翁昨種苦瓜今可把

題顧定之畫竹追次虞邵菴韻（爲洪姓藏）

林間春雨過亭午葉初乾如與幽人對翛然貌獨寒傳神者爲誰顧老從後起不及湖州文猶勝薊丘李

畫鳳

鳳鳥久不至曾致宣尼悲獲麟尚枝殺不至亦其宜去周二千載見者今爲誰徒從書傳中強爾分雄雌畫工五色筆點染毛羽奇不須舞簫韶展圖即來儀高岡道岐山獨立迎朝曦噰噰更喈喈又即卷阿詩遂令後世人如生舜文時我欲走四方按圖往求之膠東與北海恐有漢鵝遺不如求之人徐庶或在茲百年方承平鳳德宜未衰寄語楚狂輩高歌獨何爲

送沈碧州林美

賢名曾是故鄉聞壯歲高科靜不群坐上誰爲黃叔度榜中吾

受充休文鞭蒲此去猶無用符竹從來筆易分更散午衙公事
簡定將書史對爐薰
秋日曝書偶閱蘇州集
白日落未盡竹陰滿前除倏然習看風退高齋當雨餘新松無悴
色萱花亦已舒偶觀草木性中懷一欣如脫帽披襟茗庭際方
收書愛此韋郎句把誦意躊躇焚香更掃地適喜中堂虛累月
猶在告深慚此閒居
送僧永岡歸吳住白馬寺
石縫梅泉一縷清早年依此學無生紫藤垂塢人過步白馬馱
經寺得名法席坐揮松拂短官河去上木杯輕山中試茗何時
好擬借禪房折腳鐺
送丁廓儀

解裝適新秋滇句指堪數俗書各匆匆雅客未重覯故君在南
都樹立奔衆眼高情海雲滿清氣填肺腑賞閑復容驅從語大
江滸天寒無一事獨看雪花舞惟此一段奇賢人可爲伍信爾
趣尚高佳句隨口吐作官不出鄉且幸居北部往來湖山間吟
興不曾阼舊愁風塵遠州縣鴨鳴所至必留題錦囊有詩譜
此來非好游聊復較官簿客居大不堪眯目滿塵土掉頭倏言
旋煩類孔巢父水路涼思多船窗許揮麈何處落孤帆夕陽帶
疏雨
送林克沖給事使暹羅
賜詔初從閣下裁僊郎遥向極南開林回早棄千金璧陸賈方
施萬里才滄海雲帆知幾輩島夷衣服定符來已判天顧三年
別還待星槎八月回

赴李世賢賞月
岸幘披襟素影中施林列坐短墻東月宮桂樹依然在人面桃
花已不同去歲此會有詩文巷陌曲當塵埃遠酒杯涼沁露華濃夜深
忽作掀髯笑猶喜論文興未窮
雨中與李貞伯沈尚倫諸友過隆福寺
步來禪榻畔涼氣逼闌蒲竹雨簷前亂茶煙林下孤乘間携書
卷習靜對香爐到此忽終日浮生一事無
僧舍對竹
老禪趺坐處疏竹翠泠泠秀色分鄰舍清陰覆佛經蕭蕭日暮
雨戛戛繞方庭
張來儀楚江清曉圖
江州失守遺空宅避難來爲吳地客當年北郭擅才名若比唐

人是張籍社中四傑知爲誰楊炯徐陵俱高適感時撫事相倡
和歲必家父有時冊吳地非無所可于此求巡潮羞狂又筆端
奚借意何深試與七姬題墓石幸逢世道輯干戈山谷遺民總
微辟自信窮巷不負求仍行更與難逝者衍兹不及江流清懷
沙賦此猶如戟傷哉社友誰後存唯是孤墳少松柏漸陽朱君
游宦來得此橫圖殊愛惜登堂示我實失驚展卷茫然爲離席
此老能時風所知升高登科格高格卓狂餘事已聞傳王宰何
人敢相追累疾流動淡且濃紙上斑斑皆手蹟日光雲氣蕩欲
開似發層層楚山碧竹窗疏雨助新涼坐我扁舟沿七澤更將
八詠當樵歌直下龍江酹僊魄畫中每段有詩凡八首
諸友賀予新堂有聯句數首楊惟立以疾不赴他日偏
和其韻因取末首和而酬之

任渠府謁更豪奢曉起微吟帶宿酣尚憶小堂虛左席忽傳新墨滿方函連篇且爲從頭數隔巷真如對面談後夜只留滄海月待將餘興付東菴

謝李貞伯送瓦茶爐

摶埴功成上短筵茶香酒煖盡相便送來附驥風斯下移近寒屏火始然巧匠刻銘依古制才人聯詠費新篇却憐吳地官窯偏深幸遺材出萬甎

送傅曰會中書告病南還新喻

錫宴瓊林識醉顏盛年文采映朝班並游侭沼緣坡上獨往金昆玉季間楚産向來非北學漢官初許暫南還詩業業行裝滿秋興先歸閤皂山

與李士英過王鴻臚鄧杓別墅看菊千葉洪恩寺二首

步入南園亂菊叢猶餘籬落淡秋容朝衣欲解寒香細醉眼頻揩秀色重李愿他年須共隱王弘此地正相逢誰誇九日龍山會千古風流接舊蹤

城南韋曲路非遥游客逢秋不待招已過菜畦還柳市不勞月夕更花朝鄰僧已許分禪榻田父那嫌借酒瓢萬木號風平野濶晚來欹枕聽江潮

原巳宅賞菊

休從雲外望天香誰似蕭然林下粧嫩蕊漸成黃面老低枝猶比白衣長曾隨枸杞添風味却笑芙蓉住水鄉詩社清忙今又動看花直擬過重陽

送邵文敬知思南

萬里南行秋氣深却因留別費清吟書家已擅臨蘇手仕路俱

懷易播心折桂石城曾作伴（文敬與予同鄉舉）種椒淮浦定成林（文敬分司淮南時嘗種椒百株）召南家世應無忝詩裏甘棠待有陰

九日諸友過園居小飲

久拚秋盡有清忙籬下依然萬點黃休說滿城風送雨端愁今夜露爲霜飯隨鄉俗駝蹄短研入詩箋鳳味長顏得他年身共健故山歸去醉重陽

次韻酬蕭文明

尺書遥向天南寄烽晚臨窗病眼昏把袂尚懷前日別開緘如對故人言風高白鷺聯群過霜後青松壯節存莫便遐方爲久計賜環終許荷殊恩

次韻李賓之觀懷素自叙帖真蹟

法書莫辨贗與真真者一見餘風神吾生苦不解鑒賞猶道此卷超凡塵少時曾觀聖母帖片石錯比荊山珍風神已乏祇骨骼逍然陸地望天津囊無黃金可懸購自笑微生常乏鄰此卷五年凡兩閱手撫禿翁心轉親向來作書總孟浪盡弃舊學從新春奏函藏弃人莫識李侯知得嗟何因昨來借觀坐展玩始識半面俄全身長廊翁飛或狂怒細若遊絲兼笑顰禿翁早受佛氏戒不貪尚帶癡仍嗔觀書得詩若獲利室有傑壁非全貧臨摹咄咄付能者舊倒乙鄰緣與人

次韻李士英劉道亨過園居看菊二首

詩人運不厭貧家閒就荒園看菊花傾倒臘醅瓶未罄品題秋色句爭嘉殘英抱節真霜傑本草言功有日華醉後却勞歸騎晚西風烏帽數枝斜

天寒墻下見枯朵叢菊胡來未減黃小巷幸違東市遠疏籬能

受北風凉肯因過客開門嬾賴有呼童洗盞忙日暮擬英衣袖滿紙屏低擁幔焚香

次韻顏澄之留別

朔風吹面到燕南喜報天街駐兩驂江水長懷曾共飲京塵物拂便交談作官地偶分南北老積名宜歷二三歲暮扶門人獨倚過家須着綵衣參

題台人鍾希哲寫文宗儒小像

羸馬空囊貌不寒吏曹重署博平官他年若赴天書召此幅須留父老看

次韻陳粹之鴛湖寓居

北來湖上借幽居坐占鴛湖作嬾漁未許扣門傳隱訣暫忘燒燭治官書一壓故里為謀易百畝他年不願鋤花柳滿村枌病

起門生誰惜送籃輿

雪中李世賢招飲東坡清虛堂詩頁韻

茫茫巨海流銀沙光分民舍拜官衙詩人說詩等說法四坐繽紛天雨花零零小巷絕人蹤誰肯杖杖過吾家曲中人合登失朱鷺谷口聯翩多白鴉青蓬擺落上林苑一夜亂綴瓊瑤葩故人相送定石炭惡客好飲惟江茶清晨忽報有蘇恩折簡邀看門頻撾形疑蝦蟆似曾歷拔癢蟻亂蛇料知刻本來廣右醉筆漫滅猶堪嗟坐當大雪發長笑新酒正熟浮紅霞

是日往觀果刻本蓋世賢招飲恐客不至故紿爾乃後

次韻

出門騎馬踏雪沙玉堂吏散成空衙何人手剪吳江水而我目眩梁園花客居長至歎寂寞賴有東鄰傑李家試開泥頭看潑蟻却笑石本光翻鴉清虛堂中事已往妙墨零落隨風葩空腸哭盡元脩菜渴吻煎徹庭堅茶詩成一紙來萬里峒石至今樵客撾濃書鐫把紙綿裹深刻蟹上朝泥爬似人可喜非浪語與客尋觀還共嗟莫言此幅字漫滅夜久屋壁飛晴霞

明日世賢持蘇南雪頌圖索題復次韻

小徑升堂新築沙退朝無事還私衙誰移雲頌入我屋老眼白日疑昏花坐游未覺足力倦倏過野店仍山家淺溪舟膠渠凍鴨空谷鐘響翔飢鴉狂風入林一攪動零落玉蕊兼珠葩此時誰拂林下白急欲往煮僧房茶忽然仰面見高寺扣戶還須持馬撾長安十年走游宦對此似將塵土爬西湖尋僧天欲雪蘇子故事令人嗟清虛舊韻更可借捧硯獨無王子霞

為歸貢士題其先曾大父系節翁遺訓後

歸君入我戶手中何所持自云曾大父臨歿有訓詞讀之心凜凜然敬生同時時當洪武初法嚴網密維翁也長鄉賦死者皆第中役稱行萬里路險狼狼危一身孰為伴妻妾負兩兒或犯盜賊狠或當狼虎兒道中雙肋疑若有神所呵護苦歷三閱恩宥涯見施終然獲渡江淮上不我欺本無處世意乃有還鄉期庸定如炮艾甘回忽念餘生年數近百孫曾美而嬉扶杖登春臺世道仍慨慨始知百年內苦樂皆相資細書示後人微意當知之存聞見人說此翁德惟滋所以少坎坷福履綏期頤餘澤及不竭仕宦方自茲為善必獲報翁也安能私今人處平世逸居可無為

懷寧二孝子

珍禽或同穴佳木或連理葩萼附懷寧城乃有二孝子一邑一人

孝已多一家二人當如何毋存共作堂上戲母死誰敢臨喪歌有母斯有子事死如事生兄孝難為弟弟孝難為兄有司不須問鄰里試看墓上湧出泉一泓又有紫芝煙燁廿一莖山川鍾秀非狗俗 朝廷旌表始稱情欲知孝子姓與名吳氏本源與本清

偶見元李希遹據遺墨乞歸賓之蓋希遹其先世也因賓之作海月卷記為識以此酬之

遺墨持歸走僮僕相見開緘重薰沐百年珠玉慨沉埋細拂蛛絲光奪目遂令短紙一尺餘價壓書巢三萬軸乙鄰與人真自慚藝苑酬功百官足夜歸解帶不成眠海月亭前當缓簫聲燃烏鵲驚飛月下新篇已堪讀湖湘文稱傑一家前有希遹後條麓吳人再結文章緣凡上分明留此幅錦囊收貯教誰俗子無知將手觸後世諸孫更好文還向吳人獲珠玉

詩五十八首

送吳令濟赴邵武推官 元師道之後儀鄉人

闕下相逢歎久疏交游已是十年餘科場獨使名終抑啓事誰將例復拘上郡官寮推仕牒故家孫子抱遺書越船搖動春風急此樂何如過里閭

為李貞伯題朱寅仲小畫

春半扁舟過太湖洞庭石兩翠模糊惟應舊日同遊者愛此朱郎水墨圖

和陳粹之元宵五詠

鬪雞燈

坐上初看吐綬紅夜深童子忽開籠翎毛爭訝分明處烽火都歸踴躍中句到孟韓猶覺敵力如劉項漫爭雄獨持一炬嘗鏖戰似落兵家第二機

走馬燈

鐵騎交馳映落暉長戈應指魯陽揮已成烽火連三月早築金城已四圍矢石聲沉堅壁破旌旗影轉疾如飛伯仁一炬非相

火花

細蕊紛紛頃刻開坐觀火候亦奇哉春回玉琯微微動風定金沙颯颯來推子忽從天上落蓮花誰向水中栽夜庭一霎聊供笑坐客休將見跋猜

粉丸

淨淘細碾玉霏霏萬顆完成素手揮顆上輕圓真易拂腹中磊

硯使堪圍不勞劉裕呼方旋若使陳平食更肥既飽有人頻咳
唾席間往往落珠璣

油䭔

賦滑津津色未乾聊因佳節助杯盤畫圖莫使依稀見何
勞送月團曾見范公登雜記獨逢吳客勸加餐當筵一嚼誇甘
美老大無成愧膽丸

送袁德純知宜興

此日公卑擬薦賢更教遺愛與人傳鄉程卻算三千里秩中還
驚十二年吳邑煙花留有約荊溪山水亦前緣丈夫事業從今
始莫學蘇公便買田

送王允達

群居恒紛紛取友惟舉舉彼無志操徒處世甘齷齪富貴相可
求奔趨寵超擢孰能脫卑汙特立守山嶽王子有高趣小節乃
儉樸當初入官時世事已先覺求閒討已遂欲去意中確上章
乞養病堅臥從勸駁得請即挽車不顧雪泥濁故山啓巖扉絕
澗聆水樂閉戶還著書吾事在家學寒子忝末契父矣藉磨琢
相過雖不疎相別亦已數累日獨惘然念此歲月迫隨行誰我
留所愧
聖恩渥終當躡遐蹤別手不重握

送允達後飲通法寺西軒

杯酒頻將別恨澆日斜酒盡卻無聊獨嫌去客忙騎馬更欲尋
僧懶度橋小圃杏花春尚淺長溝流水意俱遙年華似與人相
約牆外鞦韆映柳條

陸職方宅宴集分得篇字韻

良會未云已不計杯酒行杯酒非所重重此鄉里情退朝入公

所職務各有常公暇幸休暇于焉叢平生皆談接群彥參坐從
名卿衣冠既相合雅笑亦無爭人日更樂其獻酬滿前楹東皇
況解事助以積雨晴向夕卻燈燭留歡見然而主人出新語四
座意俱傾失歡惜歸鴻水久懷退居未遂終日與夏中來盛

清明日林亭大遊遊興隆年飯曉老彥晚出來樂初姚
榮公與梁用行輩亦以是日遊城南倡和四絕句見示
為次韻

柳下行來過佛樓旋攜越酒廣閣杏香盡日如流水總向長
安陌上游
傍井街頭踏細塵椿芽蘭葉一時新杜陵亦是尋春者猶未空
憐見醜人
詩卷曾留白下城北來燕地又清明悲誰更和襄陽曲七十餘
年共此情
闌林擁笑各分攜綠佛香空唯獨登柱裏盧山隨處有遠公今
日是詩僧

原已王汝栗夫過閑居分韻得遣字

散吏如野人閑居苦蓬就旋乞桃李栽疎籬幾枝透莫嫌花逕
稀倚樹已堪嘆入夏偷成陰還來坐清晝

予初登進士第時武靖侯趙公實奉詔待宴禮部公既
老病家居念舊爲四絕句見寄次韻答之

甲榜題名愧起家賜來法酒勝官茶元戎傳詔懷當日許戴瓊
林第一花
散吏蕭然白一家渴心長愛玉川茶曲江院裏重回首翠幙春
風隔杏花

連雲甲第列侯家坐上賓分得朋茶充國老來諸子壯戟袍重
見纖開花
莫府功高早臥家囊收薏苡不思茶華簪許召到行數莊說臨
文老眼花

和趙武垍病中招飲二首

瓊林錫宴已多時想見褒公虎豹姿今日春風過甲第馬頭飛
絮逐游絲
老將閒居不計年舊藏腰帶賜通天類婆樹底多詩興瘦句淋
誇賣浪傳

貞伯王汝原已攜酒同過園居二首

門設荒園盡日開探春時枉故人來盤中白惱無鮭菜墻下惟
誇有鶴棲頹得常年供紙墨尚留隙地築亭臺新家池上山公

醉馬背須看倒載回
石庭延客坐針蟬此際殘花亦緩飛新作園官非強投故銜詩
陣忽重圍晚晴霞彩浮高屋春冷風威入袂衣後日相過應上
巳野泉猶可祓除歸

王孟端墨竹爲貞伯題二首

九龍山下竹千竿盡屬高人王孟端何處看來渾似此山堂疎
影落簷欄
百年風致宛如新滿地清陰庇後人金母橋頭重問舍累君堂
上舊傳神

送錢世恒御史出巡

峩冠獬豸史東參作明廷奉使初乘傳寧親從過庭五雲違北
闕六月息南溟出郭人爭餞臨岐馬不停朱幟手敕繡服映
腰鞮風送花塡路沙隨水接汀小華張夫錦意氣逼青冥萬里
前旌動光搖執法星

題趙子固畫蘭

王孫弄筆成叢數九畹依然進百畝開圖恐漏將誤拾撲袖香
風不勞纔破繼參落三百年非藉好事安能傳寸根無土強生
活鄭老後來眞可憐

分韻得江南二字送貞伯二首

忽對春風南陌還忍夜雨西窗高行恨不千尺望見離人渡江
渺渺綠波芳草此時送別何堪湖到潯陽向上人歸鍾阜之南

送貞伯毋分韻得金字

宛然李公所精悍眞可驚騄驥千里駒骨相有定價維昔堂縣
編朝回僂清暇考古如不及萬卷窗案盈□動　明主雅

意賞　聖化去之十年餘尚復令人怕平生所交游往往至卿
亞形蹟久遺忘氣力益遲鵞名列楊王前身處李孟下久次仍
兵曹分司得東駕金陵佳勝地古句非假借秦淮匯瀨渡鍾阜
鬱崇巍況此亦故鄉無勞買官舍所借者吾徒臨別當首舉家
家競餞飲長日對舒衿安能叙中情作詩此短夜離懷逐江流
千里向南潯

題海虞錢氏所藏王均章虞山圖均章名珪號中陽老人生元時年未四十棄官歸隱虞山之下築丹術於遺於醫所著有泰定養生主論等書壽年九十有四見其思華篋

扁舟昆湖去悵望向虞山還當時追日暮未得窮躋攀至今三短
章寂寥不重刪安知六載後依然見茲山諒無愚公愚賴有頑
僊頑頑僊隱居處深林罥紫關丹竈火常伏藥闌前載茲高情
付繼素丹青色斑斑茲山臥平野隠然不成環逶迤亦甚遠攢

壑何其慳只尺見百里群峯互垂髮飛鳥歸易沒浮雲出偏明
拂水最奇麗空巖故旋㵎天風或稍定石燈仍游游僊宮對佛
寺妙境非人寰獨憐仲雍墓詎爲前朝存樵牧晝浩歌水
雲間彷彿歸巷翁往來實歲多寡孫本無補乞身亦多艱臥游
畢舊願坐嘯開塵顏

送周仁勝通判福州

青衫烏幘去翩翩慮郡勞人信獨賢照下文章宜有後海南樹
敵不如前濟民長策存家傳游宦初程接班筵公道從來能自
薦三山風月設相延

得賀美之書言吳民被災

書來吳下少浮沉入手猶疑得好音泉客美珠俄化血田家新
穀已刳心附毛却恨皮何在竭澤安知水不深肉食詞林無寸

補短吟聊復代官箴

題畫

水長鵝肫蕩口花飛鸂鶒湖邊吳歌唱徹歸去日落青山滿船

送沈仲律湖廣僉憲

江左才名自一家流傳詩法到京華乍來一月俄成帙更別三
年定滿車赤驥巢危留夜鶴洞庭波遠帶秋霞還知使節登臨
處訟牒稀時早散衙

曉過工部分司池上觀荷

匹馬城西趁早涼偶來池上見紅粧魚林近接浮雲影樹屋高
撐漏日光翠柄依然擢白羽碧筒真可當清觴莫嫌輕役過南
渚鸂鶒鸕鷀正滿塘

題厓山大忠祠四首

休指厓山弔戰場忠魂久已過錢塘三仁可少文丞相一死如
前李侍郎海霧漲天橫沴氣落星浮海散寒芒孤墳最是無杯
土新廟依然有瓣香

風母誰依閩海回首夜驚已無冊山河滿地皆胡馬潮汐常
時自每鯨空使讖書符四廣不教宗社復東周舟兵到此誰非
死名姓紛紛惜未收

獨上高岡望大洋腥風吹淚濕衣裳何人忍取修降表當日臨
危進講章島國全身惟叔相瀛洲無事却勤王史家未識留燕
意便把行與繫宋亡

鯨浪千古恨難全戮力終成同北使辭足一時搖海角旋頭中
夜到天心開闢射虎魂空返殺饕留龍骨共沉臣節屢書猶不
盡欲將遺事託碑陰

次韻陸鼎儀讀文信公指南集

柴市遺祠海岸生艱危當日仗忠誠衣裁左衽慚相尚纓結南
冠死却榮正氣自勝牢獄困颶風偏使渠魁驚從容取義真難
事淚落陳編此日情

得裘耀書云東在兩桂樹甚茂

兩桂當年汝自栽石庭一別手書開經行已許枝相礙愛護應
勞土重培露處枏欄休剪去閒時鶴鴿任巢來香傳隔巷繁花
發欲趁秋風買棹回

與諸友出城東散步水際

岸花汀草映殘春步逐漁郎更問津側足岡巒渾不畏會心魚
鳥自相親一灣已似江南意半日都忘洛下身西出郭門勞僕
馬青山猶是誤游人

答雪屋上人

艤舟山足扣禪機記得雲林啓半扉靜夜香爐渾不冷深秋書札未應稀雪中老屋懷薪翦湖上長鑱負蕨薇須信大顛詩律細世人休更笑留衣

長至日飲張兼素後府新齋

齋居清絕坐忘還明月從渠照醉顏自着何妨棋品下相過不在酒杯間葭灰微動臺占識羽檄稀來幙府閒誰似當時張仲蔚蒿萊滿地戶常關

濟之作共月菴有幸分海月菴中月之句因足成答之

幸分海月菴中月此事流傳亦甚奇隔屋絕勝千里共可庭盆受一方虧偏然步屧歸深巷聊復詩筒過短籬報我澄波三萬頃他年應宿太湖湄

再答

他年應宿太湖湄獨許風流白傅知林屋千間真可住畫船十隻也須移載來左券言非戲分過東塘若疑後夜不如同醉賞羽觴飛處兩無疑

三答

羽觴飛處兩無疑月過樹梢人去時齊相已忘求楚弓詩人終肯救秦飢清樽合借渾非少舊好重修卻不遲預待浮雲長散盡家家簾幕與秋宜

送劉職方時雍赴福建參政

早振詞林五色翰廿年郎署忽彈冠校書劉向成新序判事姚崇起夏官楚客不驚湖海濶閩山能隔雪霜寒他時召伯甘棠樹只是南風荔子丹

祈雪齋宿

坐久窗間耿玉繩齋廬人靜黯殘燈常年樂事心偏向深夜憂懷力未勝月色滿庭疑是雪河流沿岸想無冰校書劉向今如在更欲相從論庶徵

次韻倪學士祈雪齋宿

玉河西畔路如迷雲霧凝凝濕未低三日偶成祈雪會一篇將擬聚星題香凝斗帳清無寐地接公堂近可躋夜半攬衣人欲起長廊月白誤寒雞

哀李士英二首

逝矣平生恨獨眠同官今撥是何年詞林有一誰言以科甲惟三我愧前芻自命名悲友席（士英沒前一日予往視之其子請予命名）衆人嗟夢怪乘船（士英病革夢入一舟中無限[illegible]）安能使作南遷客死

別吞聲哭黯然歲暮西街日景收馬頭猶淚恨交游朝班並立常連肘仕路爭趍每拊肩經解暫纔持槖殘（士英熟於經學常主考試）孝思猶作治棺謀（衆議台除士英聞之曰吾先人客死於外吾皆不如歸相與於語獨[illegible]）翦修舊舍難重過春到惟應作木愁

觀盛舜臣所藏竹爐爲倣惠山元僧之制其伯父侍郎公銘其傍

聽松菴裏試名泉借物曾將活火煎載讀銘文何更古偶觀規制宛如前細筠信爾呈工巧時良從渠擅醉眠絕勝田家盛酒器百年長共子孫全

題畫四首

雲開青山出松生翠瀑流悠悠三步外爲爾一回頭

浹丹衷不移況有攜斧卿古斷棵花濯甘爲五湖長
深塢閑清暉誰知有佳寺惜哉挂帆人只愛江風利
清漪帶平岡誰使入毫素老樹四五株結茅恨遲暮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一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二

詩四十五首

送馮佩之副使江西提學

天上朝辭玉陛行杏花開處動雙旌秋臺高薦皆公議春榜重
懸滿後生江右儒風當復盛越中文士莫相輕長安門外期重
見爲報三年學政成

送賀澤民赴河南僉事

御史才名闕下知外臺欲赴頻分司豸衣未敝何須改蝎墨當
幽尚不移南浦吟成芳草色曲江擷盡杏花時諍臣自古關休
戚賞使行將召起之

謝孫希說送長鳴鷄

何物雞雛白錦毛庭前解縛便長號從聞野哭令人愛未許蒼
蠅代爾勞努距群來如赴敵𢧐冠獨立自分曹夜深風雨偏安
枕餔餟從今謝子敖

送賀其厚迎其弟解元其榮暇南歸

臨別匆匆把客裳愛君誰比四明狂只從門外看扶柩再信詩
中訓閲墻諸子讀書應不廢故人沿路定相將明朝我更成寥
落西館應生六尺牀

次韻施煥伯下第

禮闈難遣獨雛群老手春來最惜君暫向長途聊弛擔倘逢知
己更論文客樓高臥三竿日禁闥遥瞻五色雲爲語施讎宜少
待葦編終不負精勤

觀園翁種菜

園居無所營筋力徒自強惜哉一畝地愧尔三年荒清晨老圃

至鋤治循東墻札札瓦礫除芟穢宿草傷殘土成數畦遂分界
與疆土爰布美種能風要果藏因感昔人語種蔬信有方〔不爾穫則謝風此虞趙過語也〕日夕度壠行依然自裴茨泉俯可挹長渠設隄
防所恨天久旱井泥渾且黃安能足灌溉頻使衆中長人力已
云至天時亦相妨緣知田野外黃必正茨菹何如但肉食此勞
不須嘗

王延亭成次韻王汝

偶栽山欒得佳名墻下幽亭一日成車馬勒回無俗士壺觴傾
倒盡平生升階脫屨長顛近倚檻觀雲老眼明此後來游誰復
障繞籬須爲惜殘英

又次韻李賓之

還苗種後亭初築匠石圍丁共玉成聊復構遑稱小隱不應服

食與學長生盤中便可必苜蓿階下休談有決明欲向楣間乞題
字聚雲飛動看英英

次韻諸友王延亭聯句

樓高未許臥陳登聊結亭揖客升坐定園花紅雨斷望迷宮
樹綠雲層墻低斷岸聲近杯淺休嫌酒面澄頹後留詩成故
事西菴入夜更挑燈

飲王延亭喜雨

園門新設不曾關天意能供半日閑凍雨一番收暑氣晴虹千
丈比橋彎東翻荷葉詩人句紅綻榴花醉客顏賴有冷泉娛晚
酌籬根流出更潺潺

寄壽陳起東五十

束髮同游不出鄉廿年兩別費相望江山繞郭供詩筆歲月留

人坐講堂紅穎也應誇獨好白鬚休更較誰長要知久客京華
者壽域齊來已雁行

賦園亭四物

凳

檻間設席坐來安橫木旁枕曲闌面面不妨開從倚晚涼疎
雨滴宜看

簟

槐花暗落雨聲中簾箔高撐兩面同恰是一扃升過不遮青山緣
岸正相逢

屏

小紅段翠不遮空尖日西行倚紙屏陰時暫對誰許撤更多游
客要題名

橋

移得前中丈八蒲兩邊新築木杓行晚來客醉高眠處莫許孫
郎不抗流

送沈尚貫賀千秋節還南京

來因拆守家山樓船度海津歲歲逆二日雨好官閑
二十年塵榧花滿種玄都觀柳色重迎瑣闥人莫數世情今尚
在南歸須爲問江神

次韻沈時暘雨後過飲園亭兼懷李貞伯二首

農家苦久旱嗷嗷一伏中異哉暑氣酷既與炎方同夜眠聞好
雨早起喜涼風昔游禽鳥歡灑落聞雞鳴澀書保杜老笠屐來
蘇公願從庸衛民與壤歌時雍故人五年別舉杯賀奇逢俯井
挹潛泉登臺眺危峰天高孤雲落晚晴度冥鴻

西海人亦多吾先交獨身有時忽仰歎吉氣振屋色寢衣謝送
迎荒閑任疎野欲從獨樂翁往赴者契徒長日無所營新秋更
清暇雜米不滿艇醴酒仍在罌卻枉知友來冒雨獨騎馬因懷
西臺李去弟長沙賈生書門邊躡跡滄桔下公事出當有書自白京以
來云値至審儲而畢

再次韻答時暘飲後見貽

散吏幸無事令置荒園中老書忘其向安衍洪嗣同墻下叢蒲
贊颯然起秋風感時忽搔首五十真長翁拔牒愧一出東西時陪
三公晨趁揖東閣夜夢遊南羅鄉使來吳下入門偶相逢中懷
不能語倚壁如頹峰南飛孰可繫仰見青天鴻
淙淙簷溜垂此輩久亦寡移書防漏米矮屋初隨老冬至雨阻
好難溺念郊野況復衍樓人白淅陰許社清池下幽偷坐對共

閒暇妙墨尚在函濁醪復盈罌持此欲就之泥深沒馬踈慵
幸免朝早謝鳳池賈屈低碧條叢依故西窗下

喜原輝弟至京　時五月二日

遠道親攜藥囊來當門下馬拂黃埃不驚相見形容改猶記前
宵夢寐回出巷親朋宜漸訪上牀兒子欲相陪平生四海尤憐
汝得向窗間笑口開

大雨坐海月菴

即看池面水平橋旋覺孤亭勢欲漂老父得魚過別市誰家移
竹趁明朝四陵下馬應難避記山陵葬世賢陪北杖將書莫見招王波招飲
吾弟遠來能慰我彭城今夜憶消遙

王波以予辭不赴次韻再約來日復和辭之

道上蹄涔接板橋詩筒將去却愁漂縱橫燕市雲為雨彷彿巫
山暮復朝半彬芳浮宜自緊天寒仍至故相招泥深我僕難辰
蹶莫使前騶馬尾遙

王波復次韻來迎乃許赴再和答之

佳時已過蹈成橋瓜木愉我忽亂漂明月避人應此夜烈風欺
客更崇朝須知木燕平生看敢負皮冠舊日招終勝李侯蹄馬
角披蒙兀兀路遙遙

赴飲後夜坐對月復次韻

誰從天上作飛橋出駕愁片浪漂一雨步來非卜夜五更起
坐不論朝水浮北巷深宜掛人隔西河近可招後會共期秋半
勝三旬無指尚嫌遙

次韻宋天賜戒飲

早覺平生一酒非枯腸涓滴到應微宜得丙吉車茵汚今見陳

遵井轄稀三爵不妨從監史百年真念隔庭幃卻愁孤館當寒
夜衲衣冷爽誰製綿衣

次韻濟之藏送決明

睏聞香[illegible]不惜龍鼓乘翠羽端愁提
動落葉[illegible]公註氣帶休從鄰老分病目向來俱有
賴涼風吹汝莫紛紛

次韻時暘對雨翫二首

颯颯復霏霏淸起坐擁屏知寂更題詩角破壁上苔衣潤月琴聲
緩涼當酒力微客攬詩句滿未許沈郎肥
斷虹連返照向晚喜新晴遠市浮埃盡攸灘積水清歌謠童子
事刈穫野人情身在幽燕地無勞賦北征

送原已赴南京院州

晨趁入禁闈夜夢游郊闉屢見高堂人宛然兩眉縈憂來心如割歸計何其難終感聖恩渥不爲臣情悲南都許便養節任非投閒十年積憂懷一朝變歡顏而我復助喜安能復留継初冬入吳境遠見陽華山舟中先念之豈亦夢寐間異甚乎歎息樂哉此南還

題啓南爲游虎丘圖（啓南初游靈巖還爾明日既霽乃與新游虎丘因寫此圖弁有詩記其事李貞伯亦是日亦在陽山還而歸陳永之謂因雨日獨以靜在路抱山根不能與啓南同樂也皆有詩題其上景新寄予和之）

雲巖不減靈巖好（虎丘又名雲巖）昨者胡爲渉行潦千人石上雨青蘇日出深林歌杲杲一時歡樂能償勞水西山北爭探討僧泉漱齒心亦清石壁題名手親掃西去陽山十里遥實同有人歸不早明朝見話入雲巖抱拳捋須空懊惱好山不趁晴時游此語已差何足道安知猶有獨游人隔水相望在陽抱何處移來此畫圖我方起觀餓絕倒詩情畫意各有在歲月依然仍可考虫雞得失不須爭泡影死生難自保（此永之）再到京華住六年鮑翁頭顱欲全皓江南歸計有時成次第山行非草草臥游且把畫圖開鶴澗松菴亦天造葫蘆二客不能從回望開邸與東老

送張宗茂道紀南還

身隱吳門五十年玉京來往只翛然東華塵土霞裳外北斗光芒寶劍前猶喜山林頒雨露亦知官府足神僊應乘文遥天風轉俯視千艘滯海壖

賦酒榼慶周翁處七十

無稜非觚有蓋如甕亶弌可以挈空不可以送是名曰榼人所常用維榼之腹容酒百斛維榼之口出酒千斗酒旨且多洋洋如河汝不化爲有我肯游無何飲之既醉拍手歌酒數行歌未已笑賜吳老無齒一生只呷三江水不如吾嘗隱吳市閒與主人較年紀賀客上堂連坐滿揚揚彼樂囊賦此酒榼

送張秉彝出知地宗州

歲暮移家赴涤州南行誰復爲身謀一章之死無他悔六詔平生亦勝游科甲翻今吾黃甲吏編應向古人求都門持此聊相贈不惜寒風透敝裘

分題幽樂亭送文宗儒太僕

何處亭成樂歲豐瑯琊山在亂雲中西南林壑誇尤美六一文詞信獨工幽谷泉吃琴操古石屏路轉酒船通幸當歸馬滁陽日此地來游興不空

送尔嶸南還（九月二日）

清秋欲曲向南旋別我何堪更夜分吾已行年當五十汝今歸路又三千亦知村酒勝良藥好爲修書附使船猶憶東城勞貴理相期歲晚在園田

夜雨行後晚坐有懷

東望秋雲雁影欺漢來水宿定通州却愁細雨行裝濕還恨深漏送驗留臨別題詩偏覺嫩半來呼酒不忘憂惟應後夜生新月兩地悠悠照白頭

冬至謁陵八首

出土城

馬上衝寒出北門豁然平曠識乾坤地連周甸民猶小天作燕山勢獨尊看月未忘黃土寺（往歲嘗宿寺中）披煙仍見白浮村百官今節長來此籩豆如流網駿奔

度沙河

橋下流澌玉一彎六年重此照衰顔疎林小店行厨到落日平原獵騎還韋杜南連多白草居庸北距盡蒼山天寒喜報王師轉驛路無塵羽檄閒

望昌平

脫轡能凌千丈岡解衣還耐北風涼迢迢古轍餘秋水漠漠平疇又早霜日隱峰巒天易暝樹連城郭路何長孤雲飛處梁公廟猶似當時望太行

入昌平學舍

繞簷蒼翠數峰齊倦坐空堂意已迷高處川原渾歷歷晡時風日稍淒淒行來假館先思睡詩就還家各有題苜蓿滿盤供飯足坡翁休愛搗香虀

題劉諫議祠

凜然毛髮萬言危歎息名賢遠莫追甘露謀成他日變清流寧受北司嗤古人爲鑑無如子後輩登科又屬誰深夜高眠頻夢見孤峰殘月照新祠

門傍高槐向晚開忠魂長繞故鄉來諸生入學供蘋藻使者停車治草萊展卷不平新史贊贈官空繫後人哀千年遺恨應難盡誰念唐家有禍胎

入西陵

句裏青山笑復來畫屏真愛四圍開南循古路凡千折西上高陵第一回（前此陪祀俱東陵）賦雪不勞重授簡書雲還擬更登臺天潢亂蹋支機石謾許昆明有刼灰

出昌平

晴旭熏人屬仲冬節寒誰識煖如烘冰花細結重溪石天籟遥傳萬壑松此日清酣除酒禁諸公太瘦帶詩容來春褁茗應非晚最愛池泉歎九龍

爲白郎中題荷花鴨圖

前朝畫學人如市不獨丹青競山水點朱塗粉擅寫生花鳥紛紛絕良史趙昌名與黃筌齊後來更稱崔子西御府收藏三百軸未數溪鷗兼野雉丈縑如冰筆如刷似向崔家傳妙訣晴窗信手恣臨摸水面鴨成亦精絕群魚出游意不閑一躍欲過疎柳灣翠荇蕩搖金臺底雪毛麗落清波間晚涼莫把荷花摘回首驚猜還欲蹢紅衣翠蓋錦雲稠此物寫爾增顔色戶曹何從購得來公退閑門時展開城南矮屋撐欲破家人一笑皆云咍世間妙筆直難致持去莫教成故事試看書罷便籠回只換羲之五千字想公聞此高揩頰秋風高興非蓴鱸老向江南住須是結茅臨漏湖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二

詩四十九首

乙丑元旦星變下詔求言二首

午門黃紙忽高張御墨新開來秪數行從此諫官閑不得案頭多
製上書囊

詔旨分明近可聽千官拜舞出彤庭定從新歲多新政却認妖
星是瑞星

次韻施煥伯自製菜盤見送

蔬蔬翠玉巧相連疑送春盤入夜筵園子看來猶恍若市人擬
過巳喧然肯將根抵埋泥土未許光華照木天賸有儒家風味
在買油聊費幾青錢

次韻啓南寫贈施煥伯范莊梓樹圖

行人墻下摩挲處事是范公親手培此日栽將嘉樹賦清風長
傍義莊來空尋蟻穴難成夢只製犧尊豈爲材須信畫家深有
意展圖如對北山來

分題蔣山送居寺丞

方山在其南破山在其北中維虞然高矢却兩山色昔人云龍
蟠信矣甚奇特神靈樂幽棲後世姓劭易其陽築壇場
高帝始建國是時昭瑞應香霧低四塞終然作陵園萬古莫南
極至今五色雲變化在頃刻迢迢太平境高出如貫斧行人瞻
觀峰勢壓厚地側陵官喜南行拭目此親覲棘寺桂筋時公餘
幸閑隙承其不負子終朝翠千尺

題墨竹贈邵楚雄行

柳州刺史詩猶在種柳何如種竹清便向東南長孫子郡人須
繫使君名

二月晦日濟之邀看桃花四首

風將花信報來真不見花開只見塵却愛君家紅兩樹小園只
合號藏春

花氣熏人暖欲醺不須庭下拜紅裙諸公好盡杯中物春色三
分已二分

夕陽持酒醉花魂新柳疎疎映門漸有狂風吹綠暗已無明
月上黃昏

兩株穠淡喜齊開句引詩人共看來縱使樹前都落盡幸無流
水只青苔

追和啓南癸卯元夕後過施煥伯飲

天上星河隔一簾夜寒詩骨避雨簷大床坐久頭相觸短紙題
多手自拈佳節已過燈火在當年合向畫圖添偵行橋下平生
路未老同遊不待占

送仰給事進卿赴四川僉事

石城風月共襟期不負高名擢所推給舍官銜新改日朝廷言
路大開時西郊倒雲行從東郡爭傳木落遲秋到扁舟三峽
穩想應甘雨逐分司

分題圯橋送張公實參議

行經下邳城試訪留侯事遺蹤今何存臨流漫相指侯也本韓
人天其畀留氏能擊沙中椎顧取圯下履何必跪悟人中心始
知恥舉足直受之聞留更前跪欲爲帝者師當被老人使嗟當
嬴秦時虐燄到經史兵書尤所禁搜索徧焚毀一編出袖中依
然先秦字乃知老人思遠勝始皇智黃石聊託名老人亦人耳

避世能全身同時類黄綺維古多斯人過客多疑此去之千年
餘爲侯究終始始見滄海君終從赤松子

賓之學士以母病覓以終養俱在告故蒙

東宮賜問賓之有詩紀事謹次韻

僾蹤毎恨失同堂（寔物與賓之同班待講後陞官始分）賜問深慚及行坊班近前
星仍遠直語溫他日尚無忘薫風又喜黄花放苦雨偏傷棣萼
芳孤抱幽憂增感激晩來詩句爲携將

閱亡友陳起東詩墨

零落江山寄一官惡懷中歲反多端猶聆詩試逢酒近料晴
悼巳蓋棺坐上威儀真簡率句中風韻少酸寒晴窗遺墨斑斑
在淚灑瑤箋不忍看

輓鍾同御史（同以景泰間以諫復東宮而死後贈大理丞）

屹立丹墀犯逆鱗毫端風采一時新家廷不倚旁人正蝎蠆能
將大計陳試使剖心應爲國亦知緘口定全身尙君已死宗元
逝墓碣終當表直臣

爲楊應寧題夏太卿畫竹

舍人好畫誰與儔子美詩裏之劉侯鳳池退食多清暇每抱縑
楮從人求昨者開筵宴賓客四壁彷彿揚滄州酒酣指點到脩
竹數竿倒拂湘江秋清風修修刷翠羽孤鳳欲下中堂游乃知
夏卿妙筆最奇態縱横繚繞頃刻歘然令我走避之仰面分明墮
崖石紛紛眞贋不可知我意是竹皆堪詩試看北地苦難得此
種數尺青垂垂舍人好畫兼好奇明日南行過九疑扁舟夜靜
月初出想對楚人歌竹枝

送應寧南訪族

曲水當年翠幔新看君曾探杏花春愧無文賜張童子喜有詩
傳賀舍人洛下未逼黄犬信淮南不祀碧雞神卜居京口謀如
定晩歲扁舟尚可親

秋享致齋呈同館諸公

柴禁門深午散朝步歸齋閣坐寥寥日高宿霧渾如撲秋至涼
風不待招河上囚人來浴馬樹邊童子去承蜩詩懷只在爐烟
底緒盡晴窗白雪謠

又懷翰林諸公

古梧當戶翠陰浮晝寂時聞候鳥收人遠端如隔千里日長何
止度三秋焚香合遂清齋餅酌酒休誇白玉舟頼有大牀便午
睡只將幽夢繞瀛洲

答諸公見和

詩筒相送以沉浮入手雲箋次第收苑鳥亂歸初對晩井梧將
落又驚秋廟垣馳過天閑馬齋閣横如野渡舟憂抱無緣從祀
事高丘南望是長洲

次韻程克勤抱病齋宿

嬾着朝衣侍禁門非關好睡只昏昏吏歸別院雞聲起客去當
階馬跡存旋養疊留常自拂倚牀辭屢未堪捫知君痛定還思
痛使腹空留有壯痕

又次韻夜坐

此夜金莖湛露涼誰家玉珮弄清商河流屈曲東溟近星彩闌
干北斗長法衛出宮千騎整廟庭陳俎萬松香詩人抱病渾無
寐欲獻豳風七月章

送儲考功靜夫

獨赴南都第一曹灑然風骨舊儒袍海鄉人物前朝盛春榜聲名此日高粉署品評多有職紫宸趨謁未勝勞平生爲吞斯文契雲路難留自羽毛

次韻胡彥超致仕留別

昔人早已歎賢勞十載何堪第六曹忽報兩厓秋水盛回看千里白雲高遠途重有歸來樂巧宦爭趨戰敵豪想東陽名酒孰和陶詩就合風騷

送沈良臣知歸德州

吳下傳經久得師名高黃榜副深期進身自惜凡三揖出守于今又一麾親老定儲迎養祿官廉須立去思碑連科佳話鄉人紀三沈賢名欲共馳戊戌科沈元知深州辛丑科沈林知皆州甲辰科良臣俱長洲人同姓

秋日閑居對雨

但聞人悲秋未聞人悲夏所以涼風生不如暑雨瀉何況風雨交蕭蕭日深夜朝來御袷衣寒粟凜生胯淒然園林間物色已可訝兩榆本朽材牽牛故憑藉引蔓何其長見汝易凋謝決明顏色鮮獨立出其下籬落幸無求疎枝正相亞

晚晴

閉書短窗下陡覺雙眼明不知荒園中晚來初晴否墻間夕照晴光射東生每天一何高崛起虹蜺插須臾欲去之天巧聊戲呈憶昨延二子王汝原己劇談見鄉情愛懷爲少散非猜宿酒清卻愁雨既甚飄風復相傾安能更致之共此林下行籬落滿秋意菊枝已含英我自比陶潛人誰作王弘聊申再三約預訂重九盟

爲寧縣令蕭光甫題墨梅

老幹蟠奇新幹直總是昆吾鑄鐵色枝頭忽被北風吹迸出疎花成戲劇薄如蟬翼細蝶須敢與臘雪偏相敵雪也無香復易消但山背水俱無策花神冷笑不言功月下翛翛倚蒼壁任游不到綺陌間小隱時當野橋側平生高韻有誰知此種奇姿何處得補之已逝叔雅亡人間久矣無清蹟詩人未補白華詩畫家重倒金壺墨悠悠此意我所諳欲向蕭侯聊比德試看寧縣九年官餘裏白餘花的的士林傳玩等甘棠黃鶴樓中莫吹笛

送巫克莊知孟縣

霜落都門適此行長材聊復慰飢氓定期赤地連村熟試看黃河繞郭清春院種花前令事秋闈攀桂昔年情中州不與長安隔縣有人來達政聲

送袁道官還南京朝天宮

九曲門深古洞天若成山色尚依然重陽累府如三島一者黃冠也十年聊逐斯人游世路更從何處領真仙數間祠屋偏鄰近好拂丹青設聖賢

送道士羅水谷還住滄浪觀

鶴駕翩翩下玉京小洞無際起林嘶久者玄學術方士親向儀班謁上卿水岸曲通三島僻後壇頻禮七星明楷皮續壁題詩滿與同儕又慶生

送鄭仕信知大猶縣兼聞民于不達

州縣勞人歎獨賢秋風拔舵又南旋浦上喬木渾無恙庾嶺梅花卻有緣豈待新遷隨例得更將遺愛與人傳青巖山下經過地爲謝閑居鳳溪僊

次韻侍郎王公還南京留別二首

留務經心白髮新從來學海更知津入朝未要尚書履直閣曾
垂學士紳天上誥詞膺湛露郢中詩句和陽春後生亦有攀龍
意不獨詞林滿故人
秋水浮來畫舫新南歸仍喜渡天津未從江左誇王導如向朝
端見李紳黃菊又逢燕地晚青山偏愛秣陵春憐余却杜亞曈
顧應識青宮舊學人

送王抑夫赴官陳留

南都聯龍鹿鳴歌坐覺悠悠歲月過久矣長才淹上國壯哉名
縣隔南河鄭莊此去須行水趙過從來善種禾能使流移皆復
業看君聲望數車多

送林朝信還廣西分韻得歲字

王河凍不流曉結冰花細客館傷來遲三何喜希捧表被光
華開筵接親契抵任尚遲迴吳門度新歲

題啓南畫

閑居蕭然亂雲中已無賓客曉堂空梧桐獨擬忘羲我老筆能
揮愛此公却憐石闌臨絕澗似聞茆屋吞秋風十年別却西莊
路歲晚相思白髮同

題元顧仲瑛玉山佳處卷後（卷乃父仲瑛之孫御胥始得之上自陳基記文）

神龍飛度石頭城一旦吳門失顧榮池上已空金粟影（仲瑛亭池軒名）
邑中不改玉山名故人斷簡重相授內史高文孰與評（基仕為內史）
史栩栩百年真夢境淚添還見舊題名（仲瑛後遷中都家于莊毛子鄉自傷題其屋曰）
夢蝶

王汝席上詠物

橘

來從馬上郎猶帶洞庭霜香霧勝金半清冰貯赤囊曾聞書後
縞宜向醉中嘗愛此非陳紫能留客滿堂

新米飯

饒廚香飯歎初成吳下長腰舊有名何事今年荒旱甚貧餘猶
自飽新粳

王著魚

天寒鑿破水晶宮貯向銀盤望若空對案莫教客多食層冰指
落念漁翁

濟之席上詠物

風菱

長腰如磬折入手尋中空歲晚懷佳味吾曾白傅同

銀杏

洞庭霜落後不數橘能黃把玩還長笑因懷阮籍狂

冬笋

錦棚秋後脫玉趾雪中過大嚼何須肉平生愛老坡

贈顧正科鏞還中都（仲瑛五世孫）

清晨持刺扣門投有客來從淮水頭吳下故家依二曲沛中遺
調習三侯關人詩書才情推傳世衣冠仕路優欲盡尊前鄉土
話寒晴歸騎恨難留

悼李御史士常

紛紛餓莩蔽河津不卹微軀欲偏巡驛騎書來俄即世輔車棺
在已周身道塗淚灑從諸弟文字交遊失此人知是平生無別
好只將詩句哭元賓

謝濟之送銀杏

錯落朱提數百枚洞庭秋色滿盤堆霜餘亂摘連柑子雪裏同煨有芋魁不用盛囊書復寫料非鑽核豈無猜却愁佳惠終難繼乞與山中幾樹栽

寒夜熟寐右臂偶加湯且成瘡痛甚不能舉移因戲邵康節臂痛吟戲次其韻聊以遣悶耳

春滿寒衾擁瘦軀無端一扁折肱如為文曾效前修撰少時曾作易撰傳作字成遷左秘書數掌拳情可恕醫因掣肘病難除坐來歲暮多憂色此苦誰非自取乎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三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四

詩四十七首

丙午郊祀齋宿夜雨獨坐 時予以服不陪祀

春城閉重門夜館耿孤燭晏坐方悄如析聲迎相續擁衾未成眠伴我只僮僕微雨忽飄揚寒花結群玉昔在歲有事大駕朝出宿明當還法宮天意亦可卜清道少浮塵龍車為膏轂郊南只尺地宿麥芽已綠額手同蘇榮　皇恩被陰谷

次韻屠憲揚公齋居兼懷其弟惟立二首

何處清齋三日東衙仰見重檐木忘解帶題字為燒香下簾俗子休言寂寞衙儒合處深嚴月明望斷西野刺眼青山最尖莫信瀛洲路遠相望只隔西東長溝碧瀉千丈密樹青含萬重杜老有[illegible]未足謝家夢草應同早朝遥路高馬念闕將鳴曉鐘

上元日劉道亨家作同年會

共愛城西此會稀退朝爭步出彤闈好風入座初行酒瑞雪當階故點衣盛世官銜慚未稱諸公名節頗相依從今便作同年錄每遇新春幸莫違

同年會散夜赴灣之

九衢飛雪暗樓臺走馬城西此夜回只尺過門猶不入平常歡酒定相推燈光四壁疑明月鼓響千家殷春雷宛有層山風致在清虛堂裏似重來

為王惟顒題米友仁苕溪春曉圖

古今畫法凡幾變[illegible]隆以來皆有傳紛紛眾史後何多丹青點染徒相綱僭然水墨誰所創近以霜筆付吾與謝家林下有清風虢國馬前還素面閒情逸韻殊倫儗豈似長安水邊見只今

破紙蟬翼如一疋猶勝好東絹楚山清曉別有圖當時曾入宣
和殿惜哉畫譜弃斯人正坐涪翁嘗譏誚吁嗟此事亦區區姓
名得失何須辯吳中故物存幾何近歲人家家幾偏吾郎乃獨
保藏兹寄我數回看不俗木遠真從天目山煙深莫辨烏程縣
恍然載我江南游案頭遂有春雲使

二月十二日濟之復邀看桃花和韻四首

去歲看來記得直依然樹底踏香塵東園舊賞花開早屈指猶
先廿日春

紅粧半醉倚斜曛細草同栽入幅裙蜂蝶紛紛休共鬧兩株香
粉要平分

花朝何事賦詩魂下馬徘徊嬾入門陌上徒歌歸緩緩前村
得醉昏昏

春風次第要花開試看闌干更秾來不用此時招燕少府明年隨
意坐蒼苔

送顧生伯謙應舉

南國重臨大比時袖携書策過門辭洛京已父子兜易吳郡休
云顧愷癡賢父設施真是政老夫投贈不成詩少年去路是高
手未論秋風折桂枝

觀内閣芍藥

紛綸閣下幾枝紅長許行看數步中獨倚發生應近日未容零
落便隨風品高已作詞林話根老還收藥劑功若向人家園裏
種倚闌安得致三公

追和元危太樸學士游石湖資福寺

禪堂擁翠絕塵氛誤認天平與石林學士放歌來水曲道人偏

祖坐松陰飲泉別澗多溪鹿啄木空山或野禽亦欲他年閑倚
棹績湖風雨聽龍吟

送黃和仲入南雍

老公園裏重回頭二十年前昔共遊壯歲始看仕路春風相
見在皇州橋門德業先進賢院文章出世但收獨恨南還留未
得却邀飛絮繞行舟

酬吳元璧自黃州寄石子百枚

峨江東流幾千里江頭纍纍多石子黃州石過蘇長公怪石得
名從此始浴江小兒信手探戲與易之惟餅餌自云得出兒之
上不知兒得從泥滓兒爭啖餅餌而嬉笑殺先生癡絕矣亦知
中有不癡在作供分明立文字當時若將餅餌供餅餌有盡僧
不喜盆中五色粲如星落來只貫三升水黃州通守古同宗三

十年來況知已公退閉門無所為偶然興落江之涘遣人拾取
僅百枚寄我封題仍一一吁閒欲投便何彷佛數箱猶緘布囊底
我家舊有漢銅盤用以盛之稱[illegible]美遂令菜園汲寒泉蝸覺雪
堂移矮几日長玩弄皆消遣得幾一段奇事但嗟圓滑匪他
山激處安能礪吾鋒老狂自公坡後我別為衲僧重作詩
一笑賴誰知石也點頭云有理他時須再報瓊瑤莫怪匏翁不
知止便成後後怪石供傳世還將文字紀

玉河橋夜坐候朝二首

禁垣迢遞接僊橋欲馬長來候早朝漸覺不遲遲月急湍如
湧浙江潮天門燈燭先起陛洞衣裳著氣消身在翠微宮裏
住倚闌明弄玉人簫

白玉闌邊水氣通凉生高樹總含風河循碣石疑無底天轉牽

牛望正中朝報不聞空羽檄官停稀見秪詩筒亦知夙夜成何
補丹扆勞多念　聖躬時讀朝報而遼東有警言
鄉僧來京師者多乞一詩而歸盍皆僧識于山水間者
共十二首
智慧還洞庭興福寺
杖錫過京華西山即是家有時論日月隨處臥煙霞懷土情終
惡還鄉路亦賒春深俞隖裏應爲問梅花
文懷住吳江法雲寺
見說湖心寺人須一葦杭水浮林屋近地限雪灘長挂衲投禪
杖繙經坐講堂邑人多好施應愛道風香
古梅住半塘永福寺
靈鷲山中一樹梅千年古意自西來晴香浮動今何處應向劉

公墩下開
員政住杭州虎跑寺
百花菴裏久栖禪竹樹蕭然野水邊欲洗北來塵土足偏舟直
到虎跑泉
定佩住城東定慧寺
久從玄慕山中隱又向湖州市裏行浮世此身皆可託應同圓
澤話三生
某住石湖寶積寺
碧山影落石湖心詩句從來取易尋爲語山僧須愛惜他年吾
欲載登臨
某還石湖治平寺
湖上何年開寶坊峭峰爲壁樹爲堂地高已與諸天近何處人

間足上方
宗全還七寶泉
細飲山根七寶泉北來還上五湖船大方游偏渾無滯佛法胸
中已了然
永剛還法華寺
吳西山水尤佳處舊有蓮宮號法華歸去緣知久嬾所至來稍
記裏新茶
道憲還玄泉寺
曾從祝髮總[illegible]唱[illegible]山門後歲時預約舊遊須再到好磨蒼
蘚待題詩
文郎住文殊寺
文殊閣若今何在說在陽山箭闕傍入定不知風雨過白龍應

向鉢中藏
戒香歸洞庭[illegible]寺
偏舟何處發遙自北都還若化人間世無如湖上山孤雲仍雨
角吐地少三[illegible]橘柚能供稅秋深便掩關
爲文守儒題筠勒竹
翠玉參差[illegible]若空高枝疑有月明中白雲寫來今如許爲恨君
家石室翁
爲王古直題畫[illegible]寄其鄉郭筠心
赤城霞氣映柴關筠石依然屋數間堆案有書誰共較過門推
許漱方山
送宗儒
南望瑯琊尚鬱然山林重結半生緣未論幽谷能[illegible]語[illegible]

池有釀泉上邑多年懷異政古官今日荷新遷秋來海月樓中
意莫忘持盃坐短筵

補送呂秉之大傑

典客南行荷美除皆山忽憶記環除政成有地真堪牧詩就臨
溪尚可漁壽母頻供堂上饌故家長保篋中書相逢盡是青雲
客科第誰從世祿餘

次韻詹事楊公過王延亭留題三首

退直從容下木天楊雄多病喜新痊稍聞舊墨分明在秋雨頻
經洗更妍

高軒重過晚凉天詩癖秋來獨未痊試爲續題誰得似屋梁明
月共青妍

槐亭缺處見青天仰誦新詩百病痊秋色解人留戀意小紅疎
翠故妖妍

送林同知仲嵩赴官惠州

燕都纔識面浙郡久知名合與方州去仍爲半刺行涼風雙旆
遠積水一舟輕欲訪東坡事緣知待政成

送楊君謙

子有好學名得之直從幼矻矻忘其疲每以夜爲晝誰令不自
愛坐與簡編關旋致心腹間有病見脉候鄉人嘗謂子文筆真
似舅歆謙舅也昔養病亦在擢科後七日儀部官在告月且又
服藥未見功具疏遂入奏昨朝獲俞音顏面喜欲皺西風作新
寒南去不可逗相過一何疎相別一何驟子去固欣然孰與戍
老繆惟子有書癖舍書莫能救譬如病酒人戒飲貌愈瘦何如
稍飲之病去漸復舊子病偶類茲簡編實醇酎始多仍吐之紙

上發可考三年當復來觀子所成就

爲都元敬題春山讀易圖

山中春雨過嘉樹如新沐鳥語時復聞佳聞磵聲續對此一欣
然孤懷浩無欲便攜童冠人詠歸效沂浴歸來亦何事妙意溢
春服寤寐羲文間手持一編讀惓惓濟時心願言均發育

謁陵宿昌平學舍

閉門無事謝諸生西舍支牀睡未成樹老不禁風勢急山高空
負月華明連槽疲馬時相齧隔屋群雞忽亂鳴安得故人來此
宿壁間持燭共題名

還宿學舍

夜深踏月到孤城塵土衣裳一振輕諫議祠空凡再宿廣文官
冷又前迎思家不覺心旌動紀事誰將腹稿呈背信身逢長至

節三年南望是神京

次韻答陳粹之憲副病中見寄時粹之分巡貴州都勻有里苗之警

游宦西南文學家故居回望隔京華下牀倚杖憑醫藥把筆題
詩散髮花捷報擬聞收犵狫窮搜還見放蚺蛇祝良定有軍車
在歸路應循舊轍斜

秋夜餞李貞伯取唐人詩各拈三字爲韻三首

光動疎林月似沉小園留客坐墻陰尊中賸有江南酒拚唱離
歌到夜深

灣頭一月繫方舟閣下三年續舊游昨日林亭看寫照凜然詩
骨映清秋

常見揮毫漏屢遲未應白首在留司賸公還用詩人語
天子于今念所毗

餞布政轉章

繡衣王敕重分司憶昔公來提學時彥海空衡當日擬高明未許後生知省中幾處揚風采闕下頻年候羽儀萬里蒲陽南望拜蔡門春盡草離離

郭僉事輓章

自古皆有死何人能免之病來仍服藥尚冀延少時病甚不能起猶遺生者悲何況不以病悲亦從可知郭公官外臺精勤多設施風采振列郡聲名出分司往來江湖上官事有程期豈是馮河者輕身忘險危傷哉俄頃間遂與此世辭楚水向東去千古從相累相累若自沉試誦懷沙詞惟昔識公面尚記來京師骨氣頗亦寒或云數宜奇斯言遂傳中相術能無疑不弔乃于彼託言聊在兹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五

詩三十一首

丁未春試畢送吳中四進士歸省

毛珵貢甫

春榜名高第幾行自慚毛義出吾鄉班聯玉陛通朝籍政試銀臺挾冕章新製衣冠歸故里近將舟楫倚迴塘　君恩浩蕩應難忘仰見門前進士坊

陸完全卿

鄉書高薦赴南宫又見名題甲榜中王弼易編前行待陸機文賦早偏工身辭霄漢天門近宅傍江湖水路通却藉　君恩爲世許綵衣猶舞春風

楊錦尚絅

禮闈曾不校文章筆勢如流欲擅場已向天門看放榜忽傳恩詔許還鄉畫船行趁春風順綵服承顏白日長爲語時人莫相羨安要心不在揄揚

吳黎汝礪

遠承　恩詔許歸親誰似高堂具慶人遠去不勞東道主暫歸真作北都賓早科始覺文章貴大杜版高題姓字新總道故鄉風物好此生爲國在經綸

次韻任太常過園居四首

暑氣微涼知懶出肩輿只許到寒家不修席上能供菜度節車前慣看花草酒長登非北海冊書相對是南華醉鄉不識范光路始信吾生亦有涯

出土尚嫌瓜蔓短灌畦方愛井泉深門前有客馬常繫牆外誰

家居俯臨未必市朝生俗狀只應留鳥識閒心好山移得聊相
欸階石疊嶺緱看亭
卓午風來特地清槐花落處入簾輕荷久行蓮生子香竟不
甘梅是兄倒縱出迎斷失禮解衣當坐更忘情王廷自是忘家
物欲學盧公也爛熟
休笑吳儂故態狂小園日淡妝能行朋游却愛吟微冷遲欲惟
誇茗碗香何日歸田成老嬾終年學圃賞清標果然吳俗中相
過只待離邊雨一場
送趙巽夫歸省
生賞今盛時仍過至樂事豈問接高科不在登貴作故園看奧
江游釣舊為應另來餘七年往往入夢寐家行大父册入裝行
且至手題數行書昨者附鄉使書云吾老矣汝歸侍汝父

母猶壯歸日尚可逮老人眼中獨此耳頂當以此告爾不知此
顏獨不逢　明主勤節我賊職徹有仍故經歸省掛伸其誰
懈義而況宵旰關切切在法吏私情豈難伸如熱下詔贓巡申
天之南安得插雙翅終為舜文心天下以孝治一朝　恩詔須
跪聽殊足慰又如驢欲奔始脫銜與紼多多治行裝莫肯視若
弁載感　明主恩仍給道里費長河引怪册連日風更利轉
鄉適新秋水芳散荷芰日出垂虹橋聯肩看爭呼奔堂間起拜
稱壽詩先歸解此鬢者君見彼冠者汝季各令向前拜起立亦以
次鄰里爭入門感歎壯驚異斑白映錦衣三世一堂備此樂難
具陳盡出　上所賜努力在他年圖報端可致
次韻任太常雨中見寄
矮屋哦詩發長嘯前債未償仍後償園中雨急水暴增滿地江

湖失疆界敗墻欲壓走避之早受鄉郵知命戒只今一雨八月
餘小犬偏能應吠怪簷角俄驚瀑布流槐梢不見虫絲絓恍然
道我吳淞問泊岸風濤殊澎湃此時此意竊何人只許王廷亭
上解天公聊作小兒嬉來獨何遊去何快晚涼芳草偏池塘一
蹴青蛙亦嫌隘鼈黿行水過菜畦短杖臨流自疏殺狂風拔樹
隔東鄰却笑呼童尋金穗
對雨
湖池水長欲平橋雨勢渾如上晚潮泛泛漸於苔礎近涼涼真
是覺衣還卽有蛙冷鵝群戲却恐新生魚子漂東卽菱濠歸去
好笑吳儂家有木蘭橈
送侯士中歸省
聖皇崇孝德　文母上徵稱有詔恩斯治先朝例可徵下臣

如挾纊中抱切臨冰履奏前章得傳聞孝道昭嚴闈辭舊任散
秩荷新陞起舞衣裁錦頒來詔綵綾飯香收早稻水落薦鮮菱
任占江湖景吟成月露形刑疑應久待路轉孰先登六月南溟
息風回看大鵬
哀孔寂素
當年南去共傷神雪騎冰梁萬里人折檻已回　明主意賜
環能愛小臣身忠肝傾慨常相契情事蹉跎獨未伸廿載心知
從此絕豈緣同楊失相親
哀袁德純
對客方談治邑才出門俄送訃音來久知高節從家過肯信喪
車並海回直氣未舒空奏牘高懷無間便啣杯傷哉失却青雲
器孤寡煢然更可哀

送彭教諭道赴長洲學（先任吳縣學）
速爲鄉邦賀得師扁舟南去莫遲遲還從蘇郡求新學重見胡
公舉舊規難弟追思如昨日諸生相候已多時清門久忝斯文
契贈別安能惜賦詩

雨後答邵文敬
急雨過荒園似向城西去豐草覆清池涼風起高樹中懷適欣
欣入手得佳句累日苦炎蒸倏然在何處

送琴士楊雲翰還吳
落木蕭蕭隂暮天高天獨鴈向南飛登高偏覺吳都壯話舊常
將旅食違春滿雲煙何絲筆堂虛風露冷金徽林石近寒江
水匯爲臨流作釣磯

送夏司封洪文
蕭然客舍洛陽城睡拂塵埃識買生夜半未承宣室召秋深重
作秣陵行留司今日渾無事一路何人獨有名知是篋中藏舊
笏諸孫應不愧玄成

謁狄梁公廟（在昌平縣西）
遂從廢宮見賢豪殿上香煙映褚袍入夜不知狐虎嘯向晨休
報乳雞號庭空樹瘦浸離剖沙滿淡已欲自辨請羅碑文出門
去史家餘論范公高

謁耶律丞相墓（在瓮山下前有石象人分一縛負長過膝盡異人也）
角端人語太兵還帷幄功高掩伯顏身託中原只抔土神歸朔
漠自重關僧伽香火青松盛翁仲風霜白石頑遺象儼然登歎
久一間空屋倚西山

奉送
孝穆慈慧皇后梓宮遷葬茂陵（十二月七日）
列騎隨龍輴分官送梓宮戒塗惟吉日繞佩總悲風徇弋名殊
久軒轅象極崇橋山遷葬地隊道定相通

奉送
憲宗純皇帝梓宮出德勝門（十二日）
風急揚沙礫皇輿出北門吞聲猶未哭昧日已先昏耕鑿伊誰
力登庸本
聖恩晚來龍馭遠雲去鼎湖存

次韻任太常致仕留別五首
歸去如公未當貧清溪碧嶂白爲鄰地偏易覺柴門晚室暖先
知布被春書爲長觀成故紙衣從新浴少浮塵隹集雲山下吾廬
在得向今朝置此身
此身真處書齋滿有牀頭一束書海日潮生知進退天心月
到識盈虧已辭朝士誰通訊欲就漁翁更卜居百里好山俱在
眼只教童子導籃輿
籃輿朝出看山初恤陶潛去荷鉏新法不行誰執拗舊書無
用是非虛俗人自詑才名盛老懶終嫌禮法疎三月柴門無客
到日高閒把白頭梳
濯足枕頭猶有緣更教千睡學坡仙一身自足三間屋百歲難
惜半畝田遇事便可安險地看書偏坐愛晴天朝來官馬俱無
用贏得工夫是晏眠
晏眠不覺過殘冬枕上哦詩做飽溶獨喜形骸從小隱肯將名
姓入針封日中庭滿爭爲市樹底陰多獨異龍笑丁公偏差
異夜深腹上夢生松

送趙武靖西征

火雲六月燒長空曠野旌旗相間紅王師未度盧溝水先聲已撼燕然峰大將劈鑾朙月弓錦袍銀甲豪且雄前年一箭定兩廣去年走馬平遼東四吳瞠若在眼底不知何物爲西戎西戎跳舞眞狂童此輩置之譚笑中飛芻輓粟走千里到日且欲齧疲癃刹兵堅甲何足說自有十萬藏吾胸黃河東偏結巢穴鼪鼠五技依然窮沙塲半夜無馬蹟捷書曉入明光宮此行本爲報 天子豈意子孫皆上公史臣載筆鑾坡下頌紀周宣漢伐功

題赤壁圖

江流東繞千尺堤山巔上結危巢棲游人夜半放舟過擧酒試說曹征西征西當年下江滸八十萬軍盡貔虎眼中只慣劉琮徒吳蜀區區何足數舳艫相銜千里連氣吞劉備兼孫權豈知策士已旁笑笑彼遠來非萬全長江之險人能共不獨阿瞞兵可弄東吳會獵尺書馳權也難將首親送帳底拔刀軍令行如此奸雄安足驚周瑜早已借前箸黃蓋何曾論五兵五兵爭如一炬火北軍敗走南軍坐紛紛燥荻與枯柴乘取便風纔一舸波濤起立半天紅强虜灰飛一夕空平生親手註孫子未信水軍能火攻誰云此行纔足恥更聞襄樊歸清水玄武池頭計已疎銅爵高臺聊自起當今四海如一家三國爭雄眞可嗟尚想綸巾巡壘堞猶將折戟洗泥沙武昌夏口東西路苦要分明入毫素空餘赤壁付游人贏得坡僊兩篇賦

分韻得老字壽楊詹事六十

當代文章伯致身何太早長趍白玉墀獨立紅雲島逍遥館閣間屢見書上考試問今行年六十不稱老孰云進獨難雙鬢全未睹眞詹事舉步前路到師保平生胸腹中所有希世寶光怪時吐之把玩驚浩浩藉之千金篋當彼五色繅持以示世人片語莫能道常恨群經殘矻矻肆探討紛然註疏家舊說欲一掃其間孔壁文尤謂顚且倒旁搴與後綴務使句完好遂令伏生徒口授初具藁我願天扶公精力免枯槁長留人間世立論自羲皡書此以壽公餘事無足道

劉文安公輓章

裕陵初策士高步入詞林科第前無幾聲華直至今唐人當陸贄漢代失劉歆珀石瀛洲遠青藜夜閣深羲經千古學宋論一生心制虜無三表匡 君有六箴紫垣初秉筆白髮未盈簪自負心如水曾期汝作霖卒躬方几几盛世已駸駸俄作前楹夢難將惡石鍼禮官公謚議士類雜哀吟墓有新題石家餘舊賜金斯文成落莫吾道付浮沉後進夫何恃先民最所欽玉堂嘉話在談者欲沾襟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五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六

詩三十一首

戊申燕九日 正月十九爲元長春生辰京師人馬會其盛

京師勝日稱燕九少年盡向城西走白雲觀前作大會射箭擊毬人馬吼古祠北與學宮依簫鼓不來牲醴稀如何義士文履善不及道人丘處機

次韻徐仲山上元夜過飲

坐閱年華復看燈故人今夜苦新增欲呵凍筆冰花少綴酌深杯酒面澄身在社中應我老名揚海內更誰勝每逢令節成清會只恐豪門總不曾

次韻文宗儒上元夜飲歸

佳節相邀入醉鄉夜深誰肯宿書窗高燒燭花恨油燈暗細嚼卿供粉餌香即席從容移筆研出門顛倒執衣裳何時更尉消寒苦一舉仍須累十觴

送董尚矩使朝鮮

聖主新登寶位高儒臣寵簡歎賢勞天朝雨露隨黃紙海國雲霞映錦袍周室受封箕子遠漢廷陳策賈生豪史編有作歸綏綏憑仗春風送節旄

送王漢英給事充副使

高步黃扉見後人使軺恩詔動青春關門紋度風猶小島嶼遙瞻日月新歲久禮儀仍制作路長民俗待咨詢百年候吏前驅慣鴨綠江頭不問津

送劉景元使安南

元年新建總雍熙詔下恩光及遠夷劉向暫辭天祿閣王褒空拜碧雞祠離筵有酒杯重覆歸路無金橐可垂應向交人談聖德越裳白雉謾云奇

送呂丕文給事充副使

賜衣新着歎光華畫舸春風散鼓笳天上詔書頒絕域浙東科第出名家朝廷正闕來言路給事初聯奉使槎不是相如還蜀日前驅誰向里人誇

彭祖觀井圖

賈客適江海洪濤渺無津忽焉颶風作舟楫竟渰淪蜑叟川上浴何殊白鷗馴豈知有飢鱷伏汝水之濱禍機信多險處坦終無屯所以下堂戒名言推子春藹然大樹下誰肖彭祖真飄蕭白鬚髮千年貌如新草間指古井蛙股諒可伸保身乃至此壽合齊莊椿古人不可作故事從誰論此老飲水活應伏汲井人凡彼欲往觀人當置車輪中心宜怵惕豈徒保吾身聊成一轉語闡因有因茲事有與無不須費重陳紛紛奉遺體足以驚凡民

次韻顏澄之與文宗儒同游香山

香山西望亂峯橫自分能騎瘦馬行只許兩人同一笑如從九天話三生泉多細品煎茶味林欲微聞伐木聲雖愛全閑通籍者朝來清早入皇城

清明謁陵值雨留呂中學舍

朝來好雨偏春城走馬誰憂阻去程陵墓百年神靈降籍田三日禮初成崇桃積杏詩家景綠野青山畫障情學舍高眠無一事又題祠壁記清明

次韻楊侍郎吏部後園看花二首

雨脚前朝信似淋漓閑物色偏京華要知吏部庭中樹不放平
章宅裏花
大手年來罷草麻揮毫重喜近文華入門桃李今如許總被春
風盡着花

觀耕籍田

春郊風動綵旗新快覩黃衣是 聖人威儀肅將行非自逸古
詩猶在死如晒朝臣共助三推止野樂仝勝九奏頻稼穡先知
端可賀粢盛不獨備明禋

初開經筵

蓬萊晴旭照璇題衛士成行[illegible]柳齊米户洞開通上下緋衣列
侍隔東西報經訓志臣恭書賁粢虛心 聖敬躋資[illegible]不堪
叨盛事愧將周養手親揚

答濟之約游西山不赴

西山佳處約同登舊學登山法頗能莫笑曉來風雨阻臥游詩
句也堪謄

再答

蘇門長嘯說孫登小技平生亦慣能此後山行難再約史書堆
案要抄謄

三答

詩家山路說登登風雨蕭蕭便不能若說累年詩券趣千多須
用倩人謄

與葉翁游小南城

長街塵土日隨人不見青青草色新北闕嵯峨聊暇日南城迢
遞故尋春寺僧供茗當爲[illegible]野老擔花勝貫新欲訪遺[illegible]諸[illegible]時

事百年何處有遺民

送潘栗夫僉副陝西提學

嗟我同年友多分臬事清衣如內臺制尊向法冠精乘傳非無
例書銓孰有名紛紛來蜀道往往說潘卿萬里驅馳地三年報
稱情心勞隨使節蹟遠涉危城子產游鄉校文翁載史評士風
從此盛公議自然明啓事山濤具同頭賈至行超朝逢最數遷
秩荷殊榮新政頒應滿[illegible]當界不輕人才已造就仕路獻將迎
有待文班接寧看學政成還[illegible]西陝先寄賀諸生

送徐李止

避從兒門丕起蹟南宮坊儒[illegible]滿壁上京國初觀光早年富文
學下視衆子塲蹉跎乃在此[illegible]猶未信遠來亦堪喜有兄官
職方一見李氏面獻狀能如往[illegible]相對頗怪夢寐長紛紛

同米客裝食各有妙獨人不焉口留不殊家常有姪已進飯有
僕事施牀試吾仲氏意[illegible]高處青山映金剛西尸正相當
引手數共登把酒還自嘗吹我杯交吳累在尊俎傷感此友于
樂鬱閟隱中腸已畢內廷[illegible]後治南羅紫天風滿寥廓仰望孤
鴻翔上林多嘉樹回翅期戍行

送賀御史出守蘇州

吳民方切九重憂祖道休將五馬留朝著久稱才御史封疆還
屬古諸侯香凝燕寢華郎示所過花橋白傳游我亦郡人無以
頌擬叨循吏傳重修

送西指揮分守汀漳

坐却東溪二十年平生文事欲從今[illegible]聲名久海道遙
分號令專正帳清風閒筆陣木瓜波[illegible]文船班超自有封侯

相寵詔草期萬里傳

爲周郎中公瑞題觀蓮圖

玉井蓮開花十丈此事詩家徒自誑何處池頭有此花分明獨錦裁成障滿波瀲瀲波洋洋小樹人家半天上白羽風輕頻自搖紅粧日出開相向畫工作此待誰邊意匠欲追作子西平生只德是君子耶溪不擬定濂溪濂溪指有愛蓮說意見公說與坪雅齊溪流一泒接雙井雲孫早躡古人蹤公瑞雙井人

送祭巳還南京分依字韻

濟背猶未退頗覺樸樕稀接攜久相識叫蝴蝶還飛別者曾江雨遠來白京邀重念交親送時時欸我船聽涼裡鐘何處月流滿御西堂設臥榻夜永風寒眸帷子官曙院樓荒雞把啜入朝後階見只咫尺瞻 天威銓曹已満收旅舍仍回歸京亦戀老拙

所重是省達幸哉被封典恩光照庭闈白頭白足繁無勞剝斑衣行矣向晚動酒盡情依依

中秋夜登仲山新樓賞月

天街東來喜樓頭夜靜無塵斷車來青天故遣月娛人特為中秋光轉鬱昔人徒許一分虧此物始知千里同開餅家家如矮屋仰觀殊不稱空虛擇空木最高上施平板還加釘巳好樓居仍好客主人引我凌飛梯解衣褫帶重延留案上珍饌已先飣須史衆客報齊來一笑頓忘腰折磬使公故事擬重修亦復平生無此興少焉月轉濟欄間起傷朱闌時一凭俯視南苑白茫茫素練平鋪日難瞭中山地近鬼窟分曰海波浮好朋舒舉瓢便可酌河漢看俊那能絶泥滓揮筆誰將作賦題滋樓只合名超勝置身如在太湖心萬斛龍驤初下矴端愁波浪欲掀翻爲語諸公宜坐定群童獻技舞且歌鳳腹空空四絃俎我方沾醉陶陶然新調疑從夢中聽夜深風露忽淒涼高處不勝寒起膠主人勸飲將何澂美酒如泉瓶未罄辰須隔屋問西鄰走送茶瓜勞僕勝明年未省在誰家鄉社佳期當預訂吾方脫口客巳開壯酒開然爭出應我家海月舊傳名巷外清光長有勝王獻隔巷莊其之今者安知非我疆域言君大却非誇尊意頗誠眞不使小園雖茂之樓居早向幽亭設長笑杜老還數徑補花苑家英前曬乞眡者公倘許過高軒就煩執此詩爲證

爲陳明之題墨梅

溪籐百尺餘慘慘顏色淺遂令塵埃中難識冰雪面秋陽射疎窗晨起偶開卷妙手非補之歷歷花可辨横柯老且枯老幹直不顛大寒此風尚滿眼佳卷敬

爲顧□□題松溪高士圖

厨囊丹青能變化昔者愷之顧陸畫法縱靈物爲出孫仍見生綃堂上挂煙霧氣咎曉不開長松臨磵何年栽急流噴薄歷石動白日暮雨生風雷如市秀色爽天起澈滌孤根從磵水何物離離從上垂月信山角誰在此高人獨立意如何想見清暉入腹多支硎山下寒泉側爲憶深林杖杖過

爲李賓之題趙大年雪景

故練斷裂如刻鏤上有雪圖世稀有寒痕隱隱題名存熟視始知元祐年舉崇山宗室筆微高涼淡淡留斜暉歲云暮矣北風急推舍泥莊俱掩扉疎林寂歷寒雅返意中不覺西涯遠海子橋西柳巷深歎馬何時歩魚堰

爲陸全卿題劉松年香山九老圖

高松大竹生翠寒客林門隱攢峰縱杳然流水出深谷新鑿山
中八節灘江州司馬不受官笑領諸客來盤桓棋枰詩卷各有
適適意豈在陳杯盤酒酣耳熱忽起舞戲折名花斜插冠醉翁
疲薾足非病在野輕健心偏安權門赫赫勢牛李門下黨人分
彼此直氣騰騰過石樓甘作香山老居士劉侯此圖超俗塵能
與九老俱傳神衣冠雖作山林樣狀貌終爲臺閣人孰爲胡杲
與吉旼孰爲鄭據并劉眞二盧張狄總預集居士樂易皆相親
獨憐舊友今何處禹錫微之嗟失身

初謁茂陵

玉冊金根閟閼何高陵初謁淚滂沱九天載覩星辰近萬木長
哀風雨多豈有衣冠游道路何曾綵殿貯嫦娥問湖瞻望嗟無
及空抱烏號夜渡河

史館歲暮書與濟姪和之

高館冰生硯沼堅盈箱公案總陳年法家有弟多成獄史學無
能強入編戶外龍文雲氣滿殿頭賜吻日華鮮殘冬坐此嗟何
補寂寞全勝著太玄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六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七

詩六十一首

渼濱之以問白髭并代髭答二首見示予髭偶如故而
鬚已多白因次其韻亦爲問答

問白鬚

早年曾咎汝顛隳憐汝爲文時忽焉白滿把次第行及髭衰老固宜
爾此理奚待思但恐緣我咎報復未可知嗟汝今且白白盡何
能爲及髭更連鬚延蔓遠至頤有言試述答靜聽當支頤

代白鬚答

頷下叢滋如美哉映頰髯情貽未足誇於我或有缺此閒偶蒙
幸彼婦徒稱哲久矣得子依過眼豈云瞽子今自衰老感愴何
忽忽白也我既宜豈好爲咎悅置之勿復言處世口須吶

再問

與汝少相處到今幾何時汝白胡獨早不及徑寸髭山苗映澗
松物類偶有思草薙誠不忍念汝惟故知賈柴強塗柔此事吾
肎爲獨憐相處日後去當訊誰眞能成我老爲護均雙顧

再代答

先人有所遺身體及膚髮而我處其間微細亦罔缺人生有脩
短何曾判愚哲惟道或有虧千歲等一瞥子尚忘久要於道能
不忍彼髭既如故撚弄白堪悅吾舌雖已亡聽對猶不吶

清明日閣中見杏花初開

疏花寂歷似殘紅病眼摩挲欲空已恨過開無細雨却愁吹
落有狂風物華又報清明節人世眞成白髮翁爲語天工須索
性剩將春色慰人濃

懷林亭大謝鳴治謁陵遇風

天外狂風盡日吹朝陵有客正驅馳冥冥花柳春難見颯颯塵沙晚更隨官馬不愁迷古轍美奴應恨孥新詩歸來尚可誇僚友沾濕猶勝冒雨時

謝安游東山圖

東山高臥如龍蟠天下蒼生望謝安一起羲書雅下翩然起五十不妨初作官征西將軍姓桓者致我胡為居幕下新亭抑視猶小兒流汗何人面如赭北兵百萬次淮淝別墅與客方圍棋捷書已至未終局江上阿玄殲我師高懷石磵落多長技誰識向來游戲事後世風流強效之登山也復攜歌妓

喜儲靜夫考功自南京至

與子三年別長存耿耿思偶來今日雨又屬發春時風度看逾

好功名喜未遲吏曹能自署歷不數先羲

哀存巳

濃霜夜隕菊田荒不及根同蔓草長爵影共悲遺一老斂形偏恨比三殤術留醫案真餘事名列詩家已大方親友凋零懷抱惡臨風惟有淚成行

哀舄儀

海濱歸臥歲華新靜裏焚香獨養神病勢已除知更健訃音俄到冀非真不將文字名當世豈為鄉邦惜此人路接要沂嗟後死他年誰與共乘綸

午朝次韻鳴治

衛士成行總面東朱門俾蹕靜如空高飛海燕紅雲近緩入宮花白日中華蓋遙時瞻北極衫衣垂處詠南風銀臺奏罷諸司

事即食多勞念　聖躬

過葉翁看牡丹

吳下移根已甚難七年纔得兩枝看開時況被薰風急種法還教宿土乾却愛陶盆當石砌未誇華屋薦金盤主人笑對成佳延記取花名是壽安

和陸廉伯晝寢次老杜韻

杜老當時句宛然況逢四月稱高眠綠池芳草紛紛積白日游絲冉冉牽史館何人仍像直睡鄉無事莫開邊爐熏已冷茶煙起自笑閒官可俸錢

早起次前韻寄廉伯

月黑頻將蠟炬然翻因夜短不成眠趁朝何補　君恩渥出舍聊從吏役牽馬秣未看騰櫪上雞栖誰聽語塒邊江南一枕

無殘夢欲向同僚謝俸錢

和廉伯復次前韻斷夜坐

衰年視物更茫然日落尋常索枕眠久坐誰言纔斷絕細吟翻喜忽聯牽薰風作暑如初伏海月生明又半邊却恨連墻稀燕集挑燈那送酒家錢

懷王允達不至

倏然風雨作深秋何處江行定泊舟詔下數行曾遠召書來前月已親收官河淺澁知難進仕路清閒好拉游猶有舊時高榻在掃塵還擬重延畱

次韻陳一夔冒雨見過二首

黃酴醾花已狼籍春去荒園空復游芳草池塘猶可詠石庭風雨故相畱呼童繫馬當門扇對面開尊罷酒籌詩因話開時真未

得一時須爲散新愁
獨衝風雨東街口日暮相過意亦奇橋上醉眠成故事席間高
詠得新詩曲闌循徑行須徧矮屋橫舟坐不危滿目瀟灑天生眼
色請君休信是晡時
待李世賢同游西山未至
隱隱雲物散匆匆日又斜門前方繫馬廚下預烹茶已幸能成
約胡爲復戀家莫將行樂事終付別人誇
晚至湖上
到湖疑路盡忽復轉林塘雨後添泉脉雲中漏日光新蒲仍白
綠怪柳不成行欸唱吳歌去悠誰見野航
宿功德寺航公房
山下禪堂向晚登扶節一笑有虛能飲饌疏甸收齋鉢供雜香
花映佛燈漢關乍逢同野吏吳音無改盡鄉僧滿園睡穩回清
夢風雨蕭蕭撼古藤
飲玉泉二首
龍移散瀹淨無腥純液西南萬疊青地底洞名疑小有江南泉
品類中泠御廚絡繹馳銀甕僧寺分明枕玉屏曾是
宣皇臨幸處游人誰復上高亭
垂虹名在壯神都玄酒爲池不用沽終日無雲成霧雨下流隨
地作江湖坐臨且脫登山屐汲飲重修調水符渴吻正須清冷
好寺僧空自置茶爐
登華嚴洞
緣崖絡繞近青天十步回頭一竦然但覺群峰俱在下忽臨空
洞更無前三年杻械聚誰繫半夜莊舟重莫牽便借石牀逃酩

酲白雲爲幕稱高眠
還至湖上
湖上尋歸路行行背落暉青山嫌客去白鳥背人飛不覺過泉
陣空勞帶雨衣江南如夢醒仍見水田肥
答廉伯以游西山負約
晚騎羸馬傍湖陰影落澄波數尺深衆樂因知勝獨樂豪吟長
恐壓微吟清高已向金門隱老大其如白髮侵莫道鄰居難見
面閒忙須信不同心
聞友人食河豚病發而卒
惟子禀素弱有病常纏身遂能通醫方數與衆醫親衆醫每謝
卻自謂識病真體中苦多熱食尤忌諸辛至如所飲酒惟愛淡
與淳以吳投藥餌未肯一沾唇往爲風所中治療累踰旬恐終
誤朝謁歸臥吳江濱一朝有信至奄忽形離神固知病再作不
知作何因噫哉河豚魚未足充八珍古人譬莫邪信矣能殺人
烹調雖云善發病莫與倫柰何甘此毒既死目須瞋腹作子美
禍水爲聖俞也二物尚可食所惡無無鱗重價爭買致聚食當
初春匪直悼吾友亦惟戒吳民
送沈元中知餘干 父嘗任刑部
南去意何如雲霄舉足初文名從甲榜宦業有刑書北闕須通
籍西江且下車當令遺愛滿不止白公渠
贈僧璞岡住吳城寶幢寺
古院清如許高岡瘦若何不須居十剎初喜附雙峨窗滿霜餘
柿庭深雨後莎法筵揮麈處先爲敵詩魔
芙蓉紫菊圖

芙蓉數枝嬌且新宛然離人逢水濱靚粧緩步不動塵曉起清露沾朱唇菊花意態淡可親老圃秋來物卜鄰其間顏色或不真却立恐遭石丈嗔江州刺史送酒頻餘瀝直緣能醉人眼中紅紫紛前陳洛陽何須詫青春室空未覺詩家貧叱哉二妙誰傳神

爲陳副使寓題畫

深林有隙地似與高人謀屋宇四五間翛然對溪流群山傾如赴白雲出誰收屋中亦何有琴書足銷憂玩之以終老隱志於焉求憲史富清譽中懷慕前脩山林有宿好橫圖挈同游不惜持示我我意殊相投涼風報秋信高興歸滄州

園居六詠

海月菴

雲浪推來白玉盤坐深良夜不勝寒茅簷已盡平生興何處蓬萊閣上看

玉延亭

薯蕷年來物種成楣間有客便題名邀誰爲報坡翁道我亦能烹玉糝羹

春草池

自笑潘如丈八強兒童莫漫種魚秧謝家詩句空成夢此夜依然春草長

醉眠橋

陶翁逐客向樽前醉後高眠任自然嗟我作橋容客醉不妨醉眼看高眠

冷澹泉

似嚼清冰未下咽天然滋味此能兼隱之日飲分餘瀝世上貪夫能使廉

養鶴闌

吳下枯篁一束來網緣欄戶却常開雲霄伴侶休相訐不是鷹人畜鳥媒

爲吳吉士克溫題東坡墨竹

坡僊寫竹如作書筆底溢出書之餘書形醉石壁蟠蛟俗人不識稱墨豬古來書畫同一法使彼見此當軒渠寄葉濺濺何所如宛如臥蠶首不舒濃霜塗幹外爲節香粉渴節中心虛平生妙句真可誦可使一日無此居西窗坐對發長嘯不知有感感何事豈以文翁方逝歟雨晴把玩歎吾廬清風習習搖瓊琚

送文宗儒還滁

宿非京尹免參謁版題名也自與公事共知心獨抱孤直言曾上面無斷續書縣牝才名出人谷瑯琊秀色含脩枝却憐分手去園亭何日重高談

賀秦脩敬八十

扁舟憶泊錫山東十載斗神夢寐中巢父釣竿隨澗落謝僊笙樂坐松風　朝廷錫與還門子鄉社評詩合讓公第二泉甘真可釀百杯春酒莫教空

送白侍郎還南京分關字韻

都城作淫雨連晹從今月乾霧及四郊高丘抵深窪大臣抱憂思時事切於肯廢守雖少安中夜心兀兀惟昔曾納言家職常補闕至今存奏疏也識莫評沒此來實稱賀沾滋慶謝詔明主勤萬幾宵旰常矻矻已聞發倉廩豈但謹刑罰有詔戒群

工名實期綜核兵曹爲卿亞晉務不可忽衆賢方滿朝獻納職
免越陛辭沐嘉眷朱服映象笏平生盡瘁心官簿積功閥涼飆
生新秋方舟待明發召還當不淺臣節益以竭

次韻答費昭壽二首

進講輒書到七篇每瞻紅日海東邊　恩承漢代慚何補學擬
商賢恐未然天遠冥鴻空慕弋路長疲馬只垂鞭卜鄰定向東
城下對面須將隱訣傳

杜陵休自託狂夫肥遯中園不改圖應笑蒼蠅隨驥尾誰將腐
鼠飼鵷鶵晴雲出岫無心計流水當門隔步趨猶有詩編題四
興平生功業豈全無

題石田古松圖謝周月窗治陳宜人病

籠中采掇皆良藥用之不當翻爲虐京國名醫不乏人一日城

南逢扁鵲人言用藥如用兵須遇指下雖陰度急攻緩補隨所
施信是胸中有方略沉痾脫去不言功但使危疴變安樂月窗
妙術真通靈妙處自得非醫經金門不肯受官職野服只愛居
林坰惠山山下高松樹願比此樹長青青漱泉食雪仍飛藥上
有兎絲下茯苓世人抱病爭取給憫然黃髮同千齡

重九無菊

佳節喜載臨籍有杯中綠如何籬落間獨少數枝菊迢迢小南
城異品應滿目野人不好事移送何不速無酒人但醒無菊人
尤俗我與陶淵明事事相反覆俗病惟自知客醉解留宿淵明
祇欲眠往往客遭逐黃花有時栽一賞已自足成蔭色青青增
陰自脩竹

次韻賓之重九值雨獨坐

懷麓堂前樹蕭蕭感暮秋閉門逢節序落帽想風流空負此時
酒閑登何處樓不須論雨識四野少禾頭是日甲子

次韻鳴治對菊

曉園移送帶煙霏看處詩成韻屢依來使相逢休更問旟人真
覺淡忘歸霜餘未落憐高節月下無言對冷菲誰識城東幽寂
者空庭疏雨獨沾衣

謝王主簿送菊

看菊曾爲別墅游鄧村風露六年秋幽姿入眼猶黃面晚節驚
心易白頭已歎無錢空復對何妨有酒自相酬陡然籬落增顏
色更把重陽故事修

爲斎姪題謝廷循畫二首

雲中飛嶂翠模糊深樹茅堂隱若無莫向昔人論畫品開窗聊

對謝公圖　右春山圖

江湖極目渺無涯蚌蛤爭湖上淺沙開口自甘濡沫老聒人偏
恨是鳴蛙　右蚌蛤圖

題石田畫

巖壑瀟灑東信手寫長卷物開是誰者溪泉山石斷復連亦有茅
亭在林下石翁足蹟只吳中意到自忘工不工平生所見亦不
少但覺一幅無相同僞作紛紛到京國欲以亂真翻費力我方
含笑人獨疑真蹟于今惟水東我觀此畫雖率然老氣勃勃生
清妍江湖欲尋具眼識須上米家書畫船

過西苑

松檜瓊臺不受塵虹橋綠樹擬記通津瀛洲水滿分神海靈囿
長接禁宸虎圈文關空獸躍龍舟稀泛靜魚綸貫花未許陪游

辛雄美賡歌作宋臣

游海印寺次韻鳴治

北風物急避高垣竹屋清寒且自暄客喜抱琴仍送酒僧忙掃地更開門投閒易度人間世擇勝真游海上村飲後題詩多老氣頹然翻覺醉翁尊

哭王允達二首

孤舟遥寄一身危病骨秋深瘦莫支二豎豈勞催死別九原安忍問歸期夜闌燭盡多新夢歲暮書回少故知爲憶相從今廿載誨言重領是何時

短札馳來病已危牀頭筆力強撑支兼程到此猶難見萬事從今敢預期徐穉力耕人自薦王裒行孝世皆知百年家學諸孤纔有取遺編手校時

早起

喔喔雞三唱城若類遠村髮隨秋葉落目與曉燈昏對案仍呼飯披衣又出門自憐衰朽物終歲謁天閽

聞王古直至東鳴治

長安風雪值殘年又報王猷過闕前陸士不沾京洛袂冰澌能送浙江船平生蹤蹟知忙甚此老鬚眉想皓然賴有故人相慰藉對牀呼酒夜燈懸

作鶴房

枯篁密葦作房櫳故遣僊禽宿此中曾見江南多鴨舍亦知吳下有牛宮綢繆牖戶朝南日倚傍垣墉避北風莫笑乘軒如衛懿苦寒須念雪園空

次韻沈啓南自治生壙見寄二首

射瀆西行水路斜細論形勢見隆窪宋儒尚作山陵議郭氏真稱地理家親手銘文鐫白石鄰僧香火傍丹霞久知詩骨偏強健曳杖何妨閱歲華

倚壙高歌對斷崖鄙人安得此襟懷門深拱木栽培徧山近浮雲坐臥偕曾子啓手豈不安莊生息我意終乖司空自有藏身地不學劉伶說便埋

喜李貞伯生子

秣陵疎雨作秋涼賀客緣知總上堂奕葉相傳宜李氏通家有舊是吳郎臺高又復看招鳳書好何曾寫弄麞萬卷舊藏應會讀任渠嬉戲滿攤牀

遣悶

歲杪匆匆只五旬悲懷偏觸長年人幼兒嬉戲兩頑物老婦呻吟一病身風急獨聽烏止屋月明閑與鶴爲鄰鄉書近報吳田熟此夕愁眉稍覺伸

賦竹慶郭汝文五十

竹似賢昔日聞之白樂天樂天好竹好其德此語雖佳意未全古來賢者必有壽吾於竹也蓋亦知其然所以風雨穿其心相磨其霜空團寄傲不肯屈節操挺挺老愈堅吳門開壽域隱者蹻獨先堂上不合生此竹何人移入圖中懸畫家竊取詩人意以竹比德仍比年松江之濱地宜此從今種滿數畝田削笏必帶節斫幹當及孫筍可作冠竿可杖杖須入手冠須顛逍遙長醉竹葉酒杖屨一笑清風前

謝濟之送橘二首

待月亭邊碧樹攢及時摘實伏闕官報存落想如相稱直是闇

中荔子丹
黃紅錯落滿雕盤如見珊瑚間木難莫把糖霜名更改齒牙眞不帶淸酸

西域賈胡以獅子入貢有詔却之次韻鳴治

萬里流沙奇獸去數行 新詔滿朝歡須知此物眞無益始信爲君亦不難盛世冀田曾却馬他人野鳥自稱鸞即看重譯皆歸化敵國何方是契丹

次韻陳粹之謁先墓

歲暮寒風透布袍東門血淚灑平臯心穿泉壤三重固手抑松楸數尺高北闕已承恩典重南山不動孝思牢兩親却在揚名裏身退能招士論褒

鮑翁家藏集卷第十七

鮑翁家藏集卷第十八

詩五十五首

送汝行敏守南安

南過虔州山勢回朱旛遥見繞城來郡中未記劉昆政池上猶稱賈至才楓落吳江還倚棹梅開庾嶺獨登臺千年漢吏多遺愛此去賢名定許陪

周莊懿公輓章

鎬京遙在望人物久難還壽俊文還富詩歌南及申夷名懷得士聽訟信如神淹紫闈非少超遷歷牖新周官卿有亞舜世弼爲鄰畿內逢凶歲朝端遣重臣飢民忙救援荒政細修陳國史方傳信臺丞又即眞京儲須乃積邊務要同寅定辟資宏父司平得華人 帝心常在簡物議始能伸名將馳使開居已乞身夢歸陽曲路坐閱秣陵春報主身猶許憂時俗更詢慭遺嗟一老遠逝恨茲辰卹典絲臨穴良工載琢珉龍章殊赫赫麟子總振振不忍緘思素爭誇克荷新當時常見照宿昔幸相親試誄平生蹟圖詞淚滿巾

徐州重修黃樓

樓中不見羽衣人黃堊依然四面新坐使河流循故道俯臨山石倚長津名邦信美皆吾土勝日登高與衆賓從此欲傳州守事只須題壁掃浮塵

陳堅遠新建黔陽寶山書院

黔陽縣東推賢令亦寶山前復古祠高棟數間仍舊勝斷圭三尺有殘碑沅湘杳杳多人物唐宋悠悠幾歲時日吉登堂陳桂酒迎神須賦楚人辭

王忠肅公輓章

垂紳絕席見孤標正色昌言歷五朝除吏已如崔祐甫侍
君寧論李文饒典刑尚有嗟何及書諡考無遺老後凋百世悠悠
存美諡鹽山南望白雲遥

送王存敬知興化分韻得但字

退朝赴西曹勤事流筆汗獄訟方紛爭直以片言斷老胥抱文
書卷舌詎能贊呂侯惟簡孚漢吏或精悍似君實兼之古人亦
何但從來白雲司往往重文翰當君治獄餘詩句又其冠秀雅
超凡塵落紙莫敢竄朝士相與游敬服不敢玩如彼千仞岡鳳
翥爭仰看吾蘇昔缺守政劇孰可幹衆論咸擬君遂為閩郡守
一朝見 御批光動姓名煥五馬依在門腰帶仍已換十年幸
相知良會每連案如何朱夏杪當我離筵畔所欣仕途開難做

文社散作詩賀閩人私懷未須亂

送劉世熙赴四川僉事管水利

行行萬里去分司直到西川欲盡時肯使江流歸瀉還石山
月照峨嵋外亭臨自刑曹出上馬親將 御敕持千古李冰功
不廢離堆刊木建生祠

謝仲山送鶴圖

東園白鶴似人長花徑孤栖每自傷粉墨如新描點染羽毛依
舊欲徊翔只疑明月還留影却恨空林不入行對此忽忘蘇子
歎誰能呼取下高堂

有以廬山千年松遺予者種盆石上蒼翠可愛

眼底依然五老峯離奇數寸亦長松盆中貯水成兒戲几上看
山稱老慵全節始知君子德小材寧却大夫封伏苓歲久還如
手拳石空嗟自不容

送鳴治擢南京祭酒

十載台南有卧龍重來史局又相從高名早已揚延閣宿望尤
宜置辟雍六館舊傳虞學制五經今作漢儒宗鎬京自昔人才
盛試看南金總在鎔

送毛貞甫給事赴南京

寂寞閑曹吏隱兼喜聞新擢一掀髯官當要地斯通顯名在賢
科却久淹脫穎已非人自薦抗章應盡職無嫌頻年為感過從
意秋到惟將別恨添

喜雨

北方苦春旱入夏雨亦微俄然見膚寸滂沛及午正霏霏散在荒園
中不覺沾我衣草木總欣悅一洗沐滋容輝昨者宿齋戒徧走神
祠祈禱情朔入奏獨與 皇心違謂此在朕躬朕當軫玄機
宸衷之所至端能動天威今年定有望吾民應免飢

雨後

池上積雨餘惟聞芳草氣我亦愛吾耶賦詩工五字新蟬為誰
鳴老鶴作人跪吏隱真何有悠然亦高致

葉翁以叢竹分種因題畀竹謝之

東家有竹青且見分處處別種其欣欣世間豈得成三友林下賢
人詠五君雨過不須論醉日風回時復見晴空傳神妙手今難
得聊入筠窗翠屏

立秋日過蔡士弘太守新軒

高軒早與素秋通庭下脩篁拱幾叢晚已蟠西垣延爽氣更開北
牖納清風主人解作投閒計有子貞成肯構功委巷塵埃渾不

到覇許何用碧紗籠

對月

秋月幾回賞獨有今年明月閑不曰知經度雲雨閑清光頻捲閑孰把槐梢擧欲邀二三友竝爲杯酒慳幽抱未能釋安能得歡想空庭步百回悄悄中宵還

楊文懿公挽章二首

詞苑年來少老成越鄉鬼去鏡川平史編未就多遺恨 恩賜初行已易名海內雄深傳制作館中瀟散見神情玉延亭上題題處手澤如新泣後生

病深趺坐絕朝紳手削封章避位頻史局却緣儒術重宮僚偏荷 聖恩新群經自得私抄意小圃能容後樂身已矣不堪門地感白頭難復見陽椿

送何醫士養病還松江

旅舍天涯側醫名衆所聞曰嘗池上水目望九峰雲慈姥應無恙諸郎定好文莫辭扶病去珍剩正煩分

冬至謁陵與黃子敬編修石邦彦檢討宿昌平學舍

樓頭鍾鼓咽寒風樹杪星河轉碧空百里人家多野外五陵兵衛滿城中游歌此地諸生在信宿連宵有客同孤榻擁衾清不寐夜長惟有賦詩功

還至沙河

高陵回望白雲中匹馬南歸從兩童明旦正臨長至日昨朝猶起不周風谷深落葉塡能滿橋斷層冰結自通便買村醪成一醉喜聞鄉老話年豐

爲余大理題石田畫

生綃丈許畫者誰石田老人今畫師年來都下家家有此幅吾知出親手筆意縱橫信所之夾岸脩然已疎柳溪陰欲度無舟楫萬杖成橋遠相接何處詩人詩瘦驢破帽歆風粘落葉兩山對峙開高闕路傍梵宇容千間半空丹臒勢突兀雲霄天台眞等閑老人昔共游廣山此景彷彿曾蹤攀昆湖蕩漾臨几席水繞漁莊凡幾灣京華十年走塵土看畫分明能破顏山林在望爲飛倦春到江南吾欲還

爲張英公賦瑞芝

偉哉定興王卜葬燕山麓墳上穹碑太史文大書平定交南錄惟王昔統百萬師 天子使殄西南夷富良江上旌旗度生縛渠魁黎季犛伏波將軍立銅柱何如伐石作穹碑獨憐疚胡心不逐胡雲移平生遺恨無所洩墳上倏化爲靈芝不然天意惜忠義故遣瑞物以表之我觀世間芝草亦常有誰似煌煌大如斗將門有子復登壇摘處仍歸曹偉手此芝便合作如意帳下偏裨看指揮豈不見雲中飛報入京師醜虜聞風連夜走

次韻王汝叟兄

吳東富山水亦復含淸暉扁舟昔所造宅含煙雲微陳翁喜客至勸飲爵頻揮入夜猶未散水月交流輝久憶此事在孰知斯人非書來當歲晏仲也慘無依平生友愛念恨不身南飛惟翁本善士保身已全歸但憐母氏老孤抱眞難爲厚祿幸可致諸郎侍庭闈足爲膝前慰少洩胸中悲

歲暮憶亡妻

素帷風動不勝寒魂氣非近久蓋棺時到暮年偏感物身留空舍強從官呻吟尙有遺言在慘側無如死別難松竹近窗燈火

暗夜堂孤坐弟汎瀾

辛亥上元夜仲山過飲

角燈懸處久生塵攜酒相過賴故人擊鼓杯盤誰主客吟哦簫
鼓月比鄰花枝欲動風猶信未來氣偏遲月滿輪却歎吾生有涯
者京華又住十二春

對雨一首

西齋閒看雨失與故人期早地徐應入浮雲濕不移藤梢初上
架蘆屬芽故穿籬案上書簽亂廢歌有杜詩
晚來猶密雨小徑踏成泥亂雀依簷近跡花照檻低荒陰須日
涉稚子不時携斬斑鄰家隔高林綠已齊

次韻仲山謝兵部芍藥

赤雲司裏隔紅塵千種名花過雨新花譜未論金帶品清詞合

製玉樓春閣中陳紫宜徑味洛下姚黃正侍臣老眼摩挲須此
物買栽甘作灌園人

題王叔明野艇觀書圖

泊舟野水際不作水嬉謀舟中載書卷隱志於焉求坐處書在
手臥時書枕頭何須有酒飲始足銷吾憂日暮漁翁返臨溪勸
少留還乘明月出同向太湖游

爲楊應寧僉憲題畫二首

勝地看孤亭翼然臨絕岸杖屨復來頻斯人來獨慣青松栽已
高白石煮應爛詩思逐浮雲峰回忽中斷
久移京口居雅愛江南意步過清風橋歸來甘露寺壯歲難好
閒宦轍驅人至餘習書圖間山林遂能致

送陳何兩郎中分行南北慮囚

週來治獄誰敢精陳何二君俱有名手持朱墨發浩歎仍爲死
者求其生豈云藉此以要譽刑罰所貴惟公平平生讀書真自
得呂刑兩字爲明清週來旱災及千里　宸衷惻惻憂吾氓謂
茲感召以有自覃恩早諭秋官卿死囚已釋十五六尚恐枉抑
連神京遥遥甸服隔南北一朝妙選令分行行哉吾黨動貫城
此事付託殊不輕亦知仰副九重意軒車所至無冤聲他時獄
案總馳奏覆視何用煩廷評

夏太常輓章

鳳池宣召荷　文皇書藝當年獨擅場戰領遠師王逸少鑑
湖終賜賀知章垣西筆翰傳中舍海上樓船載太常幽室案成
方晝寢誰將前制擬清狂（太常平生少暇即弄筆札未嘗畫寢見劉文莊公輓詩）

續和任太常寫懷二首

夢裏生松腹笑噓三公其奈此公何旁人作鏡冠常正遠使將
書字不譌子美清晨開書幛樂天終夜卻詩魔自聞説到山中
景轉覺便宜得最多
便宜多處絕無心城裏移居景更深歲月有終還有始形骸何
古亦何今文峯雲起依危檻秀嶼風回動遠林我獨似知山下
路抱琴時向夢中尋

送貞伯致仕

引去誰謀及故人買田陽羨遂成真張公洞口終期我金母橋
邊早買身郡志續修知舊事鄉筵初會得嘉賓百年風節人爭
仰笑對秋來白髮新

送仲山使封　鄭府

鍾鳴長樂宮丹陛列儀仗盛典欣復行鴻臚曉傳唱國門洞開

處使節親手持千里遙懷地遠遙車載馳於茲趁玉國地亦稱四塞濟水流其南太行峙其北周家爲夾輔歲久惟親藩天潢派不遠玉樹支仍蕃將命重分封宣尤司馬[illegible]我能賦美與揚仕錄臨別遙相贈清風歌穆如翛然堪比德與不讓璠璵去矣尚無遲歸哉尤勿緩兵曹有公事子復伴不知手札寄適鄭行裝猶紵衣要知如今人與[illegible]只空歸

次韻齊之招仲山酌別

偶值二句除堪償十載忙有官原是夏此月並無陽[illegible]花市長驅翻聚場不綠持王節安得解銅章未去須[illegible]將來[illegible]可尋試看王子宅或比鄭公鄉飲處誰招得行期已[illegible]從懶摘山果更高裴弄月當花攜臨風泛羽觴細斟如客[illegible]獨鶴擬人長使者新恩渥儒生故態狂[illegible]出路微茫

答濟之謝送鶴

野人朝扣門抱鶴來特贈謂我有一鶴作配實相稱長揖謝野人爾言真可聽惜哉荒園名往歲已先定群鳥百不多我鶴一不少所以爲儔禽何留比凡鳥迎風或長鳴獨立殊矯矯其子不須和況乃是中表王子所居處旁有半畝園有園却無鶴雖美何足言呼童轉贈之入門即翩翩主人亦珍重視若鳳與鵷菴居數延致畜之勝乘軒客或告主人贈鶴意如何西鄰與吾子平日必不和豈不聞唳語不和勸義和[illegible]人尚可鶴也食更多主人意不諾謂爾何善謔我生與西鄰自信不相惡千歲食已儲作詩激送鶴

食蜀秫米飯簡濟之

碗面盈盈紅玉漿不妨磊磈塞空腸飢時信矣易爲食珍品徒然何足當朝士有唯食糲飯市人猶自號饞[illegible]留吳地令爲沼一飽甘隨鴉鶩行

濟之和章有芥不根滋味好之句復次韻

君家菜畦碧流凝飯熟[illegible]來此下腸須是芥根新切稱未容槿葉令甸當蘇松欲種無閒地陳[illegible]相從勝絕[illegible]到却如[illegible]帖朝來能揮兩三行

夜讀白樂天詩集二首

何物燈前消夜長一編入手坐焚香便[illegible]却竹張[illegible]和真味似將玄酒嘗前半任他爲李杜近時知己得[illegible]寶從今謝絕朋賓客時[illegible]惟容白侍郎

日眩天敎放夜光時題小猿過千章慶[illegible]不到姑蘇即古杭老去登臨年有[illegible]病消歌舞樂無方有集二事憐樣

說生死猶疑未盡忘

讀樂天詩有五十八歸來之句子明年正及其期遂次韻

五十八歸來歸來未爲遲我從去年已過之何以六秋盡園亭前聚葉錯黃絲豈不爲求[illegible]此地乃種木種[illegible]樂中有本兼有竹幸哉同樂天我願無不足

王孟端山居圖

花落家僮掃獨遲山居幽興屬王維若[illegible]宵宿如爲[illegible]不用主人烹伏雌

招濟之觀吳穆寫竹

人家於此君一日何可無君家有此語千載不可誣我生所交好不在五大夫培植力已盡往往折且枯吳郎王案[illegible]遇我製

新圖寫真能逼真墨汁信手塗抹者忽爲長枯者忽爲腴此君
人欲見頃刻遂可呼聞君有高致子猷未曾徂游藝能屈已當
領爲其徒就觀必有得背後勝臨摹當今盡所狐乃近在中吳
請君即上馬更勿煩僮奴

晚寢

土牀便偃息温暖足能伸半晚連長夜三朝隔小春江南初到
夢都下未歸身猶賴閑松竹臨窗伴主人

次韻李賓之聞謝鳴治自南京歸得遺腹孫

乞身上章疏揮手返故園依依赤城路望見非里門恐君無後
罪行謀及諸昆鄧攸亦偶爾天道初無言呱呱者誰泣無子乃
有孫父兮今何人敢任顧復恩善哉北山梓延綿此孤根遂令
台南族不祀宛猶存故人聞遠信喜劇向子論感歎至終夕未

覺詞語煩

服山藥湯

吾家王延亭人比錢熗安王延父不栽亭名只如故客從懷慶
來老守韓相附土產細搗成楮實絨且固蔵冬早朝時沸湯潴
甌注舉匙旋調飲何物是爽真空腹覺温然邪酒真可吐或復
好飲茶損耗疾終痼惟此能補中醫家二三不誤豈緣重服食養
質合調護輕身與延年神僊非所慕此藥初得名宋諱不敢呼
更名仍加號本草爲箋注後來陳簡齋乃有王延賦登亭須稱
飲名實始相副蘇公服胡麻說夢幾時寤

製雪浪石研

蠶礬千文接蓬萊割取髮鏈帶海苔巧匠旁觀須利器吾家常
用豈麤材輕磨玉髓難隨墨淨洗金星不染埃豈是蘇公齋裏

物只供清玩勢催鬼

送楊君謙致仕

公署席未暖求去何嗷嗷濟河先焚舟預賣冠與袍我不更勸
子知子意殊牢昨者見章疏陳情欲長號謂臣心腹間有疾刺
如刀自宜鍼石忌不任藥消書以嚎 恩錫封典父母喜俱叨雨
露不知感臣豈如蓬蒿壯年可驅策正命從昨毫臣實自知愧
泰緣病相遭當斯與悟退辛爾游山海九重遂俯從衆謂天居
高郎官信芙秩視之等秋毫未論子所能此足稱賢豪紛紛投
牒者群然赴饑雀其間或乘適虛名尚貪饕如子直難得識者
爭嘉褒而我復搔愧頭顱已霜毛歸心覺愈急如索更加綯子
歸免羈絆檻獸初奔逃印竹不見顧魚舞向林皋歲暮多冰雪
長河阻輕舠河神不世情貽子木[illegible]舊宅何異市門前是南

濠性不耐[illegible]惟[illegible]遊行指天日山[illegible]友孫孫歸來必
自得有樂斷簡門發漫胸中句文[illegible]學多[illegible]及自今筆要
前何探已忘[illegible]恐且著[illegible]了[illegible]

韋作郎論懷[illegible]

前歷力慨不辭跟[illegible]京奉門公所未須日月官書增
史紙在山鎬京大明[illegible]樂漸來[illegible]秋未選千古姓名存
閣史特[illegible]誰許後人刪

送李世賢推南京[illegible]

鄉里文[illegible]成月移赤[illegible]閣[illegible]隨史家有事垂成日師席無
人獨去時大學[illegible]關[illegible]古制[illegible]京[illegible]是初基廿年不踏江南
路天遣[illegible]參[illegible]

送張廷祥擢南京翰林

北闕星來從史事西江仍許尉遲容玉堂地迥神情逸金闕開
成龍池滾犀牛氣衝豐獄劍霜天聲遞洛陽鐘瀛州獨步悠然
處處見龍蟠第一峰

匏翁家藏集卷第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九

詩六十三首

壬子春享齋事府齋宿

公署沉沉息此身齋居常感歲華新青松植立雙童子烏鳥喧
呼萬市人金屋漸浮周苑日玉河能隔洛街塵曉來初篆趨蹌
地擬候鐘聲出紫宸

郊壇陪祀次仲山韻

萬隊旌旗繞竹宮百官環珮步來同碧臺爛若中天月氣象冷
然半夜風庭燎影焚光條起洞門幽迴路潛通來雲陸降神如
在共識天心鑒　聖衷

又次濟之韻

庭燎光中序五齊夜寒月到竹宮西坐衣近與天相接煙霧都
將海市迷韶樂九成來似鳳仙橋千丈臥虹蜺駿奔不省今何
處但覺人寰萬象低

慶成宴次仲山韻

日高黃繖倚雲張久立貢仙陛楯郎池上賡歌詩制作殿中列
坐恭班行周儀未數三千說舜服親聽十二章誰道曲終無以
獻舞筵馴獸正蹌蹌

上元夜無燈

城中結綵共焚膏況說燈山駕六鰲形影相依聊復問鬢毛如
許不勝搔林稍每歲春星正屋上誰家海月高五十八年真老
矣安能遊戲逐兒曹

邀潘侍郎爲同鄉會 潘先世爲長洲人後徙鄞縣

東帶門前午盡賓纓醪酣非及新春偶成洛社耆英會得見吳

都里春人座上素懷叨末契朝端清彼重純臣浩歌激烈聲爭
和醉後相忘意更真

送嚴戶部出守西安

出守何曾為一麾山公高薦久相知漢家郡郡先京兆唐世才
臣重度支極北 朝廷通奏疏終南堂紀入歌詩他年廳壁題
名姓誰獨令人有去思

送顏仲和擢南京翰林檢討學國子助教事

先生自此升何處胄監于今在鎬京老學共推師道重新銜仍
繫史官清唐家高館猶三舍漢代諸儒並兩生不用朝天時早
起青山隔屋自鷄鳴

謁文信公祠

當時正氣亘乾坤忠義誰將宋史論（宋史公與陳宜中同一列傳不預忠義之列）柴市
宜為南向象崖山應有北歸魂已酬鄉里勝賢志能報朝廷參
士恩一讀六歌人便哭天教遺象總無存（廬陵成氏藏公六歌墨跡燬于火）

過仰山寺觀姚少師僧服小像

城裏僧廬揭仰山姚公于此昔投閒戟門殿閣嚴廊外拂拭塵
埃破壁間困虎封侯頭可相（袁廷王相公為困虎形）龍識王手親栽朱
衣玉帶宮師貴寂寞跏趺寺掛闌

傷鶴折翼

名繫東園最所憐竹闌籬下更教編綠秋陽何風少抑使離
披白羽偏屢舞安能重按節一飛無復獨沖天不妨翹足長行
院有食仍須致汝前

盆榴紅白二色二月盡始開

燕山何處識天寒細蕊初開春欲闌之子夷將枝葉訛有人嵌

作杏花看素艷偏宜臨晴雪冷艷分明綴渥丹縮取江南地來
此暗香浮室勝芝蘭

慰濟之謁陵遇風

中元每多雨長至或多雪雨雪兩不多獨有清明節一年最好
是清明欲將公幹作私行黃沙眯目開不得却恨前年不出城
風來力如射弧索向誰借寂寞沙河旁杏花定先謝大風作題
思往時馬上掩口猶聯詩請君試拾錦囊底傳向詞林亦一奇

三月八日冊立 東宮志喜

仗內司晨始報辰（凡行大禮司晨例報卯時今冊立時用辰因以辰報）連班抱笏侍群臣
青宮載啓依黃道金冊初頒出紫宸率土盡知顒望滿前星
遍覺瑞光新御橋微雨歡聲動 恩詔傳宣聽未真

濟之招看梨花復次往年賞桃花韻四絕

強把花容比太真樂天詩句亦凡塵誰嫌小適園偏小曉盼人
間一段春（濟之近名其園曰小適）
張谷遲遲忽返魂從開桃李在公門三年不到園中去猶喜看
花眼未昏
養給消瘦為誰開有客城西躍馬來莫怪狂風偏拂檻也知晴
雪不粘苔
倚闌揮翰帶微醺錯認羊欣白練裙記取一株全放處從前廿
日是春分

題竹送沈尚倫刑部使安南

隱侯標格如圖畫便者清風勁節旄萬里交南何處去清風一
道過湘皋

送陳堅遠通判長沙

黔陽爲令文德政邑人傳復佐長沙郡誰求兆紫田慈祥民可
近文雅弟難賢舊路將行應無湖風自引船

次韻無錫李舜明見寄二首

樸學無能漸白頭荒田稊稗尚無秋久懷聯跡兼成隱深愧虛
名強見收幽夢有時過惠麓故園終歲寄長洲涼風欲送扁舟
去還許寒山坐客否

惠麓山深有臥雲幽栖能避洛京塵許名草擬如存宗補法全
疎豈賢人泉落空階流澥若眉吻深谷孱有春傳聞人說山中
樂府府誰論秉國鈞

爲陸文質題夏以平太常山水

崑山夏公官太常手寫最君能寫得場豈知華亭別有夏公者山
水落紙深而長鳳池退食多佳興閑戶松陰還滿徑小筆能消
滚絳施雲長峯遊陽危磴深林少行客中有瀑布清卯酉見高
寺澗底似聽晨鐘鳴國朝陸君素善者有聲其上背佛若碑當霸一
臥游三湖九峯開瀉韋朝暮清暇

病臂諸友過慰

長夏倏然一病身案頭藥裹自相親幽居却似偷閑者高臥翻
成避暑人能笑口雖教獨閉無名抗復誰伸國學坐久無延
款詩卷棋枰取次陳

病中簡濟之

病陽憶前時幸枉一問晤言來下楷迎行于非故步今者得来
疾其狀已似痼只尺不相聞何況數里路兩過離落間延堂豈
無狐濟暑行將徂節序忽驚悟旭日上短牆兩呼聽方雅起坐
強一編落袖驚循窗有客過我門投刺負未顧悶非心知人衰

曲向誰訴

閱屛巳書札

斑斑遺墨宛如新安得交親更此人信矣行間渾茂密儼然物
外嚴清眞世家傳菊根初斷公寮聽舊語自頻南京太醫院巳作醫僚軒原
扶病王延亭上坐槿花殘照獨傷神

題朱竹慶玉汝母宜人九十

姚城一水連席媛中有陳氏之宅居詩母行年問何如始生之
辰是國初雖云頭上白髮疎猶冠豈識猶勝梳大帛一疋裁
衣裾恐是手中自織歟仲也巳荷大理除不勞在家扶板輿丹
山紫鳳御天書低徊下舞兩翼舒翩然湖上驚游魚羽毛變化
心獨虛詩筵風回響珩璜以葉作酒笋作菹傑家丹藥勿復儲
食此壽可千歲餘

紀陽枇杷

吳船入貢泝江濤分賜偏霑近侍曹此遺臥病設思新橘柚退朝休
賦舊櫻桃珍奇未惜初加惠浸游無能莫效勞若籠曉來傾瀉
處金丸錯落駭兒曹

送王濟之還洞庭 濟之兄號安隱

洞庭山腳倚高樓歸夢分明遶十洲春草池塘懷故里夜堂風
露感新秋深林結屋能安隱遠水浮舟豈好游士行百年兼孝
友入門還慰老親憂

懷濟之 時赴南闈主試

東街良會正愁稀況復秋來重久違已向昨朝辭 此闕預知
多士候南闈難莫聽驪駒唱驛梯遥瞻畫鷁飛試擬還朝何
日是都門應見雪霏霏

題陳一菴憲副小象 時初擢刑部副使

獄事能平令憂獲許家人物在刑曹平生志節淞江小此去將名石廣高

為陳一菴乞兎

古詩三百篇於兎其何頗其名因以識一編猶留緒此物性特狡穴處異於狙君家能畜養孰謂其容易亦遇大獲躍躍跳其躍不然向君投繫之忘救援缺口令強食肯樂餓與喚喚求逸去有如囊鼠啮其勢又必死枉殺應哪免東城幽僻地早已闢兎園務登版築勞亦復有周垣冊子不遺下掛角非鳥雉此物縱其向長樂草木蕃延蹢適野性何殊在郊原園中有一雛愛之不乘軒飲啄得伴侶上下共奔竄及此月將滿吐生子當繫君昨過我飲許贈偶有言使須速拖來不至休如勝童勿苦疑我意在物與燔

次韻秦廷韶布政閒居感興四首

有災或無妄有與或不虞化路分南北泣下非楊朱人心自能保九夷亦安居錫山翠如削此地真吾廬

漢臣獻忠謀朝夕榮杏領惜哉晁氏危我負非孝景物失歸謝安世務識王猛出處非其時中心亦當省

侏儒僅三尺強傍高牆窺不見室家好妄論非所宜宣尼若歸魯其行肯遲遲西江水清澈照影無忸怩

逝矣柴桑翁千載不可作載歌歸去來上下仍丘壑人情信朵諧天命真足樂寄言梅里煙人家滿村落

記園中草木二十首

槐

東兩憶初購荒攘與掃除牆下古槐樹憔悴色不舒況遭眾樂折高枝且無餘愛護至今日濃陰接古屋數步已仰視偉哉鉅人如非藉此蔭庇誰結幽亭居之為眾木長奴僕樫與榆

榆

始我種三榆近在亭之左西日待障蔽陰成客能坐七年長漸高密葉已交鋪生錢間可食給者當眾滋其一忽憔悴嚙腹緣蛾蝶持斧欲伐之材木中船舵 榆材堅可為舵 藤蔓方附麗不伐亦自可古人無棄物守圃營用跋

樫

讀詩識其名惟謂材無用西戎每度河此木能載重所以人字之 一名河柳 西并在作梁棟兩株倚東籬計亦七年種相對垂青綠喬地來二仲

棗

荒園之佳果此樹八九株纍纍結實大率如珠此種味甘脆南方之所無日炙色漸赤兒童已窺覷剝擊盈數斗鄰舍或求須早知實可食何須種樫榆此木頗耐旱地宜土不濡所以齊魯間斬伐充新芻近復得異種纍纍拳顆人病曲木未可惡惟天付形軀良材如矯揉不見薪與孤

檜柏

檜柏性相似安論不同形城南又移植用以護幽亭檜也漸生盼柏兮徒延齡豈非兩石間自足全餘齡古槐雖老大秋到即凋零個霜雪冷見此獨青青

槿

南方編短籬木槿每當路北地少為貴翻編短籬護要知一物

耳貫賤以地故夏末葳蕤生意含曉露花開亦可觀別種更相妬獨憐一夕間顏色已非素益多固應爾此理莫自悟不見萱草花開落只朝暮

榴

園圃復亭亭園子巧相競都下朝千盆花市此爲盛我獨解其縛高枝遂其性參差花更繁緋綠錯相映安石名已蒙休從謝公姓

竹

脩然數君子落落俱長身東家每借看步去不嫌頻移我幸許我已自前年春自我得此輩園居豈爲貧但愛積雨霽日影少精神然然勸濯觀枝葉還如新因玆悟爲學亹勉在斯晨

丁香

花開不結實徒冒丁香名枝頭綴紫粟旖旎香非輕乃知俾物者名以香而成或者樹相類惜未南中行移栽只一榦肥壤培手萌分移故園內不知枯與榮終當問來使亦欲如淵明

馬檳榔

有樹吾不識人云馬檳榔檳榔産南海結實因瘴鄉平生嘗其名豈亦如丁香白花細而密實甘嚼可嘗其葉與麻同沃若澤且光麻馬音或譌欲問郭駝亡

酴醾

酴醾發長條叢生類著草每記衆花開此種開獨早南方色多紅黃色見者少但嫌易零落蜂蝶食不飽幽闌強遮護童子日必掃花落當復開豈似主人老昔杜詩客來覓句步頻繞欸詠成感傷誰來慰幽抱

刺醾

酴醾有數種同名而異字花開欲折難鋸鉤如棘刺白者幹獨長紅者香更賦種之小徑旁所恨胃衣袂掉竹加編縛步履差可類石家金谷園怨乏此佳致

葵

託身北墻隅卑兒人所踐苗長已過墻入土根不淺葉間蕊何多㵎㵎滿閒園此種覺尤佳觀者盡云鮮傾心識忠臣衛足仔古典作者詠非美名向亦須辨

決明

黃花隱綠葉雨過仍離披不爲杜老歎木是涼風時服食治目眚吾將采擷之不須更買藥聞丁是醫師

黃連

花細山桂然階下不甚顯野人斷其根根長節應九苦節不可貞服食可資壽其功利於病有客嫌苦口戒予勿種玆味苦和難受豈不見甘草百藥無不有

紫芥

性芥本菜類秋深掇而藏此種乃野生已向春初長紫花布滿地葉嫩亦堪嘗氣味既不辛却與芥同行北人無不食木枅與芦芑入醬以油和數類流肥香

馬蘭草

蕤蕤葉如許幽草名可當花開紫蘭影嗅之却無香不爲人所貴獨取其根長爲帚或爲拂用之材亦良根長既入土多種河岸傍岸易始不崩新閒意亦尋常

朱藤

娟娟數尺脉徃歲手親栽西菴敞短簷稍剛所相夾歲久終蔓延枝葉已交接有花散紅纓有子垂草莢亦日聞繁陰倶息可移栽但憂風雨甚高架一朝壓折掌却不妨忽冬亦名共經臘

牽牛

本草載藥品蔓部見牽牛董風籬落間蔓生甚細以維瑑葉色碧葉密花仍稍且高即[illegible]是朝菌倫陰氣得獨盛下劑斯見收使須作花看誰知是[illegible]

蘆

江湖水邊際彌望皆高萩蘆本水濱物多疑平陸無移根偶植擁坼沒土不污縱橫忽偏地葉密多露芽白花可[illegible]須人扶無當風雨夕蕭蕭亦江湖宛如扁舟過傍人共歌叫浩然發歸興當爲思蓴鱸

八月十六日夜對月簡仲山 仲山以十四夜[illegible]飲歸天陰

秋色平分昨夜過纔有月好淡還河漢東流氾消倶盡天上清光減未多有酒却嗟無客共新詩其奈故人何欲知勝得人間景超勝樓頭對素娥

送蕭文明致仕東歸

瑣闥忠言奏疏聞從古三轉到閩山北來未[illegible]東去空驚疋馬還獨振衣裳臨潞水好修書札過榆關海濱白首曾垂釣須信仕公久好閒

送秦廷贇副使

萬里遥瞻黃竹行九重垂念遠人情淮山片玉渾無價蒼蓋有清風最有聲杯送夜筵歌宛轉棹移秋水擊空明臬司不是投閒地莫過長沙問賈生

送陳一夔調瑞州同知

古筠南去興飄然僕子詩囊豈在肩莫以瑕疵論白璧不妨頗面照清泉秋江直入吳中路春樹遥瞻冀北天壯志未衰功業始滄鷗誰發味新鮮

次韻朱天昭御史自嶺南見寄

強比蚊山力不堪刑書重政苦能[illegible]鄉心莫繞三江上風栽爭瞻五嶺南都下乘驄傳故事[illegible]新秋園嘉話來年續游月依然在小菴

送周侍郎伯常使封秦府

使節遥持路幾重大藩西去又分封二南風化稱周召四塞山河是邺鄭平對不勞看數馬權游多[illegible]乘龍 伯常以駙馬[illegible] 雲間傑掌應招客須爲題名太華峰

題周仲瞻藏緙絲花鳥

越女染絲成五色偶寄未學秦川織鮫人水底夜不眠乞與冰綃纖數尺洛陽名花舊譜傳品第已無天下敵妙手能收後素功畫苑群工空歎息珍禽入貢從嶺南長羽準擬花間石金刀剪斷比毛翮格是雄雞匹顧影我見冠幘日午畏寒交錦翼姚黃魏紫雜紅紅頻覺春風價增百古來觀象聞虞皇繡繡分明有六章女紅相習來亦久一日燦爛懸高堂周卿得此朱雀航絢朱傳粉皆常寸心欲效仲山甫獻入明光補袞裳

紉齋家藏集卷第十九

鉋翁家藏集卷第二十

詩五十首

與周公載運使會飲追和往歲所寄述懷韻

京邸當年客為周如公相見未輸豐歲名早為唐科尚衆弟長
懷漢室安𦤺海功多成國計肆筵情重離時盞只今公道知猶
在幸值明時登陝幽

楊補之竹枝

補之倩擅梅花手忽向人間見竹枝數葉偶然中法在此中惟
許暫人知

讀濟之南都紀行詩

長春親昔祇劍縢調高飲和抑難能燃藥夜静灶生炖硯沼冬
深始結冰舟入龍灘輕一葉馬向磊嶺壓千層句中了了江南
意為憶登臨我亦曾

謁元世祖廟

百年中國乘衰運萬馬臨河度險難函史命戎網其謹燕都稱
帝亦偏安冠裳已散塵埃積俎豆雖陳棟宇殘公落御容前屢
底居民只作羽胡看

送林世調赴湖廣參政

已覺超遷愜所推不知清議尚如何省中公事多多日席上回
年漸少時西控早成持檄夢世調先夢按撒西控巴蜀之語南行飛翩倚門
思春來舍館渾如舊荀氏于今更有慈弟世南為員外郎

元夕雪

已愁冬煖欲聞雷雪落燕山幸此回陰滿同雲連紫禁色欺明
月映瑤臺六花總向早春放一尺不須平地堆況值元宵好風
景萬家歡賞共傳杯

十六夜邀仲山濟之禹疇飲

雪月交輝歡未罷案生硯沼見春冰年將六十應推我地比西
南已得朋坐久市燈無一盞飲殘官酒只三升山陰回棹眞堪
笑此夜分明興可乘

送陸全卿巡按福建

豸角冠高近赤墀身依霄漢立多時　天威瞻仰承新命王事
咨詢誠載馳人好不妨風裁少地偏難使德音遲行行却望吳
門便繡服登堂奉壽卮

錢舜舉仇書圖

斑衣繡袴紅錦絲眼中嬉戲皆兒曹三兒仆地地着尻袗臂挽
吭力與發風旗破便失所採[illegible]所有藏不牢一兒傷覗鬚蒲
髻獨抱書卷不忍拋就中此子差獨高川老錢眞畫史意匠
經營妙如此吁哉幼而不孫弟闘牆之事從兹起請師教兒讀
曲禮

送姜恒斯改守寧波便養

漢世舊說河南守未許吳公美獨專泰洲屢陳容便養官階無
改勝喬遷地連越嶠仍持檄家在婁江好放船從此升堂了公
事夜筵春酒樂高年

廷試東閣閱卷

紫宸垂戶結春陰坐接群公奉玉音漸識未勝甄别事長才俱
擬對揚心大官供給珍羞滿常侍奔趨禁闥深漢代賢良遺制
在披沙應喜得兼金

赤壁圖

西飛孤鶴記何祥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注數行石
刻舊曾藏世昌綿竹道士與東坡同游赤壁賦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其人也

趙松雪蘭竹圖

鷗波亭上春風筆秀色脩然共一丘頭白江南無想見幽蘭叢
竹帶吳洲

送吳禹疇時暘赴廣東兵備副使

聖朝初下大明宮皐專都歸戎教中繡服遠巡兵衛繞戈船開
洎島夷通天常作雨遞重嶺海不揚波少颶風却羨官游親友
在公餘應喜一尊同時仲山初擢廣省

送施允寬太僕守思州府

十載周家有僕臣甚承新命備朱輪豈無輔郡勞賢者須信宸
衷念遠人山下行春綠草樹天中入夜望星辰煩君莫改巴陵
政遺愛今猶在楚民

文湖州叢竹圖

湖州去世六百年尚留細竹猶娟娟縱橫散亂如遊蹤皆是披
攜詠淇川兩崖俯影何處見石罅百折流清泉泉鳴竹聲合處
籟我欲拄杖聽泠然

送仲山赴廣東參政

文從夏官卿分署專典選莫府累上功嚴別殊不依史胥服精
鍊麥宋推老練以茲績歷書有最却無殿廢當戰幽時諸省多
獲謎山公重人才啓事遂奉薦御批出論定宜精祇力授參政
三品胃後世號方面坐鎮惟大藩宣化及州縣孰云嶺海遠炎
荒少霜霰民物諸蠻雜此地今甚善禾粟出畢蘋賦入同禹甸
公田況旱收積蓄總饒羨巳不煩催科況乃免鞫獄中年始入

廣身已脫俗跨鯨波就再泛浮海亦乘傳章服耀金緋貞不忝
恩眷公餘適清暇發興得新詩研山川有諸奇題詠語須偏此行
信堪喜更喜過家便十載別吳門親友幸相見衣錦當書行
晝錦因爭眩行哉不可緩我獨重戀戀平生託心知故舊莫子
先鄉下常合并秋社與鴻燕時枉過閒居辨析啓文卷海月故
延賞蠻難敘竟往往入夜還行歌共群彥孤懷今何如誰復
容跡疏久旱得微雨南風特狂攝城東大道傷樹暗時節變嚶
嚶求友聲萬鳥聽百囀臨別心惘然舉酒未能餞

癸丑閏五月十四五日久旱大熱十七日得雨始解偶
閱王荊公集首春見二詩頗合乃次韻以寄濟之

氣候殊非常地不限南北不知人間世何地獨清寂炎風晚逼
人背坐時屏息還思凌陰居須用冷淘食清晨頭未梳終夜汗

猶拭歐公賦病暑偏用句難摘
好風從東來長夏適吾適故人不相逢豈謂一牆隔向來旱太
甚土燥憂地圻暑氣何可當對案留廢食一雨洗炎煩人情俱
有獲夕陽照脩篁庭際聞鳴螿披襟納涼思虛館聊憩息積水
溢清池疏髭照能白

連雨再次前韻寄濟之

脩篁在池南朱藤在池北置我于其間脩然轉幽寂雨絲密復
疏其勢當未息蹇家無來賤安坐得飽食再和彎碕篇端溪巳
新拭泚筆何處書圓荷手親摘
青林鬱然深東望懷小適濟之園名冒雨定不來共月却相隔危亭
昔再成池圍岸如圻何況舊井泥莫汲寒泉食安知庚伏天乃
有此厚積水流盤滿池屋漏痕在壁朝回無一事僮僕猶假息

莘聞瑩然明老鶴羽偏白

倪雲林秋林野興圖

經鉏堂前木犀黃何人晏坐問天香迂翁胸中有青癖欲摘繁
花歸枕囊秋林野興圖親寫百年零落燕都下市門不遇杜長
坦戕裹誰將手重把

次韻爲王應爵進士題天平山石湖二圖

萬石如林貌得眞縱横碧澗共蒼峋城中狂客須閒客林下峨
冠有正人文老鄰居馳駿馬范家先墓倚危巒此山未必高如
許遺愛當思繼賢臣 時應爵初除上高令
古亭石刻手留摸宋裏當年記石湖絕澗百盤撈略彴晴波九
級蕩浮圖閒園種樹山爲界放水灌田天賜租重擬四時編雜
興范家莫認是堯夫

送張叔亨出巡江南

曉承 天語出帝低直覺香烟滿袖攜南昭選人勞按治北幾
多士憶提撕久看和與乘驄馬未信千夜祀紫雞應過淇池詩
興滿不妨揮筆製新題

送朱堯民

連雨祀涼颸新秋迎溽暑多多即言旋驄共園亭語泥淖一尺
深驄中在郊野路人勿相疑不是從選衆

送陳宗理知永定

爲愛君家世　先朝有直臣君今除官未晚小試縣猶新地遠能
馳譽才長卸稱身熙然山谷底騎馬徧行春

早朝

晨雞初唱攬衣裳城闕遙分見曙光耿耿長庚帶殘月迢遙行

添殺汗濺橋頭雨過添新水蘋末風來送早涼自笑江南未歸
客廿年騎馬入朝忙

送戴師文參政

雄藩職南海富庶冠諸州稽古建方伯參佐須名流戴君本台
逢早爲賢科收吾曹重長決可與姚崇儔况乃飫文墨士林名
不浮家寧始高鷹宦難固留惜哉筆未務無能爲國謀邊徼
備多事方勞九重憂王闢度羽檄未解小邦仇又聞古靈武胡
馬滿山頭兵技彼或短將材此誰優山川有險易地利要當求
坐見萬里外須煩人運籌吾君年尚富仕路廣且脩　朝廷愛
人才巖穴猶當搜有才如君者豈宜南海陬暫去多瘦顯攀方
候回輈

郭熙巴浦待渡圖

宋人能畫非等閒郭熙絕藝如荊關御府收藏三十軸玉堂猶
自遺春山横圖若此纔數尺春山相逢應厚顏北風怒號振平
野巖石吹鳴林柯響望中慘慘皆雲意飛鳥未倦爭飛還何人
剪水作六出山上陡失千青鬟潮然上下同一白但見空林擾
葉聲流泉不流凍作滴豈似雨過聽潺湲群猿入洞失連臂文
豹藏窟無一斑須臾坑谷盡填滿萬頃蕩漾仍瀰漫野航載客
廷在岸衆手招呼急欲掀冰花粘棹行尤遲雲低落日懸孤環
北來浦口屢涉險未識舟人心孔艱擁裘馬上莫相笑山南捷
徑非人寰

范寬雪山圖

華原范生性落魄大嶽終南雙草屩酒酣揮筆發天眞無奈胸
中飽丘壑閒門仰望青崚峨誰遺紛紛雪花落前峰後嶺失崚

嵒何處移來手玉璞良工袖手琢不能此語分明非善謗長溪
一夜水渠成山足潺湲短瀑風回木落閑縱步遥向林端見
高閣興來便欲扶笻行去倚危闌招獨鶴人間此景知輸君爽
士多年甘寂寞

趙大年春江圖

寮林蔽日青蒙茸兩岸都歸煙霧中分明畫出滄江頭景最宜垂
綸一釣翁釣翁莫放扁舟去沙上飛鳥方好睡落盡桃花人不
知夜來細雨春流駛

楊補之雪梅圖

竹外斜枝凍雨乾楊翁風度亦酸寒扁舟楊柳莫山叢須向石
湖深處看

七濇游歲寒圖後有王叔明跋

脩竹風回王珮清松聲和和[illegible]空北人不識梅兄面莫怪千
蒙說手生

錢舜舉水僊花

種盡芳根花不發雲分翁筆底忽生妍人云須向水邊種始悟花
名是水僊

次韻題畫

木葉下回溪依然見山影高人愛孤詩不畏溪頭冷日落雲初
還鳥鳴林更靜占此一壑居人生非不幸

謝吳承翰送悟道泉有序

成化己亥春予偕李大僕貞伯游東洞庭山宿吳鳴
翰宅明日偕過翠峰寺寺有悟道泉飲之甘美相與
題詩而去今二十年矣一日鳴翰弟承翰使人舁巨

甕以泉見餉予嘉其意以詩謝之於是太僕公與鳴
翰皆物故矣

試茶憶在廿年前碧甃寒泉味宛然踏雪故穿東澗屐迎風遙
附太湖船題詩參洛擕諸友悟道分明見老禪自愧無能爲水
記偏將名品與人傳

姪奕兮泉亭茶風味甚勝

碧甕泉清初入夜銅爐火暖自生春石隔舟楫來何遠陽羨旗
槍論更新妙理勿傳醒酒客佳名誰與坐禪人洛陽城裏多車
馬却笑盧仝手飲塵

東坡樂木圖

右手按膝左手鉄長帽不著髮亂盜此公豈是尋常人眉山秀
出文章伯[illegible]開[illegible]咳唾玉泉石鏘百折獨轟然山中自當一部

樂何用鳴蛙鳴管弦惠州飲餉軍無事羅浮之西山擬是白水
曾題屬此公萬里來游天所使黃衣偷然戴小冠水樂同爲杜
牧看圖中不是程正輔方外當爲鄧守安

元人陳惟寅有蘇杭懷古詩各六首予以杭未至而蘇
事甚多總和六首

句古繁雄地留心游且行哉聯至德廟容象宛如生回塘入古
背山高百尺勢抵越王臺越今在何許溪名猶越來當時黯與
訛一水仍前橫
種齒骨亦浮埃
五噫歌不作羣丘要離冢耕夫戒犁鉏忍使萊磚露要念梁伯
通徘徊不成步
壯哉重瞳子叱咤人如無子弟八千人渡江惟一呼英姿不復

返吳門空夕燕
南昌有一尉官卑向抱關獻書論時事能動天子顏市門卒何
賤高風香難攀
王珣開別墅林石冠吳郡安知歌舞地兌吹託浮屠居民祠短
簿摽肉多神烏

沈石田追倣黃大癡長卷爲林御史舜擧題

大癡道人顧長康平生癡絕仍畫絕長卷當年我亦觀大畧猶
能爲人說山川歷歷白里間彷彿扁舟適吳越平林曲岸客來
游複嶂重湖天所設漁工樵子互出沒定有高人在巖穴聚遊
淋漓拾未能信得畫家山水訣爲人說此亦徒然把筆安能指
下傳對本臨模未爲苦運思想象難能專晴窗設色手自敗翰
與吾鄉沈石田

次韻韓彥哲州倅悅子作生壙志

面辭天闕向南歸落落衣星故友稀人比荊州今即是年過蘧
瑗尚知非舊施美政爭傳播預恐蕪詞少發揮表聖達生眞不
忝壽塋石表定生輝

爲奎姪題石田雪景

瑤林依石斷雲攢雪後西山更好看愰向越來溪上過梅灣玉
削數峯寒

次韻石田七十自壽

壽數長期百歲零試看把卷眼明星未誇共仰人如斗尚憶初
生歲在丁宅近江湖雲際白天寒松栢雪中青北学自献長生
酒不愛嫦娥藥最靈

煬帝龍舟圖

畫棟雕甍半空裏殿腳誰云在平地洛宮連載到蕪城試看龍
舟浮綠水錦帆高挂起春風恍若江神備驪使萬歲千秋樂未
央左右何須奏封事當時殷鑒有陳家君聞玉樹後庭花流連
豈在宴安日荒惑者先萌芽渡江伐罪豈不見悔殺井中張
麗華邗溝迢迢幾百里綠雨蕭蕭楊柳斜惟餘千古龍舟樣畫
與人間說隋煬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一

詩四十九首

西齋前作步廊三楹夾植種紫竹數竿于前因名紫筠

詩人自昔詠長亭匠氏何勞檢木經白板也須存古制紫筠聊復製新銘苔痕漸上階遶翠月色無遮戶不扃携向江湖風若利吳歌唱動便操舲

補送文郎中使朝鮮次韻二首

天高廣樂奏清都日近金門動玉樞當代使規應在宋古人王會已成圖誦詩專對須郎署秉禮相傳自海隅東去莫論窮八站喜無烽火照長途

前星光動　詔頒時　賜服煌煌稱漢儀文愛姬宗栽滯事文看陸賈製新詞歸循山海旌垂節步上鼇奴鍛錦秦貺絳江頭誰擊鼓曉來相送有馮夷

題崑山朱氏所復王冕梅小畫

存復齋中此一毫楚弓已失更誰豪摩挲故物仍三歎不爲冊梅意匠高

題許道寧秋山蕭寺圖

遠山近山翠浪傾愛此萬壑秋初晴已多浮雲敵下宿只有蘇靄空中生草樹紛紛縱復橫風回落葉塡礀坑哀猿啼處日將暝谷口不見樵夫行重洲複渚望不極漁舟獨出沙鷗驚三山二水昔人句彷彿當時登石城何如攢蹙着丈素一日千里當前呈畫家意匠勞經營景氣濃淡皆有情平生見此眞有幾不負長安許道寧殘山賸水推馬遠爽林亦宜矜李成世間神品吾所遇沈老舊藏高克明二圖作配實相稱品格並待公和評

嗚呼人言名猶眞是名一笑頓覺千金輕

過先塋谷南橫山絕頂時長弟吳子高姪奎延兒子奭負侍行

南山翠色與天齊萬級登登石作梯水入太湖縈白練樹依重嶺簇青螺雉鳴麥壠間田雉角解松林遇野麇日暮載聽堂域近　思光新沐首頻低

文宗侍講匏研借觀數日宗儒以其制與拙號合遂以贈予研鈕刻元豐二年及賢齋學士四字印文曰李迥

身要若葉入秋肥紅上分明滿一圍道物未亡殘累少舊銘猶在昔人非尙有蒔異怪還終受文假安知遂不歸應念老夫同氣味百年文苑幸相依

聞啓南有匏研更古次前韻

半生嗜石飲泉肥凡格惟嗟筆硯圍忽見銘文眞偶合向來形製却全非空書得附復何望文苑徵斯誰與歸莫道我心猶可轉石田有石樣還依

題啓南所藏緋桃圖卷首題石翁樂事四字桃作六出有議其誤者予因解之

石翁樂事嗟何事終日春風繞筆吹欲語看花人仔細緋桃千葉半開時

題元人任本立畫竹追次虞邵菴韻

鍛綠猗猗竦而立濟濟衛風名始識修竿長身叱水虛放聽似嫌依六逆臨風自皆對以臆謂我此吾人吳敵歲寒雅操從女習丹臉禪機尤秘密毛髮蕭蕭疏翠相江新沐如會濕鷓鴣日暮啼且集任公東海登釣石高竿未斫礙雲日遲思正慰王

歆憶深林溟溟煙雨滴風動仍聽無孔笛湖州已遠休物色蔚
丘無復齋名息百年筆法尚能傳篋中喜爲鄒陽得

西溪舟行二首

溪上扁舟隔月來農家風景稍齊栽石湖正接鮎魚口芳草又
生麋鹿臺越國深謀當日得吳宮遺曲後人哀毋當懷古傷幽
抱日落靈巖首更回

清曉農家始荷蓑一篙初試水痕多亂山遮斷疑無路長岸回
旋自有河休縛葦龍依古法徒聞秧馬作長歌船窗欹枕初成
夢却報荷花蕩已過

久旱得雨 五月九日

夜深涼思入衾裯一雨俄爲五月秋庭下蛩將甦鼓吹後岸頭初
見桔槔收讒添城市兒童喜深慰山鄉父老憂擬效石湖編雜
興閒居豈獨爲身謀

五月十三俗云竹醉日種竹叢桂堂前時舊竹俱亡露
俗亭亦撤去擬別構數椽名之曰復竹

東園不見綠紛紛二十餘年別此君鍊僕荷鋤乘醉日老夫攜
枕欲眠雲遠支散處憐無恙舊記猶存愧不文擬向牆陰結低
屋楣間題字是云云

晚晴

浮雲自解散空中無所依草樹總欣悅沃若生光輝蝶蛣似相
語鵓鴣忽低飛虛庭亦何有新綠生苔衣倦來聊自釋柔翰初
停揮細詠柳州句千載人已非慨慕至終夕世豈惟陶韋

夜坐

伐鼙一何促擊柝一何遲夜景坐來寂流螢自參差片月不常
照浮雲相蔽虧襟滿涼氣伏暑無炎曦坐來欲歛簷微雨猶
絲絲長夜豈不愛耿耿如有思出處有道存行止非人爲惟應
乞身後終年守茅茨

西山雜興七首 效范文穆公

岸頭偶過種瓜翁爲說瓜田可免窮瓜熟新時錢易得只愁靈
火作蛇虫

橫山西麓見山農祝把山田喚雨傭一畝猶輸糧七斗何曾圖
粟當冬春

小戶無田攬取傭從來戶內只荒山一升幾粟加三四割盡學
柴難補還

老農無白種山田不識山中有歲寒苗可作類粮作物何爲恐
餓度荒年

手持長鍤背擔筐日出深山斫樂忙不爲延年資服食賣錢買
米納官糧

海上風來假稻楊城中人喜夜乘涼不知農父芸苗處只愛田
間水似湯

雨勢如傾水滿塘旱田能救是高鄉明朝還用晴乾好恐使低
鄉告水荒

叢桂堂前看月有感 七月十四夜

廣庭新整石罍罍備與秋來看月宜涼氣故延今夜坐清光不
負古人詞小山叢桂舍香待流水清音遂步移來歲未知誰在
此西家長笛莫教吹

後夜無月

月向圓時正好看浮雲入暮故漫漫陰晴明日眞難料用舍平

生只自安天上無人奏倒景滄東何處流清爽虛簷不礙長松
樹獨坐胡牀到夜闌

爲盛舜臣題山水長卷

城西蕩樂遙背在青山人家枕河住漸喜歷鄉村豁然見平
田農夫荷鉏去好風低嫩苗微雨濕高樹叢開多致艇柳下或
板橋錦布芰荷[illegible]明鷗鷺[illegible]沽酒新郭市[illegible]
到橫塘虹橋亙四趾亂山似遮路旋轉自長溪水入太湖北處
生光福西扣舷唱吳歌有客中流過千載懷古心悠然欲相和
香徑既云沒吳臺亦成空山頭明月上仍照館娃宮[illegible]信從
旁收[illegible]間展圖書者[illegible]一何頬

次韻石田燈朱野航知視

石翁[illegible]

子譬如火爍金又如白日中光燭孤雲陰其[illegible]當於古
人尋嗟彼皆者病遇人惟聽音具病最所苦畫地不及[illegible]雖然
苦若此樂師能鼓琴朱子却差勝瞎子眼自任使兒來服者何
曾謂青衿惟恐醉生花酒至戒滿斟砭砭手所抄書卷編詞林
平生臨池興累氣戕戕深時復瞑[illegible]坐雖思發孫吟要知視短
者反視惟求心

叢桂堂前五詠

梅

冰雪難爲花多緣出所傷園丁莫豎治或檢那能分敗葉[illegible]
砌彎柯強出牆誰嫌花寂寞還解吐寒香

栢

細數先人植依稀六十年狂風莫能拔撐壁尚危然日午影猶
側霜多皮更厚平生無依倚巨石幸相連

櫻

櫟社豈茲種如何身戴之奇形豈天賦[illegible]非盱[illegible]還同
瘦扶跡不是瘦猶能爲拂子敢負少陵詩

藤

牆傾何須附尺地半相容但惜渠何罪化爲城上[illegible]纏根繼石
固食葉有蟲攻卻自疑飛躍來雲欲化龍

竹

交交名倚竹胡爲不稱名空庭秋月落短影幌斜娟娜因風
舞蹁躚着地行如有松百尺能結歲寒盟

謝石田送鮑覲復次前韻

[illegible]空
較[illegible]玩

好平生有癖更誰依

中秋後一夜獨坐

不須把酒問青天秋色平分恨[illegible]既
望月長[illegible]江上[illegible]可
悒[illegible]獨未成眠

題湯[illegible]山水大幅

晴雲亂落人烟[illegible]琴

領大錫炎政以公事申過吳中[illegible]送別

北來一月逐賓鴻秋水方舟有便風獨憩松楸[illegible]采
香樂[illegible]身強肯惜驅馳力地重當論保障功出藪通民知在
念相逢莫下恨匆匆

題王浚之若醉廬

昔聞幽祖王無功留向醉鄉終日醉醉鄉茫茫不可尋後世惟傳醉鄉記君今復作醉鄉游醉處雖同游處異此間亦自有無何依舊幕天而席地聊將七椀解宿醒飲中別得無三昧茶爐睡起紅日高書尺信先回孟諫議陸羽盧仝接踵來仍論又新論水味不從衛武歌抑詩初筵客散多威儀無功先生安得知醉鄉從來分兩岐

歎雨中桂樹

幽香發叢桂秋半以為期今年節序早恠爾獨開遲開遲本不須較終然亦遲萎及此正開際金粟仍纍纍倚樹日幾嗅折枝戒童兒夜來風雨作每旦無晴曦繁花總狼籍衆蘂共紛披此猶坎坷人發達值年衰一朝不自意憂患復干之植物尚如此人生安足悲

家藏集卷三　七

重陽前連雨續潘邠老詩四首

滿城風雨近重陽景物蕭然嬾下堂門外催租教且去籬邊送酒喚誰嘗人期稔歲禾俱偃俗愛佳名菊未黃無限悲秋莫能記強將詩句續潘郎

滿城風雨近重陽桂樹叢深閟小堂掃地焚香聊復爾升階拜石亦何嘗壁間着色新苔綠庭下無聲敗葉黃貺把茱萸還徧插老年衰鬢似潘郎

滿城風雨近重陽錄事年來築草堂宴坐謾將茶餅閱清齋惟許菜羹嘗浮空到處雲頭黑射地何時日脚黃溪上得魚驚水長扁舟簑笠見漁郎

滿城風雨近重陽秋水浮渠綠繞堂書為貪看偏易忘藥緣常飲不須嘗樓高正愛遙登眺簷短先驚側帽狂黃菊滿籬念昔人真自悅楊雄三世尚為郎

雨止後復續邠老句二首

滿城風雨近重陽何處擣聲忽鬧堂溪墅土宿醉猶強飲飯炊新米正當張臨積水驚孤白坐傍明窗寫硬黃老倦不能親句讀教兒安得作賢郎

滿城風雨近重陽後見斜暉晚入堂病有客來難答拜食無君賜況先嘗籬收脚踏蔬藤蔓路織纖黃一任西鄰還撲棗杜詩不用贈吳郎

趙松雪秋江待渡圖

楓木風生江水涼野航載客時來往白雲故映丹楓明秋色滿前誰獨賞江頭待渡心不忙日落高人猶假仰負薪只恐到家

家藏集卷三　八

遲隔岸樵夫出苦衆妙句窮搜入杳冥詩成似作推敲狀此圖舊出松雪翁百年模寫將無同紛紛真贗何足論堂上依然擡數峰

南唐王齊翰勘耳圖後有東坡跋語載王晉卿耳聾事

絲窠細粲王良史王手親收萬寶保儀勘耳不妨開釋卷披覽全勝苦尋詩危言自足驚都尉善戲何須及帝姬寫入志林傳後代眉山此段事尤奇

文宗儒以重九獨飲用東坡古來四事巧相違之句續成一詩見示偶夜過宗儒北莊乘月而歸因次韻以復

古來四事巧相違近擬田家置短扉學圃敢誇今日是開尊未覺老年非岸頭軋軋揮不去樹裏熒熒乞火歸明月滿窗仍列岫主人堪比謝玄暉

爲史太守題畫

青山岩嶢環洛下，洛人盡是看山者。史侯早作甲科人，只踏京塵跨驄馬。昨分符竹到蘇州，夙夜常懷民社憂。吳山西望亦不俗，日坐黃堂無暇游。吳淮畫入丈縑裏，白雲移來路甚邇。喬林深處着茅廬，皓髮高人多壽祉。惟昔鄉人白樂天，當時游賞亦稱賢。請侯暫撥一日事，却按畫圖還泛船。

謝上雅顒贈雕漆拄杖

良工雕刻幾時成，入手鏗然忽有聲。海鶴蛻來森骨立，盤蛇鱗起紫皮明。江心枇竹空勞詠，階下藜科浪得名。雅意扶衰真不薄，欲將文木作□□。

詩四十六首

題華東湖作族姪女冬娘死節傳後

江淮丘壑到中吳，死節多從女丈夫。獨有冬娘名姓著，一篇應賴傳東湖。

題王孟端贈趙定軒墨竹二首

鳳凰池上王孫，翰墨依然見墨戲。寫一枝何處贈，吳門相見趙王孫。

秋風欲動滿庭綠，萬木空齋葉自鳴。見說舍人高致好，一枝惟許換吹簫。

題柯敬仲博士墨竹上有虞道園詩

奎章閣下□□□□□□□□□然見竹枝。碧玉漸高聽解籜，倩誰深刻道園詩。

趙松雪溪山秋霽圖臨本爲奎姪題

碧山尹秀插峨眉，故著丹楓點染之。松雪畫中人不見，後人猶解學王維。

掏耳圖

昨見剔耳人，今見挑鼻者。莫言人道我有嗔，我自打

春溪聚禽圖

春溪遠發春山中，一夜好雨溪流通。綠波泛泛漲無際，但見桃花千樹紅。鴛鴦鸂鶒何容與，散亂中流兼鷗鷺。羽翕唐猶似避游人，去踏花枝落紅雨。草深喃子芳洲晴，葉暗仍聞求友聲。爲圖使有會心處，放棹欲作春溪行。玄裳縞衣彼何者，爲戀高松倚□□。莫論鴻鵠忘安知，名字俱標在埤雅。

題陳季昭畫

金昌亭側舊樓居宋畫人來坐不虛誰信高年筆猶健宋元臨畫似臨書

題范文正公書伯夷頌後

鄉先正范魏公楷書韓子伯夷頌宋元以來所詠甚多然好檜亦側其間有韓范不時有此心誰與論之句是可笑也竟獲觀此卷今再從公裔孫從知借觀焚香再拜謹題其後

兩朝天下萬石林淵然生氣到于今名文有託幽光顯餘事能傳楷法深義士若微真接踵名臣雖有莫論心歲寒堂裏千年物敢作尋常翰墨臨

題西閭吳子潤製刻絲許圖

機中織錦慚秦娥唐宮刺繡如拙何絲絲日暖臨窗挑新樣試看投金梭剪雲割霧補銀河旁人不識以手摩非紵非縠非綺羅但見空明搖玉波上有雙桐交碧柯下有靈草連絲莎奇石砬立仍嵯峨傴人曳杖顏微酡帽巾翛然步平坡高蹤若或鬢未皤丹青朱粉費調和畫家自來無此科裁成衣舞婆娑無皮笠少緘與紵吳中妙手不可磨相間有字知為他五色文織一尺玻璃曉持向高門過海鄉樂事新年多試呼家童歌此歌

陸天游畫

翛然掩陋室幸此紹塵鞅偶開水墨圖頗愜山林想危岑瞰深碧湖水平於掌喬木四五株秋氣始蕭爽不逢弄舟人似聽伐木響二老足高致多暇自來往落照紛欲斂臨流更欣賞

黃大癡畫

群峰帶微雲清溪落高樹茅屋是誰曾緣知最佳處城中無一屋門外有雙樹不盡此圖情癡翁更題句

杜東原畫

曾過杜老宅不見舊林亭此日看圖畫多年失典刑古藤垂地紫弱柳映門青彷彿當時意吾髮已星

任月山七馬飲飼圖

一馬初飲泉二馬共嚙草二馬欲飲一未嚙七匹款緩俱振鞚閑人飲飼亦良苦芳草汲泉須美好驅馳正用千里力不使爾渴使爾飽爾如無用却徒然天閑肥馬雲錦連

登故友史西村小雅堂

路繞黃家溪水長春風羅幌復登堂草荒求仲當來徑塵滿元龍舊臥牀分手死生[illegible]契闊傷心聚散覺淒涼當年數尺樓神地碧樹爭凋不待霜

訪啓南舟中望虞山懷與啓南同游今二十年矣

蜿蜒平野臥青山相見令人獨厚顏徒有詩篇曾記詠已無筋力再躋攀船頭旋轉漫黃帽水面低回擬翠鬟舊日同游誰在者欲從東老學清閒

夜宿啓南宅風雨大作

賓筵燈燭對清光更許扁舟繫岸傍衆竅盡號風在野舊痕猶記水侵牆草堂突兀春星暗柳市回環海浪長天意莫言能瑞答老年難自別西莊

題啓南過吳江舊圖

吳松江腹太湖頭雌霓連蜷臥息流我昨經行覺尤勝滿船明月下滄洲

過荻扁留題王葦菴宅

三十年前此地來，高門重見向陽開。席間香氣梅花供，庭下清陰栝子（臺）栽。及西疇農事動，晚來東浦釣船回。主人爲滌胸中垢，臨別還教進茗杯。

賦葦菴新栽四栝

嘉樹物從何處移，並持高節已虬枝。良材舊作荊州貢，別種休評杜老詩（杜有四松之詠）。春雨總沾親手植，歲寒能長及肩時。他年五老成賓主，秀色參天映壽卮。

謁外家墓

高塋昔所築，遠在西山陬。始繫處士穴，萬石臨上頭。忽逾二十載，旁峙復二丘（姑妣）。中荒涼樹盡伐，莽薤自綢繆。周垣既頹缺，中路廢誰修。處士有厚德，賢配信其儔。如何使至此，天道亦可尤。二子伯叔美，獨拘子女憂。上冢無哭聲，陳設今有不。我獨重感歎，淚下不可收。有姪弱不振，生計且無謀。殊石爲表識，次第植松楸。吾當任其事，庶以慰諸幽。

送僧無礙歸太原

出門有礙是何人，萬里南游自太原。知無礙道水流還赴壑，亦知葉落要歸根。

爲李姪題吳隱之刺史遺象

南行曾是飲貪泉，自古世清名尚卓然。遺象來知還似否，賦詩惟與後人傳。

答光福張君送楊梅樹

曾乞楊家果樹栽，銅坑山裏忽移來。薦新何恨無佳味，欲向先塋手自培。

題陳憲副賣書圖後

過門作別意何如，爲說嘉禾去賣書。僉過驛程輕是舫，久知家具少於車。古人糟粕猶酣甚，舊日賢蹤跡棄餘。莫把賣書圖也賣，要看清節正須渠。

紀游靈巖 有序

靈巖爲故吳宮，自唐以來詩人題詠甚多，而吳人歲必往游，故范文穆公詩有不到靈巖即虎丘之句。予少時猶見山下有石碑曰第一宮，後寺既壞而山復遭石工之厄，游者益少。弘治丁巳三月，予將北上，與文宗偕往，匆匆一行。時主僧方戒鑿石種松滿山，予喜茲山之復興也，賦詩紀之。

千載吳宮瞰瀆川，重來踪跡亦茫然。青山亦有興衰日，白髮空懷少壯年。巨石鑿殘憐匠斧，平湖浮動漫漁船。主僧手種松杉偏，擬待成林更坐禪。

紀游天池 有序

予與李世賢文宗偕諸公遍游西山，晚至天池，有老僧三人皆垂白髮數寸，見客相視瞪貽。其一人明日持卷造予家索詩，自言不入城者二十餘年矣。憐其意懇，既爲題二絕句，復賦此紀之。

怪石嶙然鑴削成，寺前仍有一泓清。山深游客來應嬾，林密居僧見若驚。瘦骨能支猿鶴老，長顏不剃雪霜明。將詩何用真堪惜，二十餘年復入城。

予以服除赴京，啟南謂年老難別，挐舟遠送，感念故情，以詩叙謝

行綌錢谷又毘陵豈是山陰興可乘千里綠波隨客去中宵白
髮向人增老年敢祝惟多愛入手躬深慚自不勝杖屨相從須有
日臨岐詩卷最堪憑

題無錫李舜明家藏宋王梅溪謝先世侍郎琳為古司
啟幷題御賜詩遺墨後

宋家南渡有文豪賜葬猶瞻墓柏高霸得舊時遺冢在打衛頭
喜錄英髦

宿呂城

連朝離抱不能平又記南來宿呂城酒散長亭微雨至時以午節赴
載酒甚遠因雨始散棹依高岸識潮生麥秋未到猶三月瓜步將臨只一
程賴有故人同夜坐白頭相對燭花明

自邵伯至寶應風雨中連日過湖

滿船風雨過重湖湖上帆開百幅蒲遠岸芰蘆紛白鷺中流飛
鸛亂相呼行期莫把前程算身計先為晚成圖積水混茫三萬
頃只將震澤抵中吳

入清河

扁舟離東楚始入清河行欲向水濱問如何負清名清河自南
下黃河自東傾昔者本異派下合猶分明一從河為患散漫殊
縱橫兗豫失故道迂行過彭城迤邐數百里洶湧勢不平遂令
清河濁敢望黃河清孰為究其故源從何生清濁各歸宿臣
海終合并河伯須率職勿俾識者驚

下邳道中見山

我行過京口青山似追餞十日浮濁流無復見山面今朝入下
邳有物臥平衍風回亂帆開山色如復見茫茫曠野間翠几誰

所獻舟中踏蹈身自覺忽輕健歐公記瑯琊蘇子記陽羨多以
此並論聊慰平昔願

望桓山

郭外岡巒如大環蘇子放鶴亭記為西偏人說是桓山舟中引頸猶堪
望石上題名孰與删予未嘗游此間有好事者題予名于石塋制若封黃壤燥斧
痕仍帶紫苔斑孔林樹古無人伐地下知君亦厚顏

過沛縣懷縣令顏伯偉與其子同死兵難

咻錯兵來漢室輕區區一令肯前迎何人獨以家為計有子還
將決失名主存同當全大節身亡旋復共孤城夜深河上扁舟
過叩吶猶聞流水聲

泊濟寧

路入任城悵若驚誰家有酒當令欹南湖積水將分處孤月隨
人正滿時翠柳行深鳥市亂黃沙岸古燕巢危薰風送客趨京
國心與河流欲並馳

東昌道中偶閱蔬冊各賦短句

菜

翠玉曉籠從畦間足春雨咬根莫棄葉還可作羹羹

瓜

瓜類一何多吾欲問老圃更乞東陵侯來救渴者苦

茄

種茄糞壤中地力亦易竭厥狀雖不同雜將味分別

蘿蔔葱

玉杵削未春金絲束成縷和以翡翠莖併作春盤料

芋薺

驪龍頷下頗上帶封門士明嚼味還佳地來何足數

楊梅

五月果初熟枝頭綴顆丹欲知甘冷好千顆薦冰盤

笋

已抱錦綳兒仍參玉版師吳門啖已足正爲燕來時

木筆

半含成木筆本號是辛夷一樹石庭下故園增我思

梔子

此種爲薝蔔名曾載佛書殊香凡六出卻與雪花如

渡口驛遇風

黃沙障天天半昏砲頭風急萬馬奔何人去塞土囊口天與河流一色渾曠野麥苗纔尺許只見風來不見雨雨師風伯不相能彼蒼高高奈何汝

詩三十首

謝周尚書伯常送魚次太保屠公韻 自此至京作

南行涉大江曾買隔船魚古夢難非衆捧來卻得雙尺書客字又挾怨無腔酒熟真堪薦呼童倒玉缸

和屠公次前韻 記賜鰣魚

貢道泝長江頒來出瑣窗百筐皆滿尺八座合成雙 尚書例賜二尾 腥帶銀鱗落肥膏赤作腔知公食有剩須用置冰缸

吏部右廂前種竹

老翁自把百年身種木何如種竹強乞得已從鄰舍近移來合比主人長成林便傲遊空谷賜第無勞出上方 賜第與吏部舊有雙松 爲作倍歲寒高節共剛勝

謝僚友侶公摘送左廂前杏子

一樹臨窗初試花又看結實壓枝斜薰風吹熟甜如蜜投我何須用木瓜

和周伯常謝侶公送杏子爲伯常植者二首

親手移來別紫花隔窗只數枝斜蚤知結實甘如許何用青門去種瓜

數顆還從葉底映雜花去庭紅日影斜斜夜來風雨還堪惜已似黃臺四摘瓜

謝屠公送西域眼鏡

家藏古銅鏡滿面塵始拂不但人妍媸更可照百物雖然明若此其背暗如漆妍媸既莫辨百物亦齎匿此鏡從何來異哉不可詰圓如荚錢同淨與雲母匹又若台星然兩比半天出持之

近眼眶偏宜對書帙蠅頭瑣細字明瑩麴櫱筆子生抱書浮槎
短苦目疾及兹佐吏曹文案夕未畢太守定知我投贈不待乞
一朝忽得此舊疾頓頓失謝卻撥雲存生白詩廬雲萬韻見丘
職未必有奇術隨身或持此遂使日光溢世傳離婁明雙瞞不
能沒千年黃壞間化此直百鎰聞之西域產其名殊不一博物
有張華吾當從彼質

舊畜一鶴部中後三年復來而鶴尚存感而有作

置爾實閒處憶在三年前三年我復至見爾忽悵然爾而識我
否不識付由然面皺髯霜白豈似前三年惟爾善飲啄頂朱翅
仍玄雖能養爾翅要使羽毛全上飛入白雲下集歸青田飢啄
江南禾渴飲山中泉窮閻處在此鴻鵠相周旋終歲被拘縶吾
當還省愆

次韻居公謝伯公送玉黃子二首

碧盤盛來黃玉圓良工雖巧未能鐫臨風更帶清冰嚼併作人
間六月寒
半心空是赤團團黃玉懸枝宛若鐫須並楊梅三百顆冰盤錯
落照人寒

歎右廂前枯梨樹

庭院陰疎日又西儵然相對有枯梨俯仰少葉遭虫蝕月下無
枝借鳥栖不及蒹葭猶倚玉爭如桃李自成蹊吾生老態還同
此不是臨風句強題

秋亭齋宿

齋閣相通晝亦局簿書幾案林中泊衣尚帶丹墀雨拂壁難
招上宇風高柳鳴蟬驚旅客枯梨行蟻對衰翁到來兩月慚無

補又是人間伏暑終

偶與居伯二公論世俗以老態從上為詩徵戲成二絕

六十餘年作宦游未知前路幾春秋人言老態須從上白盡髭
鬚正不愁
白盡髭鬚正不愁吟詩撚斷更風流從今越把詩吟苦索性還
教白到頭

竭陵與韓貢道戶部大勝寺前晚坐

高樹叢生積水清亂蟬嘶噪夕陽明青苔滿地留人踏黃土何
年豎寺名便與詩家謀共隱不從衲子話無生胡牀坐久涼陰
下縛木為橋步更平

小憩昌平城外崔老家

深巷陰陰古轍斜青山不向小堂遮不菑畝野多遺穗槐樹參

天自落花百歲還移燕地事五陵豪傑漢人家主翁頭白無徭
役閒涉田園看摘瓜

詠有興

蹕然軒蓋忽臨頭下澤渾非馬少游穩坐孩嬰人代畜平行聊
當水乘舟步依綠樹還相擬臥看青山得自由風雨出陵騎馬
倦一時無價可相酬

謝居公送新榛

七月遼陽已降霜猿頭落地野榛香三年不到燕山下又喜頻
將玉顆嘗

送吳箋與居公

入手新詩已百篇奉償日費有吳箋故知佳得高才足歲取千
金擬十千

答屠公見和

一歲詩成知幾篇洛陽高價起蜚箋況公更有鵝群好未滿黃庭字五千

屠公和章有一歲百箋之句則百歲合用萬箋次韻答之

興到揮毫空短篇故應相送只長箋請公莫問長箋價百歲都來少九千

題元朱本初道士貞一藁後本初臨川人從吳全節宗師居大都數遊名山所至考求地里作輿地圖考其詩文藁名貞一序之者六人如虞邵菴范機及術道齊諸公皆加稱許而觀書其文吾友陳留令王仲夫識其藁示予請題

龍虎山中託鍊丹身操儒行隱黃冠解衣弄月嘗泉罷滴露研朱倚石嘯輿地著書還有考竹宮將命却無官遺編不用重評品虞范親題在卷端

枯梨結實分送屠佀二公

誰道枯梨生意遲秋來結實尚離離斑多或被蚊蠅唾味美還招鳥雀窺律在不妨猶揸食詩成相送敢違期已無沆瀣能消渴日啖何須說荔枝

答屠公謝送家園棗有傑種之稱

詩贈吳郎有杜公西鄰撲棗事還同若將傑種來相比小園安能抵閬風

秋壇陪祀

殿外冷風似颯然即看庭燎列星躔牲肥豈秩無文祀穀熟當書大有年齊樂九成神欲陟魯宮三歲事猶傳小臣十載從龍感憶侍鑾輿向藉田

謝屠公送猫

東家所畜窮破垣纔數閒何物穿牖穴地深且險入夜呼隊出狡猾殊奸頑衣裳簾幕嚼嚙盡茶箱緣擘麻粒雖甚黯厥狀亦甚倨吾欲撲滅之計無所施乃借家有小畜非獵後作猛眈眈視而出如虎出深山甚捕者合易倘之何其艱公奉恤我患使人忽分頒奇形合相法定知騰擲黑白錯猫翠究同野狸斑駿足尚可市此價金不錢今我幸得此夜臥不鱉鰥擒林少吒吉枕窩闌剛利不敢每復頭頸血流殷穴中知有蟊遠逃猶踪縱鱉休賦鞋羨湯罗味絲絲何用絲絲龍主遂去須當還持此為公謝簡略無多刪

使門陸效翁劍南集因懷北郡故陸府事廉伯益集為陸君倚才杖者惜未完耳

北郡人去已一年北郡名陸君十觀物思人為悵然不信形骸雖玩世豈如糟粕自遺編隔牆無客敲棋局對案誰家擁酒船九十放翁詩萬首可憐無復象翁賢

哀陳一夔

謫官已半判出守仍一麾遂州久未到豈是行遲遲此地少文物蠻或稱相窺無由勞撫字劫掠以為嬉置君於其地常恨非所宜一朝下恩言稍幸得替移齊安佳山水足以為詩資如何始聞命已與人世辭哀哉生何蹇天道令人疑懷沙自求死澤畔非相累君容不憔悴君性尤堅或平生無所好所好止於詩每當尊俎閒賓朋爭笑嬉耳獨若不聞凝然方有思積成西潭稿千首尚多遺往歲過吾家首簡乞題詞雅意久未復見面遂無期遙遙度嶺嶠孤櫬誰扶持想應只僮僕返舍當何時妻子

朴向哭悔不惜相隨海嶠寒窗下與君交深淺詩人例多窮坎
窮名不衰聊將此自慰亦以示所知

答劉時雍宣府見寄

頼不修書愧故知忽傳驛使遠投詩烈寒上谷分司地冒雪西
街作別時物盡軍興真不忝了來官事却非癡新年有詔行當
召北望遥歸慰我私

生日次韻答王汝見賀

入手投來絕妙詞忽驚生我日當斯衰疲強[illegible]驅馳力老大能
[illegible]物育時上國釀人非舊來故鄉招客有[illegible]絲凝見繞膝實為
壽不覺蹉前一解頤

答濟之次前韻

春酒頻行莫致詞雪[illegible]何須客來斯成除娛我仍初度年壯看
君猶後時六尺瘦驅支橋木數莖[illegible]髮胃游絲故鄉只合先歸
去況話湖山便朶頤

詩六十六首

戊午正月十一日郊壇分獻東鎮

半夜雲[illegible]使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後[illegible][illegible]齊旌幢繚繞天門近[illegible]殿依
稀海市低[illegible]若[illegible][illegible]上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獄[illegible]東西[illegible][illegible]
聖上情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黎

上元日飲鄰友小會

佳辰鼓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尼四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能
過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入座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筋力
條燒燈直欲聽朝雞

會飲諸公以不預會次韻見戲因和答之

[illegible]後群山映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泥市燈入夜光[illegible][illegible]鄉酒逢
春味更低寒和已斷歌似郢聲吶却恐語難齊小堂若設三公
席四坐人皆作木雞

朱天昭巡按福建還止宿城西佛寺以不預會次韻復
和答之

遠節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西南來驄馬不沾泥太微執法星躔近勝六春
蹤雲陣低吳下異材原不乏雎陽高會故當齊三年潤別多情
話小約何妨黍與雞

送王惟安赴恩南推官

年壯曾遊太學名蒙　恩初喜授官行冊乘驛傳從新例囊帶
刑書恤遠氓仕路誰為賢郡佐儒門不失舊家聲春風得意過
鄉國一夜槐花水自生

次韻王汝志得曾孫之喜

男女早婚多一代只今人亦有恒言卻慙小子為前輩更喜名
家得外孫（王女之孫婿于陸塘吳之著姓也）吳苑新居真福地于公故事有高
門客來偶叙家庭禮陡覺今年輩行尊

梨樹今歲復有一枝枯者感歎再詠

聞看梨樹發長吁已斫枯枝旋復枯老態最堪為我伴朽材終
不要人扶回瞻桃李顏無厚偏歷風霜勢自孤試待秋深仍結
實收功還見在桑榆

讀石崇王明君詞

晉代何人石季倫古詞始倡王明君明君顏色不可見後世只
因顏色論自茲詞人不一一其間言語何紛紛吾思明君顏色
未必美畫工被殺非信史漢元嫁後漢成世還塞年年遣使
君王本是好色人昭陽宮中豬禍水豈不學華睛令蔡嬡黃金
不惜贖娥眉又恨明君不製十八拍思怨誰能心事知嗚呼王
都王女已先嫁良家之子奚足悲婦人出處亦有命漢家那戎
何失正請君譜作琵琶詞莫怨匈奴怨劉敬

詠吏部後園草木與居公倡和

桃

城南春色曉移來粧點園林錦作堆嫩綠不須將葉蔽淺紅已
是帶花開玄都自發劉郎詠幽谷還教謝判栽此日公門深似
許盡長高鎖正掄材

梨

名果先從張谷來紛紛碎玉欲成堆淡粧自把娥眉掃巧笑誰
將瓠齒開園子豈求他種接主人能使及時栽天桃灼灼驚凡
目縞素應甘自不材

棗

離離何處所來賓[illegible]園佰上堆嘤壞豈分長[illegible]灌伐枝不
礙短籬開收將艷色誇桃杏肯要滑陰乞柳栽頼有當時懷種
語為渠漫此作材

竹

種處能招鳳自來片明消影拂苔堆簷疏過雨猶斜出花茅逢
春[illegible]乱開此物何[illegible]今合為君家[illegible]栽若從後園論高
節梨[illegible]桃花孰取材

杏

依舊風塞[illegible]來稍稍猶見亦奚堆丹頭兩樹長相倚屬猶指
春始[illegible]開曲水少年誰復探杏門今日要誰栽莫言結實供人
喉破核還堪作藥材

馬蘭草

雞呼童子上堦來頭髮鬢鬟亂作堆碧草無風真錯認繁花淹
雨欲爭開長[illegible]荷處休教斷高岸崩時合用栽誰撥[illegible]欄為拂
拭杜陵詩裏獨憐材

紫荊

滿目斕斑布地來春風饒見錦灰堆葉根作蒿絲絲喫花葉浮
香為擬開何處鬼爽哇競採昨朝馬蘭偏多栽傳聞此種番邦
致用何中華亦棄材

酴醾

春色秋光遞往來繡闌數尺上高堆翠提敛服風吹墮玉削簪
頭翻灑開山谷詩中那忍摘唐宮殿裏合來栽花容清麗人爭
愛離向閒書閉梓材

牡丹

嫣然國色眼中來紅玉分明簇一堆最愛倚闌如欲語緣知與酒特先開洛中舊譜須接吳下新居手自栽若向花間求四配揚州瓊樹是偎材

芍藥

品高眞自廣陵來舊譜空憐壁角堆千葉連雲如並擁兩枝迎日忽齊開詩中相謔何須贈擔上能賒世用栽記取今年纔看起醉吟多藉麴生材

孟夏太廟候祭偶登東園涵春亭次韻

松陰覆處一亭幽涵盡春光送兩眸宮漏稀聞知地僻胡牀列坐覺人稠桔槔倚樹相酬略彴横溪水白流不是廟庭來候祭書畫長安得此清游

送徐侍郎公爾致仕

尺疏陳情再籲天病來初許得歸田同僚共惜虛名累直道能將晚節全鄉社侍行多後輩都門追送半同年只今高子身仍在南去相從願執鞭

對萱花有感

節序交夏至萱花俱已摧幸有堦下叢爛熳猶再開冬早十更燥繞砌無青苔上忌炎烈日下馬揚浮埃如何色仍秀豈是深根荄朝將清水沃恐爾性易萎萎者旣先落秀者猶相催安得麥與禾似此一一回栽年年摘其穗坐食惟加培天時有水旱災不能爲災此花號忘憂憂懷耐自來平原宰若飽長河淺於杯若人及行客愁歎聲如雷感召當分責食祿慚非材

校白集雜書六首

公事初閒就枕眠睡魔偏向静時纏就中還有醒然處爲校蘇州刺史編

蘇州刺史十編成句近人情得俗名亞老讀來尤有味文人從此莫相輕

廬山秀甲草堂低杭郡湖開六井西所幸平生最佳處坐游時按集閒題

白蓮青瓦未爲奇官滿舟中只白隨二物千年還在否清風誰報洛人知

齊宋樓子化煙埃往日園池安在哉故府荒蕪經世變前賢遺蹟重堪哀

山路新開到武丘仍栽花柳近河頭吳人只愛行游便還憶當時刺史否

次韻啓南游金焦二山見寄二首

西峨一股翠嶙峋深隋東南扼海神弱水混茫能負物假山礙砥却勞人波光静耀魚龍夜地道潛通草木春更上妙高臺上去世間何處避黃塵

獨游勝地拈詩筆豈是坡翁有後身天地何妨容一老江山相對作三人茶新正趁中泠水花在能儲四月春愧我經行猶別去死生契闊不須論　有懷亡友史西村不得同游

又次韻弔郭璞墓

殘碣銘題陶隱居當時同瘞骨應如詩篇入選非唐製藝術流傳有晉書山石稜稜孤塚在江波滾滾一身餘葬師尋穴嗟如許氣聚風藏事已虛

飲陽羨茶

今年陽羨山中品此日傾來始滿甌縠雨向前知苦雨麥秋以後欲迎秋莫誇酒醴清還濁試看旗槍沉載浮自得山人傳妙訣一時風味壓南州吳大本嘗論煎茶法

又旱始雨適校白集至喜雨篇因次韻

麥秋麥已無況種黍與菽向晚聲蕭蕭忽聽在枯竹翁惟驚我耳遂爾拄吾日起視方庭間沾衣走傑傑渠決會須成膏澤忽相續憔悴兩青松葉垂若新沐香花向故紅藤蔓長新綠詩人歌太甚及此和氣深時已處獄囚詔方停七木私舍未擬還坐又索燈燭

晝寢

深院一朝雨微涼六月天紗廚垂綠水竹簟展蒼煙不用垂頭坐初停閣足眠署公晚時以物閣足自話會甚孔門嫌晝寢犯此幾許悛敢戒慎我也

選事畢左闕下臨水東望

柳塘千頃綠雲鋪此景人間未必無金屋朱垣分倒影只除海上是蓬壺

又聞鶯

上林綠暗始聞鶯只許啼來一兩聲可道詩人聽不慣留歌伐木愛嚶嚶

小園初名一鶴後鶴失去乃改憶鶴亦以發之近日

白羽翩然長似人慣聞呼作向東鄰消擺招下天還瞬瘦骨埋來草又春少保畫圖傳粉墨長公詞賦說車輪吳園不惜名重改過客無疑事始真

和濟之次王汝過飲園居韻

扣門不厭往來頻乘暇相過總故人假我已知貧而老與君不是白頭新小園樹杪更一一主客拔牆低少四鄰日暮得杯難作別異音滿坐語偏眞

又雨遣悶

凝雲低傍低不省猶是晝倚檻閑書編看頭白臉瀉錢翁置庭中點滴若刻漏須臾雨來多聲響一何驟虹井何留學雨腳不停走流皆類江南漁飄屋未透小戶困且泣俯出從狗竇顛開石炭黃妻子自相語在此得安居無術為援救硯沼映木煙寫懷不能就

公署阻雨晚坐

公堂吏散下孤幃從向長途訪雨歸雕家漸有藤蔓長像階初覺豆花稀蛛織危網惜難補燕巧風簷巢雖定苦飢最是農家愛水溢平漸支移更垂緋

夜宿公署不寐

郎吏巡風夜未眠老夫愁雨亦醒然署田河朔三秋景猶比江南五月天似着寢衣齋榻上即聽朝鼓禁門前爭如蓑笠歸舟口蘆葦叢中泊釣船

謝文宗儒以茶搕傷贈

踏昔山崖與水濱行時茶具每隨身俗緣未盡還分郡清物猶存合贈人陸羽品常泉最美逝任休說題惟新只今紙裹眞堪笑攜去尤驚范景仁

月蝕

怪哉如有物來侵奔走臺司奏救音曾國不書非史闕盧家多詠亦譏淫蒼蒼正色天殊近隱隱幽光夜向深正是生明人共仰浮雲來蔽又成陰

小池種蓮未發而葉頗盛晚坐賞之

秀色亭亭揷淺波翠盤擎處只高荷江湖入眼誰嫌小風露驚心已覺多白羽似搖詩莫詠碧筒堪飲客須過晚來閑聽蕭蕭雨獨欠扁舟着短簑

聞故園山茶爲人所折

山花昔年植正在竹亭西兩露頗長養豈同蒿與藜廿年始還家見此枝猶低隔歲綴芳蕊花開夢成緩今已撤去亂石甃爲隄復此與花別夢寐不能迷頗聞此樹下春來踏成蹊衡門不常關頑童皆有携如何忍攀折狼籍滿春泥遂令鳥雀至月夜無枝栖淵明問來使草木入詩題安得人愛惜尚與南箕齊

謝陳原會寄方舄

佳製新成一尺方退朝便作野人裝他年吳下登山好文荷破應憐去國忙

聞西墳新栽松樹甚茂

東墳長松樹風雨屢拔之落落餘數箇古幹相附櫬西墳近所築數畝平如坻嫩檜既環植新松亦復移移來自西嶺其短纔牛篭草棘每爲厄腰鐮要相治常恐山叟懶不見暢茂時家侄忽遠至話稱春雨滋青青自拔起茂異茉茨千尺由寸莖長松總如斯百年藏吾骨清陰抵尚帷寄語子姪輩愛護當從茲

種蓮公署有一花二房之異

盡說人家有瑞蓮何人曾見綠房駢冰蠶分臥頭還並翠鳥同棲翼自聯莫信楚江萍似斗空聞泰華藕如船戶曹得此真爲異定兆年年大有年

朱郎公挽章

虎城西踞壯神州身歷安危四十秋小大皆蒙賢將福東南不繫聖君憂九京地隔旌麾偃百世人齊劉邑疇能保榮名須今德古來休比富平侯

補壽徐閣學七十

黃閣身居近五雲四朝勳業古嘗聞曾因舊學稱良傅常有嘉謀告聖君故族述傳徐孺子義田重置范希文萬方錫福須勞助壽域高躋更策勳

恭題宣廟御畫所翁畫龍圖

黑雲作雨初收脚似有飛龍露頭角恍然拈筆欲寫之目眩金鱗仍走卻所翁好龍非好眞眞龍自爲龍傳神小臣稽首不敢視龍去鼎湖經幾春

題友生吳尚書忠節錄後

南望滇池新廟開忠賢遺象許誰陪早知斯世爲臣義不負中朝出使才辮髮自因胡俗變戴頭眞向虜庭來百年宇内終當死大節堂堂未可哀

予既以憶鶴名所復有致一玄鶴者畜之月餘一旦飛去

短垣局促損精神悵憶名園又有因野性未便煙火食高情難會水雲身縞衣化盡空庭滿碧落招來海月新東去青田如不遠須防矰繳過虞人

送少師徐公致仕歸宜興

丹陛班東第一人聖恩初許作閑身辭抱上帝辭黃閣龍袞朱幽下紫宸盛事敢誇今寵少賢名當使久如新平生杖履相從志厲溪頭擬問津

送吳克溫赤　旨護送舅氏少師公南還
千年時重會消陽情往送誰辭此一行　御筆批來真有詔賜舟
馳去豈無名相君久仰為前輩舅氏相親是外甥却到荊溪兼
定省白頭堂上喜逡驚
詠木紅花
繞庭秋色爲誰春傳語無名亦自嘉垂穗豈殊香稻粒映窗惟
少白蘋花事忙豈有閒情種人老如將醉面酡晉向窗前娛晚
景涼風起處莫吹斜
讀濟之撰貢士顧伯謙墓銘
墨痕濕處石初鐫入手銘文忽悵然好學如斯真可許成名自
昔豈無傳嚴親拭淚當靈几幼子攀牀亂啼猵落日起亭呼不
起鄉邦爭惜後生賢　伯謙號起亭

次韻王汝新拜南京僉都御史之作
東衙車騎少相過況聽南行又作歌冬日匆匆何足短夜星落
落更無多豸冠旋製裘晴旹鴿舫遥馳度駐波却訪舊游經虎
觀也勞清夢繞綠坡
予偶衣衫傳白川舉孟子語見戲蓋以予名字相謔也
予以衫爲賤者之服服之固宜亦仍孟子語更號衫夫
因作詩發白川一笑
傑本吳中一賤儒久慙朝服強紆朱俏忘往昔稱鉋老只合從
今號衫夫豈爲怕逢宮殿禁幸安廉頴作詩行徒欲知名字原相
僞試檢輶書定不誣
次韻劉時雍歸休留別
並綴朝班愧長年曾談雲夢有腴田天臨闕下頻投疏水落湖

鼎早問船韻思歸山無一蹶吳蒸登岳過三眠岳陽樓上江湖
近范老高文定宛然
觀士魯番遣使入貢
西行萬里度流沙職貢重修遠慕華　詔下已將金印復師還
不用玉門遮毳衣伏地皆重使皮幣充庭有數車介子目甘爲
盜刼奇功莫向　聖朝誇
永定寺在予家西唐韋刺史集有詠開齋北池等詩至
元高季迪輩又有經永定廢寺詩後搆造復完而堂揭
海印舊榜乃元泰不華所書雄偉可觀今年秋寺忽毀
于火予少嘗讀書于此因爲詩惜之
廢寺經行處前人句重來一朝不戒火百歲幾掄材齋閣空春
樹池塘滿劫灰舊游真不忘誰持賞苔臺

詠甘菊
秋來有佳植種類繁且夥灼灼滿庭院其名爲菊花世人重顏
色稱號何其嘉一種花甚小最生只山家不假人修飾妄姿任
欹斜味甘而不苦色正而不邪采之可以食苗葉嚼無查與杞
氣味合天隨賦中詠吾老逾六十不圖數年加扶衰正藉此何
須紫河車有客分遺我細根帶泥沙霜餘已枯槁曾落手可
明年當早食春風又萌芽
題郭錦衣新宅假山
米對前山起多風只徙身到大江南危當樹杪雲峯倚清漚會
間雲嶺谷夾道似分青玉峽入門全類紫陽巷主人愛石因移
宅剪笏遙如米老參
閱黃山谷集見八音詩戲作一首

金鍾夾礿鄉音石聲聲雜和色絲語絲晦竹簡字偏曆罝向鉋翁前自擊土鼓歌詩家有肉黃豫章如木何

題王浚之畫茅山圖

句容古符頻來往萬轉荒溪帅亂松尚憲茅山依舊任白雲開處見三峯

送同年周公載運使擢按察使致仕

天馬行空莫敢驅十年爭歎服馮車却來闕下增新秩竟向關南問故居名姓愧聯春榜舊屏華甚出尸費除平生高致公應得竊祿金曹獨笑予

鉋翁家藏集卷第二十四

鉋翁家藏集卷第二十五

詩六十三首

己未正月十四夜與契園中看月

短垣先見月東升踏月行歌傍古藤此物要知終勝火詳子吾家方恨正無燈聊從杖條情兒子不設杯盤仍文册白文衡多良夜少仰天亦欲繫長繩

送梁洗馬使封安南

五鳳樓高賦早成交人先已識才名過時三百能專對問路西南却易行封冊遠頒金字細賜袍新製亦文明平生不是相如輩絲幽何勞負弩迎

夜宿公署二首

脩然獨佳宿清宵夢遊燈已殘史案閉寺鳥得林條初下夢難成數遂細草紫霜少一樹枯梨片月明春半故園花盡發主人何處逐浮名

倚牀長聽夜鷄鳴獨影頻吁三兩聲已盡徒為門事游燕不是少年情已薇舊廟開新曆莫窮長楽棄籍聚惟有註書心未老窮愁何必比虞卿

失猫偶讀古人十二辰詩戲作一首招之

鼠輩公然晝出游廚中盜食肥如牛虎斑非鄉憶此物鬼口無關嗟為儒徒開秦能術覺學安論捕蛇功可收塞翁失馬終非禍牧子亡羊政爾憂獮猴若刺我豈愛鷄犬或放人須求歸來買猪肉饞汝置汝十二生肖頭

詠南內新柳五首

宮柳條長綠漸深苑牆一帶欲成陰黎鶯春半稀游幸不用相

如賦上林
向來千樹總枯楊又見青青復婀娜獨有老人無數白春風不
到鬢邊傷
節近清明柳色新王河橋畔少車塵都門送別應無數誰敢臨
岐折贈人
緑嫩遥看更惹柔非煙非霧曉難收牆高不使花飛過卻化浮
萍出御溝
狂風吹得數枝斜翔殿樓高未許遮忽聽喧喧無處覓不知巢
窠已藏鴉
梨樹盡枯下復發數花更識感歎
數花明處夕陽遲厚角春風不滿吹短枿未多行蟻下孤根亦
有蟄龍知詩家只愛欹斜老婦如有精神枝嚴後歲來人共

老年星白髮總如斯
獨遊部中後園有梨花開復索相公
紛紛香雪發南牆去歲看花共一堂今歲滿名園北洛下人如前
度少劉郎官途易散浮雲薄公事猶餘白日長過數明年落
盡重來一醉亦何妨
次韻玉汝報恩寺[illegible]
矣
步驟重臨塔影邊禪房深度鎖香煙[illegible]
氣以往年花石映門幽徑側竹林[illegible]
思莫怪摩挲爲悵然
酴醾花下偶成
手插芳根傍右廂春來競發似新粧[illegible]十丈[illegible]

釵十二行爲想得名因以色若教結實定無香花開閱盡人間
客百歲都能醉幾場
祈雨齋宿
青天一片月初肥貪看從來惜素輝春晝醉醒緣架發夜深蝙
蝠遶簷飛安居獨守垂堂戒飽飯難逃素食譏坐久數歌雲漢
句不知天意與誰違
二月十五日殿試東閣閱卷抵夜始出
五鳳樓前滿素輝黃昏踏月過彤闈遥聞銀鑰將收起莫認金
蓮獨送歸三百登科無曲學九重側席定宵衣不緣僕直初來
此宮樹驚烏欲亂飛
十七日東閣喜雨
三日齋居念聖躬麥秋將至啓農功下方和氣能爲雨盡

日濃陰不作風灑徧北門簷溜急捲多東閣硯池空緋袍不惜
皆沾濕抱卷初來翠殿中
憶前年是日雨中與李世賢同游吳中西山
梢與曾雨過田塍又數人生一歲增鄉里喜逢青瑣客山林驚
見白頭僧龍門幾葉千巖(龍門在天平山)松徑逶迤嶺十層(自支硎至天平)
(凡歷十嶺)此日緋袍殿中跪金龍午首信陶弘
東鄰葉翁送白牡丹
故園兩歲夢猩紅鳳尾花新白種空(家有牡丹一株花後有錦繡張人名鳳尾)錦
慳未能如富室瓦盆亦足慰衰翁一枝爭賞金錢滿三朵齊開
玉盎同獨恨春深無暇賞暮歸吹落又狂風
初聞鶯
屋上鶴鴒無數鳴春來何處有流鶯千華[illegible]在苒終三月音調間

關第一聲幽谷出來如有意上林投去又無情吳城東畔茅亭
下憶在垂楊夕照明
秦公登賞左廂前芍藥
妙手何人簇絳紗平臺微見數枝斜梁家園裏無遺種時梁
氏芍藥最盛號梁家園人多賞之後其家漸衰此無一本在者吏部庭前花好花雖淺淡將
深淺酌眼昏猶用簾遮詩中近侍非公詠誰說唐人是作家
唐人詠牡丹有芍藥與君為近侍之句
病目
吾生短視物如遮老眼重增滿黑花及暇終朝迷柳色檢方須
用問醫家欲看花已過二月末讀書應尚五車昨日臨池猶作
字數行春蚓總欹斜
太廟侯祭後遊東園

百畝園依清廟開去年首夏憶曾來紫花已落濃紅藥新笑叢
生帶綠苔北闕倚雲通劒珮南宮隔水見亭臺今人又作山林
想況有蕭蕭白髮催
次韻周伯常尚書秩滿
海內頻逢大有年績書三載不徒然太倉未發陳陳粟東省須
開秩秩筵近尚寵褒卿有理近有內臣陳乞一事公執奏不已上竟從之教旨云卿等所言有理久
違清論我多思青宮舊學當年事執卷猶思侍細氈予與公俱為僚友
又次韻紀謝　賜物
紅日初高啓九闈詔傳馬上小黃門物須入座雖常例事豈
朝有舊恩卑戒吏人書象笏崇開家廟夕犧尊仰賜喉舌公須
應囊括休占六四坤
題朱澤民集古玉圖後
五瑞一辰作寶玄圭錫禹成功初後來列國分寶玉魯璜楚
璧皆其餘周河方折不愛寶昆吾刀鍛同鑄辟邪人爲若大
成璜琛琫瑤文藻臥蠶盤螭有更好細數二十種非今世
誰為張茂先武庫此物何人造雕斑蒸栗及猪肪土花半蝕痕
斧存丗間亂出三代上貴形尚存乎丹青能畫居士不可作洗
玉池中水胸何如征東將提過眼為之興執着丈指流傳
三百年妙矣宛如新出璞
李時雍戶部以安南去端午再蒙扇纓之賜相與感歎
有作
身到丹墀紀往年御扇紙白宮羅趨朝步遲雖難進賜物恩
榮好共酬字夠有銘休問如絲絲成纓欲纓頭端陽節近題詩
慣說江南競渡舟

讀劉靜修先生集
木落西山見一峯容城何處閉遊蹤德輝欲覽空翔鳳王業如
興有臥龍隱迹微茫隨世代悲歌激烈發心胸靜修齋裏高風
遠晚學攝衣恨莫從
竹園詩集別有序
七客同期賀誕辰古詩三百句如新合為一百八十歲做樂天語總
是東西南北人露下高松如細雨風回脩竹滿清塵杏園雅集
今重見良史當年亦寫真
次前韻自壽
予性乙卯是生辰老大無聞白髮新舜子立朝猶此秩溫公入
會獨何人溫公入耆英會時亦年六十五悄然一世如驚雷瞠若三賢豈後塵
史作他年爲此集香山容我作劉真

次韻周公白詩

莫較生年卯與申吾番甲亦爲壓三公齊年難並兩署同

官會有因（翰林 吏部）節傲歲寒依竹祖除運夜合對花神吾曹錫福

眞能助願築春臺備九垠

王汝年亦六十以權欽南臺不預壽集因次前韻以答

誕節曾聞歲在申善因無復是生辰（王汝生日予每忌賀）北都遠眺推南

國三壽同躋少一人臺署升堂今桂史戈船鼓櫂動江申（[illegible]）

直看更得玄孫喜祝頌無如此意眞（王汝年未六十已得曾孫二人）

端陽邀鄉友小飲

此日端陽兼夏至佳時又喜有詩材城中強服園池樂海上正

當風雨來鄉郡簪纓休復論賓筵狼籍更須陪人生會合非容

易馬上何妨看月回

秦公崇化爲江西布政使時嘗泊九江親見數舟遭風

被覆使人救之後生有爲詩美之予亦爲作一首

九江拆磯風力惡白頭浪起舟難泊魚龍蹴踏賈客愁檣傾櫓

摧凡幾舟浪裏浮流命如擲岸上何人獨相惜須臾拯之登雌

鹿仁哉項有秦方伯此事傳聞歎已[illegible]江西之民在萬僊

溺者豈惟爲賈客不知陸地上方伯擁予良援溺

王延卿西植夜合花二首

夜合花開滿樹紅吳人曉汝號爲郡家傳所未有新用却同亭

西植兩叢（家藏有夜合二株其郡守惡其暮夜殺而去之）

兩叢如杖植亭西皓月能邀亦日低待得成陰吾已老後人須

記白公題（白樂天詩夜合花開日正西）

董北苑溪山風雨圖

黑雲擁高山頭刻風雨至鳴然海潮聲艸木爭偃地瞻野少人

行山僧獨歸寺衲衣盡沾濕敲戶何急事倉皇村居民乘屋亦

何亟一婦已抱兒一婦更持器頭茅惜被卷破屋家所寄戴笠

者漁郎理網俯僂聲老翁者望家捨物終不棄陸走尚甚危水

行可無畏前溪波浪惡篙折水流駃行者當早歸居者不預備

良工爲此圖三歎有深意想見晚來晴雲淨山凝翠始信翠時

間天工特相戲

次韻李時雍病起二首

病骨稜稜帶白須誰知詩腹却長腴黃扉出納聲名久紫禁道

隨道氣宇終宜和[illegible]瑞鳥難教馳步學生駒西風欲起猶持

翁應怪元知歷易

南國[illegible]眼舒[illegible]強[illegible]作秋[illegible]接班

行在玉除皐比往年何太丑畏從今日是多餘（[illegible]）入朝又喜

披公服侍史須將日曆書

哀文宗儒

吾鄉沈衢州遂役大[illegible]文俟有疽發于背我愛體肥

人此疾恐属當[illegible]何以致疽發浸漸亦旬浙疏飽

獨快乃六月七日死期特[illegible]此良牧天奪[illegible]可怪念昔

爲[illegible]勤政略不[illegible]下白有術百

里[illegible]鄉[illegible]拜

務[illegible]民情歡下車始無[illegible]積弊

源一旦決欲濟小登日夜孜孜訪問及細碎孰爲狼所貪孰爲蚊

所嘬犴獄滿冤囚親手爲破械去歲東海灌元亦作妖怪橫飛

類鬼蜮數大無首載且疏即自劾逐及蝗蝝[illegible]此如許除吾

寧自引退有司格不行當道有窒礙公退長太息空負民所愛吾惟盡職業庶償爲守債使民自按堵守法勿就逮百家立爲約禮義相告戒民曰賢侯言敢不各敬佩君終抱憂思槊事卒吾敗大者如壞鐵骨髓竭稱貸彼力固已窮吾體亦疲徙迻遞走一使求去乃至再知已縱愛才不使投閒內孰知今日事俄有此變態凡君求歸休民輒歎無賴群情達銓曹以及參與案今也魂悲茫棺歸只空廨豈惟民無依失侶嗟我輩久爲晚年期几杖作鄉會對酒之清言臨事無善誨城西多舊游山色愁晚對有穴未及臨淚盡繼以唏

中秋夜偶過濟之忽鄉友數輩至遂成良會濟之有詩

次韻

晚涼陳巷偶相過小適園中奈近何秋到共傳平半好客來不

速過三多金尊注酒微微飲綵筆題詩緩緩歌白髮滿頭重看月素娥應笑已非他

次韻周伯常落齒

人具脆耎軀老至必衰矣向來少丈時金石自比擬孰知銷與泐成壞乃常理何必驗他人亦嘗察諸己憶昔爲兒童當門齒先毀家人不驚異嬉戲甜嚐水忽忽六十餘僅保此頑體齒勢終欲落辛未與公比公年視吾少却以落齒恥且云半百初齒卽已落只今歲落到牙而年順及耳動搖每朝扣藥物更服餌作羨怯駝蹄下飯愛牛乳存者皆剔肉尤苦於目眯又如瀾中石漱處帶泥滓有齒且自落有命當自俟多爲引身謀區區椽數齒

題三忠廟廟在城東祀諸葛武侯岳武穆王文信公都

人闢珍寶地以建者

郡城東面起中庭俯殿數紀出新夢莫強從三國號宋家雖則而賢斯朝班可勸為忠事野史能欲好我人上下千年同宇坐有何論合配三仁

送濟之歸省

冰花欲結潞河灣驛棹南行未許閑 恩賜已知千鎰重壽容應見兩眉彎天高河漢難相值（午再入翰林而肅之遠去）春到江湖及早還（[illegible]）安得從行仍作伴勝遊當共了西山（[illegible]壽中偶歎西山之游耶）

送馬秀才（[illegible]）

昔過清河古縣前三叉口舍憶曾眠停車暫宿嗟除夜賦矢初生巳壯年丹旐可憐依旅櫬素冠深愧附官船天寒水淺靈輀速行孝應將姓字傳

再入翰林次韻周伯常見寄

天曹昔忝掃清塵仕學兼資吏道三嘆已沾松下露一噓如沐瑄中春唐朝學士聊兼職周禮司徒重教民闕下方期從步履衰年病肺恨多屯

內閣閑秘書得往石湖作

衰年何意到文淵萬卷書中又木天賴有好書心未老開厨先得石湖編

冬日內閣閑書二首

午夢悠悠在省垣闌留人語怪喧喧日光不到疏櫺上始覺宮牆數仞高

簷際濃雲故意遮初有微雪點宮牆外遲發風知尤甚更鼓鳥
新取酒嘗

自述

行年六十五多病力尤微館閣無才稱山林與願違白頭休傍
鏡瘦骨不勝衣強作趨朝步低頭過瑣闈

早入直房

風樓西北望殘月步未深禧館聯曹事新春復翰林挑燈聊養
目面壁豈明心石砌重登處何人識足音

輓陳堅遠通判

黔陽出宰向南馳遍守長沙又幾時每愛湘修長句眾欠無佳
報已生疑故家譜在多遺事合郡人應有去思難弟相逢能為
我為談接武得麟兒

喜杜子開將行題後先世延綠亭之意

隱儒雅號託東原因對孤門有小園草碑未除庭館廢夜鐘不
乏子孫繁便我美竹開僻徑更種垂楊樂知誰作杜陵興復
計平泉有記不須言

病肺

肺病從何生茫然使我疑安得上池水飲以洞見之其初動則
喘百步足莫移有如登山然氣息促喘喘胸前苦如刺坐定須
少時寒風屢噤抨咳嗽理所宜聲出難自制痰生辦聲馳長夜
兀兀坐披衣蹤如猿其倚牀嘔出心樓樓連沼減服藥圖奏功古
方豈子欺中心竊自忖吾當稽上醫醫云肺受病火邪鑠于斯
乾枯口欲飲洪大肺不遲其藥見於外不待言而知大腸為肺
表又為脾土司其法當治本此病其已而我閑上醫言直以病
源推孰知年老人自與病為期血氣已先耗精力從而衰百病
乃橫出豈但肺與脾譬之庭前木初發甚繁滋及其歷歲久自
爾枯而萎根非不附土雍溉亦徒為人病實坐老藥力將安施
惟當蚤休退旦暮恒兢兢內以養寸心外以息四支庶幾全天
年瞑目與世辭坐客勿多評吾言是醫師

病中讀白集擬作二首

爐中添炭火長紅屋底翛然一老翁褥厚枕高眠未穩飯香羹
美食難空豈因避俗居深巷即欲趨朝怯冷風縱得安閒便生
病官高休更說三公

紙窗糊密一燈明古木號寒欲二更棲鳥並枝知雪候蟄虫坯
戶避風聲書編亂向書廚積蛛網難從藥裹生何事暮年成肺
病旁人莫訝酒為名

范石湖集有臥帽詩病中畏寒略效其制

林幃夜下入寒飈臥具新成頰自宜落帽孟嘉無復爾結纓季
路亦何為老來髮禿兼能護近得頭風不用醫欲向石湖傳舊
樣此篇相似只存詩

觀鳥絲競渡圖

五色彰施成畫片刺繡刻絲吾屢見何來一段蹟尤奇鳥絲細
入鵝溪絹首印尾提紛龍舟天漢競渡過中流虹橋千丈彎如
臥其間半空高欲浮輕舸蕩漾呈百戲吹笛擊鼓爭意氣彩雲
立候總朝臣御焦來應鉅[illegible]是偶觀妙手絕代無老眼頗疑畫
史舉女工挑綫亦常有莊聚毯毛孫此圖印文特識元文代上
有奎章天曆任幺麼十五字題名至大仍書庚戌載後有字二行曰至大
庚戌王振鵬為翰林承旨曹公作御府畫圖皆等閒後皇對此獨開顏苑中刻

不能依樣葫蘆得都人號曾班珏順甫性巧自製龍舟人稱曰班天子

美曹太守毀淫祠

神耶妖耶吾不知相傲五色錯雜施牆壁小廟瓦數片吳下人家家有之家人有病問卦師師云女病神所為殺豬烹羊陳祭品歌謳贊歎上酒卮侑以吹竹仍彈絲號以茶筵山酒席究如生人宴會時有祭自豐病自危吳人皆昏白痴何至死猶不悟惡俗信鬼不信醫豈惟生死干神聽商賈出入聽指揮賢哉黃堂曹太守諭民此事何不思聰明正直者為神豈得昵汝酒與犧祭者得生不祭死神道所好何偏私且彼為神既尊貴身居小廟嗟何卑汝民愚昧誠可憫憫汝徒費空家貲太守升堂朝出令民心敬信猶若蠢爭持神象出門毀烈火三日焚無遺燼如人醉今始醒風化頓覺隨時移唐有狄公任巡使美政先聞毀淫祠後來入朝作賢相邪鬼安敢侮與欺我願吳人常奉今自此崇正無復疑祖先當祭祭勿薄五祀當祭祭勿瀆遂成美俗載郡志當與賢守名同垂

壽都憲閔公七十

宮保官高壽古稀高齋德重自生威所西山水鍾清遠斗北星辰傷紫微執法獨家公論許引年雖有　聖恩歸眼前相稱緋袍好增秩須將玉帶圍

雪中朝回題陸全卿所藏趙千里臥雪圖

水閣傷寒塘雪深沒茅把曉兒白皚皚松竹枝盡壓天闕朱朝鞭冷風透雙踝須知臥雪人猶勝踏雪者

煨橘

洞庭雪後顆擷市雪中圍冷比冰冷桂堅於金彈丸溜牢難嚼得拈痧欲投難傳作栝蔞冰火將火然有炮炙非入藥鍊出似成丹香噴皮於剝開收核設鎖人情惟軟熟風度少與酸莫向吳人說家家正滿盤

刻李貞伯篆書海月菴扁

篆法久欲紹李公得非復近時鄉里習彷彿如勝權昔為我題偏擬準指腕懸擬與張能起立練片倚俯仰為陳蹟屈指十五年破屋並雨濕輝上蝸涎字蝕彼蝕點點猶高懸每月夜照之墨光却新鮮正如公性氣精悍若猶然見物不見人吳山隔更泉惜哉不可作手蹟忍棄捐遂以西川木良工善雕鐫屢幾如坐對仰面在屋椽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六

詩五十首

元日早朝次林亨大韻

聖主朝元再遇申（戊申改元今復庚申）萬年行夏正從寅雞人高唱時為卯鳳曆初開日屬辰（是日丙辰）傳出制詞均大慶獻來方物見咸賓登臺定有占年者平日條風是好春

郊祀翰林朝房齋宿承傳曰川見過

壁宿東行近紫宸光芒昨夜動杓春久傳天上騎箕事能令河西斫桂人空谷聞音真可喜小童見跋却堪嗔清茶一啜忽忽去千步長廊月色新

夜坐復次韻

靜坐焚香拱玉宸喬柯閱歷已含春流年不覺重加我勝日方知正屬人（是日人日）座有詩家還索詠窮回俗士定生嗔郊勞立是嬉游地拭目旌瞻萬[illegible]新

宿神樂觀

神宮游處擬華胥臺殿分明切太虛甚病能供祀事齋關幾得遇齋居高林犀撼春風厲小閣光浮白日舒向晚困來先索枕且從莊叟夢蘧蘧

過沈道士舊館

神宮有地在西偏舊館重尋又幾年座上獨詢傑伯許（許年八十二已）集中如詠古人篇（沈道士館詩有虎材文房）當門老樹根株盡隔屋新棟宇連誰說桃源能避世雞鳴深巷滿人煙

元夕邀鄉友會飲

絳蠟初燃上小廳繁花忽地滿圍屏前年客籍休重復今座鄉皆白可聽譙鼓風傳過夜市草堂月出隱春星諸公勳業他時事此夕杯行且莫停

次韻居公過賞綵絳燈

聊乘佳節狂群公特設屏燈照醉容畫壁開成五色人織出費下功似觀池上鬪生畫（上作十八學士象）相稱筵前李賀鍾銀燭併燒花正好只疑身在玉樓東

過鄉人賞燈

新春車騎集東街卅丈華燈妙懷屈曲屏將玉錦簇方空斛足下絳排鬼工環細絲偽巧絲舞鸞麟鳳亦類佛坐文鑲鸞聲未斷吏燒銀燭過書齋

同年會飲

當日城西約已違同年作會恨何稀老身忽歎將華席舊物空

憐是賜衣僅有八人連泉府都來九度過徐閒安能非避天書召坐滿長筵齒更依（時陳瑞卿以山東副使來考滿）

送同年陳瑞卿憲副還臨清

坐臨雄鎮近齊東六載褒詞出考功泉府甚聞兵衛肅郵程水長機書謁見勞當在超遷上契宜頻從稚會中最是灞頭催解纜藍船南引恨春風

次韻沈石田題奕姪影翠軒

天街眯目滿緇塵竹樹誰家自作鄰吳下正憂連歲旱燕南如見故園春臨窗彷彿圖偏妙對景題詩語最真他日軒中須晏坐翠陰應覆白頭新

園中作石臺其旁多栽樹以木末相結如屋形

石臺清樾淨埃塵枝幹相樛結構新司馬花巷工最省中層樹

屋事成眞野航恰受無多客大廈將顛自近鄰却笑平生鴻比
拙作巢聊爾獨棲身

吏部右廂前有朱藤一株予手種也今歲始開花開甚
盛

手種朱藤已七年長條緣架每相纏只看葉密清陰覆忽報花
多紫粉懸風下掉頭嫌一老雨餘舒眼盼三賢從今堆字詩還
和寫入當時艸木編

六月十三日園居喜雨

溽暑三朝北土無翻盆一雨已連晡只從碧落傾銀漢不用清
冰貯玉壺風偃小園紛艸木水深平地欲江湖忽然志喜緣何
事弧矢漂流走羯胡

園居雨後六言四首

鑿渠暗疏積水開徑照引清風初喜一場雨過夕陽正射檐東
水接方池綠滿花壇小徑紅疎日落槐虫自起雨多莿處能除
高荷種出幾柄矮竹移來數叢豈羨新生白綠葵花老去猶紅
清唳每憐白鶴長號頗厭玄蟬晚來更有忙事窗下自收簡編

觀天鵝池中對浴

白羽雙同明游戲綠波裏共我增顏色小池亦清泚新蒲生正
繁高荷淨如洗翠碧相掩映倏爾欲藏尾萍藻浴且浮姿食更
從爾爾本雲衢物何時落塵滓猶勝樊籠中容與莫驚起

王延亭傍新開小徑二首

路轉朱藤近水涯過橋常恐隘青鞵如今足力猶能行五步移
來即上階
牆隅隙地結茅菴只尺孤亭手可探獨自步來從捷徑却無人

道是終南

新正無事偶閱鄉先哲范文穆公石湖詩集見其多道
吳中事因摘取其句有涉于春者輒賦一絕得十二首
益予入官適三十年處世幾七十歲公私所繫不即歸
田賦成令兒子輩誦之恍如身在吳中亦可以自慰也
昔人有和陶之作予借名爲賡范其不免文穆公之笑
乎

雪寒探梅　詩云吳下得春元自晚

新年京國競繁華莫老深居自一家春到不如吳下晚石湖詩
裏探梅花

賞海棠　詩云聊爲海棠修故事

探梅直過萬山隈手內何曾折得回故事重修春不斷石湖詩
裏海棠開

新正書懷　詩云先渡南村學灌畦莊新圃在湖田南細柵

年來雙足弱難行却道郊南再看牲夜半范村將夢渡石湖詩
裏一舟輕

春朝早起　詩云寒怯病骨知

新正有假放朝官夜宿齋房睡未安却怪山林猶早起石湖詩
裏怯春寒

元日立春　詩云交運丑支辛

吳中士女愛迎春爭看千行百戲陳近歲吳中迎春以物貨各置綵亭中而舊行買從其
後視昔爲盛尤半窗閑論歲序石湖詩裏丑支辛

詠吳中二媼

詩云兩絲風外繳又云弱骨千絲結

吳中元夕舊相承街上家家搭竹棚夜靜風吹滿屋石湖詩
裏看綵燈
丙午新年六十一歲俗謂之元命
詩云歲後當生炎星臨本命辰
強將華髮戴朝簪元命[redacted]來七歲深我比前人尤覺老石湖詩
裏記星臨
春日田園雜興
詩云一年一度游山寺不上靈巖即虎丘
靈巖上了虎丘還春到吳人更不閒兩地一年仍一度石湖詩
裏去游山
春困
詩云諸惺菴裏呼春困吳俗立春日兒童以春困相呼
菜盤椒酒憶江南春困相呼我獨堪世外尚無人解此石湖詩

裏諸惺菴
乾道辛卯三月望夜與屈子夫內翰泛舟石湖距九
年復以是夕泛湖有懷昔游
詩云石湖花月浮春空憶共佳人同短篷
紫微村北暮煙收花月浮空記昔游我後益公還識面石湖詩
裏泛優舟
自橫塘過黃山
詩云東風已綠南溪水更染溪南萬柳條
溪南萬柳綠成滯先壠頻年抵暮還遙憶松楸常灑淚石湖詩
裏過黃山
民病春疫
詩云連年薄熟飢生壓又云疲氓備矣可更痛
吳田連熟事非此半在官倉半在人疫癘滿村春病疫石湖詩
裏歎吾民
為倪尚書題王孟端舍人墨竹上有胡祭酒詩
翛然見此林下姿清若頗類陳何許今人自得掃尾趣湖州已
逝前無師平生見話足高致俗子求乞以手麾不知此幅為誰
作墉僧況有顧菴詞青溪太守童丱時得自故人持贈之立朝
卓卓直風節此君契合能相似南來行李特攜此不忍棄去緣
心知自公退食持示我似竹可喜何須疑為公臨榻賦淇澳清
風拂葉猗猗猗
為陸全卿題米南宮雲景
北固山前江水清長供此老灌冠纓焚香寶晉齋中坐江山寫
入毫端輕此老胸中有奇氣不與眾史聞爭名儼然一種自擅

軸搭倒老覓拜李成昔者吾嘗閱畫史真蹟人間嗟見此臥游
佳境不逢人但覺寒光浮棐几古樹枝摧瞰急湍雪嶺更從人
面起全卿藏此凡兩幅持一贈我分片玉留是平生好絜人挂
處休將手頻觸
為楊起同題沈石田擬謝雪村山水
雪村已逝知幾年妙畫曾向吳中傳少時看畫老能憶此事還
輸沈石田昨者西闇楊給事乘興放舟過相川屯間偶及雪村
畫為言楊謝世有遺石田呼童急展絹冉冉水石兼雲煙兩山
秀色相對峙長松落磵聲潺泉禿翁觀泉不歸去豈是磵底尋
詩篇石田作畫不費錢給事得之真有緣墨痕斷爛稱古蹟莫
上米家書畫船
為錢世恒題石田雪景

都下類江南暑氣一何酷錢卿適開筵羽扇不停揮忽然坐凌
陰挂壁有長幅高峯樹玉幢空洞倚嬰屋暗暗不可辨豈復分
澗谷故家虞山陽昆湖莫在目木樹何年成分明傍湖曲隔船
人試問艤棹何所欲客云不于人聊借松下宿松樹數十株忽
寒仍故綠對之恣披襟寒氣迫詩腹日暮暑未消持杯故相觸
寄語石田翁此圖金莫贖

爲毛貞甫題孫君澤山水

十日一水五日石古人畫筆殫精力後來簡澹亦天成披圖試
看孫君澤山腰飛瀑千尺長懸崖老樹爲山梁人間溽暑不可
耐欲從二老乘新涼

又爲題高房山山水

燕南學士維房山高公昔者生其間戲拈畫筆少明豁玉女峯

亞垂煙鬟積雨初收隔春樹望見人家鳴遠住亦知中有王維
詩行到水窮無覓處

爲杭人題畫

山水佳且近古杭猶未游開圖見所似舊手抱風流松林敞茅
屋高士亦何求袒裼坐終日富貴如雲浮北嶺可杖策西湖宜
泛舟他時挂冠去終與杭人謀

和楊應靈次陶韻止酒

孔門好學人謂未見其止竊嘗聞斯言乃在魯論裏未止以止
學善學顏氏子惟彼旨哉味入口顧不喜嗟孰爲厲階是自杜
康起紛紛嵇阮徒以醉自有理異世特相契兩醒屈與巳柴桑
雖任眞空言亦邈矣茫茫涉大川此止未有涘詩史紀厥始惟
十有三祀

夏日園中小適二首

脩蔓紅稀葉葉青欲逃新暑只登亭夕陽西去清陰滿閒向籬
根拾鶴翎

荷錢初放亂浮萍却有新條約翠屏幾日小園無可到莫尋池
水入花瓶

次韻鳴治病中二首

比擬成均對兩廂喜聞勿藥下危牀問奇客至如揚子求益人
多異孔鄉半月不因陪祭懶十年惟有著書忙時人欲識高賢
意道體于今用亦藏

不見高賢歲又重往篇欲和愧難工過從未許仍隨衆子告緣
知亦在公故里方山猶自好新年尊酒定誰同春風座上橫經
處須信先生道未窮

雲園雜賦四首

因從學市過始覺雲園清鶴跡皆成字鳥啼似語名石低叢竹
倚架重古藤橫委巷無來客空餘酒滿罌

雲園何所有一望白皚皚巳沒新開徑還堆舊築臺將槐角
礎香以栢鈴煨偶憶前人事詩從鳳沼來

雲園何所得拔我是瓊瑤把滑還循檻衝寒亦過橋空中眞有
架繡裏豈無條掃去人何俗誰家擁樹腰

雲園何所樂節杖日類拖池涸無魚筍林空只鳥窠形慚珠玉
穢家愛米鹽多熱腦爭詩巧當時禁若何

寄壽陳朝用布政

款門憶昨駐甘與別去深慚音信[redacted]詩域遙瞻三載後詩篇急
補七旬餘閩南遺愛傳應徧洛下耆英會不疎娛老莫將他事

説麟兒把筆已能書

爲奎姪題延香室

脩竹東連齋閣深篆煙長裊散繁陰客來如入芝蘭室佛語徒
聞薝蔔林王氏佩囊猶俗態韋郎掃地只清心如何消受安閑
福不是觀書定鼓琴

寄壽翁文明七十 家有晚榆堂

故人高隱在關東閱海歸時從所僮甘蔗味佳彷入境晚榆陰
重已收功詩篇欲和多仍叺書法爭許老更工欲寄一尊爲遠
壽近來酒量與誰同

寄壽吳子高六十

吳門別後音常疏使到頻將手札傳汝老已當三壽始吾長又
在六年前歩來委巷諸徒滿望取高科有子賢春酒一尊須共
飲欲從 明主乞歸田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六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七

詩六十六首

春山圖

平野春雨過危峰殊秀發玉女洗頭罷端如盤髻鬟高人携節
行似畏溪橋滑結伴是何時松林間採蕨

送戴員外出守桂林

子有長才早致身仕途隨處是通津六千里外桂林郡十五年
前杏苑人出守要知從古重作官何幸與民親自慙亦羨登瀛
去詩裏驂鸞句尚新

送張光祿時達還南京

早入工曹績用成囘翔又作北都行長才未展猶閒地留務能
分已列卿官冷高來通世故須留春晏好風情傍人莫怪南歸
速春色遙追到石城

賀成國夫人胡氏七十

畫戟門深翠幙重北堂春酒色初濃江南秀出名臣裔天上榮
加大國封僊籙載須人跨鶴海圖觀獻客乘龍百年將種能供
養高廳長盈祿萬鍾

盆中桃花一本而緋碧二色

小圃喜多春色繁花一併斑斑紅霞映水將落白雪當墻可攀
坐亂老人髩髮行驚醉客容顔二喬臺上連臂不數唐家玉環

送王汝英南歸

尺疏陳情入舜宮 御批真喜徹重瞳銀臺異寵曾加秩金匱
奇才屢奏功家食固知千指衆友懷皆說一心同銅官山色渾
如舊書錦煌煌在目中

送邵國賢

簿書錢穀歎徒勞提學俄聞出戶曹都下文名如子少江西學政是誰高璽書耀日懸霄漢驛舫乘風壓雪濤自古賢與先只行不將小技望賢豪

送白太傅致仕

玉敕新承墨未乾都門行色萬人看去曹屢奏三年績恩貴重加一品官勝地歸舟行樂健故人尊酒過從歡不須更入香山去自有西園八節灘

送家宰屠公致仕

皇朝出入著勤勞未老頭顱有二毛遷秩兼聞離當府收功仍舊在銓曹天章笑捧新頒敕書錦榮披舊賜袍更向人間壁樂登堂日日獻春醪

園中行讀白集

北齋坐後又西軒挾冊休將比兔園每託心情常託物已忘官職未忘言吳中故郡荒烟積洛下幽居宿州蕃老至一編空在手燕山羈滯媿高騫

新月

新月如少女靜娟疑晚妝亭亭朱樓上隱隱銀漢旁桂樹未全長玉兔在何方自然多思致何必滿容光黃昏延我坐檐下施胡牀遂與成良會清風復吹裳願言常不負敢學參與商

園中夜步

曳履孤亭側披襟小徑前絲垂風獨細樹隱月難圓散秩朝非懶閒居病易痊老年無著作只擬錄歸田

同年會子以病不赴簡席間諸公

新秋良會禁城西獨坐公堂未得躋三客須期非不速十人堪歎亦難齊情親只託詩筒送體弱難將藥裹攜向晚涼生還坐想不知若箇醉如泥

送工部徐尚書以病乞歸加太子太保致仕

中外勤勞四十年平生晚節更能全身登八座官殊重名列三公位獨尊敕捧龍章天日近衣裁麟角海雲舒肩輿日日何妨出故里看山有宿緣

送禮部徐尚書加太子太保致仕

玉帶橫腰喜氣新賜歸爭看越精神史官早授為前輩聖主時資念老臣賜谷上居真有地衍宮增秩更何人亦知恩重難忘報夜夜山中禮北辰

送倫修撰文序父南還

故里南來繫一舟綵衣春酒動鄉愁冠山翠木維堪住赤縣神州也合遊晚市繙歷仍窺暑月林清影忽驚秋朝家恩典三年畢闕下親承願必酬

為毛憲清題花竹圖 憲清有祖百歲生於二月

繁花匝地燕春色脩竹凌空傲歲寒共向生辰呈秀麗偏于晚節報平安中朝有待陪孫至東海須將大老看白髮烏紗添入畫漢家恩部定加官

送李世賢赴南京禮部侍郎

史局文場滯此身高才物議試經綸東朝侍從踰三載南省追陪只二人雲起鄉家京岸早晴花開邸食秋陵春都門醉別遙揮袂目胧京華眺目塵

題沈良德送行圖

不用高歌陟岵篇賜歸與慰母心懸想冠自送便弄綵服迎
栽兩袖瑯九世顯名多積德一門科第總稱賢共中秋到總闈
修盡啟行將盛事傳

翰林送李世賢

都門無計可留公況是秋來有便風向憶陸機游洛下莫疑張
翰向江東詞林前輩晨星少鄉社無人海月空定有天書遥召
入暫將留務託南宮

九日風雨二首

滿城風雨重陽日何處重登戲馬臺丹闕入朝衣尚濕玉堂留
酒席難陪是日翰林設宴牆邊赤棗縈俱落籬下黃花恨未開安得吳
門篆笠叟芙蓉江上送魚來
滿城風雨重陽日平地江湖大漲時木偶自漂應去遠麴生一不

召故來遲人問紀事兼詩語座上傳滿鬢絲何物報晴時可
喜喳喳鳴鵲在槐枝

早寢

老去貪眠負月華不知夜景到秋踈竹尚石還取桂邊
堂定看花吟就排燈當別館夢回揭線是都家如何七十年將
近猶踏朝門聽鼓撾

謝葉惟立送菊

園門歲晚只常關忽送幽花滿目斑天意故教秋色好世情不
使物華閒臨風酌酒憐人老傍徑編籬恨地慳賴有陳節為伴
侶平生高節總難攀

送陳德修擢南京右都御史

百年京鎬設南臺門對鍾山紫翠堆留務遂分承寵命舊臺重
整見高才多冠戴向風前正鎖册行從水際開使道過家誰不
羨鄉人爭看錦衣回

送何道士授都紀還鎮江次沈石田韻

鶴馭雲中來北固霞裾塵外別東華名題金闕分僊袂蹟寄丹
山離俗家鴻寶記長當吏牘玄都觀古即公衙天寒歸路清如
許滕六前驅撒玉沙

藤梢

藤梢繞籬落蒼葉照清池屬當秋氣盡欲落已先萎寒風既披
拂微雪復點之坐見憔悴色不復如前時感之重歎息人老良
可悲

雪後入朝

天門晴雪映朝冠步滑頻扶白玉闌為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

處不勝寒飢烏隔苑應餐雪馴象當庭又踏殘莫向都人誇瑞
兆近郊或恐有袁安

次韻韓貫道送濟之以冬至謁陵

公事驅人更莫辭亦知不是翰林時同行尚憶匆匆去暫別猶
勞耿耿思百里向前瞻漢廟五陵依舊入唐詩年來喜識荊南
面相送惟應少酒卮

謝濟之送橘次舊韻二首

味甘不用兩眉攢種得成林合棄官食後不將皮核棄扶衰[illegible]
[illegible]僊丹
嘉惠恭承又滿盤牛車雪滑到應難糖霜莫道名非稱入齒冰
漿信不酸

又次韻謝送銀杏

綠葉叢叢鴨脚攢霜前摘取獻園官無花結實猶堪食蓋殺花
王是牡丹
王子纍纍走大盤老人手種食應難閩南橄欖形雖似待得回
甘已受酸

楊應寧携畫冊過園居相示已而雪作

園居寂寞掩柴扉詩客從容出禁闈遥聽鶴聲初出逕頻聽馬
首莫言歸臨窗看畫忘呼酒據地圍爐試解衣寒氣逼人將日
暮不知林下雪花飛

聖駕郊壇看牲次王汝韻

天寒迎駕作郊行道院呼僮洗玉觥石舃不逢狂道士銅爐還
餉老門生投來濡肉初無氣細以枯魚粉似羹是石湖風味
夜逢窗吹火叙同盟

生日

人皆逞除夕我後臨生[illegible]前七十前去三朝遠何哉百年
內行步爲下橋早衰視茫茫而髮且蕭蕭安能如松柏歲寒還
後凋衰頹固老態加以病相撓但勝陌上花易逐風沙飄所幸
職業曠雖免素餐嘲淸秩徒叨授[illegible]自撫膝蹔開別[illegible]
約負漁樵更念丘壠隔悲愴尤無聊孤燈對臥榻轉展至中宵

談命

有客能談命言予運正通運通亦何事爵位當日崇客言[illegible]吾
意所見頗不同凡今登仕者命服[illegible]其榮人徒見其美[illegible]
[illegible]入朝恒惴惴臨事惟忡忡官秩久益進職業愈難供王法
或幸免淸議安能容一朝奉身退憂患頓若空趨朝謝車馬睡
足日頭紅田園日以涉山水任所窮出門無禁制開口無災凶

樂哉斯其述林下始收功吾生果有命歸去在吳中

正月十三夜與鄉友會飲

繞簷星月帶明河佳節相逢付易過今郡幾人常減少流年如
我獨加多畫屏垂展銀蠟春酒爭持蕩碧波正是金吾初弛
禁下堂休問夜如何

十五夜赴西涯飲

漸燈光起透藤絲偏與西堂雪月宜故事上元初放假新年三
日預爲期老人正爾思[illegible]俗童子何堪唱楚詞醉後再傾紅粟
酒情深渾忘出門遲

次韻李士常徳生子志喜

紫禁朝回步履遲中傳聞吉語信非虛懸弧在日[illegible]如月挂科當
筵爛若虹上日邀[illegible]須歲滿中年[illegible]如何遂
此豈堪喜我憶平生事頗同

爲錢副郎世恩題桂影圖

懸崖突樹爭倒垂金釵亂插還參差古香能受秋風吹亦復有
藤纏絡之洞門一似蓬僊姬身纓寶瓔隊珠綴其下何物趺坐
危亦驕[illegible]光[illegible]離[illegible]耳[illegible]起分兩岐視而[illegible]鳥龜是兒性上
有物揚清暉團團冰鏡一尺圍人名爲月非此誰月中桂滿更
且肥信哉有影乃在斯摩挲[illegible]已從新施收藏[illegible]盛宣和時尚
格雅淡今何稀[illegible]不師[illegible]伯朝天[illegible]號姨市如塗抹
衆所嗤[illegible]後觀亦甚奇翩翩五色斑爛衣

傅水部索石田王洞桃花圖索詩乃兄宗伯

傅郎騎箕上天去傅巖于今在何處翠倚西江千仞高其前山
前子孫住一溪流水漱雲根萬樹桃花遮洞門胡麻飯滚落紅

劉阮然此地武陵村主人自是青雲器去作玉皇香案吏不須
手拍洪厓肩水部郎官是難弟勞書寄語山中人少遲歸來三
百春妙手誰能移壽域分明只在人間世

盆中紅梅二首

盎裹孤根強屈蟠低枝老硬欲凌寒不隨桃杏供人目顔色生
來自渥丹
坐見荒園二月過莫瞻春色在喬柯分明一段江南景日懸瓶
將老眼摩

送汪太守致仕

吳學猶傳舊教條南來別駕路何遥上章忽入新[redacted]報增秩仍
爲大府僚老去烏紗常在首歸來金帶已橫腰人生止足誰知
得鄉里高名豈自邀

送楊太卿應寧赴南京

太卿樓船向何處直到石頭城下住江上人迎訪故廬堂前我
憶聽嘉樹南人只愛江南行江南樂多無停情何如去家只百
里黄金橫帶爲滿卿老我平生忝知己不得相從附船尾客居
初沾燕市泥沿河忽泳楓花水金陵本是帝王州高名依舊風
流知君到日好詩興佳句從今無李侯

齒痛

日者齒病作病起吾莫知知之亦甚易年老理固宜憶昔七八
歲正值毀齒時齒落乃復生如艸雖即滋今勢且欲落既落生
無期又如枯樹然安能發新枝落亦不自愛獨何以痛爲使彼
無所痛盡落奚足悲太息若韓子計歲以數之何況吾自作而
復食無齕吟聲雖函胡尚可和吹箎食物雖齟齬尚不廢今吟
但使病除去此外不求醫

挽毛伏羌

早持一劍策奇勳忠勇平生亦罕聞象應星辰通上將氣驅貔
虎冠三軍捐軀報國懷方略進爵酬勞著昔文　當宁只今勞
北顧誰令頗牧起丘墳

送史引之知隨州

儒者之學貴經言以爲文古人嘗有言文章能潤身君昔在闈
里誦習殊精勤浮俗志莫奪翩然成儒紳稍長取鄉貢謙抑愈
恂恂蹉跎二十年賢名只如新昨欲就常選懶看曲江春同輩
爭勸勵勉色自欣欣入仕非一路期以淳吾民我志乃在此科
甲直淺論銓試出緒餘冀馬竟空群楚邦非險遠民風更清淳
宋賢論書處遺跡想應存此地物爲守平生志方伸三年成美

政吾老猶當聞

送馬學士良佐還南京

院事清閑不下堂手披竹簡冗銅章虞廷物考爲三載馬氏重
聞有五常官到鎬京曾與故地通岷水接家鄉南風又引歸舟
去一振塵衣上鳳岡

送宋郎中出守廬信

水部才名滿數車向來相識自京華雲削接壤爲鄰郡江右分
符得過家旌旆微沾秋野露旄檣高入晚汀霞親民長吏今須
展故里誰將晝錦誇

園居二首

朝回當暑苟偷輕影過清池浴鳥驚種得玉延纔出土客來何
物可爲羹

靜處誰兼吏隱名名兼况有老儒生却憐一畝幽棲地百里吳山不會行

追和朱樂圃先生蘇學十題 有引

泮池

半形循學舍一水轉松林盛矣來多士依然廣德心路橋名覺瀾無釣不知深此地名龍腦揚波碩作霖

玲瓏石

奇特非常品來從建學前久為錢氏物中有洞庭天輕比浮磬溫須玉出煙菱溪何足記想見狀頑然

百幹黃楊

嚴凝霜雪後蕃衍弟兄同帖莫題青李刀難斷寸蔥厄多逢歲閏材短謝良工桃李紛如許終看立下風

公堂槐

寄葉連街上孤根寄學中名揚蘇子史陰覆魯侯宮既久今何在惟喬自不同曾沾時雨化多幸遇朱公

辛夷

莊周稱散木形狀獨離奇名在誰多識花開舞及時鳥窺無可食虫蝕也須醫作筆應全誤紛紛落研池 一名木筆

石楠

泮水根常溉臨池路不遙顧瞻依曲檻愛護障輕綃別種為交讓 香楠為交讓木 終年亦後凋有材非費用斤斧免山樵

多幹栢

新甫傳遺種吳門見後昆碧霄多直幹黃壤本同根霜雪持高節莓苔接古痕三年非植木十畝自陰繁

並秀檜

講堂前並立霜雪傲玄冥此樹今猶在常年不改青雨來添秀色風動散微馨科第能相繼題名下有亭

新杉

生為松栢類不逐歲寒凋得家春雨高[illegible]生沾膏馥巧匠待長條此日材當大初栽自宋朝

泮山

少小游歌地升堂歲未終移山元費力覆簣竟成功狹徑埋芳艸孤亭納暑風登高詩壯觀興學念文翁

蘇自宋有學景祐初范文正公來典鄉郡延安定胡先生為師繼之者為樂圃朱先生公既名臣二先生又良師皆一時人才造就遂盛于天下學故吳越錢氏南園也規制宏壯遠去市井山水之勝佳樹奇石錯植其間宛然林壑也舊有十題曰泮池玲瓏石百幹黃楊公堂槐辛夷石楠龍頭檜蘸水檜鼎足松雙桐至樂圃掌教時已亡其四先生乃益以多幹栢並秀檜新杉泮山而十題復完今去當時已數百年獨泮池泮山尚在而講堂前二檜疑即並秀若奇石固有不知其孰為玲瓏也覓為童子入學固不知十題之名獨見國朝士大夫詠學中諸景詩石刻然皆非十題之舊矣比嘗見自在都再入翰林對掌誥敕暇日得閱秘書而樂圃集在焉見十題之作而先生自叙其前尤詳乃悉次其韻一過夫今之學遭郡守虞公鼎修規制益勝然所謂諸景又亡其三四矣况數百年以前者乎故既和其詩復序其事庶幾其物雖亡而其名猶存後世亦有考焉辛酉五月既望序

為崔太卿題史都憲墨竹

容臺有地堪種竹，北土高寒數根足。未許長竿可釣魚，況云美筍能娛肉。太卿好竹如好僊，夜夢時時游渭川。醒來忽見竹滿壁，聚葉攢處何蒼然。彷彿庭前秋月白，影落疎枝猶百尺。化龍只恐起清波，棲鳳却疑依巨石。人間酬答何時了，對此翛然塵氣無。伊誰能畫寫此圖，人云中臺史大夫。

為錢僉憲題二士圖

二翁吾不知為誰，晚來共坐崖石危。一翁攘臂方談詩，一翁抱膝如有思。平湖萬頃澂風猗，隔岸蒼山腳下垂。巖姿樹色幽意斷，正是白雲初起時。吳中山水正如此，震澤洞庭天下奇。更教此地看明月，萬錦千駟將何為。我欲從游往從之，只恐二翁嫌我是俗客，塵衣不使汙崖石。

題石田畫卷寄沈時陽

松林蕭靜人獨行，隔林似聽苔伊聲。春山滿眼發秀潤，知是晚來初雨晴。南望荊溪溪上路，路繞長松千萬樹。太湖蕩漾映高門，此是荊溪長往處。何人能棄冠裳歸，只向松陰覓詩句。便欲從之未有期，清夢時時此中去。石田高士臥東林，故寫長圖慰我心。封題却附湖船上，只恐雲深無處尋。

詩八十七首

題謝鳴治歸來園

三畝新開山下園，古村幾得數家存。經心學止多聞事，遺腹新然有長孫。粟里一尊常自滿（歸去來辭用明作），晁家千首更須溫（晁以道號編此集）。來予有主人莫作終焉計，召命臨門敢負恩。

次前韻懷故園

老夫亦自有東園，因賦歸來若目存。久負木鑱歌杜子，何妨布被笑公孫。別來漸覺清風遠，坐處常思白石溫。便逐秋波故舟去，時人莫漫笑忘恩。

鳴治新修國學朝房雨夜宿此有作次韻

笑揖公卿百念餘，輪奐聳看勝舊居。一日昔來猶故事，兩山占斷豈吾廬（鳴治家有兩山書院）。夜中風雨題詩滿，天上星河待漏初。廣廈仍思庇寒士，先生才調未全疎。

又借內閣朝房次前韻

詞林再入歲周餘，自笑東房又借居。漢代雖多聞祿秩，吳門幸有舊田廬。高眠齋榻春回後，慣看朝衣日出初。天念老人仍借景，隔牆嘉樹綠扶疎。

寄壽太宰尹公八十 有序

恭惟太宰尹公，天下達尊，濟南遺老。寬年受頤，久奉閒獨，珠徒因微末之嫌，恐致率易之誚。幸三朝之耆舊，功業既成；篤八袠之高年，體履益勝。聊陳韻語，因寄下懷，敬祝期頤，以慰衆望。

廊廟久違思舊德，山林何幸看名卿。臨湖對月將杯舉，出郭看

花如扶行楊縮在朝風俗美山濤與選咨流清濟向者後從來
有坐見高年過伏生

盆荷初開適值風雨對之感歎

一面紅粧擁翠盤風風雨雨不勝寒園門半掩無人到我獨憐
渠只自看

代荷花答

淡紅數瓣出天然根託盆池強自連風雨滿園香更遠無人來
看不須憐

園中即景二首

竹陰日暮意翛然山石依依共晚年白槿數枝相映好似將顏
色弄清妍

萍藻多從雨後生綠波常共小池平朱藤發花滿休輕剪待繁

[illegible]集卷之二 八

花映水明

雨後移竹

人言種竹須雨過何況移來雨仍大此君此日館吾家揭酒客
來爭作賀早年憶與竹相親到此頭栽凡百箇[illegible]況[illegible]灌常不
活猶怪園丁何懶惰此客如今兩從東鄰分得有難何[illegible]
依然白木柄手種任爲泥所涴虛堂掩映翠色新使我對之終
日坐簷前有地纔丈餘復以濃陰誰敢[illegible]凉[illegible]生日
午風清俄遠播歐公曾云凉竹簟[illegible]可遇當此臥頗似吳中
顧辟疆獨許獻之登上座塵不作金谷遊高節應甘首陽餓
平生何故取於斯正爲冰霜莫能挫京都百物皆有之只笑當
居此奇貨敲門只恐人借看林下蒼苔輕踏破從今艸木俱等
閒當以竹題爲日課試將竹楊揭圖居客到先將此篇和

園北竹構板屋制甚樸陋濟之有作次韻答之

吾時板屋遵制作[illegible]下嗟我同心人作此[illegible]者[illegible]朝想所
無都下知更[illegible]巧[illegible]刻[illegible]有難毀凡中虛亦生白外[illegible]鄉
[illegible]舫從宿[illegible]中可眠[illegible]矮[illegible]綠木
備[illegible]風行[illegible]巧[illegible]非[illegible]在[illegible]月
[illegible]仍[illegible]不待[illegible]工[illegible]如功[illegible]何從此[illegible]

濟之再和復次韻

退食[illegible]自公我常在其下凡此連[illegible]是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集卷[illegible] 八

濟之三和復次韻

古人爲宮室棟上而宇下異哉方丹如吾豈作偏者萬問與
[illegible]多復論多寒暖日忽上階刻風兒[illegible]維此湘山村曾遭始
皂楮公來價十倍伯樂同相馬眾杯更相勸試詩再延坐敝巷
貴得名若民業拆解近市物貴儲筴自去年夏亭勤始有此豈
易陳一筆病懶強[illegible]中抱聊自爲權隨何足啓前言眞戲也

偶閱白集有東園玩菊之作今歲小園菊開頗盛輒復
次韻

今歲晉秋閏又見秋將闌客居貯秋色幸復有東園凡今百種
花孰不畏天寒胡此斕斑者節去猶未殘瓦盆閣板屋每坐于
其間玉色既高隱金錢更相連東籬供采菊不爲花所牽豈如
園翁尚見山獨悠然我欲學此翁無菊非所難翁如欲學我無

酒却鮮歡園有松與竹秀色同新鮮呼之作三友庶以怡衰顏

有感效白體

吾秩殊不卑已作三品官吾壽亦不少已望七十年官卑何足計壽少真可憐不見一途者軀幹如丘山昨朝猶啖肉今夕俄奄然官高亦何用有壽差直錢從此心所願仰面惟籲天官乞常落後壽乞常向前更乞早還鄉不待扶攙艱放舟日臨水策杖日登山筋力幸強健何必駕高轅此願如我遂條祿皆等閒

雪中對竹

平生此君子夙好似相敦昨來署雨過移種向東園衆木經秋落黃葉亦無存獨此瘦骨爾日午陰猶繁天公故厯試夜來雪翻翻雪落洗其葉雪消溉其根顏色愈覺好青青映樹門高節凜自持難與俗人言

披屋二適

負暄

朝坐見日升夕坐見日落午坐日更多煖氣如火灼隨所類曰家不省在城郭高樹凡數株黃葉被霜拂何曾遮陽烏要從畟吳雀旁不啓窗前簷不垂帳隙多計可獻此語非言詣却避暑還坐身屢作我幸無此勞竟日不展脚自我有此居綿裘不重着自我有此居火爐但高閣冬日何可愛可愛更可樂

對雪

大方本無隅虛室自生白吾屋初落成老莊其不易白也從何生有物皆嫌積空園何所見怪石惟露介誰爲慨竹倒須攜鶴在側乎鋪得奇觀寒氣亦漸逼展席坐稍深漸聞階雪振爲無一木支上止片板隔端愁厚將壓却喜輕似擲階踏厲溜漏篆推兎園策鄙性自不飲况變久不斯淨掃但烹茶此樂更甚選

送陸全卿赴浙江副使

多角冠高映亦號衆中才操許誰知人齊臺省何易手兵江湖恨不遲親舍相望通色養臬司事尊闕威儀恭孜獨聲門牆冷老大空搔兩鬢絲

送羅綸修撰南監司業

舟引董風好算程江頭立候總諸生一第奔補賢關缺六館先期士類成路入石城聯虎踞山臨碇水聽雞鳴留都南國遊歌慣不厭長街撥鐙聲

答鳴治乞花二首

北牖新開勿乞好奇傳出那入斧相看宛如小朏春風後只有酴醾三兩枝

池上朱藤總有花飛蟲綠石新蜂衙何如杜却公來賞况有新醅不用賒

再次鳴治乞花不得二首

新著素人觸夏初恨無花送強分疏朝來北牖多生意移得兒庭前草不除

城北相望見面遲只將新句乞花枝花枝乞得成何用自是竟夫要作詩

待鳴治過園居

西街何處跡黃沙未午客臨樹影斜掃地頻教除短徑臨風獨坐數飛花行來雙闕應相近望入群山幸不遮自笑貧居無欵曲只呼童子預烹茶

鳴治至次前韻

空庭雨後少塵沙委巷迢迢轍蹟斜休沐有期能致客借看何處更移花綠陰覆地禽相語清水盈池樹半遮四月江南無使到宿酲聊可當新茶

送吳克溫赴南京翰林

綸閣花香日影浮鷹章爭喜得名流虞書初進　東宮講唐典猶從北館修家慶及時開壽域官清盡日在瀛洲安能便赴傒舟去南望金陵是舊遊

聞家園樹爲去歲風雪凍死

我家冬青樹百株先子手種東莊上年深樹樹丈餘高能與東莊作屏障我家木犀樹兩株亦復團團高丈餘少時我種東園裏猶憶此地稱山居嘉樹我生好怡悅家僮寄書來報說園林遭厄家家同去歲何期大風雪冬青根遠猶且瘁木犀葉落仍不發其餘橘柚與筸竹畏冷固宜難活吳中三月春已殘生意蕭條如十月嗟哉氣候何如斯老人自言未見之樹埋厚土裏以皮凍死尚作枯柴枝東南民力盡徭役無衣無褐死可知安得纊布數萬疋盡爲此輩遮羸肌傷心偶賦凍樹詩詩成敢告良有司

得仲山德州所發書云去京師陸行只三程恨不能一見是夜園居對月悵然成詠

使車停處發郵筒消息年來喜易通疋馬三程岐路近兩人千里月明同園名屢易常爲主酒量難添已作翁信是無由能縮地歸歟須約故山中

園居續詠

藤障

步倚斜徑行成列圍植有長藤葉乍稠不恨刺藤枯朽盡向來行處慣鉤衣

花門

新開小徑傍西垣手種酴醾花已繁不似陶翁園日涉門雖設處却開門

榆籬

不分細竹倩人編亂插榆秧大莫穿坐待兒童爭采食高枝春盡欲生錢

艸徑

翠蔓縈紆不知名石甃中分一徑行行處莫言人蹤少青苔踏破不曾生

蘼屏

長條抽綠綴紅英閙子新從雨後分板屋向南將樹塞莫譏管氏儀邦君

樹屋

簇簇光浮葉蔭濃密幽惟有碧雲來後來雨漏牽蘿補巧者安能復食功

喜聞鵲聲 五月廿七日陰雨中

古據禽假聚陰雨正何多楓鳥啾啾鳴高飛形名屢夜鳴已可怜其出當如何衙亦常依山出必事無他鵝鵲戴常棲鳳凰見春阿歐公訓艰車可作安可歌弋人亦慕此將謂是鴛鴦穫之可以獻野外欲張羅

送李郎中擢應天府丞 名晉嘗辭僻奉之命故自此擢

清班綴立色無慚工署御謝意自堪名屬山公終啓事身從鑣

子不亭參僮開轄郡依江左遙望神京傷斗南壯歲要知功業
盛看君黑髮正勝簪

自六月初七夜爽涼看月後每夜看月輒賦一首

此夜看新月亭亭正向西光因勝處小影與竹梢低千里誰同
賞三更我再題明年相見處約在越來溪

初八夜

此夜仍看月清光稍覺多平臺雲閃爍桂樹漸婆娑為送傷西樓
隱應從北闕過半更貪看久更問夜如何

初九夜

此夜仍看月人云是上弦形弓三尺直背鏡一規圓光借無全
日魄分從半天躔都近遠海始覺地形偏

初十夜

此夜仍看月陰雲未撥開遙教童子待如待故人來多病頻還
藥常醒只恥盃清光不相負依舊滿書臺

十一夜

此夜仍看月黃昏始正中樹多增月魅天闊蕩心胸暗去明於
晝銀河淡若空爽然消暑氣身到廣寒宮

十二夜

此夜仍看月胡牀坐稍偏清風還共我良夜未須眠應恨懷丹
桂池中見白蓮平生無所好對此輒欣然

十四夜

此夜仍看月看時却向東影懸直鐵[illegible]光[illegible]斜照[illegible]偏[illegible]林
缺還當玉宇空何須論詩識范老句偏工

十五夜

此夜仍看月甚從海上生金盤承露濕玉鑑拂塵清詩句遐難
和雅居為此名人心當自識天道豈常盈

三姊壽七十以八月十三日生用題月更圖奉賀

橋頭水滿月流輝設帨高堂映綵衣節賀中秋今已近詩題百
歲古來稀門閭後傷金禡壯（宅在金牌巷北）圖畫新成玉兎肥小弟相
看俱老矣頻為賀彩正懷歸

為陳王汝題啓南山水大幅

馬家作畫總一角剩水殘山氣蕭索畫苑馳名近至今輸與臺
谿不浮弱此幅壯哉誰爲貴西山水見全身行春橋上曾遙
望待樂[illegible]中好細論

吶治種荷無花見予所種亦同有作次韻三首

幸免花開[illegible]花近來多[illegible]休街高[illegible]亦自知人意盆底移

花過別家

翠蓋亭亭已早枯紅衣點點定西湖試看一勺盆池水此日無
花也合無

野花次第隔籬開不待園丁[illegible]渙[illegible]還[illegible]
節識根荄

老病二首

七十[illegible]幾[illegible]不[illegible]已孤　君相[illegible]
逝[illegible]吟久絕[illegible]如此更苦入朝行

數日[illegible]依然一老[illegible]有花無日力養[illegible]心情夜月勞延
坐秋風感竹[illegible]近來添[illegible]腰痛況難行

奕姪搆二亭于東莊一在振衣岡名看雲一在曲池旁
名臨者以書來報待余歸休與諸老同游喜而寄此

顧父西菴扁拙修當筆種樹帶平疇近聞肯構爲吾計有待歸休與客游山上看雲依鶴嶠閑中臨渚對鳧洲只憂步履非輕健更欲池邊置小舟

病臥王延亭

高臥真如隱士閒病來受用未爲慳平池積水從消長盡日清風自往還短杖好扶宜野步小冠初著稱衰顏直須歸到吳城下新搆幽亭況兩間

謝朱懋恭同年寄龍井茶

諫議書來印不斜忽驚入手是春芽惜無一斛虎丘水煑盡三斤龍井茶顧渚品高知已退建溪名重恐難加飲餘爲比公清苦風味依然在齒牙

題墨竹贈李尚書時雍赴南京二首

司空德望重同袍直自黃門到戶曹總道南都優老地更看晚節傲霜高

三十餘年契義心白頭猶與歲朝參南行翻喜清風近來處吳門候好音

王延亭晚坐

殘暑酷憐何處同只將河朔比江東半規新月未全白一穗幽花仍澹紅鶴步臨池應愛水蟬鳴抱樹似呼風客來只勸秋涼出無病無官豈邵翁

惜月效白體

入夜見何物既圓且復平空懸無所繫忽從東海生以彼比金盆金盆無此明以彼比寶鏡寶鏡無此清所恨容易缺每變不常盈況復當盈時或不値天晴又爲日薄蝕仍被雲縱橫陰晦時或多清明能幾更所以尤愛惜對此難忘情我欲告上天高高聽微誠天有日與月譬如兩目睛使夜或無此天目一已盲盡掃諸浮翳一日壓天只不論晦朔夜常從天上行當令仰見者無不騰歡聲

有感

唧唧蛩鳴夜喔喔雞鳴旦傷哉發深省二物如相喚蒞蒞開闢來一元過強半人身與浮沉世道分治亂吾生處其間一息真可歎寸陰眞無竹此外奚足算

送張濟民擢知思南

稼亭已作甘棠詠潞渚初從貢竹行萬里思南稱上郡寸心拱北望神京緋袍金帶娛萱母芸茶旛候遠氓他日漢家循吏傳虞名應不比王成

新製方竹杖

紫玉新裁恰過肩斑斑四面帶苔煙病軀稍爾能扶直巧手原渠莫削圓世事固知方則止時人應道曲能全此生得免稜稜誚晚節相依尚挺然

夜坐聞砧

何處疎砧隔短牆東鄰有婦搗衣裳風林落葉秋聲動寒砌鳴螿夜氣涼久別官曹忘館閣毋從兒子話家鄉強扶筇竹歸深院半壁殘燈獨上牀

中秋風雨

都人期賞月此夜合家歡市上人爭送豆瓜堆滿盤那知風雨至失卻此團圞天公亦戲人人情苦多端陰晴詎可定感此發長歎

和石田題王濟之畫劉[illegible]晉

只圖宛見伙溪春我亦經行幾得還欲作畫詩中圖畫只今還
屬賞行人

緊勝花落石臺春欲寄幽居寫般真詩畫平生應自定何須延
譽待他人

病中讀周益公集以術家謂其身坐磨蝎宮官退不宜
進覺命與公偶同所愧名賢德望不及遠甚其退老宜
因詩紀之二首

術家早已論身宮淺薄安能比益公止並人爲當有命退如昨
序況無功過從却愧高中滿請乞惟憂短疏空爲報恂少風雨
甚拓愧稍自嘆年豐

益公論命居磨蝎歐子作詩思潁州今忘不須公後作作將

復願先憂實田郭甘供稅種樹臨溪擬泊舟更欲范村從一
老月中常作石湖游

詠荊墩

錯節盤根地底埋野人發地作枯柴製爲碾硯俄登席送到踏
蹋忽下階曲几異形休用斬胡牀同數亦數排綱掛已適平生
願偶坐相依稱小齋

詠胡牀

座上斜撐三尺牀病軀隨意與低昂睡來有樹還成夢不用烏
皮作隱囊

煮栗粥

腰痛人言食栗強齒牙能作栗不妨慢煮細切和新米即是前
人栗粥方

讀韓文公瀧吏詩

自古東吳遊宦鄉我聽瀧吏比潮陽蘇公亦是南遷者長作嶺
南人不妨

招曹良金飯

曹君穀怪悲顏色何欣如學道術有得委命心常舒屬以公事
至脩然寄僧房行裝只詩卷一僕身與俱西城闊風雨還念夜
堂虛自別衣問以開門看佛書愛予須老病秋至數歸歟坐上
無濁言何人能尉予明須就我飯已摘園中蔬

題畢付僧良金還東吳

此日此君何所往卻城鄰近冷泉亭清風到處難移節好雨來
時更潤身

九月十八日大雪又十日雪益大作秋雪歎

吾生本江南不曾見秋雪見之自北都都人亦不說祈偕兩載
今忽逢風急剛新看滿平仍異石城宵陰然作賊貧家歎
難活米炊幾時能新鬻何處許以年來曲身況世無衣有病體
強自支憂世亦頗切然事已兩見決白未遂臘月令不深考政
事何所缺惟吾里有容陽氣發奮發示日中天行電僧偏昭晰
涼颸只凄然勿遽綏瀕冽霏非嘉瑞成却待嘉平節

次韻濟之齋居苦雨

病臥三月餘幽發滿枕積家居當秋秋更多雨聲自淙淙寫空
階豈但作點滴縮悵同心人俶不坐連席齋居掩公署絕異稽
史籍向來明月共數步東林隔及此遙相望南箕與東壁寄示
苦雨篇此意吾已識遺藥濕還飛穿窗破秋寂

韓貫道示所和復次韻答之

宿禽鳴無語客襟紛欲抱入夜雨不休愁思爲促迫作詩寫幽
懷聚囁空研滴嗟公久鰥居所恨誰繼席夜長知僧濟名但挂
朝籍坐念西署清邃如千里伯蘭風仍送雨夢存聲撼壁垂頭
坐牀下童子何知識八荒同一雲仕老感幽㕛

送楊虛齋郎中出守杭州

刑曹已膺簪書之寵郡新除又古杭雩後逶郊驪五馬川中名
族數諸楊白公后在官初滿蘇子堤成好共長嘆佔一麾餞出
守所賦愛白黃堂

竹田東莊諸景中之一也長姪奎取以爲號使來請一
言予喜其不忘舊業也賦近體一章遺之

斷橋荒水接村墟中有僧篁一畝餘附郭久爲先世業築墟作
共此君居斷齒不斷酉嘉穉結實能收助宿儲兒免輸租同歲

晚子孫常顧把犂鉏

杜東原爲烏姪題

溪上悠悠西日沉炊煙生處萬山陰試看此景隨人老此幅吳
中何處尋 東原有私印曰筆隨人老

又爲題沈石田畫

高峯玉立勢亭亭石罅長松數寸青儒雅堂中選講業案頭終
日對遺經

夏太常墨竹卷爲楊郎中題

友石山人去不還孤傳墨竹在崑山長身迥出雲煙外疎影平
分水石間管列笙竽陳雅樂聲同環珮入清班此君此日常相
見種處從今手可攀

紀賜 十一月八日東宮暖講內出衣帶編賜宮僚皆加一等覽得雷鐵衣三襲帶一棍感之餘以詩
紀之

中官高捧出彤闈詔賜宮寮帶與衣雲鶴互勝鱗錯著花犀
仍向病腰圍愛來臣職將何補持出君恩不可違章服在躬
元不稱平生加等復何祈

楊惟立以南京吏部考績至京留修會典書成親拜爵
與予聯名有詩志喜次韻答之

令甲紛然合百司校讎何幸得同時北門再作冠裳會東觀常
村筆研隨漢祖三章垂約法唐人六典費精思煌煌一代新編
上名在盧前愧莫辭

又次韻惟立奉天殿進會典 時十二月十一日

緗帙裝成進御初綵與儀樂下東除史家未許依唐典冊府空
聞紀宋書陛楯夾陳雲氣繞殿廡高捲日華舒子雲筆底多清

興欲和新篇恨不如

又次韻進會典明日賜宴禮部

喜動龍顏親覩巨編禮曹開宴特傳宣祖宗政令侔三代文
武公卿合一筵遷史僅終天漢事周詩宜有鹿鳴篇上堂歲莫
多嘉話鵠帽宮花席更聯

次韻鳴治歲暮有感

石湖村近萬株梅買得湖田苦未回郁市新添儔風俗改老人偏
覺歲時催客懷衙我明乘驄往路憐渠更用媒頭白相看知已
在夕山吃雪聽新顏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八

詩三十七首

癸亥正月九日以張廷式工部自易州分司來于同年會于李時雍宅時雍出松竹梅卜各賦其一三友人各以一物自擬復相倡和

京闈重臨十日春同年叙會是壬辰合成松竹梅三友樂[illegible]冰雪一身淡劇欲更庭下僕飲餘不醉座中人白頭却歎吾儕老對杯盤有轉親 三人皆不飲

十四日再會于家

雅會新年喜再成過門冠蓋見交情深冬豈不春風暖高出林海月清廣國太平原有戒齊人同好不重盟歲寒高節真堪取三友相看有令名

二十日三會廷式公館館即楊文敏公朝房所謂聚奎堂也

積雪全消春載陽上元已過日初長城中燈假何妨滿社裏詩盟不可忘三友自成閒裏宴五星猶仰聚奎堂明朝易水遙相望強向筵前更舉觴

擬松

朽株千尺傷林阜縱使疾風不怒號若去竹梅今作伴春來桃李獨分曹材充清廟難為棟賦就中山且作醪今日會中邀入會百年高節願同高

和廷式擬竹

翠幹青枝玉削成翛然誰識此君情根盤瀟灑中山遠影帶蕭蕭易水清雨潤何妨還改色歲寒能保不渝盟枯松幸託同心友相會無勞問姓名

和時雍擬梅

冰雪生香畫未成相看綽約更多情竹君此玉姿同美松老如柴骨不清詩詠迪儒甘獨隱譜修范叟愛同盟從來能作和羹用早向商書已著名

絕飲

平生不能飲偶愛能飲人三杯已至醉閒然見天真少飲分數酌夕宴可自展流連至終席尚可陪嘉賓近者患齒痛痛處益有因酒入咽喉間其氣烈且辛遂令痛作時雜合上下齗酒乃天之美分定于人身天欲絕吾飲何必喜諄諄惟令痛及齒不使沾其脣空庭滿冰雪寒氣加新春對酒不能飲天意豈不仁不為酒所困廢免書諸紳

鬪雞

繁[illegible]滿座空雞喔喔不已或問何為曰在燕人把攬衣不能眠人各勤所事士人爭入朝商人爭入市惟有閒情人翻嫌聽雞聒耳殺其善鳴者入庖執刀匕以職司晨不與牝雞似牝雞鳴聲低[illegible]識[illegible]理不知家之索徒以聲可誇稱上偶聞雞感歎為涕

新成既已汝世賢嗚汝之為在同舍中汝以詩邀飲因火氣[illegible]汝初治楚獄還

洲上常來接聲行來接同游自故鄉獄車不停如定國歸途無險勝王陽三江已隔非吾土五老安知共此堂更待城東春色好小園還約看紅芳

書室曉坐

南窗兀坐日光浮殘雪猶存在瓦溝畏冷又過冬一難覺老頭
合古三休便人強以家書附多事閒將日曆修書報
聖躬膺萬福南郊擬從六龍游

二月四日　上出視朝志喜

鳳樓尚憶五雲端鐘鼓聲傳列奉鑾世道已登三代盛
聖躬常擊萬方安殿前旭日天仍近仗外春風樹不寒仰見赭
袍陞黼座千官擁笏盡騰歡（是日百官皆具公服朝見）

次韻吹治見懷

層軒孤榻在此地豈吾廬星彩亡史滿風威二月初河冰清濺
濺宮柳翠疎疎時白日孫後惟公吏押於

郊祀與楊惟立蕭佰神樂觀馬道士房（翰林前輩多於此齋宿）

僊房地迴步頻移影澹西窗落照遲佳日諸公無在者新年老

友更同誰坐深蠟炬當筵剪聽徹笙簫隔屋吹便欲聯名行題壁
上郊齋須記仲春時
日煖齋宮賜食頻曲廊連步得楊津卜郊此日非三度陪祀誰
家有四人（楊氏有惟立及大理卿守隨兵部郎中守偶刑部郎中茂仁四人陪祀）健羨聯行詩茂
客（惟立携宋仲珩書見示）開函投句愛清新（是日李世賢席尤勸酒而詩見投）憶從史局
曾相別却向僊房得更親

次韻屠元勳陪祀

南郊春半喜新晴盛禮初從改卜行刑獄仍令司寇禁祝詞先
許奉常更（改時維仲春溫氣發育）酒傾玉瓚分三獻樂奏蕭韶合九成衰
病不堪陪祀列仰瞻袍笏羨充榮

送王汝摧副都御史仍赴南京

南都人識舊清風新命仍歸玉敕中執法星高依斗北留臺地

重隔江東睢陽會散誰偏老洛下吟成我未工欲忘離情須是
醉當筵休放酒杯空

園中一鶴長鳴群烏時噪其旁若相語然因觀白集有
烏鶴問答之作輒效其製為四絕或者能道其意非特
所謂自取笑也

烏問鶴

胸臆雖高不上天爾軀雖大却挦然小園半畝門常掩獨舞孤
鳴待幾年

鶴答烏

結巢長比鳳如鵲阿閣雖高性不貪試待明年毛羽長一飛直
到大江南

鶴問烏

緇裳玄髦不分明聒耳爭啼接接聲爾自上林能擇食如何來
此欲通名

烏答鶴

飽食橫飛不顧飢彈來能避射難能許終年只向空園住不會謀
身不似呆

謝馮副郎送惠山泉

何處泉源報惠山橫翠屏山遠不能移誰移此泓渟客從山下
來遺我泉兩瓶磊磊石子在中函數峯青宛如清曉及尚帶負
龍脂煎茶水有品陸羽著茶經舌端辨清濁第但如渭涇兹泉
列第二不讓中泠并象蘇子詠將詩作泉銘至今山游者爭
御犄觸遠餉踰千里誰歎載吳船後人不好事此事久已停
大變封泥頭所重惟醽醁一朝俄得此高屋甕建瓴陽羨茶適

至新品攢十莛雖非龍鳳團勝出叅與丁二物偶相值活火仍
煢煢蟹眼泡漸起羊腸車可聽煎烹既如法傾瀉散聞馨連飲
渴頓解更使塵目醒餅底有餘瀝照見疑星星嗟此一段奇何
意當衰齡不須茶始飲飲水心常惺未足酬雅意聊用報山僧

題西戎獻馬圖贈楊應寧都憲撫陝西馬政

烏駮曉度黃河來蹴踏萬里風沙開四蹄疾鐵不可繫拳毛纏
腹非凡材戎人牽過蕭關下氊衣纏帽胡爲者不辭馳獻到關
西關直楊公來主馬平涼楊望水艸新監苑重開列閑人此疋
眞爲渥洼種隱起龍文猶滿身馬從今行如絡首蕃恩應有錦
雲比唐家莫說惟毛仲秦世徒傳有非子内地蕃馬連長槽崢
水苹艸民何勞楊公一來壯兵氣萬騎逐北天山高烽明夜撤
穹廬遁馬政既成公入覲還將此疋獻天閑不是按圖空索駿

應寧示贈行諸作題其後

溽暑不可耐三伏且未闌琳館遥相望出門一何難況也值連
雨道上不曾乾雨多亦自喜客去幸盤桓試看何所得詩卷滿
牀攤西行良足慰躍馬過長安仰瞻太華峯俯挹黃河湍駃牝
散郊野監牧紛冗官嚴霜被百艸邊城驚早寒懷人當不寐明
月中宵看

題米南宮詩墨 新充道藏

向晚得奇觀案有翰墨陳展卷即可辨迥然出風塵犖常執欹
側此幅殊不倫字止五十六端人似垂紳復如旗正正又若車
轔轔書家有定論俗士妄生嗔不見蘇公語超妙仍入神公昔
家京口海嶽近爲鄰墨蹟多散落至寶終難湮寶彼荊山玉旁
逹見孚尹驚看忽入手幸矣歸鄉人百世恐朽敝翠勒須堅珉
銘文配萊鶴終古焦山垠

爲潘時用博士寄壽其叔父鶴溪大守八十

閩南歸老二十年鶴溪先生從如前部抆放攴登山巔上下與
鶴同蹁躚眼明不著養生編試問先生何以然口碑曾聽閩人
傳有守以來公最賢窮簷小民家見憐舉手加額每祝大願公
居家年百千翰林從子今儒僊竹林南望歸無緣我爲封詩到
壽筵和我妙句猶須今勿令邠老美獨專

讀蘇集有除夜詩首四句云行年三十九勞生已強半
歲莫日斜時還爲昔人歎恭送白太傅語也後蘇公年
止六十五而白公七十六予今年六十九適介其間因
自賦以寄鄙懷

歲暮日斜三十九更加三十又何如勞生強半嗟終少視古猶

稀白有餘學士仍兼慚老傅書生未敢望尚書平生却恨張師
德能保虛名不足渠

次韻友人海目對月見懷

懷僊不似有瀛洲汗漫而今爲此夜游浮世縱觀俱是海高人獨
立暇宜秋鬢睎清露如新沐手挽銀河欲倒流却向君家誇故
事羽衣明月倚黃樓

寄壽趙完璞八十時得人治目復明手書示報

憂世非私百畝田上書當道信當年高歌行野仍三樂妙術傳
家是十全玉璞獨完雙足在金刟輕刮兩瞳鮮年開九袠休言
老手蹟封題尚宛然

新麪歎

憶昨城西路歸來背夕曛芃芃麥未割極目盡黃雲黃雲芳滿

谿都無一日別如何盤盂中忽復堆白雪乃知昨所見總是峯
家莊多多謀一飽豈似野人忙年老更食新感歎繼以泣何不
遲數朝垂芒滿珠粒

登廣福寺佛閣望西山

城中過坊口時見山一面車塵半空起忽復不可見今日出城
西初喜見山便恨當長夏時草木更葱蒨遮胸如乾乜首或
側弁行七里餘勝地得僧院仰瞻何突兀傑閣俯高殿百級
躡層梯身向西闌轉橫絕曠野中蒼翠自衛已將日夕窮却
任壓骨顫群山不知名起伏端可辨勢從西南來迤向西北旋
萬馬如馳逐陣列如麾戲白雲與碧霞嶺岩姿態然變雜倚丹青
人爲我展盡吾老至客京華宦游真已倦若使入山行所歷豈
能徧一覽青可了無如此中善

秋韻謝鳴治初入館修史繫之作

儒官職業敢終辭猶幸相從得故知早學仰承衡鑑識史
編旁考感多岐極知古事能爲鑑廿比[redacted]工但築基四庫大開
還自喜老來纔免借書癡

中秋夜與葉翁飲

天淨眞如海不波依稀倒影見山河却嫌群木交加甚只恐浮
雲點綴多此夜浙江潮洶湧去年燕地雨滂沱一樽更與鄰翁
飲老至佳辰肯放過

感范魏公食粥事

長白山中齏粥冷丹陽道上麥舟空故人他日能婉惠君子當
時已固窮

翰林新修工羅適奉 命教庶吉士坐久偶成

仰見沉沉畫棟連坐當華屋是何緣 朝廷正用諸賢上山澤
安能置列僊水激長隄聲若瀉日曝高樹影初圓自憐老眼渾
無見亦愛新涼對簡編

題米南宮水墨圖 閩向書藏

雲山煙樹總模糊此是南宮潑墨圖自笑頂門無慧眼向窗墨
蹟濟如無 米自謂云非具頂門上慧眼者不足以識

寄壽施煥伯七十

幼從鄉校託交游束髮相看到白頭我憾濟南非伏勝人言吳
下有施讎高懷已見開三徑遠道猶聞在兩州少待登堂成一
笑手持春酒獻還酬

斫蟹

斫鱠曾有人斫蟹始自予蟹也我所欲所欲豈同魚南人無不

食水族到蠏味風味覺斯下至大蒼餘未合成美且賤不待霜
降初鬥鮮本何罪連收同族誅我老蹤將落兩齒亦偏腴千持
但乖涎頗亦嗜人如此盤餐聊間以蟲蔬一斫即可斷大
嚼已無餘所恨性不飲行手猶自娛罰人定相笑醒然一何愚
口腹爲小體養之懷輒前推知味若或取斯言歟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九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

詩四十九首

詠春雪

燕山春已半寒氣逼窗紗亂撒紛無際平鋪淨少瑕絲添帷作片綴柚不成花紅綻妨梅蕊靑抽阨艸芽水中仍滅沒空裏忽交加向日痕初薄因風勢復斜危檣應便壓千地總無涯

寒夜懷楊廷儀

西望關西更向西度關人去定聞雞即看萬馬如雲錦浪比孤鴻蹋雪泥群牧循行頻檢括運章馳奏自封題山城夜坐銅官燭想見霜寒咽鼓鼙

簡鳴治

北望高城樹半遮遙憐孤榻臥官衙新年不見詩循例長夜惟知夢到家世道轉看爭白髮宦途深處獨丹砂人生須約同歸去七十于今我亦加

齋居謝居元勳送解家香

坐來齋閤欲淸心忽對名香到夜深已似古人頻掃地更無俗客共彈琴煖煙盤曲絲縈細篆看圓成刻本始信解家此有方淸泉餅莫送詞林

與廷式飲時雍宅夜會 十二月十一日

東街晴雪映朝暉早赴公■所不處有約只欽三友共席來未及一年餘淸談盡日憑陽喝列坐中堂鶴足知聯擬直須成別錄新春良會不勝書 時廷式新有同年之友會錄

再會于家次廷式韻 十七日

休將修禊比山陰一笑荒園欲啣殘春尋遠不爲河朔飲山尚難

知鄰中吟疎林夾戶鵲巢小殘雪當階鶴蹟深入夜不須敎纔烟吾家海月正浮金

三會廷式公館次時雍韻 二十三日

易水東行踏雪埃依然公館向陽開人歌孝友從誰在堂北淸虛我復來飲酒不勞三爵戒賦詩眞見百篇才天門半掩歸途盼疑是詞林傑道回

齋居答廷式 甲子正月五日

手折詩幽緗果香持來知自聚奎堂詩壇未覺三人少燈假重期十日長微雪點階添曉色條風入戶動春光齋居更喜移居近古樹陰連隔一牆

又喜廷式夜訪

將若滿座散茶香忽枉行與到小堂公事強留三日久淸談能爲一宵長烏金座煖猶寒氣紅蠟頻燒避月光却愛兩郞常侍敎書聲隱隱過南牆

正月九日再答廷式

齋居解帶坐焚香又見題詩寄艸堂只尺地連人獨遠尋常春近日杪長郞嚴北闕闈 天語禮盛南郊振夜光詵念■重役命老來猶自走循牆

送胡副使擢廣東

衣繡煌煌映赤墀身依霄漢寸多時出巡每愛咨民疾還擢仍有衙寵私闕下三年須奏績嶺南一道重分司遙遙祖德仍相繼此日淸名亦足知

次韻將元動李若虛爲居聯句見寄

西署遙聽每繫心託交常想歲華深安能乘興還移棹意爲知

首是鼓琴老去文場慚老白春來詩積喜分金漢家大祀看成
禮更擬高才賦上林
送王編修九思歸省 九思之父敬夫陝右鄠縣人父母具慶祖母亦存
[illegible]陂種樹父成村況話終南正對門附郭有山兼有水上堂為
子更為孫詞林秀發隋清秩春日舒長獻壽尊兩母白頭誰不
戀遲來須用答君恩
讀陸參政文量歸田稿
陳塘宿艸徧新塋別集年來又刻成鳳鳥自憐毛羽好孤栖終
有不平鳴
偶讀司馬溫公詩集有和邵堯夫年老逢春三首各以
本題四字起句有感于中輒倣而和之
年老逢春人共咍小園日涉去仍回編邊擬樹是誰種籬外桃
一峯集卷三　三
花特地開冰到泮時終在沼石依陰處自生苔折腰且恥苦無筋
力欲和淵明歸去來
年老逢春人更狂不登高阜即平岡忘懷每怪言非淺好睡還
驚夢不長過市塵多如觸鼻務臨階花少勝焚香長將綠蟻清晨
理又聽鍾聲謁未央
年老逢春人自驚春寒不飲負良朋江南報到猶深雪都下聽
來無早鶯司馬慣將節杖策堯夫來挽小車行詩成却怪同聚
語凡物鳴因不得平 溫公游園常策杖
牡丹初開頗與張綵以護作詩示之
春深喜見一枝紅翠幕高張日正中為語兩郎須記取愛身當
與愛花同
送劉仁仲歸省
每憶西川王一變獨承恩旨到鄉邦長途未畏連雲棧勝地終
誇濯錦江舊喜文場先入彀近看史筆已如杠郵筒寄酒秋初
熟偏座生香透碧窗
送劉司直展墓
石城挾冊看翱翔好學如君尚未忘譜上勢歆應別派村中阮
[illegible]是同鄉還乘驛傳從 思召每見君解近講官識 蔡亦知崇
似許莫勝河水歎洋洋
夏夜起坐
病首稜稜卧未便坐臨風露小堂前娟娟缺月初離海隱隱明
河欲近天愛下行詩敢作彼還家無計歎茫然夜深復寸垂頭
處獨暗城樓刻漏傳
為馬彥中道題夏太卿畫竹
一峯集卷三　四
太卿已逝數存傳法依然帶雨披不識南陽錄師西百年遺
物屬諸孫
次韻答陳治病中寫懷
扶杖屏然坐北牀若風終日自揚塵地迷黃閣謝愛逸疏入鑾
臺白發頭身外欲[illegible]還似[illegible] 王巳不斷莫如編白頭樹對應
相笑滋味真同苦與辛
次韻侍元勳以二世賜詔刻石樹先塋之作二首 有引
伐石南山賦存坤語詞若編之為求源秦川舊姓堪數淅水清
門久自存城裏勾雲凝遠郊林間春雨沐重恩百年積德終當
發試看秋來有孝孫 右祖塋
合德無爭衆口訴兩篇 天語最分明秋臺此日生無憾嚴壑
多年死亦榮湖水流清環隧道鄂山分翠遶羅城穹碑屹立高

如許長表人間罔極情

送文侍御宗嚴奉使河南

盡說文家好弟兄更誇仲氏繡衣明烏臺此日官為重軍政多
年例已成花下莫辭青酒滿津亭路遙遙一畫船輕從來練達民間
事不負　朝廷是此行

為奎姪題畫

林下茆亭坐此翁旋移詩意入胸中江湖日暮多風浪應咲張
帆使順風

聞趙栗夫擢廣東按察使

嗟我頹衰正乞歸喜君新命出彤闈吳江一水能移棹越地千
山好振衣學政已成心亦佳獄詞重判手如飛却思二十年前
事轉覺詩勿壓上稀

乞歸不遂 時第三疏以旱災避位乞歸蒙批敦起供職等語

銀臺投疏到三回批答頻煩御筆來過料殘生家帝力誤
居高位召天災老身況復多病　明主何曾棄不才　恩旨
下臨當勉起就令供職已衰頹

五月十五日蒙　賜鰣魚一尾

病臥書窗越幾旬朝來猶自食時新江東到此如論價須抵囊
中二尺銀

盆池養魚

兩兩來水面似跳珠辛苦[redacted]魚得共濡只尺洋洋猶自樂不知盆
外有江湖

病中

勉起難將職再供養居長夏稱疎慵聊從消遣千行帖全仗扶
持八尺筇天上雨來蘇病骨溪頭水長滯行蹤夜涼忽作江南
夢聚塢靈巖紫翠重

為顧良弼題墨梅

芳名曾向譜中傳似見臨溪影倒懸為語游人休亂折低枝正
與雪相便

次韻李世賢遣祀天壽山禱雨有應二首

禱祠初命禮曹臣自是將誠易感神周穆累章歌大甚漢雲成
彖舞何頻四郊有地無乾土三日為霖絕點塵見說陰晴纔倏
忽下山猶自月華新

北瞻高嶺擁青盆雲起橋山勢獨尊岱嶽乾封非漢事桑林重
禱有湯孫鯽浮洞徹行千里馬去蹄涔散萬村清曉朝衣沾濕
處喜承　天寵出金門

次韻世賢和洪宇顏之作約顧良弼携酒來慰

久擬盤餐為客供病中百事歎俱慵髮稀自落如枯葉病骨難
支抵瘦筇老者安居猶賈力諸公健步敢追蹤黃花酒熟須邀
飲佳節遙期九日重

病後獨游園中

八尺筇枝在手中小園游處擬溫公雖奇不合翻多詩儘便安
能更直躬足弱敢臨增石亂眼怜渾覺[redacted]花空綠陰滿地聞啼
鳥此樂何如與衆同

為權元勳題畫二首

百頃平湖望若空游人如在水晶宮日長對此消炎暑高閣安
能着病翁 古渭亭高士圖

白頭三島共稱翁並立高枝總下風何物世間眞為[redacted]俗人猶

自美三公 右一雀三公圖

世賢以子拒客次前韻復和答之

自憐杯酒不能供老病多緣畏客慵開戶出迎難倒屣上堂酬拜定攜筇預期空把眞閒影遲造須留竹下蹤莫待當花時節好小園須種綠陰重

謝顧良弼李世賢携酒過訪 五月晦

初伏將臨日正長有與同約到茅堂遠林忽聽來公子老杜夏日李公見訪詩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小園誰能致醉饌醉饌中自飲醇王歡之花下扶筇臨亂石蘇陰移席避斜陽幽居無物相延款綠樹成行晚更涼

世賢謝送鶴雛次韻答之

短頸宛延穎鶩形忽看拖送出前庭詩筒相謝須千首圖備曾題只兩翎月下長鳴聲未亮樹間低舞足猶停南宮見說多徵

侶莫遣群飛入杳冥

再答世賢過訪之作

病臥空園兩月長何曾延客一升堂忽看叢竹眞成果亂插榆秧已作牆自喜清陰消伏暑誰期佳節到重陽酒酣碧碗深如許不厭冰漿沁齒涼

謝顧良弼送甘州枸杞

畦間此種看來無綠葉尖長也自殊似取珊瑚沉鐵網[illegible]該作明珠菊苗同摘憑誰賦藥品兼收正爾須曾是老人宜服食只今衰病莫如吾

為世賢題唐子華釣舟圖

日落長堤古樹陰漁舟爭放碧溪潯看渠共理綠綸手眞有前人獨澤心

曾胃道人陳太傑題滄州畏山撥未附任好人莫作尋常看季子文在巳頃之句以人作模也何以得其自

寄示次韻示賦之作

山過淮西此地偏[illegible]
[illegible]
小吏行文草在下頭

題趙仲[illegible]圖 李世賢藏

王孫昔日被誰人[illegible]妙今尚一不朽一人沒水來飲馬一馬欲飲後臨身一馬渴首[illegible]葉一人按轡歇停大閑不待秋高肥一馬不渴一馬飽翔方用兵萬騎騰一而驟亡如不知

贈謝昭玄還台州次李右尚韻二首[illegible]

海上三年別故山客中骨肉眼前有行李自[illegible]春臥自攜聊

分居朱門世代孫才推謝眺成陵節見方千倏然不為紅塵累懶不從君識所閑

京國有[illegible]作宦游從來試[illegible]未曾投家庭行義存二代隱逸遺聲名出九流傳衛鄉里應不改上庠分秋無由幸逢堯舜[illegible]

[illegible]巢父依然去飲牛

五同會

日高逃坐出會聞鄉里衣冠比聚奎已喜容予為五一不勞邀客向東西古人事例[illegible]且與流俗杯盤[illegible]聚齋白髮蕭然吩坐首敢新詩筆製新題

西涯示東菴紀游者作有謁顏廟一首予昔謁廟未有詩因次韻補之

曲阜人有東家顏氏非西鄰陋巷帶郛井干猶存花村古屋自曾

光累代加褒甄繼昔心不違至今里稱仁賢哉克復語後生庶
前聞豈知簞瓢樂樂道非樂貧我昔過其里指途揖若人是時
屬炎暑蕭索如秋春老樹盡摧折周垣半頹壞入祠重瞻拜瓣
香薦明神終退見[redacted]者疑爲原憲孫泗水清潺湲尼山翠嶙峋
落日無以薦悠然歌采蘋

詩餘三十四首

詠墨菊　醜奴兒
風枝露葉涼思起占斷東籬寒蕊開時只恨王弘送酒遲　綠
衣黃裹詩人句不是相知顏色堪疑新浴衣之洗研池

詠木芙蓉　滿江紅
桃李無言恨欠與青春相別誰料到秋深依舊紅芳未歇亂蕊
偏承白露滋柔枝肯被涼風折望耶溪有種二名同真此竊

桂枝香菊花節月中偎霜下傲試移來向老圃乃同列貴耦偏
非嬖馬捉綠裙低爲凌波搊歎知心性有一高節詩句絕

詠桂花　浪淘沙
節候屬金行花信堪憑風釵亂插綴黃英蕊地涼風吹落地猶
作金聲　洛下未知名合喚花卿天香不與衆芳爭何事芙蓉
遥避去野水盈盈

秋夜對月　大江東去
危樓百尺隱秋蟾微露坐知簷角吹滅銀燈聊坐待月掛西堂
簾幙積雨初收纖雲不起訝星河俱落屋梁光滿起人如有盟
約何事李白題詩強分今古有酒宜開酌慢撫枯桐三二引
寫我一時之樂古樹風回荒堦蛩語未覺秋聲惡芙蓉花上今
夜露華堪濯

翰林齋宿對雪　滿庭芳
宿燭今銷朔衣未暖嚴寒又打西窗春成猶弱勝六出難降宿
是春前見瑞市上也復喧尤庭槐白一時點綴冰柱倚維扛
齋居當此夜香凝紙帳酒倒銀缸馬蹄散空留玉斗成雙那
曲無人傳得詞苑客在製新腔爭如唱柳州佳句簑笠釣寒江

又和李石城　南鄉子
深院上衣飄誰把風前玉樹搖起望街頭人獨去遥遥足蹟分
明過石橋　近午恨還銷平滿階除待此宵惡客衝嫌無酒飲
笑候明日東家折簡招

賀張東海太守致仕　定風波
康節安樂梅上樹開南安太守歸來向晚春風狂捲地只有梅
花一笑不容猜　拂袖高風不怏怏風月相隨直到九峯隈遥

計到時春已暮白髮欹顏醉也不管頹洏潮魚肥料得要人陪

答衛體齋約游西山　青玉案
西山於我如無分要游時春常盡佇向京華几六閏出城偏近
山僧笑我此事無人信　故人書札勞相問可惜情懷還不順
首肯同游游也悶湖堤須待杏花殘雨吹濕雙吟鬢

玉延亭午坐　如夢令
午枕莫教重睡亭上老槐垂翠暑氣此間消一陣好風隨至多
事多事又過菜畦行水

壽贊鈞軒延壽兄正月四日生辰　臨江僊
此日鈞翁開七裘人來併賀新年逢恩當裏鼓塡然改元聞好
語紀事作長編　江上扁舟初到也還將王李書傳買田抽取
俸中錢宅年如得請一笑兩華顛

和答李世賢慶五十　風入松
一從身作飽林官氣味便酸寒倒持催裏匆匆過功名晚青鏡
羞看無事不修年譜有時還上詩壇　卯君逢卯歲將終五袷
屈來完往年雖比今年好闔爐處拜手團欒新歲行人啟緘家
書先報平安

又答毛濟之　水龍吟
短籬兩過詩筒生朝引把東鄰興低歌傳調爭承約斜陽來
慶酌則鄉人不似輞書斯須之敬愧雲路先驅早如當時雙
梔枝腰硬如今細數行年若流水吾心不競多謝璧珠長寄
邵將何回贈賴番君一物堪分月兒端正期生子樂月兒散尚
嫂吾言非佞

又答陳玉汝　滿庭芳
三十年前以文為戲把筆曾參長鬚行編難數兩日新桑榆堪
歎鬚都白了嚴拱斷憔悴非昔今猶健他年見客向拜要人扶
朝來無限恨白雲零落春草荒蕪傷情處錦襴當日呱呱富
貴非吾願世松菊畔能保遺軀吳門去扁舟蕩漾時復過陳湖

又答周原巳　沁園春
蠟炬銷銀夜誦新詞美成再來覺疑年漸長後生可畏秋藤逕
甫春筍驚雷傳菊堂中夢梅窗裏兩處尋常幾往回願他日封
舟射瀆接旗胥臺　命宮浪把韓蘇比歷蝎於人安取哉想共
瞻山斗何其重望如開武庫是甚高才雪擁藍關風滿赤壁落
得平生衆手推但待酒信人生萬事有命安排

又答孫希説　千秋歲
殘年奇事試看門如市怪壽巳人能記藏鉤今夜樂飲酒全家
醉春人全銀燭插花流觴　有問吾年紀逢五初辭內杜老
句拔俗字雖然白首比凡難但類始知行運今往幣有慚愧

又答朱大昭　賀新郎
分袂嗟何久又一方鶯花入夢遨坊又今日高車空塵地衣
見小花如手正發時何時促人行年側耳百征東來帶佇
閶門酒歌一闋酌三杯　況有本山照陽後更如五老來吾前
更把杯中訓答數又今日有山光眼底事大都非偶春半報君
惟附尚喚小從容何西樓走余揚首題朱某

又答趙粟夫　醉蓬萊
以平生事泥塗放堆殘甘亦架九載心勞傲陽城靠下氣力
無多頭顱如許向老來惟有西山縱東園數十無瑕
凡世何來尚可求詩妙非詩消如其世俗相過笑搆幾持
卿豈待楓落吳江一句為鄉閭增價兒童傳老鳳婆娑尚屋簷題
除夜

又答賀其厚　喜遷鶯
蓬門朝啟笑委林荒涼誰施朱紫京國繁華貧居幽僻村塢依
然堪擬却有三間破屋能作故人來邸稱許處吾見其兄若逢
其弟　好禮為我再解金為當糟坊新醴狂客如君滿酹非我
何事將鎮祖洗且復呵開凍硯親手探詞源歲既暮肯謝盧
家添乞頹公來

又答楊君謙一首　大江東去
早年疎懶豈知得到中歲童心猶在五十無聞我預向論語篇
中高截破研冰堅空壘塵滿此是家常能寒窗孤坐悠然徒有
深慨　何事車馬喧闐入門來總是親朋察宋執雉持魚薦宿

酩況有壯盤生菜翠盌相酬適脫盈春回羲和交代老夫衰矣
惟君宜自加愛
曲高難和問誰倡此白雪陽春新調須是宗人繼識得曾氏碑
文之妙蒲柳姿零牛羊齒長得此真堪笑才如甕蚕一時緣出
成綠 老手親付新郎作長綸便向六鰲垂釣波及鯨鱷昨
宵地下鬢揚尾掉是夜地震故及之 病眼昏花看春榜題名會說依然
當關人語科場最怕年少

苕雨 浣溪沙

幾陣南風挾雨飄夜時窗外過春潮端愁西郭衆山漂 翠繞
玉河峯荇菜綠搖金水舞蘭苕田中宿麥恐無苗

喜晴 同前

晚來踈雨過柴關還我斜陽屋滿間東方蝃蝀一何彎 把筆
欲題山宛轉挑書高臥鳥綿蠻隨天上白雲閑

追和元張伯雨學士贈長蘆彈琵琶者 木蘭花慢

白潯陽客散千古事少風情忽丹穴將雛空山啄木上下和鳴
誰云不如竹也怕千愁萬恨正絲聲好把金觴為酒莫將銀甲
彈箏 玉堂風靜落花輕學士倚樓聽想淚濕青衫情緒紛紛
沉醉初醒長蘆往時年少恨悠悠對半到大明今使後人懷古
夜窗快雪時晴

游虎丘 江神子

千人石上可中亭僧說法鬼來聽此事休談何處石峻嶒二十
餘年身再到頭已白樹猶青 劍池一道更清泠第三名載泉
經斜陽啼鳥酒初醒小閣半間呈徙倚蘇子語是詩銘

謝吳中親友 清平樂

金昌亭下舟泊當春夜水底月光先許大風利帆開似馬 曉
來送客忙追不知人在天涯莫謂寒暑消遣怕當人面分離

舟中詠沙燕 憶王孫

身輕不受柳風吹小穴藏身託土隄隄若崩時穴更移免銜泥
誰說華堂便好棲

臨清晚泊 柳梢青

蕭鷁高飛長河作帶細柳成帷晚睡初醒棹歌聲起錯認南歸
清源城郭旁闌道上行人未稀油壁香車紅泥細酒故土
全非

曉行御河 西江月

隱隱雨晴碧柳茫茫古岸黃沙小舟不見賣魚蝦有酒何曾論
價 水繞客腸九曲路迷人跡三叉牆吹茅屋兩三家此景畫

師休畫

公署冬晚 蝶戀花

落葉滿階吹不去上苑啞啞只有烏爭樹吏散堂空人靜處風
身嗟如許 時事驚心那忍覷白髮垂垂總是愁千縷目憶西
山尚滿霧 偷片好問江湖路

題脩竹士女圖 阮郎歸

嫣然何物步蒼苔衣籍雅梁風塵淡粧一面認來真本還非麗人
如抱恨更含顰隔謝脩竹倚東都風前忙轉身

題傚繡士女圖 同前

日高猶未起午窗聞繡床人未眠回文錦字絲絲縷縷停鍼還慢然
恐紫底落花堆青春將暮天涯陽人去幾時還且將詩意傳

題宮人二景二首 重疊金

大劇右畔若狠滑下階扶上看明月若比廣寒宮宮中人又空
夜寒風力重別館旛鈎動爲問夜如何松陰月正多
離宮樓道遙相望步來不役月緣階琪樹列千行更聞金鑾者
王奴傳信至上有光瓊宇明日會見鑾還同偶姹來

癸亥歲除自壽　踏溪行

一歲之終吾生之始年稱七十從今起俗說今年是稀年不稀
不滅那能此　天公眷佛人憐我麼詞林老大成何事若教歸
去更安閒不知活到多年紀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

記一十三首

匏菴記

匏無用之物也孔子所謂繫而不食者是也夫物受形於天地而繫且不能食其爲物可謂至遐而微雖謂之無用不過也然人知其無用而不知其無用之用若晉叔向有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又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而匏居八音之一笙十三簧竽三十六簧皆列管匏內則是匏不徒能濟難而且適宗廟朝廷之用其功不小而大則謂之有用亦豈過哉嘗因是以相天下之人能勤作而食人之食者多矣求其能濟難而適宗廟朝廷用者幾人耶則人曾一匏之不若又況匏固未嘗食人之食而人反藉之以濟難用之於宗廟朝廷則無用者未必不爲有用而有用者乃歸於無用其相去亦遠矣余於栖息之所題曰匏菴因復爲之記益匏之無用足以自況而其所以有用則非余之可及遂因以自勵焉

醫俗亭記

余少嬰俗病浸尋鍼石歲同長功而年日益久病日益深殆由腠理肌膚以達于骨髓而爲癈人矣客有過余誦蘇長公竹詩至士俗不可醫之句矍然驚曰余病其痼也耶何長公之詩云爾也既自解曰士俗坐無竹耳使有竹安知其俗之不可醫哉則求竹以居之而家之東偏隙地僅半畝墻角蕭然有竹數十箇於是日使僮奴壅且沃之以須其盛越明年挺然百餘其密如簀而竹盛矣復自喜曰余病其起也耶因構小亭其中食飲于是坐臥于是嘯歌于是起而行于是倚而息于是頃耳注目

舉手投足無不在乎是其藉此以醫吾之俗何如耶吾量之隘俗也竹之虛心有容足以醫之吾行之曲俗也竹之直立不撓足以醫之吾宅心流而無制竹之通而節足以醫之吾待物混而無別竹之理而析足以醫之竹之干雲霄而直上足以醫吾志之卑竹之歷氷雪而愈茂足以醫吾節之變其瀟灑而可愛也足以醫吾之凝滯其爲簡爲笛爲箭爲箑簫爲簋也足以醫吾陋劣而無用益踰年而吾之病未已失三之二矣久之安知其體不飄然而輕舉其意不釋然而無累其心不充然而有得哉古之俞跗秦越人輩竹矣以議諸藥而是竹也不苦口不膩胲不湔浣腸胃不漱滌五臟長公不余秘而授之余用之旣有功緒矣使人人皆用之天下庶幾無俗病與明年余將北去京師京師地不宜竹余恐去竹日遠而病復作也旣以名其亭復書此爲記遲他日歸亭中頗俾竹根長去之不識是竹尚納我否

佩韋記

以物治物者有矣未聞以物治人者也以人治人者有矣未聞以人治於物者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謂以物治物者也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所謂以人治於人者也獨西門豹有取於韋至佩之以自警其殆以物治人而人治於物者與蓋君子觀天下之物苟有益於已者雖賤且微不之棄若韋之爲物非若象犀珠玉珊瑚木難之足貴重也其材不過履而已鞾釋而已決拾而已但其性緩有似乎人性之不及豹所以取之與夫道以中爲貴過與不及不足以云道豹之性卞急過乎中者也故有取於韋是以其不及而濟吾之過也箕子衍三德之疇有曰高明柔克高明剛而過中者也克之以柔所以濟乎剛而適其中也豹其能自克者與其巧於取物而善於治己者與豹之後有唐柳子厚嘗賦佩韋蓋亦有見於此矣今周京元基則又以佩韋自號元基其慕豹與其慕子厚與豹固良吏史遷獨以其一事出乎俳優實於滑稽之列固非也然稱其治鄴民不敢欺則亦剛果强察其性未克變也子厚急於仕進黨於叔文以汙其身卒被譴謫則亦未知所謂緩者也斯二人者果足慕乎求足慕者在孔門得一人曰仲由氏其爲人勇於爲善雖父兄有所不顧則性之下急者孰有出乎仲由者乎故夫子嘗退之能使今名無窮元基尚慕斯人乎急於義而緩於利急於實而後於名急於責已而緩於責人庶幾得緩急之宜以適厥中不亦善慕古人者乎其或不務出此則所謂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者吾何取於佩韋哉

陋清閣記

京師民數歲滋地一畝率居什伯家往往林案相依庖廁相接其室宇湫隘至不能伸首出氣王侯第宅則又窮極壯麗朱門洞開畫戟森列所蓄者惟狗馬玉帛而已二者人皆以爲病海虞凌君季行官于京師家城之東南委巷中余嘗造焉引余入一閣崇廣僅丈許織蒻爲門連楮爲幕中設一榻自琴冊碁硯之外無他物余方僑居民家坐而樂之欲遂忘去季行曰吾治茲閣有年矣子將何以名之余曰噫先生之居若公子之苟完然非小人之近市若叔孫之必葺然無大人之高堂陋矣清哉其茲閣也夫蓋木不加雕土不加飾不已陋乎俗不能容塵不能入不已清乎合而名之曰陋清不已宜乎季行曰善己丑三

月晦日記

恥菴記

胡君彥超佳士也余得其爲人已久南宮之試始見而雅交焉
君聞以其所號恥菴者乞爲之記余未暇以爲及來南都問在
太學又以恥菴記爲請余始欲爲之然而不得其所以名菴之
意何也恥之於人不一也古之人不若人則恥之聲聞過情則
恥之二者君嘗有之乎吾以所見者言去年秋當大比就試京
闈者幾三千人而君以第六人薦人之不若君者則多矣君何
爲而恥及今年太學私試君復在第一時與試者亦數百人人
之不若君者亦多矣君何爲而恥豈以聲聞之過情耶則君
之爲人吾嘗知之其問學充矣而自視若虛其文詞妙矣而自
處若拙未嘗以衒鬻衒名也然凡試士其儕輩相謂曰彥超吾

所知今之試名氏前列者非彥超而誰已而皆驗則聲聞之不
過情也亦審矣君又何爲而恥竊歎之他日以告彥超彥超曰
豈謂是哉雖然亦是之謂也夫自科舉之學興而詞章之學盛
自詞章之學盛而後聖賢之學微其弊非一日矣吾不暇遠引
他郡姑吾土也請以鄉言何如前乎此者若王子充若宋景濂
若胡仲申若柳道傳若黃晉卿若吳立夫諸君子其言卓然爲
一世之所宗吾尚能若其人矣乎然此固以詞章之學言也等
而上之若許白雲若金仁山若王魯齋若何北山若呂東萊諸
君子其道卓然爲百世之所宗吾尚能若其人矣乎固不若也
則吾爲鄉人者何爲而不恥乎夫聖賢之學本也學者之所先
也詞章之學末也學者學之而不汲汲焉者也士而不爲聖賢
之學已足恥又況科舉之學又詞章之末者乎其學人者若人則
其恥愈甚其於聲聞之遠近其恥之大小以之吾獨何爲而不恥
乎余聞其言而媿之歎曰君可謂知恥者矣然吾聞恥不若人
者終若人若人則無恥矣余固不知恥者因僭之言而恥焉則
君之教我者不既多乎請以君之言爲記

甘節堂記

婦人之於夫曰從而已矣曰順而已矣若曰貞曰烈若其德
之常也婦人而有貞烈之行是固婦人之不幸也亦其夫之
不幸也其家之不幸也蓋一家之中有父母焉吾夫爲子而養之於
上吾惟承之於下有男女焉吾夫爲父而教之於下吾惟
佐之於後焉耳能令者若此者與慈孝行也吾夫之所
得專也吾能分其夫而已吾之所得與者則所謂柔與順也柔
與順二者無所用之而獨專夫孝與慈之德以獲乎貞烈之名

是固婦人之不幸也亦其夫之不幸也其家之不幸也義烏李君格
之卒其配蔣氏方盛年一時哀毀欲從君子地下既自歎曰死吾
志也亦吾職也顧有所不可死者夫不吾託家不吾係雖死可
也夫吾託家吾係而死之吾之志則行矣職則盡矣如夫何如
家何且吾爲今日李氏一婦夫也以所託何者寘而一息有則
兩物從而委之地矣故吾資雖薄足雖弱亦惟盡吾力而已耳
於是養其舅姑恭翁以孝聞教其子震業成領京闈薦第二鄉
人以蔣氏之善處生也取易之語題其堂曰甘節震與余同業
胄監相好甚聞語及其母之事至於哽咽流涕而不能已他日
因請記其所謂甘節堂者余從之曰詩有之汎彼柏舟在彼中
流婦人之所自誓也蓼莪者哀我以苟孝子之所自傷也子
之母氏之賢無俟余言人其以柏舟之人與之矣而子固可謂

善受教者奉教之篇具在簡編則願子終身誦之以無忘毋氏之賢

靜逸齋記

會稽徐先生之丞國學也作齋舍於其私第之右題曰靜逸命寬宜有記寬既謝不敏且有感焉益　天子建官于國學曰祭酒曰司業曰丞皆尊官也祭酒司業坐堂上臨諸生傳道而按業以教不以政然教或不可以一衆也丞始以政輔之是故鼓鐘以嚴其節惟求夏楚以收其威惟不月書而季考惟承德行藝儀之勸相惟丞之職亦重矣煩矣是將紛紛焉搶攘焉惟政之施不暇求先生之所謂靜逸者豈有也然以寬之游于門下者餘三年矣見先生之所施如一日諸生之游于門下者不啻數百人矣見先生之所御如一人其從容閒暇若無所事

事則又有所謂靜逸者滋戒焉以是無以應命恭既久乃有省曰先生之靜逸其在內而不在外以本而不以末乎何謂內與本心是已何謂外與末身是已心之靜逸寬不能言也而先儒周子嘗言之其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至論學之要曰無欲也無欲則靜虛靜則有似乎拙故其著拙賦有曰拙者逸論靜逸者盡於此矣而以身言則是老氏之無為也無勞也夫以無為為靜譬若木之槁焉其不暢茂若逸矣然則朽腐而不可用也以無欲為靜譬若水之止焉其不流動固逸矣然則清冽可以鑑也故心可以言靜而身不可以言靜心可以言逸而身不可以言逸況乎心者身之主也靜者動之體也逸者勞之本也心苟靜則以靜制動其動也若靜心苟逸則以逸待動其動也若逸此先生之居乎其職所以從容閒暇若無所事事

者也噫若先生者其得周子之言者乎其善學周子者乎以是為記寬亦庶幾知先生者乎

重建延綠亭記

成化八年七月吳郡大風雨鹿冠老人杜先生延綠亭壞焉明日雨霽先生曳杖遊于園中茅茨既摧梁木亦折垣墉且圮竹樹亦偃仆而歎曰噫嘻亭壞矣殆天意耶雖然獨不有人力乎二子啟咨知其意遂相與召匠氏築之既成邀先生坐于亭上則摧者完折者固圮者立偃者起莫不日而舊觀還矣先生喜曰天意殆欲新吾亭耶他日乃以書來京師謂寬宜有記寬聞大道之世烈風不崇朝驟雨不終日而昔者之風雨也胡為乎來哉果天耶亦由人耶吾何從而問耶問之人則人非天也惡乎知問之天則天非人也惡乎答既足以惑亦可以憂矣余之

居於此而去吳下也遠雖未嘗目擊其變亂其事理有可得而推者故嘗以先生之一亭觀之則四野之外窮夫貧婦其繩樞甕牖豈無有不勝其震凌而相對以愁咨者乎又以先生之一亭前後推之垣墉圮矣則雞豚之欲修也勞乎力竹樹偃矣則禾稼之不登也必矣食而窮夫貧婦又豈無不勝其沮洳而相對以愁咨者乎當此之時亦有如先生之二子築而新之者乎是固可憂也夫先生隱者知一亭而已不暇此憂而余亦不敢以此告然而未可知也杜少陵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有安得廣厦大庇寒士之語先生少陵後人也而老於詩為其後學其學則遇其變獨不憂其憂乎因書以諗于先生不識以為何如

重建覺山寺記

由京師東走七百里有關屹然當其衝關之北大抵山也入山

而行石路危峻林谷幽邃凡四十餘里始得覺山山之麓有禪寺在焉寺之建相傳自唐既興而復廢皆莫能詳其歲月入
國朝其廢如故虎狼得以穴其上狐豕得以室其傍而人之蹟於斯絶矣適有叢茅野榛中獨其遺址依然猶存有高僧曰悟定者杖錫來關中知其處曰其澹泊而安岑寂者吾儕之分也是山於吾獨宜遂入居之結草以爲菴累石以爲龕遺外身世若獨有所得者未幾旁近之民皆翕然高其道化其德而持金帛以施之者家至視其金帛既無所於用遂謀復舊規爰市美材召夫匠擇日興功功未及半而定化去矣其弟子本清謂其師之志不可以不繼也乃益爲復舊之舉清爲人淳朴而無僞顓靜以有爲而人之助其費者如其師凡其門廡諸殿各有位置約若干楹寺成稱峯後抱遠山前峙翠若屏几而寺之宅其間

又若人之負而憑之也寺之東北有泉出於石罅色白而味甘汲之不竭凡僧之日飲於此取給焉山爲寺而秀泉爲寺而清而人之蹟爲寺而多益遂爲一大叢林矣寺未有記於是清徒步來京師介余同年友蕭君文明求爲之曰茲寺之廢而興其歲月無亦使後人之莫能考也余不之拒夫佛法起於西域而入於中國熾於都邑而延於邊徼行之者非一日學之者非一人其勢必不能反之於彼而絶之於此矣然就彼佛言之其始亦唯澹泊之甘岑寂之安以成其道也而都邑者國朝市祖社之所在臣民人神之所止佛既不欲居學佛者且不可居而其徒乃欲高其宮廣其庭以與吾人爭尋常之地於此豈非妄哉有能遠引而去像設其佛於深山大谷之間枕石飲泉以求其所謂道者而居之則彼之居既得其所而吾黨之士亦詎有窮追而深過之哉此悟定師徒覺山寺之建所以可取而余於其寺之記所爲以不拒也寺之重建始於正統十年之十月畢於成化六年之十一月記之日爲八年之九月戊申云

湯陰縣儒學修建記

古之民有四曰士曰農曰工曰商而已四民各有其業所聚亦各有其處農聚于野工聚于肆商聚于市而士則聚于學故求菽粟者適乎野而得以農之所聚也求什器者適乎肆而得以工之所聚也求貨財者適乎市而得以商之所聚也至于學則道德之所從出觀法道德者適乎學而得非以士之所聚也乎夫簡一郡一邑之俊秀而教之一堂之上所習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所講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理所誦者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非若農工商賈之爲學比也是故學

校興然後道德明道德明然後風俗成風俗成然後禮樂可作而天下治矣我朝有天下餘百年文教大行學校類益盛自國都以達於郡邑莫不有學湯陰彰德之屬邑也邑令尚侯念邑其五年政既稱得民安物豐邑有學建自國初規制甚陋久且傾圮師生之請於是者亦便會憲副臨海陳公奉勅提督學政河南侯以其事白之公曰是吾之職也其興圖之爰發官錢若干緡擇材鳩工建之於內成殿若干楹則有明倫堂若東西齋若庖廚之類皆爲以成餘則仍舊而加新之工始于成化某年月日畢於某年月日時監太學生尚昱故學之諸生也於是走京師致教諭某君之言而因余同年李君鉞請記其事其言曰邑自有學以來未之有也於斯者日衆而頒鄉舉登科甲者僅可數今幸侯公此舉工甫畢是年領鄉薦者得三人明年春甲

科得一人皆侯之功也碩書之余聞其言曰諾哉夫學校道德之所從出而為人所觀法者也國有學為一國之所觀法郡有學為一郡之所觀法邑有學為一邑之所觀法今侯之為此舉也邑之人猶有爭訟者乎猶有越人于貨者乎猶有出詐出反啓以相搆者乎無之是侯之功也且學校者古有之今亦有之古之學校養士以明道德後世學校養士以取科第是果同乎雖然游於斯者不曰所習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乎所講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理乎所誦者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乎夫然則後世之學校明道德者其心也取科第者其迹也夫以道德為科第庶幾無忝於學校而足為人之觀法此則凡為士而游於斯者之所當知也

太康縣修學記

國之所以立者天子與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共治之也而所謂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非夫人可以冒而為之皆賢才論定而官之者也夫賢才之生有用之之時必有取之之法有取之之法必有養之之地自今日觀之徵聘不出於上鄉舉不行於下上之欲用其人者皆取之於場屋下之欲為人所用者亦由於是而已矣上之欲取其人者皆養之於學校下之欲為人所取者亦由於是而已矣則學校者固場屋之地也嘗考之古人設為此者或以之養老而寓其禮於俎豆之陳或以之習射而寓其禮於弓矢之發或以之受成獻馘而寓其禮於軍旅之講所謂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術一皆寓於此豈是特取人之法雖以納言而承庸之必射侯以明其心術雖以六藝而賓興之必德行以考其根本人才之出所以彬彬乎其盛者由其取之養之者有道也世道之有古今若四時之序其溫燠凉寒不能不為之變者顧其道術如受成獻馘雖不復舉而養老有酒習射有圃猶未至於盡廢也特所以取士者勢不能與古一轍耳今天子即位之初慨然欲興學校變風俗如姬周三代之時詔復置提學官　賜之璽書以申其行乃於八年之春臨軒策士依倣古猶以學校雖興而風俗浮靡為慮儒臣之欽若于下者固不足以廣天下之士亦有感激而興起者矣按察副使臨海陳公嘗以監察御史提學南方一時風教為天下最及是超擢仍以學政作養河南公移書嘗教人者教之所至入學官賜諸生示之以躬俾自異事而取朱子小學書及冠祭之禮之大者令誦習之他條約不瑣瑣也若夫舍守之不能數之不備者曰此有司之失職也則廢諸令之開封之屬縣有太康太

康有學在縣治之北隅其興創歲月縣有志可考宣德以來為河水所圮且其制卑陋弗稱縣令崔壽嘗修宣聖殿及兩廡他未暇以為成化六年吉曹王珣以進士來知縣事首以修復為己任曰此固吾之職也乃集士民諭以相助衆歡然從之乃計材用拓基址凡門堂齋廬悉易其舊殿廡之故修者則更設聖賢像及祭器其中以其餘材建敷教堂因館為憲臣考業之所繚以周垣樹以綽楔煥然為一方偉觀工始於八年之六月畢於明年之三月會王侯吏治他縣去而易水田畯來代臨視惟謹於是學之師生不忘侯之功使來請文以為記夫學校養士之地也設為之者非虛器而修飾之者非美觀誠欲士之來游於斯者進修於斯講習於斯以為上之人所取所用之資也故士譬若穀粟然有穀粟而無倉廩儲之固腐爛而不可食然倉

廡既完而所儲者或稊稗糠粃亦何用哉此今日木石瓦甓之費斧斤版築之勞憲臣之所以責縣令之所以經營者不在乎所養之地而在乎所養之人也而今而後凡游於斯者仰焉而覩俯焉而思升其堂則思游心於高明正大之域立其庭則思置身於平直與貫之地以倡風俗以成賢才以為國家之用以答天子之意其必自此始也

湯溪縣儒學記

成化庚寅歲知金華府李侯嗣以其地曰湯溪者民居成聚而阻山帶水服役于上者弗便乞割龍游蘭谿金華遂昌四傍近縣之裔別為縣以便其民白之藩臬大吏請于　朝復乞畀之令以治既得請仍以湯溪名縣越明年盱城宋君約來知縣事君至無所出政為創縣治以居未幾即有事於學校曰此有司之

首務也其可以後乃相地于縣治北之二里曰官山歲壬辰之秋功始興凡為明倫堂為東西齋為庖廩為射圃亭為師生之舍若干楹又以學必有廟為大成殿為兩廡為宰牲房若干楹門牆深嚴堦庭高廣凡所創建規模皆如法又明年甲午之春而功告完遂選民之俊秀者充其中而置書籍鐘鼎用以為其誦習之資侯既嘉今之有為又謂學成矣不可無師儒以教復奏請之　命且下則具書與圖託進士胡君超謁予文以為記胡君湯溪之人而余之同年友也其言曰始宋君承李侯之指而建此學以縣之設凡以便民而已使所以興作而斂其財用其力則是便之者未及而困之者已至甚非所以為民父母之意顧縣多大山長林凡木石之費既取給于是至於棟梁瓴甓之勞不免役及乎民而所役亦必措置以酬其直故財不告乏力

不告竭而卒成此事皆賢守令之善意也乞一言之以告後人余曰然哉雖然賢守令之意尤有善於此者試一言之蓋民之生也不有欲欲不能皆足也於是有爭奪之心矣不有性性不能皆純也於是有棄泰之心此有天下國家者必施之治與教以處其民治所以定其欲使不至於相凌教所以復其性使不至於相失二者不能偏廢者也然古之居其位者未嘗不以一人之身而兼二者之責後世始分而二之雖曰分而二之而教之者未嘗不賴於治之者作興而成全之也自世之為郡縣者多俗吏不務出此卒留意於簿書獄訟之間徵求趨走之際視學校之已設者尚不之省而況概然創建思所以作興而成全者乎此賢守令之善意所可書者也今夫湯溪之有學為之守令者意既出此而其人民亦皆有所遭遇矣則為之師儒者獨不

思所以教之然欲教之尤宜謹之何也湯溪縣之新者也湯溪之民民之新者也為新民者譬若幼子然始而訓告之以正言指示之以正事則其聽受之餘自然一言一行皆趨於正久之將習與性成而終為賢人君子之歸以之用於天下國家無弗可者矣夫有人民而不能教之不義未敎而遽責其人不仁故吾之記是學於守令既與之矣尤不能無望於為師儒者

武岡州重修儒學記

士之有志於學者諷誦乎詩書討論乎禮樂考求乎典章究識乎人品微而為性命精而為道德大而為彝倫廣而為事物必學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斯其為士也唯士之職如此故人亦以是責望之有所不知不能則相與嗤笑以為非士而士亦曰吾不知不能吾之過也然為學之道未易以言譬之於築者

必有楨幹舍楨幹而欲其牆之立無是理者於是有文以學有藝以游而文藝之制立矣士而求此不啻已足抑其說之浩博悠然探索不知要領故又譬之賛及於階席有弗之知過在相者之不告耳於是有師以道有友以輔而師友之道立矣文藝既具師友既得使無所處之地是又與人之不于市工人之不于肆未見其物之售而業之精者此學校之設非所以為處學者之地乎夫士有志於學求其道之在我者而已在我者且不暇為力烏暇計其身之所處耶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蓋學校之設豈特籩豆之事之小者哉其興其廢士何庸心亦有司者任之耳武岡為湖南一大州州有學舊在城南興賢門外宋嘉定癸亥與元丙戌兩遷築遭元季兵火竟燬

國朝洪武庚戌仍即舊址築之其功視前為備景泰間益加修建顧其地嘗為豪彊所侵終其規模弗稱州學僉按察司事邵君分巡湖南既為復所侵地併用官帑白金市傍近隙地以廣其址於是僉都御史吳公方巡撫湖襄憲副嚴君亦以提學至遂以興修之役委知州事李侯復物同知州事戴侯某乃計財用色工役期成厥功功成殿廡深嚴堂皇高敞廚庫齋廬之類皆為一新宗垣外繚廣庭中甃以及祭器文籍亦無不備居者曰安觀者曰美經始于成化壬辰秋某月落成于明年冬十月他日州守倅與其學之師生謀謂是舉不可以不記使來請文於余嗟夫有司之職盡矣游於斯而學焉者獨不思所以免過乎

記一十二首

西溪草堂記

由華亭東行二十里而近得芥西涇其本水名吳人以溪為涇故曰芥涇緣溪居民自饒家有田可耕有圃可種有磯可釣有市可賈有舟楫可通有橋梁可度有仙宮佛廬可遊賞而憩息介其間喬木蓊鬱遠若不見起下見屋如鳥守阡陌間則其宗居焉者戴氏之所居也戴故官家至存文府君與其子敬伯　國初坐法謫遷往西居四年始釋而回自號復樂翁敬伯生二子曰廷奉廷禮皆以文學稱于鄉廷奉生一子曰南京考功郎中景元廷禮生二子曰陳州守景升中書舍人景暉其後裔事儒業舉進士後相繼蔚有之於是人皆指戴氏所居為一鄉之望也

一日中書君告余曰始吾前人之所思而歸也如勞而息如病而差此復樂所由號者今吾猶前人之志也家　大君之思際世寵榮列官禁近初未嘗有其安也何有於復樂亦如未嘗勞且病也何有於息何有於差哉吾之章既多願於老氏止足之戒竊嘗聞之往歲命兒子佑築草堂於故居之偏隙地之上以為逸老之計堂成而溪水環其西因名曰西溪草堂願為我記之余與景暉生隣郡仕同朝而賢其人久矣既不復辭則為述其居止之美家世之盛歸於其所以築堂之意乃復為之說曰書云峻宇詩詠夏屋若草堂者不豐不侈不華不美雖田夫野老皆能辦之何貴於天下乎蓋堂不足貴也而貴其人昔之築是堂而稱於世者杜子美之於浣花白樂天之於廬山僅僅一二而已二公之人品固皆足為斯堂增重然子美生當亂離漂泊

之際不免有秋風所破之歎況其因於無貲盼盼然望五錄事成之廬山之奇秀雖甲於天下然學天以左遷而來亦築於羈窮荒落之日且切切然弟妹婚嫁未畢司馬秩未滿以爲出處行止不得自遂未必獲終老於斯是皆不能無恨者也若景暉之忠信文雅其爲人已自足貴而學爲禁近又自如其所自堂者則西溪之景物視花廬山雖不知其何如而其堂中主人之憂樂有可得而知矣夫綠野堂他人不買取爲已有但子孫宜世守之可也是堂也爲戴氏子孫者宜從茨之汎之掃之曰必葺之百世之後有過之者指曰此景暉所嘗歸休者也所以使人消貪鄙之心免殆辱之累者不在茲堂乎堂凡三楹崇若干尺廣若干尺溪水由松江而來匯于此南流爲黃浦東而入于海

義烏陳氏祠堂記

義烏陳氏之長曰惟陰者既摠家政將作祠堂于所居斐溪之上以奉其先世也謀於族人曰堂不難于作難者神主之位次欲其當乎義而不失乎禮也若之何於是其從子樵進曰禮之欲議尙矣與其議於家孰若倣諸人惟麟溪鄭氏世號義門天下之觀禮者皆自遠而來況吾與之隣壤者哉盍一往觀之既觀而歸則告諸叔父曰樵也得鄭氏之禮之意矣蓋鄭氏生同族而居不同堂而食故死同祠而入不同櫝而祭固事亡如事存之道也吾家生不同居然而歲時有會男女異席宜爲寢堂以安神主夫婦共櫝祭則遷主於堂男女類序其文共書一版但各見其所繼之宗世滿則祧之是亦事亡如事存之道也是亦鄭氏之意也惟陰曰然諸姪若文㭊等乃各畀田出其粟五之一以相厥事凡爲寢室五楹間中祀其六世祖贇八府君爲不祧之主自其考廟一府君而下左昭右穆位次秩秩然堂五間如寢之數又軒其前間如堂之數以爲子孫奉祀之位其兩傍又爲廡二十二楹間上以祀各宗庶母左次扁曰神儲積粟以供祀事右次扁曰義儲積粟以備修葺牢牲有庖藏器有庫繚以周垣固以高門工起於成化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越十二月九日告成會其邑鄉貢進士王君允達之上京師具書始末託以請記夫禮之制何本本於人情而制也惟其本於人情而制故議禮之家可以遷從而無一定之說若祭之爲禮禮之尤重者也古之祭者有尊卑貴賤之分故所祭有親疎多寡之數祭法曰王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官師一廟士庶無廟無廟則傷乎人情而孝子孝孫無所致其報本追遠之心於是世之大

儒君子立爲世數以祭之或以三世或以四世或及其始祖至考亭朱子輯爲家禮一書然後其說始定而鄭氏累世同居本支益盛神主位次猶病家禮之不可行也遂少變之然豈求異於儒先哉蓋人情之不得已也若夫陳氏生既不同族而居至於事亡之際其禮因復少變之又豈求異於他人哉蓋亦人情之不得已也故儒先之祭莫不以宗子爲重鄭氏陳氏變之者因合祭而特變其位次耳於家法則自若也然皆惜其不及就正朱子之爲常法以通行天下耳余嘉惟陰少好禮而重允達之請也特爲記之以俟後世之君子云

長洲縣學田記

古之聖人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播穀以充天下之食其於生民之慮至矣若夫建人極惇天倫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

粉人夫婦婦各安其位而不相亂爭得以用其用食其食於廬
居族處之間者雖堯舜禹湯文武皆與有功焉猶數聖人當君
師之責君億兆之上其道固然也孔子窮而在下無其責也而
功則過之有若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大功之
大者其報同是故一器之制工人不敢忘其巧一穀之播農夫
不敢忘其勤是皆有祀焉以報之而況功之在乎人用彝倫之
內者宋周元公所謂道高萬世無窮王祀夫子者也今天下皆
有學學皆有廟以祀夫子至其門人與漢唐宋元以來諸賢凡
有功斯道者皆得從祀然其粢盛牲幣一惟臨事取具於民未
有置田以特共其事者長洲蘇之首邑也近歲有司慨顧其學
既併其廟新而大之顧統於郡中歲時祀事縣大夫與師生不
得專意薦享蘋蘩香帛牲肥腯粢盛陳殿廡籩豆位特虛設邑人華

昌氏既還其子河入學為弟子員且曰長洲與吳學並列郡城
彼有田以充朔望釋菜之費繁此獨無非其闕與乃占千發請
四明陳君頤割長稔私田二十畝籍于學歲可得米四十斛以
充之君曰善為白于邑令陽曲趙君君亦曰善於是陳君恐其
久而或廢也書來屬余記其事嗟夫夫子之道如天其日月之
照臨雨露之霑濡風霆之鼓動於萬物者隨處而是一田之入
不足以盛其祀事一祀之脩不足以彰其大功然雖欲報之有
不可得而報者而昌復為此舉豈有助於所崇之意哉夫亦盡
其心而已則其為人與世之好施予止於資浮屠老子以冀希
利益者賢愚可知矣長洲余父母邦也去之數年廟學改建固
欲拭目以觀況有若昌之好德若此可辭無記耶華子維驥本嘗
之無錫人為南齊孝子寶之後今占籍長洲世總鄉賦鄉人以

為賢云

義烏縣重修永慕廟記

世道升乎唐虞三代之時遠矣春秋戰國而降至於秦極矣其民
風澆俗漓於賈生之告漢文帝者可考顏孝子生其時顧獨以
孝稱至以名其縣其為人誠所謂特立之士與或曰秦都西北
而孝子生東南其惡政不足以被之殆不然夫東南之人亦多
矣獨稱孝子非必有過人者故唐虞三代之時有雖比屋康之
俗猶爭之世有孝子皆不隨世升降者也且故於孝子一人可
以見天性可以識人心其事雖其行難其功大宜其自秦至今
縣人廟祀之而不忘也初孝子未有廟宋端平三年丞相喬行
簡始為奏請賜名永慕既而兵部郎康植新創之又一十餘
年縣令李楨乃大興厥功廟制始備且自為之記元末廟廢入

國朝若縣令李王丞劉侯皆嘗修葺久而復廢廢而重修加于
舊者則今縣令東莞方君俊之功為多君將有是舉既斥俸金
倡其縣人一時好義者知之爭以財力來助從四月為成化十
年冬季董役者吳以完告鄉貢進士王君允達將樂令吳君吉
甫皆縣人也喜君知所為政相與求文記其事於是廟之役訖
矣方君亦以母憂去矣後之為縣者遠無所施其功矣然予聞
孝子事以葬親故將烏御土助之傷吻遂聞于世今廟左有墳
巍然相去數十武宋魏文靖公了翁嘗大書六字表之余恐
里之無知者不有反侵其上以充版築陶埏者乎不有操斧斤
以伐其木縱牛羊以踐其地者乎侵之伐之踐之則傷孝子之
心矣若然雖則棟宇完美將舍之而不居犧牲肥而粢稷馨將
吐之而不食矣其亦封其墳崇其垣固其門而謹視之然後孝

于之心安安則有廟必居有祭必嘗而方君之功始爲不負矣用書此以告後之爲縣者

義烏王氏新建忠文公廟記

唐昌黎韓氏以文章妙天下歷千百年鮮有及之者迹其下筆造刋落陳言卓然成家足以聳動乎人哉其氣充其理直其言達而暢也固宜方鎮州之亂王庭湊圍牛元翼于深州穆宗詔命宣慰其軍且戒愈度事可否毋必入愈奮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者遂疾驅入之當是時庭湊拔刃逆愈甲士林立愈以寡弱之質直嬰其鋒顧乃厲聲開諭將士聞之[illegible]失措而[illegible]而語塞卒之不勞一旅不失一鏃脫庭湊而出元翼愈之功也故嘗稿論韓氏之文之妙由其所養者充所守者正而其名至于今稱之者非徒以其文而以其人也　皇明初興以文章用

于時者多婺産若學士宋公公名濂待制王公公名禕死尤稱傑然者二公之在館閣日惟以文章爲事人以文士目之久矣一旦王公奉使西南夷而伏節以死然後知公之學有用也蓋高皇帝以神武取天下號爲無敵獨雲南恃其險遠未下乃洪武五年以公使其地[illegible]公文士不宜蹈不測之[illegible]公定詔不顧既至見其主梁王其臣達理麻諭之再三初皆有降意已而猶豫留公不遣公持節必俟降之乃返會元之遺孽有使雲南聞納我使讓梁于王出公俾自當之公引天命斥爲詞其言甚壯且曰我遠使來將爲國死不能爲若屈元使怒梁王恐遂死公後八年大兵竟平其地而郡縣之又後爲正統六年朝廷始贈公學士謚忠文以報其死節云嗚呼公之爲文學乎韓者也其爲使亦同乎韓者也而其事之成否身之存亡則有幸不幸之分焉然公不可謂不幸者故姑即並時宋公較之當二公以文章見用其名寔相伯仲宋公之位差顯然身及其子若孫皆死于法既老不能免小蜀之行而其故居在金華者恭爲荆棘過者憐之若公則沒于王事其氣節偉然且官有贈行有謚而其子孫皆賢而有文能守其田廬又有爲廟于家以祀公如其曾孫今進士汝者此所以爲公幸也王氏初居義烏邑中後南遷十里曰青巖山則自公始公之子國子博士紳嘗與其兄綬謀作家廟不果僅即堂之夾室以展祀事博士之子處士稌仍其舊堂既卑陋歲久將壓汝始克爲之乃擇正寢之東爲屋三間中奉公爲百世不遷之祖子孫列祔右男左女秩如也垣門堦庭高閎整廣不陋不侈於禮爲宜工始於成化十一年八月十三日明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訖功汝復割田倡其族

人以供粢盛之費乃以書告其友吳寬曰家廟之制未稱吾尊祖之意若[illegible]皆所宜爲而未爲者吾一人之力不足也雖然吾志有在終必遂之子爲文刻之廟中以識吾志寬既成君之好禮[illegible]之廟也凡以奉王氏先世而獨詳於忠文公[illegible]遷之祖也爲百世不遷之祖則至百世不遷之祀大世至于百遠矣後人能如汝之賢則可不然有能知其故而思所以尊祖者乎固宜詳書以告是亦汝之志也

吳縣儒學進士題名記

後世所謂進士者其實做乎漢其名取乎周其原則出乎唐虞而已唐虞之敷言著乎典謨周之論秀見乎王制漢之對策載乎班史其說纍然皆可考見自漢而隋而唐而宋而元益以文

章經術取士士繇此選者皆卓乎天資學業人才亦足以斯
固已遠出乎漢唐若性命道德之奧教化風俗之機綱維之張弛
禮文之同異人才之進退吏治之得失以及兵戎田賦刑名水
利之類凡國家之大體當世之急務上所當問下所當為者一
日之間方乎殿陛之下操筆伸紙條問而對其言直與諛也存
乎士而士之志於是乎見其上之用與舍也存乎君而君之德亦
於是乎見士之志君之德皆於是乎見則世道之升降亦於是
乎見矣　國初右武事上民功士之出為世用者不限以科第
至于永樂紀元民庶且富文教大興　龍飛初科取士倍從乎
前一時績學館閣試政方州者多其人至今言進士科者首稱
之盛　文皇帝所以鼓舞一世摩礪天下而為此盛舉其延
及　宣德正統間士益彬彬風氣相磨濯擢袂以起以至于今日如

星列雲族煒然以相輝蔚然以相映人文宣昭而天下化成矣
吳為蘇大縣縣有學舊在府門內宣德末北徙一里而近後四
年當廷試其進士第一人適出吳縣邑之人雖然謂是地之
利也四方傳之以為可貴其識者則疑之蓋士者必世而後仁
豈惟仁哉斯文之興亦然周之文歷二代而後盛　明之文然
累朝而後盛其時之久近世之疏數不同其理同也故使其學
徙于百年之前欲科第之盛不可得使徙于百年之後欲科第
之不盛亦不可得此世道氣運所在未可以淺近窺者也雖古
例題名學宮於是教諭江洋訓導潘璲陶福相率言于令若守
皆曰宜如故事乃集洪武庚辰科以來得若干人次第刻之石
而虛其一則有俟乎將來者

嘉興縣儒學科第題名記

今之應進士貢者皆郡邑之秀學校之良始而憲臣校其文貢
于省試之謂之鄉試其法嚴甚皆視其地人才之多寡而定之
解額已乃貢于禮部試之謂之會試其法如前有司得其人略
具名數請于　上裁已乃貢于廷試之選舉至此則不復去
留而皆得稱進士之賜然又為之差等焉其精密如此凡前二
試既書其名榜中猶以不能廣於四方也復刻木傳之至廷試
而制益詳猶以不能垂於久也復立石太學傳之其慎重又如
此然彼士之題名于石者固本郡邑而升學校而出者也於是
守令有倣其制而為之者以鄉邦之盛事而他日文獻之可徵
者在此也今天下布政司十有三而浙江其首曰嘉興為屬郡
郡有屬邑亦曰嘉興邑令太原陳君確嘗委其學之師生取
國初以來凡貢士于省于部于廷者悉刻之石使來請余為記

蓋題名之舉其初亦惟欲不沒其人而已孰知人有賢否則視
其名者必有美刺既有美刺則反於身者可無勸沮所係有甚
大者嘉興浙西之大邑也自李唐時有大賢君子生於其鄉遂
啓後代斯文之盛繼往者吾不可知今之仕者莫不出於科第
見其事之慎重不反而為吾身之慎重乎且古之仕者必考其
德行而賓興之後世此法已廢然君子將因其廢而遂廢其所
以修身乎出者吾不可知今之游學者將皆由科第而出見其
事之慎重不反而為吾身之慎重乎若然則斯石也豈徒不沒
其人而已信乎所係有甚大者陳君以名進士來為茲邑剛明
廉敏究心其職可謂能慎重其身有光於科第矣其又為此舉
豈將視此以自勸沮而益脩其官學也乎

望洋書堂記

出葑門而行有浦有涇有江有湖望之淼然皆水也人之相往來非舟楫不通非橋梁不渡故吳自古稱水國而為貢賦揚州之域之水而以居其上焉徐君季止鄉校士之良者家大浦之南瓜涇之上而松江陳湖皆在其目睫間每於清晨夕暇登于谷顛室而藏之曰題曰望洋書堂夫望洋者莊子之寓言也季止何取於斯益水之為物孔孟每舉以示人曰逝者如斯夫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此類是已若此雖出於莊子者固取其言宜季止之取之也大凡物不可以相形形之則有小大學不可以相較較之則有淺深知其小自以為足而不窮其大觀物者之鄙也得其淺自以為至而不造其深學道者之陋也以觀物之妙而為學道之助此河伯之歎非歎水也歎道也故其言曰聞道自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吾固取其言宜季止之取之也然

而季止之所望者于江于湖而止其亦不免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乎嘗試與子東行百里登丘而望則海固在而水之大者於是為至子將驚焉惜無辯如海若者語子以道爾雖然若則辯矣於道未聞也其亦反吾舟升吾堂日取孔孟之書讀之當自有得則海之為助也多所謂大方之家且歸於子矣子之兄仲山方以水部主事分司海上固當有得於水試以余言質之

榕江記

木之產于地者曰松曰栢曰栝曰檜曰豫章曰桐梓皆良材也其用于世大者為棟為梁小者為桷為棁各隨其材以為用夫以材之良不用于什器而于宮室亦不枉其材矣然而數木也其生徧于天下而亦足天下之用惟五嶺之南有木曰榕雖腫離奇偃蹇婆娑蔽蔭橫柯曲幹間有絲焉垂地輒復為根歲久叢生成林其高且大過松栢栝檜豫章其不黃落而凋桐梓所不及也榕既偏生一隅中原之人初不之識故詩三百多言木之名而獨于榕不載後世如郭璞陸佃之博物者亦復遺之惟見於柳子厚之詩而已余嘗讀子厚之詩而識其名謂之十人而知其形由此可取以譬乎人矣若榕之材雖不若松栢之貞之堅可用之於宮室而其高大不黃落而凋足以蔭庇乎人嶺南春夏之交日氣酷烈行旅負載之徒跋履勞苦乎自其下或風雨琢至就而避之亦何異夏屋之帡幪也故雖不為宮室之用而其功與宮室等豈不猶鄉里巨人服錫禄謝民社而浮沉乎閭井之間一旦里之人有急而投之無不周卹者豈惟僅全其身以自足而已潮陽隱士陳孔誠甫淳朴恭謹兼通陰陽樹蓺之說家世之業則村宅前有榕數十株數邀賓友携子弟往遊其

間彈琴賦詩盡其樂也有水自西山來折而東環其宅又東注于海而榕適際水水日夜漱其根濯其條更茂密可愛孔誠或坐盤石投竿而釣悠然有會于心因自號榕江或謂之曰子其終老于是而忘斯世耶則對曰吾已有子出而仕矣於是使其子吳江教諭顯來乞余記所謂榕江者蓋孔誠託此以自譬者意實有在豈惟逍涼風弄明月以為供賓友子弟之樂之計耶且江之廣不足以為負舟然抱甕者即之亦可以灌畦孰謂孔誠無意於此江本出岷山禹貢所謂岷山導江是也此亦曰江南人指水之急流者多借以名之爾

虛菴記

蓋學者觀於理矣大而極於天地遠而貫乎古今廣而散乎萬物而人之一心至小也至大者寓焉至近也至遠者統焉至狹也

至廣者具焉此無他其爲體有限其爲量無窮也心之量何如
虛而已矣自私者或閉其出入之門自昧者或塞其神明之舍
於是斯理無從而入大者由我而小遠者由我而近廣者由我
而狹此可咎乎理哉試舉其粗者言之耳以虛而後天下之聲
入聵者雖雷霆不能聞矣目以虛而後天下之色入瞽者雖嵩
嶽不能視矣以至於鼻於口莫不皆然而況於心之危而微者
乎吾友南昌太守張侯汝振嘗讀易至咸之象曰山上有澤咸
君子以虛受人深有契於其指因以虛菴自號而屬余爲記余
非知易者然竊觀於理與心而得之澤譬則理山譬則心也澤
之所鍾者水山之所聚者土木性潤而下土性燥而納土之燥
也水以之而入心之虛也理以之而入此君子之受於人者用
此道也汝振少登甲科爲六卿屬颯以清愼舉其職聲名益美

然其自視欲然及爲南昌凡所設施皆出乎流俗郡中論　國
朝賢守以汝振居一二而汝振所以欲然者益其簿書之餘方
日夜求治道察民情欲與古循吏並列有樂正子好善遺意夫
有千里之寄而位乎千萬人之上此地上有山之象於此而好
善不足此山上有澤之象善矣汝振取於易之虛也然而虛者
於理有所得而不自滿之謂使其中無所得而曰虛焉者此鄙
夫之空空其心茫然而無所主莊子所謂虛舟也惟其有所得
而不自以爲得則受於人者充然而有餘裕然後施於人者贍
然而無所窒礙又莊子所謂虛室也此亦虛菴之一說也

冷菴記

天地之氣以時而變春溫而後爲夏夏燠矣極則變而爲秋秋
涼而後爲冬冬寒矣極則又變而爲春四氣循環未有溫而
不燠燠而不涼涼而不寒寒而不溫者也然有當其時而不變
者洪範所謂恒燠若恒寒若是也亦有變非其時者月令所謂
寒氣總至凍閉不容是也則氣雖出於天必有人事以感召之
二書皆爲治道而作夫豈誣人者哉陳君粹之僉江西提刑按
察司事治獄既著而獨有取於冷之說至以名其菴觀其意豈
政欲尚急而事不好謀乎且粹之刑官也凡所謂省囹圄去桎
梏毋肆掠止獄訟皆其職之當然者豈欲先時而有爲後時而
不爲乎不然豈以其官之冷如杜子美贈鄭虔之云乎虔在當
時徒以三絕見稱于人祿山之叛與王維輩同受僞署僅顧苟
活其爲人亦厭寒而喜燠者曾謂粹之袭之乎而況粹之以名
進士拜廷尉屬出佐臬司憲節所至前迎而後擁其勢力足以
造命其號令足以使人官且不冷乎求之治道而不得參之官

秩而不合然則有取於冷者何哉夫粹之官雖顯其謙抑嘿畏
泊然如寒士視氣燄薰灼之徒平生不忍一過其門其自守如
清冰嚴霜凜然人不可犯此其所以爲冷菴也乎且求記於
余也久至是始復之必有知粹之者以余言爲然

蔗菴記

蔗草類也或謂之柘漢郊祀歌泰尊柘漿是也味甘其美芳潔
可薦乎神明不獨解酲止渴如神農氏之書所載而已至晉顧
長康每食必自末至本有漸入佳境之語後世遂以人晚節儗
之抑揚之辭詎知一時之戲或爲千古之談耶今山西參政
致仕祝公乃以蔗菴號吾里錢翁叔謙且爲賦其事翁喜而再
拜以受復來屬余記之錢氏世居吳郡樂橋之北與余家東西
相距不五十武翁兄弟五人家庭間斑白相映比歲四人者皆

已謝世而翁獨巋然存也然翁不獨爲一家之老而已余又見里之老者數輩閭巷間斑白相映比歲皆已謝世而翁獨巋然存也巖巖之號於翁寔宜且老者自古爲世所尚虞夏商周之世養國老庶老莫不有學至于巡守諸侯養老有度遺老有讓猶惓惓焉降及春秋世道衰矣葵丘之會亦以敬老爲命夫老之所以取貴者豈徒以其年之高哉其於世故也純熟於理道也明達固將乞言以裨益於治耳而老者亦曰吾年不可以從高也思益卲其德若畢公弼亮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公年九十而作抑戒之詩乃所謂老也使若黃髮兒齒梨面鮐背而曰吾老矣考其德曾孺子之不若奚可以列豆籩進几杖養而敬之乎是故朽株斷梗而人不之食者以無其美芳潔之味園公田叟而人不之敬者以無純熟明達之德也今大翁之爲人雖處

家藏集卷三七　一四一

而端重和易而詳雅鄉人之所師事郡大夫之所賓禮不可謂徒老者其生餘七十年矣狀貌充然如壯夫方日從公卿才士與夫高僧逸人徜徉山林泉石間其中必有得也

記十二首

蕭山縣建龕山閘記

浙河之東多可耕之田而常苦水旱然亦莫甚於紹興蓋其地界于江海之間潮至則海沙漸壅而水不通故雨溢則江流暴漲而田皆沒其患豈無自而致哉嘗考之郡有小江有魚浦有什磧堰凡水自山陰之天樂慈姑麻溪而來與金華義烏諸郡之水合流于江者足以障之不使分殺其勢則以閘不能當其[illegible]而悍矣夫水道無阻則澇易洩而旱有濟其爲利也可知自堰之廢農人始以爲病既久莫有爲民慮者浮梁戴侯廷節由監察御史出知紹興之三年政既有成益留意水利既相山陰境內置五閘以洩江南江北之水矣他日行縣至蕭山閘民所

家藏集卷三三　二

苦縣令陳君瑤亦以苦水對侯遂與之行水指龕山所處曰是獨不可置閘乎乃以委陳君君召父老沈璉輩經度材用而命司稅凌禎宣義郎汪宙督功功訖因名曰龕山閘仍設卒守之相時旱澇以爲啓閉自是水有節宣田無汙萊農人復以爲利於是陳君念侯之功不可無紀述爲書授儒士沈鍔求記於予予未暇作會陳君以憂制去而宜興吳君淑來代修治益謹曰不可使侯之功終泯泯也乃復以書來促之蓋事未有不由人力而成者雖天地之大凡可以養人者必其人輔相而致其可以病者尤甚爲民牧者首宜施之力治之然人莫不曰治水惟得其要者難術治得其要雖洪水能道之於禹治失其要雖淮水不能堰之於梁則人力亦未可以縣施之也今夫蕭山爲縣東南有小江既漲塞以阻水之行矣西北有錢塘江顧其廣足

以有容而龕山當其衝過者斯殺此猶兵守川之衛夜南陵之
險也使治水者不于此而他圖又猶兵之門以後既于野會蓋
吭而不之扼也是豈可哉今也爲牐于此雖尋丈之間瓦木石
之具足爲當關之一夫抑何水患之不能禦者此職侯之功蓋
以告後之人也塞宜是牐也久而必敝後之人修之而後敝而
後修之雖至于千百世可也雖與龕山相爲存亡可也則其利
豈止今日而已牐之制爲門二中施橫木深若干尺廣若干尺
傍列石柱上架石梁各四其材用木爲椿二百石爲丈六百灰
爲斤二萬五千其工四千五百六十起于成化乙未之四月訖
于是年之十二月又三年戊戌七月戊子記

南野記

去戌之冬予以事出越之東北隅舟行三十里至于其地積水渺然

捕魚獵禽之徒往來于其間民際水而居泛泛若野航問之民
此江耶湖耶則以田對予因詰曰方冬水宜涸而其勢如此彼
春夏之時民之妨於耕耘也信哉於是折而南又行二十餘里其
山稍高曠然有聯畝視其田間稻木因在乎方喜此地當有秋
矣及見其民猶有飢色復就問之對曰田之所入不足以供賦
税且種貸於人足之尚何暇爲口腹計耶因竊念曰此有秋者
且不能自給如江如湖者當何如哉自長洲以達于海凡二之境
皆可推而知也與錫與二邑爲隣壤其地獨高土獨厚而膏腴
且有乾之虞然其間有灘有渠足以潴水澇則能容納旱則
能灌輸故稍豪相然其其加於功其勤終歲竭力於壟土者不息
又其賦視吳中輕什伍非有蝗螟風霜之變民不至飢也邑
有趙氏從長洲而遷世有積德以力田爲業宅之南有田不知

墳畝其多曰南野因以南野爲號求予文記之予聞趙氏居鴻
山之麓去山數里又有若蕩若湯者有田可收也而又有山可登
有水可游也於是已足於人無求讀書有循吾理安吾分樂
君上之賜而不遺父母兄弟之羞他鄉之民何敢望廣淵也是
爲南野記

寶訓堂記

宋人有好書以名齋者米芾之寶晉是也有好畫以名堂者王
詵之寶繪是也書與畫也吾長洲魏氏之所有不之寶而寶訓
皆君子與之所謂寶訓者蓋魏之先有曰景純翁年八十五時
手書旨餘言以示其子本成本成謹受之所以守身而承家者
惟此訓是賴至其孫公美曾孫孝敬其手蹟無違他日作堂以
藏之遂名之曰寶訓復走京師請一言記之詩人之言曰維桑與梓

必恭敬止夫人之於人且有敬恩之者桑梓二木耳而曰恭敬
豈人不如木哉說詩者曰古者樹二木牆下以遺子孫給蠶食
具器用者以其爲父母所植而恭敬之此孝子之心也然孝子
於木猶加恭敬況其形之於言筆之成章而諄諄以訓我者其
敢慢易也乎維昔趙簡子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詞於
二簡以授二子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詞求之已失之矣
問無恤誦其詞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
恤爲賢立以爲後觀其後世之人固有以此觀其子孫之賢
否者矣今景純之沒也久其訓詞子孫一讀之不待識其人而
知其賢於是本成亦以即世公美以老而孝尚兆於寶訓之有
堂也觀魏氏三世之賢者於是乎在

玉潤記

吳之集祥里自唐以來有廟祀周之康王久而廟將壓天順初先修撰公偕里人重建之復自贖廟中故地嘗所侵于民家者得什二三作小屋于後以俟守廟者居更二十年莫能得其人有道家者流沈復中始自城西福濟觀遷入之復中吳之虎溪人也謹厚質樸里人目之曰當自號玉淵山子為記爾雅謂山夾水曰澗則淵者水之行于地中者也復中所居城市之所環繞廬井之所貫絡求諸山水無所得安有所謂淵者豈其少家虎溪既壯去其父母而猶思其地耶夫虎溪山水則有之亦安有所謂玉淵者必欲求其實則不出於西域去中國餘萬里如于闐之二河可以當之然人蹤罕至又何有於斯耶雖然復中老氏之徒也老氏之言曰不出戶知天下當其晏坐一室神游八表見析津成也皆吾目前之一沼耳何二河之遠之有以是而記玉淵庶幾得之然此亦外也非內也學道者守一身而總萬物凡口鼻耳目之竅皆有所託喻若黃庭經所謂玉池者要知非復中所謂玉淵類耶噓吸之際汪然而盈谷然而虛淵然而行孰謂玉淵在乎兩山之間萬里之外而不在乎吾之一身耶

周孝子廟記

始蘇城東南隅有周孝子廟廟始建于常熟在宋乾道間邑人周容奉母朱氏有至行人稱周孝子且其平生好義見難思難者拯救之恒恐後既沒一日降于其家以已為神告其母且曰吾願為國効力以保護鄉閭後果如其言終歲民無疫患邑人遂相與廟事之其後淮南大疫云有往施紫蘇湯者全活甚衆淮人渡江酬之偶見廟貌始知為神事傳邑中凡病者禱訖汲井投紫蘇而飲即瘥既七十餘年進士趙公鏻等因具其事又以除蝗驅虎救水旱捍疫盜顯蹟數條上于官列狀特賜廟額曰靈惠嘉定十二年二月也歷元至　國朝秩于祀典縣長吏率僚屬歲一祭之不廢者蘇城有廟歲月已遠莫能考其創建之由若常熟為蘇屬邑縣人亦與其神靈波及郡中以事之與府近自景泰中以歲災中大疫民飢而疫作相枕藉外禱者取水煎飲如響亦多獲生民益神之自是凡有所求車走廟下每日庭廡如市顧其廟既卑隘禱者益多至無所容兒傍有王姓者曰其父謙以來世世守廟以精勤稱謀欲改建而不敢專具事狀與里正陳忠周璟輩言于縣于府既如所請且下帖文俾葉其守勿懈於是衆財于衆一時施予者踵接而蘇衛千戶陳俊更割地以廣其址乃以成化七年某月興功又明年廟成

廟故西向始易以南嚮前為門門之後為寢有閣覆井有亭焚楮有爐以至家設器用亦無不備他日郡人嘗德于神者相率言其事可記與予為之說曰吳越多淫祀唐狄梁公按行江南悉斥去之所不去者封禹泰伯季札伍員四廟而已君子蓋深與之然祭法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則有祀今孝子為人雖非若古人之澤施於民也然使里之悖逆者聞其風則愧而改行雖非若古人之能禦大菑捍大患也然使里之疾疹者感其靈則安而獲福廟而事之豈不宜哉噫梁公既遠吳俗益甚其尤可嘆者家自為廟祀非其鬼人小有疾則指以為祟往往殺羊豕以大饗之其歌謳歎笑俯仰跪起頗乎生人之宴而卜筮巫祝之徒假以獲利者皆是也曾謂孝子有媿其祀乎而人亦敢以其祀祀孝子乎

予嘉孝子有補於世敎也有益於民　也有合於祀典也於廟
之成不能已於記

歸菴記

齊景公登牛山臨其國城泫然流涕曰美哉國乎何爲去此而
死至桓魋死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君子同以爲愚夫景公有馬
千駟之人也所以重去其國固宜孔子大聖也而魋欲殺之尚
何望其能明乎死生之際哉若夫漢之陽王孫戒其子以裸葬
達則達矣然視墨子之儉且不及於儒者之道何有承事郎海
虞錢君允言年六十即治葬穴於虞山之下曰寶巖灣而屋其
旁以爲歲時游宴之所題曰歸菴乞予文記之歸之爲言益取
樂正子春之答其門人者允言有取於此其賢於人也可見夫
雲歸於山水歸於壑鳥歸於林獸歸於壙凡物必有所歸也而

況於人乎蓋求貨物者朝適於市及暮則歸於家者歸之近者
也豈若歸於穴者之久自世之庸人以其爲碑雖附於身者不
務爲備況附於棺者乎附於棺者不務爲備又況深樹高棟而
大書以表之乎王逸少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逸少晉人也
而猶爲此言此君所以爲賢也與錢氏在邑中稱故家其先世
以孝義行甚著子孫賢顯至君持身益謹尤善敎子子承德凡
登進士第出爲縣令行當召還有封典下其家矣游宴之樂蓋
自今始

光福山遊記

成化十四年五月光福徐翁用莊邀予爲西山之游予諾之然
不忍獨遊也則爲書招史明古乙酉明古來自吳江丙戌舟發
胥門西過橫塘由木瀆斜橋折而北行經靈巖謁宋韓蘄王墓
碑前望胥傔嶺乃至光福首過徐氏用莊喜客至見其子玭其
孫天頫史合其甲輒去徐氏祠問導予步虎山橋南望橝湖
亭還飲其家夜宿米堂下乃繇上迎入茶山謁徐武功墓循
北麓觀眠松遂入下崦入銅坑還泊虎山橋戊午游鄧尉山飲
七寶泉入玄墓寺憩奉慈菴登鳳閣而還己巳過海雲院觀蓮
理山茶顛旋游圃白文保遺墨已乃別去晡時至胥門明古還
吳江予入城是遊也歷四日舟行六十里與行四十里綴得詩
二十首命錄贈用莊備山中故事

慧林房記

慧林房舊名菴在蘇城東南王判司巷元大德庚子有吳十四
公者捨其居以建而初主之者曰明教也歷傳曰某某傳某性
某傳某某傳某某傳某某傳某某傳某某當　國初有詔天下

佛寺大可領其徒者餘悉撥而還入之於是慧林入于寶盤禪寺
史以房名時洪武辛未也遡傳道舒既皆化去舒傳文請請傳
智勤則歲久而室廬益敝矣乃成化己亥其師徒遂刱與修葺
之且謂慧林自併于此宜得文字使後人可考而知因數請於
予惟昔孫吳國于江左蘇之有寺塔自此始至于萬歲潼其故
都好佛彪甚一時寺廬廣殿徧于國中今或謂其濫建之代無
非亦爲天監而已延及後世其君所好雖不若前代之甚然亦
有興無廢至其往又倣其制而致力于斯今若升腋往往而是
而寺益倫矣　皇明有天下政令一新乃以爲過而裁抑之百
餘年來前也壞廢附部歸于俗使人得料理以存舍者皆昔所
謂蘭若也京都不暇論凡今四方私創者若于律永一寺之慶
建者不可得此固　聖政所當經者且其使慧林後人考其

始還歲月而已漸偉然緇流中與先君友晉亨幼猶及識之訃能讀儒書精與勤皆清介謹慤不妄交游發乎家故居在東城下比歲與吾弟原輝往理之道中數訪其廬久而益知其行可敬也勤有徒曰惠侃孫曰云秀皆能保此業者云

興福寺記

吳地多水其最鉅者曰太湖湖中多山其最鉅者曰洞庭洞庭爲山周可百五十里中有穴相傳禹藏治水符于此因名其東十里又山相距而差小其勝略等人稱東洞庭以別之當波濤浩渺間兩山對峙鬱然蒼翠儼如畫圖殆道家所謂蓬萊方丈者民環山而居善植果木世擅其利而屋宇聯絡眺矚忽不知其爲山林也其尤勝處往往有佛寺據之成化十五年十二月既望予與李兵部應禎爲東洞庭之游日宿心吳氏有與行

十里許入俞鴻得寺曰興福主僧思復出迓客延登其後小閣是時梅華方盛開彌望如白雲崖谷爲滿山有九隴九隴之水合流循寺門而行松根石罅水聲潺潺遺其樂之予既留詩而去未幾北來京師東馬塵埃間未嘗不想東洞庭之游之樂也一日有僧拍門來謁予熟其貌則昔吾復公之徒也其言曰興福寺久矣其恨無文字刻石可考往者幸辱枉臨惟終畀之此智勤所以來者予嘗愛其寺據山水深遠處殊爲幽僻宜學佛者居其徒歲食田園所入可以自足而予所授如復如勤輩又皆恭謹能守戒律稱學佛者予何愛一言不爲記之寺建于梁天監二年傳有于將軍者所捨宅故在山之東施始居者曰清禪師至唐遷于此歲久興廢皆莫能知可知者廢于 國初而深谷遂公復興之二傳仍廢而僧亦絕矣景泰間今復公始自其

山灋海寺從里人之請而來凡建門堂殿閣數十楹而佛像咸具益智勤實相其事而成之是爲記

崔巡撫辯誣記

國家屯軍旅爲防禦備侮計自京師達于邊徼曰衛曰所建置殆徧而所謂軍旅多以罪謫發之人於灋子孫絕則以同籍者補充惟別籍于謫發之先者不擾其人書于版冊甚詳里有正有胥行耆老版冊一出其手歲久奸起或脫漏或隱匿其罪若干律令甚重每歲部符下府州縣俾專官理之旁稽窮訊若治獄然又數歲特遣御史理之所以稽且訊者無審謂之軍政其灋載于條例其備蓋使凡名在尺籍者不得妄免然亦不欲誣平民以充什伍之數而吏不察往往失灋意以爲民患若某衛軍王阿降者故崑山縣太倉二十九保人也既沒而戶且絕其

族子凱一旦赴御史郭觀自首爲降之裔匿他里蓋凱固王氏別籍子特利降所遺田產爲是耳觀詢民無自誣以軍者信之二里連坐如律者凡二十四人悉配蘇州衛今職方郎中陸君文量時尚遊鄉校以其父某爲里正在連坐中即狀其事求白于觀觀以成案爲詞卻其所稱冤適今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崔公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畿內走訴之公覽狀曰是固可辯檄觀辯之觀不理眾乃復訴于公公委所屬衛若府官集二里父老輩覈實而凱之兄且自外歸白其事竟坐凱以罪悉復二十四人者爲民實天順四年之八月也時文量爲雪冤頌以獻公其父曰公有恩德於吾人及吾子孫是未足以報乃與其弟祐圖于眾欲建公生祠歲時祝之顧有禁不可既數年眾益思公文量乃具始末請記曰此吾先職方公與里人之意也吾書

之子因述此以復公名恭字克讓世家順德之廣宗登正統元
年進士第歷任內外四十年政尚忠厚而剛明善斷其出廵撫
尤號識大體恩德被人者尚多此其一事耳在公固不足書然
在崑山之民不可不書也且世之健吏為民患也久固有與其
事類可書以示人者聞昔宣德初所謂軍政條例始行于天下
御史李立往理蘇常等府立既刻薄濟以蘇倅張徽之凶暴專
欲括民為軍民有與辯者徽輒怒曰汝欲為鬼耶抑為軍耶一
時被誣與死杖下者多不可勝數蘇人恨入骨髓然畏其威莫
敢與抗也並時常倅則有張宗璉獨不阿御史意數被折宗璉
痛民無辜竟忿懣以死死之日民相率奔走哭與及喪出白衣
冠送者數千人至立廟祀于江陰之君山廬陵楊文貞公實記
其事而徽後犯濃死刑部獄中鼠食其肉其子貧困寄食吳下
道路見者稱嗤罵之此善惡之報也夫觀之刻不至立與徽之
甚而宗璉之遺愛可彷彿於公因附記之以為當官者之勸懲
云

家藏集卷三三　一

東湖記

東湖本陳湖也在長洲邑東南周可六七十里其涯多良田居
民貲之子允再游焉而再樂皆以訪陳氏故而有汝器王汝昆
仲為之主也當成化己丑歲予與王汝同試禮部歸及秋過其
家午飲畢汝器亟命舟泛湖入夜始還則月色如晝水波若空
尊俎之間歌聲相發有杜子美渼陂之樂後十年為戊戌之秋
予復過其家則王汝務登進士第居京師汝器見客延益喜顧
患未疾使僮奴舁行庭中相從以為樂而引滿劇飲如前日欸
仍命舟泛湖則憊而不能從矣予由婭城過蓉墟登舟沙入瑞
以觀中古訪俗悉寄于詩有節予聯西湖之樂及暮還而汝器
笑迎于門更具酒飲客且曰吾生長于是老于是而漁
久矣中間雖一出長鄉賦輒謝去今既老矣有子若孫矣世俗
事無預矣而吾是徜徉林阡時或棹扁舟舉杯酒出沒於煙雲
沙月之間浩然而歌悠然而醉其樂不可以語人者吾將終身
焉湖在吾家之東因以東湖自號其亦可記乎予曰唯唯既來
京師數以書來促予記因思世之與湖者若等於東湖其樂特
舟遊耳使僮僕少亦恐厭也然汝器時昔之言如是必有真
可樂者予獨未足以窺其趣也異時與王汝南還汝器之來當
從相與益窮其樂而酣與發尚為執筆賦之

蘇州府重建文廟記

蘇有學于城南創自魏國范文正公更五百年來所以修葺
而開拓者惟吳學為然至于今日規模宏壯天下之言學者莫
能過之故四方賢士大夫之道郡中以一游其地為快然猶病
文廟與學之弗稱也蓋其制非特視學為隘歲久且漱爾乃成
化八年鄱陽丘侯霽來知府事政既克舉境内悉安歎曰事神
吾職也有如文廟敝陋孰任其過然吾不敢專也乃請于巡撫
左副都御史洛陽畢公公從之則計財度工擇日而從事始改
作大成殿于舊址之北而侵于西者三丈有奇又作櫺星門南
與殿直以十年三月興功功垂完而侯報政于京遂去任矣其
年蠡吾劉侯瑀自監察御史超擢來代政治益舉顧此舉非得
已而前功所當繼也未幾殿與門皆成既而若兩廡若戟門若
神廚若宰牲所以次改作崇卑廣狹悉合程度規制宏邃過與舊觀而
廟與學始稱矣他日知長洲縣劉君輝知吳縣文君貴暨教授

家藏集卷三一　十二

林君智與余守貴以二侯之功不可泯者頗記之以示後人嗟夫孔子之道大如天地與之相參而如日月無得而踰焉世之下彼其營護若臨與土木所以報其功耶而復為北狄亦甚所以尊崇之者以免有司之過耳於此啟備禮樂可稽加以籩豆佾舞之數有下群臣議議者亦謂此不足為孔子重輕而朝廷不能竟從其請行于天下惟所以尊崇之者無所不致其極也　詔下為十二年九月廟適以功完告明年春祭既陳佾舞既列而棟宇深廣足以有容觀禮者莫之雖然二侯之意豈能為是勞費以為郡中美觀者耶亦行于斯勞于斯致尊崇于斯問所以伸報本之私若夫瞻拜之頃廟貌嚴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無油然興其希賢希聖之心者乎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二侯之深意安知不出於此也其

廟之作凡以事神也惟夫前後之相濟彼此之無嫌而一出於公其功遂不至廢推此道以治民此民所以同歸於治也夫豈故學之諸生也於二侯無能為役因諸君之請敢忘其淺陋而書之初學門在廟街之東凡出入于學者必旅街以行二侯以神人之分當嚴也而旁近多居民民既喻其意皆樂徙去乃徙其門于廟門之西更為門于泮池之北以達于廟供後廟在學右截然以正後有賢守以廟學為事者其尚修之葺之以無隳其成功也哉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三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四

記十一首

胡忠簡公祠記

有宋資政殿學士贈通奉大夫忠簡胡公吉之廬陵人也公薨後鄉人祠之學官以配歐陽文忠公其子孫之祠于家者則宋元之季兩燬于兵至　國朝宣德乙卯其九世孫伯儉始復率其族人構之今其祠在所居香城里者是也夫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斬則服窮服窮則澤不得祀今去公三百餘年矣子孫何故而祠之子孫可也鄉人又何故而祠之噫公之功雖祠之他郡亦宜況其鄉人哉又況其子孫哉何也氣莫大於綱常公思扶之譬莫重於君父公思報之力莫彊於夷狄公思禦之計莫深於權奸公思折之此公之功也蓋當宋之季靖康之禍金虜一

旦長驅而南遂陷京城已而乘輿北狩宗社南遷軍民困於迫逐府庫竭於徵求中國之禍莫甚於此原其始之所以啓此禍者固由闒人喜功之過按其終之所以成此禍者則由朝士主和之罪也而其為罪之魁者則莫若一秦檜檜之凶悖挾虜勢以為要君之計竊主柄以遂固人之謀從違在人禍福惟已然當其時朝士林立昧於永圖檜言一出從者如響其違之者不過微言其失於利害之間有能明目張膽而極論之者不過公與李綱張闡二三人而已若公之位尚卑而言尤切實有不與虜共戴天檜同朝之誓奏疏所上炳炳焉赫赫焉讀之足以痛快人意真所謂與日月爭光者也用是檜深惡之竟遭貶斥幸而檜死而公獲保其生至於再用益守前說每進對之際惓惓必以恢復為言且陳和議成否有十可弔十可賀之策及畫遺

求猶有頌為厲鬼殺賊之語則公之忠誠堅定真實直於一時者比哉嗚呼公乎其宋之砥柱乎當時舊物雖令公之言不能盡復而斯世公道卒因公之言未至盡亡而遂使天下之人綱常之義知所當扶君父之倫知所當報夷狄知所當禦權奸知所當折其功所以為盛也此固雖他郡祠之亦宜況其鄉人哉又況其子孫哉於是祠成而伯儉卒其子若環請修葺之舉其孫縉又述其祖父之意請覔記其事竟以讀公奏疏已行公之為人而敬慕之後獲與縉同年既以識其子孫為幸又以無文之言記公之祠不免妄乎祠凡三楹中奉公遺像而其子江東運判澥其孫戶部尚書槻少師兵部尚書榘以及運判之子棫並從祀于旁其譜顯者尚多以世數踈遠不預也棫嘗仕于朝忤史丞相彌遠出主管華州雲臺觀終德慶守績有祖風於縉為九世祖縉以名進士拜行人奉使所至以清介稱亦不失其家學者因併書之以見胡氏之盛云

休寧縣兗山二堨記

休寧為縣多山山中多田田之勢既因山以高而雨水不常得也故民每有旱暵之憂幸而兩崖之間有渠焉其水可以溉田然源上而流下不啻若高屋之建瓴其勢特瀉而去也乃有障之之瀦而堨以築堨即堰也縣人之語然爾此瀦既蓄而其利且多及夫春夏之月上源泛溢下流湍悍所謂堨者或潰與狹且衝激以壞則屢有築之勞而人亦困矣縣之東南曰兗山有水自婺安白嶺而來歷百餘里入浙河而去至此其流甚下其水甚急而其渠甚闊堨之築始難為功故有齊程二堨成而壞者不知其幾矣里人汪志德世寧讀書好義而多才識嘗以改築堨事白于縣縣令信之委為堨長乃率其衆籍于官計田畝出財力先事於堨堨成長四十丈廣二丈用工八百起于正統戊辰畢於是歲之冬既乃及程堨至此則其流益下其水益急其渠益闊而功尤難始伐石築之又以其家田多比近諸凡所費未敢及其里人也堨成長五十丈廣三丈用工一千起于天順壬午之秋畢于甲申之冬二堨凡溉田五十頃其渠長及四里補缺塞漏不遺餘力於是水道既修天時無虞田率有秋而其直倍常里人德之世寧以程堨堅而可久獨齊堨久亦壞也乃復什其人歲出財力修之徐圖易以石因其弟新昌令世行至京師請記其事以示諸後人俾勿壞嗟夫人豈必仕而後能成事哉亦隨其身之所處而施其力之可行者耳處天下有天下之事處一國有一國之事以至於處一鄉一里有

一鄉一里之事使處天下與國而事無所建不若處鄉里而能建事者如世寧新安一隱士耳其水利所及下焉飽其家族中焉惠其鄉里上焉給其 國用使其出而用世則鄭國白公王延世之所行可推而行之天下與國也吾故與其人而記之

觀泉亭記

自 國家遷都于燕太倉益實長府益充皆以漕運而致其食貨之入孰非舟楫之所載乎由京師而南舳艫相銜維纜相結凡數千里不絕其舟楫之來孰非河渠之所浮乎地勢隆汙望若堦級置閘蓄水渡復盈焉其河渠之通孰非源泉之所濟乎泉多見于齊魯之地其發甚微其流甚迂微則易堙迂則易竭夫使其滔滔汩汩出而無窮者又孰非人力所以濬而導之乎工部所掌水利其一 朝廷特設主事一人分治之三歲始代

去成化十六年于四年洛陽喬君廷儀奉　命以往當歲之春泉脈初動廷儀輒率官吏各率徒出而從事畚鍤所施疏導加彊勤敏之稱徹於　中朝顧所至露坐無以蔽風日之虐乃使人伐山木次第築亭泉上曰吾將於是督役而觀夫泉之行也因以觀泉名之書來求文以記其成惟古人之樂多託于山水之間畧舉泉上之若柳子厚之於愚泉歐陽公之於釀泉可以槩見獨惜其人皆放斥于外而不得當其用下將從啜其清漱其甘以為自娛之資而已今廷儀則以泉為職者也方其從事於斯歷曠野入重山險遠幽邃皆有足蹟可謂天下之至勞而何有於樂雖然及功之將畢視其盈然而出沛然而行濟乎河渠而浮乎舟楫載乎食貨以給乎　國用當是時有志於世務者亦可謂天下之至樂而遂忘其勞矣故泉一也滯而無為觀

之者樂其適乎己發而有用觀之者樂其利乎世適乎己者小利乎世者大然則泉也人也亭名此乎為彼乎於廷儀受代為吾友徐君仲山其勤敏予尤知之仲山嘗將泉志凡泉之形狀與其出之正側隱之深廣流之向背具載七編予皆識之計散見於州邑間者百一十餘而無關於漕務者不預仕用心可謂密矣今廷儀且滿任而聞黃君世用將往代之世用久仕於外練達詳慎天官卿特推擇為此舉其職殆無難者書曰惟周公先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畢公克成厥終夫亭不足書而泉則重事也以三君之相繼敢敘其功而望其成焉

博平縣遷學記

博平為縣屬東昌故有學有學則亦已矣何以遷為遷置器者必得其所然後器不壞而人有用學器之大者也置非其所欲其不壞而有用得乎此博平之遷學固有不可已者而非後人之所好為改更也初學建于縣治之東歲久而廢　國初文治僅修行　詔天下復廢學而博平始克重建然其地舊為汙池實土以築僅克成功終其岸濕未幾而壞壞輒修之而卒壞焉者重以夏秋雨潦不勝浸齧之為患也比歲齋廬門廡壞且不存其存者殿堂數楹巋然猶在中亦欲仆將壓甚非　朝廷所以建學之制成化十八年長洲文君林來為縣始入學顧而歎曰學之廢其我遺諸生問之得其故則聞常所肄於學者其數有幾曰僅百人登進以來出而取科第者其數有幾曰僅六人且曰亦自實歲與十年無繼之者矣君復歎曰學之廢若是師於何而教弟子於何而學固宜人材之不振也其必有以收吏之乃行視地得爽塏分司城之東北其地勢高燥而可

居其前平衍曠野而可因則具其事移于巡按御史于司于府報皆曰宜明年功興而君曰不忍以財力困其民也顧得錢之沒入于官者若干緡穀之勸分在官者若干石而委主簿雷義發而為用凡學之故材復撤而改之民故無所困而功卒完六月堂成七月齋廬成已而廟成至於師生私居之舍亦以次成矣於是將于斯者講授有所祀饗有地欣欣然皆有及時進修之意是歲秋舉于鄉者遂得一人父老驚嘆以為吾賢令之所致也他日師生走書京師特求予文記其所以遷學者惟古人有所營建其大者如衛文公之於楚丘召穆公之於謝邑莫不相度其地之宜見於詩者可考也若夫宮室之美則尤詳於斯干之篇而況天子之有辟廱諸侯之有泮宮皆行禮之地不得其宜與美何於樂思樂之云之有夫廱與泮其制皆取於水未聞

置於水者也而博平為學若此始謀者亦既不謹後之人又特補漏支傾因循苟且而為居逆遺勞之計且其人率皆久任可以有為而不為何其怠也今夫文君由甲科而出補任于茲未及改歲而　除命且下其事未暇以為而復為之又何其勤也君廉敏多惠政數奏疏于　朝乞蠲除民間所尤疾苦者非特遷學一事可書也而遷學又事之可久政之至重者故特書之亦俾後之蒞于斯者以無忘君之功云爾

武學設廟像記

京師有武學所以教諸衛武臣之子孫將世其官者其始建于正統癸亥制尚弗稱後　朝廷以城東舊第賜故太平侯張公已而公辭焉有　詔改為學而以國子監丞閻禹錫掌學事學既宏麗師生安焉顧學無廟其制弗備成化己丑禹錫為奏請

乃得建廟益特改明倫堂為大成殿而以其後堂為堂今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張公嘗與諸同列入學校藝日則弗廟歎曰聖世承平文教旁達雖州邑必有學學必有廟廟必有聖賢像繫此獨用木主於廟制亦弗備闕故陸侍郎家有孔子并四配像盍往請之於是侍郎之子郎中華等相與謀而言曰先人為此豈欲私於家者誠得備廟制有補於學官甚幸吾何敢愛一時好義者更出貲以相木石之費師生益喜以學事督于兵部也白之若尚書淶水張公而下皆欣然曰宜以乙巳二月之吉興置殿中而奉安之祭告如禮教授朱暕以嘗任其事也謁予請記予諾之而未暇以為既久今尚書華容劉公兵務之餘益重學事以英公之意美而不可負也復請於予夫聚數百人於學訓之以師儒督之以文武大臣其業進士以明乎孔子之所

刪述者什一二耳其餘所誦而習之者非兵書乎所試而策之者非方略乎所操而為業者非馳射之間乎較其勤惰第其工拙月有課歲有賞　國家安不忘危作興材藝以為緩急之用者至矣然衞靈公問陳於孔子以未學軍旅為對其官為之師以饗其祀乎或者不能無疑於此噫孔子大聖也豈以軍旅而不知者蓋不觀於夾谷之會其言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因請具左右司馬以從及齊使萊人以兵劫定公折之以言諭之以理齊卒以汶陽之田歸之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軍旅之事莫大於此則知孔子所以不對者以靈公失道而復以此問為不當耳故曰孔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惟其無常師此所以為文武之師而通天下宜祀之也與雖然廟之有主古之制也易主為象後世之制也不從乎古而

從後世豈不以升降於斯俯仰於斯者釋弓矢而執俎豆離士卒而親工祝覩道德之容洋洋乎其盛足以作其禮義之勇消其悍戾之氣而君子猶有取乎故為書之

聽烏軒記

距吳城東三里許谿之上有封若堂焉者故長洲朱處士叔明之墓也墓之側有屋若舟焉者處士之子顥廬于其墓者也處士既沒顥居喪盡禮鄉人以為孝且葬日哭於墓墓有木百株烏數十旦暮鳴其上不去顥聽之哭益哀或者因題其屋曰聽烏軒云吳寬曰父子之恩人與烏同也父子之性人之所通烏之所塞也而世言烏生子輒反哺則烏之通於父子之性者烏而已然而烏有口必鳴者也初何與於人人有耳必聽者也亦何止於烏其鳴也若獨為人而鳴其聽也若獨為烏而聽者蓋

亦有所相感焉耳夫惟有所相感也故鳴者不鳴之以口而鳴之以意聽者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聽之以心則凡鳴乎其前者皆足以動乎其中況烏鳥之孝者哉是故旦而鳴焉吾聽之戚然而不寧感吾省於親之時也暮而鳴焉吾聽之慘然而不樂感吾定於親之時也其鳴益悲其哀益切則凡其啞啞者足以致吾之哀其擭擭者足以益吾之悲鳴之者弗止哀之者弗輟孰謂烏不爲人而鳴人不爲烏而聽也哉作聽烏軒記

金鄉縣學修建記

孔子生於魯仕於魯而設教於魯故一時弟子所從游者雖至自四方而魯人爲多夫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人才之難得者也其人則具於孔氏而司馬遷叙其徒亦謂身通六藝者七

十餘人皆異能之士何其盛哉故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所謂君子者其出於七十餘人之倫乎當是時人各以其所得轉相傳授雖去之百年莫非其徒孟子所謂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自孟子來又二千年所在學者紛侈袂伐方籍閭閻秩秩視唐尤盛考其所自來必自魯孔子而況爲魯之人耶然學者之窮其博非索居孤陋而能通者必由講而明由教而入此學校所由設而爲親師取友之地今雖魯人亦難爲賢也今之兖州府故魯地附之西南百八十里有縣曰金鄉故有學考之舊祠金大定間始遷于縣治之東既壞　國朝洪武八年重建復壞而修則正統十一年也比歲水溢旁患而學益壞諸生莫安其居業廢不講學官至徹傳於外而教亦弛成君德汝人也以進士來知縣事敏而有爲謂興學養士尤不可

緩則白其事於府從之祠市材營作以居學官爲時小康乃益計度材用爲陶匠之需以成化十六年四月三日興功因在官者役之更擇良吏董其役而躬爲之指授以建以修物不費而民不勞明年二月十有一日而功迄完凡堂舍齋舍殿廡門牆以及倉庫庖廚其制一新至所謂增書臺講文亭射圃之類廢輒修舉不遺餘力蓋自有學以來莫有盛於斯者於是教諭古吳金君欽具書其事抵予求記夫魯之學見於詩人之所詠歌如泮水之篇是已金鄉去此不遠而今之縣令有民人社稷之寄與古諸侯略等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盛君其有之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士之游於斯者其尚無負賢令之意而不失爲魯之人哉

無錫錢氏改建祠堂記

禮之祭其先也自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庶人特祭於寢天子尊矣後世貴而顯如古諸侯大夫之官亦可以爲廟若夫士於制既不得爲而寢者亦生人之常居非所以尊意於先世之地此朱子祠堂之名所由立其制所由定而爲天下之通禮也按其書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夫正寢之東陽位也蓋據古左祖之義曰先立見治家者急於事先而追遠報本之道所當舉也則祠堂之制人可以得爲而又不可不爲如此然而流俗日卑徇末而貴近高其宫大其室以爲賓客之燕享娛樂之奉子孫之計者皆是語及先世則漠乎不以爲意往往即私居之偏度置神主其苟簡至是雖諸侯大夫或然況乎爲士若庶人者哉錢氏在江南爲名族其世代遷徙考於前人之述作可見蓋自吳越忠懿王俶納國于宋

至于今餘五百年子孫業儒而爲士務農而爲庶如無錫執橋之族尤盛者若將仕府君性當既用朱子之說以祀其先至如晨必謁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必參時節必薦新且惟其說是遵若忌日不飲酒食肉哀慕終日又其孝也府君既沒其子孟濂奉承先志惟謹乃天順壬午之秋家被火厄祠堂燬焉孟濂以爲懼既重建如制顧其地隘不可拓而族人日益衆堂成殆無所容乃即其地改建重屋奉安神主于上其下因爲藏器物若遺書衣物之庫而孟濬以爲非制其心不安也他日述其事謁於予遂請爲之記夫禮固有變者麻冕禮也純儉而孔子從之杜氏之葬在西階下至欲合葬也季武子許之錢氏之爲此舉其亦禮之變者與葢爽塏而不汚深廣而有容周旋於斯著存於斯洞洞屬屬如將見之與世之苟簡者異其雖以爲祠也亦

宜乃書以復孟濬其尚安焉孟濬之先曰元永嘉書院山長彥春生文林處士伯剛伯剛生梅堂處士公逵公逵生惟常此其四世所得祠者惟常有弟二人曰惟孝惟義父沒而異居諸子曰孟津孟濟輩又各爲小宗之祠云

三辰堂記

維　皇明以經術取士士之明於經者或專於一邑若莆田之書常熟之詩安福之春秋餘姚之禮記皆著稱天下者易則吾蘇而已蘇之易始於顧順中先生一時游其門者出則取科第以其經轉相傳授歲久師弟子益衆延及他郡莫非出顧氏人方先生爲漢楊何云先生諱巽順中其字嘗登永樂甲辰進士第後十二年爲正統丙辰而其子今贛州守暲字德明者繼之又三十六年爲成化壬辰而其孫今工部郎中餘慶字崇善者復繼之三世登第鼎足遞得任於人以爲異贛州公乃以三辰名其堂而工部以予有鄉黨之好且同年也請爲之記予因歎曰顧氏則異矣而其盛豈獨著於蘇人哉粤自　國初詔行科舉每三歲一行其後或不行迨永樂甲申至於今日行之皆如制殆三十科于此可謂久且數矣然方州所擢其少者科止二三人若陋邦僻邑至未嘗有焉於鄉之士文教之行經術之明其難也如此而顧氏上下五十年前後三世皆有其人此其盛豈獨著於蘇人哉夫今固有兄弟同升者然其盛止於一時不若父子相繼之遠況又繼之以孫者乎豈有不偶然者乎葢事之來也有自德之發也有時先生之學固良然聞其先有隱德始於其身發之而又不及投攻以沒後僅以贛州公嘗任御史獲贈如其官宜其復發之後人也惟公昔有聲憲臺及出守大郡

惠政在人今工部以明敏勤慎爲　朝廷任用方奉　詔行水淮濟閘且有利益於　國後世之登第者不必以辰而異也將有蒙其澤繼之而益盛者乎

承天寺重建大雄殿記

蕭梁氏好佛其下化之一時佛寺江左爲盛然尤莫盛於吳中若承天又吳中之特盛者相傳寺爲衛尉卿陸僧瓚宅而捨以建者自梁以後廢輒興之至元至正間主僧南楚極力改作而其制之壯偉精巧絕矣金華黃文獻公寔爲記其事入　國朝殆歷八十年當正統癸亥之十月寺一夕大火蕩然無存又明年適　朝廷頒大藏經至僧綱司都綱永端時兼住持特建堂九間以尊奉之其後僧徒相視莫敢復措手者葢二十年于此今住持道瀾謂寺不可終廢也然功宜自大雄殿始乃謀建之

蓋承天固郡人之所瞻仰者也于時聞有是舉爭出錢粟來助其徒戒昌更刺指血書灋華經書成其事而助者益衆矣竟以成化甲午七月丙辰起功凡六年而功始完高廠深潤一如舊制凡所像設亦無不備於是澤公領郡焉來受都綱之命乞予書之其言曰寺之功其鉅此未及其半吾當次第成之而未可必也幸先畀之文以記嗟夫大雄之建非以奉佛也乎佛之道吾不能知然嘗觀於其書務爲宏博廣大之說故學其道者每務爲宏博廣大之事亦惟好於上者極其護持而不拘以禳禁化於下者致其崇奉而不惜乎財力此其事之所以成也今夫官府學校所以出政令而資風化是固有益於上下者或病其敝且陋而有所爲焉費於公而罪戾至勞乎民而怨謗生繼之者視以爲戒故有終其任不易一木增一瓦者此其事之所以

廢也則澤公之爲此舉固其才之長力之專以出乎其徒亦惟其爲彼而不爲此此其費若勞雖不可以數計卒能隨其用使致其才力以成乎所謂宏博廣大者而還郡中之舊觀也予故記之以示其後之人

得月亭記

吳縣西五十里有巨浸禹貢所謂震澤是也周職方又曰具區今吳人皆舍之不稱稱必曰太湖嘗觀日休皮子有避風太湖七日壁角之語則指楚之洞庭而言今湖中多山其最大者亦以洞庭號之又山上有地曰角頭土人謂漢甪里先生嘗居此其說固無據豈吳楚二水其大相敵故其名相傚耶且山有洞因名不知湖何以名郭景純謂巴陵有地道潛通此山然則楚以名水吳以名山蓋以此與予生未嘗遊楚徒得其概觀於傳記詩歌之內而吳固吾鄉也往嘗偕友人王翰林濟之水行出胥口適煙雨滿湖渺焉山几几壓水面已而雲氣瀰漫忽失所在扁舟茫茫莫知所之予心甚恐然其景則奇而可玩矣竊意使當良夜月出其間鷗鷺翔魚龍戲游清風來而白露下金波湫然一望萬頃其奇當如何而恨未之值也洞庭之東有山對峙其勢若分其脈則屬而競秀於空明之際若不相讓濟之之先託以隱居者累世矣其大父惟道府君嘗即所居韓港南尤勝處作亭曰得月府君既下世其父光化令解組而歸受封就養歲修葺之與宗族賓客登覽以樂濟之因屬予記夫月天下所共有也而必于此曰得者蓋以惟此可以盡月之奇他雖有之不足爲得耳然其奇惟居于此者知之游于此者知之他人不知也光化父子固所知者雖欲告予亦不能也而予又安能言之

記十一首

涂嶺南窩記

莆陽之野有鳳山山之北里許爲象峯峯之東又里許爲寶鼎潤之南二百步則爲涂嶺皆勝處也監察御史林君貫既卽象峯葬其先進士府君鳳山葬其先太孺人則又遷其先大父兵部府君改葬于寶鼎乃曰吾於先世之藏亦既盡心矣惟吾泰遺體將六十年于此不豫治所以藏焉之地其何以爲子孫耶於是又卽涂嶺而經營之旣成坡壠聯屬乎前水泉瀠洄于外其左則峯巒北峙而昂然以高其右則嶺岫南趨而偃然以下以其拱護之周密也因名曰涂嶺南窩而屬予記之蓋旣久始克以復君於以名進士拜御史之職自以遭遇 清時感激

奮發凡事可言不知則已益嘗上疏論大臣在景泰時事 上命鞫于朝堂其罪叵測已而大臣且爲致解言林某所以不可罪者 上亦察其意在 朝廷無他圖也遂釋之當是時 天子仁明大臣忠厚君剛直一舉而三得之中外相傳以爲盛事君既出提督內學校建白益不已自度與時不合則移疾還家踰十年吏部復彈起之至則都臺遂以兩浙鹽法奏公往理出 國門未遠復卽條數事馳奏人益爲公危之不自卹也蓋公至是剛直之氣雖凜然如故然心益勞貌益衰居數月貫以病求去而不可得矣或謂君以孤童自樹立不思保其身以延其世徒以有言責乃累累獻納以蹈危險之地向非 上保全之則無此身已久是固意在 朝廷矣奈家門何及此顧區區爲涂嶺之藏竊疑其所以爲孝也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蓋人未有不死者死而爲得其死况公固有言責而非拒出位之譏者乎故得其死雖其身委之溝壑君子且榮之況幾榮其人且榮其父祖以爲有子也有孫也孝固莫大於此然此豈爲人臣爲人子孫者之所願哉今公既幸其身之能保乃爲此南窩者自盛以後欲手足形體附先人之側又合夫古人全而歸之之道其所願無不得矣吾是以記之而不終辭南窩之前有田若干畝歲所入可充祭祀其外雜植名果若干株若木又若干株其實可食而材可用又公所以遺子孫者因併載之以備示于後世云

承慶堂記

與錫有大族曰鄒氏鄒氏有良士曰佑之佑之之先在宋忠公以直諫聞天下其兄子朴則佑之所從出也自是數世居田間

皆有隱德至佑之而家益大佑之念其來之有自也卽所居之堂名曰承慶而屬予以記焉既久始克爲之夫所謂家國天下其勢相去大小遠甚至論其所在則無不同者故周秦有國皆數傳而有天下及其後或十世而止或二三世而止則固係其先所積累之何如耳今夫民歷世之處鄉曲或數十家以立其家者後起而忽滅已不足論若夫其家之稍大者與閭巷久遠雖然爲鄉邑之所望者豈無自而致嘗考其先鮮有不以仁厚立家者夫以仁厚立家初非欲爲子孫地然天道自不容掩之觀于鄒氏是以佑之以是名堂其知所自者哉然吾聞佑之已承前人之慶方且不自安享復欲遺其慶於後人故其壯時濟貧拯困日汲汲如不及及年且老深居一室足跡不至城府悉以田業委其子俾勿替其所以爲仁厚之事則鄒氏之慶殆無終

[illegible]者是故農夫之治田也勞於耕耨而食則安且樂矣然食焉而不知備其耕耨以爲來年耕耨之計則食未有能繼者也今侯治田其必知此聊以是爲之

榮感堂記

今世以進士爲榮榮之者何蓋進士 天子之所親策閒而擢之者也及授之官秩勞績既著則又進之階而 綸音以褒嘉之而於其上有父母又必有 恩典及之人咸以爲榮雖然其人官而父母仍存焉所以榮之者固可喜也不幸而父母亡焉則所以榮之者適可悲耳中順大夫知金華府盱眙陳公德脩作堂於其居之私第題曰榮感蓋深有在此公嘗以書來曰某生數歲而先母見背賴先君之教遂領鄉薦登甲科時先君亦無恙猶不及見矣既而某擢文選主事久之調南京刑部主事陞

員外郎郎中滿三歲考最輒蒙 恩贈先君如其官先妣由安人至宜人一皆如制及某拜兵部郎中調武選遂出守名郡得厚祿而吾父母去世久誠有如先正范魏公之歎者此吾堂之所以名也願有以記之予觀其言戚然夫父母之恩人皆知之然未有如蓼莪之詩言之詳且切者蓋孝子不得終養故其情至此顧其人豈必有名位然後有所感傷哉而公所以卒感焉者夫亦因得於其外而益動於其中至其哀思無所發洩而姑以名其堂也與蓋予嘗讀歐陽文忠公什邡陳氏榮鄉亭記歎其文則美矣然陳氏徒以預進士之選遂築亭以爲其鄉之榮而誇之其意則陋也今公以名進士內居郎署而爲六卿之屬外守疆土而受千里之寄其榮加於什邡之人數倍不以爲誇而反以爲恨於是賢於人遠矣公爲政清簡靜重多及民之惠有子曰人亦以好文繼踵甲科鄉人相傳以爲盛事而公終不以爲誇也

魯兩先生祠記

魯兩先生者爲宋泰山先生孫公明復徂徠先生石公守道也祠始建于今泰安州治之西而隣于嶽廟金季時燬爲兵所併元既建于嶽麓已而復爲浮屠氏據入 國朝乃附祠于州學而規制狹隘祀禮簡率無以慰魯人之思至是州守前進士德清胡君瑄白于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無錫盛公公謂其事係於風化甚宜從然請于 朝事下禮部議從之仍俾有司每歲春仲祀以羊一豕一秩爲常典於是胡君復請於藩臬諸公擇地得于州治之東南以成化二十二年八月建祠爲工未畢盛公以請老去而眉山吳公來代益重其事遂成之既成胡君乃

以書來請記于石大賢君子所以能使人久而尊崇者非區區末學所知顧胡之意堅不可已也惟兩先生生宋盛時泰山來自平陽而寓於魯其學長於春秋著尊王發微簡易公平多得經之本義一時名公賢士高其學行至妻以女或執見之後范魏公富鄭公交薦其賢始授官官止殿中丞徂徠則生於魯當孫公退居泰山之時嘗執弟子禮事之其爲人好善嫉惡嘗著怪說中國論及唐鑑以爲世戒而慶曆聖德詩尤爲人所傳播嘗以經術教授于鄉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太學自此而興初舉進士甲科官止太子中允蓋兩先生平生見於歐陽文忠公墓誌而國史取以爲傳者其大畧如此按其言論其世信其爲大賢君子卓然出于流俗而表然爲一方之望者也故在當時並爲人所尊仰至即其所居山稱之以配其德可謂至矣然

泰山雖嘗被薦而人亦嫉之不得盡其用若徂徠之剛直既沒而禍患作幾不能保其遺骸而庇其妻子小人之不相容亦勢之所必至者今去之六百年雖天下皆知有兩先生而泰安所寓所產之鄉道德之風藹然猶存宜人尤尊仰之祠象煥然而不至於卒廢人心之公不能自已如此又歐陽公所謂發先生之光者今則愈久而愈光矣兩先生葬處守臣又推 朝廷尊崇之意既加封護惟謹且二氏裔皆有後而石差繁復選其人入學充弟子員慕人之思庶幾慰之因併載其事刻之祠下云

華氏粹墨軒記

無錫華氏有傳芳集予嘗閱之歎曰渢渢乎何一家文詞之盛如此然必有可以紀述者否則士大夫不暇於此矣蓋於貞節堂知華氏之有婦於春草軒知華氏之有子有婦而貞有子而

孝人道之大端盡矣於此而無紀述於文詞乎何貴貞婦為元功德使司都事子舉之妻陳氏孝子為陳氏之孤幼武而當時為之紀述者則禮部尚書于公文傳翰林學士黃公溍參知政事危公素翰林承旨張公翥太常博士胡公助江浙儒學提舉楊公維禎其尤著者也幼武四傳為思濟益念先德思所以表揚之而當時為之紀述者則禮部尚書王公英大理少卿沈公粲太常少卿鄭公雍言國子祭酒陳公詢武功伯徐公有貞其尤著者也歷歲既久遺墨宛然實與華氏並傳於大江之南思濟之子守方既盡取他作併刻之以成所謂傳芳集矣而其間貞節春草嘗失之他氏而復焉者於是守方之孫璧字允章者為之懼特作屋貯之而題曰粹墨軒使來求予記其事蓋予亦見人家之藏墨妙者矣客至每出而誇之以為所玩於其家世漠乎不相涉也有如華氏今日之所藏者乎借有之或其事不足重亦惟為人一賞之資而已有如華氏先世之可傳者乎則凡登是堂發其遺墨而睹之者不惟見先輩之賢而貞婦孝子之為人亦若見之將必正襟肅容罔敢褻易有不泚然其顙惕然其心而感發者乎吾是以書之

東村記

吳江莫氏嘗顯于宋入 國朝有諱禮者事 太祖高皇帝為戶部侍郎當洪武之末不幸坐累沒于京師舉族謫戍邊徼第宅蕩然過者傷之及庚辰改元 詔下其兄子轅始自戍所釋歸漸理舊業世既承平轅子震字廷威者更嘗于學遂登進士第再入仕籍竟以清介寡合浮沉郡縣歸老于家子昱能讀其書蔚然聚于鄉而莫氏之名復振昱字景周好古有文追念先

世不忘乎懷舊侍郎公嘗即所居綺川之後築室藝圃號曰東村同時詹中書孟舉寫為題扁景周自新昌訓導秩滿而歸歎曰東村先侍郎所治也歲久蕪廢予當葺之乃悉以其尊人所置田廬讓其弟昊將於此終身焉他日謁選吏部過予叙故舊已乃以記請予既許諾而其子壻趙員外粟夫始來促之於是吳中盛族稱于 國初者零落已盡豈意百餘年後再見其子孫如莫氏者乎然子孫能復富貴皆不足道惟有禮義乃可貴耳而景周于此實有之夫綺川為山水之會其勝處過於東村者無限必於此而葺焉非知有其祖者乎且兄弟之間均分其產猶相爭訟者比比能悉讓之而使父母之心安焉非知有其弟者乎知祖者孝知弟者友孝友具而人道已得他尚何為哉景周自為東村記其意已備其將赴南京國學之擢也念無以

賜者乃終書此東村去吾家一十里而近宋范文穆公石湖故居正相望湖上多名山亦將十倍[illegible]居為東西隣居時而及門當取文穆田園雜興詩細和之以為東村故事

礪菴記

世之命名者待其身甚大自以為人不可及於是往往[illegible]名世以及乎人者惟賢者不然往往以拙陋艱苦自處而甘為庸人之伍其心誠不滿假惟見人之大己之弱歛然如無能之人此德所以日進而人所以賢也與礪奚擇石則貴[illegible]而可多之物皆之好石者不以為貴君子獨取之以自況此吾友貞甫自為諸生已有賢名及登甲科表然進士之列人尤材之而其意未嘗一日足也乃以礪名其菴居而以為號及兄拜給事中將之南京來請予記夫石以堅緻稱彼之奇巧秀潤者非不可愛然多不適於用礪固悍石其質雖麤而性則堅惟其麤且堅也物之欲成器者反以資之詩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也玉物之至美者猶資於礪非礪則不能以成器礪之為用亦切矣是可與他物之不材者並論耶然則貞甫之去而入官也皆惟使朋友寮寀資其德而已 朝廷以部務見屬其責任不小將上有益於 君下有利於世又如書所謂若金用汝作礪者乎益以礪自處貞甫不以材美為矜將可缺者孰知人方以材美貴之有不可缺者乎吾於貞甫斯文之契至厚者敢以是告之

華守方義事記

國家財賦倚江南而給郡縣有官都保有長皆特設以治其事連數郡有巡撫大臣其職雖無所不治其實以治財賦為急也務其事其事如此江南田賦在高等農既受困至輸于公者視常額太半又出什四五以備蓄積之損轉運之費用是民困益甚未始春里胥徵斂日走于門所收僅輸于公即不幸有水旱風雨之變則家無所儲[illegible]子女之鬻以償夫水旱風雨成之災也其賦或可以免所如瀕湖之田日淪于水田亡而賦獨存又雖為之免者故民指為子孫無窮之害吾嘗謂[illegible]也益其害自蘇松湖州皆然若常之無錫地勢較三郡為高然其東距邑六十里曰延祥鄉有鵝湖焉周可二十里湖之北有蕩田[illegible]水自永樂乙酉大水塘壞而湖決田之為[illegible]者凡[illegible]百畝有奇顧皆以科沒入于官者其賦既他為重民被侵償不足則均于里之人久之亦不能償也鄉有華氏曰守方者[illegible]人也數為代償[illegible]計曰此瀆其可久乎吾其圖之[illegible]及乎此具疏言于 朝始許民就佃以收其入時民力已疲且以乏食而止吾今使墾之於是視曰[illegible]一鄉得地如滿湖之數乃發粟二千斛使民從事民曰此衆利我也爭欣然而趨已而其地皆成良田而賦自此足向之所謂害者始息嗟夫守方其善為義者哉大饑者人持斗粟與之未必不喜然僅給數日之食而已及粟盡而復與之而復盡復能與之乎故其為惠也有時而窮是以孟子謂鄭子產以乘輿濟人惠而不知為政而謂徒杠輿梁成者民未病涉也守方惟知此意故能為此舉惜其老於田間隱而不仕其澤止及於一鄉之人是可歎也太子不識守方獨數聞錫人談其義事而其義之大者莫甚於此因記之以遺其諸子炯燧煥俾視之庶幾兄弟間以義相勸傳之子孫以為家瀍

云

貴溪縣重建儒學記

貴溪為廣信屬縣象山奇偉鄉水深長相與映帶乎遠近者可望而可游也故其人亦多秀雅而有用於世然人才之生非必皆學於家必有聚而敎之之地則自宋慶曆以來而學已建元季燬于兵當 國初肇興文治始復其舊歷三十餘年為永樂丙申以圮于大水乃自縣治之東而西徙之有病其陋隘者仍徙于故址終焉逼瞰江流每春水暴漲齧其隄而垣墉輒壞修補之力視舊益多而人復以為病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公邑人也方致仕家居謂學可拓而新之不宜以陋作自諉以右布政使三山陳公行縣且至託敎諭陳玉振亨白其事陳公固有意於斯文者即命署縣事推官蔡君弘遠經度之顧財物無

所出爰召境內富民諭以意指衆亦好義各出所有來助乃使訓術李祥董協力董其事然料財用僅足以完一堂而已乃成化十八年之冬始作堂五間於舊廟之右為師生講業之所當是時梁木方架而東陽盧君適奉 命來知縣事至日君謁廟已延見師生爭以建學故告君曰功其成於我乎視其址誠陋隘而旁有故驛舍地惜卑甚欲取客土增築廣之其役甚重曰吾始至疲勞吾民乎於是民方以訟求直者鬨然于庭乃悉使先就役而以情詞重輕為差凡築之深廣各十一丈高八尺許既平且堅數月而就至凡木石之材工匠之力皆以規畫而備越明年秋齋廬舍館門庭廨宇以次作之而學成又明年春復作禮殿兩廡而廟成爽塏宏麗煥然為江右學宮之首益其材良其力勤故其功大而美然君之謀慮亦精而益矣昔時廟學

庳陋凡所謂象山鄉水之勝為民居障蔽不得效其奇偉深長之觀及是直如踊路舊隄而幽則凡游于是者又皆安而樂焉君既規畫有方以其餘力復伐巨石即學宮之前築堤捍水曰毋使圮而壞如昔時也功畢之又明年師生以高公之經始盧君之成終非特使吾輩安居而美觀者其功不可忘而其意亦可念也使人走京師求記於予夫高公之清德雅操邑人皆知之不俟予言予獨恨於公不之識耳如盧君則嘗識之於塲屋而道誼之契已久今其令於茲且數年德政之馨藹然流播朝廷行將召而用之不久于外然念君一旦去任民雖思之恐久而莫能考也遂因建學之舉書而俾刻之君名格字正夫出東陽官族以名進士授今官云

許州儒學修建記

許在河南距河甚遠墊溺之患之所不及地宜稻多木實舊有潩水西湖之勝其餘波滙城四周猶多魚鼈蓮芡之利自昔人才之生既盛而為牧守者率多名臣故許天下稱大州焉成化癸卯以來陝洛大侵延及數郡許之人懍懍然莫適無錫邵君國賢以名進士來知州事振力撫之而濟以同知州事長洲施君煥佐之賢民始有生意而州竟無事猶昔日之許也踰年田既豐熟鄉閭交慶於是子弟之請入學者益衆邵君謂學可以興矣且謂諸生朝揖于堂受業而退必有肄習之舍蓋終日之所居而不可離者也顧其舍在堂之左右東西相向規制狹隘人蹟冗雜且歲久頹圮殆不可居乃謂功宜自此始視其旁近民居多隙地購而拓之凡建屋八聯聯為四間步道相通戶皆南向既而門堂齋廬以及廟廡漸次修飭復得故材建尊經

閭自是其學完矣欽麗始迴州徐君作州學之碑而亦施君
濟而成之學正其等以二君興學之功當記使來請文夫士
不求安居此其自處然術非人所以處士也曾子曰籩豆之
事則有司存籩豆禮器之小者猶存乎有司況學校乎今夫許
之為州既大其簿書期會賦役獄訟宜重他人方汲汲為務
而何暇以學校為意然二君必此之為數年來凡所謂簿書亦
無不清賦役獄訟亦無不平豈其才固自優裕耶蓋君聞二君
屬時平原公暇輒以文事相娛諸生日暮從而講業蒸然成教
之行儒者為政異於流俗乃如此顧其意望於諸生者未已也
蓋又以士讀書止於科第之計故其學多拘滯不通乃復置群
經諸史若干卷以資觀覽必欲造就人才如昔之盛且於鄉鎮
並建社學禮聘師儒而勸諭其民遣子弟之俊秀者習其中

遇州學生徒之缺選以充之其於牧守之道可謂至矣因併載
之俾許之人久而有所考焉功興於成化丙午某月畢於弘治
己酉某月明年九月上日記

主一齋記

昔者程子之釋敬曰主一又從而釋一曰無適其義已盡至朱
子則合而釋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其銘敬齋所謂勿貳以二
勿參以三則主一之說也所謂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則無適之
說也敬之為義至是益明然無適即主一之謂非主一之外又
別有所謂無適猶之誠曰真實無妄云爾世之學者莫不知敬
而不知所以為敬得程朱之言而從事焉則知所依據而無所
脅或豈非持敬者之要哉蓋人處其身於萬事萬物之中膠膠
擾擾酬應不暇使吾之心所守不專鮮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而

歸于利欲之途者況仕而有民社之寄居高以治人處繁以制
政或所守之不專其能得行簡臨民之道而免淫事惟煩之病
乎河南左布政使海虞徐公以主一名齋而因以為號請予記
之公清謹剛正偉然今之賢臣也以一身當方岳重任為
天子宣化于外人但見其數千里之內民事輯而不知公之所
守者專也故易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以敬義
並言者蓋義以為用必敬以為體非敬則義有不能行者矣孔
子曰執事敬至他日既曰修己以敬又曰修己以安人又曰修
己以安百姓言安人安百姓之道皆不出于敬也敬之功用如此
而主一者敬之義也儒先非有所自得不能為此言則公非有
所自得其能為此名乎予固無所得者於其義豈復有所發明
姑為公記之雖然居無補思幸離他及涵泳于中匪徐匪亟南
軒張氏之箴備矣姑俟予言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五

記一十一首

陽山白龍神廟重修記

陽山在吳城西北二十里而近視他山特高且大蓋吳之鎭也相傳昔有白龍產其下其說載於郡志甚異其神秩於祀典廟而事之亦甚久矣夫山之高大者能出雲雨必有神司之而能之為物用雲雨以為靈者也使依得其地則足以致其用昭其靈而山得龍以依其澤亦博其勢亦尊而他山固不足以擬之矣陝右孟公以監察御史擢守蘇州明年為弘治庚戌入夏不雨公以農事為憂而國家糧餉多仰給是郡使禾槁不收非惟民無以為食其何以免徵歛之苦乎乃七月朔齋沐已率僚屬行禱廟中未至而雨遠近沾足民皆歡然頌公公曰此神之賜也其何以為報哉顧其廟傾圮弗修者六十年于此若舊有獻殿特存其址而已乃具材用徵工役擇人董治未及數月而功告成適長洲丞龔聰以公事上京師俾持書來請文為記夫洪範庶徵曰肅時雨若無所謂禱者春秋始書大雩公羊傳曰大雩者旱祭也至漢世令郡國上雨澤旱則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則有所謂禱矣世之長民者視民之疾其身之修本也春秋之說其事之舉末也不修其身而徒舉其事雖禱于神神將不降其若不歆其祀尚何有雨之應哉故於廟之成因書公之所以感乎神者必有其道則後之禱于此者其亦知所謹哉

葉文莊公祠記

故吏部左侍郎謚文莊葉公當　英宗為兵科給事中當己巳之變京師戒嚴公忠憤激發數日奏疏七八上區處兵事悉中機宜自是有名于時後出參政山西遷都御史南北巡撫制禦邊功績益著　憲宗之世召為禮部侍郎改吏部而終公蘇之崑山人也既沒數十年慈溪楊君名子由進士來知縣事廉慎有為自以必知公名今獲令茲土無以慰仰慕之意適

今天子初即位用臣下言撤天下佛廬之私建者君承詔而喜曰吾志可成矣蓋謂公之為人天下皆知其賢況鄉人哉沒而祀于其鄉此禮也顧佛廬有當撤者乃特毀棄其象以改公祠設位于中歲時率僚屬師生拜而祀之他日託公之子壻兵部郎中盧君元凱來道其事而以記請夫世之仕者孰不急於政事有政事矣然無文學以資其識則所行者不免為俗吏之事又孰不重乎文學有文學矣然無氣節以立其德則所能者不免有文人之譏故三者每患人不能兼而公之政事載於國史者甚備已不必論其書所滿家篤學考古至忘寢食所著述專以歐陽子為法渾純雅明白其詞藹然乎生尤慕鄉先哲范文正公身雖已貴蕭然猶寒士也諸佞之徒有所倚而起者見之不忍與接其所自處可謂重矣是以其名起於當時傳於天下而士大夫置公於　國朝名臣之列此豈無自而得者特公以中歲而沒使天假之以年其見於世者當又不止於此嗚呼惜哉寬初入翰林雖及接公而受其誨言然不久公已去世竊以為恨而名文嘗有斯文之契者況其為此又當乎人心故雖無文猶彊書而復之祠成于弘治三年二月明年正月

戊戌記

慈幼堂記

吳中業醫者百餘家其間以良名者數人耳陳君公尚以小兒

醫而乃子術以吳特一郡故陳氏得專其良使居京師未可知也於是公尚以醫士徵至則京師業醫者數倍於吳中其間以良名者亦數倍而公尚復以小兒醫稍稍見其術業所聚多則難爲名非特醫家爲然而醫家之等第亦猶其業者今公尚之醫於一郡於京師無不以良名吾固知其術業之 國初設大醫院以處衆醫 御藥房則在禁中深密之地每選醫之尤良者處之公尚既在選中復以用藥輒有其效初授御醫掌院判 今上即位以例陞御醫其名固不以官得若是以以爲其名者自若也公尚之先曰汝明在元□以醫仕其孫本道爲同縣孟宗勝婿將宗勝所習小兒醫而授於 國初之濟既而本道亦有子彥斌受其醫於母蔡嘗得文信公舊書慈幼堂三大字揭於燕室而余華王文忠公記之彥斌生仲和能世其

醫而廬山陳檢討先生復爲之記公尚則仲和之子也既世其業益盛而飭其堂益完於是感其醫者多爲之詩公尚乃繕寫所得楊文貞公而下數百篇請予序其前夫所謂慈幼者前輩之言備矣顧予何以加之蓋人之生子爲之保護以免於水火此特慈於家然之小者也亦父母之道當然也惟醫之於病莫不視之猶子其慈之所及者則廣而每患乎業之不良或反致乎夭折之禍而何慈幼之有公尚既非其人宜大 爲之謳歌也予晚得子而公尚之慈吾幼者尤至心竊感之書此果足以爲報也乎公尚名公賢爲人謙謹人皆重之非特以醫而已

長垣縣重修學堂岡孔子廟記

天下有郡縣則有學有學則有廟以祀孔子著乎 朝廷令典而有司之所守者於此既有廟學矣或復即墟里之間而祀之豈其私於孔子耶蓋孔子之功在天下萬世雖家祀之於禮亦宜而況墟里之間其遺蹟所在廟而祀之亦惟致吾尊崇思慕之誠此後人所以不敢墜也考之史記孔子去魯適衛又去而適陳過匡與蒲今大名古衛地也而滑縣長垣有匡城蒲鄉與史所載合若其北十里有土隆然以高曰學堂岡居人相傳以孔子與門弟子嘗講學于此故名其語若近俗然家語載子路治蒲孔子入其境歎之爲政其事當不誣也岡旁有廟建自前代而廢至 國朝天順癸未知縣劉弘始克重建而自爲之記歷歲漸久傾圮不稱 今天子即位之歲屢 詔有司凡古陵寢壇廟許加修治後四年監察御史河内吳君巡按畿内憲體既振益處咨詢聞因行縣過所謂學堂岡者歎曰廟壞至此獨非有司之事乎言于知府臨汾李侯侯欣然曰其之意也遂

委知縣古吳杜啓治其事啓承命不敢緩乃發公帑得錢若干緡以爲可用即市材物召工匠以弘治辛亥九月與功越月而畢若殿若戟門若講堂若齋舍若門若詠歸二亭以次完美以其餘力復建東西齋房及櫺星門其寢殿舊設孔子象而以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以四賢于此問志雖無所考不敢遽廢若子畏于匡顏淵後至蒲子貢執轡二賢固可考者而遺之不可乃增設其象爲六初其地隘用耆老言復地之侵于民者東西凡八畝其南北廣一畝而規制始大又縣故有官地六十餘畝亦侵于民仍復之以爲祭田歲收其入爲修治之費而計慮更遠矣廟成以其地幽僻學者宜居因聚里中子弟延致仕紱論陝人袁侁教之於是茲岡之勝殆與古書院等啓以爲宜有記也遣人至京師以請夫憲臣出按于外以籌刑獄詰竊

之者多矣觀古聖賢事蹟以爲訓彼著于令典者尚多之凡
其間乎然不知遠臣之職果止于簿書獄訟乎抑亦在乎風教
之所繫者乎以君惟知其然而獨此與凡用有其爲守如字從
者而能成其美意也然又非啓之在令郡營措置不惜心力安
能致成功之速自是而後人知聖人過化施教之地油然感興
其君子相率以文相尚以禮皆化而爲良士其小人雖所習頑
而剪田而好者皆化而爲良民所以變其俗革其心果不能治
者有不在此乎故記之以示後之爲政者

敬義堂記

昔者聖人以其存於心見於事者發之於言易於坤之六
二之文至足之備者也夫敬義德之大者有其一已足而聖人
必以爲備必並舉而互言之蓋以直其內則德足以方其

其外則用行內外兼全體用具盡此所謂德不孤也爲學之道
無出於此世之人莫不能誦其言有能用其言者乎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三原王公以進士起家歷官四十餘年出撫萬民入
統百官凡所以見諸事業者率用兩言至於切劘治道啓沃
君心往往見於章疏天下人皆傳誦之亦自兩言而推之也然
此皆見於事者故人知公以義方外而不知直其內者之有敬
也公以平生之所得者在此期於終身行之乃題其私居之堂
以自警不鄙寬使文選主事李君寬來徵爲記寬謝不敏而李
君道公之意不舍也蓋此兩言儒先發其意也已盡而公之蹈
其言已久何俟區區之文哉惟公爲世名臣徽望表然與古人
等　今上即位之初知公之賢特起於致政之餘而信用之
二歲間公雖以求去者數　上固留不聽然天下有識者亦

惟恐公之去也惟昔武王踐阼三日欲聞藏之約行之行萬世
爲子孫恒者之道召師尚父問之師尚父舉丹書以告曰敬勝
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是已武王受其
言而銘諸器物以示不忘所謂敬義蓋已啓乎易之說然必以
怠欲吉凶從滅爲言者武王雖聖訓戒之道當如是也公事
先帝既必出此及是起用猶惓惓焉以是爲說則公平日之所
得者豈止於易所以名堂者豈止於身必欲武王其　君萬
世爲　聖子神孫恒者乃公之志也與因書以諗於公不知
以爲何如

春和堂記

周月窗先生以名醫起至京師僑居城南一室甚陋然公卿貴
人而下以病求治者日遣僕馬迎至于庭殆無所容其名既著

則未嘗以醫自矜故雖老猶然猶布衣也是以人不獨良其術
又皆賢其爲人非流俗所及月窗嘗爲予言世之病者多不知
醫故託之醫者以治蓋以生死之命寄之也其必死者不論若
可生者而死焉是其過在醫而其人比比見之則其術可不謹
哉自吾少時好讀岐黃書求大方脈之師而學之徧既通其說
則習瘍醫求其師而學之亦徧復通其說乃稍出以治病亦不
敢以人之命輕試之也必勤候而謹察之久之覺無所失乃數
出以治病每譯之如此始吾視病者呻吟不寧慘然如在吾身
必致其生而心始樂因竊念安得天下之人無病可治而無術
可施舉康彊愉懌熙熙焉陶陶焉登于上壽而吾與之並生於
天地之間若春氣既至太和薰蒸有生之類無不發育則吾心
豈不益樂也哉吾家無錫之野嘗以春和名堂以見志幸爲我

記之予曰是志也古人之所嘗言者也惟昔曾點欲以暮春與童冠輩浴沂舞雩詠而歸焉獨爲孔子之所與夫春天地發育萬物之時而仁之蹟也仁者對時育物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亦天地之心而已是心在人所謂不忍人之心而人皆有之者也孟子特引孺子入井以發其端若醫之爲術亦以不忍人爲務其事尤專且切而以是名堂則其心益廣且大也蓋方寸之間生意盎然與天地相流通世之仁術孰加於此乎感月窗治內甚深特記其所以自警之辭而終不欲以醫名以見其存心之仁未可以醫淺視之也

錫榮堂記

光祿寺良醞署正蕭君才甫前知江西寧縣時有卓異之政爲郡使者所奏　朝廷命所司覈實乃進其階文林郎　制詞略

曰既廉且慎能先正其身惟公則明而後服乎衆褒美之言可謂至矣其末又曰循吏特書相望於今古小民難保當慎乎始終則致飭勉之意而望其終惠乎元元也於是復贈其父樂昌教諭如其官母林氏曰孺人及封妻臧氏如之　恩典所及顯揚一門君感激無已曰光甯將何如以報　上耶乃名其堂曰錫榮以示不忘謂予相好久來乞文記之蕭莆田故族也出宋清節公子荊之後自君之上二世皆儒官君以舉于鄉初授灌川州學正教瀘已奮作成人才修建學宮勤勞甚著知其才者遂薦知安縣安爲蜀中窮處高山深箐與番夷接壤縣無城郭民不時出沒關狠撫治爲難君至適寇亂焚刼之餘掃蕩瓦礫以治兼以豪猾吞并廬井空虛而賦役未免君知其弊力扶抑之凡寇往來要路悉立城堡爲守禦計已而流移漸復乃建縣治及諸公廨吏立社學以教子弟三載境內無警士民感化俄以內艱去任老稚相率悲號攀留既去賊仍犯境民爭走訴闕下願復得君爲縣不報乃數以書問訊安否蕃望君服滿來治也後改寧縣寧俗囂爭先有熊何大姓訟田至數年不決憲司始委君勘問君閱其詞即得曲直召諭于庭遂皆帖服既久民益信君公平爭者漸息一旦有盜五十餘人突至市中欲入縣刼庫藏君遣人諭之即輸謝而退去犯他縣殺略數家縣令及典史皆被害而寧獨無事君不忘備移文行臺得調官軍守禦建營舍百餘間居之而寧終君去任晏然也去之日民泣留如安縣時且各持金帛來贐悉卻去上吏部考最始有光祿之擢知君者以光祿雖京秩未足以展君治才而君處之怡然其所以自持者益嚴也凡僚吏及庖夫數百人詣吏部言君廉慎

有爲宜擢用事雖不果行然君之賢名至是愈顯矣名堂之意不待予文特述君平生居官者數事書以爲記益以見制詞之褒乎君者非溢美而君之得乎　上者非苟寵渥以今人必將陟崇階全晚節而無所負乎平生也

都御史盛公所受　勅書碑陰記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公以成化癸巳自延平知府擢廣西右參政又十一年癸卯至都御史　命下皆有　勅書重其行公既致仕而沒有副本謹藏于家其弟顒與其子唐龍相與刻石立于公之墓前所以表著　綸音以見公爲　上委任之意而其姪辰史請寄書其碑陰蓋公既登進士第初授監察御史與同列論事補外徊翔郡縣者十五六年政蹟卓異有古循吏風及擢參政專督糧儲益盡心其事于時倉廩充足邊務脩舉

[illegible]古乃進布政使丞　召爲刑部右侍郎俄調南京未
行[illegible]都御史巡撫山東時適歲荒饑莩滿道公賑濟有應拯
其[illegible]移書鄰六郡賙之皆有更生之望術行所至不立威
嚴[illegible]起惡得自達於是廢備付均徭役諸事以次舉行必
使[illegible]其思慮至久遠而不苟於一時　朝廷方無東顧之憂
[illegible]去矣曾無纖毫之故莫大於此也其才良有如
[illegible]公之敬刑一歲中不過能十反覆獄數人而已況爲
[illegible]尊者乎公固守正不阿刑無枉抑然與獄吏民數
[illegible]其死從其功勲多難[illegible]用刑事不廢泄然與稽
[illegible]尚石以免民他日之死從其事孰大必有能辨之者
[illegible]所以毁公東行豈知公之於撫民而有以成其政也
[illegible]　敕旨之委任於公者亦如此也且今世之人以入
朝爲榮一旦遠去輒怏怏不樂事多以怨甚者厲民以濟其慾
公之去也方怡然自得至則勤勞益甚其詩咸咨訪不異暇日甚爲
郡縣時彼固有出於強爲以需再召者而公請老之疏其詞懇
切尤見得　命乃已其賢於人何遠哉故因記　敕旨後以著
公之大節若其平生之詳則墓碑具焉

心耕記

吳郡陸氏隱于田間而業農者累世矣世修禮義未然爲郡之望至處士宗博益振其業鄉人尤賴之宗博嘗自號心耕或者則以陸氏居松江陳湖之上田連仟佰上而賦稅下而衣食皆取給於是宗博及其壯歲當勤生力本之不暇雖未能躬耕以食力亦必往來相視衝風日履泥塗與傭奴同其勞苦而曰心耕何耶或者又以昔許行欲滕君與民並耕而食孟子引古人勞心勞力之語以曉之宗博少嘗爲郡縣椎擇長用賦有治人之責豈以其心亦若耕者之勞耶或以其說似矣而未得其意夫孟子以農爲喻者尚有之揠苗助長心不忘乎集義之戒也舍已莫人心不廢乎自修之訓也故農夫能耕則田不荒而穀可成君子亦惟自治其心使不至於荒而已蓋心苟荒則惡乘之以入故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惡不可長如此夫惡不長則心無私欲之累而德亦成日用之間俯仰自得豈徒其身之安且澤之流於子孫者亦將享其利於無窮於是宗博之下世數年矣二子完宜某皆崇承家範完吏以名進士授監察御史一日告予曰先君無恙時欲得記所謂心耕久矣兹敢成其志而終惠以一言幸甚嗟夫三吳之野終歲勤動爲上農者不知其幾千萬人也吳孰處於家庭之間而砣砣然經營乎方寸之地且勞尤甚焉者此宗博之所獨知而未可與不知者道也

古田縣重建文廟記

自佛老之說行於天下人爭信而趨之昔之大賢君子以斯道自任者極力以闢而卒不能去其教徒日益其徒合盛徧州下邑其宮室常數十區而吾儒學校之設雖通都大郡其制特一二而矣麗宏壯不能彷彿其制者當然也古田爲福州屬邑學有廟建自前元甲午至今二百餘年矣殿宇傾圮視學宮特甚歲時師生行禮于是惴惴然有覆壓之危乃弘治元年今提刑按察司副使天台楊公行縣至訓導張瑄知公之重文教也即以其事白他日公為廟顧而歎曰佛老之徒特以禍福誘人有所興作不勞而成今是廟爲吾夫子神靈所止其功在生民其道在

萬世固師生朝夕瞻仰以㝡報本之地而壞若是獨不有愧於其徒乎且 朝廷崇重斯道惓惓于是而不仰體 德意又獨非有司之責乎邑之人傳公之言莫不感悟一時以金來助者得數十斤方入山伐鉅木而水涸莫致俄天大雨遂浮漲學旁又若有神相之者於是良匠遠至卜日既得于薄海瑱備高靈其役乃以是年七月庚寅興功其冬十二月甲寅功迄須制高廠峙巍觀然象設未備門廡未易而卅腰之功尚未施也教諭周君分閩謀之適知縣侯恭持檄初至因此固告為之公者之速也遂以菜成之日期邑宮修尊當與廟稱其於文教能知所重復如此初邑中之進士之選餘六十年廟成之又明年庚戌貢士羅衣遂擢 廷試而予人以為奇相率有遣子弟入學之願於是僧往以是役當記請於副公之功當歲也乃且始末來請

性閩去中州萬里在禹貢荒服之外歷三代至漢其民既廢復徙之江淮間甚久而生息復盛然未知以文學為事也在唐常袞為觀察使始設學校教之為文又能屈已以倡率之于時士子更相慕效而文學大興其人遂與中州等學校之設其有益於天下如此今 國家承平歲久閩中人才固已過于前代獨古田視他邑為不及豈非其地僻遠無倡率如袞者之在上乎乃今得憲副公而令佐師儒又謹承于下宜邑人之尚義好文者之勃然也予與憲副公為同年進士知其治獄明慎能持憲體乃復留意於此非識治道之本者乎故書以記之

宜興縣重建先賢祠記

宜興為縣久矣人物之生相望不絕宋寶慶間縣令趙與㦤嘗建先賢祠歲久祠廢至莫知其遺址所在其可考者貴文忠公所為記而已弘治二年武陵陳君鎮以進士出宰其邑數舉善政士民安之他日問知所謂先賢祠之已廢也悵然興歎以為已責乃即學宮東偏隙地謀重建焉士大夫皆以君之是舉能慰後人景仰之意然謂吾鄉先賢之盛不止故祠之所列者因相與考之史傳參之志書自漢至宋得數人而視舊已多自宋至 國朝又得數人而凡游寓于茲及守郡而卒葬其地者則仍其故而不敢廢若晉孝侯周公唐將軍衛公皆有專祠固不必與於斯也祠成託某求文記之蓋昔之賢者去我已久其聲音容貌邈乎不可得而接也獨其道德政事氣節文學見於紀載者炳炳如在顧予淺陋又不能深求其所至竊獨愛其人散見於二千餘年之間一旦列於一堂之上鄉人駿奔歲修祀事若子孫之於祖考然者此與他世不同也其為人之賢固耳賢

則他邦之人尚可以已而況是邑之賢者乎然其所以賢者以道德政事氣節文學自立於世惟其有以在我者其心向不求當時之知乃求後世之見乎而後世之祀之者又豈有所觀於若賢哉亦惟中其景仰之意以盡其在我者也邑且日後有賢如斯人者將與邑於斯一如故事所以感發乎人而起其思齊之心者又有在也宜興在江南為奧區山秀而水清予將往於歲當拜于祠下因從其鄉人子孫訪諸賢之遺事而尚論之茲特記其祠之成爾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六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七

記十首

朝城縣重修儒學記

東昌有州曰濮濮有縣曰朝城朝城有學建于前代至于 國朝凡數百年于此爲令者因其壞輙修之然不過補葺支傾以苟一時之完而已弘治戊申 今天子即位改元之歲也隆慶劉君章以進士來知縣事下車之三日入學謁先聖十哲已乃登堂以臨諸生顧而歎曰學其陋矣惜吾政未信于民而遽興是役不可然此定治道之先務不可緩者已而政之所及皆以爲善凡所號令無不趨赴之君知其民之可使也乃以修學事白于州于府于司皆曰宜越明年二月材用既具始集諸生肄業之舍爲間十若堂若齋若倉若庖之所以次而成又以群賢

從祀宜建兩廡以翼文廟復爲門三十六若戟門若櫺星門若神廚若庫亦以次而成至于殿廡之內易以塑象儼然聖賢之臨乎上也繚以周垣植以名木學之規制無乎不備至癸丑之冬督工吏張本以功訖告蓋是役甚大經營措置之間惟以其民不堪爲慮故歷五年始克成之可謂難矣爲令者之心可謂盡矣教諭盛佐訓導黃貴林新忠以令之功宜有文以記於是君之同年友吏部員外郎東阿劉君約率其學弟子張自來請予謝無暇則其請不已乃書以遺之夫濮爲衛地而朝城實其境內孔子至於是邦嘗有歎諸焉其人旣庶而富宜乎教之之語然欲教之未有外於學校之設者故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民既親矣則風俗自厚法令必行而刑罰可省爲令者且無事矣治道先務誠在於此雖然學校士之肆也其毀與所在而上之得失見焉子產不毀鄉校於鄭賢大夫而有遺愛之稱然則今日令之所以經營相度以盡其心者豈徒欲以教民亦惟察其言謹其身乎其政以終惠乎百里之內其亦有意於此乎

嘉興府儒學明倫堂重建記

天下皆有學學必有堂堂必以明倫名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其義實本于此然自三代以前舜命契爲司徒敎人之道已不外此則三代之所以明乎此者亦因乎舊而已而非創爲之也顧其時風俗既厚人心不亡爲君師者猶有近於象魏之懸世道既降其立法爲教又當何如此學之名堂所以不能忘乎此也然古人之明人倫未嘗爲此名也惟能盡其實而教化自行後世之明人倫未必有其實也惟其爲此名而教化有不行焉孟子又曰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存古之名行古之實還風俗之舊復人心之正者 朝廷之意蓋施郡縣之教此向今日爲守令者之事

而亦安能舍學校而他圖哉蓋學校者行禮講學闡明人倫之地乃師生之所聚而士庶人觀法之所在其可以不加意乎與他公署等哉嘉興在浙江爲大府凡公署之設無所不備況於學乎況於師生之所聚如明倫堂之尤不可缺者乎其學始建于唐拓于宋元而修葺于 國朝者見於紀載已詳堂故在文廟後正統間知府黃侯懋始得隙地遷于學之東北其制宏敞人皆善之後五十年爲弘治癸丑學不戒于火堂若後室一旦悉燬時同知林君成以謫守府事方圖重建已而知府侯侯珍至諗知其故曰財出於公力出於下吾爲 天子初守茲土

豈不知所惜哉使是堂而或作也是可已也惟不可已此吾所以不能已也且僚佐嘗有意於此其責不在於我而終諉之乎乃掄材鳩工爲吏事役明年堂成已而其後室亦以次成矣然後高踰數尺其制益壯人益美之落成之日卿大夫致仕而家居者自兵部尚書項公而下畢集室上頌侯之功他日教授部子晪等則來吳中請文記其事予辭之然侯自吏部郎出佐蘇州予固知其人及爲守去蘇甚邇又聞人稱其美政不置則於是舉安能吝一言而不與之哉於是後數月譔次而及諸生姚玉輩相繼來促乃卒書之是舉也經始於甲寅之春訖工於乙卯之秋凡用木石瓦甓之類其數悉於籍可考也

廉石記

石之產于吳者奇形怪狀不可悉述良工采之好事者賞之君

家藏集卷三十

子則貌之於此有石焉袤廣數尺重而不可舉而不係於山中皆是物也良工棄之好事者忽之君子則賞之益從貴之又從而貴之敬之視其物殆與寶璧黃琮等非物也人也蓋嘗漢末吳郡陸公績仕於孫氏爲鬱林太守相傳返海歸吳舟輕恐覆取巨石爲裝蓋其廉如此公家吳門之內臨頓里之北石留民家至今猶存而埋沒土中僅露其背過者猶能指而稱之曰此漢陸公鬱林石也然未有表識之者今監察御史胙城樊君祉巡按吳中聞而美之謂知府史侯簡曰先哲遺物固宜表識且有可以風厲乎人者在顧其石僻在東城非官吏朝夕爲目之所其爲埋沒宜耳吾將有以置而立之侯以爲然於是吳縣知縣鄺璠長洲縣丞王綸相與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作亭覆之而樊君爲名之曰廉石石始僻而通久湮而顯觀者聞然足頌

不絕皆曰古之才御史必以揚清爲事樊君此舉雖去之千四百年之人猶且揚之況其近者乎且御史之職任乎舉賢舉賢者可以激勸乎一時石之不朽雖至於千萬年可也其有功於風紀甚大且又惟昔南中有貪泉焉飲之者見寶貨以兩手攫而懷之物之能移人心如此今之廉石正與此反自茲以往凡過而視之者其廉士固欣然摩挲愛玩以益勵其操若夫貪者將俛首赧顏趨而過之有不動心而改行者尚得爲人類也乎石之立爲弘治四月越月而亭成樊君既題其楣曰漢鬱林太守陸公廉石復別琢石請予爲記予美其事故諾而助成之

新郭重造普思橋記

新郭在蘇州西北境上其民際水而居比歲當處吳中一大

家藏集卷三十

鎮自胥門朝廷設分司于此[illegible]集居民益衆[illegible]往來以限於舊河皆稱不便成化初郡守作橋以免病涉而南北道絕人蹟析坑猶以爲不便也居民相傳故有橋在周孝侯廟傍訪求之果得石刻題曰普思橋時非宋慶元三年也乃圖重造而不敢專以戶部主事淡城劉君膺方奉　命分司于此啟而有司始合詞以請君曰是民功也吾何敢沮且從而獎勵之他日工部主事貴溪桂君文顯行水至聞其事亦從而勸相之然民亦未敢專也則白于知府史侯侯曰宜又白于巡撫都御史朱公公亦曰宜於是里父老沈浩等更相告言出財以助凡得白金若干兩擇弘治九年某月興工是年某月工畢劉君喜其事之果成也曰是橋財費[illegible]勞力甚多其利益甚廣不可使後之人無所考也介鄉貢進士浦君應祥來請文以記夫

事之成未有不由於人和者周之作洛四方民大和會僑梁之役雖非是之比然民不欲爲則上之人雖驅而使之不能成也至於民既欲爲上之人或咈之而不從則其事亦豈能成哉惟夫民欲爲之人能從之故雖財費頗而勞力多不待踰歲而功然堅厚不易爲之役遂以告完雖然人則和矣亦惟得其時耳蓋吳自古爲澤國數被水患今歲則大熟粒米狼戾民既有秋成之利視義所在慨然施予亦不之吝此所以易成也歟橋之脩一十二丈其廣二丈三尺崇如廣而減二尺董其役者曰倪某凡出財者其姓名悉刻于碑陰云

常州府新修譙樓記

江浙之間多名郡若常州其一也據城之中偉然而壯者爲郡治直郡治之南巍然而尚者爲譙樓樓之建既久而燬宣德末重建于郡守桂林莫侯愚六十年于此風雨震凌朽爛剝落前人之功日就廢壞今郡守泰和曾侯以刑部郎中治獄有聲朝廷推擇而來廉明有爲廢事畢擧有言譙樓當修者侯曰天子念江南凋敝俾出守養民今惠政未洽而遽使之非所謂未信而厲已者乎民聞之曰侯之愛我甚矣自侯之來歲則大熟侯不厚歛而有餘粟吾輩吝以自私使不出升斗以助歛舉是不知義也倡而繼之如出一口相與具材用召匠役將卜日興事而侯亦未之許也於是同知方君諧等復之曰此民之情也咈之不可乃從之未幾朽爛者既剝落者完甎石並用丹艧錯施郡中美觀於是爲嚴工訖侯以暇日與僚佐賓客登而落之方君等以宜有記也具書來道侯之愛乎民與民之所以感乎上者其意甚備予固知侯者乃不辭而書之蓋古之人固勤於政然居高明遠眺望所以游目騁懷者不之廢也故後世譙樓亦古臺榭之制耳況更鼓刻漏以警乎民者亦是豈特爲郡中美觀而已常州自昔爲守禦之邦上之人於工役之所當興者猶重勞乎民民感其意卒成其所當興者豈非使民也義而民易使也歟記之固宜工始于弘治九年某月某日訖于是年某月某日

鎭江府重修儒學記

鎭江爲府距江瀕海地險且固自 國初用武多所資給當時恩詔下頒惓惓焉俯卹之故其府賦稅薄而田里不困百餘年來 朝廷以江南要地自牧守以至參佐莫不愼擇其人數布之政既洽于下故其民衣食足而俗不奢夫不困則其中自樂不奢則其外無慕於是士皆可教長材美質之人誦詩讀書以儒爲業而游乎學校者蔚然可觀及其出而與四方之士較藝乎場屋之間往往有首冠乎科第者此非其明驗乎居上者以其人果不負乎教也益惟以學校而加之意焉府之有學自宋歷元在府治之南 國朝景泰間知府張侯岳以其勢卑隘始東遷之至今五十年矣而頹壞已甚未有能修之者今 知府郞侯餘自大理寺正來又得前兵部主事高君鑑等爲參佐好文重士始相協謀以修學事移于巡撫都御史四明朱公公曰吾奉 天子命以養民財力固所當惜然以學校爲今視之是不知務者即報使擧行侯又以董其事者當擇也得承事郞曹貴委之貴勤敏而公財不妄費工成規制宏美觀者稱歎於是教授董宗道具修學始末使諸生趙昇等來請文刻石蓋學校之設古制也自三代以至今日上下數千年其間雖有失道之

上未有能後者以聖賢之道不可廢而道明於世然以明於此者非明於學校之地明於游學校之人則其人之寄亦重矣戰孟子曰君子不下帶而道存焉故廟而祀之洋洋乎如在其上與在其左右者非夫人也聖賢也聖賢者道之所在也誦其言求其道存於鄉使習俗不變於一時用於世使德業大行於百世然後稱於游於此者此固　朝廷崇儒之美意而有司之所奉行而不敢後者也彼科第云者特假之以致吾身之階耳果足以為士乎望哉故因聖賢之成而及之學之制自堂齋以下凡閒百五十廟自殿廡以下爲閒四十八圍出爲堵四百十經始於弘治乙卯八月明年九月而功訖云

南禪集雲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有佛寺曰南禪集雲寺者　國初所賜額也寺之始建不可考

自唐宋以來多名僧居之入　皇明又有若寶曇石尚者　高皇帝知其名召赴　闕下俾住蜀之峨嵋化行其地久之而還因奏乞所居吳門集雲菴有妙隱大雲一寺乞合而一之爲是　上從之始　賜今額實洪武二十四年也事見左善世弘道所制寶曇塔銘乃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寺燬于火主僧德本以爲己事欲重建之而力未能也於是徧扣富室求施積財蓄料蓋越十寒暑以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興功始克建所謂大雄殿者像設既完供養益盛乃復建方丈以爲宴息之所觀者稱歎以本公之勞其心力疲其精神不負乎其教有可嘉者然其意猶以寺之規制未備欲悉建之而力亦未能也特求予記其功之成者至于數四而不已惟茲寺在城之南有山林幽絕之勝自昔吟士大夫嘗得之爲唐開成初寺僧法

弘道滿等作千佛堂經藏刺史白樂天既爲之記又嘗以文集七帙寘于寺中非以寺之有人而有所託乎及宋蘇子美謫湖州長史流寓吳中作滄浪池以樂今寺後積水猶汪汪然子美嘗遺洛中故人書云吳多佛寺可游茲寺非其首數夫前賢之遺事其可考如此予獨愛一言而不爲本公復哉本公字一源俗出陽湖馬氏而受業于半塘壽聖寺曰源相庭爲徒今年老退歸隱而惓惓于茲寺如此其所謂不負其教者乎

吳縣修學記

蘇多偏縣惟吳之建最古縣皆有學惟吳學之遷爲近學於偏於西城其所宜從乙卯周文襄公巡撫吳中與知府況侯始遷于今昇平橋東可謂美矣然人復以爲有可改作者門偏而不直爾前今仍舊皆不暇及今巡按御史海陽吳君一貫巡按

至諸生言之君以爲宜於是江任江郡君璠以進士來爲縣改令既行歲適大歉曰此豈不可以賑雖者未必知制端其徑亦不迂而學益美矣君又以校官宅舍逼泮宮門內而藏書閣後有葉圃復築而遷之學前舊有隙地獨缺其西南又購民居以廣之至于跨池以作梁臨衢以樹表凡所值壞無不修治弘治丁巳春功既訖教諭李某訓導某某率諸生來言曰願有記也自予家居二年見鄭君爲政務歛事修學特其一事耳然人又以改作爲勞民而以仍舊爲省事若是出於爲人爲長府之說也夫長府之制釋者以爲藏貨財之所當時改作或病其卑隘而欲新之未可知者若然則以利爲意而刻剝攘奪之患必不能免此曾子所以止之而孔子所以是之也如學校之設聚人才于斯明人倫于斯惟患居上者不之務耳苟鼓舞振作使游息之

士感動其心自有不能已於學者此正教養之機也吳君克侍憲體固不妄舉事者否則鄭君亦肯為哉故記之以示後人

瑞賢亭記

世所謂瑞者或昭于天或發于地往往有奇驗于人載于傳記其事甚異然特一見而已至於屢見而屢驗人爭信之不以為異而以為常則其事益不可致詰矣宋韓魏公登進士第唱名至太史奏五色雲見人以為公瑞吾嘗疑其事之適然惟魏公其人足以當之故其事傳耳然亦所謂一見而已者吉邑有水曰瀨灘自永豐歐鄉以下諸水皆合于此東以兩山奔流噴激亂石間聲如迅雷其上有淵深不可測蛟蜃物潛焉其西涯有巨石二屹起數丈俯瞰深碧狀若人負而立者父老以為每夏秋之交石上采色爛然如虹如霞照映水面則鄉士必有掇高科

者郡志載之蓋其驗久矣宋天聖間獨不驗衆方疑怪既而歐陽文忠公流寓隨州連魁三試則公固鄉士也歷元至 皇朝屢見之正統壬戌若劉文介公儼天順甲申若彭侍講教並以狀元及第此其尤驗者也其異如此初石名不雅或易以瑞賢仍作亭其旁名瑞賢亭而里人王全璧者實董從事功畢亦久矣又考自宋以來百里之內由科第而出者得若干人悉刻其名氏以著其驗於是彭公既沒其兄之子杰桓同登甲科於時於此他日來道其從父疇昔之意求記於予予為公門下士熟辱公命久未敢復也蓋石之為物天下多有之而世之掇高科者亦多於天下其瑞不驗於彼而獨驗於此其亦有說乎抑科第未足以當其瑞乎試以歐陽公言之氣節振乎頹風文章變乎陋習天下後世仰其人品以為不可及其瑞果係於科第乎若劉彭二公先後特起平生氣節文章亦欲希乎文忠者其瑞又繫於科第乎蓋其事甚異非賢者不足以當之彼以科第云者亦淺之乎知石矣易以今名於是為稱此鄉之士或以予言為然其亦相與以先正為法則瑞當見之敢刻石以俟

韓氏立後記

人之物本乎一祖而已其後子孫繁衍族屬始分分則有續有絕其勢以然於是君子制為人後之禮而絕者續矣後世宗法廢而不傳人各宗其近者至于近者絕焉則奉祀無主承家無統而其法益廢為其族人者能無惟乎吳中韓氏自宋魏國忠獻王以來自汴從杭有為軍副總管性卿者又自杭從蘇而居城中繼橋之南性卿生暉遷使某某傳為復陽復陽生奕奕生公望公望生公達公達生伯承伯承生某某生克英克英生

永祺永祺生宗祀宗祀年十八而卒不幸無子而韓氏之宗子遂絕宅于故居蕩然過者傷之於是公達之孫襄字克贊者以為惟曰韓氏宗子其遂已乎今吾且老不及此圖之他日何以見祖先於地下於是克贊有子全余有子宗福宗福有二子其仲曰嘉序其昭穆實宜為宗祀後乃弘治丁巳某月日得吉日克贊率族人告于祠堂而立焉既又恐後人之不知也以書來請記其事于石以示惟韓氏出故相家自入 國朝公望以隱節文學高于一時而公達與其從兄公茂並以醫術顯于永樂間被 寵眷甚渥而韓氏之名益著按其家乘公望初無子復陽以公達始生命有以為後而名曰詒公達既仕一日 太宗文皇帝問知命名之故以昭穆之紊也即命改之 賜字公達俾以字行公望聞之喜曰昔先人恐無以為後者特權一時之

宜耳今既家　恩改正此韓氏之幸也其事葢百年于此而公望之後不意竟絕克贊於此及毁圖之以合先世之志是爲偶然之故哉禮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君之謂克贊此舉其知禮者乎其知本而孝者乎詩曰以嗣以續續古之人嘉也長而好學以無忝其家世也哉

聽竹堂記

吳中高氏世家飲馬橋之北物貨出焉紛然于門居塵俗也其先廷用府君性愛竹嘗植竹於庭脩然有園林之風未嘗偏其軒曰可竹故習庵樓先生爲記之府君既下世而竹固在其神子策字德良者以爲先人所好也歲時壅灌愛護惟謹意不自已乃作聽竹堂以寓孝思介咸樓之子其學爲予請記予人之言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以桑梓爲父母所植故恭敬之而不敢慢也然艸木之生其類甚多人子必于桑梓而恭敬者以桑可以飼蠶梓可以成器而父母種植之美也故唐李德裕平泉莊記曰壞吾一艸一木者非佳子孫蓋德裕所植皆珍奇之產特以資玩好者世故不之取也今夫竹有君子之德白太傅故有似賢之稱人之貴之久矣前人植之意益在此則德良所以聽對之者固出於孝思亦欲資其德以爲鄉里之賢人耳詩又不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敢爲德良賦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七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八

記一十六首

敕祀鶴山先生魏文靖公記

弘治十一年四月蘇州府長洲縣民魏著奏宋魏了翁登慶元五年進士累官資政殿大學士僉知政事贈太師秦國公謚文靖公嘗講學于臨邛白鶴山下及謫居靖州建鶴山書院以居學者後作收府理宗親書書院扁仍賜第于蘇州以疾命就醫郡中及卒遂葬城西高景山下後以居第爲書院而增葺至今有碑在焉惟公立朝大節及講明道學之功當時與其文忠公相上下故人以真魏並稱　國朝既以文忠公從祀孔子廟庭而范文正公蘇人也亦有文正書院又以公有功于宋亦命守臣即其院歲時致祭獨遺公徒使其院闃然神位虛設實爲缺典茲幸遭際　聖明崇儒重道屢降　明詔表章先賢修舉廢墜如公之功特　賜秩之祀典豈惟爲魏氏之榮而已所以慰吳中士大夫之望者在是矣著之自陳如此事下禮部議以公平生具載史傳考論其功於法得祀宜命守臣春秋舉行如范文正公故事覆奏　從之著感激乃謁予告曰聖朝盛典一旦光賁于斯文至矣幸載之文詞以示後世覽識不能而其意益懇蓋公居第實在蘇城之南元至順初公之孫起欲以其地別爲書院言于侍臣以達于上命以舊扁揭于堂楣復敕學士虞公爲之記公之功至是始顯觀記之所云一時尊崇之意雖若甚盛亦不過令其子孫世奉祀事而已豈若今日由於禮官之所議出於　君上之所從陳其牲醴奉其幣帛　內出祝詞俾有司興讀如儀有　國朝之盛者哉公之功

至是益顯豈前代之可擬哉抑公之仕宋當寇亂擾攘於偏安之地忠言沮塞厄於權奸之人其事業既不得大行于時獨其講學之蹟見於所著如九經要義周易集說等書有不可泯者故雖百世之下學者猶有賴焉則夫論其功者祀之于一郡果足以報之乎蓋　國初王忠文公子充嘗著從祀孔子廟庭議其謂歷代儒先有功於聖道者宋有周元公而程氏兄弟承之迨朱子集其大成中更學禁獨真魏二公不背其學力為己任其所著述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繆足以續朱子之緒以為當列于從祀其言合於公道君子取之久之一部文忠公從祀既如其議然則公固不得而遺之也夫報功之典夫人當之非一人所能私者則魏之祀此亦豈以私於公哉君子其必有以取之

朱孝子旌門記

言天下戶口莫庶於蘇郡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於郡之大者乎今　朝廷頒　恩詔輙令有司具節孝者來上然自建　國以來凡百餘年蘇郡節婦歲有之何孝子之寥寥邪豈其行為難人莫能舉耶其見於公牘者洪武初有張孝子一人可謂少矣至成化間始又得朱孝子一人乃乙未歲旌門之典既下士大夫為文辭以表揚之者不一而足於是朱孝子之名播在人口予因疑郡中孝子固多彼窮居僻處者特無為表揚之耳如張孝子非託之公牘其名亦已亡矣此可見文詞之有用也朱孝子為人與其名字里居見山西參政祝公傳已詳其年今將八十康健不衰比歲又以　恩詔錫仕服榮身當其父沒嘗廬墓一年既為作瞻烏軒記今其子存坤以旌門銘頌賦數十篇持至都下見示又欲得予一言記之予益知文詞之有用惟恐其父之名不傳亦其孝也

綠野書院記

關中有大儒曰橫渠張先生當宋之盛以道鳴于時君子以其從祀與孟子比矣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歲而道一傳孔子沒而道無所屬此孟子之自叙而其自任之意亦可見也至昌黎韓氏以軻之死不得其傳則直歸之孟子矣然至其時已千歲所謂以其數則過矣者而秦漢以下儒者亦多而曰不得其傳則孟子沒以後比哉自唐至于宋又五百歲始得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先生者出而君子獨以先生比之孟子雖程子亦推稱之則其人品之高豈非振古豪傑之士哉故當是時西方學者尹師宗之人至于今過其地仰其人猶然起敬不能自已武功為西安屬縣城南有綠野亭先生之遺蹟也蓋先生少時學尚未醇及至洛中見程子論易自以為弗及乃遂西還以與學者講究後既出仕于朝他日適外治獄而還即移疾屏居南山下以肆著述史之所紀大略如此綠野之蹟豈其西還與屏居之時乎陝西提刑按察司副使楊君應寧由近臣出領學政公勤無教士子經指授者輙取科第君曰此非所以教學者也嘗行縣領略山水明麗可愛所謂綠野亭者歲久既毀而遺蹟猶在先哲風旨宛然如見始謀即其地構屋以祀先生別為居舍俾士之講習其中庶幾仰止景行之意諸生聞之相與感激言于巡按御史乃下其事于君君以縣令宋學道嘗從君發祠亦急於風教者復以其事委之學道方經度材用而邦人士咸樂相助數月而功畢名之曰綠野書院擇士子尤其中而以

縣學訓導趙文傑爲之師俾日講性理之學凡縣學諸生則五
日一至聽講其規約大率與白鹿睢陽類未幾若西安鳳翔諸
生聞風請學者踵至君時坐堂上詔將勸之凞凞乎道學之流
行也君既嘉其志之成間以書屬記夫養士於學校取士於科
第此固 朝廷今日之法然學校之所講習者皆經傳之精微
欲用其人特以科第取之耳爲士者咻其意以聖賢之言止用
以資爲科擧之計而不知道與法之不相悖也今若賢憲臣有
見於此革其故習特爲此擧以作興之學政之大無踰於此其
用心可謂至矣使今之領學政者皆如君之用心風教其有不變
也乎雖然聖賢之言學者無弗當講者而橫渠先生尤吾今日
學者之師也其書則正蒙西銘其在困其言求其心反之於躬
見之於事而又謹其節文循其以禮法敎之規拔於流俗之中

醇儒此固賢憲臣所望於士子者也於是取科第出爲世用以
行其所學賢憲臣之意亦豈爲士子哉書院建於弘治某年
某月工畢於某年某月明年十月癸未記

陽山大石巖雲泉菴記

吳雖號澤國其西有山亦連延不絕陽山在稍北視諸山雄偉
特甚其陰石巉然起如人負奇骨而偏者當欲奮礴磯間有僧
居在焉號雲泉菴成化間予與太僕少卿李貞伯吳興張子靜
松陵史明古往遊自滸墅北轉入小溪舍舟從平田行仰見石
勢欲墮擧足甚恐入門竹樹幽茂薛荔滿牆僧結茅架木有小
屋在石下益奇客喜而就宿聯爲長句明日太僕大書屋壁後
題名石上而去後二十年予再還吳中則太僕以下相繼而逝
自歎不能獨遊而徒得沈啓南所作巨圖時取而玩之耳一日
有僧來謁問其名曰智嵩則菴之主人也曰山居辱公題詠後
游者接踵而至大石之名兼著于時此皆詩人和鶴也予既爲
書其末智嵩復請曰此菴未有爲記者更乞書之益山之有菴相
傳爲宋參政程師所創以奉其祖則銀青光祿大夫齊國公德剛所
以然莫能考其所行人也石之大且奇者散列不一當時與客
議此可亭此可臺此可軒者尚多今歲久其地如夢中事不能了
了況予且老不知他日歸休再能游否所幸主僧有開拓志來
游者或能成之當再爲書之刻崖石上

冬日賞菊圖記

弘治□年十月□十八日翰林諸公會于闕右爲賞菊之集但
各有詩既以爲未又有圖與其會乃命鄉人杜堇寫之圖據案
停筆而構思者今南京國子祭酒致仕方石謝鳴治也執方石
坐濡筆伸紙欲作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西涯李賓之也持杯而勸坐者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成齋
陳玉汝也擧著欲而回顧者南京國子祭酒事禮部右侍郎泉山
林亨大也背立而觀飛鶴者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石城李世賢也偶徐而采菊者故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治齋陸廉伯也後至而褫衣者今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守溪王濟之也坐泉山之次呼童子進饌者爲寬
而小兒頭捧卷而進亦預焉大率寫其貌不求甚似至於衣冠
古雅亦不必侶今人而況草木之産乎夫古今人雅集多有圖
傳于世以寬所見如宋王晉卿之西園元顧仲瑛之桃源
國朝楊文敏公之杏園皆模寫一時人物各極其思而又必有
記之者後世得以按而識之實故述其人于圖後付頭藏之覽

者庶識其為某某也後十年己未四月二十四日

鳳陽府重修儒學記

鳳陽古稱濠梁為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之地也山川維秀王氣鬱葱望而知為　帝王之宅一時謀勇之臣從高皇帝而興者皆在百里之內征伐四出日事武功仰惟聖心惓惓戎馬間獨以詩書為事故當洪武建元之三年既以其地為中都即立中都國子監教育人才以修文教為久安長治之計七年改中都為鳳陽府始以監為學而其制始定當是時天下學舍多遭兵革而廢　詔有司興修如故而鳳陽有學自洪武至　今上改元弘治又歷一紀蓋百三十年于此中間為守者如章侯銳而上頗其頹壞亦嘗修治然不若今孟侯此舉之大也侯名俊陜右人始以才御史出知蘇州剛明廉慎稱為賢守及以家艱去改守于此宿弊盡除廢事畢舉則益優於治而力且有餘也初至顧其學復就頹壞且規制多闕曰吾其復遺勞於後人也乎然猶不敢自專乃移于提學御史方君及巡撫大臣而下皆獲報可始為此舉踰年而功畢僚佐稱歎師生安適以及郡之人士來觀者相與歎曰茲學之修起頹為壯易壞為美補闕為完民不知勞財不知費何侯之才之長而功之美也侯聞之曰此公役也固吾為守之責也吾惟以不能其責是懼而何才何功之有雖然吾豈避其名而使後人無所考哉適學正科稍儒以公事上京俾持書請記夫自古莫不有學而　國朝有學自鳳陽始論者以鳳陽擬漢祖之豐沛夫漢祖過魯以一大牢祀孔子書之史冊以為美談及歸故鄉宴父老不過使童子歌三侯之章而已其於建學之事固無暇者

惟昔武王伐殷之後即偃武修文而以立五教為首於是建學講禮天下化而服之故其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其後成康繼世而文益盛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周之文實自武王啟之然則鳳陽有學擬鎬京辟雍可謂異世而同賢者歟今世論以武功肇成帝業一時受爵土分封者莫盛於此及乎學舍肇建文教大行天下向風以收無思不服之效亦莫先於此所謂文武洞敷非此孰當之哉有司之急惟知其然故簿書刑獄之務而行詩書禮樂之事所以仰體　聖心以為此舉凡來游於此者所當知而不可負者也乃疏其功役于後學之修自文廟大成殿始次兩廡廡之前日名宦建一十間又前修戟門門之外為泮池池之上為石梁又前建欞星門殿之北修明倫堂東西四齋相向其前又各增建六間堂之北修尊經閣東為神廚西為神庫各三間其西為饌堂為廚東為倉亦各三間至於諸生肄業之舍會講之堂習射之所以及校官之宅無所不備此其功之大者餘不能悉書也功始於弘治丁巳三月畢於戊午九月己未五月記

青州府重修儒學記

青在禹貢九州之一其地介海岱之間蓋今濟南登萊皆其境也後世建置不常至　國朝其制始定而州縣所隸凡十有四信為東方大郡比歲　天子命建　衡國于茲藩役大興供億與計而守適缺人其部推擇勝其任者得吾徽杜侯源侯出世家早登甲科為大理寺屬初出治萊有聲益於東方土俗尤知之故其治青裕如也然當多事之餘財力既竭民將不堪使他

守居此僅治簿書而已而侯能躬節儉率衆方興學校如平時
曰此吾爲守者先務也使緩之不有愧於古之良吏乎其僚佐
若同知鄒儒通判張壇貟銘推官陳天祥皆以爲然而力贊之
遂擇以弘治己未某月興功學建于 國朝洪武初雖歲屢修
前守之功因循爲多至侯始大其役凡堂齋皆易以巨木堅壯
丹雘煥然與舊殊觀下至庖庫之類使亦完美初諸生肄業悉
散處于外至是即學之隙地建屋四十間間四爲聯使之聚居
以便講學及將建雙表于門外求其材特有石柱一歲久臥道
旁一日發地儼得其一適稱郡人相傳以爲異事功完敎授楊
和等合諸生孟濟以下咸侯之德有足書者以使來請夫有郡
寄者雖切於民事終不能免工役之舉然有可已者有不可已
者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此可已者

也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此不
可已者也然於不可已之中又有所當急者又孟子所謂設爲
庠序學校以敎之是也蓋民病涉無甚害者苟不教則近於禽
獸而禮義不興莫知所以尊君親上之理將至於不可治其害
甚矣侯惟知此故當鞅掌無暇之際而首事乎此凡以爲教民
計耳不然勞其心復勞其民傷其財侯豈爲是哉青古齊地嘗
辱曹參以治道貴清靜之言猶在也自是侯高居一堂東望
蓋公如將見之當避席以舍侯用公之言民從侯之敎青之治
行當爲天下最也

沙湖隄記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今蘇郡在
古揚州境內而具區即太湖也又在今吳縣境內獨所謂五湖
者莫考其蹟然水所瀦輙數十頃以湖名者不知有幾豈即周
禮之五湖耶或曰太湖中分爲五故名夫既曰具區不應複言
五湖是必不然凡田之並湖者既藉灌溉之利而風波衝激田
塍輙崩則有淪没之苦至於舟楫往來雖擅乘載之利然而風
波猝興港浦無避亦有覆溺之憂蓋利害之相倚伏如此湖之
在偏隅者不必論若距郡城東二十里曰沙湖凡太倉崑山嘉
定崇明之人之所必經者其廣袤各數十里橫絕道上其北多
腴田其中多舟楫人以爲患者尤甚旁有盜藪以行劫爲業客
旅爲風波所阻泊于岸下多不能免人益患之昔人欲築隄以
捍水者多矣皆以土石所施無所附麗其功難成遂罷之乃弘
治丙辰工部主事姚君文灝來較督水利始白于巡撫右副
都御史朱公謂隄可築公往視之亦曰可築且曰是宜用春埽

法蓋吾治河決時所已試者也謀既協姚君乃專任其事先時
君從工部侍郎徐公浚常熟江口提督利之占於民者以爲公
用及是遂賴其濟一時夫卒盡力材用畢具功垂成而君移疾
去矣今郎中傅君潮來代周行田野水利大興他日行至沙湖
歎曰是隄之功其可已乎至是巡撫乃左副都御史彭公復勸
相之而隄竟以完告其濶爲丈三長爲丈三百六十隱然如城
堅壯可久而水勢汪汪安流成渠人皆稱便惟古土功之興春
秋謹之大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則易爲功違之則難然又有
難易焉者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蓋言因其勢
者則易也故世之捍水者未有不因於土之勢然非知乎水之
性亦終於壞而已今夫沙湖爲隄既無所因可謂難矣顧其水
湍悍特殺而抑之其瀠洄演漾固無所滯此其所以竟成也彼

梁作淮堰成而即壞惟障而塞之不知其性爾水利之不行已久行則有利焉然能去其患則利在其中如是隄然益耕者無浸淫之苦則安於田畝行者無覆溺之憂則樂於道路賈者無掠奪之恐則保其貨財利何博於此是役也前守爲史侯簡今爲曹侯鳳皆經畫其事者通判陳瑋知縣劉珂鄗璠縣丞賈徹主簿喻秉則勞績尤著者皆可書者於是傳待使來請文刻石予郡人也喜水患之能去且知君之才操與姚君若夫無忝於上命也遂爲之記後之人尚謹視之以無廢其功云

蘇州府新立義塚記

上世之人親死有舉而委之於壑者葬埋之制未有也中古始有之葬於中野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其制猶未備也後世作爲棺槨其制始備而焚屍之說亦起夫上世荒遠人穴居野處茹毛飲血故親死不葬可謂薄於其親矣然卒無所謂焚屍者人情之所不忍也其所以不葬者養生送死鹿事艸略其道當然後世宮室飲食皆極其厚則葬埋之制亦厚而卒有焚其屍者豈人情獨有所忍哉蓋西域之法謂之荼毘自佛入中國中國之人習見其事不以爲怪而從之惡者或其宣之安役者樂其法之省不忍之心頑然與木石相類噫何惡俗之不可變也在國朝洪武三年下詔禁之令天下皆立義塚其後又詔立漏澤園至特載之律令犯者其法甚重　聖政推仁可謂澤及枯骨矣蘇爲郡自　國初兵荒之後戶口見於版冊者其數已甲於天下承平以來生齒益繁殆倍其數死者下至安厝間遵禮制至於小民焚屍日亦不絕造飾其語謂之火葬哉拾其骨於煨燼之餘而埋之甚者直投之水而已愚而貧者固不足論其

有知識而力足以葬者亦從而效之噫何俗之惡久而不能變也弘治十年浙察曹侯以監察御史出知蘇州正身率下令行禁止甫及三年俗則大變獨視其民不以禮葬痛切於己曰此徒禁之而無以處之不可也慨然有義塚之舉他日移于巡撫都御史彭公巡按御史王君皆曰盛舉也報使行之侯始與僚屬擇地之高亢者營之城有六門各立一塚其廣皆百畝有奇周植木爲限而大書門楣以表識之令初下民咸於義感出地以獻其鄰于民者則勸出家以益以官錢平酬其直若地之賦稅則咸以餘粮代補其餘事悉有區處塚成侯復下令各里有願立者亦從其便始侯爲此詢謀于衆皆曰此固盛舉也然今地有限而人無窮何雖侯亦疑之既曰古之有仁心者必有仁政使巳之何以守茲土以居民上亦惟盡吾心行吾政終吾任而巳吾何暇計其後之繼吾者獨無吾心吾政乎當復有以處之夫禮緣人情謂人情之可緣者焚屍可以言人情乎雖然民不可以家諭也非載之文詞不可會係友倪林二同知以公事上京師託以爲請予聞歎曰此前人所不能行者何意行之於今日哉侯在位不能其改其度故能有濟也侯之爲善恐無以助敢不書乎乃悉侯之意以諭其民曰爾有父母有人損其一指爾怒乎爾必怒而訟于官以報其讎今爾父母妻子之死不以土掩覆之乃親置烈火中使其肢體焦爛腸胃斷裂非特毀其一指一日而巳傷觀者猶酸鼻爾不忍爾固人也非木石也何獨忍乎今爾幸遇賢守爲爾治葬地爾有喪其安厝于是及甯有力能自擇地則必延于外不禁使死者得保其骸骨生者得識其墳墓爲爾之慮遠

矣其功大矣爾民其知之無忒自是敢復有違其制者 朝廷
法律具在將加爾身無悔凡義塽在某都某圩與頃畝之數及
好義之士出地若財者姓名具刻之碑陰

膠州重建儒學大成殿記

天下有府若州縣即有學皆以為風化設也夫州之[illegible]其屬而
附於府者學亦不廢況州不附於府亦無縣以附其學有必崇
者凡學皆有廟以祀孔子及配享從祀諸賢當廟學初建之必
完物必堅固美好而不敝久之完者缺堅者壞甚則傾頹而敝
矣夫一器之用必卜其新廟學之為特一器而已其棟宇之摧以
夫堦庭之類風雨之所侵凌霜雪之所摧壓人蹟之所踐踏蟲
鼠之所穢汙有不敝者乎人見其敝必指於守令重曰是不能
而新之為守令者有獄訟之剖決糧餉之征輸征役之調發簿

書之繁牧其事給于前固無暇以及雖然此固政事也於風化
有所繫乎苟其人泛然不以為意此世所謂俗吏而不知急先
務者則守令固難得其人也幸而得其人矣視廟學如其家有
必葺之意然而旱澇之相仍螟螣之或作盜賊之竊發飢饉之
荐臻歲有不虞實無暇而為之則為守令者又難得其時而非
其人之罪也膠舊萊州有學創於金承安間增修于元至元末
重修于 國朝洪武初至今百二十年可謂久矣其廟制不徒
敝更卑陋不足觀凡春秋祭獻至不能容足弘治丁巳州守曹
君嵩以名進士為膠州推官多著政績擢守于茲始至入學謁
廟覩其制不稱慨然歎曰前守不必論今其責在我矣他日即
審地勢計財用將有所改作適歲不登饑荒流移賑卹不暇明
年戊午民稍康又明年己未歲益熟君曰吾事濟矣乃與同知

梁山等議皆曰善又白于知府李侯侯亦曰善君首捐己俸為
倡衆相勸以助始購諸隣地廣袤數丈以大其規鳩財物所出
即境內牢艾二山伐木斷石舟載至吏市巨木於江淮間以
充梁棟之用召精工擇良日而役興舊殿僅為三間乃左右增
置為五間凡門廡齋廚亦皆一新計屋五十餘間深廣爽塏巍然
改觀至于祭器咸備陶冶必精以及廡庭編植嘉樹辛酉八月
工告完初君與是役屬佐瞻視經營指畫勞心為多落成之日
釋奠以告牲醴且陳周旋有地僚吏咸集士庶聚觀師生欣欣
莫不頌州守之功曰此盛事也吾儕幸獲見此舉宜有紀述
以示後來於是學正朱紱具述其事來請予於君為鄉人越自
早歲重君之賢茲其為政又知所先務如此可無一言以相其
役乎恭自君為州既新廟學於凡政治益行廢墜悉起部

使者至若巡撫都御史徐公而下率加稱獎可謂賢守矣因附
及之若夫施教于斯講學于斯仰瞻于斯與起其志以成人材
為 朝廷之用州郡之士不徒為人美觀者此固君之深意存
師生默喻而已

正覺寺記

吳城中分四隅惟東南居民鮮少自城街外瀰望皆隙地大率
與郊野類故其遺蹟先朝廢宅及故佛老之宮為多今正覺寺
者相傳其先為宋楊和王別墅後為元人陸志寧寓館既而捨
為僧院號大林菴 國朝洪武二十五年 詔清理釋教歸併
入萬壽寺遂廢久之一內侍有公事于吳得其地適有僧自滇
南來曰弘此宗者才智人也寓于吳多所興修內侍遂以其地
遺之於是此宗上京師奏乞為寺 朝廷特從之因 賜寺額

曰正覺而爲住持實白此宗始於宣德乙卯歲也其事具翰林學士金公問所贈序文此宗沒傳其徒福暄暄傳其徒利鋭再世有戒行能守其業予昔家居與故山西參政祝公往游坐談竟日留詩而還蓋二十餘年矣一日鋭公以書來言寺創于前人已久未有記之者願書之夫吳自六朝來佛老之宮相望于郡中宮門廣殿長廊傑閣土木之功窮極侈麗所以成此者豈皆其徒之身之所出哉出之人而從其說以爲福田利益者也予嘗獨愛正覺爲寺其地殆百畝非不能爲彼侈麗之觀者顧其屋僅數楹於奉佛居僧僅足而已其外悉用以樹藝其徒特食其所入以自足不鼓其說以求于人其亦賢于其類者哉故爲記之志盛故大家在當時園亭最勝尤好植竹至今美種蕃延不絕人猶以竹堂稱之地既幽僻入其寺竹樹茂密蔭翳上

下如在山林中不知其爲城市也又幸其去予家更邇徒步可至于將歸老良時策杖與故舊子姪同游于此即事賦詠其樂有日也

溫州府新建鹿城書院記

浙水之東推溫爲上郡非以其物產之美山水之秀也特以其地人才之多耳人才之多者或以事業聞或以文章顯在他郡固有之若其人以義理自守名教自樂求乎其內而無待於外此則所謂道學之士而非人所能及也蓋自宋濂溪周子默契道體繼孔孟之學于千載之上一傳而爲河南程子四傳而爲新安朱子竝朱子而生者爲廣漢張子皆衍濂溪之學于百歲之下者道學既傳海内風動士相慕悅莫不奮迅而起往往負笈摳衣不遠千里而來以得登門爲幸講明道誼羞稱功利可嘉之耶蓋窮性命不惑於佛老似是之言所謂事業文章乃其餘事久而轉相傳授或私淑諸人其多不論也當是時溫之士於四先生之門皆有足蹟以其數計之合二十有二人噫可謂盛矣自宋歷元至于 國朝二百餘年凡事業文章之焜燿者郡中尚能道之顧於此諸賢若不知有其人幸其名氏言論散見於諸書者昭然猶在有終不得而泯者弘治辛酉郡守吉水鄧侯受 命而來凡所以惠乎民者既無不至間考諸書竦然興歎曰此邦先哲之盛如此而吾守茲土居士民之上於一夫有善尚當表揚之況多賢如彼者乎且祭法勤事捍患者亦祀之況有關於世教者乎此其責不在我而誰知永嘉縣新安汪君循好賢方切乃奉侯之意擇地於郡之鹿城躬自計度創爲書院作堂若干間中奉四先生旁則諸賢列侍像設既完版位

斯覽其氣貌若相接其謦欬若相聞儼乎函丈之間師弟子之相授受也又闢館舍若干間使士之學於斯者居之其規約大率倣白鹿洞而行其所以勵乎人又無不至者適侯與汪君以公事至吳罷以來請記竊嘗觀孔子設教於洙泗之間一時弟子莫非齊魯之產惟子游一人自吳而來若夫孟子之時北學於中國者亦惟陳良一人自是而至於溫去閩頗邇其人學于朱子亦宜若去洛則遠矣何程門諸賢之多不減於閩耶吾是以竊歎其盛非特溫時所不能及而已侯爲此舉固出於尊崇先哲之意然所以望於後學者尤多蓋四先生世不常有而其書則常存學於斯者出而升堂則仰而想其清夷之容入而讀書則俯而探其精微之旨以守義理以樂名教以無愧於鄉之諸賢安知後世無賢守令者爲列其間哉侯名淮字安齋

舉進士爲吾所取士雅知其賢其爲此吾固嘉其非俗所能及也敢不書書院既成汪君以家艱去而東昌劉君來代復使人守視惟謹期不至於廢墜亦可嘉者因併書之

新安縣學文廟重修記

保定爲畿内大府屬縣十七新安在府東民鮮而地僻驛舍不設終歲殆無過客縣令周君以進士選至乃得優於爲治歲餘徭役既均賦稅自足刑罰必中獄訟益清治績遂爲諸縣最知府董侯奈其賢以新安不足爲也欲練其才俾攝州事州亦治數月代者至始還任民皆歡動如見父母令下惟行害衆輒立君固知民之可使也務若求爲縣三日例入學謁文廟視規制狹隘配享諸賢率列從道上漏旁穿不蔽風日歎曰廟之陋至此及丁祭陳設無地禮容莫展思有以興修之者久矣君嘗行

野見有木若干章可用又城上多莫艸刈而積之人莫喻其故一旦召陶工治爲瓦甓計材物已具始與學之師生議所以興修者且曰今提學御史陳公方以此督責有司我其可慢乎應曰然乃擇弘治庚申八月朔旦興功俾縣丞劉朝典史徐銘分董其事然欲役乎民顧民方阻飢不忍勞之適行賑卹之令諭之曰來受役者日給米三升民爭趨赴如流不四月而功成殿之前建屋三楹廡與殿稱築臺護之殿及兩廡合二十五楹自梁柱外悉易其故材而一新之以及祭器嘗假于人至是亦無不備縣有學見於　國志者特載建于前元仍于　本朝永樂六年不著修建者主名宣德以來題于屋梁者有縣令李俊俟祥譚綬三人亦莫考其修葺之始末於是教諭韓文珍訓導蕭韶相與謀曰賢令此舉無亦使後人之茫然也乃具事實遣諸生蔡環張洛走京師求文刻石予爲君之鄉人知君之修于家者已久既又聞施於政者出於流俗每喜爲道之及此舉官不傷費民不告勞經營量度之間未嘗不寓乎仁愛之意尤事之可喜者故特書之以示後之人而他故不暇及云君名倫字伯明蘇之崑山人

新安縣重建靜修書院記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至叙禹皐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於七篇之末所謂名世者歷歷可數自周而降哲人賢相亦或庶幾乎此莫不因其盛時有興于上者從而出焉皆足以名世若有不偶然者此豈非天意乎抑又有不盡然者管寧生於魏武攸緒生于周是也夫二子雖生于亂世而不爲亂世之用當綱常既淪而節義獨立天其于一人之

身明斯理之未亡以示乎萬世雖謂之有意可也夷狄亂華世固有之或假援于一時或偏據乎一方未有歷百年合九州假然南面而使生民盡變而爲左衽如胡元之盛者當是時乃有大賢君子生于河北曰劉靜修先生隱居力學觀變待時俯視一世蔑焉不滿其風節孤峻眞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顧其自守甚嚴而處世則善蓋將合伯夷柳下惠而一之是以名聞中朝徵書再至始一就之而即歸終竟辭之而不起觀其與時宰書詞氣雍容若不爲異至於出處之際介然不苟者固在也先生卒葬容城祠墓固在今新城西二十里有土壟起者三人號其地曰三臺鄉先生講學之地也故有靜修書院爲當時所賜額而臨川危公素爲之記元季兵荒書院竟廢百餘年來艸棘中遺址猶存過者尚能指而道之弘治十四年前進士崑山周君

倫來爲縣以先生爲百世之師也在他邑宜表之況新安有先生之遺蹟忍覩其廢而遂已乎君臨事無私而才具更優民信其德樂于成事不數月而書院告完其制特一楹中設先生象而俎豆之初三臺中有孔子廟東有學西有書院廟亦廢久而學改爲神祠君毁之而廟亦不復建曰邑中有廟者于今與此不已瀆乎乃改建書院于是知禮者以爲宜臺下有地數畝可樹藝委居民李彥行收其入歲時縣令率僚屬師生往祀俾供費焉他日君以考績至京爲予道其故予聞之悚然曰寛少居鄉則慕先生之爲人今書院之役即欲爲文以記惜言不文恐爲先生辱君起謝曰固所願也乃諾之而亦未能爲也會君以政績著聞有
召命將去任率強書之益先生之高時之人固有識其志者惟爲國之諱不敢顯言耳予則何慮于此雖然先

生之所爲亦自盡其志焉耳他何庸計先生既晦蹟不仕功業無聞惟事著述以追程朱之學所號四書精義易繫辭說皆不傳今所傳者特遺文數冊而已同時有葉城安黙菴先生嘗有私淑之益其爲人廉可謂同道者君復得其遺文刻之將並傳于世因記書院之成故及之以見君之尚德好文非俗吏之所可及也

兩山樓記

謝方石先生往歲以南京國子祭酒退處于家作兩山之樓日登眺其上及
召起爲禮部侍郎仍掌祭酒事兩山之樓猶在念不置或曰浙東多名山天台雁蕩爲尤勝先生生長其地宜其不能忘也其知者曰先生所謂兩山者非此之謂也蓋先生所居左有山曰緦右有山曰大夢而樓適居其間故名焉其知之深者曰先生所謂兩山又非此之謂也蓋緦山先生之高祖孝子府君與曾祖處士之墓在焉大夢山其祖侍郎府君祖母節婦及其父侍郎府君母淑人之墓在焉頫盻之頃不啻與先世相接旹益悠然而白雲生若覩容貌於巖谷之下泠然而悲風發若聆謦欬於林木之表思慕之懷庶以自舒耳然則緦夢二山之至近者意且不在彼天台雁蕩雖勝又何暇論哉於是先生居國學者三年夢寐故居春雨秋霜未嘗不南望而流涕也上疏乞歸至于再三
天子知先生爲賢師重其去不即允從先生以私情未遂也謂寛曰兩山樓未有記願書之以解吾之思寛與先生生同年而加長焉官于
朝歸亦未得孤露餘生不勝丘壠之感也乃強書以復之

順慶府修建廟學記

今之郡縣猶古之列國也列國有學學則三代共之春秋凡築囿築臺作門作廐莫書之若建學未有書者豈無學乎蓋學與作者以不宜故書學其宜者不必書也觀於子產不毁鄉校則列國有學特於不毁見之
皇朝之興百四十年文教備于天下雖邊徼之地武衛有學況郡縣乎惟學之建其始規制多草略弗備後之爲治者復因其簡陋任其傾頹待其身如寓客漫不之省其有意於此者或促于公帑勞乎民力往往取庶而去人以是懲不復爲意可歎也順慶爲四川屬府知府沈侯以南京刑部郎中簡任而至侯爲人清約簡重藹然君子人也日坐堂上臨民治事不動聲色而施號令皆有條序尤惓惓于風化以學校爲風化所關也初至視其學不稱已有改作意久之政通教行可以舉事乃具材物發徒夫擇日興工戒不欲速以期堅

完葢歷四年而工始畢財不費乎官力不勞乎民規制備而美人心和而悅侯之經營相度其心亦勞矣於是僚友師生皆以其事當刻石以示久遠侯因考績至則來請予予於侯爲鄉人重侯之賢久矣覩其爲政出於俗吏可喜敢不書盖其學前爲明倫堂次會饌堂次號房皆偪而卑隘頽其後有隙地可展爲基乃悉撤去故屋特明倫堂如故直其北增立會講堂其後仍立會饌堂各三間會講前當甬道之半立 御書樓東西兩偏各立號房四聯聯爲屋六間皆南向其兩端有垣垣有門東西樹向以通出入會饌東立廚房三間西立倉屋五間此學之制也若廟之南有欞星門故以木爲之及故無致齋之所又神廚神庫與宰牲堂故在明倫之東北於供祀不便乃伐石爲門而於明倫兩翼各立齋廬二間及遷廚庫於東廡後之東北此廟

之制也或仍舊而修改或易新而建造餘皆葺而新之棟宇秩秩綵繪煥然樹以綽楔郡人聳觀工始於弘治十二年之六月畢工則十六年之六月也又附郭南充縣學傾頽尤甚侯復以其餘力及之亦無弗備至於壇廟之互遷以合于禮道塗之改築以便于行作書院于郊外以爲游息之地造公館于路次以爲止宿之所餘不能盡紀後之人其尚知侯之勞其心以無與其功也哉侯名林字材美蘇之長洲人成化辛丑進士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八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九

序一十四首

送陳翰林先生序

成化改元之歲翰林陳先生居太夫人之喪于家時 朝廷方修 英宗皇帝實錄詔起先生于衰絰中俾與編摩之列先生受詔乃言曰 君命當不俟駕然喪三年中制也敢不及況日月有時舍是無以用吾心敢有後悔遂上章以終制請甚懇切不報章再上懇切益甚卒獲可君子謂 上可謂不奪人之親而先生亦可謂不可奪親者也何其盛哉於是三年之喪畢矣先生曰嚮也有吾毋之喪可止也不可不止今既復常矣況嘗被 君命可行也不可不行行止中乎禮而已即治裝將北轅疾驅凡爲親若友謀所以送之者以寬嘗汎掃門

下也屬書其事竊聞孔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先王定爲三年之喪者非以此爲足以報其親也特爲之限而無過不及耳然自世之人以奔走承順爲忠者率先短之自以爲當然而不疑此豈或有一道邪盖嘗觀諸子夏問於孔子曰金革之事無辟焉者非歟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非也噫使孔子非知禮者邪不必從其言也孔子知禮者也言其可以不從乎況夫親喪固所自盡而夫人既不能行既使行之亦不過強焉耳欲求其哀之眞發于中得乎固有若三易衰如曾昭者焉食蒸肫如晉阮籍者焉沐浴佩王如后駘仲之庶子者焉若此者雖謂之不能行可也今先生獨斷然行之一主於哀不狃於度豈有意於行古之道矯今之獘哉亦曰發於中之不能自已耳則先生不可謂之孝乎夫孝

非細行也不特觀子道將臣道亦於是乎出故究於先生之行也因始終言之若夫一時親友之在祖道者其名氏則列於左方成化二年閏月既望序

送琬上人序

古之人幼而學于家學成矣於是出而仕以行所學而布其功業于時及功業既就則奉其身以退其出處進退蓋各有時如此後之人固有能然者矣其不然者亦不可勝數學未成則求仕既仕矣惟富貴利達之所究心又不知所退幸而有一二退焉者非其民迫而逐之必其上之人厭而棄之又非其志之素也何也古之人所以知仕而知退者非其既仕而後潔身也由其學于前故于出處之際瞭然也後之人所以知仕而不知退者非其既仕而後貪位也由其無所學于前故于出處之際暗然也是固不足怪也然亦未嘗不為之深慨焉上人文琬為人介而通和而莊嗣其師璽公住郡城之寶積寺修舉廢墜不遺餘力且月必一執麈尾為里人講佛氏法有不善而革化者亦多矣蓋二十年于此一日語其徒宗文曰吾老矣城西洪範院吾少受業所也將即此歸隱焉若夫講席汝其嗣之其徒與文老留之不得乃來乞言送之予聞昔宋有懷璉者括州安國寺為僧首久之嘗賜號欲謝去有留之者璉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蓋嘗取重於眉山蘇長公矣若上人者其亦璉之徒歟佛之法非吾之所知豈其於吾道亦嘗知所學者非歟是何其出處之善也士大夫固有媿其人者矣夫出處之善吾黨之事也求於吾黨之士而不得而反得於彼此予之所尤深慨者歟成化丙戌八月二十四日序

贈盛用美序

今年秋予妻之兄陳汝中嘗病求治于用美用美一見即得其疾曰如此治可生如彼治可死如此治可以少生如彼治可以速死既治之而汝中遲其效竟飲浮屠藥不及四日死予固咎汝中不善擇醫而亦竊歎用美之醫之良也他日有王時彥者來曰昔者吾妻有疾謂不可治者幾醫矣獨盛先生至以為可治治之而愈而吾無以為報也念昔方技士其名氏焯焯在人者由有史傳可以考見則文竟能永人之傳信矣敢有請于執事乎既喜時彥之於醫善擇而益歎用美之良于醫也遂語之曰蓋吾吳中之醫無慮數百家其術吾能言之大略依古方專已見而已然古方有窮而人之病則夥已見多淺薄病之理則邃宜其治人之病什不得其三四也其最知名者處方立見可謂超於數百家者矣然或能聽而形色不可辯或能視而聲音不可察則於古人所謂望聞者已不能兼之矣宜其治病什亦失其二三也今夫用美年甚壯視明而聽聰尤喜聞學於古聖賢載籍固已旁披而博覽其意欲決科第取貴級以起天下之廢疾久矣不幸而不遇因稍出其家學而時出以試之未久名隱然起吳下然醫之理奧深非一日可學而知者而用美固通儒宜其決死生論遲速若辨黑白然有得而無失也予序其事既以贈用美亦以申汝中之失而賀時彥之得也

游陽山詩序

吳城西北山之可望而見者曰武丘曰陽山武丘近而小陽山遠而大近則易至小則易窮遠大者則皆病之故吳人於武丘歲率屢游而陽山未嘗有足蹟焉成化丁亥夏四月十八日鄙

陵周京元基始約諸友游焉翌旦至者七人不至者三人水行至日昃乃登陸步三里許始至至則攀援以上歷嶮巇躋阻隘及山之半而力已疲矣山之勝處至是已得其大略而游興方發不可已遂連步再進得巨石離坐其背相與指顧之則見夫群木之杪大澤之濱錯青疊碧隆然歘然屹然立衡然起者莫非吳之山也噫茲山之遠大始以為至矣惟身履其地則遠者大者猶自若而向之所謂遠大者一旦皆廢然非以向之所見者近故近者可以為遠處者小故小者可以為大乎予於是而悟夫學焉測之而益深索之而愈廣者學也彼方及於近小而遂以為已至者非妄乎知其未至而不至者又非畫乎此皆吾輩之所當知也苟知之則茲山豈徒游哉同游者既各為一詩以紀歲月俾予序其首予故備書其說如此抑吳之山可游矣

求其名天下者如岱如華諸山其遠且大猶有甚於今日所見者予將從此而去徧探歷覽以窮其力之所至不知亦有從予游者否乎雖然豈徒游哉

贈周元基序

古者以巫醫並稱醫果賤術乎哉然而辨五色審六氣本之以七情兩之以九竅要非儒者不能通醫非賤術也明矣故世之能通乎此者命之曰良醫曰良醫雖與儒並稱可也不能通乎此者命之曰庸醫曰庸醫雖與巫並稱亦可也夫儒與巫高卑固懸絕矣醫者高或可以並乎儒卑或不可以並乎巫亦係乎學不學之故歟元基之醫上師其父菊處先生而於儒家言亦無所不窺謂之良也固宜雖然為儒而兼乎醫斯謂之通儒為儒而止用以資乎醫謂之良醫可也謂之通儒不可也元基其亦使人不謂之良醫而謂之通儒可乎元基之醫數有奇驗君治周君性之之疾其一也因性之求言為贈故有是說云

送秦府教授湯君詩序

國朝之制郡必建學學設官五人其一人握印謂之教授教授坐一堂諸生百數人皆郡之俊秀日莫以次受業進退俯仰唯謹士而得為教授亦榮矣然教授秩九品亦未有初授而至者縣必由教諭州必由學正然又不徒限以歲月其諸生登貢亦必有定數焉九載而無一人或有之而其數不盈皆貶秩故往往有終身不遷者士而至為教授亦難矣若夫官不由乎州縣勞不限以歲月績不考乎貢士之多寡一授遂至是職而其為職日蒸受業者又皆 帝室之懿親 藩府之華裔非若郡之俊秀所可比倫其得之既不難為之而益榮惟吾蘇湯君以

修為然君少以明經戰場屋不中去之秦久之 藩府知其名方岳敬其行相與薦于 朝因有是命其拜官且踰年矣去年偶以事過家留數月將復之官友人吳德輝率能言者賦詩贈之而屬寬為之序寬聞昔之稱醇儒者在漢曰董仲舒一人而已矣觀其對江都王之言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旨哉斯言寔萬世之至論非特有國者之所當知也今 賢王子孫睿智夙成過漢之江都遠甚而涵養匡輔之功固不假乎人而君則不可不以仲舒自處以仲舒自處豈在他求哉道誼功利之間公私之所由判也朝以道誼而勸講勉其所以正所以明夕以功利而入諫戒其所以謀所以計夫然後能舉其職矣君曰是職也得之既不難為之而益榮褒衣危冠出入上門以自詫于人此庸衆人之所為也曾謂君為之乎夫以言

相規者朋友之情也實存在朋友之後故敢以此言爲君規成化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序

送周仲瞻應舉詩序

今之世號爲時文者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對偶率腐爛淺陋可厭之言甚者指摘一字一句以立說謂之主意其說穿鑿牽綴若隱語然使人殆不可測識苟不出此則群笑以爲不工夫學者之所習如此宜爲人所弃也而司其文者其目之所屬意之所注亦惟曰主意者而已故得其意雖甚可厭之言一不問其失意雖工輒弃不省其言曰吾知操吾法以便吾之取而已惡暇計其他哉有司之所取又如此夫 國家今日之用人莫急於科第其事可謂至重矣重之至則宜慎之至慎之至則宜精之至然而上下之所爲如此吾不知其何說也夫既以科第爲

重則士不欲用世則已如欲用世雖有豪傑出群之才不得不此之習顧其所以習之者無若前之所云則可矣上之人不欲薦揚人才則已如欲薦揚人才雖有休休有容之量不得不此之取顧其所以取之者無若前之所云則可矣所以若前之云者豈下之人所習在是而上之人姑取之耶抑亦上之所倡在是而下靡然從之也嗚呼文之敝既極極必變變必自上之人始吾安知今日無若宋之歐陽永叔者而一振其陋習哉吾又安知無若蘇曾輩出於其下而還其文於古哉太原周君仲瞻侍其尊人大司寇游於南都有年矣其爲人清慎而雅明爽而達蓋予所謂出群之才也平居脱去驕貴氣習獨喜與太學時寒之士相講學其學長於春秋而尤好古文詞以予之同其好也相好日厚會今年當大比告于司寇公將就試于其鄉諸大

者惜其去而不可留也則相率作詩贈之詩成其所厚胡彥超葉鼎伯輩過予俾序諸首簡嗚呼仲瞻之行決矣以其學之長而少徇乎流俗其取科第也必矣然或使其確守所學不從風而隨波焉也亦未必無歐陽子者取之蓋文之體有不定也而學之志有定所以有不定者時之尚所以有定者吾之守時之尚自尚而吾之守自守此眞所謂特立之士非流俗之所知而惟仲瞻爲可以語此也仲瞻之兄伯常先生官于翰林因嘗有意於歐陽子者仲瞻道經北都試即而驗焉予之年先於仲瞻而學視仲瞻爲後蓋天下之困於場屋而拙於科第之尤者以是頗知其說而以爲告若夫由科第以登仕版所以致君澤民之道仲瞻之得於家庭者有素矣予奚言爲成化七年三月望日

蘭舟詩序

古者大夫乘車漢太守車特駕五馬無所謂舟也然又曰大夫方舟則又無所謂車者豈非陸行必車水行必舟隨其地而然歟吳故號水國城中曲港縈繞如帶其外則長江重湖望之淼漫不知其際故出者必假舟以行番陽丘侯來爲郡守闓達爽朗大見設施士識其心民賴其政間出郊省耕斂問疾苦乃造爲舟舟之制其外如軒其中如堂其後如樓有牖可以瞻望有席可以偃休圖書筆研外有蘭一本盎于座間蓋侯之所好也故號其舟曰蘭舟侯既自爲之記士大夫爲詩以詠之者數十成化甲午侯述職上京寔乘所謂蘭舟者未至使人持所爲記視其目請爲之詩序某郡人也嘗官于 朝嘗恨不得承侯下風雖未得其政而道之然特其蹟耳今幸得其文以讀則侯之心於是可識矣蓋蘭草類也易以喻同心之言離騷以擬孤臣

之節禮以述佩服之用本艸以著起疾之功故孔子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以蘭之有德有用爲善人之類也侯之心其可識矣夫蘭非善人也似善人者也以其似善人而猶好之況眞爲善人者好之當何如耶侯之心益可識矣侯既惟善是好則是蘭植之聽事可也齋廬可也而復植之舟中吾又知侯好善之心無處而不在也昔者孟子聞樂正子爲政喜而不寐門人以其強與有知慮多聞識爲問而荅以好善且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吾又知侯不足於一郡之治也不終於一郡之治也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其在蘭舟哉其在蘭舟哉

送章廷佐還金華序

由金華至金陵水行千餘里順風揚帆不數宿可至非必供職役服商賈而有事于茲者皆可游也九州之地不能兼美文物之盛者或不足于山水山水之奇者或不足于文物而金陵因天子之都也海內文物於是乎聚而鍾山石城長江秦淮流峙而被帶之蓋古所謂佳麗地也其地美雖遠不可不游況不遠乎章君廷佐金華之宦家也以入郡學讀書既長慨然有四方之志今年冬來游於茲適其鄉之知友一時皆在太學相見敘契濶外取六藝之文百家之言與之校讎問難以考其學暇則又相與上下山水間尋古人遺蹟以慨想其中蓋留連欵曲者既閱月而廷佐東歸之興作矣諸君以予有同學之好且嘗識君乞爲文送之莊周有云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夫以見所知而喜則遠游者其中固有所不樂耶蓋樂以游不樂亦以游竊嘗譬廣見聞則游固可樂遠親戚離朋友則游亦可以不樂今廷佐之游可謂樂矣欲求其不樂則鄉之知友一旦皆集于吾前而忘其身之去國者何嘗有不樂耶然予聞金華稱多賢凡今日之在太學者皆拔其尤者也拔其尤者於太學金華賢士之野不幾於郡之空耶則廷佐之去國也無不樂其歸也顧有所不樂耶雖然朋友所用講學以資道者道不在人則在乎書書之所載皆古人之遺言也取友者鄉國天下不足又尚友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而已予聞廷佐之先有山堂先生著述甚富其曰群書考索者倘無恙廷佐試歸而讀之將有餘友矣亦將有餘樂矣

送陳起東教諭寧德詩序

自予入鄉校爲諸生一時所與游者百數人起東最善自予爲諸生即知取友至於今日所善十數人起東最故予既獲交起東以相講習以相辨論以相責望而箴規出焉入焉無處而不同朝焉夕焉無時而不同未始有離群之歎一旦起東領鄉薦分教濟陽於是別去迨浙省校文之便始獲一見蓋十年于此矣明年起東有寧德學諭之遷南行過家而予已入南雍於是不相見者又當十年噫十年後其果見耶蓋起東今已食祿遠方而予亦爲 朝家之所儲養以待任使者宦途四達惟所命之今年燕明年越吾不得而知今年秦明年楚吾亦不得而知事之近者且不知況欲知其事於十年後耶則吾於起東之別安得不爲之深嘅雖然人情爾士君子之交道與義二者非以留連徵逐爲也吾與起東昔日之所講習而辨論者尚能記憶乎所責望而箴規者尚能持守乎能記憶則於道義也不昧能持守則於道義也不廢若然則起東雖在萬里外吾猶見也苟昔之所已明者今或昧之昔之所已行者今或廢之則吾與起

東雖同在一堂之上猶不見也盍世固有友天下善士不足又尚論古之人者夫古人去我已遠吾猶能友之以道義同也況於與之同時者哉況於與之同里而同門者哉起東將之任以吳中士友贈行之作皆寄予曰子宜爲序乎觀諸詩皆發乎情止乎禮義庶幾古詩人意也予於起東最故且善者情不能已矣敢不以禮義終其篇

送陳寺副序

南京大理寺副陳君粹之官大理者三年矣今年夏將考績于天官卿於是太學之士交於君者咸餞之於太平門之私第酒酌行有舉觴以屬君者曰樂哉君之茲行矣夫君以名進士爲廷尉屬持廉守公明法意讞獄情將甚審優陞遷可樂君之父母皆康彊無恙兄弟具在而家于京師則得拜其父母捧其兄弟可樂 國朝之制凡官于兩京者三年獲贈封其親君之父母例受封爲宗族光閭里是可樂以一行而三樂具焉敢以此酒爲君賀君曰子之稱我者則過矣愛我者則厚矣雖然知我之樂耳不樂則固不知也願以復于子聞之古人食人之食者憂人之事受人之託者盡人之職吾雖守一官秩六品然食人之食不可謂不豐受人之託不可謂不重則夫憂人之事盡人之職可不自勉乎乃今歲之春大風拔木雨土彌旬重以旱暘自京師達于齊魯野無麥苗民之流移甚矣 天子惻然靡寧思所以弭之者乃者 詔兩京慮囚有司亦奔走欽承于下而天意未回民氣未復則吾爲法吏者何以自處豈獄之淹者尚未舒耶冤者尚未伸耶抑或失之姑息而要囚亦與之開釋耶不然豈以是爲弭災之故事而不足行耶抑天意不在是

所事固有大於是者耶抑以文不以實而應之者非其道耶吾一不知其故竊惑之然此吾心之樂耶憂耶必有知之者矣假未有以應實時亦在坐乃起而言曰報之所以賀君者樂乎一己君之所以自處者憂乎天下一己之樂私也其事小天下之憂公也其事大是不可以不書雖然君之憂君之自知也非衆人所以贈君也不書可也而食人之食受人之託世固有輕且重於君者其憂者又何如則不可不書以諗諸於是乎書

周紳字叔謹序

大司寇太原周公有叔子曰紳且冠其兄仲瞻奉公之命俾爲紳制字且欲繹其義以爲紳朝夕勉焉辭不敢又且下拜能發揮於紳而仲瞻則不之吝也乃以叔謹字之而爲之序曰古人之制服所以文其身也亦所以謹其身也故首爲之冠足爲之屨腰爲之帶皆所以檢束其身而不使之曠蕩肆且是故戴冠於首孰與乎脫冠之簡然而君子必戴冠者惡其首之不謹也納屨於足孰與乎解屨之便然而君子必納屨者惡其足之不謹也束帶於腰孰與乎緩帶之放然而君子必束帶者惡其腰之不謹也夫以三者之不可不謹如此使人苦於檢束樂於曠蕩而不冠不屨不帶以爲禮焉則是牛馬而已矣尚復有人道乎今夫紳帶之垂者也禮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則紳之爲制其長可知長則作事不便便或至於失容失容反病於不謹矣故禮又曰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是知腰之有帶帶之有紳固所以謹其身而於紳收之擁之亦所以謹其身也以是而推其餘朝則結佩者以佩之長也恐事君之容不謹也摳衣趨隅者以衣之長也恐事長之容不謹也皆收之擁之之類也夫

古人之制服也既各有法而其被服也亦各有意則所以謹其身也可謂至矣紳之爲義蓋盡於此而寬猶有說焉蓋君子觀乎物則能悟乎理知其麤則能喻乎精故觀紳之收也則韞匵而藏之之理在是矣觀紳之攡也則卷而懷之之理在是矣觀紳之有事則收走則攡也則深厲淺揭而因時制宜之理又在是矣夫然後道之隱顯行藏事之輕重緩急無一有不謹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不徒以物謹其身而必以理謹其身斯於字也稱矣賈闓叔謹力學好德行將出爲　邦國之用以接問冠公之武而於王事有所勤也故進以是說云

郁處士輓詩序

元之季刑政大弛天下日入于亂庸奴盜賊之徒一旦竝起假名字據土壤曰尋干戈以相攻擊民生其時既失所依附往往

踐荊棘履塗泥相率四出以苟旦莫活少須臾死蓋季世之執固然也于時紅巾盜起於汝潁間聲執搖浙西甚蓋處士之先乃自吳東來居金陵之虎口城以假息焉及　太祖受命以興削群雄逐元氏天下復定于一而漸趨于治乃都金陵以建無窮之業既又邑緣江以北之地徙其民實之而處士之先適在徙中故今遂爲江浦人予不及識處士獨識其子太平學諭珍于王允達所珍字君聘始仕爲義烏司訓允達嘗師事之而誠服焉者他日允達從君聘持詩一編過我于太學請予書其首於是處士既卒而士大夫所爲輓之之詩也嗚呼方天下之亂斯民殘於兵革父母妻子不相聯屬如飛毛之在烈風中隨所飄蕩莫知至止其禍何可勝言而予亦吳人也先世幸處圜城中得保園廬以居安知百年後鄉人之去國也已遠乃復識其子孫而與之爲斯文之交乎乃復考論其平生而序其所謂輓詩者乎執筆之際不覺爲之三歎抑是編之作所以稱處士之賢而哀處士之死者備矣予其鄉人也獨序其所以感歎者而他故不暇數數云

錢伯啓輓詩序

翁之沒數年矣其子腆嘗得士大夫所作輓詩數十篇求爲之序予未暇以爲及予居京師復以書來請予未暇以爲則意予未信其父之爲人也乃復以其友人濮君譽所爲事狀顧貳守陳司訓二先生所爲墓銘若表示予嗟夫翁之爲人已足徵於其詩豈待此而後信耶蓋士居鄉閭間一旦遇變故爲卓絕奇偉之行以聳動人之耳目人固能道其事而傳之至於平居無事孝弟行於家仁禮存於心泯然無所見於施爲視之常人耳

至其終老以死里之人始相與退而言之曰是人亡矣其平生亦嘗恤我乎固無也亦嘗譏誚我乎固無也然則非所謂善人乎其稱者則曰是人嘗有以周我也否則有意於此而力未之能耳其弱者則曰是人嘗有意以植我也否則有意於此而力未之能耳其不善者又曰是人嘗有以導我而我未得爲善士者耳不能用其言耳然則非所謂善人乎於是能言者始出詞章以哀之今世所謂輓詩是也人稱之于人於其身存之前者或迫於人情於其身沒之後者或得乎公論故曰百年後公論始定是也是編之作雖數十篇而究公論之所在吾故終序之使後之人有考焉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九

序一十三首

送陳編修師召南歸展墓序

凡有官聯于京者三年許歸省其親親沒許展墓其始求省與
展墓者具疏以奏　天子下吏部覈得實則許許則給道里費
仍限之日月而來蓋　朝廷故事也凡官于翰林者其人或省
親或展墓自閣老院長而下咸作詩以贈其行至序所以作者
之意則以次而爲其年之先後秩之崇卑皆不之計蓋翰林故
事也陳君師召由明經登進士高第入翰林編修　國史者有
年矣今年秋得展墓之請所以贈其行者亦既成什顧其序文
當屬之寬寬以後且卑辭既不可得乃獨於師召之行竊有感
之之意蓋師召長於經術者也今　天子且御經筵近儒臣

於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其間可勸可阻可因可革凡可以爲
治道助者師召宜執經以勸講其　上不可一日輟也後生
小子游於師召之門者常至數百十人於易詩書春秋禮樂之
文其間可辨可解可是可正凡可以爲學術助者師召宜橫經
以開道其下不可一日輟也是師召一身兼有安富尊榮孝弟
忠信之責者而去之如　上下何雖然師召則去矣去則速
其來而已矣來且吾有望焉師召莆田人也莆田爲邑業儒而
攻文者比屋而是故其科第視他處爲特盛其舉於鄉者常三
之一舉於禮部者常三十之一吾意其邑之長材秀民如前代
歐陽詹者固已畢出效用而盡之於科第矣然而三人同居出
處或殊況一邑之人哉吾又意夫長山密林之間士之積學好
古深藏不市如近代陳衆仲者尚亦有若人乎有之幸與俱來

得若人而用上可以經術輔　天子下可以經術教學者爲
天子輔則師召之責分矣夫古者人臣之見君也必有所執之
贄孰謂師召之來獨無以藉手者乎寬故序以望之成化八年
八月

送同年知州縣序

國不能以自給也皆仰乎州縣而州縣之事無不一出於民其
大者田野非民不闢以其能耕植也府庫非民不充以其能供
輸也甲兵非民不威以其能戰鬭也學校非民不修以其能游
習也民之係於國也不既重矣乎然所以親乎民而治焉者則
州縣之吏耳故事又無一不制於守令蓋民能耕植矣其水旱
則自我而備民能供輸矣其賦稅則自我而斂民能戰鬭矣其
盜賊則自我而弭民能游習也其禮義則自我而率守令之係

於民也不尤重矣乎則守令固可謂重任矣而後世乃有不屑
爲之者何哉夫孔門弟子如子游子賤賢矣未聞辭武城單父
之命國君尊矣滕之爲國截補之僅五十里今于人得如子游子
賤已不易得而跨數百里之地而爲州縣岸然位乎千萬人之
上與古王公等而復不屑爲之弗思甚矣　上御天下得濟
南尹公爲天官卿而其亞得崑山葉公莆田陳公三公者相與
同心輔政思慎選法謂　天子宵旰留意斯民而進士者又
天子之所親擢而留意者也未可煩以他事其以民託之治治
有蹟當請于　上而拔用之先是壬辰歲所擢進士二百五
十人者具[illegible]有司觀政乃簡其人悉授以大州上縣諭以意而
遣之衆皆感激奮迅無復幾微不平之意其行也同年友謀所
以贈者推寬爲之序寬以國之仰給乎州縣而州縣之民處乎

田里或以其可虐而虐之則不知其係於國者之重守令之奔走乎州縣或以其可易而易之則不知其係於民者之重遂序其所以重者人書一通爲贈而其人其州縣則易書以別之益凡上之人統乎守令者於是亦宜重之矣雖然非所以爲諸君贈也彼之重我易我何與我事特患吾之不能自重而自易耳諸君之游於庠序於入官之法固已飫聞然而同年之情有不能已者試舉古人之成言爲諸君更一誦之惟正惟清可以處己惟公惟明可以接人惟慎惟勤可以臨事必兼此數者而後爲自重也然則上之重我者固在於是而我亦不失其所係者之重之實矣夫臺省廊廟其地甚高諸君既皆自爲階吾見其升而上也壬辰之擢賢偶以名數先諸君承史官之諸君鄭行俟德政成寬雖不文尚能執筆往徵史以爲諸君役也

贈王惟用序

王故儒家其醫則出其先光祿隱君光祿當洪武永樂間以興學篤行沈晦于時時金華戴元禮以醫名天下元禮丹溪朱彥修門人也光祿與之友尋得聞其師之說開出以治病遂造神妙然尤喜治貧困及方外之士病因其尤仁也光祿二傳是爲時勉先生時勉讀儒書能繼其醫存其仁名益起吳下而延及于兩京惟用則先生長子也其醫之繼其仁之存其名之起而延及者如其父恭先生年既老求以治病者益衆因使惟用代之惟用察病之情論病之當人固謂其稱時勉子而時勉亦曰是真吾子也益使代之家君東莊先生素彊今年春偶失調攝而病作爲寬既竊祿于　朝人自吳來者秘不道其實久之家君始書以來曰吾嘗病矣得惟用治之而愈矣顧吾病非惟用治不愈汝宜爲文以報寬始聞之大驚驚定而喜喜極而感乎惟用者自意不腆之文不足以爲報也而重違嚴命則書以爲惟用贈雖然文果止於是乎哉若昔光祿之醫故姚恭靖公廣孝嘗爲之傳今惟用父子無媿其家學者其奏功之妙吳下人能談之寬雖不文幸職　國史凡技術之良者得書之異時執筆傳其事使千載之下知有其人其亦庶乎爲報也韓文公云無亦使其無傳焉嗟夫有如惟用父子使之無傳可乎

贈行人楊君擢監察御史序

昔者東漢之世安陽魏桓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遂隱身不出當時莫不高其爲人予嘗竊嘆之桓之爲人則高矣然特未仕者之言也若夫已仕者饗其祿受其爵而又以言爲職則人君之事皆吾之事未宜讓之以不可坐視其過而不出一言以救之也若後宮千數不言也言之安知其不可損廄馬萬匹不言也言之安知其不可減左右權豪不言也言之安知其不可去如是而不從再言之可也如是而又不從則吾之責既盡雖去之可也否則如孟子所謂吾君不能者此豈事君之法乎抑在東漢天下之事亦多矣桓雖不用而讀其言吾獨以其知所本也而尤取之楊君舜美河南人也通經學古以名進士拜大行人有專對之才不辱君命之節三載考最擢監察御史其舊所同官自司正林君而下將往賀之而予同年友張司副來請文於予予以舜美已仕者也其奉使而出能知四方之事特其末耳嘗觀漢宣帝以蕭望之出補郡國望之謂　上哀憫百姓出諫官以補御史然朝

無諍臣且不知過所謂愛其末而忘其本也遂徹入之夫御史今之諫官也以舜美之才之節而使爲之不可謂之忘本因舉漢事爲言蓋不特賀舜美且爲　朝廷賀也

樊山集序

前三年縉雲樊時登與予會試禮部告予曰早嘗輯樊山集成矣願有以序予以未見斯集爲辭既而時登下第去復貽書以請予答之如前日今年春時登再試禮部則挾所謂樊山集者而來予閱之集有內外篇蓋其一家之書也內篇載樊氏之述作其遠自漢光祿勳準始外篇載樊氏之事行其遠自漢壽張敬侯重始按時登自序樊氏系出南陽之湖陽始遷河東再遷長安三遷池州四遷眞州五遷浙東而分常山縉雲二族以爲斯集本其家乘而作而家乘又本於史傳而錄若新野之曄曾

陽之英猗氏之遷廬州之子益冠州之楫史雖有傳以不載家乘故不得而及則如準如重之遠其爲樊氏之先殆無可疑然予觀之集中縉雲之樊自宋翰林應奉江浙儒學提舉萬卿慶之城南萬之子杞孫始定居縉雲三傳而爲太中大夫江西右參政敬其間雖隱顯不同皆以德行文學爲鄉人所宗則其遠代雖無重若準巳自名家況其有之乎若夫時登以鄉校之秀登于春官其學行之美度越流輩方將率其昆仲子姓出爲時用則其近代雖無萬若敬亦自名家況其有之乎夫古者人臣功德之大於是賜姓命氏使之別于後世後世無不姓不氏之人則先世無無功無德之祖此理之易明者也然而歷世既遠宗法不立而又遭值變故至于譜牒散亾雖欲祖其人有不可得而祖者欲次第推而上之其亦強焉補緝而已則理雖易明而其事有難行者矣今樊之爲氏實本于樊侯仲山甫集中不之祖者時登之意蓋出諸此抑亦無史傳可據家乘可稽之故耶樊氏依山而居鄉人號其山曰樊山時登因復號其集曰樊山集云

銀爵聯句序

成化十八年春正月壬午　天子有事于　南郊明日慶成有宴又明日出內帑白金遺中貴人特　賜執事之臣而林君朝信以御史監祀預焉朝信既拜受曰是　上恩也其可以褻召工攻爲之爵而銘其尾曰　郊賜示不忘也他日出以酌客客亦曰是　上恩也其可以褻乃爲詩以侈其事有首倡以句者摐次第續之予既在列及章成朝信復強予序之蓋君之使臣也有常事臣之在官也有常職惟其事與職皆有常也

故其祿亦有常上非過與而下非過受其道當然爾今　朝廷歲一　郊祀亦常事也而其事則大御史歲一監祀亦常職也而其職則重惟其事與職之大且重也由是有所特予者非私於臣也推敬神之心也夫既由此心而推之則下之受者又豈敢易其物哉而朝信於此尤致其意不爲他器而必爲禮器焉其又知所以敬　君者歟今朝信既秩滿以才望超擢廣西憲副於是行矣使道得以會其宗族出此爵酌之宗族不敢褻也又得以會其鄉黨出此爵酌之鄉黨不敢褻也及去而履任得以會其僚友出此爵酌之僚友不敢褻也則凡几席之上樽俎之間不必立之監佐之史自無號呶屢舞之人信所謂一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三爵而油油儼如立於　殿陛之下終其飲而不敢亂也夫爵器之小者而禮攸生敬攸起其係於人

則大也是宜序其詩而描之是歲六月己未序

愚樂菴詩後序

新喩傅曰川先生以其先檢討公所得士大夫愚樂菴詩示予俾書一言于後愚樂菴者檢討公名其居室而因以爲號者也詩凡若干首故少詹事莆田柯公旣序之矣予復何言孔子曰知者樂愚知之反也以知者之樂則愚者之不樂可知然知與愚述其人者云爾而非所以自述有人曰吾知人也則未必知徒爲誇大之虛言耳有人曰吾愚人也則未必愚適爲謙抑之美德耳公之爲號所謂自述者則吾見其知而不見其不知見其樂而不見其不樂也名菴之意有可信乎其亦有不可信乎抑公之厚德吾嘗聞之以歲貿田高其直而後取貧人貸粟責其本而復予凡平生所爲皆較計毫末之徒之所笑者而公爲

之終身雖謂之愚亦信益世之人刻薄甚察一身之外惟恐有遺利者其心每戚戚而不安至於重厚質朴渾然若無心計者顧多坦坦而自得豈惟其中之樂而已其澤之流及于後人者尤多可驗公有二子曰瀚曰潮瀚即曰川天順甲申進士初仕爲翰林檢討而以其官贈之今陞修撰兼司經局校書潮成化辛丑進士爲中書舍人竝以甲科進文行表然爲士林之望諸孫亦秀雅不群傅氏之盛蓋自公蓄之此所以爲可驗也因序其詩之後而及之

尚古會詩序

浙河之西人稠而力勤地沃而物衆所在聚而爲市布縷穀粟以相貿易權衡度量以相較計喧呶上下之聲晝夜不絕欺詐所必至爭訟所由興其勢宜然於此而欲敦禮讓重信義覘過失恤患難以復乎先王之世亦難能也哉有能之者自非好古特立不爲流俗所移之人烏能倡而成此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人庶幾所謂豪傑者耶海寧之野有市曰長安鎭里人杜文昭輩十有一人當成化壬寅正月初吉始立鄕約行於里中其條凡七大抵倣藍田呂氏之法名之曰尚古會同里盛君居于京師嘉此擧之善也走士大夫告之欲詠歌其事以傳士大夫聞而亦嘉之輒爲詠歌之不辭旣成編復走予求序其首夫謂之古者非成周而上也乎嬴秦去周甚近宜其俗有先王之遺風然辭語德色之說已見於賈誼之告漢文帝者則自秦而下皆不足以當古也且古者化行於上民俗皆美其立法之詳已不可考今獨載於孟子者曰死徙無出鄕鄕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持數語尚可見之則當時所以爲井田者豈徒使其出賦稅以給公上之需而已誠欲其相親睦以保其恆心不至於放僻邪侈而陷於惡也此法旣立民旣不待自爲約而已約於上矣惟約於上則凡受田之家其俗無不同者自井田之制不行約於上者已廢此民所以自爲約也歟惟自爲約其俗又安得而同哉昔橫渠張氏欲買田行之而未就呂氏之約則又不待乎田者顧其法廢亦久何意文昭輩復擧而行之苟使人皆倣其法俗有不美而世有不治者乎夫此十一人者爲會于一鄕其事若小然實風化之所在故爲序之且以堅其約使不至於遂廢也

贈周原巳院判詩序

自予官于 朝買宅于崇文街之東地旣幽僻不類城市頗於

疎嬾爲宜比歲更闢圃號曰亦樂復治一二亭館與吾鄉諸君子數游其間而李世賢亦有祿隱之園陳玉汝有半舫之齋王濟之有共月之菴周原已有傳菊之堂皆爽潔可愛而吾數人者又多清暇數日輙會舉杯相屬間以吟詠往往入夜始散去方倡和酬酢嘯歌談辯之際可謂至樂矣獨原已或時慘然有不豫色衆怪之而予獨知之者盖原已之父菊處先生與其母閭丘孺人皆年近七十無兄弟侍養于家宜其不樂非區區杯酒所能解者今年適南京太醫院乏人握印而原已以醫出入禁中且十年　上識其爲人儒者遂以御醫擢判院事原已拜　命喜不能自制盖非喜於得官也南京去吳甚邇至是使道得過其家而迎其二親養之無難耳方原已念其親欲暫請一歸省不可得豈意得此固宜其樂於是原已將行吾數人惜其去而不可留也王汝遂斂諸詩贈之凡與原已厚者亦皆在焉予於原已有親交之好因即嘗所同游樂者書其上以接噫原已則行矣其亦樂矣異時一讀此其亦不能忘吾數人也乎

贈施煥伯同知許州詩序

今之舉進士而得者或相與驚曰彼亦與是選耶其有不得者或又相與驚曰彼亦不與是選耶夫合數千人于場屋三試之什一取之其法可謂嚴且精矣其人得與不得宜厭乎衆而復有驚歎之者私議之所在公道之所出此固有司所不能及者也然則前之所謂與選者有其名而無其實所得特外耳何有於內其人果榮乎後之所謂不與選者有其實而無其名所得在內矣何必於外其人果辱乎余昔兩忝校文之列自謂能得士至所失亦不少焉嘗以是愧于心若吾友施君煥伯乃有司之所深愧衆人之所尤驚者乎煥伯少游郡學遂領鄉薦自是試于春官輙不偶凡二十年于此今歲始從吏部選得同知許州噫即煥伯觀之謂毋試不失天下士其可信乎謂盡得天下士其亦可信乎且場屋所試特文藝耳故衆之所驚歎者亦惟在乎工拙之間若古之賓興以德行爲先則未必於紙上數十言之間而知之者此又有司之所不能及者也自予爲童子與煥伯游知煥伯之深者莫如予其爲人簡易謙和雖不爲奇絶可怪之行然其中實廉介有守欲求其過不可得者許之人尚勿易視之名實之相違文行之相負士之難論也久矣煥伯行得贈詩十二篇予爲序其首歸之

中園四興詩集序

古詩人之作凡以寫其志之所之者耳或有所感遇或有所觸發或有所懷思或有所愛喜或有所美刺類此始作之故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後世固有擬古作者然往往以應人之求而已嗟夫詩可以求而作哉吾志未嘗有所之也何有於言吾言未嘗有所發也何有於詩於是其詩之出一如醫家所謂狂感譫語莫知其所之所發者也予自官于京師承乏太史氏四方之人以京師爲士林而又以館閣爲詞林爭有所求然率不過慶賀哀輓之作而已幸其或爲貞孝節義事正吾所當詠歌者又無從覈其事之有無漫出數語應之至於中之所欲言者反爲所妨而未暇於作常欲峻絶求者以力追古人而未能也費君昭齋家貧好學博聞彊記而尤攻於詩平居凡有所感遇有所觸發有所懷思有所愛喜有所美刺一於詩發之詩成不復篇爲之題總名曰中園四興四興者盖

倣杜子美之秋興推而廣之而曰中園則系以其號也手抄成編請予評而序之予讀未及數篇已得其心志之大畧蓋昭齋惟隱居不仕得不亂其所學然耳若其造語雖若近師乎宋然方之今人空疎卑弱熟軟枯淡輒以盛唐自詫者殊科此又不暇論也昭齋少時嘗習程文欲取科第以見於世已而棄去賁樂城東一意古學其學之所至獨予與閶門周庚知之庚既校正其詩非予誰爲之序者

永感詩後序

今禮部有登科錄者所以錄登進士之科之人而著其姓名以傳于世也其下則詳系其年貫字行而上及於三代於其人曰具慶則猶必以爲喜至曰重慶又喜之甚也於其人曰嚴侍慈侍則猶必以爲恨至曰永感又恨之甚也夫今之士爭以得甲科爲榮其所出之存没他人猶喜之恨之況其子孫所以喜之恨之者當何如耶成化壬辰科凡二百五十人具慶者嚴侍慈侍固多然重慶僅十五人而已若永感者至三十人而江寧吳君憲之其一也憲之平生既甚恨于此而士大夫知其恨者因作永感之詩慰之吏部右侍郎晉陵王公既序之矣憲之以予舊好且同年也俾序其後於是憲之以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考最得贈其父教諭府君如其官母錢氏孺人　天章爛然賁及閭里所以慰之者甚至蓋彼固有具慶者不辱而危之已幸何有於此若君之父母雖没而被兹　恩典且瞑於地下矣君可無恨然白華之詩爲美孝子而作者則不可以無序也顧王公已爲之子可畧

賢科世繼圖序

成化辛丑予同考天下士得莆田林沂於閩之人皆曰是固積學者已而居魯登進士第出爲金華推官讞獄明審民不告枉抑予方喜其學之見於行事也又三四年吏部知其名竟召爲工部主事適　天子新即位上疏言事者再皆切要語予又喜其學之見於論議也自是居魯名益起凡　中朝之士無不知有其人者而予亦以昔者取士之得付幸也居魯在閩中爲世家其先叔祖諱庭芳嘗登永樂戊戌進士第至天順丁丑其父際繼之及成化丙戌其叔父數繼之蓋今又繼以居魯莆田科第固盛而林氏一門其可見者如此人誰不榮之庭芳終新會令際按察僉事數韶州守二世三人循良譽謡之名至今播在鄉里而居魯少好賢似其前人則人所以榮之者非榮其科第也榮其賢耳然而復有求賢科世繼圖者居魯乃以求序於予噫言科第於莆田嘗如較斤削於宋魯之地所産皆良無足貴者且其累世仕宦之美不可以不書而居魯則予所親見者乃頗詳之居魯今將分司浙江仕路方進尚其慎之以爲科第增重俾後人得以嗣承於無窮則所以可書者又自今始也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一

序一十二首

丁未會試録後序

皇明有天下百二十年于兹　文教所及無間遐邇士懷負才美以幸際　盛世莫不自磨濯以興於是舉于鄉而來會試禮部者翕然咸集　上命文學重臣充考試官而濫及臣寬既竭其駑鈍以從事則卷冊浩穰動盈几案不可勝校竊歎士之操筆能爲文者若是其多信乎世之久治也然昔嘗怪宋蘇洵以文妙天下顧於當時之文若不足其曰盛者夫文載乎道道因文而凝不因文而散而洵之言若此豈不以世之所尚者文則所立有大於此者將分其力奪其志及其弊也不幾爲浮華之言乎夫浮華之言蕩然無益於世其體教類俳足以惑人是以君子患之今日所取士豈亦有是乎蓋言與理俱勝取之理勝於言取之若夫言勝於理固所謂浮華者不能取也然世亦有善於爲言疑若近於理者一時亦可以欺有司要之終身不可掩焉今　天子仁明剛健圖治方切頃因群吏述職特敕銓曹嚴黜陟之典以治行責成其下甚至　聖意所向昭然可識蓋以文取士其立法然耳其終以是望於天下乎是科得士三百五十人擇其文得二十篇刻之蓋自知貢舉而下諸執事之名氏皆在爲會試録將獻諸　朝臣愧無以塞責敢謹序其事于後

贈工部員外郎胡公致仕序

昔漢文帝登虎圈嗇夫代尉對禽獸簿甚悉欲超遷之張釋之謂周勃張相如皆稱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効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耶文帝乃止夫文帝爲漢賢君猶以口辯爲能他尚何望哉然當是時嗇夫亦幸不用耳用則或至於僨事如主父偃江充賈捐之楊興之流槩可見已若勃相如爲漢名臣已不必論他如周昌石建亦似其爲人其忠直孝謹足以補乎朝廷而風乎郡國是豈嗇夫所能及者噫惟嗇夫之見賢於人此後世不以才智外見者爭指爲迂濶遲鈍而不能用用必多浮薄喜事之人而國家忠厚敦樸之風衰矣予同年胡公彦超少而明經淹滞場屋者二十餘年既登進士第徊翔郎署者又十餘年今歲始得從大夫之列　命下數日即上章以老疾請所以求去者甚切大臣特知公文學而留之而公不顧也既得請數日即治裝歸其鄉且曰吾惟不能見幾至於今日來者可追吾已悟之矣噫公何進之遲而退之速也如此方今朝廷清明天下平治公卿大夫以仕惟其時由弱冠至于白首偃然不以歸老爲意公何獨求異於人而去耶以其心爲有愧耶則公之督治於事皆集而能知其弊以其心爲有畏耶則公之操持於法已守而能免其過所不能者其亦在乎言語步趨之間應對奔走之末而已矣故能者進而不能者退亦勢之所必至者此予雖愛公之深而亦不敢留公也公出浙東大族所居曰青陽其地甚勝山溪環合可以登臨中有良田可以耕稼而族之子弟又多好學可以教育其樂且不可一二計與世之罷則無所於歸者不類此又不必留公者凡同年致其事而去者僅見公一人予固欲去而未能者因公之別也能無一言贈之

崑山葉氏族譜序

族譜之作謂不忍忘其祖耶則推而至於百世之遠可也然或無所據則茫昧而不可信其亦從其近者泝而上之至於不可信乃已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此豈特故國爲然有家者使文獻不足其亦有所據乎周之末沈諸梁封於葉因以爲氏後凡氏葉者必祖之若吾崑山之葉獨不知出於此耶自漢唐以來葉之顯者亦多矣獨不知出於此耶故贈吏部左侍郎春之作譜則斷自五世祖秀實府君始其上固不知也則缺之數年其子文莊公蒐輯遺蹟復推至於宋刑部侍郎逵其上亦不知也則缺之又數年公之弟與謙訪於松江之族得石本焉蓋始于光祿以卿參自以爲出於刑部之上也至考之舊譜則光祿爲刑部之父子自刑部而下世系尤明遺像咸具且

秀實府君諱以其名今始得之而與謙甚恨其兄之不及見也既輯成三巨編而葉氏族譜於是始備乃來京師持示予請序予受而閱之歎曰何其有據而可信也此豈非文獻之足乎蓋嘗以論譜之作固在乎世系之明而尤待於子孫之賢賢則不忘本雖遠猶知重之不賢雖父母兄弟且不知重況其遠者乎故雖有可據亦往往棄而不省葉氏之先賢者固多若夫文莊公之賢則近代之所少者其好古博雅於故家舊族猶惓惓焉又況其先世耶然公無恙時雖以譜之未備不能承其先志爲恨至是猶幸其弟之賢克成此葉氏之後人宜寶而傳之以無忘其功者也昔予初在翰林公嘗以秀實府君事實見示欲予題之自愧淺陋不敢執筆豈意公沒後乃序是編蓋雖與謙之請而亦公之遺意也故卒書之而不敢辭

南安傅氏族譜序

戶部主事傅君時舉既仕于　朝去其家數年以其族大且遠甚懼後人無以知其所出之原所別之派也屬書于其叔父孔亮伯兄耀宗請譜之譜既成則奉以請予序之蓋傅之先爲光州固始人在唐有諱實者仕至威武軍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廣明間避亂入閩家于泉之東郊而閩始有傅氏僕射生八子析居僊游連江長泰而南安則長子左侍禁之所居也其後當宋子孫最盛凡擢科第登仕宦者不間一再世至故元稍晦入　國朝復有以文行從有司薦起者至時舉遂登甲科爲司徒屬以振其族人而其族復盛矣自僕射至時舉得十七世悉列于譜中凡行第名諱與夫娶某氏仕某官葬某地知則載之否則缺之若其行實則于家傳著于墓銘修于郡志者

亦皆附于後其法視歐蘇氏雖不合然一展閱則數世以來父子兄弟前俯後仰左提右挈藹然如聚于一堂之上所以使其嗣續興孝友之心不以塗人相視者非此編之助也乎時舉又言吾傅氏雖派別不同范文正公云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蓋僊游之派特盛其譜可考惟吾南安已有散居他里如坎井倉前者況其遠者乎固有知肇慶不還如侍禁公六世孫倘之後吾既訪而得之若連江長泰不相通者已久今幸以公事得便道過之而躬訪焉他日又將合諸派以爲譜而吾之願始畢矣予厚其意嘉其事遂書爲序以贊其成云

贈都憲孔公詩序

後世以文武分而爲二久矣故搢紳之士業詩書習禮樂卒乎不知兵事者皆是然所謂兵事亦非張弓馳馬以賈勇角技於

戰陳之際夫亦運籌建策足以制勝而禦侮耳士旣不事乎此
及一旦有事顏色萎薾往往爲介冑者之所嗤笑或者以衛靈
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有軍旅未學之對不知孔子此言葢有爲而
發獨不見其爲魯司寇時却萊人以兵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其嘗學軍旅足可證矣世之爲通儒者莫不以孔子爲法而況
爲其後裔者乎今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孔公實出闕
里其先在元季有游學江南者遭亂止于姑蘇遂爲蘇人公自
爲諸生以文稱里中及登甲科爲守令皆在嶺南適其地當寇
盜殘破之餘公能以威制服群蠻而以信義結之卒使其黨俯
首聽從不敢違令遂完其城郭聚其人民而復其郡縣如故公
名旣起自是擢居藩臬凡其地用兵公輒往赴而亂者即定
朝廷浸知公才可大用乃有都御史之命葢公至是所統益廣

任益重而名益盛如都勻黑苗方叛以知公在即相解散已而
群蠻愈向化而　朝廷遂無西南之憂公於是禁戢官吏休養
士卒政治旣優乃務興文教先時士人每三年大比輒附試雲
南公因建請特設科場如他省例事雖未及施行而論者知遠
徼之無警而武備之有職矣公初拜都憲時鄉人之仕於朝者
喜公之大用也多爲詩贈之予與公爲同里而相知實深不可
無言以序乃爲書其首方今　聖天子在位臣下有勞于外
者皆得召還然未有如公勞之甚而久者則公豈久居于外其
將益展布以毗于　一人而施及於四夷乎吾特書此俟之

潛齋詩集序

昔在永樂間文治旣興人才振迅爭欲出爲世用文學吏事蔚
然可觀至於書藝醫術亦極一時之選葢　文皇帝在位造
就作興以遺　後聖無窮之用者也當是時吾吳中則有沈
以潛先生以文學之良傳醫術之妙牣居京師稠人中已有儁
譽稱然　上未甚知名也一日太醫院判蔣用文病
上遣使問之曰卿即死孰可代者用文以以潛對即日自醫士
擢御醫時　朝廷方愼名器俄以潛得此人以爲榮遇後沒楊
文貞公誌其墓實載其事以潛有四子曰寅賓宇宙能世其醫
不絶宙有子復以儒顯其伯仲曰杰曰燾相繼登甲科杰守歸
德有善政　召授京秩而燾且績學翰林爲庶吉士嘗相與謀
刻其大父著述以傳顧徒得其詩數十首而已葢以潛爲學長
於詩物有稱號潛齋集後忽散逸而此數十篇則錄之人家者
其平生得意之作尚多有也沈氏兄弟旣以爲恨視此益重之
曰吾大父之言可以少而不傳乎使更訪求之安知其不積累

而多乎乃終刻之而請予序其首以俟云

舊文藁序

寬年十一入鄉校習科舉業稍長有知識竊疑場屋之文排比
牽合格律篇同之使人筆勢拘縶不得馳騖以肆其所欲言私
心不喜時幸先君好購書始得文選讀之知古人乃自有文及
讀史記漢書與唐宋諸家集益知古文乃自有人意頗屬之適
與諸生一再試郡中偶皆前列輒自滿曰吾足以取科第矣益
銳意古作然旣業爲舉子勢不得脫然棄去坐是牽制學皆不
成故累舉于鄉即與有司意忤雖平生知友未免咎予之迂予
則自信益固方取向之文選及史漢唐宋之文益讀之研究其
立言之意修詞之法不復與年少者爭進取於場屋間未幾當
大比之歲提學憲臣有知予者乃強遣之不意名在鄉解又四

年試春官皆不見黜尋登進士第又四年不幸遭先君之喪而歸既免喪理舊僕得亂稿三四編蓋自壬辰歲以前二十年間所爲文也當時自娛其詞之拙陋而毀棄者其多此特偶存者耳欲悉焚之不忍因重錄而類序之嗟乎予之好尚予序之好而朱子之所不好者也錄此不覺赧然

恩榮圖詩序

古者天子之使群臣自治民行師以至修土功交鄰國之類皆勞事也惟念其勞有宴以相聚會于以樂其心而通其情令見於鹿鳴諸詩是已後世賓興之典既非古若至隋唐以來士之出於進士科者徒以制策奏對得通於天子天子固未嘗識其人也而其人亦未嘗有一事之勞也輒有宴焉蓋重其科如此然未有如　皇朝之光重者也乃傳臚之明日即　賜宴於禮部仍　命武臣之尊者一人主其席而　廷試執事之臣自讀卷以下皆預大官供饌教坊作樂以侑號其宴曰　恩榮益重其事又如此雖然豈故爲是繁縟之禮哉必有意焉無錫陳君文美自爲舉子時已有聲鄉邑成化辛丑試于春闈既捷及　廷試遂登名第二甲後　賜進士出身既偕同年飲宴如制他日復請善繪事者寫宴歸之圖時自撰題圖成予序其上夫市人以一飯與人必有所望焉非徒與也而受一飯者亦必有所報焉非徒受也况宴重事而况　朝廷之宴之重者乎故重其事則望於人亦重益所以警勵其心使之自盡焉耳今文美爲比官屬已三年惓惓焉惟恐一日之曠其職乃復作此圖以示不忘其知所重者歟其知所以報　上者歟其亦可謂有意者歟君曰是宴之　賜也常事也卿節婦游漠然不加之意

雖市人之所不爲而謂文美爲之乎其或知所以重止于誇耀閭里之人以爲一時之光榮而謂文美又爲之乎此予皆知其必不然者故序之

贈孟御史序

凡天下不問邊徼荒遠之地雖庸夫孺子語及　朝廷之官莫不知有御史者御史之名可謂著矣　朝廷設六部以分掌庶事不相侵越惟御史按行天下自官吏臧課學校軍政刑獄水利皆得以治或非所治者亦得以論其得失陳其利病御史之職可謂重矣是以古之能舉其職者人主多褒獎之雖以言觸犯亦優容之以其有益於國者多故耳咸寧孟君世傑早從其叔父成都同知良璧受學學成取科第始仕爲桐鄉令循良之政嘗見於旌異之典已而吏部知其才可居內臺也奏請于　上召爲御史物奉　命巡按畿內風聲凜然盜賊斂蹟及出按蘇松等府嘗體益振官吏畏服甚不數月獄訟無稱冤者今年君以考績書最蒙　賜敕進階榮及其父母妻室如制於是其同官文君天爵來請言爲贈予未暇復及文君出按河南而馬君良玉申請不已噫區區不文之言何忍爲君吝哉蓋予蘇人實知君往歲所以振寧備者大率詳明平恕以盡下情不倚勢作威而已自後如君之賢者固多否則直以鞭朴嚴峻之法以臨田里疲頑之民使之無訟亦何難者是可慨也君既非其人推此以治他事必無不治者彼天下知有其官而不知有其人者何限如君雖使後世知有其人豈特今日而已耶故書以贈之

西涯遠意錄序

西涯學士遺方石侍講詩十三首書六通爲一卷而詩則與蕭文明李士常潘時用聯句爲多總題曰西涯遺意錄者蓋其意倡於西涯且出其筆也初成化間方石以內艱去服滿不起即所居緦山之下結屋讀書有終焉林壑之志故西涯所遺書自道契闊外惓惓焉趣之出及方石志不可回言不即從其後遂有果哉之歎益以義處人如此自是凡十年爲弘治改元國史旣嚴有司奉　詔旨入緦山敦勸上道方石始來蓋其計慮之審動以其時卒能以義自處君子益重之夫市朝之上爭名競勢之徒相擠相陷惟恐不及固不足爲二公語然其得罪於二公者可勝言哉凡西涯筆札之妙人多得之而方石以同年故相契尤厚所得殊多不下數百紙此特家居時出於浮沉之餘者耳寬從二公後已久竊觀是卷有出處之義在非常時贈遺者比乃書而識之

後同聲集序

館閣日長史事多暇方石西涯二公凡所會晤游賞與夫感歎懷憶寬遣悲發之詩今見卷中者西涯特錄已作而方石則有聯句在焉總五十首號後同聲集蓋往時二公同在翰林詩已成卷陳愓齋太常嘗以同聲集號之此則二公並以家艱先後終制從修實錄之命復聚于翰林相與倡和者故以後云予嘗觀古詩人莫盛于唐其間如元白韓孟皮陸生同其時各相爲偶固其人才之敵亦惟其心之合耳合則其言同同則其聲自有不得不同者然君子小人莫不有發其聲之同亦各以其類二公平生以道義相重志節相高非特以詞章相勝者故發之于詩和平深遠覽之可誦誦之可聽聲之樂則如鳧氏之鍾磬厚適宜侈弇中度自然無石播朴鬱之病其爲聲也眞同所謂金聲乎予之鄙陋固不足以識其妙然以是論之亦可謂聞樂知德者乎方石以翰林侍講初擢南京國子祭酒欲別去持此示予曰願有序則復應之竟不予舍也

贈王刑部歸省詩序

黃巖王君存敬官于刑部者數年其父和卿公與其母安人皆老于家而大父南耕翁則益老矣其叔父某因作詩寄之有若得來看百歲興何妨遲作十年官之句存敬捧而歎曰此弼夙昔之願也弼豈棄所世之老而戀一官之榮者顧例未得歸耳乃去歲之夏俄有　詔下凡朝臣去家六年許省其親聚方爲存敬喜而存敬適奉　旨往治齊獄及是事畢還　朝始克遂厥詩老王古直其鄉人也與陳一夔副郎乃用其叔父詩分十四韻欽詩贈之其間或一韻累至二三首者蓋存敬之才操非特見於治獄而已其詩名在士林籍甚人爭願爲文字交且其一家重慶世所難得而承　詔榮歸用以寓予歎羨者亦有在焉王在宋已多顯官今居黃巖山中一姓凡千餘家皆隱于農而所居險阻人跡罕通大抵類武陵桃源自存敬之先四世從居邑中子孫復出而仕存敬之歸也又將訪之而聚其宗睦族之義吾聞之古道云

序一十二首

賀監察御史徐君序

福建道監察御史徐君時中之官于　朝也謹重廉正名聲籍然皆曰徐君眞古所謂才御史者於是任滿三年都察院自院長而下考其績惟稱至吏部亦然皆有詞以褒美之其同官相與舉酒賀君復走予請文序其事予與君爲同年進士不可謂不知君者既昕夕諸益既久始克爲之然君爲人之賢亦以久而益信夫自　今天子嗣登寶位　聖政日新固不可勝紀然其大而要者在聽言而已故天下之遠鄙艸茅賤士莫不有章疏以達于　九重之上其可采者雖苛細之事未嘗不下群臣議而行之而況爲言官者乎夫進言補闕固事君者之心而

盡言招過亦非事君者之體故古之人尤致謹于此而不敢易者若唐陽城爲諫議大夫七年始論裴延齡誣陷陸贄事城固奇士亦必待久而後言者蓋不欲易其言而瀆言之也其後延齡卒不至相佐人謂城之力居多是以言不易出出則上之人必曰彼未嘗言也今言之必其言足當行也無弗聽者雖然其人不能平心以處事正已以格物而徒嘵嘵然以強聒於下欲上之聽亦難者何也其身不誠自不能感動乎人也吾嘗觀君于事之大者既與同列取而論之　天子信用無不施行曰彼苛細之事人能言之吾固可免也蓋其老成持重如此自是君惟不言言則欲弗聽不可得也若君嘗按行畿內清軍政而人不稱究治文案而吏不敢欺遇事即爲不任智數又不必書者君之先爲浙東人今居眞州其既考最蒙　恩進階而贈其

先府君如其官母陳氏號孺人而封其配夏氏如其母云

雨菴宗譜序

言禪者必祖達磨自達磨至于秀能而其支已分又自能而後爲曹洞雲門法眼溈仰臨濟諸宗而其名遂立蓋聞之其徒云嗣夫人一也則心亦一也禪學者明吾心而已今分支立名以自別如此豈所謂殊途而同歸者耶雖然南北相訾反戾鬬狠其道遂隱如昔人所論者其流弊亦不少也諸宗遠者至十八傳而絕近者六七傳而絕惟臨濟久而獨傳於天下在
國朝宣德正統間有高僧曰祖淵江西人也自閩之雪峯寺召至授官至僧錄司右善世一時　恩寵既加四方之人因其嘗所居地稱之曰雪峯禪師而不名裹糧相從爭願出門下其徒既盛於是師製二十字使世爲名後自別其派既化去後人

世居僧錄其尤能據其教者曰故善世道堅古心古心之徒益盛其尤知名者曰今善世戒璇大章大章住隆福寺有年矣
朝廷屢遣中貴人即其廬修佛事而勳戚卿士又多與之往還承奉應酬之勞殆無虛日章疏書札裁治精捷則又出其徒定徵手也徵善讀儒書而詞翰俱妙有前人風當其少暇閉戶焚香筆裹左右矻矻不休久之成巨編則奉其師之命所修雨菴宗譜也雨菴爲雪峯禪師別號其譜自雨菴而上泝焉爲總圖遠者略也如族之有祖也自雨菴而下沿焉爲譜圖近者詳也如族之有父子兄弟也一展閱間上下數十世分合傳受粲然無遺譜成乞予序其首蓋自諸宗既絕今所傳者同出於臨濟所不同者特有講與教而已門戶判然又不可混大章師徒何慮而必爲此噫諸宗不同出於達磨乎其爲此者亦慮夫今而

復分如所謂相富者乎相皆而道復隱此譜之所以作也乎抑又有說焉今視髮受度出於兩楹者不可勝數其人散在四方久而不知有相視為塗人者其亦使考而同同而不散乎然則後人有能續而修之雖百世可考也而況今日哉是譜也自朝廷恩典至于詩文書札皆系而書其所題曰兩菴宗譜吾知此而已故特序之

伊氏重修族譜序

伊氏自沭陽徙吳中歲久遂為著姓其居城西之通波坊吾幼猶及見其盛也家喜藏書多延接郡中儒流正統初有曰佩字士剛者吏擢甲科給事 禁中一時賢豪多登其門者不絕未幾士剛卒而家遂落吾嘗疑伊氏何遽至此已而其族在南京者曰秉字德載舉擢甲科為刑部屬出僉四川按察司事吾始信

伊氏復有人也德載以其高祖子文府君所修族譜上及七世而止至于今日殆餘百年族人益繁而散處益遠德載乃奉其尊人紹方之命推考諸派各為世次而重修焉其法以居吳中及遷臨濠者為姑蘇鳳陽派以遷兩京者為金陵金臺派又以居南京而被旌表者為金陵旌表派派各有圖而總列小傳于後紹方父子為此其亦有深意也乎夫自 國初倣漢徙關右之制摘發天下之人又用以填實京師至永樂間復多從 駕北遷當是時蘇人以富庶被摘發者益數倍於他郡久之惟無譜可考子孫漠然不知其所從出子文伊氏始遷之祖也故為是懼而汲汲焉創之幸而有若紹方父子之賢復汲汲焉續之於是其族始合終分源委不紊覽之雖數世以前千里之外若同居一堂之上昭穆以序親疏以明此豈非伊氏之幸哉抑是譜

非得子文創之于前竊恐今日亦不知所從出然則後人有欲從修是譜者則紹方父子獨不為異日之子文哉紹方年老受封不忘本始數來吳中買田築室將復振起其族非特修譜而已德載為人廉謹有文重念鄉里之舊與予相好特甚間以考續手特其譜請序故書以還之

賀監察御史陳君考最序

弘治三年監察御史陳君瑞卿奉 命巡按山東憲節所至一道肅然自藩臬而下咸相戒奉法不敢怠忽君乃獎循吏除奸民至于平冤扶弱悉具奏疏及歲滿將代復建白六事曰重守令以固國本曰申律例以飭武臣曰慎刑獄以全民命曰禁刁訟以厚人倫曰專委任以便稽考曰散儲蓄以濟缺乏凡數千言所以裨益治道者甚切 上悉嘉納令所司施行士大夫

皆曰陳君歷職政體者即超遷而用之可也聞者謂然初君為御史三年考最 恩推階及贈封其父母若妻 制敕下須光祿閣中諸僚友若今王大理邦鎮而下寄請文為賀會予有史事日君有山東之行不果及是還 則其僚友復以為請予能已於言耶夫今之言者必曰御史故有所不知知無不言有所不言言無不盡此其職也古之所謂才御史者不外乎此夫論事易識事難事有本有末得其末則其本自舉而民惟邦本又本之大者也然民亦豈能自治必得守令治之則守令又民之本也雖然守令豈夫人能為之哉今之制御史代還必察其人書而上于當道及三載述職當者多據以黜陟之噫是法也唐虞之世必待九載而行者也當是時人才之盛固有所謂九德者矣亦有六德三德者焉有六德則是三德未備也

有三德則是六德未備也人才之生其難如此必至於其德一不可取然後黜之亦必至於九載如鯀之績用弗成其明驗也而何後世之率易耶此君所以首及之必曰取人之法而不以逐棄其人為言益曰往者已無及亦惟謹之於始而已此所謂知政體者若夫禁刁訟一說尤切時弊蓋非特為小民言者所以還忠厚之風革浮薄之俗以助　今日清明之治者其在於此乎陳氏之先為揚之高郵人以武功官太原者累世至君始業儒登成化壬辰進士第去歲庚戌其子尚復繼之而陳氏遂以儒顯君初知嘉興武邑二縣廉明剛果多惠政可　也召為御史兩巡畿內輒著才名非特山東而已予亦與君同年相知寔深故於賀禮之舉也終不能已於言云

新安吳氏累世遺象序

新安多大族若吳氏其一也吳之先出泰伯以國為氏氏吳者固莫盛於吳而新安亦吳地其盛為宜有名常以世經字者見予於京師曰常之先出於吳而家于新安之南溪自有家以來譜牒具存若自宋運幹府君而下至吾先人斯榮處士凡九世則世數不遠者象亦存常之兄弟恐其久而或失也裝為巨冊藏之又恐後人之閱之者徒得其形似無以知其事行之略復各為小傳于後惟其前未有序之者已而出其族人雲南參議文盛手書以示文盛于之同年蓋託以請序之說也夫畫象之作記禮者所不及昔之大儒所不取然予竊以為孝子之情無所不至故其親沒而祭之也無所不思與其思之孰若取其象閱之宛然如見之乎夫此亦生而識其父者耳世固有幼失怙恃而不識者必問其形似于所識之人又孰若取其象閱之宛然如見之乎故此雖不出於禮不取於人而無害於為孝亦可以為思成追遠之一助也今世經藏此與其兄弟及其群從不獨見其一世上而三世又上而九世皆得見之能不恂其無窮之思也乎因書以酬其意俾與譜牒並藏之勿失

周氏立後序

惟周之得氏久矣其先本出周平王子別封於汝以國為氏或以為赧王之後然於氏附因氏焉歷漢魏晉唐以來子孫散處天下代有名人若吳中周氏尤多有自鄖陵從宋南渡仕為拱衛司馬鈐轄使守嘉定者因家于吳鈐轄生一子曰副尉某副尉生一子曰元平江路醫學錄子華學錄生五子其長曰江陰醫學教授觀光教授生四子其長曰平江路醫學正繼周學正生四子其長曰　國朝吳縣醫學訓導琫訓導生四子其

長曰太醫院御醫士文威醫士生四子其長曰處士宗道處士生二子其長曰封南京太醫院判菊處先生尚正菊處生一子曰南京太醫院判庚庚字原己賢而有文用醫而仕蓋於先世無安人陳氏生一女繼安人顧氏皆無子爰自副尉至原己凡九世世為長房而原己獨無兄弟以無子為慼初為御醫時其從父尚義以　吉府良醫致仕與其二子良方同居京師良醫正氏生三子其季始周歲原己殊愛之曰吾無子此獨非吾子乎乃弘治己酉二月原己病臥官舍其子壻陳鍵自吳中往視顧謂之曰吾即不起必以良之子為後口授以書俾謹識之不忘原己既沒鍵扶柩還以治命咨于菊處與其配閻正安人菊處曰吾與尚義為同祖兄弟以其子之子為吾子後於昭穆寔宜會族衆行人秉臣出使還　朝乃以其事託焉尚義父子初

末即從秉臣曰此禮也亦制也且原巳之意而且何可違乃從之秉臣遂即私第設醴祀告先世祀畢集族人及妻與原巳庭者若干人與今少參兩世賢陳大理王汝修武選仲山示論後之同飲因命其子曰繹益取相續不絕之義酒半秉臣起告于曰茲事繫吾周氏甚重既勞長者叟助敢請序以文使繹長而有知庶知所重以承宗祀濟世德至於永久予曰吾於是繹生六歲矣物厥從家僮春來迎之曰吾夫婦既老矣及見吾孫也歲二月尚義之鄉丁孺人乃保抱之行而秉臣以前說申請予故書其事以歸周氏而必述世系于前者見原巳爲周氏宗子理不可絕絕而思繼之雖他人皆宜盡力況其同族如秉臣者乎蓋自後世風教不行有譏爲人後而忘其所出者或非所當後而強後之以利其所有者是皆紊禮背制取譏於世若繹當

爲人後而無所強於禮無紊也於制無背也於家法不陵於世系可明也君子必有取於斯也故序之

容溪詩集序

成化間辨才御史有貴溪姚君仲遠後僉陝西按察司事而沒沒之日家具蕭然所以遺其子者獨有詩數百首并所作詩數十篇而已蓋君少好吟詠自舉進士京師有今少宰爲御史時有相賡和也然于外行臺詩及在陝而有外臺詩皆藏于家至是其子文灝會粹成編總名之曰容溪詩集容溪者君所自號也間以刻本相示而予嘗序之君嘗遊吳中其廉介高亢予時頗知之然不知君能詩也觀于此編既得詩人之體且其詞氣嚴厲而憤世感事之作時復發見若利劍出匣鋒鋩在見之凜然不敢狎視正如其爲人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謂詩非心聲也哉顧君蚤世其爲言止於此而不及究其所至且其才不盡見於用而所傳者亦止於此知君者益深惜之君初游太學與故諭德劉景元善景元爲人亦所謂廉介高亢者也故特相契合而叙君平生于墓石者甚詳今附于集後其亦詩之案乎君有七子而文灝獨仕其字秀夫嘗試禮部弗得其文奇之今以刑部主事謫判常州益賢且文有光其家世者也

抱璞南歸詩序

左諭德四明楊君惟立初以成化乙酉浙省冠鄉解再試禮部不偶居都下日與四方名士講業號麗澤會期以取進士乃已衆亦推讓君以爲惟立豈久在人後者及壬辰之試所得多麗澤之士而君顧復不偶衆皆愧焉餘不在場中者亦藉君以自解是秋八月君念太安人在堂束裝即還於是社友以詩贈之

者十四人聯爲巨卷題曰抱璞南歸詩時欲求予序其首不果後六年戊戌禮部及廷試君竟在高等遂入翰林轉春坊文行老成與其兄故文懿公頡頏館閣間而予獲與相好甚久而益篤君間出詩卷示予道疇昔之意予不能違也竊惟世之人與其等輩小有得失以爲形跡不同往往失其初好其死生貴賤交情反覆非特如翟公署其門者至於場屋爭名之地殆有甚焉得者自以爲足而生驕矜之心失者自以不足而出忌疾之語風俗浸薄使人感傷觀于此卷投贈諄切至于累篇益特見諸君之賢得免乎譏而君交而敬之若護奇物則君之賢不尤見乎然則所謂麗澤者獨在於文藝之間乎自壬辰至今二十三年十四人者存沒顯晦已不能同乃疏其名字官邑使揚氏子孫他日有所考以敦世契云任彥常吉甫南京人福建僉

事致仕簡顯齊道新喻人終進士張祥思履吉水人終南寧知府周軫公載莆田人今山東鹽運使潘璋栗夫金華人終陝西副使李孟暘時雍睢州人今廣西布政使楊榮時秀餘姚人終工部員外郎達毅士弘丹徒人終南京刑部郎中司馬垔通伯山陰人福建副使邵賢用之宜興人今雲南僉事陳洵匯之錢塘人終曹州知州劉傳師正嘉定人終泉州知府徐洪公肅山人終刑部員外郎白鉞秉德南宮人今翰林編修弘治癸丑六月丁亥序

贈進士秦君序

弘治七年十二月八日寬聞先太宜人之喪將歸守制上念寬爲　春宮舊學之臣特　敕有司治葬以榮其親事下工部於是尚書劉公等遵奉惟謹而擇其鄉往役之得臨海秦

君從簡蓋從簡以省元於癸丑進士第觀政部中士大夫皆曰秦君賢士此行必有可觀者及至吳以部符下府知府史侯等遵奉益謹乃吳城西二十里南橫山之麓先塋在焉太宜人當祔葬于是遂卽其地以八年四月八日興工明木石旣具工役畢集君躬督其事調度有法人不知勞凡所搆造無不如制工成一旦山水秀發林壟改觀　恩光赫然下賁泉壤登臨之日觀者萬計蓋　朝廷優卹之典而君調度之功有不可誣者君爲人旣有才幹而淸謹謙約執禮如諸生吳中士大夫稱其賢者益多而歎伏之以爲不可及皆曰君之來也承　上恩宣其事固重然特小試其才耳白遂還　朝任用之地無不宜者相率爲詩以贈而禮部主事楊君君謙旣序其首矣斬然衰絰之人非惟不當言亦不必言也顧　朝廷之恩不敢忽而君之勞不敢忘故敢以不文之言卒犯非禮之譏亦情之所不能自已者也

吳家遺文序

吳中人物之盛在漢唐已前遠矣自宋以來其人歷歷可數若其家與所在過者猶能指而道之其銘誌埋沒土中者固不可見至頌刻乎外者多斷剝磨滅不可讀誦雖近世猶然況百年之上而益遠者乎是以鄉邦後學欲尚論前輩者茫無所據嘗竊病焉夫人之德學功業務盡其所當爲者固不汲汲爲傳遠之名然學士大夫之所撰述則必期其傳而至於埋沒斷裂使其人德學功業晦而不章且幷其出處生卒亦不可考是不獨其子孫之恨而已幸其撰本或鈔錄之副藏於人家者猶可搜訪一二於是鄉貢進士都君玄敬徃數十篇將刻之曰託於石

者有時而泐惟刻於木而紙印焉庶可久也蓋凡其文見於學士大夫集中而行於世者皆不存故題曰吳家遺文而請於予曰願有序也故書之

樸樂存稿序

湖州自昔稱山水淸遠人之產其地者多以文雅相尚其亦鍾山水之秀而然乎詩所謂淸遠者亦有所助乎蓋言詩之盛者必以唐爲首若輞川之有王右丞香山之有白太傅浣溪之有杜子美樊川之有杜牧之其尤著者也是故市廛之塵埃孰比乎煙霞之勝閭巷之人蹟不若乎泉石之佳發乎興致蕩乎胸襟景美而意自奇蹟爽而趣自妙不期乎詩而詩隨之吾固嘗觀之矣長興吳氏世居呂蒙山之下號衣冠舊族四方之人以其所居之得其地也稱其氏者必以山配之然所以稱之者他

固不必論亦惟以其科第仕宦之世繼耳雖然此亦足以盡吳氏之美乎蓋自青霞處士以詩鳴于 國初今浙中所傳林霏集是也其季遺夫隱君早承詩學以其兄道芳既仕于外退然家庭間奉親之際口㗖吟哦以此樂而終身發於篇章和平閑雅皆可諷誦領其平生爲詩頗多蓋率棄去今所存者特數十篇隱君既以壽終諸子保藏手澤不敢失墜蓋五十年于此而諸子者亦皆下世矣至是其孫瓊與其弟珍琥等謀刻諸木期與所謂林霏者並行于世扁舟入吳奉以請序惟隱君之葬楊文定公寔表其墓其發揚潛德至矣末獨謂其望弁山聆雲川耳目所及形之歌詠熙然自得人莫能窺其際也君子以爲知言予故取而書之隱君諱時遺夫字也以號樵樂故題其集曰樵樂存稿自隱君既沒山水如故而子孫詵繁隱顯雖異皆能爲詩蓋有所受也亦有所形也此吳氏之所以稱於人也

公餘韻語序

士大夫以政事爲職者率早作入 朝奏對畢或特有事則聚議于庭退卽諸署率其屬以治公務胥史左右持牘疏抱簿書以次進雖寒暑風雨不爽當其紛冗往往不知侵晨令節之已過也蓋勤於政事如此又何暇於文詞之習哉予自翰林承乏吏部以舊習未忘欲復事此而興致索然執筆輒廢或終日不能成章姑以自笑他日同官郵城倪公示予一巨帙題曰公餘語韻則皆士大夫投贈之作而以政事爲職者居多豈諸公之優於其職能肆其餘力以及此耶抑亦公之雅嗜吟詠尤篤於交游而能致此也覽之復以自愧夫詩以言志志之所至必形於言古人於此未有弃之者故雖衰周之人從役于外而詩猶可誦況生于今之盛世者乎蓋退食自公寔其抑鬱寫其勤苦達其志之所至亦人情之所必然者至于紀 朝廷宴賜之盛儀志 國家祀戎之大事粲然卷中亦無不備後有讀之者信其爲治世之音也公俾序其首敢辭其寡陋爲強書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二

序一十二首

送少師徐公致仕還鄉序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宜興徐公今歲以老疾上休致之請　天子雖其去諭留者再其後請益懇始允之仍　賜之敕以序公之賢而　君臣之義於是為盡嗟公之去可謂榮矣近世大臣之去有如公之去者乎當公得旨之日公卿大夫相與追論公之平生咨嗟之餘相聞而不絕雖閭巷小民亦然蓋為天下惜而非為乎私也既不能留則自館閣臺省與夫門生鄉里爭走文章鉅公家求言贈公以張其事至於郎署庶官則為歌詩所以稱頌乎公者連卷累冊至數十篇嗟公之去可謂榮矣近世大臣之去有如公之去者乎豈

惟近世為然古亦有如公之去者乎蓋嘗觀乎昌黎韓子送楊少尹序以漢二疏年老辭位去供張祖道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旁觀者歎息其賢班史既載其事後世復圖其蹟以揚侯之去丞相愛惜白以為郡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謂二疏未必有是盛所以誇揚侯之盛也嗟使昌黎生於今日見公之事又當作何語耶且楊侯為少尹特不絕其祿耳今　天子念公既　詔馳驛以行而俾官屬護送之且令有司厚給月廩而歲有隸人以供役焉聖眷未已又官其一子俾世其祿焉然猶未已復遣中官持白金寶鏹與夫襲衣往　賜于其第蓋其盛如此古亦有如公之去者乎於是諸勳戚若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張公而下以與公同　朝久享公之德亦皆惜公去而不能留者且圖與詩以贈則又兼疏楊之事而有之願來請予一言予言何足為公重哉聊序公所以盛者而歸之

盛氏重修族譜序

惟盛氏在吳中為大族子孫散居郡邑多以醫為業當皇明永樂間見用於　朝若太醫院御醫啓東叔大二先生尤著者其次亦多為郡邑醫官至於業儒而出往往為名進士仕于內外者不絕故人指為衣冠家予少則交其族人獲聞其家世之略以為出宋參知政事文肅公度文肅顯于當時功業在史傳世稱名臣豈所謂本深而末茂者歟盛氏之彥曰用陽嘗以手修族譜請序於予而自序其家世以示則益得其詳焉蓋其先唐末有諱瑫者初居虞城後仕吳越為餘杭令始家于浙歷四世曰京登宋真宗朝進士官至工部侍郎文肅公則其從

弟也文肅生集賢校理中甫中甫生知宿州仲甫仲甫卒葬平江子孫又家焉仲甫生中和中和生珣珣世為司諫珣生岫按宣義郎當靖康之難與其父彥暉衛渡通判平江府退居吳江儒林里而盛氏始為吳人後四世曰益乃遷居郡中益生忠元為江浙儒學提舉司提領五世而絕季子宗仁生寓翁而譜復傳寓翁生思範在　國初以賢良辟徙吳大議不仕而歸啓東則其長子也其家世之可考者蓋如此夫人莫不有所出而知其所出者則少固其子孫湮微無所於考亦其人不為之考故耳夫不為之考則其所出不過得於傳聞傳聞之言止於三五世可也能至於數世皆能歷歷道其名字乎況能述其事行者乎此譜之所當作不可緩者用陽為此懼而孜孜乎以其紀載之勞自本而支衍而別之如序昭穆於宗廟之間秩然不亂其

盛氏之良史哉益其譜初修于其先曰錢塘州尉存誠先君子汝德繼修之既四十年而族人益繁用陽於此焉遂之豈惟使後人莫考其先而已將使家乘斷缺而繼志之道衰矣然則用陽其盛氏之賢子孫哉用陽業儒而精於醫居市中而隱德甚著其名晴號師尚於餘杭府君為十九世云

容菴集序

鄉校間士人以舉子業為重或為古文詞衆輒非笑之曰是妨其業矣噫彼蓋不知其資於場屋者多也故為古文詞而不治經學於理也必闕為舉子業而不習古作於文也不揚二者病相為用者也鄉貢進士謝君少海鄉學即好古文詞既取鄉貢不幸未仕而卒卒其子昞乃其二孫能世其家嘗摘其父祖平世而無所傳搜篋中得遺文數篇將刻之以自樹益君没於景泰初至今已五十年吳中舉子何啻數百人其間登高科躋膴仕以功名顯者固有之餘子皆寂然無聞而謝君為當時所不好者獨傳於人不知君者讀之猶知有其人而若不死者則古文詞之為用豈特資於場屋而已哉方為舉學弟子介其友陳維楨持君遺文來請一言予不及識君竊歎君所傳者止此使更活數十年其成就當如何哉聊書以還之君諱曾字惟貞吾長洲人以號容菴故名其集云

經筵侍班倡和詩序

國朝經筵之設實自　英宗皇帝之初其制以儒臣二人進講以給事中監察御史各二人侍班　今天子之八年為弘治乙卯又三年戊午吾鄉朱憲副天昭實以御史管祐其事天昭以其先曾大父三畏公在洪武中事　高皇帝給事戸科侍　奉天門說書有詩乃以舊韻追次二首以紀其榮士林傳和成什渢渢乎其盛也惟朱氏出自睢陽自宋歷元累世業儒而仕入　國朝得三畏公三傳為天昭並以文行列于侍從獲覩　聖學於視朝之餘信可謂榮矣是宜詠歌相續而傳和之盛也夫講學之事在臺諫得預為榮若在翰林特常事耳今天昭之子希周弱冠登高科遂入翰林執經講學在上左右有不必紀其事者夫惟以常事不紀吾見朱氏之榮所以為不可及也歟予不及識三畏公而與天昭父子厚善喜朱氏三世之有人也敬羨而書之

越溪盧氏族譜序

族譜之當作固也若世次之遠當而可信族人之蕃況而或遺以作之使近且少焉雖士大夫不以為意益以為其族易知不必作爾孰知數世之後近者遠少者衆後人欲作之則已無及矣此君子之所深慮而必惓惓于斯者也越有盧氏世居越來溪之上有諱士誠者欲作族譜未果而卒其子綱居鄉業醫恐墜先志竟成之顧其譜自其身溯而上之特五世曰青州通判者始自青州而上有爲臨安令者雖見於家乘以其父早孤不知世次遂不敢載其慎重如此可謂不失之誣矣綱有子曰維修謹好學往年予家居持所業來見已嘉之及是具書以其父所修族譜請題其首由今日觀之盧氏世次之近族人之少此譜不作可也由繼以後子孫日蕃支分派別欲考而知此譜非其權輿歟盧氏在唐為望族名位有極顯者使他人必祖之而伯常於近世不可考尚闕而不書況遠者乎所謂其事核者豈特作史也哉吾是以題之弘治己未八月望日

送南京吏部尚書秦公詩序

自昔有國者多備兩京之制然非鑾輿所在特設留守而已未有如　當代之盛者蓋自永樂間鼎遷于茲諸署在南京者視　國初並設如故至官有多寡則繫於事之繁簡非以南北之分有所輕重之也彼安於　除命與乞便其私者固多其人或自以爲輕重者其中往往不懌若置之外郡然豈以遐遠　闕庭不得近　天子之光耶或以遷擢不同爲言竊恐知其人之淺而賢者固不如是也蓋仕而能盡吾職展吾才雖四裔之遠莫非可居之鄉況周之豐鎬漢之瀕淮地美物衆如古所稱佳麗地者乎不然豈若汲長孺之薄淮陽乎則今之南京又非淮陽一郡可比人豈當薄哉或曰蕭望之亦名臣也俾守外郡則不願人亦效望之耳夫望之不願守郡以欲立朝若諫諍之職

也今南京諫諍之職固在且當不諱之　朝言路大闢凡食祿者皆得以建白而不拘於有言責者乎竊恐知其人之淺而賢者固不如是也吏部右侍郎秦公出錫城故族以天順丁丑登甲科至今四十餘年涉歷中外政績茂著而清恪恭謹有前輩風今歲南京吏部尚書倪公奉　旨還兵部有參贊機務之寄大臣合詞舉公擬代　天子知公賢可當斯任即可其奏公感激擇日以行寮長宮傅屠公重其去賦詩贈之諸公皆和之屠公謂寬當有序夫南京　高皇帝建國之地也吏部尚書　高皇帝建官之制也　誥詞其在昭如日星惟欲鑒別人才公於推舉以充任用耳益視其事之繁簡而序其官秩者今日銓曹之常例也因其人之賢能而無拘於資格者又今日　詔旨之殊恩也有若人焉凡爲官長者皆得以奏薦其屬況掌銓衡之事者乎南京去此雖三千里而遠一疏疾馳越旬可至　天子方側席以待屠公得如　詔旨斟酙舉用公可不留意乎寬幸承之忝佐其事於公之行也以事無大於此者故一言之

啓事餘情序

吏部所掌不一而以銓選爲重其制見於　高皇帝所定職掌傳之　累朝遵行不廢然選有急選有常選急選多止數十人不過具疏奏請而已常選率二月一聚行則至數百人其儀　天子視朝罷退就便坐尚書偕左右侍郎及吏科都給事中升階進奏奏已　天子特命光祿供酒饌仍命中貴二人視疏所具疏入尚書以下及文選官屬出次闕左旁舍候得　旨乃啓疏塡榜揭示于衆其大略如此其事可謂重矣雖此數百人者雖出於先時之所論定然品秩司署繁冗紛雜而欲取具於

半日之間或稽校稍不審未有不舛謬者今四明屠公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進拜尚書自弘治丙辰二月掌選臨事優裕事無弗治且以餘力於選檢韻書次第拈三字爲韻賦絶句一首與同事者更倡迭和積成巨卷取晉山公語題曰啓事餘情間俾寬序之從公後凡二歲餘見公才長而思敏精力尤過人忽遽中往往得句如常時自媿疲劣遲鈍章多不成竊竊歎服不已而又何序之有比承　恩再入翰林公務清簡念公之意不可久違也乃卒序之昔在春秋之世列卿宴會必命賦詩以觀志君子即其所向而斷其所就無少爽者況銓選固所謂重事乎　聖主側席有招徠之心群士彈冠有登庸之望使無一語以寫之得不爲趙文韓宣子輩之所識乎閲是卷者毋曰叙寥乎短章不足以備詠歌之數即其言察其志將必有所得者

詩凡若干首自丙辰訖己未之作皆在後有所得當別爲卷藏之公名灝字朝宗以尚書加太子太傅曰鍾爲侶公大器曰民悅爲秦公崇化曰翰爲林公亨大皆侍郎侶公今擢右都御史秦公南京吏部尚書曰灝爲李君本清曰硯爲魏君秉德皆都給事中本清終太常寺少卿予爲吳寬原博以侍郎今兼翰林院學士云弘治十二年冬十二月上日序

石田藁序

詩以窮而工歐陽子之言世以爲至矣予則以爲窮者其身阨必其言悲則所謂工者特工於悲耳故嘗竊以爲窮而工者不若隱而工者之爲工也蓋隱者忘情於朝市之上甘心於山林之下日以耕釣爲生琴書爲務閒然以酣飲然以游不知寵辱爲何制鍾鼎爲何物且有浮雲富貴之意又何暇云是以發于

吟詠不清婉而和平則高亢而超絕求之唐人若陸龜蒙是已今其詩具在予嘗讀而愛之緬望其人也吳之詩自龜蒙首倡盛于宋尤莫盛於元然其人多生乎季世身雖隱其時則窮則其詩亦悲而已予嘗讀而傷之入　皇朝來偃兵息民天下向治及承平日久人情脈脈士之求仕者率治經義取科第而出若相城有沈氏顧獨好隱蓋自緝菴徵士已有詩名于江南二子貞吉恒吉繼之至吾友啓南資更秀穎雖得于父祖之教自能插乎宋元之派以上邀乎魯望其宅居江湖間不減甫里之勝賓客滿坐尊俎常設談笑之際落筆成篇隨物賦形緣情叙事古今諸體各臻其妙溪風渚月谷靄岫雲形蹟君宅姿態倏變玩之而愈佳攬之而無盡所謂清婉和平高亢超絕者兼有之故其名大播不特江南而已予少居鄉亦嘗爲詩辱相倡和方自愧于松陵之體裁矣而其子雲鴻乃欲得予序其石田藁者乎何以爲序也噫聖俞既仕而得乎窮名啓南不出而全乎隱節其詩之工一也而悲樂則殊覽者當自得之啓南詩餘發爲圖繪妙逼古人或謂掩其詩名而卒不能掩也今年七十餘詩思益發數日輙成什予雖不能窺其際又安得而盡讀之耶

使東贈別詩序

弘治十二年七月闕里災守臣遣人馳奏　天子惻然思所以慰安先師孔子者內出祝詞擇儒臣往祭而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海虞李公世賢實承　命以行士大夫爭賦詩送之而鄉人之仕于　朝者則自成什於是太常馬公宗勉委予序其首予讀其詩所以致疑於天人之際者深矣惟昔孔子過宋令弟子習禮於大樹之下桓魋惡而伐之孔子曰天生

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蓋天之厚於聖人如此及漢魯共王欲壞孔子宅以爲宮室上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止人之尊乎聖人又如此然則今者召災之故天耶人耶吾何從而致詰耶公博學多識明乎劉向之說獨不能識此耶雖然是不必致疑亦不必致詰　天子追崇正道寅畏靡盬公惟將使指修祀事以達　九重之誠而已惡庸知其他

尚書嚴公流芳錄序

漢承秦後高帝與民約法三章既除其苛政及所用人皆重厚長者以葦其澆風蓋天下不能戶曉惟示以意向則人自化之考之當時如周勃曹參張相如數輩及其後石慶父子皆在顯位而嗇夫喋喋利口者竟不得用漢之所以治安者非吏化用人之力乎自漢以後興者必乘極敝之後尚論其治實而近古

皆莫漢若益歷二千年而　皇明興則元政之苛雖不及秦至于彝倫攸斁所謂夷狄有君特明于此及其季世强臣跋扈紊逆禍作亦亡之甚矣哉　太祖受天明命肇修人紀思有以變汚俗一時列于庶位者其聞智巧而喜事者枋或見容旋復斥去其憸佞奸頑之徒必殄絕之不使妨吾政令故一時信任莫非所謂重厚長者往往拔於田野之間置之廟堂之上尊寵峻擢不論資序其人設有過誤又必委曲保全而下及其家人皆知　上意而翕然改行淳風既回而天下大治矣求其人若兵部尚書唐公鐸國子祭酒宋公訥春坊庶子鄭公濟光祿卿徐公興祖可數者自後則又若工部尚書嚴公震直尤所信任特被　恩眷者也公湖之烏程人世力田為舊族洪武初設糧長郡縣推擇得公每歲率先輸糧鄉民素感公德恐後期累公無逋負者時方徵富民出仕號稅戶人材　上察公樸直勤事名至授布政司參議而留治通政司事累遷工部尚書俄以公過降監察御史欲歷試以練其才遠使者再事皆稱旨及所建白皆見施行遂擢都察院右都御史其屬後犯公過引以自責復降御史未幾仍拜工部尚書凡公貶秩則　恩眷愈重而公奉職益謹卒能全其身完其家蕃其子孫以至于今益歷百餘年鄉里稱仕宦家必以嚴氏為冠公之平生大畧載于　國史郡志其詳見于鄭庶子王教授所為記可考至是公之曾孫思南府推官續處公事行湮晦奉家錄二帙入京謀于今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將刻木以傳益太保公嚴氏外孫也為編次為六卷名流芳錄乃率之來請序寬生與公鄉郡幼則聞鄉人多談公事至稱其家必曰嚴府益重之也顧惟後生寡學恐為公辱而何以為言哉是編凡公居官履歷　恩旨直述于前不敢潤色恐失實也次則公象贊及記序碑銘等文而以南游集終焉集則錄公奉使安南時　勑旨并與其國往復書于前而紀行詩則使廣西者俱在公喜為詩稿多不存存者特此又以見公有德有文而漢吏亦有所不及云

壬戌會試錄序

自　國初來見於著令三歲一行必于歲首者曰朝覲曰科舉而已朝覲即古所謂述職當其時天下有司咸集于京師察其政績而黜陟之為吏部事科舉今所謂會試當其時天下士子咸集于京師考其文詞而取舍之為禮部事　皇上御天下之十五年為弘治壬戌之春朝覲事畢次及科舉禮部尚書臣傅瀚等上疏言故事會試當用知貢舉官臣瀚與左侍郎臣張昇右侍郎臣焦芳各以事不預請簡其人以充於是吏部右侍郎臣王鏊特奉　命攝其事臣寬適承乏翰林則　命偕侍讀學士臣劉機充考試官其同考試官為侍讀臣白鉞修撰臣朱希周臣倫文叙編修臣羅欽順臣陳瀾臣葉德臣豐熙臣劉龍檢討臣劉瑞都給事中臣屈伸給事中臣徐忱員外郎臣張天爵主事臣楊子器臣曾鵬監試為御史臣張綸臣余本實餘自提調以下各執其事於是士自舉于鄉合累科來試者及先是從乙榜分教于外限年許復試者總三千七百餘人論經量地取之必均然亦未敢專也則具數奏請　聖裁已定始按卷啓封列其名氏而榜示之又擇程文刻之臣寬謹序其事益臣觀于今日士至數千可謂多矣及所取士止於三百其數不及什一亦可謂精矣精則皆其人而無不得者春秋葵丘之會

命曰取士必得彼所謂得特伯者之佐耳卓然　天朝稽古建官惟賢惟能始克任用其盛與三代並稱何五伯功利之徒之足云耶然自古之賓興法廢舍德與行惟于藝而考之文詞亦藝也出於心思而著爲手蹟猶夫言也惟于言而取乃可疑焉蓋昔孔子嘗使門人言志矣他日則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及觀其行矣又曰察其所安以孔子之聖其於人也既聽其言必觀其行既觀其行又必察其所安乃已今之取士徒披紙上數千百言能合乎理通乎政務而文采可誦以爲能盡其人可乎仰惟　皇祖立法萬世常行而於科舉一事悉罷前代詩賦諸科必以明經爲本端其習尚已爲近古至　廷試復　賜之策問以觀其志既第其人則授以官授以官則試以事試以事則考其績其在外服

而來朝者又使各述所職以察之是故取之於前者雖據乎文詞考之於後者必本乎政績實與古數言試功之意同則其人亦何所掩哉惟今歲當述職之餘　上特詔吏部進退人才必考驗其實以爲勸懲繼自今凡入官有異等者必蒙寵賚以榮之且將超遷以顯用之否則黜絕之殆無所容又與古慶讓之意同臣實幸從史官後敢特書　聖政于會試錄首以示士子且以播之天下也

慈溪姚氏家乘序

浙東稱舊族有慈溪姚氏其先爲越州人在宋曰嗣宋者仕慶曆間爲潯州守再世曰溙始遷慈溪自宋歷元至于　國朝族人益蕃故廣東參政堂其裔孫也考其先可知者上至十五世爲族譜譜成殆四十年于此其從子廣西僉事鏌繼修之又下及三世曰譜則備矣惟先世自元國子助教益孫而下文詞多毀失宋見於板刻行世者猶存一二至自宋以來名公文詞爲先世作者亦多存焉別爲集以次於譜附後若近世所受累朝誥敕亦有光於家世者則詳錄其文以冠于集之首總名之曰家乘以參政公守湖時予猶爲諸生而其子鄉貢進士錄嘗從予學以故來以序請夫自魏晉以來人重門地延至于唐山東諸族往往以婚姻相陵或舍其鄉里而妄稱或棄其祖宗而他附其弊至此夫古之得姓必始于聖賢及諸侯大夫後雖別而爲氏自非若漢唐賜姓以亂之特有盛衰顯晦之分耳故有得姓之家必有受姓之祖其理曉然如姚之得姓本出於舜遠中尚名其邑其後子孫散處天下而曰思廉曰元崇尤顯於唐爲當時名臣者皆不之祖而斷自潯州則若姚所謂據其可知

者其亦的而正其事核而明足以傳信于家雖其人不甚暴著然處者有隱節而多行義出者書官守而多材能其由科第爲儒官者不但能立師道又多擅文名于一時若參政公更登甲科爲廉吏冥入至今稱之今僉事君繼起又賢而有文頃以禮部副郎推擢提學將以經學指授一方爲　朝廷作成人材後之人自足以觀之夫家乘一家之史也僉事君作而成編其有功於姚氏甚大是宜序而及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三

序一十四首

劉文恭公集序

文章之士世固有之山林之間賤而在下者其文既多晦而不傳至於貴顯之人或放而無行讀其文者且唾之況欲其傳哉夫人自少至老矻矻然執筆綴言能造其妙者幾人幸其文之妙矣貴而鄙其行賤而掩其名欲其傳又難如此寬故於鄉先達文恭劉公之集讀之所以深歎也劉為吳中世家自宋以來以儒宦相承入　國朝值家中衰而公益貧力學未嘗降志求樂聞竟取科第入翰林益篤於學纂修講讀皆稱其任文名既著有求者輒酬應之若不辭拒然平生慎許可少假借言之所施未嘗徇俗以悅人人亦未敢易而求之也蓋公為人儉質無

華而少玩好靜退不競而絕奔趨故形於著作者不以險怪侈靡為工往往於和平簡澹之中而有溫純典雅之意知公者以為似其為人焉公既沒藏于篋中率多亂稿其子瀚從仕中外皆以撫獄為職未暇編次及是以陝西按察副使致仕始以其暇為之以寬居同里及仕又嘗同朝契好甚久乃奉其遺稿以示俾序其首寬生也後不獲承公之教特從諸生中一嘗望見其顏面而已今幸得其遺稿而讀之亦何異蒙公之指授者顧淺陋之學雖按察君繆加委重其非公之望乎既辭不獲他日君則以書俾其子今直　閣尚寶卿暌來言曰某老矣先子之文將板刻行世願序文之及見之也蓋公在翰林最久後自國子祭酒擢少詹事官亦顯矣而公所以儉質靜退者自持愈至猶夫山林人也故其行已鄉人知之同時之人知之遠考後輩或有不知者將無疑其文乎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敢書曰此有德者之言也學者宜相與傳之公歿後數年　天子念公為春宮舊學之臣特贈禮部左侍郎謚曰文恭而有司復祠公于學宮知德者以為合於公議云

同年三友會詩序

成化壬辰登進士第者二百五十人可謂多矣自壬辰至弘治癸亥三十二年亦可謂久矣前乎二三科其年益久則宜其人益少然未有少於壬辰者蓋仕者僅二十人仕于　朝者僅三人寬與工部左侍郎湯陰李公鐩時雍若侍郎德輿張公憲序式而廷式又分司於外歲惟一至而已今歲廷式既至三人者相語曰　聖天子方膺萬福又幸四方無虞三邊少警且朝廷舉燈假故事與民民皆樂吾三人更不接杯酒以為一日

歡所謂同年會者不幾於廢乎乃正月九日初會于侍郎宅酒半時器出松竹梅三物于盆致席間以為玩曰此昔人所謂歲寒三友者今日殆似之相與一笑十四日再會于家二十日三會于廷式公館館為建安楊文敏公朝房即所謂聚奎堂也凡為會三人者性皆不飲終席醒然清言不窮兼詠間發歡洽累日契好益深退輒賦詩以紀其事又以屬為序即三物各占其一更倡迭和不覺成什噫往歲為會座客滿堂把坐諠譁勸酬淋漓若以為樂惟夫人之衆也情話不交雅音不作鬨然而集鬨然而散不啻市人之于朝暮者孰有旬日之內為三會之頻三會且餘得諸詩之富者乎況禮不忘恭樂不失正以道義相期必託于言以節操相勵善取諸物豈以酒肉為事求一餉之樂如聚蠅蚋為昔人之所譏者乎乃錄其詩請國子典籍陳啓

陽繪圖以紀而圖後序之人藏一卷傳之子孫以講世契亦足以有徵也

五同會序

自有人類以來此世迭續而無窮人生其間大率百年生乎吾前者聽之不可得而接生乎吾後者觀之不可得而待乃於無窮之世相值而同時其亦難得也哉夫既生同其時矣或居有南北之隔若同其鄉矣或仕有內外之分使又居同其鄉仕同其朝不益難得也哉雖然三者既同或不同志而同道猶夫古今南北內外而已亦何難得之有吳人出而仕者婆娑於天下今之顯于時者僅得五人曰都御史長洲陳玉汝禮部侍郎常熟李世賢太僕寺卿吳江吳禹疇吏部侍郎古吳王濟之及予為五人去歲五人者公暇人輒具酒饌為會坐以齒促談以資

諸以正道相責望以疑義相辨析興之所至即形於詠歌事之所感每發于議論庶幾古所謂莫逆者同時也同鄉也同朝也而又同志也同道也因名之曰五同會亦曰同會者五人耳禹疇以越人丁君綵妙繪事俾寫為圖飾為長卷推予序其首圖中坐于左者為予並坐者世賢前行者為玉汝次濟之又次禹疇皆容貌惟肖氣韻奕奕獨予白髮蒼顏頹然以老可歎也五人者初期相續為會不已未幾玉汝推副都御史赴南京濟之以外艱去自是會者惟三人予年既高又將引退雖後之來者當復盛于固不可得而待也

送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周公致仕詩序

古者四十始仕七十致仕大率仕三十年耳後世入仕不限以年若致仕則與古同不特三十年矣因其仕途之優近制凡年六十上下俾不得仕其退之之易至此非以後來選人積滯為此一時疏通之計乎然固有進之之難年踰五十遷延銓部而不得仕者及入仕有未及三五年而遂去者矣仕途之窮又至于此蓋以年論者待群吏然耳若大臣則不拘乎此而久任之自漢以災異策免三公於是大臣去位恩禮衰薄至身不能容書之史冊為千古之恨夫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其遇災異也心不自安固難立位乎其自處之道固宜然豈上之處其人哉蓋當擇其人於將用之時不當黜其人於方用之日擇而後用用之必久待之自與群吏異等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既惟其人其退自有不得而易者頃者大臣上章請去者五人
上重其去降　溫旨慰諭之已而且許之五人者其一為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周公公出太原世家早登甲科簡翰林春坊

者幾三十年史局編纂省闈考校皆舉其職　上在青宮公為講官尤多啓沃之功然人皆知公文士而已一旦　朝廷畀以政務凡禮儀銓選皆若素習通儒之名翕然以起及掌戶部以身任事不顧利害而為之有古大臣風頃公夙夜在公籌度國計而其勞亦甚　上所以終憫其情而許其去也與彼以適有星變而疑舉漢故事者世道方升監于三代一時敝政果足取法耶五人之去皆被　恩典公得加太子太保尚書如故且令有司行優老之制仍　賜之敕所以褒美者甚至嘗謂漢世有是哉公卿大夫於公之去羨而惜之者不能已於情亦不能已於言也相率作詩送之鄭城伯公以都御史代謂予與公僚契最久也請序其首不敢辭

送南京兵部尚書韓公詩序

須至奉 詔修大明會典凡令甲所載諸司送上者得以編覽
仰見 高皇帝立國之初經營締造日不暇給而右武之時
於兵戎一事尤勞 聖慮甚備府衛統成什五團結營屯聯比
城堡壕護至于戟牧器械之類亦無弗備所以安內攘外於重
馭輕以成萬世之治者其事皆掌于兵部可謂任之重者矣自
永樂間定都于北而兵部所掌如故蓋王畿宿重基所以建不拔
之業垂無窮之統者任此於是其地稱南京 朝廷特敕勳臣
一人專總機務即周之保釐唐之留守之意而兵部尚書獨得
參贊其間可謂任之益重者矣故南京雖設六部而兵部爲要
者其官等其任重也今歲兵部有尚書之缺 命吏部集大臣
推舉得本部左侍郎洪洞韓公纘紳交稱皆以爲得人蓋南京
倚江帶山地大物衆遠距三千餘里然 朝廷視如三輔無東

南之憂者特以一二大臣坐鎮之耳夫法不務乎紛更威不尚
乎姑息後世俗士淺陋識事變於幾微使人視其相安而不知
其功者惟簡重清恪有雅量者能之而公實其人此今日以爲
得人也蓋以公行是德選且達于政事勤于閱歷宜朝以近
天子助治化顧暇之于外可乎夫南京不宜以外視因舊都也
有機務有兵戎之事所謂任之重而益重者也他日 天子念
公久勞于外直以 御墨數行 召公還 朝亦何難之有
於是少師馬公及侍郎梁公與公有同僚之誼既得諸公贈行
之作乃以序文委予予與公相好惜公之去亦不能留也聊書
以俟

衢州府志序

衢州府舊有志自元以來亦既屢修之矣今太守姑蘇沈侯後
修之者何蓋歷代既遠雖山川如故而疆域或分況田疇益闢
而戶口或衍與夫人物之盛衰公署之興廢賦稅之厚薄物產
之多寡古今有不同者其能已於後修乎自舊志府與縣分載
其事若無統屬侯復以爲不可於是致仕教諭開化吾君浮始
承侯之意檢閱故籍搜訪近事以終之而教諭西安吳君夔復
助之而成此編得若干卷侯以考績至京來告云凡衢之人之
存於斯者數輩皆以序文請夫衢人 國朝隸浙江爲南境士
大夫民勤鄉稱善地若名臣賢士之出尤盛固不暇論惟 宣聖
正宗裔自魯地從宋南遷賜居郡城巍然廟祀故衢雖列爲一
郡實與闕里南北相望天下言故家舊族者莫能先之其地增
重非特所謂善而已侯少與其仲弟登甲科並通朝籍及出守
于茲嚴於持身而勤事愛民治行甚著顧郡事繁冗而路要衝

獄訟驛使紛然盈前鞅掌之餘方爲此志其高於俗吏數等矣
而彼之爲俗吏者自以簿書爲能必皆以爲不急之務抑孰知
其所以爲志哉孔子以夏殷之禮能言之而歎杞宋之不足徵
者以文獻之不足故文獻之所繫如此然則今日衢之文獻足矣
後世其亦有所徵哉

山東泉志序

山東泉志六卷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吾友徐公仲山官水部
時治泉而修者也首載諸泉而以泉圖冠之次河道泉所入之
地也次堰閘泉所行以障之者也次歸泉所入以節宣之者也
次題名其官皆爲泉而設者也次碑記其文皆爲泉而作者也
總名曰山東泉志山東者後世之所稱古齊魯之地是也公以
志宜有序間以書來請夫泉或出于山或發于地天下有之不

特遼絶之地而齊魯梁宋淮泗之衢焉有用者以漕河近其地惟
以之則以其利可以運載以足乎食也若孟子謂禹治水掘地
而注之海惟掘之則去其害可以樹藝以得乎食也夫水之與
泉其大小不同其利害可得而言也公自垂成讀書已識治漕
及登甲科分司于外究心泉事竟成治績自是出入勤勞皆名
益起遂從方岳擢內臺奉 命巡撫復臨山東則專任其事
非治泉比所於民事益加容心其流而澤以利乎人者亦並泉
之比哉當在成化間公方治泉而予適上京相遇于濟寧同爲
孔林行經泉上已歎其督治之有方及公受代而還則出所撰
泉志者相示今計其時已踰一紀而此書猶存後之從事者
有取執筆之際而感慨係之

賀衍聖公襲封還闕里詩序

弘治十六年六月巡撫山東都御史徐源等上言 宣聖孔子
之後自漢以來累加封典至 國朝以其嫡裔一人定封衍聖
公專奉廟祀所以褒崇之者益重今六十二代孫曰聞韶次當
襲封謹奏 上若曰崇儒重道莫先於孔氏其亟行之事下
吏部遣官詣闕里傳 召命乃是歲九月公乘傳至入 覲已
有 詔聞韶其襲封衍聖公如制公感恩擇日上表陳謝如儀
他日 上益思所以褒崇之者特遣中貴人持玉帶一麒麟
文綺一以 賜仍畀之 璽書以侈其事一時文武廷臣下暨
宿衛將校至都人士見者莫不稱歎曰 朝廷待宣聖之後其
盛如此吾等何幸身親見之越月公卜日將還諸闕自少師劉
公而下以皆誦法孔子獲見其後際盛時被盛典相率爲詩篇
以贈詩成以其序屬之賓賓愧而謝曰不獲則亦何說之有蓋

仲有嫉緒以來莫古於六經其次爲論語爲中庸又其次爲家
語其書皆出孔氏乃天下萬世之所傳者也是雖非孔氏之所
得專則固出於孔氏者也惟其書出於孔氏爲孔氏之後者必
先傳焉大其先傳者爲六經爲論語爲中庸爲家語緣諸子自
家之言雖廢之可也他尚何以加之今觀諸詩之義亦惟稱歎
其盛而已未敢有助於公意蓋出此然公於是試一讀之必思
所以仰答乎 上自不能已雖謂詩之有助於公亦可也若
如其未備對漢章帝之言此乃崇禮先師尊崇聖德非臣一家
之私榮則亦誤矣秘書 帝作樂以祀孔子是固爲孔子也推其
世澤而榮其後人爲後人者其復以傳之言曰虞乎聞韶爲公
名其學知德生二十二年矣爲前衍聖公以敬之子今太子太
保太子少保之孫衍聖公聞韶動止有儀人以爲得內外之教云

送陳都憲玉汝赴南京詩序

頃予與鄉人之仕于 朝者姚城陳玉汝海虞李世賢松陵吳
禹疇時震澤王濟之爲五同會蓋襲睢陽之意而循洛社之例職
務之餘期月一聚飲以釋其勞相樂也未幾玉汝擢左副都御
史于南京因歎良會之不常感樂事之難久有不勝其慨然者
於是玉汝行予作詩贈之世賢而下和之凡與玉汝厚而能言
者復和之詩既成什有謂玉汝之去一人耳而留者四人四人
猶足以樂而一人離群索居其必不樂可知此殆未知玉汝者
夫南京玉汝時昔游宦之地也公署所在左山右湖極其勝槩
聖祖之所肇建以爲法宮引觴之助見於 奎章可考謂玉汝
爲不樂可乎玉汝且多雅懷善登眺濟時佳景觴月皆詩至若
春水方生涼風或發率中士泛戈船棣兵千龍江鷲洲之間如

漢昆明故事先聲所至盜賊屏蹟上下千里居民行旅晏然無警以盡職務以揚聲名謂爲不樂又可乎文事武備兼于一身且爲壬汝壯之豈特樂而已詩宜有序乎於五人中年最高故書之

重慶劉氏族譜序

族之有譜非特觀其族之盛亦繫乎世之盛而後作也凡譜皆藏于家惟歐蘇氏之譜見於集中遂傳於世今以蘇氏論之自唐爲蜀人既有文如老泉者而老泉復有子如軾轍者考之當時宋興平蜀已百六十年居民樂業文治大行地雖險遠而蘇氏之文章已盛于天下譜之所作宜其時矣蓋人處亂世父子兄弟且不相保況宗族乎及世已定始得全其生保其家父之族人益蕃而又得有文者出譜之有作因族之盛而然亦世之盛然也自元季之亂湖湘之人往往相隨入蜀爲避兵之計皇朝應運以次削除群雄而王蜀者自若乃洪武四年天兵始平之蜀固樂土也當是時劉氏有自興國而來曰珉一府君者遂定居重慶之巴縣益百五十年于此矣傳六世有登成化己丑進士第者曰規仕于朝爲才御史御史君生三子曰春曰台益首冠鄉解春登成化丁未進士第今爲翰林侍讀學士台登弘治丙辰進士第爲禮部主事皆以文行稱于上林若族人成材者尚多劉氏故有譜遭亂散失莫能究其先世特里巷呼爲大袖劉氏蓋以其先業儒而服逢掖也至是御史君始復作譜近自珉一府君始可謂不失之誣矣其法以古人五世爲一圖者未可用而獨用長益周氏九世之制其說自見於譜例譜成學士君請序於予噫劉氏其盛矣 皇朝之盛不於此

而驗乎

名賢確論序

名賢確論一百卷皆唐宋人所著也其說散見於文集中或病其不歸于一輯成此編以便觀覽其所論遠自三皇近至五季或論其世或論其人或論其事或專論或通論上下數千百年皆具于此夫人生乎千百年之下而欲論乎千百年之上其世遠其人亡其事隱考其治忽辨其賢否求其得失以爲定論其亦難矣蓋人生同時者每有愛憎之心其居異代者必無好惡之念此人之常情而名世之賢又不必以此語之也惟世之立論者逞臆以爲高出奇以相勝人自爲說不肯附和如法家之斷獄得其情者固多或失於慘刻流於姑息者其刑未必皆平也故雖文章大家君如武王以爲非聖臣如馮道猶以爲賢史筆操縱一至於此他尚何望哉錫山錢孟濬出江南大族好爲義舉以此編不能家有因刻以傳世來請序於予自觀區區末學何足以知此既以始究書而歸之惟此編特出於唐宋之人予猶恨其不上及於漢如賈誼過秦之類豈漢以來別自有編耶

完菴詩集序

夫詩自魏晉以下莫盛於唐唐之詩如李杜一家不可及已其餘誦其詞亦莫不清婉和暢蕭然有出塵之意其體裁不越乎當時而世似相勝其情景皆在乎目前而人不能道是以家傳其集論詩者必曰唐人唐人云抑唐人何以能此由其蓄于胸中者有高抵故寫之筆下往往出於自然無雕琢之病如韋柳又其首稱也世傳應物所至焚香掃地而子厚雖在遷謫中能

窮山水之樂其高趣如此詩其有不妙者乎完菴先生劉公少爲刑部主事出僉山西按察司事居三載即棄官歸吳中年始五十耳公神情蕭散無冠裳之累其家長洲之野江湖之上日玩雲水不足引水爲池累石爲山號小洞庭與客登眺以樂興至輒賦詩爲吟哦聲其詩蓋宗唐人語多與今嘗時所與倡和者武功徐公參政祝公及隱士沈石田數人而已自公之沒而徐祝二公相繼下世吳中風流文雅不可復見矣予於公爲後進而託交父成化辛卯予北上與公別明年公遂不起爲恨之於是公之曾孫布登進士第既喜公之有後而布嘗梓公詩名完菴集者請序則又喜其詩之不亡也完菴者公歸田時號也自以保其身名幸而無毀如玉返璞以全其眞觀公晚節之善如此又唐人王右丞輩有不可及者其詩僅百篇所遺者尚多讀者如得其爲人則又奚以多爲哉

家藏集卷四十四　十二

西潭詩藁序

故黃州守華亭陳君一夔性喜爲詩自爲刑部郎吟詠不以公務廢退歸私第不問家事惟作詩以朋游聚飲報之樂衆諠譁獨凝然注目其意亦有詩也一夔爲人清儉靜厚治獄不苛鄉人服其量睦家以其德誠然君子人也嘗以年勞擢湖廣按察司副使未行以與同官數齟齬降外任去爲瑞州同知居三年有惜其困者擢高州守高州在嶺南爲蠻荒瘴疫之鄉官雖稍遷意更不樂復有惜其困者移守黃州及聞　命則已病矣竟卒嗟夫詩人例多窮其言果可信耶一夔在刑部時所與倡和者有餘姚陳匯之崑山秦廷韶嚴上存敬吳江趙栗夫比後匯之調官死廷韶存敬皆擢官遠方亦死今獨栗夫在尚書潘浙江提學多賢之言於是益信一夔與予相好公暇過城東必造予園居徙倚松石間輒賦詩而去其號西潭用以名其藁嘗持藁數冊委予序後聞中竊誌其不幸至此不忍發而視也顧其子悅屢以書來促曰先人傳家無他物惟書數百卷詩藁數冊而已幸哀其窮而卒書之夫窮而後工又歐陽子之言曰一夔赴瑞州及入嶺南悅後輯其詩爲二冊夫其窮益甚則其詩當益工予又安忍視之特書此以慰一夔于地下且以爲悅孝思之慰云爾

弘治壬戌進士同年會錄序

今之登進士第者多爲同年會然莫盛於初會之時蓋其人皆聚於京師方釋場屋之累而觀　朝廷之寵月被冠裳之華而無簿書之冗一日張筵合樂聚觴勸酬其情豈不暢且適哉弘治壬戌登進士第者三百人乃八月廿二日會于城東武學備故例也夫　國朝今典進士傳臚之明日必　賜宴于禮部其會尤盛然出於　天子之命公卿百執事之臣皆在又有勳戚大臣一人奉　命主之宴于上終宴無敢諠譁若故其會也以法若夫斯會則坐以齒序初無同鄉之拘歡以適諧不必監史之佐熙熙然意氣相得契好相敦故其會也以情情之暢所以濟乎法之嚴惟法之嚴所以益見乎情之暢也歟是會也被推張龍洤云爲醵首他日偕會中數輩來告曰凡爲會必書其人大略與所授官例也爲小錄亦近例也予忝門下士敢以序請予未暇及又二年復來告曰同年授官且徧矣爭欲得一編以藏願卒書之蓋進士之制有登科錄以傳于天下有題名碑以樹于太學所以重其事者宜爲其人矜詡之資哉亦欲覽之者

家藏集卷四十四　十三

警動於心耳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夫三人至少而猶有師況三百人之多乎其人善不善固吾所以爲勸懲者也今三百人一爲會之間即成此録而必繫其官官有内外皆爲天子分治政事出入迭爲不終其職然而卒有内外之分以美不美爲言者此流俗之見也故覽是録曰某也官美不必羨也不若論其人之善善吾效焉曰某也官不美不必厭也不若論其人之不善不善吾不效焉使其人官美而不善非惟不羨也且厭而不效矣使其人官不美而善非惟不厭也且羨而效之矣蓋官之美不美在外者也人之善不善在内者也君子將重其内乎抑重其外乎亦不惟其官惟其人可也然則是録雖若簡畧然資於吾者多矣昔司馬文正公序諫院題名有忠詐直回之語今是録亦題名類耳乃特發文正公意以告諸君惟勿以詞之費而少省之則幸矣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四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五

序一十三首

趙隱居叔敏五十壽序

蘭溪吳參政吾子曰經之内兄趙叔敏氏宋清獻公後也其六世祖崇文者從公之七世孫自大宋來居浦江因家焉其吳氏□□姑而先禮部府君之曾孫女也吾姑蚤失所天而能教叔敏以下二子至于成立今叔敏生五十年矣隱居于家樂善好脩鄉稱長者而有子庠爲邑庠生學且有成吾將因叔敏始生之日慶之或者以壽之説謂其年數未及乎此而慶之無謂乎以爲何如予曰今之行者不能諸記禮者之言乎人壽以百年爲期故禮有曰期頤十者百之半也以一日譬之五十以前日也五十以後日之夜也以一歲譬之五十以前春夏也五十以後秋冬也此其天時之遷之最者雖不同而其理無不同者以人事驗之則莫若治田爲切夫治田者凡所以犁耙耕耘以動勤其四體者皆費之於日也至于夜則休息而安矣凡所以反土而耕去沙而耘以培植之者皆春夏之所爲也至于秋冬則獲而食矣今叔敏之播德于家種德于躬至于五十年之久猶治田者之勞於春夏者也自是而往將扶杖優遊乎閭里以備享諸福至于百年不猶治田者之逸於夜於秋冬者也夫然後人可慶也時可慶也歲可慶也必待中壽上壽而後可慶哉則是慶也非慶之始也且吾聞之清獻公之爲人也以寬厚仁恕爲宋名臣當時指有山谷之言公標其以惠術撫民如鄭子產而至今閭巷小民皆能道其名字其後之厚可知趙氏之田可謂

美而腴矣又況有若叔敏者竭力鉏耰於其上乎吾見公之所遺者不惟可以飽叔敏而且及其子孫百世而有餘也則是慶也又將爲後世之慶之始歟令濟曰諾吾其慶也

偕壽堂詩序

偕壽堂者林君朝信與其弟廷孚奉其父守軒先生其母夫人夏氏之堂也堂之作久矣今年朝信考大行人最擢監察御史其父母之年適皆六十其生之朝適皆冬月以冨辭二親之俱存而 錫命之封來且有日此偕壽所由題其堂也於是京師諸縉紳相語以爲此林氏之盛事不可不聲諸詩一時大篇短章鏗然並作總得若干篇朝信來請予序之予憶家食時常過林氏之居居邇邑治胥徒號呶閭閻書聲琅然獨異之入其門升其堂弟子數十人列誦左右甚恭一人方冠古衣而中坐者守軒先生也揖予入坐顧堂之前楹揭守軒二大字予因指而問曰先生之所守者何哉曰守吾職而已予又向曰先生之職若何以守之曰布吾衣廬吾居耕吾田讀吾書吾事已矣雖然豈惟吾之職哉推而言之天子有天子之職諸侯有諸侯之職卿大夫有卿大夫之職天子守其職則天下安諸侯守其職則國安卿大夫守其職則家安士庶人守其職則身安身安則可以保手足完髮膚而天年全矣蓋予昔之所聞於先生者如此今者朝信之請其言固於是予驗然先生之所以全天年者固驗於所守之內而他日之受 天恩又有得於所守之外者則孟子所謂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之言不於是乎又驗哉彼夏夫人之行不出閨門吾固不得而知然以先生之爲人知其必有妻也諸縉紳之詩所以發揚偕壽者至矣吾固即守

軒之說以著其偕壽之自云

壽賀感樓先生序

先生長於予能忘予年而辱與爲友其於文事相我導我者多矣及予官翰林與先生別者三四年又不忘疏予數貽以書所以相我導我者又不止於文事予媿乎其言也今年其仲子恩以京闈解元來試禮部予問先生起居何如曰猶前日也談笑何如曰猶前日也飲食步履何如曰猶前日也則既爲之喜及問先生之年曰六十矣其生之日曰二月廿又一日也予念無以謝先生者欲爲文以祝頌其壽則莫若稱述其爲人也蓋先生之先有曰公寘者仕 國初爲大理評事居官廉平能以貧乏遺其後人生復菴府君復菴生先生其貧乏自若少乃教授里中講說者理輒旁引曲譬以開諸生非世所謂句讀師也操筆爲文章法廬陵南豐簡約而理足平易而味長知言者與其文平生不信浮屠不尚巫祝凡邪妄不經之事一切屛去曰吾知盡人事而已其治家歲計月量率致饒裕厚於御下故童僕之職益修儉於自用故賓客之奉不絕常慕鄉先正范公爲人欲爲施貧活族之舉皆待其弟常之曲盡恩意尤人所難及者教養諸姪與其子等里中澆俗爲之一振知德者又與其行夫大理公位不酬德弗究厥施先生以文行承之能不愧爲其孫孝也解元君方將擢甲科登貴仕以大究厥施先生以文行啓之能不愧爲其父慈也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先生殆詩所謂君子耶則壽至于期頤皆自致者而亦何俟於祝頌哉予故特稱述其爲人

壽陳未菴序

東木菴先生少與其兄醒菴先生同侍其先大史公居京師一時館閣諸大老皆及識之故其聞見博而學問多矣號爲吳中士林之望其生永樂壬辰至今成化丁未年六十四矣覽少木菴餘二十年廼有斯文之契而獨別以深思所以詩之者嘗讀醫經曰八八則齒髮去夫齒髮去者衰之極也未衰之少猶惟此時矣然予聞其狀貌若不相符者豈岐伯之欺我耶不然其所異之異於人耶不然其所養之有道也盖岐伯又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故形與神俱此攝生者之論所以養乎血氣者也孔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乃獨置血氣而不理方以貪得爲戒則專事乎理義者也以理義爲重非養其心者乎故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若然則形與神俱有不足言者此儒者之所以非攝生者所知也夫木菴儒者敢以儒者之言爲壽且以明其所養者有道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慶都憲盛公七十壽詩序

成化丙午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無錫盛公方巡撫山東遣人馳奏于
朝曰臣明年年七十矣於法當得致仕謹具疏以請
上念公久勞于外 詔允之且俾乘傳還鄉人以爲榮公既抵家與其親戚時時燕盤相交愛鄉之士大夫從公游者杖屨不絕而公既解政務心神益閒適往來山水田園間飲酒賦詩甚樂也益與昔人所謂能則無所於歸者有殊公生以四月二十日先是時江以其子官于京師也俾請諸詞林先生作詩爲壽而以序文屬之予予嘗託交於公實知公平生大節一二因試述之公溫厚君子也當其立
朝然能言人所難言與爲人所不能爲者蓋爲御史時武臣有矜功者則抗章極論而無所畏憚爲刑部侍郎時閹人有黷貨者則閉門自守而無所諂阿其特立之操雖素號剛直者或不能及是以與世多忤其身朝遷於臺省廢斥之上幕下在於郡縣方面之間而徊翔于外終老以歸也然公之心雅不以內外爲輕重所至盡力民事如恐不及固有去任之後雖數十歲道經其地民猶相率枕藉牽下而邀留之者及其出而巡撫則公黜陟均徭役至活飢民數十萬口而不自以爲功此公所以壽者歟夫公之壽亦未暇論予獨愛公前日能全身而歸榮被恩典進退之際無乎不善彼爲當貴所累之人不啻如陷泥塗中仰望公于青霄之上而不可及有不勝其歎羨者矣詩凡若干首因序其上以及予之有感於公者併書之

少傅徐公壽詩序

弘治十年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宜興徐公以年七十具疏請休致大略謂臣居官四十餘年夙夜驅策尚免過愆今既衰老若復貪戀寵榮不自引退恐犯不知止足之戒疏入 上不允若曰卿先帝舊人以遺朕用君何遽引退且有德望老成輔導年久之褒仍令風雨寒暑免朝以優禮之公聞 命感激不敢再言遂強起視事初公之請老也士大夫相與歎曰今之人名列仕版雖未秩微猶不忍舍去公位三公之尊享萬鍾之富顧以盈滿爲懼欲退居田里以全晚節一何高哉及 命下人但與歎曰昔之大臣不厭公議固有使彼其中者今則免歸懇留之蓋如左右手惟恐一旦失去其

恩禮所施又何厚哉然則公之所以自處與 上之所以待公者可謂兩得之矣乃七月二十一日爲公始生之期先時公率不受賀有言于公者曰耆俊之重於世見於詩書傳記所載久矣公年七十爲 國元老獨不宜賀乎且所以賀之者非特爲公一身而已書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天子尊居于上者也非大臣納誨輔德無以成斂福之功庶民卑處於下者也非大臣宣化播德無以獲賜福之利公居廟堂之上雍容自如校其勞若與百司日進章疏陳政事者有所不及然一言之入所以潛天 上心默相治道而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者益不可以數計則公之壽豈不爲 上下賀哉其賀不已大乎自茲公其贊襄密勿康強期頤 天子仰成永綏乎邦國庶民樂業長保乎室家其賀不已遠乎既已言于公僚韙幸有鄉邦之雅辱公之愛不敢以私自遠也倣古詩人之義致祝頌之詞而勉爲之序

竹園壽集序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鄞屠公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曲陽周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鄆城侶公同生正統庚申至今弘治己未同躋六十侶公之生差先屠公稍後介其中爲周公乃五月四日也是日諸僚友若戶部尚書祥符王公太子少保左都御史烏程閔公吏部右侍郎舒城秦公戶部左侍郎靈寳許公右侍郎睢州李公右副都御史臨淮顧公及予七人即周公私第之後圃置酒合賀觴豆既陳冠裳輝映觥酬交錯俯仰有容及就坐清風習習入窗檻來若破新暑酒政斯行樂音具舉談笑歡呼起坐成旅情好甚洽賓主盡醉皆以爲自有壽筵以來無若此盛者予忝預茲集乃首賦四韻爲倡諸公咸和之秦公別集古句諸公又和之周公復自有作又咸和之皆以爲自有壽筵以來亦無若此盛者一時觀者相與稱羨以爲三公官爵尊顯福履隆厚豈非 當朝人物之傑出者歟予曰是固然然三公所以致此者亦豈易哉當其爲儒生刻勵學業始登甲科及既入官朝廷歷試以事累建勞績始列大僚然位益高則責益重故夙夜在公鞠躬盡瘁惴惴然以恐掄擇人才以任庶事恐瘝厥官劑量儲蓄以資國用恐厲厥民振揚風紀以率群吏恐紊厥法仰思未得與有古人終夜不安寢之意是以人見其今之壽耳不知其平生經歷之多見其今之樂耳不知其中心憂畏之至彼僥倖之是圖逸豫之是耽如世小夫之所爲欲享其壽且樂不可得者則所以致此者果易乎哉夫三公所以有今日者固

出於自致亦惟其身之遭際耳恭生全盛之世立重熙之朝賴聖天子在上優禮之愈加信任之不貳得以成其壽且樂者不然亦豈可得哉衆以爲然乃更衆觴以祝三公曰願自今躋于上壽黃髮在位益罄嘉猷以副 聖天子倚毗之心三公亦舉觴以酬曰願諸公同心以輔 聖政流無窮之聞爲 邦家光祝已夜援簡書載之予曰賓主之意見於今日之所倡和者已盡此可略見是之篤者詞必援其何略焉有乃載之是集也坐有善繪事者爲錦衣二呂君屠公援宣德初館閣諸老杏園雅集故事曰昔有圖此獨不可圖乎二君遂欣然模寫各極其態因按其次第綴於卷中其始竝湖石坐者左爲侶公右爲屠公許公一童子拍手導觴舞以娛之爲周公坐稍遠使其二子共其伯曰太學生孟捧杯前行仲曰刑部主事曾方拱立聽命竝

立竹間者左爲李公右爲顧公皆凝然有思若索句狀屠公則章已成一童子捧硯從竹下書據石案而題卷者爲予共案坐而持箋者爲王公執麈尾者爲閔公亦若有所思者獨坐而握卷則爲秦公其集句已就之時歟若二君左爲紀右爲文英展畫竝觀而圖終焉園中艸木非一種而竹多且茂故以竹園壽集題卷首卷成轉寫各得一卷藏于家又出屠公之意云是歲六月二十八日吏部左侍郎長洲吳寬序

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閔公七十壽詩序

國家定都于北又及百年比來都下生齒益繁物貨益滿坊市人蹟殆無所容自畿甸以達于外年穀屢登人畜厭食舟車轉漕數千里不絕可謂盛矣予嘗觀漢史稱文景之世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腐爛而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乘字

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竊歎其盛至此不圖於今日復見之何其幸哉夫漢之所以至此者豈世道之自爾良由文景在上清靜恭儉有以致之耳考之當時爲大臣者又皆質樸重厚以喋喋利口爲恥若執法之吏則有御史大夫直不疑之爲人人稱長者此所以助成一代之治化也蓋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民至於無所措手足又何休養生息之有此法吏之得人民命之所以生全而國脉之所以延長也仰惟　今天子在位一紀于玆　聖德好生尤重刑辟治化流行固非文景之可儗至所以執法者則爲烏程閔公公少起科甲初授監察御史已有廉謹名自是出入中外竝爲法吏名益振于時遂以右都御史總督廣東西戎務自公愈持重不激

異功民夷感化嶺海晏然　天子嘉之召拜南京刑部尚書居二年始改左都御史俾提臺郎再加太子少保公居位更持大體憲度既肅獄訟尤清長者之風無忝漢吏於是公年七十上疏求致仕　天子固留之且有端慎老成之褒士大夫以爲榮今十二月十七日爲公始生之期其僚友右都御史佀公幸公之留而喜公之壽也告于法署諸公及與公素所厚者乃皆作詩賀之佀公以予與公有鄉邦之契來以序請蓋予又嘗觀諸史凡刻薄之徒深文巧詆號爲酷吏未有不反中其身者惟厚德之人往往富貴壽考不少差爽固天道之自然也今天下如漢盛時非特殷富而已黃髮鮐背之老嬉游閭里所在而是問其壽非期即艾彼亦烏知所以至此者則夫天道顧獨於公遺之乎自是公壽當加秩當增尚安於位助　天子

養育元元以成太平之治又將有序其事者矣則七十之詩其殆首倡乎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十二月望日

山西參政祝公夫人錢氏慶壽圖序

吳中以儒名家者錢氏居其一夫人則同知靖安州用昭之子而少育于其伯父樂琴先生孟書以歸于今山西參政祝公公以文章擢高科以功業歷貴仕夫人所以享其富盛安榮者三十年于玆今公既致政家居夫人年且六十心安體舒視明聽聰怡然不知其老之至也其生八月三日子婿既托畫史爲愛日之圖而求太史天全先生爲文書其上矣其子壻湯瑄曰吾于夫人子也今爲夫人壽獨無以寓其祝願之意可乎則圖所謂麻姑赴宴者請予書之予曰夫人之壽有太史爲之文太史之言至矣予尚何言即予有言豈能彷彿於太史之萬一也瑄

曰不然圖各有意意各有在李子無終離因爲之言曰夫麻姑非世所謂有道而僊者乎豈之記其與蔡經王方平遇者此言荒唐怪誕不可盡信要之人少思寡欲以全其天年此有理之所固有若夫能經身中吐故納新而六千二百歲吾形未嘗衰者此則所無也何以言之古之人若秦始皇漢武天下之事其謀無所不致其智無所不得其力無所不取而於僊之一事終不可致不可得不可取者豈秦漢之謀之智之力不若人也蓋以求於事理之所無者故爾夫人莫彊如秦莫富如漢武而於僊猶若此況下秦漢之萬萬者哉此世之君子所以無僊也今夫夫人生長儒族而來嬪君子以養其心以檢其身以和其家者既無所不至可謂求於理之所有者矣是以康彊悅豫享大年豈非亦事之所必有也哉而況膺　封典被寵渥有君上之恩娛心志享甘旨有子女之養其所以爲僊者蓋多矣彼世之所謂僊者果足爲夫人慕乎然則斯圖也可以無作而復作之者其亦假是以寓夫祝願之意也夫丁亥八月朔日序

壽王孺人序

成化十二年監察御史王君克深奉　上命出按浙西蘇松常鎮四郡歲滿將代還　朝君廣平威人也母汪氏蒙　恩封孺人既壽且康以享祿養于家君欲便道往壽爲孺人壽來乞予一言予以君有可以壽其母者應曰唯唯蓋常鎮間有大渠凡兩浙漕粟率由此以達于江或以其水淺隘宜浚鑿者旨下巡撫大臣大臣適務納群策欲興利東南遂以其說可用也發四郡民夫萬餘往赴其役然不知渠實於漕舟無妨也時農方務收穫日夜供賦稅事譁然畏行君聞之曰農既無暇又時向寒人將皸瘃此豈施畚鍤時耶即移郡縣止之未幾天大雪寒甚江湖皆凍合人履冰而渡貧人僵臥不能出戶向之役者於是舉手加額曰我輩微王御史凍死水濱矣迨明年春雪益甚平地三尺餘菜麥皆不熟入夏淫雨連月下田成巨浸穀價踴貴民飢甚大臣遂下令勸分一時從吏奉行恐後料人貲產使出以助有司往往不得其實或盡出所有不足則伐木撤屋以給貧者貧者無實惠富者靡恒產人情兀兀相率有流離之勢君廉知其弊復移書郡縣大臣尋亦悟事寢而人始安爭爲感君君之行事它皆不暇書獨此二者有及人之惠故書之夫君之惠及人既多孺人之壽吾不能量也所謂有可以壽其母者以此孺人以洪武己卯生今年八十矣有四男子其季御史君一女適大理評事廣宗陳觀觀予同年進士云成化戊戌歲春正月八日序

丘母太安人壽詩序

當子產之初治鄭也輿人歌之有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之語及三年又從而頌之予嘗歎春秋之世去古未遠爲國者以禮法繩其下下輒興謗如此及其久也政澤既洽公論始定而頌亦興焉則又見人心之古猶自若者向使子產之治鄭也未三年而止吾見其終蒙謗而去安能自明於後世哉雖然謗者凡民之無知者耳君子之疾惡必不因凡民之言而無遺愛之許也鄱陽丘侯時雍來守蘇郡郡甚大而侯之才則長簿書獄訟談笑而辦治既有餘力將興文事舉禮儀而先之以館舍學校之修建當是時民固未信也相與譁然蓋陽受其役者雖若不堪而陰被其賜者亦不知也侯既以潤畧自信爲之益力於是

以例報政於　朝廷以不謹去職一時士之有志於　國家備人才者相與深惜之然侯爲人不獨長於治郡而已性且孝公務稍暇退事其母太安人者甚至凡吳中水陸珍品悉致之以爲朝夕養及是將歸其家告予曰縉嘗恨吾母老不得專意樂之今雖不及共臣職得共子職足矣且曰蘇之士大夫嘗設二十題繪圖賦詩爲吾母壽而序文尚缺願爲我書之予應曰諾久之始克酬其請蓋吾見之爲賢子者養其親也以道其爲母之賢者享其子之養也亦以道以道雖處窮陋之鄉終日啜菽飲水其中樂不以道雖處崇高之位終日烹鮮擊肥其中不樂也惟宋歐陽文忠公之貶夷陵其母言笑自若謂其子曰汝能安之吾亦安矣人至今稱賢母子今侯之去職也亦三年矣子產之謗雖不能止於當時而公論亦已定於今日其爲之子者既

坦然而無愧則爲之母者宜釋然而無憂而況人情安乎故鄉非若文忠之遭貶乎又有子專意以養不爲官守之所紛擾乎樂其可勝言者凡侯平日之爲養必以祿俸吾恐鄱陽之人疑太安人之或有所不樂也故推侯之以道養者書以爲序予又聞侯之將歸其鄉也道由吳中奉太安人以歸鄱縣持白金爲贐者凡千兩侯悉揮去不顧若然則侯之賢過於今人遠矣因書之以見其所爲養者益以道云太安人某氏爲贈刑部主事某之配其生爲正月三日明年壽八十矣

靳母太孺人范氏壽詩序

太孺人范氏出京口名族爲溫州經歷靳君某之配今翰林編修貴之母也少得婦道事溫州有賢名溫州以廉能爲上下稱重去郡二十餘年人猶思之道京口者必問安否人以爲必有妻以相之也初太孺人屢孕不育欲爲溫州置妾溫州不可而止既而生編修君則太孺人年幾五十矣編修君志尚既高力學不怠遂首冠鄉舉及禮部　廷試並在高等一日文名殆徧天下人又以爲必有母以教之也其既授秩翰林乃迎養其母于京師居二年偶以私事乞歸於是太孺人嘗受　封典有日顧不必留以待復從其子而行行有日編修君走告曰吾母老矣以其祿仕之故往來道上不獲安居自媿無以樂其志者柰何予曰樂哉蓋男子生而有志於四方及壯而去之遠亦莫不以鄉井爲念況年老者哉況若太孺人之處閨闈者哉暑者雨物至河流暴溢順流而南行不必至其鄉而樂矣及夫長江既達金山在望舟行而將歸則不必至其家而樂矣於斯時賓客親戚以及郡縣閭子之有壽母而歸也相率造門稱賀而子冠帶儼然侍立左右衆觴酬酢太孺人有不樂者乎曰樂吾所得同朝士大夫詩數篇將及其時歌以爲壽願書其說于上遂書之

皇甫母壽序

今世以慶壽爲事者歲不知幾人也其今之人獨好乎事哉天下承平既久人得全其天年喜而有慶人情固然然慶者在人受其慶者在我能思吾身也孰從而生吾壽也孰從而致則世之不敢受慶者多矣吾邑皇甫君彥明以永樂己丑生至今成化戊戌年既七十其配吳氏年亦六十有五親友將往慶之如常禮彥明瞿然不敢受然慶者亦閔然不可遏則曰吾幸有老母在堂明年壽且九十願移所以慶吾者爲吾母慶何如其子信郡學生也使來質之予予曰若翁可謂善處壽者矣知所以有

其身而不遺其親知所以及其親而不違乎人厚乎人倫近乎
人情其誰曰不可行於是歲四月十有四日其母之生朝也家
皆登其堂再拜其母畢然後向彥明夫婦亦再拜君子謂蕭
氏之有慶也可以觀孝亦可以觀禮遂載之文而傳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五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六

引七首

述祖德詩引

述祖德之作宋謝康樂有之自謝以後寥寥焉夫世之詩人竭歲月疲精神敝弄風雲月露泉石以至一艸木一禽魚之微皆嘗題品獨於先世者不吐一詞及之其曰往事也惡庸知又惡庸傳嗟夫有美弗知知而弗傳古人之所深謂其不明不仁者也彼風雲泉石艸木禽魚人知之人傳之雖不題品何害顧乃役志於此忘情於彼其亦識輕重者乎縉雲趙侯來自荆州示予詩一篇所以述其祖德者甚備凡氏族之分析家居之轉徙官爵之封拜學術之傳授無不附見蓋不必閱譜牒讀傳志而其數世以來具著篇中予受而讀之愛而取之而忘其詞之於康樂何如也乃復爲之引之一時讀此詩者別有題識于後侯名琥字士英以監察御史出知荆州多惠政號賢大夫云

送劉武陵詩引

劉君與清以名進士初出爲武陵令其友陳吉士王汝取桃源八景率諸同志詠歌而投贈之屬予引其首蓋古桃源實在武陵境內今則別自名縣矣然八景亦惟仙景者著稱于世是固所謂桃源乃晉漁者逃避秦時人處也其事見陶靖節記甚悉予嘗愛其說曰黃髮垂髫怡然自樂噫何藹如太古之風也世代既遠人蹟爲通而與清適宰其地志銳而才長循吏之效當復見於今日吾知武陵一聚一落之間皆化而爲桃源之人也京師去彼雖遠政聲流傳如東西州吾將側耳以俟

贈邵汝學守楚雄詩引

戶部員外郎湘陰邵君汝學出守楚雄其僚友趙良玉與諸同年賦詩贈之推予引其首汝學少有孝行及爲吏治錢穀展其長材遇事無難易輒辦楚雄在雲南大郡也其爲守也固宜然吾聞 命下之後大司徒獨惜其去者何哉蓋今關東西仍歲大旱飢民相食 天子不忍使其民至此延者 詔發粟百萬俾大臣擇其屬往賑之使汝學尚爲部官其在行無疑救荒之術必有可觀者宜大司徒之惜之也夫以汝學之賢能如此關陝之人失之楚雄之人獨得之是行也其不可爲楚雄之人賀也乎

送劉世熙僉事詩引

蜀之成都有二江爲秦李氷所鑿民賴之可溉田數千頃比歲大旱蜀人苦飢以堰壞而水無所障然耳巡撫大臣因奏請立監司官專領其事 朝廷從之然治水所在必有獄訟於是擇其人得刑部員外郎劉君世熙蓋君嘗爲工部屬治漕渠有績及遷刑官其職益舉遂擢僉四川按察司事以往而或者則以世熙長於法律當留爲司寇助不當擬之西南數千里外所職殆與古稻人等是不然夫蜀人以旱故爲饑莩者不可勝計使水利成必不至此今之刑官固多能平反冤獄然一歲所活有若是之多乎況君聽獄固自不廢乎士大夫相率送之以詩予爲世熙里人相好久則序其事而復以詩繫于後云

柯詹事游西湖詩引

故少詹事莆田柯公游西湖詩十首大興隆寺無相宗師之所藏也蓋公與寮友同游而宗師實從因以所得詩書而歸之予不及識公獨聞宗師談公高致以公不安竊人居閒慨遊其處飲茗清坐往往至日暮始去他人或具酒肴邀之有不赴者因思公不可復見至于欷歔不已他日乃出此十首請予書其前予心重公而因循未果則宗師亦已去世矣及是其徒德瑾始復道其師之意曰此吾家故物幸卒書之公平生簡重清雅與俗寡諧一時同朝有善書者見公亦不敢狎侮而方外士何爲獨得於公即此則宗師之賢亦可知矣昔宋惠勤從歐陽文忠公游感公之德終身不忘蘇長公稱之以爲士大夫或不能及宗師其勤之流歟瑾有戒行類其師師歿而能寶此亦可重者歟其詩後有和者予未暇及獨亦嘗游其地有詩數首聊復書于其後而歸之

乾乾齋稿引

楊惟立先生以精勤之學發而爲文不爲奇崛空浮浪之語而有據事切實之意予竊愛之往歲自翰林擢南京吏部幸留務清簡益得專力於文藝雖應人之求亦未嘗苟然若作也故自弘治己未至辛酉歷三載僅得此數十篇因以考績至內閣大臣以纂修會典事儀奏留之下筆以其食見惟安食已輒操筆屬艸其精勤如此惟立少予一歲而精力不衰今書成南還其著述當益富予安得盡觀之乎

游吳中西山詩引

弘治丁巳三月十七日石城先生將北上過吳中諸友告別予與文宗儒邀爲西山之游乃約邑宗勉林朝信及予姪奕同行舟泊閶門雨忽作客有言僅可登虎丘者宗儒作色言曰游必西山有言虎丘者浮以太白蓋虎丘非不佳以熟游故爾舟至楓橋雨漸止自支硎輿行至天平而返凡行四十餘里歷數山

或陰或後雨其景益奇緣山游者多晴時未有見雨景者是日入天池有老僧三人皆垂素髮數寸見客相視眙愕明旦請予索詩自言不入城者久矣予憐其意爲書途中所得二絕句與之後八年石城檢況石田藁卷俾書其上茫然不記一字但別有四韻存槁中亦記天池事者遂書之及己未三月適是日後雨與石城讀進士廷試卷偶憶前事復得四韻併書於後

說五首

徐氏兄弟字說

舜命九官其二爲夔龍夔典樂龍作納言終舜之世不聞有再命者蓋惟任之專故二人得久於其官其職皆修而能助舜之治也然後世亦有專於任人者其人或反敗事此可見舜於二人擇之於先者之慎也故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因皐陶而於夔龍有可知者徐氏兄弟曰夔曰龍夔既長好文以其父可泉府君遺命不遠數千里來京師請字於予蓋予與可泉有外族之好故夔有以請耳顧予無以爲字者特本舜之命字夔曰舜樂龍曰舜言夫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舜之所欲而夔之所當教者也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舜之所惡而龍之所當察者也今去舜已遠其言載於書者昭然具存讀其言如生其時以夔所當教者變其氣質之偏以龍所當察者去其言語之失所以成中和之德絕讒慝之行而爲君子之歸此二子所當知固而父之所望而予之所字者之意乎

黃氏二子字說

黃仲和有子二人曰鶴曰鵠予嘗字鶴頏之鵠頡之和仲復請予說其意予曰此詩邶風之云也然詩特言燕之飛而上下耳若夫鶴鵠又鳥之大者其飛則上薄雲霄一舉千里豈燕之比哉雖然鶴鵠固同爲鳥其所出猶殊兄弟者同氣而生之人也友愛急難之情詩人嘗以鶺鴒喻之矣至於天秩之禮則不以恩而廢者故其上也如行之當先非欲陵其弟爲兄之道然也其下也如行之當後非欲遠其兄爲弟之道然也閨門之內各止其所而長幼之序得又若鴻鴈然夫得其序則和矣和則樂矣詩又不云兄弟既翕和樂且湛二子當終身誦之

陳鎡字說

陳世業農王汝獨以其先處士君之命從儒者游績學攻文遂登鄉貢且將取甲科入官矣然嘗念先業不忍棄則以農事授其長子而名之曰鎡鎡既冠使來求予字而教之蓋孟子述齊人之言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爲字曰以時鎡也思而父命名之意無惰其身無逸其候以無荒其田則汝能子而父汝嘉矣豳風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汝其于而舉之周頌曰庤乃錢鎛奄觀銍艾吾將從汝觀矣

張進士兄弟字說

張進士瑋謁予告曰瑋與弟璨辱先生字久矣以其說請亦屢矣幸終以一言教之此豈特瑋兄弟之意實吾父之意亦吾先大父之意也蓋吾游南雍時瑋尚幼侍其大父助教公讀書官舍中公嘗遣之來學因求予字而教之今十八年矣公手書尚存而瑋復惓惓于此予忍負之哉夫瑋璨皆以玉言玉物之可貴者也然其所以可貴以玉韞於石而與石異故耳則若所謂燕石與玉似者亦可貴乎蓋珷玞之類可以惑衆人而不可以惑良工必使良工曰是玉也乃其可貴者也雖然溫潤而澤縝

容而栗玉亦非寡也必其質之大光之著如瑋璨之謂使良工曰是嘉玉也是美玉也乃其眞可貴乎人之所以異於艸木鳥獸者其爲狀非特玉石之可混也有人於此其名人其實艸木鳥獸則何以立於世必能盡所以爲人之實而與艸木鳥獸異焉及其德之所就不徒曰人必曰是吉人也是賢人也則其眞爲可貴非嘉玉美玉之謂乎故字瑋嘉玉璨美玉者如此瑋方登甲科爲世用如玉之薦於宗廟以禮乎神合於記禮者之稱矣而璨亦好學有文蓄而未發其待賈而沽者歟

鋏柯說

松栢之生與衆木等耳惟松栢多託根崖谷間不爲石所扼且其枝葉欝茂歷歲寒而後凋又不爲霜雪所摧則非衆木可及者固其操之堅人故以鋏擬之可謂錚錚乎出乎其類矣予友

劉君與淸早登進士第兩爲縣令皆有遺愛䋲及　召爲監察御史立　朝侃侃聲益起內臺已而出按于閩于廣歷度大衆挫豪彊抑勢要兩道肅然不忝古直指使者君嘗行于野見松栢挺挺堅不可偃若有契于心曰士大夫所守當如是因以鋏柯自號交游間知其喜取乎物也稱之不以字必曰劉鋏柯後君超遷太僕少卿人猶以未足展其才也居三年會四川缺巡撫大臣吏部以君名上　詔即擢右僉都御史以行君乃走予告曰往以鋏柯自號益欲儆乎己耳然未有著于文者敢以是瀆予素知君不獨其操類乎松栢也而材實類焉今夫君奉天子令出以撫治者非蜀乎按其地東連陝洛西控番夷陸有棧道水有峽江天下山地之險者莫過於此而民之易動者亦莫過於此夫地險而民易動若與內地異也顧昔多命名臣治之其尤著者若李冰之水利文翁之風敎諸葛孔明之政績皆不暇論其近而卓卓者有張益公益其以鎭靜爲功恩威爲德所以御易動之民於將亂之日晏然如平時者非其材之大能含蓄乎盤錯之國于胸中何以得此彼松栢在山上干雲霄其幹連抱大匠伐之以建淸廟明堂宗社可容萬人材大故也與淸適類乎此一鋏柯果足爲君道哉雖然材大而操無可取與樗櫟何異故終爲此說以復之弘治庚申夏六月己酉

表六首

禮部試擬宋以范仲淹爲樞密副使謝表

臣某伏以西府崇嚴位逼均於將相貳樞贊畫責任重於朝廷政論與聞本兵是寄益欲折衝萬里之外于以坐論一堂之中苟瘝厥官適重其咎伏念臣遭逢聖明久塵任使屢前而郤知

不足而心有餘既仆而興威未加而恩已至非惟崇保全之大造何以被特達之深知起自南官委之西事固嘗受鉞未成充國之功將以息民竟出羈縻之策方闔門之待罪遽擢究以承恩寵避莫諧省某是懼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知出無爲仁而有勇擧位四海而機柄獨操咸和萬民而衡石不設大以事小恒施仁於小邦安不忘危每念戰爲危事用人如用藥不遺馬勃牛溲取士若取材宵棄竹頭木屑故茲迂拙亦在甄收臣敢不勉竭庸虛上承知遇感激難逢之會奮勵無能之資後樂先憂期不負於素學外攘內治以無玷於淸班敢希群策之兼收坐致三邊之惕息

賜進士及第後率諸同年謝　恩表

伏以稽古右文喜值豐亨之運設科取士欲求疎遠之才自前

代以來逮我 朝而盛布帛菽粟渾然猶三代之言月露風雲
陋矣非六朝之體辭達而已文在于茲益必先擇于有司夫然
後獻之 天子是惟 聖祖敦本之意至于 文孫恪守
而行禮意加隆人文益著如臣等性殊朴魯學本空疏呻吟佔
畢之間以歲以月游息範圍之内如天如淵久蒙作養之恩延
頸覬收之數食芹而美雖懷一獻之素心采葑不遺遽辱九重
之清問榮隨 寵至感與愧并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稟上
知之資居 大君之位唐堯之德化不識而不知虞舜之聰
明好問而好察惟末學奇遇乎 大有作為之主故直言得行
於無所忌諱之時爰題金榜之名載錫瓊林之宴維其僭矣方
王席以捫心何以予之忽在笥而被體禮儀稠疊顏而忸怩其
何德以當皆不求而至臣等受茲 寵遇相與告曰一飯不忘

豈獨報以國士寸心自誓庶無忝於甲科再期 聖德之益
崇永保天休之滋至

擬 頒賜重刊貞觀政要謝表

具官臣某欽蒙 聖恩頒賜重刊貞觀政要者虛叨厚祿已
玷清班 寵賜新編尤過素望領受之際感激何如臣誠歡誠
忭稽首頓首伏以居上克明成湯見稱仲虺爲臣不易孔子嘗
告定公欲監成憲以無愆必學古訓乃有獲布在方冊昭如日
星惟茲一卷之書實有三代之意蓋後六國而爲秦漢又越八
朝而得李唐在太宗爲君始也用魏徵之言躬行仁義故貞觀
之治終焉視姬周之世庶幾成康凡其紀錄之辭無非治理之
要用忠良而來諫諍遠聲色而杜讒諛土木之功不興故變露
之卑宮室禱祀之事既絕陋秦皇之求神僊戎敎備武之守成

尊崇師傅以補德經言細畢討論無遺貢賦兵刑番虜必當此
其大較未易悉舉其爲說也凡四十篇而垂統至於三百載厥
後張九齡金鏡之錄茲維權輿又如李德裕丹扆之箴得其梗
槩董史不作就書可追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治日新化
工天運終始典于學厥德日修左右惟其人求賢不及慨然有
紹美矣是書欲日覽焉既俾詞臣之進講謂世之善本特令
工匠之翻刊校正精而無魚魯亥豕之譌 賜于重有若鍾呂
琬琰之貴千年視爲糟粕一旦發其英華竊惟唐之盛時顧獨
貌有先見者名貞觀意在開元惜不用之當時幸獲遇於今日
臣既被茲 殊渥豈敢視爲虛文由魏徵之語而師皋夔期終
身取法乎上推太宗之心而祖[illegible]顧 一人允執厥中

文武百官賀 太皇太后立 皇太子第二表

伏以 慈宮地迥修五福於昌辰溫室日高敷 重光於昭代
所以承萬年之統於是繫四海之心宮車協從理宜申顯恭惟
太皇太后殿下坤儀久著王化攸資保育 聖孫彰地道成功
之大誕生 元子衍天潢流澤之長恭惟保 國之謀特有建
儲之議渙名當正大本亦安長樂遐聰既合詞而上請 俞音
未獲徒深切于下懷抃 先朝之故事詎宜遲緩爲今日之
盛事再罄懇誠候 金冊之渙頒仰 紫宸而顒望

第三表

伏以 太極無爲妙化工之發育前星有耀宣象緯之光華天
道應而昭彰人謀從而翕集未勞謙讓必仰贊成恭惟
太皇太后殿下德並虞嬪功同周姒慈仁性厚元爲中壼之表
儀顧復恩深長享 一人之奉養衍 本支之彌茂致 宗

社之益安臣工鼓舞於龍墀已洽　朝廷之慶使者涣頒乎
鳳詔復增海㝢之歡是宜正位於　東宮相率陳詞於　北闕
懇悃交積煩言遂至於再三　懿旨尚稽渴望竊同于億兆仰
祈　慈訓深啓　宸衷國之大猷成湯不忘乎遵守事有先務
堯舜斯急於推行況　舊章可考而具存惟　大本相傳而豫
建斷乎不惑策當定于　禁中勿以未逢禮必舉于歲首亶成
盛典聿獲　俞音傳萬世而奉　宗祧　皇圖鞏固處　重闈
而膺福祉壽域崇高

擬功臣子孫襲封謝　恩表

伏以雲龍風虎前人收汗馬之功鐵券金書　當代舉剖符之
典　恩光揚於介胄慶澤被於子孫聞　命驚心受言愧汗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神文武博厚高明功加于時知

祖宗創業之不易賞延于世念臣下與　國而同休爰施天地
雨露之仁再謹河山帶礪之誓遂令枯朽亦被沾涵　錫以舊
封在周室莊等之列給之常祿勝漢家萬戶之名凡所遭逢將
何報稱衛沙漠天山之霜雪敢惜捐軀把雲臺麟閣之丹青尚
期接武雖駑駘徒費乎芻粟而海嶽聊補乎涓埃戢韜戟以橐示
干戈弓矢之弗用來王來享致琫璧球琳之並陳欣覩四方之
無虞敬祝　一人之有慶

頌二首

豐年頌并序

臣嘗讀詩周頌至豐年之章見周家以仁厚立國安養斯民杖
茲天既以昭其德若夫春秋桓公三年亦書有年君子則以桓
之德不足以致而書之所以著其異且以爲餘年之不有𢌿故

詩以其常而詠春秋以其異而書其說各有在者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以有天下敬天勤民一念以之傳之
列聖以至　今上皇帝益守益承罔敢怠忽乃成化紀元之
十年天下極安歲則大熟寔有周家之慶當爲周人之詩臣因
竊取詩人之意撰爲頌一篇非敢以是詩亦惟詠其常云爾其詞
曰
聖人在位立天下中位不惟大德惟其常　聖德伊何廣淵
篤恭何有外朝何有深宮何有出入何德不逢以茲對越
一祖四宗祖宗在天精神與通惟　聖勤恤和我受民不殖
貨利不好游田謂民雖微獨於我賴爾飢爾寒爾勞爾勑孰爾
恩卹屬我一身天監厥德保佑且申曷以昭之降茲豐年豐年
如何多黍多稌亦有稻粱穰穰陳陳亦有棗栗遺彼墉圃始于

宗廟以及二蜡以叉芟蕞以及齊衆遨不於遊安不閉戶爲衆
爲粢以自給布以衣以歲有餘醵樂服而歌並□而舞彼白
首也此黃者孺子睢睢盱盱莫知其故人曰　聖人聖則無爲
儼然南面而坐常不搖其柄綱維左擇一相是訓有司
聖之所爲則止於斯若昔堯舜爲幾兢業未治皇皇既治儆儆
聖心衎之求治益切益懋大德爾文謀哲雨暘適時樂與應節
豐年之應四海一轍小臣不文載紀聖烈

平胡頌并序

胡元入中國九十餘年彼滅我疆土淆亂我彝倫改易我制度
腥風污俗民化于夷蓋三代以來所無之大變也我
太祖高皇帝受命自天起于南服提一旅之師平四方之亂迫
其至元都　皇威烜赫遂驅元君而走之於是疆土以復彝倫

以明制度以立海宇廓清乾坤再造蓋三代以來所無之大功
也　大宗高皇帝入繼大統克篤前烈制禦既嚴攘却尤遠
列聖傳序端拱于上邊徼晏然至於今日武事再修深襲輕捷
皇上慨然以古黷武爲戒將銷兵歸馬專事文教期與臣民同
享嘉靖之樂臣生逢其時承乏史氏宜有紀述以傳示天下後
世因撰成平胡頌一篇然必述　高皇帝首蓋周之成王嚮
成伐奄伐淮之功周公作詩不以爲誇而大明之什特舉武王
肆伐大商之事爲之其義蓋有在也臣敢竊取其義而爲之詞
其詞曰
皇天徧覆以莫不容惟其截然此華彼戎禹蹟茫茫戎何敢越
越而猾夏天則有伐伐不自爲實託之君君奮其威應天順人
赫赫　太祖維湯維武天戈所揮孰敢予侮胡起朔漠瞰我

中原長驅入之猶攘行元厥罪未悛興師往問城社宮寢虜則
宵遁虜既遁矣假息冰天驕馬悲鳴雌雄之端是曰平胡何有
漢祖平城之厄以報千古　皇成其旅縱彼勿追彼順天命敢
拒王師是曰平胡湯武英讓轄甯未清以伐以放風俗百年淪
胥于夷伐旌秉鉞汛之掃之邪民有主安其家室以及冠裳以
及飲食罔不得所克長萬夫內修外攘是曰平胡偏師巡行肅
清少漠馬牛其空匪不以弱大變克除大功克成是曰平胡遂
開太平挫逆以威撫順以德接蹟來降數累千百歲時朝貢稽
首闕庭孰繫其首而請長纓　聖子神孫繩繩繼繼平胡之功
垂裕萬世

致語七首

上元節　皇太后宴致語

臣聞天心正而璣衡平斗杓初轉夜氣清而宮禁密韡服既成
華燈綴明月之珠廣樂張洞庭之野燭龍啣火放高燄於天門
川后靜波弱微和於靈沼仰坤儀之可象瞻壽域以無疆瑞雪
飛揚綠樹碧鶯休報曉煖烟浮動瓊樓玉宇不知寒俯視人間
風斯下矣深居天上夜如何其恭惟　皇太后陛下恩育
聖神化行慈儉配地有載物之德博厚能容補天成煉石之功
勤勞多助術膺達孝坐閱昌辰杓進千觴挹金莖之清露載陳
四韻採黃竹之遺風詩曰
仰望慈顏一笑開九華燈影接蓬萊蠡教霧閣雲宵啓未遣香
車寶馬回樹杪天潢垂島嶼空中海市結樓臺柘袍侍宴良宵
永不是尋常閒夜來

上元節　皇上宴致語

臣聞四時之序春秋於正月必書三代以來禮樂自天子而出
歲首載臨乎嘉節天心允懨乎群情朗月光垂華星色正況逢
百年無事試看四夷咸賓西被威聲胡賈步流沙而貢異獸東
漸德教倭奴浮巨海以獻名香虜遁而不敢南窺蠻烟消而
相將北附萬機斯暇良夜未央恭惟　皇帝陛下賓日授時
繼天出治居左右而行慶賜萬物咸新登圓丘而致精誠百神
並享虞舜有天下而不與文王當日昃而未遑合禹貢而奉一
人廣陳玉食衍箕疇而錫五福成造春臺臣等幸遇治朝叨居
樂部謹呈口號用寫心聲詩曰
鳳閣遥聽七寶牀龍輿初下五雲鄉綵花競剪春偏早金炬齊
燒白晝長眞見海中浮閬苑不從馬上奏霓裳　君心化作光
明燭採得民謠愛未章

聖節　皇上宴致語
伏以夏曆載頒共喜天時之正魯臺望將書雲物之祥陽氣
先回於朔方瑞星特起於南極　一人有慶四海無虞恭惟
皇帝陛下繼德建中對時育物御聖人之大寶居王者之明堂
垂衣裳以安朝山呼殿陛執玉帛而來貢雲湧嚮夷惟周文克
廣宅心宜虞舜必得其壽醴泉甘露卻雲表之金莖芝草嘉禾
陋曲中之黃竹開八方之壽域登一世于春臺臣等咸造金門
近瞻丹扆建皇極斂五福用推箕子九疇之言祝萬邦億年
願上周公七月之詠八音並作四韻先呈詩曰
海上蓬萊日月長僊家又進紫霞觴歡歌白雪從金母選見紅
雲捧玉皇率土歸誠真有道自天申福正無疆新詩製得當筵
獻此是康衢第二章

端午節　皇上宴致語
伏以　一人當有于大業盛德常新四夷咸賓於治明方物
畢獻游豫斯同乎夏諺樂宴已見于周詩宰府深觀共誇盛事
恭惟　皇帝陛下丕承　列聖宏規惠民惟措世於無虞乃
乘時以為樂適臨重午暫輟萬幾之講筵文事乎修文事亦不忘
於較武雲雷從而踴躍勇士來虎賁三千蹤如飛而騰驤名馬
出天閑十二張弓挾矢爭脫機以如飛伐鼓撥金乘騎征以為
戲呼聲動地府藝入神毬華既馳於深山酒暉俄移於落伯
龍立躍鵲鸛齊鳴錦衣擁光動洛川之上繡旗羽蓋影浮滄
海之間廣便蕃醉飽之恩及于臣下無馳驟流連之樂臨于先
王載託新篇用娛高宴詩曰
欣逢佳節觀宸游萬歲山前御氣浮赤驥追風過上苑黃龍戲
水在中流旌旗雲繞近軍容盛簪擁高登月令修周囿要知行幸
少刑深麋鹿自呦呦

中秋節　皇太后宴致語
伏以日馭載馳詩又詠迫于南陸斗柄橫指律收正位于西方
秋光再過平分夜景頓言均施稽歡聲於四海樂奏大呂行達
孝於　一人養之至也地大物衆天高氣清酌壽酒以齊傾
望　慈宮而上獻涼風生玉宇織女早進禕衣清露溢金莖嫦
娥自和霓裳乃罷拔河之戲仍為玩月之游定不先歸太液池
舟寧錦拂乘雲試入清虛府曲舞霓裳萬物生輝六宮同慶恭
惟　皇太后陛下坤儀靜厚懿德柔嘉誕育　聖躬久著
虹流之瑞維持王化允為風教之端有開必先宜享其盛惟稱
頌之不足宜歌詠之可無詩曰

瑤池開宴瑞雲紅秋到人間正中水落銀河如晴雪天高其
樹疑金風佳期不與三山隔樂事須教四海同萬里僊橋真可
度素娥爭候廣寒宮

重陽節　皇上宴致語
伏以四時行而百物生未當秋之令節　一人慶而兆民賴
得華夏之歡心既省斂以重農功仍講戎而班馬政事因時舉
樂與民偕恭惟　皇帝陛下乾健長旋離明畢照念
祖宗之創業常思寅畏精勤於社稷之安生每念昕昕尊居五位獨
斷萬幾嘉與四方均臨東九宮中稱壽先仰奉乎　慈顏闕下
賜酺載偕推乎大賚黃菊雲啓玉食斯陳雲表露莖挹金盤而
樂獻海東霞彩截錦障以爭施可以登萬歲之山升高自適於
烏望九州之野睨遠惟明故事既修新聲宜播詩曰

百穀豐登海宇寧乘時行豫駕停雲開渫殿翔僊鳳轉堯
階動九蓂添瑞氣應鄰十月祥光先見老人星玉盃酌取黃華
酒願奉明君享萬齡

元宵節　皇上宴致語

伏以和風拂拂輕冰物泮　九龍池皓月團團海波金滑
雙鳳闕念良宵之易度擬佳節以重臨既授人時宜從世俗恭
惟　皇帝陛下祿位名壽備于　聖躬聰知睿明出乎庶
物有周文王之德無淫于游觀如韓昭侯之主毋嗟乎嚬笑是
承　景運屢致豐年穰穰乎　居上不驕節儉如與民偕樂恭
燈齊放光輝照耀於千門玉醴畢陳和氣薰蒸於六合乃能受
行之戲爰歌讙則之音載盼　清歡少娛高宴詩曰
金屋沉沉奏管絃紅雲高擁柘袍鮮九城處報全無事只望重

書大有年燈火滿空乘列宿樓臺平地聚群僊　天門北望
清光近　賜得黃柑次第傳

箴二首

謹疾箴 為賀其榮作

人或贈物則謹置之而況此身父母之所遺家有用物則謹嘗之而況此身君子之所仰身之脆爽非木與石傷之七情報以百疾疾之既來有術奚施疾之未來有術不知我明告子子尚聽之色之悅目惟男女之欲思所以遠之如脫桎梏味之爽口惟飲食之欲思所以禁之如畏鴆毒多言則傷氣欲養氣者言不貴多思則損血欲養血者思不越憂不可積樂不可縱形不可太勞神不可太用凡此數言終身宜誦孔子謹疾與齊戰同匪疾是謹惟德之崇謹疾之術謹德之功

成齋箴 有序

陳玉汝本其字以成齋自號字賀子所制蓋取張子西銘語乃爲作成齋箴以終其義云

有璞玉于此既磨既琢惟見其玉莫知其璞相古聖哲增益不能況也吾人孰是安行履險思危居困思亨不有艱難曷成我德孰成德既成矣或止于茲觀其物貧賤憂戚玉成乎爾人可不德庶幾于是終日乾乾仰視俯思以無忝張子之言

銘二十三首

逢恩堂銘 有序

寔當賴于農夫之治田必有耒有耜有耕有播有芸有溉有穫天下之人勞者莫過之若是而又有水旱風霜螟螣之憂蓋歷三時之久而收一歲之功可謂難哉然其爲食也得之則飽飽則安安則樂斯民賴之至擬之於天夫其安也有勞者致之也其樂

也有憂者出之也知其勞且憂而成食之難則人臨一飯自有
不得而易視者此可以為費氏論也費為京口名家世有積德
鬱而不發至叔高甫益以介直聞里中而又沒不及壽知德者
惜之蓋既久其季子誾始以第一人薦於禮部 廷試復在高
等由翰林庶吉士授編修遂擢國子司業費氏世德至是始驗
矣叔高甫生子五人皆有父風讓既早世諱詳相與築堂以
為歲時享宴之所堂成而其弟適以編修考最 朝廷進其階
而封贈其父母妻室如制 命書煌煌下賁其廬閭曰
上恩如此吾其可忽敢即斯堂以彰寵 賜乃以逢 恩名之
以寬嘗善其兄弟間也俾為銘銘曰
吉言高堂費氏作之吉日既成為酒落之門有 璽書自天而
來父老歎嗟豈偶然哉著此孔德既其先人報不于身于其子

家藏集卷四十七 二

孫忠厚且文偉矣惟誾乃擢高科為時儒臣出入翱翔史館成
均汝惟有勞 思高多有勉之敬之爾朕左右 天子有命
誾拜稽首江流湯湯潤及門楣過者必式 璽書在堂

衍慶堂銘 有序

句容王氏作衍慶之堂有曰可學者求銘于翰林修撰長洲吳
寬其銘曰
有高者堂維人肯構豈堂之高亦基之厚相彼构其築之登登
乃積乃累有功有程我聞古人為善不足如築基然覆此夏屋
有施斯報有往斯來必有餘慶豈獨我哉慶源既深澤流必遠
後復後之其慶益衍昔之德衍眉山銘堂顧我何人亦銘斯堂

家藏硯銘

他山之石金聲玉理斲以資乎扣之韻爾知其白守其黑將為
老氏朋不磷涅不緇抑為孔子石也腹對吾職文字書善書惡
起亡亂事以成乎信史而已爾材亦良職止於是欲與辯之咨
然隱几

英石銘

有物礧砢產南服九疑其顛小有腹天將作雨雲氣蒸擠之匪
雲拔之王淮南小山在吾目

思貽堂銘

有焉其物我惟為人探人之生匪隊自天有父有母爰有此身
身之克修曰義與仁身之不修曰禍與罰惟辱自作惟德自新
人之承之必及其親親既沒矣不沒者存優然有見愾然有聞
旦朝而起有善可循日中而爰有惡可悛中心思之力可弗振
乃如夫疾乃如飲醇觀之棻辟於焉而分翼翼學深於寢門

家藏集卷四十七 三

仰焉而思如存于所瞻焉而思如定于聆貽厥父母亦詔子孫
庶其視茲勿怠而勤

滋德堂銘

苗在于田耕之深種之斯深細有旱乾孰得而侵雖然一月不
雨苗且能之一月不雨亦從而萎有秋之功欲成而老農之力
則疲有子弟于此爰作桔槔以灌以溉以代其勞苗秀而實其
庶斯高矣求所堂錢氏所作悠悠先人去我已遠仰焉思之尚
有所訏樹德務滋其利也博哉

婁樓銘 有序

賀君性深於物必容其父成樓引婁師德書要之其樂因以婁
命自號為之銘曰
孰不知醫懼其或昏我有隱疾孰克治之人亦有言不如惡石

遐思古人曰要師德我疾既痊我德斯全如豹有韋如董有弦
韋弦可朽名菴則壽有恐乃濟終身無咎

海月菴銘 有序

一鶴園西偏作小屋入夜月升海實據其勝乃題曰海月菴爲
之銘曰

至遠維海月所出至高維月海所溢至小維菴眞蟣氣強收二
物合而一晦冥風雨抱吾膝吳子悄然如有失庶幾無愧此暗
室

節菴銘

松栢在山童子可折其葉凝不以霜雪人之爲人匪松栢然
至靈于物降衷于天委質爲人適人爲婦爲義不終於理則負
相此屋廬君子攸居以節題銘今之砥愚我濟於水我介于石

風雨震凌矢心無失

鼎硯銘 有序

都憲盛公得端溪石琢而爲硯如鼎形以遺其姪璟使永保用
爲之銘曰

蘭蕙鑿鑄于几格間它山既斃瘝然如環彼惟覆餗折其足我
惟含垢坦其腹斯文有傳言可復原泉混混尚日沃之

晁無咎硯銘 有序

莫日良職方得宋晁無咎篋中硯示予爲之銘曰

歸來于幽文氣抑鬱有發其藏從九原出絳人混濟濟水吳彼
硯之黝然古雅而質嗟豈有脛倏焉入室將託後人以續其七
述乎〔無咎嘗號歸來子濟野人少時倣嘗作七述〕

鍾硯銘

惟爲氏造此式金之形玉之德仁勿嘆擬宜洗拭中有容外無隙
盛脩林惟晨夕尚實用無時沕

遂菴銘 有序

同年楊太常應寧作屋于居之後以窈然而深遠也名曰遂菴
而因以爲號請予銘之銘曰

楊子所居有屋渠渠有堂有室乃有菴廬于時偃息于時啓處
于時探索有圖有書謂爲遂者形骸所拘有寄焉爾莫測其隅
禮樂爲轍道德爲輿窮其所之載馳載驅察知幽潛洞見古初
維遂之義乃心之虛谷可量焉淵可藏魚毋曰方寸其形區區
萬理包涵谷如淵如有疑遂者執此以祛

益菴銘 有序

太常吳子高名謙因以益菴自號爲銘曰

惟謙受益天道則然曰益曰謙易而闡斯品謙之爲卦六爻皆吉
周孔發揮出于受益益之爲訓以鏡以添有欲求益其惟守謙
美哉菴居玩以卑牧庶乎有終鬼神是福

方竹杖銘 有序

吾藏方竹一莖老而將斲制以爲杖銘其上而刻之銘曰

執之稜如掣之鏗如執謂中虛而外無隅抱節不渝尚克相予
予老將歸行則與俱

桃竹壓尺銘 有序

桃竹杖見杜集或製壓尺遺予爲之銘曰

桃名而竹質外直而中實不以爲杖而以爲尺尺則不枉以資
吾佔畢

書廚銘 有序

汪氏作此藏書閣俾可見爲銘其門翁
虛其胸維書可蓄寘其足維緗可束足爲行秘書吾安能知之

書廚銘 有序

廚制如藏書而加廣

禮後之悟繪事後素觀古事蹟知德之助習有良能此尚有之
物何所靈勿學且癡

匏研銘 有序

予作菴名匏閒待往石燕人陳某爲製匏研銘其背曰
詩詠苦葉良工斲我有卷者爾以類從肉食無匏爾則不食
終身從吾久而勿泐

古匏研銘 有序

上刻元豐二年及晉齋學士四字如其造于宋而元李濟之所
藏者沈石田以此遺予其上有刻字知爲古物也銘曰
自宋歷元暴蝕而斑維形之樸維質之頑維累尚同歸于匏翁
文宗儲得宋匏研借觀累日慨爲之銘
學士之研太僕藏之以示吳子其斂當之上有苦葉下有瓜瓞
匏繫乎斯始爲吾設元豐題字幾五百年雖古可觀有象然終
留意於物古人所戒積而遂之尚俾勿壞

桂巖書院銘 有序

婺源戴氏之先作桂巖書院蓋因其所居里而名後宿此陪改
徙里之翁村而仍以舊名不忘本也其諸孫兵科給事中寶之
來請予銘爲之銘曰
有美者居戴氏所作堂序秩如莫匪是學聚書延師以尚後覺
子弟詵詵咸躡矩矱出用于時里士奔躍石鼓嶽麓于秩是若
爰作先祠亭祀以時凡我宗族亦聚于斯有田有廩有義以施
游歌之人匪但見貨有望婺源山川秀美鍾生文公茲惟闕里
桂巖種福惟偏在此碑書有銘敢效遺軌

靳充道大研銘

山骨斷成黝而然外飾有文不勝質文字發祥光采出異滑仁
容滿不溢用之宜歸大手筆轉圜即非晁氏物（宋晁補之有大觀研自爲銘）

贊二十五首

元朱澤民先生遺像贊

讀其詩頌其文而不識何如其人觀其畫玩其書而不識其人
何如古貌古身今既獲識元之澤民漢之陸績（世謂績而生）

王訥齋像贊

是維于訥齋先生考其世家在程門爲正學論其術業於周禮
爲上工謹於行而默然終日之間惟其口之內居於家而療然
四方之求恃其心之聰邇若浩穰而能貫也孝友秩陋隘而爲
禮也中衣巾古雅其貌醇采就而挹之儒者之風

耕學徐翁像贊

口不食君之祿而惟恩則能使人足雖至假之室而其事不爲
謀身故或隱而大將遠追乎南州之徐稱其所耕且學又爲視
乎谷口之鄭真虎山之麓太湖之濱若予嘗備册及門而與之
爲主賓者也

張汝弼象贊

稱斑斑而貌則澤其陋也當如青松之倚石禒曰濛濛而
心則聯其繫物也又若秋木之在沼蒙疵比陳元龍而其禍者
無所容吾以爲擬孔文舉而錄錄者不足數其人品如此則其學

府政事之出於流俗可知也已然則世方謂其州里為東吳之精宜能窺其戶庭詩律敵西江之派適以拾其稊稗況所謂樂府善戲謔又愈失其大畧此殆弄滑之語於狐子而徒見笑於東海若者也

新野王教授陳以道畫象贊 俞雲雍之子

知其德者信其貌之必莊考其學者惜其名之未揚既有而推於人其教也不困將老而致其事其踞也終藏是惟先生為人之大畧不然又何以嗣續乎 先朝之直臣而模範乎 宗室之賢王也耶

武畧將軍李君象贊 元季為樞密院判入 國朝為今官鎮淮州府吉士士常之曾祖也

惟臨淮李氏保此畫象百年于茲其似與否吾何從知不知者貌可知者德益其率鄉兵歸 王國全一城之民垂累世之澤其德乃爾則形似在乎不論而況其平生官爵之履歷也哉

李指揮象贊 士常祖父

壯哉王師安華攘夷桓桓此公功在西陲有赫世官嗣而大之為時勇將可按而知若其靜厚不伐廉介有守勇而且賢知者其誰而吾獨誦其磬身訓子之詞矣

故將樂亭象贊

摳衣鄉校業精于勤汪汪其量熠熠其文入對 大廷出宰上縣有忘勞行濫焉不見其嗇幾何其勞則多其惠則深邑人之歌邑人之歌後人之澤呱呱者兒驗此世德

王舍人允達象贊

介而通其中也有容儉則固其外也無暴清且和不揚其波剛無虐獨完其鍔泊然惟躬而克與此我求其人世濟其美文忠

之孫孝莊之子方仕路之爭騖忽挽轡而回車振清風於斯世非富貴之可拘吳江之濱越山之麓歲晚之期吾言可復

江西布政使朱公象贊 并序

公名勝字仲高金華人正統間為刑部郎中出知蘇州居官廉平公恕賦足訟息六七年間府中殆無事既超擢江西未至而沒蘇人至今論近世賢守必首及公其子鍼貢來禮部持公畫象見示寬幼猶及識公對之感歎不已為之贊曰

悃愊之資清靜之治民惟期安政不好異嗚呼公乎真古循吏而今不可復致矣

丁易洞象贊 鎮江人中書瓚之父

江山回合中有斯人清脩苦節博雅多聞將老受封不改其素飲水中濡看雲其固

錢院判象贊

越人之醫秦人之妄千載有傳其術斯在名揚治朝手沐徽書及幼之念不忘其祕荷恩則多保身惟智曰有後人宦業可嗣今而已矣孰起其人我視遺象宛得其真

太卿劉公修史象贊 宙

黃閣高居清風穆如望之若僊朱襮瓔珞肆吾直筆書畧無趨而惡不隱而美不虛如司馬遷成一代書藏之金匱登之石渠其才之稱為良史者所謂他人不足已常有餘者乎

費司業野服象贊

前史所載列僊之儒其服則是其貌不如豈心遠而休抑義勝而服求之形似益亦區區惟陽城能教人而考其師道之既立故陸贄善議論而望其相位之必居其尚智周道濟沛然有餘

而垂紳正笏以蹈乎嚴閣之長及夫功成名遂泊然若無而戴笠策杖以從乎山澤之臞則出處之際又孰得以為評哉

王光菴先生遺象贊

吁嗟先生吳之隱淪謂其拙於用而文足以敘事謂其絕乎俗而術足以濟人謂其生而迂其智能全於世謂其死而恠其孝不忘乎親蓋古所謂通儒而又謂之獨民者於此乎亦云

閣學徐公象贊

允矣康濟之才卓然端亮之忠清階雁陳因爲儲胥之榮黃閣高躋斯慰衆人之望逆旅寶貴而驕盈惟君寵而祇畏觀夫乘食委虵忘其勢位蹜蹜循行沉沉默識式即其容或得其意處治世而危

明主念小民而思寒士鞠躬盡瘁務竭其才之所施正己格心期定其志之所至故泰山喬岳雖不見其運動之勞而長江大河自能成其漸潰之利也

姚栗菴象贊并序

栗菴自京師歸隱吳城東故居絕意仕進專以授徒為務今年已七十餘矣沈石田爲寫其象且贊之予與栗菴交甚久而別踰十年想其抵掌談笑風度宛然在目獨能無一言乎贊曰

優游城市之間翕散闤闠之上其蹟雖屈其心之清其節惟蒙不自知其古之人放笑無譁容走非俗狀乎非乎官情慾石乎壽樹吾嘗數其人於城東姚栗菴之象也

處士馮惠隱象贊

惠隱新昌人生宋末歷元至國初年百歲而沒其六世孫刑科右給事中獻奉遺象求題贊曰

蹟之隱名當乎不智之名心之仁自發乎必恭之稱里皆東越傾廣每應乎求世值前元束帛不得而名視榮啓期如第而有樂可歌得庚黔婁爲子而行孝以報須眉皓然厥象惟肖蓋無忝乎百歲老人之號者也

孝子呂德升象贊并序

德升爲馮隱處士之子今給事獻之五世祖也國初應召不仕養親以孝聞給事奉遺象求贊而述其平生尤詳贊曰

究斯人之如在擬古人而庶幾方治世之昭遇惟養志以無違起于紅圍雖龍顏之親覿避乎熠徽言溫羽之高飛益不爲危言激論之張苑能自託於雅才清思之陶韋歛以布衣白首全歸餘澤所被百世是依

孫欽齋先生象贊并序

欽齋先生昔以監察御史提學于吳中寬時尚幼幸嘗受教既久不能忘也今年先生之季子公貢上禮部奉先生遺象見示德容宛然其尉懷何可爲之贊以述先生爲人之大略贊曰

惟敬惟和不慢不暴先生之身實栽斯道惟優惟嚴不徐不躁先生於人實以身教幽暗不欺造次允蹈名虞予彰聞志期乎深造曷不忘乎

君上而爲至忠行可通於神明而爲純孝故宜以先生擬諸古人而後生小子亦庶乎知德之與者也

陳寬副象贊

金石不渝之心松栢後凋之操處世不趨時以模棱遇事不違道以執拗一舉甲科而名譽即揚兩典臬事而刑獄不淺追洛社之高蹤望其杖履而爲歌發吳門之雅音諷其篇章而甚妙耀然如不勝衣淡然而無所好宛然眉目之可親又見厥象之惟肖也

韓克敬象贊

依隱而智涉物而仁好古而雅任情而真考其世固尚韓伯休之後觀其號能繼伯休之爲人者歟

施修撰遺象贊 并序

故翰林修撰施宗銘先生家藏遺象其嗣子鳳來以永嘉貳守貞區之清徽此 國英矯然孤鳳以鳴太平何翔于側遐匿其形維昔海內盛播其名竟哉遺象以慰平生孰尼其行欲毁其成命也在天嗚呼宗銘

沈啓南象贊 台人謝希孫求

金石其聲玉雪其膚隱乎處乎一邑名揚乎兩都設几乞一言有敬老之郡縣欽門求見有好賢之士夫掀髯傾坐人而守之以訥通明識時務而處之若愚蒙胸中之丘壑發指下之江湖演而爲詩益而爲書豈特王摩詰之儔抑亦文與可之徒妙哉鍾老寫此酷如清冰玉壺之水徹瑩石梧翠竹之扶疏若又見石巖樓之謝幼輿也

劉戶部時雍象贊

此戶部侍郎華容劉公象也觀其貌無城府之不善乎未敢知論其心得於衷之皆實則乎歲發舒而不迂和而有辨簡樸而好文勤瘁而忘倦功在 朝廷而口不自言名滿寰區而身欲無見其下生而謂自信不疑孤立無援者也惟引去之勇決見晚節之益高慨吾徒之莫從望雲霄之羽毛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七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八

題跋二十九首

跋所録方先生書後

右方希直先生遺其友國子博士王君仲縉書五通遭時多故其手蹟之毁弃者七十年于此矣顧其書幸爲王氏家秉之所收載博士之孫汶間以示寛因碑録而列之先世師友尺牘中寛既以不善書恐爲先生言語文字之累辭而汶強之卒爲録之於乎先生之言語文字妙矣固不在乎區區筆畫之間而況所以爲先生者又不在乎言語文字間者耶臨紙之頃不覺使人出涕

題吳貞母傳後

國初文章莘于金華凡當時忠孝貞烈之事其人雖處遐僻皆賴其筆傳之至今況爲金華之人其爲紀録也固宜劉養浩爲宋潛溪胡長山門人文章其得二公法度嘗作吳貞母傳則貞母固賴其傳矣然事行賴文章而傳文章亦賴事行而顯則又安知養浩不賴於貞母耶貞母之玄孫福字吉甫者初登進士第來請予題因書此數語歸之

跋謝山人詩藁

嗚呼山人已矣予得其遺藁於其從子翰林編修鳴治而讀之惜其無年無位無子而獨有此詩也悲夫雖然山人之所無者乃衆人之所常有其所有者乃衆人之所常無則予於山人亦何惜其不得爲衆人也哉

恭題楊文貞公所書 宣宗御製詩後

宣宗章皇帝之在位也天下晏然號稱至治亦惟有若少師楊

文貞公寔左右之今四十年矣一時　君臣既不可見而獨見
文貞手書　御製詩慨想當時明良相逢之盛一德一心雍容
和樂幾事之餘發於聲畫者與虞舜作歌皋陶賡歌同一意也
嗚呼休哉是詩今爲都御史錫山楊公所藏翰林修撰臣寬獲
觀而謹識之時成化九年夏四月辛未也

書今人畫冊後

此冊皆今日供奉　内廷諸良工所作者古者人君好畫至之
院設之官著之譜于時畫士如馬夏梁蘇輩皆落筆精巧妙絕
一時然卒之爲喪志之累徒遺後世之笑而已觀于此冊則吾
君萬幾之暇玩道而不玩物之心固於是乎見而彼供奉者蓋
亦不獲盡所長於縑素間矣

題勿齋藁後

故福建布政使臨海陳公所著勿齋藁一編藏於家久矣其子
今河南憲副選人自治所持以示寬使序其首傳之寬以不敏
辭且辭以前輩制作非區區末學所敢序者既自疑迂拙之才
平日辱憲副先生知愛最深終不可無一言以復則爲題其後
寬之憶爲童子游鄉校中竊知公之名既長見公爲御史時剛
正之氣寒讒諂之節溢于彈劾匡救間者頗能得其語而道之至
其出爲方岳美政良法大見設施又能紀其一二益不徒知其
名而已他日憲副先生以御史提學南方略去條約專以身教
一時學者翕然丕變者崇德耻惡之心人曰此勿齋公子也寬
時猶在諸生中自幸識公之子因其子之賢而公之德學所以
薰陶其後人者又從可見既益得其爲人愈欲推求之意其發
於文章必有可讀者而恨未之得也乃今得而讀之然後先生
之爲人完然於我矣抑是編之作朴茂平實初不與世爭奇弄
巧之徒爭勝負於筆墨間者也而彼奇巧者其能事止此孰知
事之有大於此者乎後之人於先生當考其氣節考其政事考
其德學而讀其文章可也

書壬辰科進士題名後

今上之八年擢進士二百五十人此其太學題名碑也是科寬
愛以下材誤在高第待罪史館忽忽三年彼之居官于任州縣
者咸奮厥志美政日成寬將何爲以報　國家哉則題名之舉
固所以爲榮亦所以爲愧也歟工部主事潘暐同年進士也出
示搨本請書其後而遂之

跋王允達藏宋仲珩草書

宋舍人草書予游京都時屢觀之今復觀于此披玩數四殊不

厭也

跋項文祥刑部愛日齋藁

文祥篤於倫理者也今其詩百餘篇歸于此者什六七蓋與世
所謂詩人異矣讀是編者不必論其工於爲詩當論其工於爲
人可也

跋世儒堂記

世儒堂在郡城之南學之西紹旅俞隱君之所作也予游學宮
時暇則與一二友生過之紹旅輒野服出見客梅邊竹下相與
嘯歌以爲樂往往至日落始去故予於他勝處累歲或不一至
獨數至俞氏者亦惟以紹旅之真率可愛也俞氏之先有諱倚
者自宋徙吳至紹旅凡十二世世以易學鳴其間尤知名者后
淵貞木二先生而堂之作紹旅既自爲記今年冬予將北行紹

有感於舊游之樂也爲書此于後云

題杜東原絕筆

此圖杜東原先生絕筆也吾子汝賀解元其榮當成化甲午之秋將上春官之東原别東原作此圖贈未竟而病既没始得之其子貢士啓水微石瘦林木疎豁雖之點染之蹟而别情行色隱然可見東原可謂妙於畫矣東原先儒林府君之執友也其以誨言及予甚多而尤以予嗣續爲念予居京師嘗作松子圖見視父之後以書來曰圖有驗否其意之勤厚如此賀之得請而歸也既痛不及見吾父而東原亦已即世矣歎前輩之凋傷古道之寂寥區區筆墨之間而感慨係之東原没時年七十有九

題蕭鳳儀牛朝詩

涸廬蕭翁父官漢文以其先鳳儀府君牛朝詩遺墨示予府君作此詩年纔二十二耳蓋又十年而卒其詩有曰惟人萬物靈可與天地參四端本完具衆理咸包含不知學践形反類爲蠢蠓既見其年少志大所就有不止乎文敘者至卒章曰虛形寓兩間荏苒同異類乘化暫流轉安用爲彭聃其言雖若類乎死生識而達生委運之意又曰可見使其不死真足以立德於世未可知也然君雖不壽而有子如冬官者方以政事文學有光科第足以不死其親不然則此盈尺之紙且將索之鼠穴中安得有此金聲玉振流嚮於士林間耶

題賀大理與張用濟手帖

賀大理諱賢後更諱言字公宣其先自蜀徙吳中 國初任爲江陰縣學訓導擢大理評事未幾竟死工役一時貴非可甚廢擲所著詩有萬藏于家既及百年孫甫字美之者始得此帖于朱逓涇之俞氏蓋賀昔嘗與俞鄰也其曾孫解元恩請予題之觀大理公自序艱苦至乞米等語與顏魯公事類則其清貧亦甚矣而卒與眘夫同死然在當時不可謂不得其死也此其可爲太息者予因述其出處大畧庶後之覽者知其爲人必有同予一慨者矣用濟姓張氏吳江人嘗與大理同官江陰有詩藁亦藏于賀云

跋黄山谷草書李白贈懷素長歌

山谷寫此歌所謂飄風驟雨落花飛雪等語雖自謂可也

跋李龍眠女孝經圖

昔人論文章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予以爲圖畫亦然此卷寫女孝經四章而其事蹟則每章圖之初不知作于何人獨其上有喬氏半印可辨啓南得之定以爲李龍眠筆及覩元周公謹志雅堂雜鈔云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同伯機訪喬仲山運判觀畫而列其目有伯時女孝經且曰伯時自書不全則知爲龍眠無疑啓南眞知畫者哉圖中爲女婦輩所以共職進戒者皆閨門之法家國之利而其容飾端莊詳雅覽之使人竦然起敬足以消其淫媟戲嫚之心非特女子之有家者當爲監戒也所謂關世教者此類是已

跋宋中興名臣手帖

宋至靖康禍亂極矣此豈皆天命哉亦必有人事也然啓之者王述之者蔡而成之者童秦其事皆有本末可考然以當時人品論之雖小人之多不能多於君子又以當時人力較之則君子之強不能強於小人此無他國勢既卑君心既怯譬猶下坂

撓之者難爲力推之者則易爲功也嗚呼可勝恨哉其號君子者當以李忠定爲首張忠獻趙忠簡次之而李參政光呂大保頤浩輩又次之之數公者名愈高則位愈不固故忠定擯斥特多而甚夫耕者必有耦占者必有三以力之合而謀之衆也向使數公一日同坐於廟堂之上得促膝以論國計必能合群策以抗一虜其禍亂必不至于此極而離坐之席未煖又有人以參之甚者撤其席而擠去之乃眞以廟堂爲傳舍遽欲爲家室其出沒往來不啻參商鴻燕然後使百世之下手蹟數行乃獨聚於一卷之間人心之公於是而見嗚呼其可恨也夫其可悲也夫

跋所錄楊參謀誄後

右元張文蔚撰楊參謀誄予得之陳王汝王汝得之吳江虞氏

[illegible]

六一

嗚呼元政不綱群雄並起使人得據全吳之地當著者十餘年此守臣不職之罪有愧于椿者也予每思得故老談吳中舊事而天下承平百餘年來無一存者椿之事雖載郡志知者尚鮮予幸此篇出於破篋故紙中將假此詩于儒林諸公題識其後以暴白椿之死事因別錄一通遺之王汝椿之爲參謀也此云守齊門郡志云婁門然謂其妻得尸於張香橋要以婁門爲是椿能文予又從王汝得其作吳人金伯祥聽雪軒記附於後且以見文士之能死義誄所謂通經執義奮不顧身者也其字子壽先世蜀之眉山人爲少師棟之裔後徙居吳文蔚字概實吳興人

跋啓南所藏黃山谷墨蹟

山谷論書云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無列婦態觀此老杜二詩乃其所自作信哉其爲列婦也與歐陽公謂蘇子美論書而用筆不逮其所論者異矣沈氏子孫宜世藏之

題王右軍東方朔贊大令洛神賦石本後

二王真蹟宋御府所藏合三百餘紙靖康之難一廢于金人之手矣今或遺逸于好事家者去質益遠墨闇楮朽眞贋莫辨而卒計其昔流傳人間則幸有石本在耳模刻者之切於是乎可寶若此二帖又羲獻之名書也然較之世所傳法帖體格殊異蓋彼皆短牘小簡信筆數行如樂毅論黃庭經與此贊則全篇成章宜其嚴整不苟異於他書而禊飲序出於觴詠游騁物感興發之際筆意飄逸又不可以執一論若洛神爲獻之平生所好寫亦用意之書也然自昔人所見惟自嬉至飛十三行耳此

[illegible]

二

獨得其全文何耶陳味芝先生校此示予城東別業因悟古人書如雲行太虛態度不定觀書者又如魯侯登臺以望使每歲分至啓閉皆八表同昏之雲雖不望可也

書續編懷古錄後

顧元公自吳歸晉晚節爲討賊之舉事功偉然世皆壯之以予觀此適所以爲晉耳於吳何預夫其才終能平陳敏而免爲晉之逆賊不若始之討司馬氏而遂爲吳之純臣使當時事勢有不可爲則從張悌之死可也從諸葛靚之逃亦可也而曰采南山蕨飲三江水非空言乎不然感於張季鷹之言也夫以爲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則靚獨非名士乎吾恐季鷹不爲此言也靚沒後百年得陶靖節家世勳舊與元公畧同而一彭澤令視黃門侍郎則有間矣然二人皆嘗許之酒以自晦者使元公

得遇詩節必知濁醪妙理其酣暢之憂不在入洛之後矣嗚呼惜哉因觀吾鄉朱性甫續編元謝皐羽懷古錄爲書此說益傷取春秋備責之義而不敢爲世俗附和之論也

跋米海岳臨顏魯公坐位帖

米海岳自序於古名家書學之殆徧故其臨摸之際往往逼眞此臨顏魯公坐位帖元袁文清公定爲海岳所臨者夫魯公平日運筆圓活清潤能兼古人之長米則猛厲奇偉終墮一偏之失以孔門方之其氣象眞有回路二子之别故此書則如既見孔子後欲效陋巷自樂而行三軍當一隊之故態時復一發於詞氣間也

跋山谷書後漢人陰長生三詩

陰長生此詩非山谷書更幾沒于世然此卷卒爲世所重者豈以其詩哉抑之刑曹好藏古法帖能識其妙此又其先博士公時已藏又其家之故物云

跋元諸家眞蹟

近歲號能藏書畫者吾蘇有劉僉憲廷美崑山有徐正郎尚賓二公既皆以博雅見稱于人而又力足以致奇玩故人家所縑緗楮翰歸之其得之既多而猶不足爲之廢寢食汲汲走東西購求不已殆欲大江之南稱收藏之富者莫敢爭雄焉二公既沒士大夫愛其雅才清韻無復見斯人也相與歎惋然二三十年來吳人所得書畫固有出於他姓者而得之二公家所得者亦不少也於乎死者之骨未朽而手澤尚新人復得而持去之予每目以爲玩物者之戒亦未嘗不引之以戒于人也若相城沈氏自蘭坡府君生貞吉徵士恆吉同齋同齋生石田世濟其美綿綿不絶家藏故物殆及百年益完益盛至于維時篤好又復過之蓋予所聞見于沈氏者五世于茲其亦難得於今日也哉夫物之聚散勢也然不有以散其何以聚聚所以伏于散者也世之人欲聚其散者固惑而予因其聚散寓悲焉其間亦惑也惟以爲故物不可失墜此則子孫之爲孝者一端而不可不加之意耳維時持元人書翰一巨卷求予題識因即鄉里之近事家世之美循告之爲識爲孝是在維時而已元人以書名家不在此卷者無幾若其一代書法之妙則覽者自得之

跋宋虞忠肅公手帖

虞忠肅公采石之戰日星晦蒙江水震盪功烈赫然于時足以讋伏强虜褫死名將疑其平日爲人有喑噁叱咤千人皆廢之狀及觀其手帖詞語和雅氣象雍容乃眞一書生耳公之子孫

居吳中者世藏此帖今爲封門朱性甫得之夫性甫雖好文事殺世吾固知其意不在筆墨間也

書舊題王駙馬草書千文後

成化元年八月予在南京嘗報恩寺之悟師房題此千文今一紀餘矣師既化去其徒大章持來示余復覽之茫然如誦他人語因憶所寓時誦習既暇禽聲樹影間焚香危坐使行童斵竹煎茗若啜之一時清寂之樂殆可言喻益報恩者昔人之明招也閉門了然何異蘇長公之想龍井而綠陰四合又如虞邵菴之憶開元因一展卷間有不勝其感歎者矣顧予方牽於吏役未能脫然世俗何時得復偕大章一共此境其樂當不減於前日也聊書卷尾俟之

書胡訓導小錄後

初胡君選授蘇學訓導即以當世可施行者數事建白于
朝予得其章讀之已多其通于世務非腐儒比及于不幸居喪
于家士大夫過者往往道君之行而陳味芝先生至爲小錄以
傳他日君亦有母之喪將乞予銘墓而先之以門人予曰胡先
生則賢矣其母之賢亦可知矣如吾憂制何敢辭其門人曰先
生甚慕執事欲託以表著其母執事獨不移所愛其親者及之
乎予不能荅明日君衰服拜請庭下其容甚戚予感焉曰諾既
踰朞祥始克執筆爲之終篇及君曰廉介善教人益據小錄而
書也王浩義生以郡學弟子從游有年竊覩深察誠服其師及
取所謂小錄者別書一通朝夕自覽其意益曰先生既以變去
不獲左右侍覽此庶幾如見其人或有益也復來請予一言益
義生可謂善學矣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雖去我千載猶有

益況嘗親炙之者乎卽是以想其爲人吾見益丈之春數百之
字皆義生之函丈夏楚也小錄稱及李司訓某者字居定號訒
菴台之黃巖人本林氏爲考功郎中茂弘之子而寬之師也爲
人之賢誠無愧于胡君沒已二十餘年其兄之子刑部侍郎一
鵬嘗請寬宜爲作傳寬嬾嫚未能有媿于味芝多矣

題陳清全先生小象

寬嘗聞前輩稱陳清全先生爲前元吳中名流每恨生晚不及
識其爲人今其五世孫驄奉趙仲穆所寫先生小象相示杖屨
翛然眞神僊中人也拜瞻之餘敬題其後先生諱深字子微清
全其號也年八十五而終所著有讀易詩春秋等編永樂間曾
孫紀著曰紹先著獻 朝矣

書隱者邢用理遺文後

用理吳之狷士也隱居葑門之東以醫卜自給足蹟不出閭里
葑門人有不識其面者故僉閫寓菴陳公永錫與用理同里居
素剛介少容獨加敬重旦則挾冊就質疑難往往至昏莫乃返
然用理終歲不一至其廬也有翁董二帥作鎮于吳以用理名
隸尺籍欲邀致爲子弟師輒辭謝其後郡守丘侯知其名請預
鄉飲亦不赴人益高之所居陋巷中敝屋三四間青苔滿壁而
折鐺敗席蕭然貧家長日或不舉火客至相與清坐而已用理
體清癯如削既壯不娶家止一僮淡泊如野僧室多藏書手自
校定至前哲謬誤多能是正其學自經史外凡釋老方技之說
無所不通平生懶述作故其文止數首亦不留稿朱存理性甫
與爲東西鄰少從問學爲收訪而錄之用理諱昱號𡘋齋卒時
年六十二葬所居北原康字闇資自誌墓略見其家世矣若其

爲人固所謂狷士也予與用理交久往予出東郭過周氏女兄
次必扣其門訪之與論甚合歸未嘗不歎其清苦廉介類古隱
者嘗欲傳其平生不果適性甫以其遺文示予聊附書其後嗚
呼用理已矣惜予筆力弱且言不足信後安得如歐陽子者置
之獨行傳之列使其名永存耶雖然此非用理之所計也

題懷素自叙真蹟

素師自叙初爲南唐李氏物歷蘇邵呂三氏流傳轉徙又不知
幾家今爲荆門守徐君得之寬聞昔黃山谷作字蘇長公從旁
稱賛錢穆父云惜不見懷素自叙二公不以爲然後山谷獲見
之始深歎服今卷後云藏于蜀中石陽休家以魚牋臨數本者
是也潁濱題字時尚恨其兄不及見此領寬何人乃得償此奇
觀賞玩之際豈勝欣幸及覩序內擔笈杖錫西游上國等語知

書雖學之一節欲造微處其精勤若此則學之大於此者可以小得而自足乎然則予之欣幸又不獨在此驚虬走虺驟雨旋風悶而已也

鄮翁家藏集卷第四十八

家藏集卷四十八　十二

鄮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九

題跋三十一首

跋宋理宗御書賜鄭丞相詩後

右宋御書律詩一首小序曰朕誕節載臨集英錫燕其後題曰賜鄭丞相識以二璽其一文曰庚戌庚戌淳祐十年也然宋自南渡後凡三歷庚戌此何以知之蓋建炎四年紹熙元年皆無鄭丞相有之者淳祐也按宋史鄭清之以端平乙未拜右丞相丙申享明堂以災異免淳祐甲辰為少保奉朝請丁未復右丞相乙酉轉左賜詩在明年春又明年封齊國公致仕越六日而卒此其證也或者不考指為徽宗詩夫當時雖有鄭居中為省長然不名丞相至孝宗朝始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丞相況詩有青陽開動之語徽宗則以十月生且在位二十五年亦無庚戌歲此又易辨者若夫宋君多能書其字畫識者自能辨之又不暇論也故此詩知為理宗賜清之無疑夫清之以舊學故致位宰輔既免條起眷遇益加翰墨之賜史家嘗載其顯謨明閣偏至於詩篇微末不勝紀錄此特流落人間者耳然片紙揮灑官而不名即此足以見當時寵異之恩矣世之覽者必將慨然于斯

家藏集卷四十九　二

跋解學士筆舫銘

筆之用于世久矣自韓文公作毛穎傳其名始起文字間吳興張文貴在國初業攢製造因名其舟當時士大夫多為詩文遺之而學士解公縉紳特為作銘蓋公之書妙固資其用而賞之也文貴之孫士行僑居吳中能傳其業持公銘文求予題識予以文字為職而亦資其用者惜嘗不若解莫能賞其妙而文

不若韓可以增重其名然念毛穎之功不可負而士行之意不可拂也聊題數語歸之

題宋大慧禪師手帖

當宋被金虜之難一日虜忽議和刑部侍郎張九成謂今虜欲兵特張虛聲以撼我耳因陳十事云彼能從吾言則許之必使權在朝廷時秦檜力主和議以言誘九成終不能奪遂深惡之顧九成素好佛學他日問法于徑山杲公適方議神臂弓禦敵杲遂借以爲喩檜聞之即指爲謗訕貶九成南安軍杲亦以衡州久之移梅州尋反初服主阿育王寺帖中云罪廢十七載及纔蒙再賜爲僧又出作粥飯主人等語是也吳城東獨開上人久藏此帖今傳其徒志勤予觀之竊有可慨者夫當檜在相位屈己和戎甘心事讎凡異已者一切屛去如九成固不能逃矣

而杲緇流也亦波及之則當時志士賢人遭其毒手者可勝計哉杲在宋南渡後爲禪宗稱首孝宗例賜號大慧然晦菴朱子謂其作事少點檢喜怒不中節觀帖中憤疾敵家發攄胸臆語益亦可見而姚榮公廣孝特以忠孝許之謂其嬉笑怒罵無非佛事榮公佛者豈亦黨同之論耶

跋虞氏遺墨

吳江虞堪勝伯一字克用宋相忠肅公之八世孫也貧而好古藏書甚富所與往還皆四方名士一時以詩文簡牘相贈遺者動盈篋笥勝伯既以雲南府學教授沒于官其子鏞且能讀父書授徒里中至其孫凝始去儒業先世故物時貨以供衣食費凝有子權家益貧物益貨不已崑山葉文莊公嘗作書止之力加提挈竟得一官未幾而卒自是家愈落初虞氏所藏詞翰無

廬數楹權卒後妻子僅以一魚罾易置屋矣今則併其罾亡矣予每見其家遺墨未嘗不把玩興歎蓋物聚而散此其常理無足怪然未有不聚於賢而散於愚者此可以歎虞氏之世也友人陳王汝之子鎡得此數幅乞予題之虞與陳姻家也且居隔一水鎡之藏此其爲鑒亦何遠之有則此雖盈丈之紙出於[illegible]傷亂[illegible]之餘所以助吾之德者固在不然玩物喪志適足爲德之累吾何取於鎡耶

題沈雲鴻藏其父所寫古木慈烏圖

石田作此蓋偶寫其西莊景物耳其子雲鴻遂藏護甚以予父之執也奉以乞言夫其啞啞而鳴翩翩而集相覆以羽相哺以食者慈烏固有感於烏之孝矣若夫扶疎糾結輪囷離奇上

發旁挿其大數圍者非木耶世之故家莫不有此木子孫不能保其先業伐而薪之而易此於他人之屋者多有之雲鴻視此而有感焉詎非孝之深者乎

題伊尹耕莘圖

古圖畫多聖賢與貞妃烈婦事蹟可以補世道者後世始流爲山水禽魚艸木之類而古意蕩然然此數者人所嘗見雖之圖畫何損於世乃疲精極思以欲得其肖似如古人事蹟足以益人人既不得而見宜表著之反棄不省吾不知其故也此爲伊尹耕莘圖圖之工拙予不能辨若其工於造意有不待辨者尚賢蓄此類其人論其世志其志而樂其樂以尚友於三代之間其爲助不既多乎

跋鮮于困學艸書後赤壁賦

鮮于困學書名在當時與趙吳興鄧巴西各雄長一方困學多

為草書其書從真行來故落筆不苟而點畫所至皆有意態使人觀之不厭不若今人未識歐虞徑造顛素其散漫連延之勢終爲飛蛇蔓草而已錫山郯永嘉書此後亦歷歷觀之數行後益可把玩然自愧非書家不能深知其妙處耳

跋陳秘書遺墨

宋朝奉大夫秘書監知台州四明陳公著題松江圖古意詩一首藏於吾鄉古教俞氏古意之妙一工人所能耳不足論獨公寫此詩時年八十矣觀其用筆沉着端徑而行後勿整不苟足以占知其爲有德君子也蓋公登寶祐丙辰科文信公楊進士務歷州縣時宰欲致之門下弗附及國已遂隱不仕其爲人已無媿于信公故其剛方之氣溢而爲書如此凡公事行家世之詳已見其子泌外孫胡世佐與今陳味芝先生跋語矣泌之子經仕國朝死于起居注有史才卽嘗著通鑑續編者

跋趙吳興臨王右軍十七帖

學書者師晉王氏乃爲善學若近代吳興趙公又其高弟弟子也公於右軍書尤其臨十七帖此則爲抑之刑部所藏一日持示適客有自錫山來者亦出一本觀之筆畫肥瘦精妙洪皆出公手無疑客又言吾族人尚藏其一亦嘗讀也於一日之間所聞見者已得三本乃知此帖蓋爲公平日書課所謂勞精疲力以學書爲專業用此終老而晚年不免如歐陽子之所譏者然歐陽子又謂古人作書初非用意逸筆餘興淋漓揮灑使人驟見驚絕徐而察之愈無窮盡夫其書之妙如此豈一縱筆而遂能哉蓋其功已用於平日久矣故世傳右軍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因有墨池之名事之有無固不足辨然果欲其書法之妙雖由天資人品而學力所至亦不可誣觀於吳興公足以驗之矣

跋米南宮龍井記石本

天水尹希賢嘗以米老所書秦太虛龍井記石本字畫雄放但其文惜多缺處其子寬因錄全文于前以便讀者託吾友史明古求予題之尹君之意雖爲故物重然亦重乎米書而又不無不重乎太虛之文也君如重其文則太虛又嘗有龍井題名記及東坡跋語更錄以附于後則不獨全龍井之文且併龍井之事全矣予方與明古約同游杭預期日月而龍井者杭之勝處也至則當按記文所載次第登覽亦將爲數語以續古人歸其爲君再書以附之

題袁靜春寄鮮于太常詩後

予少喜誦吳中前輩若閩元蕭文獻公文集袁靜春先生袁誌知其爲吳人而尤以不得見其手跡爲恨他日社學師袁以昭氏過予談及其家世則靜春乃其五世祖也又明日挾靜春所寄鮮于太常游錢塘雜詩來示於是靜春之子孫既得見之又得見其手蹟而詩有懷吳中錢德鈞以下諸友之作又因得見前輩數人於一日間爲欣幸久之

跋元諸名公所書靜春堂詩集序等作後

元儒袁通甫先生著靜春堂詩集諸名公若龔子敬陸文圭楊仲弘湯師言陳繹曾之有序虞邵菴郭祥卿之有跋錢仲鼎之有詩所以交贊而互許之者殆無遺意詩既刻板後燬于兵火此卷爲當時諸公手書幸哉獨存而黃晉卿爲作墓誌亦在卷中其嘗論及其詩因附之也然藉此篇則通甫之學行可以考見而不徒爲能言之士矣靜春與龔子敬祥卿尤善趙文敏公稱

爲吳中三君子又嘗圖漢司徒安臥雪事遺之以擬其高節其見重如此是圖數年前予在南都嘗見之今不知流落何處惜乎不得與此卷並藏袁氏也海虞吳都憲舊爲通甫五世孫都察院檢校以寧題此卷以寧卒無子今歸其從弟以昭以昭教校社學不墜儒業保護故物他尚數種通甫於是乎有後矣

題袁養福所書郭有道碑文

前輩下筆便有典刑雖行草不苟況正書乎此吾徒所當媿者袁君養福元石洞山長靜春先生之孫也而郡學教授仲長之子所書郭有道碑文端勁淸峭深得歐陽率更筆意以其字畫之妙如此宜有書名于時然吳人固不知有袁養福也使予不見此幅亦幾失之乃知前輩能書者尚多而失之者不少矣其曾孫果字以昭者持示予請題一言以昭之意在乎先世手蹟耳物不計其書之何如也養福字能伯仕國初爲福建憲史高太史季迪有詩贈行而陳檢討嗣初稱其行潔貞才氣有詩聲蓋不特能書而已其書碑文外又有九歌藏于家

題東坡遺張平陽詩眞蹟

東坡遺張平陽村醪詩眞蹟舊藏光福徐良夫家據東陽黃晉卿題識詩凡六首今耕學翁得之已亡其半可惜也然吾聞良夫所藏高編大冊甚富今則一字不存矣則此卷雖脫落爲幸已甚耳徐皆出偃王春秋時徐子章羽被執子孫散處揚徐間今耕學與良夫同姓同里此卷之在耕學猶在良夫也爲幸益甚嗚呼楚人得失孔子鄙之吾恐故家子孫得以藉口也故拘拘於徐云若夫坡老聲畫之妙前輩論之詳矣區區末學何足以知此

題重刻缶鳴集後

洪武史官高啓季迪有詩千篇號缶鳴集其夫人之兄子周立公禮嘗板刻于所居之甫里正統末燬于火郡人徐用禮復取刻之增多倍于舊而姑蘇雜詠在焉按缶鳴公自爲序云自戊戌至丁未之作得七百三十二篇及公歸田後又益以戊申至庚戌之作益得二百二十八篇乃合十三年之詩而成此編序又云自此而後者有當別自爲集蓋明年辛亥作雜詠甲寅公死于法矣今考雜詠統百二十二篇而用理所增僅二年之詩也幾九百篇一何多哉嘗觀謝徵林元啟序謂公初爲四集刪改會粹始成缶鳴則今所增入豈多昔所弃去者猶存于世錯置其間歟不然作于三年者悉取而未及刪歟讀者頗以爲病則欲侈其詩適所以累其才歟周睦仲英者甫里人也老而好文謂缶鳴爲里中故物而公之手選也慨然重刻又以舊板缺公自序吏補之汲汲走予請一言予惟爲童子公之詩往往成誦稍長弃去遂忘其詞仲英雖有請安能知太史之所至哉惟蘇文忠公有言詩至于杜子美故近代學詩者多以杜爲師而能得其三尺者虞楊范三家而已然文忠又謂子美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世以爲確論若季迪生值元季非不知有子美者獨其胸中蕭散簡遠得山林江湖之趣發之於言雖雄不敢當乎子美高不敢望乎魏晉然能繼其格調以彷彿乎韋柳王岑于數百載之上以成 皇明一代之音亦詩人之豪者哉所恨蚤死未見其所止何如君子爲之慨歎故廬陵楊文貞公評諸詩獨謂其樂府擬古及五言律爲勝其意亦可識矣是集 又聞嘗刋

于建寧郡齋未見行世若雜錄備有諸體知詩者以為工則有板在郡中云

跋褚遂良書唐文皇哀冊文

褚公初以善書見知文皇後數直諫補益國事殊多遂受顧命以大節著為唐名臣卒之書以為餘事此其書文皇哀冊文藏于吳江史明古明古善讀史能陽秋古人不獨貴其書也然於古人所愛則得其模刻之語亦深味之況其手蹟哉只雖謂貴其書亦可也此卷於大行與崩字皆加塗改蓋嘗有獻入前代御府者爲上諱耳

跋天全翁賞瓜聯句

天全翁自南部歸適大參祝公僉憲劉公皆致仕家居二公有斯文知契凡登臨游賞之集必共之酒酣興發更倡迭和落紙

人爭傳之以爲奇玩此燈夕於魏公美所聯句也公美持以示予於是翁與僉憲謝世數年獨大參公在耳當此夕覽此詩尤深慨然予又聞之聯句時物人爲三韻至劉當結尾翁嫌其語意蹙爲益二句以合樂之則如樂止以圉爲一成又以柷奏有禪續不絕之意因併及之以示世之知詩者

題王清獻公遺墨

元清獻王公以父積翁蔭幼即受官得賜田宅于吳從吏治郡任至行省參政而歸老吳中以沒故公書蹟吳人多得之此卷皆公平日所作韻語親書者也藏于光福徐用莊氏按史稱公所至政績著又其清白之操得于家傳幼及拜許文正公于京師即知所趨向中年尤致力於根本之學故自號本齋然則尚論公者勿徒求之區區詩草字畫間以淺其爲人可也

跋和靖處士小簡

去林處士殆五百年區區遺墨數行後世保護完然如新彼人品庸劣者雖伐山石大書而深刻之固有踣之者矣成化戊戌歲二月十六日因觀於啓南所藏二小簡題

題唐趙模摹集晉人千文

晉人之書見於今日者大抵石刻耳如趙公去晉未遠其所摹集多平生所未見者固宜甚寶鄭已沒庶幾見其英姿颯爽於縑素間者實將軍之功也明古其謹藏之

題宋四家書

宋文公論當時名書獨推君謨書有典刑而謂黃米出有欹傾狂怪之勢故世俗甲乙曰蘇黃米蔡者非公論也沈啓南得此四家書列之深合文公之意遂定曰蔡蘇黃米

跋山谷書經頌文

啓南所藏黃書數種予皆得觀當以此卷為最

題樓節婦詩卷

樓節婦之事見於洪武中樂清名公紀載而詠歌之者詳矣其曾孫仲斧裒錄諸天全於先生求題歲而藏置不僅紙爛而字脫其尤不可讀者將淺宋學士傳文也觀其事已錄于郡志不必假此而後傳而仲斧尤深惜者蓋之故物也他日持是請予題其故遂書之

題樓氏全清堂詩卷

今人家子孫往往斥其遺物以供衣食其甚者為博奕歌舞之費殊可歎也如樓氏此卷既失而人復歸之其事甚小然欲觀仲斧之賢者當在於是

題楊鐵崖遺墨

大將班師三軍奏凱破斧缺斨倒載而歸此書或似之清癡筆翰好奇宜其珍重若予之淺陋則未能學也

題王右軍此事帖眞蹟

右王右軍此事帖凡二十字蓋嘗爲金源氏物章宗數印猶爛然諸署間簽題亦其手書信可寶也成化戊戌歲五月壬午吳寬觀于徐太守維亨爲題

題張汝弼南行詩後

右張駕部出守南安紀行詩若干首雖皆一時率爾之作然而天時人事之變家人朋友之情皆可考見亦張氏詩史也至送其子弘宜會試有權門利路之戒則有見于近日喪名檢而害身家之人最人仕者之所當知也歲丁酉仲冬十一日扁舟道吳過宿倚竹書館明日示以此冊讀之一過書其後而還之

跋陳廷璧模嘯堂集古錄後

古器物今世不可多見其銘文題字賴有刻板如嘯堂集古錄之類歲久板亦毀則印本在人間又賴有臨模之者耳然臨模惟私於一家印刻可公於四方世之好事者能捐十金以成此舉則三代秦漢以來之制作人家有之當與孔壁科斗書並傳于世而老而嗜古如陳君廷璧亦免矻矻之勞矣

跋天全翁詞翰後

長短句莫盛於宋人若吾鄉天全翁其庶幾者也翁自　賜還後放情山水有所感歎不平之意悉於詞發之旣沒而前輩風流文采寥寥乎不可見已明古楷爲翁所知愛得此數篇示予光福舟中酒酣耳熱相與歌一二闋水風山月間有不勝其慨然者矣

題趙松雪水村圖

戊戌八月二十日予過獨樹湖泊舟葦間出此閱之景物宛然益歎松雪翁筆之妙此圖今藏射瀆徐氏後十七日雨中再閱題

跋東坡與蜀僧二帖

吳城西治平寺足庵彥齡藏蘇長公墨蹟戊戌歲九月十二日冒雨往觀之予偕宗欣從出示焉公二帖皆與其先蔡隣僧者也帖尾以悵然有懷歸之意然公竟死葬于外其言卒不克酬亦可以發游宦者之歎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九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

題跋三十八首

跋文信公過小清口詩遺墨

宋以祥興元年八月加文天祥少保封信國公閏十一月公屯潮陽與鄒𬬻劉子俊合兵討賊不克被執于張弘範益明年二月宋亡弘範卒不能屈公乃送至燕京此其在道中所作詩也夫古人死國多出於一時之慷慨公何獨遲遲于逆旅羈于館日猶賦詩不即就死豈尚有地覬耶蓋不知公之死已久仰藥而死不死絕粒而死不死死而不死忠義之氣蘊塞於胸中聊假之詩以洩之故使公即死無此詩矣詩之有無固不足爲公之輕重然玩其言想其人亦足以示于世此天所以緩公之死也歟公所著有指南等集實當讀而悲之今兵部員外郎李君應禎出示此紙手蹟宛然如新蓋自己卯至今戊戌二百十年矣

跋宋孝宗賜虞雍公手詔

右宋孝宗賜虞雍公手詔也按宋史公嘗兩出宣撫四川詳此詔乃罷相後所賜當在乾元九年蓋明年改元淳熙公薨于蜀矣初公在相位孝宗命選諫官名既上顧用他所薦者遂力求去因有宣撫之命及入辭上方以金虜爲言公喻以決策親征使治兵以待報詔所謂整軍經武彌難消萌此意猶在也即此見孝宗復讎之志未嘗少替所以倚重於公者惓惓如此使天助宋假公數年豈特成采石一戰之功而已嗚呼惜哉

題宋吳中三大老詩石刻

自昔吳多名園在宋則有朱伯原先生樂圃其名載郡志可考今吳縣北一里廢地數十畝臺池隆隆猶有當時遺意也封門朱性甫曰此出於先生遂好求樂圃事蹟他日得殘石焉題曰吳中三大老詩蓋太子少保元公絳游樂圃而作而和之者集賢修撰程公師孟太子賓客盧公革也間持墨本謁予求言惟先生邃於性理之學著述浩穰爲時儒師圃之所關固將講學以壯族求志以俟時者而一時賓客題詠亦豈徒爲嬉游放浪之言而已益予嘗讀先生之子發與其家人書歎故廬燬于兵人而謂圃中所存有朋雲齋齋中有數石刻皆賢太守部使者鄉邦耆德宿望者英之詩磨滌於牆壁間尚可觀考此石豈其一歟今考三詩刻于元祐戊辰至今成化戊戌適四百年埋沒人家勿復發露人不敢以石易之蓋非重石也重其人也然則人可以不自反而力於德乎

題歐陽文忠公遺象

此宋歐陽文忠公遺象也蓋公守滁時寫舊本在無錫施氏旁有劉識吾友今兵部應禎使畫史模而藏之間以示寬容貌秀偉真天人風致拜瞻之頃何異見公于釀泉幽谷之間操几杖而從之游也

跋朱氏所藏睢陽五老圖

朱氏自子榮得此卷後二百餘年偶入昆山夏太卿家其裔孫日南使其子鄉貢進士文瓚于太卿之子德成德成諾焉而卻其金俄而病卒後家人竟歸于朱則求其所當有則與其所不必有其孝其義皆可書也惟五老之會杜祁公首倡以詩王侍郎而下和之至歐陽文忠范忠宣十八人亦和之今皆不在卷中鄉貢君方益求先世遺物必能錄而補亡也

跋李龍眠所畫前代君臣事實

龍眠此卷實與史筆相發明可謂畫家之良史非但工於藝而已嘗論古所謂圖畫者如此卷中白登高帝乾唐明皇凡八未暇悉論獨於女禍不能無感焉耳夫苟晁啓晉讒成唐室之亂苟能見始反此淺葉之衷後之有天下者尚監之哉

跋米南宮書宋宗室崇國公墓誌銘

米南宮此卷九家清容而下五人有跋皆不著所藏主名今在廣者吳下劉公家公博雅好古宜此卷之歸之也

跋李伯時畫蹟

此卷深厚大雅有盛德君子氣象稱龍眠所作丈洲吳實觀于無錫鄒氏因題

跋子昂臨羲之十七帖

書家有羲獻猶詩家之有李杜也東坡云作草不從草帖門中來終無以發蕭散淋漓之趣則書不從羲獻可乎松雪翁每臨此帖益其平生書課其書之獨步當世也宜哉

跋王氏文集

予家藏書有一編曰麟角集曰過庭集總題曰王氏文集各以一處嘗本也既雜亂不可讀暇日少爲銓次已又從人借偶得同里醫師王誥齋家本見列先世所著書目而二集在焉因以歸之王氏在宋自閩徙吳稱文獻家國初多故遺書蕩矣不獨此編也麟角爲唐水部郎中棨所著過庭則宋戶部郎中伯虎者也皆不完王氏子孫尚訪而補之

跋黃氏祖德錄

萬歲公君子以予所聞見皆出而仕者遺於山林之下必有潛節厚德如古史氏傳隱逸之類而恨未之見也乃今觀于黃氏祖德錄讀侍講謝先生所作松塢府君傳然後知果有其人矣侍講與黃同邑相知最深而其於人尤少許可傳之所述必不妄人故信之其曰祖德錄則本府君之孫吏部郎中世顯而名吏部固予所謂君子者又知其賢有自其爲此錄蓋與李習之撰皇祖實錄之意同云

跋孔氏所藏先代文移

孔顏孟三氏子孫游學于外所至儒學書院人給米石蓋前元所著令此則宣聖五十五世孫克剛克信至正間游江南時平江嘉興二屬邑文移也其間有行供宿頓優加禮待等語于以見當時遇三氏者之厚何其盛哉克剛既北還獨克信留居平江已而兵阻遂占籍長洲生希安希安生瓊流知縣友諒友諒

生廣東副使公鏞再世甲科爲時名宦保守故紙不敢遺失蓋此雖殘缺數行足以信吳中百年有闕里一派其爲孔氏子孫左驗而與譜牒相參考者庶其在此乎後與副使公同邑里知其賢能無忝家世所以友之事之何異篤于賢之在魯也嘗竊自幸他日其弟公鐸持此見示三歎之餘敬書其後

題僧朋雲墨梅

朋雲墨梅特以松雪翁知已而贈之可謂自重者矣維頴藏此不遠數百里持以求題於予其亦知所以重之者歟

再題所藏懷素自叙帖

蘇黃門題此帖時尚恨不令其兄一見後坡翁得見之則曾公袞所謂淮南世家本也偶得其跋語而山谷觀于石陽休家者又得其說于名臣言行錄因具錄于後見蘇黃爲一代書宗所

以評自叙者如此以爲博雅者之助云

跋沈氏寫山樓詩文後

予少頗好畫知臞樵翁之善畫也數過其雅趣堂翁出見客衣冠雅而言貌古宛有前輩風致非今世所謂畫史也公嘗知予所好輙出手寫得意者遺予予至今寶藏之翁旣以高壽終氏子如美偶示予寫山樓詩文一卷盖吾鄉立菴俞先生文靖吾城王公學士錫山王公廬陵解公曾公諸名人之作具在皆爲翁寓金陵時作者也披覽之餘綴此數語以識疇昔之意翁諱遇字公濟臞樵其號也如美能傳其業子元且有文行今年以進士第惜翁不及見之

題虹橋別業詩卷

吳中多名園而陳氏之綠水尤著者非以當時亭館樹石之佳亦惟主人之賢而諸名士題詠之富也今世本又爲別業于虹橋前臨通衢後接廣圃兼有城郭山林之勝題詠纚纚彷彿綠水之作陳氏累世之賢於是可考惜予不能序其詩如高太史季迪耳聊因世本之命書其後以識之

跋東坡楚頌帖

予舊藏坡翁楚頌帖石刻而缺其後三行頗以爲恨盖其石已亡也李兵部貞伯一日得其眞蹟來示豈勝快然盖嘉祐初公登進士第與同年蔣之奇聯宴席蔣陽羨人也談及其鄉山水之勝遂有終老此地之約公旣謫居此帖則元豐七年量移汝海過陽羨時作者其後公歸自海外而蔣周益公題其後以種橘之約竟隨澌泯若獨爲公深惜嗚呼公之志大矣所欲爲於天下者特區區一園一亭三百木奴而已乎

題李營丘畫後

成化十四年八月十七日李應禎吳寬同觀海虞周氏所藏營丘山水于石湖舟中

題高房山畫後

高尚書夜山圖并趙松雪以下詩跋吳寬嘗閱于射瀆徐氏戊戌歲九日

跋王允達廷試策

今之取士惟 廷試最爲近古 清問下詢莫非 國家安危大計它固未暇屑屑及之士生斯時盡言不諱有技擢而無斥逐與一時進言之機也 皇上卽位以來凡五試士此則戊戌歲進士今中書舍人王汶所對制策也寬莊誦一過其氣充其理直其言偉而順矣以汶之學當在高等然抑置三甲俾得賜同進士出身予以知是科得士之盛而冀北之野果難爲馬也耶寬於是乎有愧

跋蘇東坡尋醉翁操

予嘗得坡翁此紙紙尾八印爛然莫知爲何人藏也一日偶閱虞邵菴先生文集至李梅亭續類稿序謂梅亭爲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臨川李公劉字公甫而備述其入蜀歷守榮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費茶買馬等司凡八印謂公平日所得圖書輙以八印識之予因出此紙視其印文皆合乃知其嘗爲李公所藏無疑邵菴又云公所藏近時或散失民間猶及見什伯於一二安知此紙非及見者耶然續稿序邵菴爲其孫積而作若公尚未遠已有散失之語愼予乃欲聚而得之豈非愚哉坡翁翰墨知書者必能品評末

暇論予獨喜知其所自出而尤有可歎息者在故題之

題陳起東詩稿後

近時學詩者以唐人格卑氣弱不屑模倣輒以蘇黄自負者比比卒之不能成徒爲陽秋家一笑之資而已吾友陳起東少喜吟詠専以唐人爲法故其出語清圓和暢有王岑高劉之風予與之别十年矣昨來京師得見此稿皆其官閩中時所作知其學不少變而語益不雜自是而柳而韋而謝而陶若升階耳予雖不足窺其所至它日相與歸老吳下尚當爲數語評之

題謝氏貞則堂記後

黄巖謝氏世德之盛亦旣著其子孫如鳴治侍講者汲汲傳美焉耳故雖以予之淺陋嘗綴爲之執筆而不敢多讓蓋於溫良府君之孝行見其母子之道隆於寶慶大守之會稽見其宗族

之情洽在此又有貞則堂之作則閨門之內復有其人而其家之所以爲盛者於是乎有本矣

題李睿之侍講北上錄後

覽睿之此錄其間在南都時發臨題咏凡崇臺古樹幽亭與夫僊宮佛廬之映帶乎江山者皆予舊所經游而裴佪者也閒目了然殊深東坡龍井之歎

跋宋王盧溪先生遺墨

古人去我已遠誦其言可以想見其人況得其手蹟而觀之其風度宛然在目中矣安成彭氏家藏宋王盧溪先生十簡覽幸預觀雖紙敝墨渝而忠老正氣勃勃可掬蓋餘三百年于此皆亦昭胡忠簡之語所謂江山護持者耶彭之遠祖母出於盧溪凡書問所及其間可以爲訓者世守不失故自將仕公十傳至

浙江僉憲生四子其三登甲科妣顧于　朝嗣讀書種子自外族而來者深且遠矣間後題識數十家其説已悉職方主事禮字彥恭者僉憲之季子也以寬有同年之好俾復書之

跋宋仲溫墨蹟

國初書家稱三宋謂璲克廣也克字仲溫號南宮生其書出魏晉深得鍾王之法故筆墨精妙而風度翩翩可愛或者反以纖巧病之可謂知書者乎仲溫爲吳人其墨蹟在吳中者顧少閒化徐君惇夫乃有此巨冊而真行艸章艸皆具信可寶也

跋夏太常墨竹卷

畫家惟墨竹頗寓書法近時得其妙者莫過於毘陵王孟端舍人而夏太常仲昭嘗師之早歲類其筆意其後稍變而崑山之人師之者更數輩獨屈杓庭誠頗類之而今人家所得往往出

其手也然真贋固自能辨如此卷閱之卽知其爲夏公所作無疑

題歐陽文忠公遺墨

此歐陽公脩唐書紀表時二小帖也歐陽令陳君堅遠持以示予片紙數字於史事無大關係而後世獨加愛護終不落蛛絲煤尾中非物也人也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石刻

右范文正公楷書韓文公伯夷頌石刻其後獨有純仁純粹二子跋語而文潞公以下諸賢之語不在蓋初刻本也在吾鄉范莊其眞蹟嘗獲見于公裔孫從規尚多元人題識未之刻也此頌嘗入秦檜賈似道家二人者固未足以爲公汙然檜獨繫之詩曰韓范不時有此心誰與論則讀者未嘗不發笑也

跋錢謙齋與林逢吉書

謙齋當 國初嘗應 詔言事今見存稿中其言簡而直不為阿佞之態宜其盡言於朋友之際不難也

跋秦二世泰山石刻

此秦二世時泰山石刻也蓋始皇東封有頌至是李斯等奏請刻之其文見史記曰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具刻詔書刻石此作金石刻又夫上缺大字不同其餘滅丞相臣三字蓋石有四面此其一耳按集古錄本云得之江鄰幾謂鄰嘗自至泰山頂上見其石頑不可刻又謂旁無艸木而野火不及故能久然風雨所剝其存者纔此數十字及觀金石錄云劉跂亦嘗親見碑四面有字乃摹得之文雖殘缺然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幾而秦

篆完本復傳世間則所得字不如趙之多而二說且不同矣吾友徐仲山以工部主事治泉齊魯間因登泰山摹此遺予蓋去歐趙時又數百年其所得止此亦其宜也又後數百年磨滅當益多斯之眞刻傳於世者當益少好古之士宜相與惜之

跋後漢尉氏故吏處士人名

此後漢尉氏故吏處士人名也按金石錄載尉氏令鄭君碑君字季宣騁君之孫年五十有七卒于中平二年餘皆斷裂不成文理亦不知其為尉氏令特以碑陰人名知之其碑至今益殘缺視此尤甚故不模此刻近歲葉文莊公碑目亦不載集古錄且無而予獨得之蓋非仲山好古不能為予致之也

跋後漢廬江太守范府君碑額

此後漢廬江太守范府君碑額也按漢書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以獨行聞于時所謂與張劭為死友者式少游太學後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卒于廬江太守其碑相傳為蔡邕書金石錄載其立于魏青龍三年知其非出邕手碑已殘缺故不摸獨得其額甚完亦可愛也

書岑嘉州詩集後

岑嘉州詩集一冊故刑部右侍郎黃巖林公為江西按察使時遺予者公好藏書裝也必精蓋其平日處事不苟之一端也壬寅歲七月十二日翻閱書因書其後

跋四烈圖

人之所不欲者莫如死死非人之難事也乎若四烈婦之事沈水死矣斷臂幾死者也當熊殺虎則以死自分而不死者耳故載之史傳而人皆知之然史傳所載不特此四婦人而人或不

知者則以其事不奇故也然其死則一而已況世之死而不載者何限是以君子恨之尚賓沈君以此卷示予於是四烈婦之事又有取而為圖者宜其事益為人所知也

跋所摹東坡楚頌帖

鄒文敬太守世家陽羨其先作天遠堂蓋取東坡至陽羨詞語見於周益公跋文敬感其事因俾子臨一過而請李賓之盡錄益公之說以見其家舊事其意不在帖也然此帖亦陽羨嘉話文敬所宜得者惜乎不善用墨遂使坡翁風韻衰颯乃復摹一過而歸之庶終得其形似耳文敬之官思南便道過家將揭諸扁于堂倘能龍石刻之堂中亦一奇也

題九歌圖後

朱子之註離騷可謂無遺憾矣後人既無容贅詞則有為九歌

圖者其物蓋出李龍眠人從倣之此本則崑山許君鴻高所藏
也圖後各繫其歌許君謂爲其鄉先輩朱季寧中書之筆字畫
之信其書之妙猶有晉唐人遺意也歌名九其篇章實十有一
楚詞辨證亦以爲不可曉至於禮魂則畫家所不能及者故其
圖缺云

跋度尚碑

此漢荆州刺史度侯碑也在沔縣湖陵城隖下條及蔡尚矩過
其地見而爲予道之適觀崇善工部出理漕渠予因託之加愛
護焉崇善欣然既徙置徐州官廨他日乃搨此本見寄觀之則
殘缺已甚獨其額完而首尾有君諱尚字博平與永康元年數
字可識耳其餘隱隱皆不成文以其殘缺宋人遂磨而題識其
間然亦難識矣昔甞謂此碑物在北陵東郊缺裂仆地有欲從之

者不果既而大水至衝入于河或集善求者挽出之始徙于使
星亭而嵌其西壁蓋敘其徙置之難如此所謂使星亭不暇訪
獨不知此碑何時復在今廨下豈其地即亭之遺址耶夫度侯
事具載漢書不假此而傳獨惜古刻之存于世者少若此碑使
更歲久將益爲風雨所壞其與頑然片石何異此尚矩崇善之
力足爲好古之助而予所欲書者也

題陳僉憲傳後

大江之西其人尚氣而健訟近世名臣有出於其鄉者獨謂其
俗可重而非他郡可及豈其時俗尚美歟然薄者善爭見於曾
南豐之文則其來亦久不然所謂可重者皆士大夫而不及市
井之人歟比歲俗益蔽往往構黨造詞赴 闕投訴其詞有至
數萬言者或其人相仇一旦殺同產數十人吏畏禍至不敢以
聞 朝廷廉知其故率用重典處之幸其俗之少變而未可必
也吾鄉陳君粹之僉江西按察司事有爲傳其政蹟者而於治
獄尤詳予得而閱之信其訟之深險闇昧猝難與辨非粹之之
公之明未能破其姦而使之服其罪也而或者不察顧謂粹之
疾惡已甚夫刑凡以爲惡者設於惡者不姑息而必致之刑所
以伸人之寃而洩人之憤也自非及於平人何有於甚獨惜粹
之歲廻一道不得久且專而今復以秩滿去耳使終得粹之於
此彼將無所用其訟而終變其俗矣乎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

題跋三十二首

跋夏憲副所藏褚河南書兒寬贊墨蹟

書家謂作眞字能寓篆隷法則高古今觀褚公所書益信

跋東坡墨蹟

予嘗見東坡所書九歌于吳中今復從憲副夏公目之此筆意尤覺老硬然東坡所爲惓惓於正則者疑皆在黃州時書觀者必能會此意於紙墨間也而其後歲月氏名皆不著豈常所謂多難畏人者耶

書邵通判決防詩後

吳人得圍田之利久矣比歲大水冒隄上田至與江湖相連歲屢不收而民益困此可獨咎乎天時哉蓋田之利修於人力而亦未嘗不壞於人力其所以壞之者專其利於己而不恤乎人耳今長洲崑山常熟三縣皆在郡東彌望皆昔之良田也田傍故有渠豪民築堰之以爲己利毋夏秋兩作水不得洩凡田之居上流者始病至於舟楫阻而不通其爲害亦久矣壬寅之夏今通守汾陽邵侯受巡撫王公之命往決之計六十餘堰先是欲爲此役者民往往持梃相擊遂其婦子牽臥堰上至不得施畚鍤惟督役者闒茸且苟小利而不知大患其事遂已侯獨不顧奮然爲之而害始除更立條約以爲後禁春秋葵丘之命曰無曲防而孟子譏白圭以隣國爲壑若侯非知爲政者乎近有攜鄉人歌詩數篇至京師所以頌侯之惠甚悉凡仕於　朝者遂從而和之於是吳田皆登歲則大熟予適讀其詩猶喜吾人之有生意也爲之三復不已而因有說焉蓋常熟東北有白茅

港水所從入海而海潮亦從而入者也潮日再至皆濁泥既退而泥留歲久每口漸堙水不得盡洩自有吳以來益不知幾濬矣予聞父老云元末僞吳張士誠嘗發卒數萬事此而功竟成今十紀于此濬之實維其時王公蓋嘗有意而未暇及使復委其事於侯吾知其必濬也

跋沈啓南畫卷

吳中多湖山之勝予數與沈君啓南往游其間尤勝處輒有詩紀之然不若啓南紀之于畫之似也大理楊公右獨用于時顧有山水之好得此卷愛之而以示予予去吳中數年矣山水勝處雖嘗往來于懷然其景象特如夢寐中不復了了閱此何異短輿孤棹穿雲泮澗徜徉終日而凡市橋田舍林亭溪閣與夫漁瀨所集僊佛所居魚鳥之間煙霞之晻靄几案間一覽殆徧而且免夫登頓之勞何其樂哉

題朱文公請祠帖二劄

寬伏讀文公與時宰二手劄大儒君子恬靜剛直之氣數百載之下猶充溢紙墨間其門人序公事行所謂謹難進之禮厲易退之節不貶道以求售不徇俗以苟安者大略可以窺見矣二劄今爲盱眙陳明之所藏明之挾進士第將有官守其不徒玩此必有所以獨抱之者在矣

跋張即之墨蹟

昔人爲八音與政通而文章以時高下豈惟文章哉字畫亦然故因時可以知書因書可以驗時有不可亟者張即之生宋南渡後書名在當時甚盛此所謂杜詩已不完開化徐敦夫得以示予蓋書已變至此已極當時所以重之則世變亦可知矣夫

郎之欲自成家故其書法如此若以虞道園之說斷之則亦太甚矣乎

跋朱存復錄范文穆公田園雜興詩後

士起里巷登廟朝往往溺于富貴雖為人幼而逐之不知退既退焉長歎無聊日夜跂望君命之至視田園蕭散漠然不知所以為樂者何限范文穆公仕南宋至參知政事而為吳人築老圃堂於石湖之濱種梅萬株歌詠自樂此其所賦四時田園雜興詩也其詩六十首凡村居景物摹寫殆盡雖老於耕鋤間者或不能及而感歎民隱之意時復寓焉公嘗使金與虜主面定受書之禮庭中紛然共怒至欲殺之公不為動竟完節而歸今讀其詩特一田父野翁耳安知前日毅然不屈於疆場之外者乃其人耶於是可以見公之所養矣公詩自序作於淳熙丙午此則錄寄其同年者謂幸且老健所作將不止此抑不知後來果有作否惜不得其全集閱之元征東儒學提舉朱存復先生手錄其詩成卷其玄孫今進士天昭持示予先生以文學知名于吳懷抱高潔寔有文穆之風錄此可以見其好尚而天昭向用伊始未暇及此顧予老且至他日乞身而歸訪公遺蹟取其詩歌之以與田父野翁相倡和於壠畝之上亦足以樂也

跋元人顧玉山小象

玉山小象五觀浴馬蹴鞠阮皆壯歲事豪放之氣可挹何其偉也補釋典寫道經則游心虛寂之地其氣已衰至於既老方牀曲几與一老翁對語癯然病狀宛若維摩詰又何其憊也然是時玉山方避徵辟為全身遠害之計與夫屑屑於得失以犯孔子血氣之戒者豈不猶賢乎五象今特有石刻一存吳中所謂補釋典者予從其五世孫鏞觀此展玩之餘不能無蒙莊氏三患之歎

跋桃源雅集記

元之季吳中多富室爭以奢侈相高然好文而喜客者皆莫若顧玉山百餘年來吳人尚能道其盛而予又嘗閱玉山名勝集則當時所與名士登臨宴賞之文辭皆在信乎其盛也玉山在國初以其子元臣為元故官從　詔旨徙居中都於是一時富室或徙或死蕭條銷歇蕩然無存獨玉山之後仕宦不絕再世為御醫其玄孫士通以醫學正術致仕好文如先世今以其官傳子鏞鏞以公事來京師謂予為鄉人也携示此卷蓋桃源為玉山隱居諸景之冠而此集楊鐵崖又所謂諸集之冠者也風流文采儼然有晉宋人遺意豈其世已亂託此而逃焉者耶其事已不以論惟此集至今已百三十五年而顧氏之孫不失衣冠之族藏其故物宛然如新其亦可謂賢矣

跋元人與宋澤民提學手簡

有元名公奇士與夫方外高流其手蹟大畧見於卷中即此可見提學公文雅之盛足以致人之愛慕也衛幕許君鳴高得于朱氏以鄉先達故藏之甚謹朱氏雖欲復之忍弗能全蓋其好古如此卷中獨虞邵菴一札非出親書特注名其後乃病目中所法也許君所得又有當時與提學公韻語數十篇別為卷藏于家

跋屈可菴墨竹卷

屈可菴作此四紙遺吳惟謙刑部蓋其所長者矣惟謙外舅為太常夏公公以墨竹名世惟謙得之既多然復有取於可菴豈

非欲兼收而並蓄者耶

題韓都憲手札

成化元年廣蠻反　朝廷命今武靖趙公往征而起都憲韓公於浙省贊之方二公行師檄書所至人爭用命固已震懾蠻方矣此則都憲一時遺武靖書札而一二韻語亦附其間武靖既戒其子謹藏之俾以示予夫此雖皆片紙而予因得竊見二公之所以成功者蓋人共事未有不成於和而敗於乖況行師又國之大事乎今觀二公之深謀密議纖悉不遺其相推相信宛然若兄弟朋友之相告語者宜其一舉平蠻武功赫然與狄青崑崙關之捷相望是豈僥倖者哉他日都憲歸休吳下寘以畀人辱不鄙得數接言論時既病矣激烈之氣猶溢眉睫間而今則已矣世之偉然如公者不可復得矣所幸充國雖老征蠻籌策　朝廷猶將訪之殘寇不足滅也

題岳蒙泉與其子壻李士常御史手帖

觀蒙泉翁手帖其間因士常有兄之喪不肯應舉而力勸之之語益歎士常之賢遠於人而非今世所能及也卷內雜以葉文莊公遺蒙泉一帖蓋與翁論士常學業因以附之耳

跋宋王伯虎受官敕四道

右宋王伯虎初登進士第授建州司理參軍時所受敕也按許文定公將志公墓公為司理州有疑獄久不決乃命攝椽休于庭帷其廳而潛聽之因互相咎嘗其是非明日訊之衆相顧而驚以服出其濫死者三四人然則公可謂能其官不負於敕詞矣公字炳之閩之福清人仕至戶部郎中從子伯起後家吳中是生著作先生信伯為河南程氏門人子孫累世業儒又十世為訥齋門弟時勉且以賢名保其先世敕牒凡數軸手授其子觀使謹藏之吁吳多故家未能保其故物而不失者吾見王氏而已觀字惟顯方以名醫徵赴京師以予交其父子間也盡攜其所藏者示予以歲月考之此軸最久蓋嘉祐四年至今幾六百年矣

按墓志公以流內銓主簿改大子中允檢詳樞密院禮房吏房太平一時建白數事議者以為知大體而刪定例冊自宋初以來百作得八千七百有奇又以泰山汾陰籍田朝陵行幸之類非常禮據其行於時者為件得一千五百又以高麗入貢修成一式皆奏上之觀此則宋之彌文亦可見矣此敕按家乘所錄首缺敕王伯虎等擬容本兵九字

公以館閣校勘坐事謫監鉛山縣鹽酒稅敕詞所謂小疵去職者也哲宗初選朝奉郎再遷秘省著作校書郎獲被此敕其後亦缺數行其詞亦家乘可考也

按王氏錄本公凡五被制敕今並讀之存者四然多缺而不完此則權倉州軍所受者亦缺其前數行幸當時一省官所署名皆在若吕申公及公孔舍人在中書劉忠肅公顧龍圖在門下王右丞在尚書而吏部則鮮于子容孫公莘老元祐人才信乎極一時之盛矣

跋宋高宗獎諭著作郎手詔敕

宋著作王先生在紹興初以布衣被薦得召見行在當戎馬間陳說數百言正而不迂高宗重之因有通儒之目遂除秘書省正字未幾兼史館檢勘會救范冲重修神宗哲宗實錄以辨宣仁太后之誣先生適預其事書成此其獎諭之詞也已而有著

作郎之命一時因論昔詆誣之罪追貶章惇蔡卞公論翕然始行然先生之學實出於伊川程氏以躬行實踐致君澤民為事初不專於著述世雖知所重而用之未當其任為可惜耳先生為人見伊洛淵源錄讀者當自知之

跋王氏紹興敕牒

紹興三十二年高宗禪位之歲也考之宋史宰輔志是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為陳康伯朱倬六月倬罷以觀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故牒尾特具其銜而無押字楊椿自兵部尚書權翰林學士除參知政事以省試故特書姓蓋當時之制如此然王氏此牒不知所受主名族譜獨有諱運之者官終登仕郎或其人也

跋眞西山與王周卿手帖

周卿諱德文吾鄉王氏之先也仕宋雖不甚顯然其學實出于其曾伯祖佑伯先生帖中所謂先著作是也故西山眞先生特與之善他如魏華父了翁游丞相似杜丞相範王侍制遂亦嘗舉薦陵陽李侍郎心傳因謂其所交皆天下正人然則此帖豈非其一證左也哉惟顯其善藏之

跋王德文公據

按德文墓誌云以海陵揖守善湘以逆全毀破城辟委諸經理以功奏補承信郎考之宋史紹定三年以善湘為江淮制置使趙范知揚州已而李全反明年善湘范及范弟葵率兵追全全在海陵竟走死新塘今公據為端平元年所給時葵從收復三京已去淮東紙尾有趙姓簽善湘也但所謂汪不知為誰且其間役署泰州軍事判官泰州即海陵其為奏補時公據益可信德文即眞西山所與手帖者賢而有文卒葬吳縣橫山

跋王光菴遺墨

光菴翁因高其志行斷楮非後人之賢孰為收拾而存之

跋劉參政與楊君謙手簡

故參政東劉公欽謨博學多聞所著書殆與崑山葉文莊公等觀此小簡與楊儀曹君謙託以購書者意甚懇懇益可見矣然君謙於公為甥平日所得於公者止此宜其愛護而不忍棄也

題李職方藏山谷草書

昔東坡見山谷草書從旁稱歎錢穆父獨惜以為未見懷素眞蹟後山谷見自敘帖書法頓覺大進不審此卷作時是嘗見耶抑或未見耶職方公深於書者藏此其必能辨之

跋文信公硯銘

自楊鐵崖藏文信公硯銘後百餘年傳吾崑山葉文莊公公又傳其子鄉貢進士晨銘云壽吾文之傳今硯之存亡未可知孰知此銘反有賴於公而傳耶展玩之餘為之嗟歎

跋方寸鐵志後

予嘗見故元時吳人印章刻畫古雅疑其多出於吾子行之手而不知有朱伯盛者今觀楊鐵崖顧玉山輩方寸鐵志所詩始知之伯盛名珪玉山稱其為西郊草堂之鄰蓋崑山人葉君廷光與為同縣宜其獲此而藏之也

讀顏孝子傳

太史陳先生所作顏孝子季粟傳予讀之不知今世之有斯人也他日則以季粟孝行問諸其族屬曰然問諸其鄰里曰然又

問諸季粟所識之人莫不曰然嗟乎大史之傳於是乎不誣矣然傳所載季粟孝行不一而事生視事死頗略予因問得之以補傳之所未及蓋季粟侍其父自鳳翔還且必躬為其父滌溺器家人止之曰此賤獲輩事耳何以自為季粟曰非爾所知恭其心恒恐其親之有疾每視其溺之清濁而拱其烹調之味其父固亦不知也如是者終其父之沒昔人載庾黔婁侍父病不載其嘗藥而載其嘗糞者以嘗藥人所易嘗糞人所難其難者為之則其易者可知矣今季粟躬滌溺器亦黔婁嘗糞類耳但黔婁於其親之既病而嘗之不若季粟謹之於未病也世之事親者又當以季粟為法

跋楊文貞公題贈泰和吳令景梅詩後

楊文貞公居館閣時寔秉相權其言足以進退天下士若

泰和公之父母邦也邑令為其所自推擇可知予嘗見公手書兩封託其令吳野景春治其子者其後景春為令既多善政用公之言不恱于其子者績來京顧使罷去夫公之賢固非莫知其子之惡者而景春為人亦公所知也公既不能薦之同升諸公又不能留之以幸其邑之人而卒聽其去者豈一時特欲遂其輕重之高耶不然則越石父之求絕於晏子也此卷為景春之孫諸暨訓導英所藏蓋文貞因其去題景梅以贈者固邑人之事也聞當時冢宰王公別有贈行序文見所以去之之意惜不得一覽之姑為書其後如此

題江處士傳後

旋德江處士當正統間行薦舉法郡守上其名辭不起後復有薦之者既就道卒引疾而歸李太史賓之為作傳特稱其賢噫處士則賢矣至槩以中庸之道其亦賢者過之者乎豈當其時處士於心必有所不合不然特欲矯一時倖進之獘而故為是峭然耶然此存何以識之蓋其子漢從進士第為司徒屬慨然常有濟時澤物之心固處士之教也不然皆其身而遺其子以不肯他人且不為而謂處士為之乎

跋息菴書訓

鴻臚寺主簿范君以升生數歲時其父簞齋求訓于其外祖禮部郎中息菴蔣公公時已老居鄉手書嘉言數條寄之君乃日誦習長益惟訓是行今且老猶能舉其詞不忘而為人清修詳雅見稱士大夫間蓋其得之者有自矣息菴以善書事 先朝年及七十即致仕綽有高致後年及百歲而終簞齋則善畫尤剛介寡求竟以布衣終身此二公者世徒以藝士目之則君之

所得者又豈徒紙上之陳言而已耶

跋黃樓賦

此蘇子由所作黃樓賦而其兄子瞻所書也石刻在徐州為方杜周濟書之其後磨滅一面其首相接處後失其半行遂不全相傳為雷所擊耳

題元人墨蹟

浙右文雅莫盛于元季若徐幼文倪元鎮馬孝常周履道諸公既皆有名當時至衲帥羽人亦或弄筆墨而追逐于文場詩社間閱此卷可以槩見矣然百餘年來篇詞妙墨蠹蝕塵昏零落無幾拾前輩之風流保于世之手澤非師暘豈參之賢烏足以有此

跋林居泉所藏鄧文肅公二帖

趙鄧在當時以文翰齊名而鄧公二帖言必及趙氏今人畧能弄筆墨遂有相輕之意有愧於前輩多矣曾侯儒學好古藏此豈亦有取於斯耶

跋祝生文藁

祝生允明年七八歲時其大父參政公一日適爲文成請客書之予時亦在坐見生侍案旁嘿然竟日竊異之因指文中難字以問無弗識者益奇之且料其他日必能事此也然亦安知其能至此哉昔歐陽文忠公著鳴蟬賦其子棐侍側不去公謂其後必能爲此賦棐竟以文名蓋人於事惟無所好好必成如生幼已知好加以韜埋不露宜其成之至此也生嘗具書以雜詩文一卷投予予既歎賞今日其婦翁職方李公復示此册於是閱之則生之進於文其勢殆不可禦而予將避之矣

跋韓文公廟碑

此東坡撰韓文公廟碑也板本云不隨死而亡此作不隨生而亡語若不通然爲公親書不應有誤又手扶雲漢作手決張企翱僉憲提學廣東寄予此本因志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一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二

題跋二十九首

題臨川兩先生小象後

吳中別有兩先生象視此差小艸廬類矣獨邵菴作黃冠短氅服其後亦附此詩然是日貴前所書故其貌稍壯實既嘗模得之今再見葉廷光所藏聊記其後

題虞邵菴趙子昂鄧文原諸家書後

邵菴先生於書固自能然非趙鄧書家者類後人槩而許之不可也丁未五月十三日偶觀崑山葉氏所藏題而還之

跋東坡三刻

吏部左侍郎宜興徐公多藏古人墨蹟此三帖以皆邑中故事特刻之石而爲摹之者則蔡桂芳德馨其先崑山人今居京師

爲衢守士弘之子攻書翰其所摹三刻并諸題識用意精到與真蹟不差毫髮可謂勞且能矣予既喜坡公書得傳於世而德馨之勞且能者亦不欲泯其姓名而無傳因即墨本題之以爲展玩者告若德馨之意則不圖乎此也

跋三楊遺墨

今世稱名臣必曰三楊葉文莊公因取其手墨聯屬爲卷其量其人也廬陵之書實皆閱其一二若建安南郡者乃始見之耳

跋林尚書葉侍郎尹尚書楊尚寶聯句

卷中聯句林葉楊三公皆已下世今獨尹公在然其去位亦歲餘矣嘗見之可歎

題全沖堂記并詩後

永樂間吾郡劉康民以醫徵至京師得從館閣諸老游一時文

詞大畧其此卷中而其名字邑里與夫官位出處又得學士曾公武功徐公疏其後可按而知也康民生六子其季爲季誠官崇明醫學季誠生四子其仲爲延齡官大醫院能世其醫而保此卷不失徐公云後二十年欲求諸老一字不可得公於諸老爲後輩而没亦久其一字又可得耶因延齡示此既傷人物之益謝而其從弟兵部郎中師正復爲予談其大父醫術之妙而甘以士服終身又感世道之難復爲歎息而書之

跋趙文敏公手帖

天台楊氏之先仕杭宋甚顯至叔和猶宋之民也趙文敏公在當時以諸王孫避兵其地館而庇之其義士也已自宋亡而楊氏亦晦既百年再顯于 國初者數人而不幸緣以法免益又百年至吾同年商霖竟以名進士爲良法吏而楊氏復振天之

報叔和者其終不爽如此此則文敏公與叔和手帖而商霖掇諸故書而得之者予讀之竊歎宋之亡廪迫于虜宗室四散蒼黄犇走如杜子美哀王孫之云猶幸有叔和者而隆準之屬得以容身焉不然其不至於泣路岐而竄荆棘也乎此叔和之義所爲可尚而文敏公久而不忘其情猶欲榮以一官可謂知報德者他固不暇論也

跋八一軒詩後

太常卿瑞安任公以八一名軒蓋倣歐陽子六一云者然歐陽子所好者五物而以身老其間爲六一公則所好者八物而以意寓其間爲八一故六一者無物我之間八則皆物而我時取其一耳此其名若同而意則不同者噫琴奕壺酒之類物之微者也歐陽子渾然與之爲一其自待亦薄矣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如蘇長公之言公其非玩物喪志歟公所得致仕之請將歸其鄉益以適自樂超然物外於八者且無一取而況所謂六一云者耶

跋方正學壽樸堂文

吳汪景周嘗從宅處得正學方先生所記其家壽樸堂文而或者疑非出於正學之手雖景周亦不能無疑也去歲予偶從金華王允達獲觀正學文抄而此作在焉允達之先忠文公與正學爲契舊所抄當得其真因以告諸景周景周之疑一旦冰釋遂請予識于後其意蓋欲予爲左證其然彼云記而此云跋以文體觀之當以跋爲是

跋所臨東坡二帖後

歐陽文忠公誌老蘇先生墓云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今

坡公二帖云石頭堋頭墳塋豈可龍別名先世葬處乎丹稜令陳明遠爲予言眉守許君數訪蘇氏遺蹟而不可得因以舊所臨二帖遺之俾執而往訪焉其或得之也

跋李提舉遺墨

崑山許氏藏元人眞蹟數紙中有茶陵李公一初題朱澤民山木詩一首予識公爲賔之學士之族高祖也爲乞而歸之賔之既得甚喜遂加裝飾復俾予書其所自來蓋公在元嘗登高科自翰林出爲州倅後副江浙儒學提舉故吳中人家往往得其詞翰觀于此紙可謂妙矣雖非其後人亦知愛之況爲其後人者乎

題山行雜録後

山水在天下如方嚴之奇而名不著者蓋多有之鴈蕩則著矣

徃年文宗儒爲永嘉令得一游每詫於予予固不能無所羨也謝方石先生家居時嘗從其叔父資慶公與其族人鄉友數輩條游兩山窮極幽邃往返倡和詩遂成帙予讀之竊羨無已竊有他日必游之誓然方石自言山多險絶處臨之使人忷懼衰年筋力度不能再到矣予家去山殊遠且與先生生同歲而加婁崗之與致索然又有西涯無復是夢之歎雖然是汀風利帆卅如飛決策一行夫誰我尼其相比近如天台武夷之勝將併游之其亦未可知也

題總山雜詠後

方石先生讀書總山之下凡一水石一草鳥以至器物人事之類皆設爲題而成雜詠五十篇各其起居偃息無時而不在乎總山也總山初名杜而更之自先生始則以其地爲其先孝子府君𡩗處而歲時聚宗族於斯因命總亭名而名之者也讀其詩玩其意以爲在乎區區水石蟲鳥事物之間者所知亦淺矣

跋魏元裕遺墨

宋魏文靖公有賜第在吳中後改建鶴山書院其詳見邵菴撰先生爲公曾孫起所著記書院東有讀易亭則公之次子靜嘗取公謫居渠陽時舊扁而名之之亭圯其後人曰元裕者乃復搆治之此紙則其所求詩文事實也且稱先生念焉不知何人而元裕自稱玄孫若起之子也百餘年來書院巋然猶存凡巡撫大臣行部至輒舍于是而亭則僅圯獨有老屋數間而已比歲刑官從大臣于是治獄遂爲縲紲鞫訊之所吳人悲乎不知所謂讀易亭矣猶幸此紙爲魏文靖氏家藏得以考見其地益文獻足徵如此夫文實與元裕同出理萬之後其得失所係

可拘拘於楚人之說也乎觀者當自知之

跋金氏所藏詩畫

送行詩六首其人爲陳敬陸玘黃鉞唐鶴謝倫葉林上有小序不著姓名蓋六人之一也鉞復爲圖皆以贈金彥樞者彥樞崑山太倉人其曾孫祺祐始游京師携以請題於予按詩序作于洪武辛未是時　朝廷方用重典予惡人畏法不暇而序以爲與彥樞會于京師有詩酒之樂豈以敬等皆非知名之士得以隱于都市而事此耶然當是時雖耆老耆史皆以人材徵用況文藝之士如六人者耶夫六人者予既不知其爲何如所知者獨彥樞傳其後今已三世祺善治生祐入太學更好學將出而仕矣若此雖微物而金氏文獻之足徵者在此後之人其尚永保之勿壞

跋趙松雪書紈扇賦

右趙松雪書紈扇賦當暑誦之凉思颯然此卷觀楊文貞公題識物爲華君所藏今歸吾鄉陳湖陸氏

跋碧落碑

廼明誠金石錄舊說謂李陽冰酷愛此碑自恨不如椎擊之而缺以其言爲不然極是蓋因碑有缺處故流俗附會之如此今吾于行所補並正缺處耶此碑有別本見廣川書跋此本精妙爲初刻無疑刑部主事陳明之好古帖得此示予予於古文奇字不能識況此多變體非籍其旁釋文讀之殆不成句也

跋何翠谷槃案

仕者或與世齟齬志不得行而民不得被其惠往往隱於醫曰是亦足以行吾志惠吾民也雲間何翠谷先生故業儒嘗登鄉

舉將仕矣竟以疇老于里中其殆有見于此其孚以仁能傳其
術出其先人樂棄一卷相示益其手筆也予不知醫獨愛其書
之妙率易中深得晉唐人意態是可玩也

跋東坡和人夢游桂林西峯詩刻

此東坡和人夢游桂林西峯詩也石刻在桂林府學宇畫纖細
頗不類他刻蓋其石嵌壁間歲久為人手摸而平故文淺而然
頃工部以公事至廣西知予所欲得也搨而見贈惜乎紙墨不
甚精耳

跋彌明詩刻

此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謁桂林尋君廟詩也與東坡夢游西峯
詩共一石顧列其後或言石鼎聯句韓昌黎以軒轅彌明自寓
其姓名觀此詩作于開元二年距聯句時益百年則昌黎且未

生是眞有其人矣昌黎以彌明年九十餘南軒張子考其歲以
為失實固是又謂其詩比聯句格力未老以為少作亦以年歲
推之也乎若好事者託為彌明詩以神異其人則不可得而知
也

跋漢晉逸士圖

此圖筆法之妙誠如石田所評然漢晉人物亦多矣若孟敏墮
甑陶侃運甓之類使寫之豈不尤妙也乎

書陳氏復義莊記後

昔范文正公置義田于吳中宋至元族人歲食其入 國初有
犯法者田悉沒于官今所存義田皆非舊物特綸置者耳成化
間其族有舉進士京師者上疏乞復其田所司擬曰待子異日
居當道自復之未晩吾不能也竟格不行今覯東陽路西陳平
仲復義莊事竊歎乎仲之賢然亦幸其田不沒于官其勢為易
復也

題東行紀勝圖後

成化間仲山官工部治泉山東徧歷齊魯之郊公餘得覽觀古
聖賢遺蹟而山水佳處亦皆有足蹟焉事竣歸見沈啓南隱君
為敍其勝啓南遂寫成十圖其經營位置仲山之所指授也圖
成示予因憶往歲自吳門上京師仲山候我于任城相與恭謁
孔林途間度泗水望嶧山悉見題詠如岱嶽蘚臺靈巖蒙嶺諸
景皆在杳靄空濛間甚恨不得一至今觀此圖則皆得臥遊矣
而仲山今為司馬屬雖坐治文書不出臺省然不若曩時驅馳
登頓上下林壑雖勞而實樂觀此能無慨然于中乎

跋馬氏遺文卷

東陽馬氏族譜序之首撫州守馬文蔚跋其後則自宋承旨以
下凡十一人皆 國初名筆也歲久斷裂其裔孫逢原貢來京
師始加裝飾而求李西涯學士題其首曰馬氏家寶世之爲寶
者多矣而逢原所寶者在此逢原其馬氏之賢子孫哉

跋山谷草書

故太常卿崑山夏公所蓄書畫燬于火者數種此山谷草書詩
卷蓋出煨燼中者故其下並缺一字公之子今大理寺副德聲
以此為先世物手補完之與真蹟無異自是為夏氏後人者尤
宜寶藏不特為古法書矣

恭題進士王奎所藏 制策題

弘治庚戌 今上即位之三年也乃春三月朔率循舊典策
士于 廷又明日傳臚揭榜而安福臣王奎得 賜同進士出

身　國朝重進士科奎出安福安福在大江之西士以治春秋名天下出是科者尤盛奎從後起其業益精一試禮部而名遂成可謂時之俊傑也已故事　廷對人　賜策問及對畢得自藏以爲榮奎於是仍加表飾而藏之愈謹意不自足復奉以示寬請識其下方敬諾之歎曰　朝廷待賢之禮有盛於進士科者乎夫上服韋布起艸茅一旦立于　殿陛之下得近　清光奉　大對何幸及此苟非其人固有過　闕門瞻望徘徊不可得而入者矣然士當　恩寵之下其初亦未有不感激者久則忘之者皆是奎爲是豈欲誇於里之人以爲榮且幸耶揭之堂壁顧諟不忘儼然如在當時凜然如處其地恍然如　渥恩之方被也則豈肯負其　君而不思報享其名而不圖稱者乎奎年甚富仕宦伊始其所樹立有不賴乎此弗信

跋文信公墨蹟

文信公之死偉矣其流離之際亦惟其能以詩發之故信公之有詩如屈原之有騷皆善明其死者也錢君世恒以家藏二詩示予蓋出公親書以寄其妹氏者此又原之女嬃也乎其詩今載指南錄中而此則系以與其妻妾子女訣絕之言嗚呼淚下如雨讀者尚然而西臺慟哭如公門下客者未必其淚之無從也過准　亂離歌六首　邳州哭母小祥　其前日收柳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裏於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途中有三詩今錄去言至於此淚下如雨其後曰一讀此三詩便見老兄悲痛眞切之情事至於此爲之奈何凡事只待于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一可將此詩呈嫂氏歸之天命仍語觀莊環換不冒罔全得毋怨毋怨待綿以下昔可道吾此意當此天翻地亂人人淚落天數奈何奈何一可令柳女環女好做人爹爹管不得淚下哽咽哽咽一此詩本仍可納之于二哥兄天祥家書寄百五賢妹

此卷初爲王清獻公家物公已沒家人理篋笥舊物殘積見此紙損爛將裂以拭酒巵公之子平境適見之識爲信公手書驚歎存之後歸常熟陳原錫家久之爲錢允言所得今傳其子世恒庚戌十月二十三日記

恭題糧長　敕諭

昔在　高皇帝初定天下以蘇松等府糧餘所資擇產厚之民俾理其事號以糧長每歲將征斂則起　闕下面聽宣諭而還自鼎遷于北累朝恪遵其制率下敕詞于南京戶部人給一道此則長洲徐淵成化十三年所給者淵家世力田及爲郡縣所推擇能奉法無過事皆先集而民晏然不擾衆方賴之不幸下世其弟今兵部郎中源藏是　敕惟謹寬伏讀一過大哉王言其意懇切固湯武之誥天下者其詞易直則欲民之皆曉而不及文耳益　高皇帝之典則所以導民爲善者凜然猶

存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師之道治教之理於此數百言者已具世餘十紀民安居田里供賦稅以食人者惟恐或後而　國用饒足倉粟紅腐如漢盛時孰非吾　君訓戒之力也哉

跋沈石田畫冊

石田翁爲王府博作此小冊山水竹木花果蟲鳥無乎不具其亦能矣近時畫家可以及此者惟錢塘戴文進一人然文進之能止於畫耳若夫吮墨之餘綴以短句隨物賦形各極其趣則翁當獨步於今日也

書嘉魚縣湖西義學記後

宋慶曆間范文正公置義田于吳中以贍宗族其惠止於一家同時嘉魚李宗儒宗儀兄弟卽所居湖西特建義學則其惠不

止及于一家且延于鄉邑矣李氏自宋至元仕宦不絕入
國朝又大發于都御史田數年來承芳承恩承箕又並以科第顯爲義之報其遠如此今承芳官大理以義塾爲世常恨其久廢與諸弟有志興復而力未足也過予談其事予甚嘉之用漫書以記他日事成則學者之受恩而後人之食報其有窮已耶弘治庚戌六月一日書

題陸尚儀訓子帖後

尚儀太常平日訓其子爰無所不至此又特書以授之者爰既得所訓且保其先人手筆不忘可謂能子矣於是尚儀之沒三十年猶想其人不可復見閲此爲之泫然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二

題跋三十九首

跋清明上河圖

金燕山張著以此圖爲張擇端筆必有所據至後人乃以擇端作于宋宣政間今畫譜具在當時有如斯人斯藝而獨遺其名氏何耶大卿朱公藏此已久予始得展閱恍然如入汴京置身流水游龍間但少香塵撲面耳朱公云此圖有稿本在張英公家蓋其經營布置各極其能信非率易所能成也

跋蘇子美草書老杜絕句

全卿侍御得此卷示予予物閱之以爲山谷書不知其出於滄浪翁也蓋翁晚寓蘇州其手蹟絕少雖予蘇人亦未嘗見其書也山谷與翁生同時嘗師之故其書相似後特加工耳然翁之妙處未可輕論所謂惟觀其深者知之

題倪雲林畫

雲林子當元末不與陳敬初輩食張氏祿避地雲間以全其身蓋鴻飛冥冥不罹于魚網者也此竹石圖作于亂定之後乃
國朝建元洪武之歲而雲林爲甲子其意欲效陶靖節耶然不知雲林出處與靖節同否沱齋先生俾予題識因以質之

跋周寅之八哀詩後

崑山周寅之作八哀詩盖擬杜子美以哀其鄉八賢者也八賢中予所識者僉副都張公侍郎葉公及朱評事三人若憲使王公今秀水教諭成達之祖予嘗及其幾者而盧太守殷教諭及孫刑部亦素聞其文行爲鄉者也所不知者呂沁水而已然列于諸公之間其爲人亦不待論矣即此可見崑山之多賢而況或

有所遺乎予於宙之亦未之識成憲揚其詩來京拜得其自序讀之知其句莫之高已超乎流俗豈特取其詞而已哉

跋楊文貞公拜楊晞顏尚書遺墨後

覺幼則聞兩楊先生寓武昌時所與其貧賤之事今觀文貞公手帖益信所傳之不妄若晞顏尚書則詩文數首亦出手書諸然有德者之言也噫世豈有文行若兩先生而長貧賤者乎至女子成名豈虛語吾黨安居暇奉而嬉游不學卒終爲常人也宜哉覺生也後不及識文貞公昔居鄉里猶幸遇尚書于道時尚總角尚書年已八十餘猶下馬與揖其謙厚如此衣首有小象故獨知其似閱之不覺竦然起敬也吾鄉湯原靜傳藏此今傳其子曰忠忠以太學生游京師重其先人遺物出入必偕非但名賢詞翰可重而已

跋唐賢夜宴圖

唐賢夜宴不見載記畫者特意當時必有其事想象爲之耳世固不必深論獨太宗方在秦邸羅致人物極一時之盛至于王魏延於後來復收用之其終成貞觀之治宜哉論者獨以敬宗何人亦從房杜之列夫開館置屬始皆以文學進彼能爲帝佐之對者徒以該博見取耳唐史序十八人者特殿其名意亦有在吾固有感乎世以文學進者不能皆賢其利口辯給能免乎邦家之禍也耶此卷爲翰林編修黃子敬所藏子敬志識甚正其亦有感於茲乎

跋徐仲山紀行詩

使勞事也而詩有豈不懷歸之語蓋使臣之意而其君能道之如此至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則直形於言矣仲山或選有冊封鄭藩之行往返餘三千里有所感遇嘿然成詩驛舍止宿輒索紙筆錄之當窮冬遠行衝犯霜雪勞亦甚矣而其意和平閒靜略無怨懟又將出於四牡北山之上也乎

跋張氏尺牘

故元時宜興張氏自鶴溪而下累世好文雅多所交游其往還尺牘散落人家克温以邑人故能聚成此卷亦愛慕前輩之意也張氏以爲吳縣尹者予嘗過吳中治平寺見小屏上刻其詩一首當時爲人所重如此壬子六月九日病中無聊爲書此于後

書拙脩菴記後

右拙脩菴記一篇故中書舍人王君允達爲亡弟原暉作者菴在東莊稽古堂後西偏拙脩云者蓋取東坡先生和陶詩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脩之語也記成于原暉亡後之一年又五年而允達亦不可作矣偶檢書簏得之益增悲痛蓋原暉平日謙抑好德之心於此可見而允達篤于孝友推以及我其情亦可識也因裝飾成卷冠以二李先生題字并舊圖一紙姪奕旣長知求其父遺事乃歸而俾藏之

題王荊公詩後

陳君堅遠嘗爲予言其先艾菴先生藏王荊公墨蹟亟欲見之而不可得頃其弟明遠始持來示覽之不類公書特其詩耳其詩今載集中題曰天童山溪作蓋天童浙東勝處公爲鄞令時所游行地也陳之先出宋相升之升之與公善嘗共事後人自建寧徙鄞再徙南京至堅明兄弟並以科第發身通守湖湘間清才雅操有光祖德爲多夫先友不作而詞語若新故鄉

雖離而景物猶在是詩非秀國子孫藏之而誰耶

題米原暉罾釣圖

吳淞秋晚群漁集小舟捕魚淵中謂之起罾故今觀史文驊戶曹藏小米此圖覽之景物宛然其間漁具數種予不能識安得陸魯望者爲一一賦之

跋米原暉萬大姚村所書三詩

大姚在吳東四望皆水而有土隆然上有佛寺據之其旁多居民隱然聚落蓋江湖間一佳處也而陳氏實居其地爲望族昔米元暉嘗過此手寫三詩而爲沈石田所藏以王汝大理里中故物也因以歸之自宋紹興至今幾四百年不知流傳幾家而復歸其里人眞奇事也予憶舊時訪王汝宅扁舟出沒巨浪間竟日始至自以其地幽僻過者殆少乃今得米氏則所以使前人姓名不遂湮沒而吾無羊叔子峴山之歎者非此詩也耶

跋原暉雲山圖

王汝既得原暉三詩他日過趙給事良度見壁間雲山圖題曰作于大姚妹家顧而歎曰此又吾里中故物也良度乃亦歸之王汝因令其子鎡與詩蹟並藏乃乞予題其後此圖自吳中轉徙京師今復歸其里人其事又益奇也

題朱陸二先生遺墨後

朱陸二先生道學之妙皆傑出於百世之下者也世之論者謂其學不同此特因其議論之不合耳夫惟不合故各得發其所蘊而理愈明豈非後學之幸哉二先生並稱于世其遺墨乃亦聯爲朱子書與黃商伯作于提擧鴻慶宮時正韓侂胄用事故有時論日變等語若陸子書則殘缺不完莫知所與主名獨其語及晦翁者猶存寧波通守王君必充家藏二帖已又與其弟宜都令必懋謁選都下攜以相示大賢君子之書豈區區所當題識亦可謂不知量者也

跋陳閑人馬圖

世以韓幹馬爲第一然明皇猶怪其無閑筆力令師之今觀此卷雖破爛而人馬精神猶存信出幹之上也

跋韓幹馬圖

韓幹畫馬之妙見於杜少陵之歌備矣所謂畫肉不畫骨觀於此圖尤信

跋石勒問道圖

畫譜載隋展子虔有石勒問道圖此幅殆倣之者劉後村以爲鄭夾漈家物今謙齋宮傅先生得之觀澄之禪定勒之作禮意態各極其妙自是畫家絕品正不必究其事也

題馬遠柳塘聚禽圖

柳塘水滿群鳥翔集只尺中似來親人晉簡文帝云會心處不在遠其言妙矣

題劉松年三生圖

右三生圖趙松雪鑒爲劉松年筆其後題詠者二十人皆近代名僧蓋亦有慕於澤者歟

跋顏魯公祭文稿

祿山之變魯公與其從兄杲卿同心抗賊杲卿竟不屈而死而爲楊國忠所蔽無褒贈之典後朝廷用魯公訴始贈太子太保謚忠節此公將赴饒州刺史至東京拜掃先墓告于杲卿之父濠州府君元孫之文也其間歷叙一門俱得蒙恩蓋公道終不

可泯如此公之書疏間濶略無一毫傾側之態其爲人實似之益不待使李希烈知其遇難必死而不愧其兄也

跋孫過庭書譜

孫過庭書譜曾爲宣和御府所收有上下卷今下卷已亾上卷亦不完然得其數字亦足以見古人用筆之妙况此爛然累幅哉過庭書傳世者盖止此當永爲狱溪書堂之寶玩也

跋高閑艸書千文

唐僧多能書如高閑其一人也閑又得韓昌黎文其名益顯然卷縑素易壞不必傳世惟載之名人之文則傳也又觀懷素自敘多稷士大夫語可見閑之書乎特見此知書者必能察之

跋蔡忠惠公謝賜御書詩真蹟

蔡忠惠公書名重當時上嘗令書溫成后碑誌則以例有資利辭曰此待詔職也與待詔爭利可乎力不從竟已其人品如此其書之莊重凡落筆皆然豈以御前表疏始不苟耶宮傳鍾齋先生得此甚加珍惜盖非特重其書重其人尉

跋黃山谷書南山懶殘和尚歌

山谷好佛故書此歌亦甚着意然其平生固未嘗一筆率易也

跋趙松雪補唐人臨王右軍三帖

唐人臨右軍三帖固不若張璽之亂真然松雪所補視唐人則如張芝之鴈行矣

跋趙松雪書王右軍四事

松雪翁平生學書以羲獻爲師故喜書其事其風度蓋亦類之

書分韻送文大僕詩首簡

文君宗儒以名進士歷守永嘉博平政績累著數爲巡按憲臣奏請旌異有　旨竟召入時同召者多得御史君政績出同輩上顧以南京太僕丞去士大夫爲不平者鬨然而君談笑自如曰吾固宜爾也於是咸相與餞之有誦晉謝氏詩四句以似爲宗儒今日發者乃分韻爲詩贈之既成什矣後數年宗儒稱疾歸而予以制服家居讀閱舊冊歎宗儒滯於僕丞實其才猷不獲展布必有任其咎者固吾黨之愧也

題史氏宜樂堂詩序後

史氏在溧陽族甚大永樂間仲川仲和兄弟作宜樂之堂一時人多題詠而宗用之先生實爲之序後七十餘年仲和之孫戶部主事文鑑求其詩不可得幸序文在梁先生集中乃錄予卷而請士大夫補亾益文鑑之賢而史氏爲有後世予又聞文鑑云序中名儒者嘗預修永樂大典時事故當得大學生乃不屑就後登進士第仕至郡守益其族之多賢久矣

跋顏魯公干祿字石刻

此顏魯公干祿字也按成都句詠跋公嘗刻湖州此刻物在其宅東廳後樹刻蜀中予所得乃全幅然缺平聲字雖上聲亦不完豈是二石或一石而兩面書之予所得者乃其半耶或所謂刓缺而不可推究者耶然不應缺之之多也書盛於晉顏多破壞其體魯公此本特正其傳譌以惠學者則其書名豈特妙於筆畫而已詠所書與公書頗類豈嘗師公而得其彷彿者耶

跋秦氏科第錄

故舒城秦公子儀科第錄三冊其孫戶部侍郎崇化之所藏也公以洪武己卯應天府鄉試中式明年會試禮部再中遂登進士第凡試必有錄公家所藏者歲久皆不存及是戶部公以科

第繼起游仕于外從人訪得而謄寫之始復完其方公爲第後物授與山知縣在 太宗朝滿考 命從給事中治事再署應天府事時 仁宗監國已知其名後公既擢刑部郎中尋以事謫衛輝道洪熙改元上輔政策二十五條悉見納已而有旨召用俄卒于道知公者益深惜之於是侍郎公以清才雅望佐掌邦計固其賢足以自致亦先世之所蘊而未發者有以啓之歟

書大雅堂卷後

元季盜起蘄黃間陳友諒來寇饒州州人胡振卿集義旅以助官軍鄉里方倚之俄有他寇至竟死于難其妻趙氏又能守志不移崎嶇避兵卒保其孤節義之美可謂萃於一門矣其鄉周伯琦嘗爲其孤節題所居之堂曰大雅而金華宋太史而下皆

書其事以傳振卿之死矣今殆百四十年其六世孫刑部員外郎部寶藏遺墨惟謹而刑部尚書盱江何公而下尚爲書其事不已豈非其事足以感動乎人欲爲表白于世也乎予因憶當時固有與其事類者蓋元季倡亂以陳友諒張士誠爲首士誠自泰州猝入姑蘇守將脫寅不能禦遁去其參謀楊椿獨挺身前向詈挫其鋒益刃其胸眼目怒罵而死明日其妻負其尸既得遂自經死於是楊廉夫輩亦傳其事而吳興張文府嘗爲誄辭其節義若此雖吾鄉之人有不知者蓋惟無後人如員外君之賢故耳此可歎當時尚有類此者惟無後人或未嘗託之文辭而人之不知者多矣此又以見文辭之有用也予嘗得所謂誄詞者故於椿獨知之乃因讀振卿事故附書于後椿字子壽故蜀之眉山人流寓吳中爲宋少師棣之後平生多著述英文

士也

跋鉅鹿耿氏公牘後

覺嘗閱耿氏家乘知其世序甚遠蓋自金歷元累葉仕宦雖不甚顯而未嘗棄儒爲業及 皇明有天下始定戶版耿氏猶以儒業籍至科舉 詔下而盧氏教諭汝明先生遂登鄉試先生有四子其季事 英宗爲南京刑部尚書卒謚清惠清惠有三子其仲事 憲宗及 今上爲吏部尚書再世甲科顯庸于時清德雅望濟美不絕而耿氏遂爲海內仕宦家之冠噫盛矣於是吏部公檢得故篋得其大父當時所給戶帖及鄉試公據曰此吾家故物不可棄也飾成鉅卷而謹藏之以寬在寮末公暇出以相示夫所謂戶帖 國初人家有之而公據則凡預鄉試者未必無也惟夫子孫賢雖世踰十紀而斷爛故物猶

相傳如新否則煌煌寶累玉軸牙籤往往有落于他人之家者然則此盈尺之紙豈獨考見耿氏之先而其後世之有人不於是而見乎耿氏初爲鉅鹿大族後有諱昉者仕平定爲宣武指揮因家焉及汝明先生官盧氏愛其風土而諸生感其德教且留居之故今又爲盧氏人云

跋趙彝齋畫蘭蕙

趙彝齋爲宋宗室畫名在前元雖不若松雪翁之盛然胸中自有九畹百畝幽姿秀色溢出腕指間亦無聲之楚騷也容軒陽君積學不仕蓋同宗之賢者其藏此卷固吾家舊物之可惜亦氣味相投而相好也耶

跋豳風圖

國初林子與作豳風圖每圖篆書其詩于後學士解公又各疏

其大畧而總題之觀之者如生于周處于豳而古風宛然必如是而後爲圖畫也

跋下蜀江山圖

此宋范寬畫下蜀江山圖也蓋川峽之間戈船雲梯捷渡仰攻旌旗若林飛鳥莫度所以模寫王全斌輩一時武功之盛大畧可見噫劒門天險古有是言然終不可恃而人得以取之所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也歟

題白雲親墓圖

故贈太子太保都察院 左都御史陳公孟王在永樂間以太醫院醫士居京師悲父母早亾南望吴門輙潸然流涕求得翰林王公汝嘉作白雲親墓圖記以自慰一時名公卿多爲之詩今八十餘年矣其曾孫鄉貢進士沐謹藏之而以示予蓋記所

稱太保公鎰時爲監察御史後長留臺卒謚僖敏偉然稱時名臣聲望在中朝功業在西土爲吴中仕宦之冠然不知太保之孝實有以基之觀于此卷可以見矣後有著實[illegible]語錄志程大師墓者其必有取于斯

跋林酒僊詩

酒僊名遇賢俗姓林在宋爲蘇城東禪寺僧人傳其事甚異至號聖僧以其嗜酒故又號酒僊此卷皆其所作詩也詩意有高絕處蓋寒山子之流當時張郎之特書以刻石其石已亾寺之東林房獨藏此本夫寒山子之詩雖晦菴朱夫子亦賞之此酒僊之言所以不可廢也

跋宋仲溫草書

右索靖草書勢宋仲溫書蓋得其妙而無愧於靖者也今人或肆妄議則以學之者之過而未見其真蹟耳

跋原巳松軒賦

予舊見原巳製此賦自以爲未及古作者不即持出其慎重蓋如此夫今之文士才豪者固有之若詳審典重如原巳者吾未多見也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三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四

題跋三十四首

跋趙魏公臨智永眞草千文

古今人書千文甚多如趙魏公此卷尤秀潤可貴者按方正學跋語宋舍人仲珩嘗評此以為公中年得意書仲珩為國初書家第一手其言如此豈待他人言哉此卷初為臨海葉夷仲惠仲之物今文太僕宗儒得之太僕之子辟好文而能書必有以識其妙矣

跋楊眉菴春懷八詠

予過西山道經王氏主人叔儀出楊眉菴春懷八詠示客眉菴與叔儀之先世曰允原在國初同官并州書以遺之者也其詳見郡人馮之巖序文於是歎允原之後有人雖區區故物猶保守不墜而先世因以考見于斯則此紙有益於王氏且多豈可以吟弄風月之蹟少哉

題鍾繇眞蹟

史載鍾太傅事魏殊有偉績此帖僅李直表又見其為國不蔽賢之美其書平生所見特石刻耳若眞蹟之存於世者僅此啟南所藏法書甚多吾固知其不能出此上也

跋大石聯句後

予與故李少卿諸公夜宿西山雲泉菴為大石聯句偶寄一時之興耳二十年來不意和者之多如此主僧智韜持以來見為之愧歎韜云自公留題後菴名盛傳于時而游者不絕雖韜亦為士大夫所禮時韜言過矣大石吳中奇物也安能終晦使米南宮在且將束帶拜之若之見禮於人乃石之所波及也予安能為君輕重哉韜請書其語於後遂書之

跋滕用衡眞符頌

惟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之初一新鴻業文物煥然四方以祥瑞來聞者不絕一時臣工頌聲交作所以述朝廷之盛以傳播天下而鼓動之也此則翰林待詔吳人滕用衡所獻禎符之詩三篇曰騶虞曰神龜曰河清凡篇八章章四句乃其手寫副本而眞草篆隸皆具蓋用衡以能書薦起篆隸尤其所長時未授職故欲以此自見也然吳中人特知其能書而已向非此卷其多藝之美幾沒之矣予友文太僕宗儒藏此使其子辟持以相示昔漢武之世招延天下文學之士如司馬相如枚皐之徒勃然而起於是郊祀贊頌之作之類漸被于形於歌詠千載之下乃復見於皇朝嗚呼其盛矣哉

題鄭氏所藏文移

元政既非群雄角逐我太祖高皇帝起而削平群雄以寧禍亂若浙東數郡先入版圖於是李曹公以王室懿親尚冒國姓特授同僉樞密院分守其地當是時兵戈擾攘日惟攻伐之不暇而詔書下播即以表揚孝義為先務蓋與武王式閭封墓之事同也此二紙為浦江義門鄭氏蠲免徭役文移下之郡縣者其族長允敬藏之甚謹使其諸孫總奉以見示夫蠲免之典所以旌異鄭氏自宋元已然文移蓋嘗及之然天下多事廢政已多於此獨能舉而行之又與武王政由舊之事同也百三十年來有司遵奉朝廷之美意所以待于鄭氏者愈久不替使其族人得於承平之世粒食安居以享累世義聚之利可不知所感激乎苟知之其亦益務為義以圖報于下而已矣敬

觀之餘為書其後

跋司馬氏家藏宋誥

宋刑部侍郎司馬公伋出溫國文正公後此其遇郊祀恩僥贈其父禎誥也其裔孫福建副使垔保藏不失使其子公鞾持以示寬寬聞宋之南遷公實從行執之有司馬氏自公始蓋四百年于此而此誥與其子孫並存固溫國之德厚亦公有以保其族而延其嗣也歟

跋陸翁所藏石田畫後

人言石田翁好異聞有欲得其圖畫者輙談鬼怪之事以動之事窮或湊合而成故失之誣者頗多閶門陸汝器以所得圖畫示予不啻百十幅凡山水艸木禽獸果蓏蔬菜無所不備然汝器淳實人也於鬼怪事非惟不能談亦不欲談而得畫之多如此則人言其可盡信也哉

跋陳憲副所藏文移

天順八年有　詔天下凡致仕官廉貧不能自存者有司歲給米五石以資養贍恭膺世之恩典也今貴州按察副使陳君粹之自弘治初即退居于蘇太守史侯以君為人適與　詔旨合特上其事于巡按御史吳君報使舉行此其當時文移於是朝廷之厚恩有司之美意具於尺紙之間其事甚盛傳之陳氏子孫則前人之清節雖百世之遠因以見之然予竊有感焉者蓋君初自臬司歸考其年法不應致仕夫不使之食祿于官顧使之給米于家將必有任其咎者矣

跋華栖碧手帖

此無錫華栖碧先生與吾鄉陳叔方先生手帖也叔方名植號慎獨在元季與栖碧俱以隱節文藝相契合故叙其過從之情然其意特在旌表事蓋栖碧有母陳氏守節欲援例舉行耳此帖百餘年流落人家其七世孫家購得之故家文獻此又其足徵者乎

跋尤牧菴遺墨

右尤牧菴先生雜詩文并簡札共一冊先生生元末仕于國初為湖廣布政司經歷少則師事陳敬初內史妙於詞翰而文名在吳中向晦非其子孫之賢保護此冊傳之至今安能使人知其名哉先生之曾孫曰公厚以鉛山知縣致仕家居使其子機持此相示歎吳中前輩文學如先生者亦幾失之則無遺蹟可考者失之多矣由此又可見鄉邦文士之盛也

跋楊文貞公與尤叔幾詩札

故江西參議尤公從其父牧菴先生宦游武昌時適廬陵楊文貞公流寓其地相好甚厚也及文貞既貴而尤公亦從鄉校起為部官至佐藩省所得文貞手墨最多其存者僅止此耳夫二公以貧賤之交相輔以道義相資以文學自少壯至於白首交好不改視今世反覆小人何如哉展翫之餘為之敬歎

跋宋人哀徐徽言詩後

當宋彼金寇之迫士大夫多死於難者此則龍游徐徽言之死而人哀之之詩也其後又有吳正傳先生跋語益可寶重徽言在南渡後賜謚忠壯其死事載宋史忠義傳未暇考也

跋倪雲林詩

雲林徵君以雅潔為人所慕片紙流落亦多藏弆況與其人之先世者乎此中秋夜一詩及厠鼠古體皆寫遺其鄉鄙惟高者

其裔孫元銳以其家故物保之尤謹予嘗愛雲林詩能脫去元人穠麗之氣而得乎陶柳之法然世之知者尚少特以其隱處山林之下耳

跋溧陽史氏家藏公劄

右溧陽史氏家藏公劄八紙其一曰修者宋建炎初樞密保義郎所給其七曰仁道文德仁壽元至元間宣安撫司提領及樞密尹與隨軍議事所給也史之先當漢世祖中興有曰崇者佐命有功封于溧陽既卒願食其地至今千五百年子孫散居邑中不可勝數其出而仕者既皆見於譜牒此特近代公劄之僅存者及入　國朝益以科第發身予所知者戶部主事學進士後二人後觀政戶部以公事過吳中持此八紙見示竊歎漢之功臣如鄧禹之不妄殺子孫雖顯于當時然今亦無聞焉崇之功固不若禹之盛必其有德於人者不淺不然何其嗣續之繁仕宦之多至於久而不絕哉故因題此以推本其先世俾史氏子孫無忘其祖德而益紹之云

題陳僖敏公印象

故少保僖敏陳公在正統景泰間以都憲巡撫陝西恩政甚著西人感之稱爲黑髭爺爺至刻印其象家事之飲食必祝焉予少聞其事如此有傳其象於吳中者公之姪孫貢士沛得之以示予始信其然感歎不已爲題其下以識

跋趙集賢書鄒將仕墓志銘

元故將仕鄒公墓志銘實趙集賢子昂撰又其親書于石者也聞之此石嘗沉于水後始出之後樹于墓固將仕之潛德當賴亦集賢之書不可泯沒耳將仕裔孫永在重其家故物以搨本

見示嗟鄒氏文獻有足徵者其在於此集賢平日石刻甚多然爲人書碑碣亦少非將仕爲人之賢何以得之

跋錢氏所藏群公手簡

錢氏以小兒醫稱于吳中久矣往時伯常先生被召入太醫院與御藥其術既數有驗遂授御醫進院判當其退自內直士大夫迎治嬰孺疾者戶外僕馬不絕先生不間遠近皆赴往往入夜始歸此卷皆當時所與手帖也自劉文安公而下凡數十紙大率言醫事者此可以觀錢氏之醫也於是先生下世幾二十年其子汝礪親得術業益妙保守此卷不敢失墜他日踵門見示爲書其後以識

跋范文正公道服贊

右范文正公爲同年許書記作道服贊真蹟道服之制不可考許公爲此其意蕭然物外非不臧之服也不然文正公豈率易爲人下筆者哉此卷今藏范氏義莊贊後又有文與可諸賢跋語亦不可得者也

跋范文正公與尹師魯手帖

宋盛時有西夏之擾范公與尹師魯合謀戮力以抗之相得甚深蓋以道義事功爲友者也此二帖公與師魯者其一已刻于文正尺牘中竟嘗闕之何幸今日復獲見此真蹟哉然二帖不藏于尹氏後歸于文正子孫則其後世之盛衰亦可知矣

跋范忠宣公誥

在宋父子顯于朝者稱韓呂二家然豈若范氏之盛哉此誥乃忠宣公拜僕射時所受其詞又出蘇次公足以達褒立之意闔吉士奉出示敬書其後

跋范氏所藏唐誥

文正公云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今觀柱國隋此誥在唐咸通二年所受至文正公時蓋二百年矣其本原深厚如此後復四百六十餘年而此誥藏于范氏無忝文獻足徵豈特有國者為然哉

壽俞烈婦事

吳學生顧春以好學成疾疾亟與其父惟寅決別其妻俞氏悲痛誓不二志及春不死以指抉其目睛不得脫則引刃刺之其姑適見之急奪其刃而一目已傷無所見也春既死縣令鄭君聞而嘉之遣人遺之布粟以慰之文宗儒太僕俞之舅氏也悲春早世賦詩哀之因以著俞氏之節俞氏之父濟伯和之士林爭和之蓋人心之不能自已者也今之制婦人前三十歲守節至後五十始獲旌表以其志久而不渝其節乃堅故也如俞氏之節以死自誓顧未可死耳當其勇決於頃刻之時已有百年之志彼渝盟背言豈足為俞氏論哉俞氏有二男女纔數歲遺腹一男亦數月矣因覽是卷為書此于首人心之不能自已乎獨不然乎

題雲洲卷後

江陰夏叔度先生自號雲洲隱居田里行義好文所與交皆一時名士予所知者若倪雲林王光菴輩是也其生當國初用重典之日雲林光菴皆為自全之計而雲洲處之自若亦以壽終今其子孫益久而盛江南人所稱詩禮夏氏也予方北上其玄孫從壽以都水主事分司徐州持雲洲卷求題卷中有說有詩有賦而篆其首者為翰林待詔滕用衡圖之者為中書舍人王孟端也二公亦所謂一時名士而與雲洲交者也都水以先世遺墨甚多後悉散失以所藏僅此為恨然後人能繼儒業且登甲科官郎署有光于先世已多豈以遺墨為哉觀其孝思惓惓在此其亦益訪求之乎何時得盡歸之耶

跋甲秀堂帖

此甲秀堂帖也舊刻于廬山陳氏內有周石鼓文譜秦泰山詔譜并權銘量銘漢郃陽討羌符簡隋煬帝序曹子建帖晉王右軍荀侯帖唐歐陽率更顏魯公倣右軍帖魯公祭稿懷素帖李太白醉稿白文公詩宋司馬文正公銘蘇東坡手簡黃山谷詩諸刻予少時藏此一日劉廷美僉憲過予家見之借去後劉公沒從其家索之不可得於其三子與居裂而分之矣弘治丙辰予居家三子始各持還仍合于一其刻舊亦不完而石亡且久予故尤惜之耳

跋張朱二先生手帖

右張南軒朱晦菴二先生手帖南軒所與益齋裴父而晦菴所稱留君恐亦裴父耳二先生生同時學同道其筆翰在天下後世人皆重之亦以類相從也固宜裴為王氏藏此已久以友允達掾曾示予今傳其子俯俯尚謹藏之哉

跋水東日記抄本後

右水東日記三十八卷故吏部侍郎葉文莊公所著也議者以其間頗有臧否之論其子孫因在不當傳出於是公之子始秘之則已為湖廣刻木而郡下家有之矣顧其本徒寫無法提行過多讀者厭之近世紀載家殘絕幸文莊為此足以考見時事因錄本稍便觀覽不忍棄其惟多誤字雖加校正不能免耳

跋李氏宋敕

右宋吏部侍郎李公琳為左朝請郎大夫台州崇道觀時轉於朝奉大夫敕一道蓋以年勞受也又敕一道則公自左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以病謝事特授左中大夫令致仕而去者時宋之待士於是為至矣公既歿孫柯復以遺表恩澤授官其告身具在有足徵者公之十一世孫廣字舜明業儒不仕為無錫士林之望保藏故物歲久循護蓋四百餘年而持護不斷可謂難得者也

題吳兒所藏王守溪詩墨後

陶淵明責子詩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黃山谷謂陶氏諸子豈真不好紙筆者淵明特戲言耳吳兒得王守溪學士詩墨餘為卷藏之惟謹噫吳兒豈真好紙筆者耶戊午季冬二十一日承天門聽 恩詔還寓而識之

書重刻寶光寺碑後

鬱林太守吳郡陸公績故居在郡城婁門內即今寶光寺是也寺興廢不可考 國朝永樂間重建學士廬陵曾公從住持大聲之請為紀其事碑既刻而燬往歲予家居今住持文奎檢篋中得真蹟見示則出程中書南雲隸書固無恙也予以陸公清節既可崇重而其文其書亦不可泯沒者奎公欣然買石遂復刻之乃以書來仍請書其故于後夫吳之佛宇無慮數百區往往富貴之人求福田利益捨宅為之未有出於前賢故居如寶光者如記中謂陸公亦有捨宅之說豈公沒後子孫為之耶否則吳人慕其德相與尸而祝之于此以成之耶奎公以護惜為眾推主茲寺方務修葺豈惟闡佛之教亦惟慕公之德而為此舉其為人亦可嘉已物公自海外歸以巨石壓舟後寺稍從而西石委弃民家殆百餘年今移置城中察院之側名之曰壓舟因併書于此使後人有所考云弘治十二年七月四日

跋葉文莊公手簡

故浙江參政崑山陸君文量端雅好學尤善吏事最為葉文莊公知愛非特鄉里之故而已右手簡十紙乃公平日遺文量者其子伸藏之甚謹頃來試禮部出以示予噫今仕宦之孫於先世遺墨委棄塵埃中往往用以裹物拭案略不知惜予所見者亦多觀于此其為人之賢否何如耶四月五日

恭題院使王玉被賜藥方後

欽惟 皇上當 聖政之暇游心文藝嘗偶閱 聖祖太宗文皇帝命儒臣所修永樂大典擇醫方之良者以太醫院使臣王玉精於其術 親御翰墨特俾左右持 賜之王既拜受不勝榮幸裝潢成冊將傳之子孫永為家寶以臣寬在侍從之列謹奉以示期以蕪詞表揚寵遇之萬一臣寬仰而歎曰仁哉 聖心乃天地生物之心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可以守位曰仁蓋仁之為道愛人而已矣愛人者視天下之人癢苛疾痛皆切於身惟欲去其所苦以遂生於世焉耳故世之為術者亦多惟醫稱為仁術其良方載之大典實多顧大典為書卷帙浩繁藏之中秘天下人既不得而見其分門別類包羅古今無所不備 皇上不以他所載者書而獨書乎此以為醫家之 賜豈非欲廣仁術於天下而欲人皆躋於壽域以遂生於世也歟臣寬愚昧寡學竊窺 聖心之所在謹識于後豈特表揚王之寵遇而已君夫 宸翰珠圓玉潔動合規

矩深得天縱之妙此又不暇贊述者臣被　賜在弘治丁巳八月後二年己未六月十二日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臣吳寬拜手稽首謹識

恭題醫士陳寵被　賜藥方後

太醫院之設其下有醫士常數百人而得入　御藥房供事者纔數人而已益居　禁中典　御藥必其人藝術精良性行醇謹者始預冠帶醫士臣陳寵既在選中乃弘治己未五月

皇上出用藥二奇方識以　御寶而賜之此又數人者之所少有而寵之所獨得者也寵感激無已飾為巨卷奉以見示惟寵之先專門小兒醫擅名吳中者累世矣至其父公贒始獲召用于　朝後任御醫秩滿懇以老疾請棠擢院判致仕還家寵克承醫業深得其妙旦暮出入小心恭謹　皇上念其勤勞錄

其功績又重其世醫之子乃有此　賜是雖出於　特恩而非有所私於寵也寵於二方既珍藏之以圖報稱之不偶其亦廣傳之以推播　恩澤於無窮云

恭題尚書屠公被　賜朝覲官　敕文後

弘治十二年天下藩臬及郡縣長吏下至蕃夷符吏例　朝于京師乃正月朔旦　天子御　奉天殿受朝畢明日諸司咸集吏部太子太傅臣滽侍郎臣寬臣民悅偕都察院大臣公行考察而黜其不職者什一二皆所以遵奉舊章也已而其人得不黜者刑官若臺諫復露章劾奏　天子以既去其泰甚悉宥使圖後効比其還任仍賜之敕以戒諭之其人既皆拜受而臣滽等三人人亦被　賜一通焉蓋凡　敕詞所以為戒諭者諄切簡要其人遵行即良違即否居銓曹者他日特致此明試而省成耳大哉王言治道攸繫如臣至愚亦知所以從事矣於是臣滽以　璽書當謹藏緘以素楮俾識其由臣寬幸從銓曹後獲覩逢其盛顧所被　賜者亦爛然在望時出而拜觀之尚相與欽承于下以無忘　天子惓惓進賢圖治之意云是歲二月十八日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臣寬拜手稽首敬書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四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五

題跋三十六首

跋南園俞氏文冊

南園俞氏在蘇學之西予少數過之主人嗣之輒出其家遺墨欵客時嗣之甚貧已斥賣供衣食貴久之吳下人家多得之此冊則其先墓志銘傳并雜文及錄本而進士都元敬所得者元敬重儒家故物裝飾保藏可謂託得其人矣惟俞氏自宋以來仕不甚顯至石磵先生所著書樂道再世為立菴先生開門授徒尤有學行 國初嘗為都昌令予嘗聞嗣之言先祖以憂制還惟一楚篋家人啓之得布裘物甚重意其俸貲也視之乃官上一所柴爵耳其清操如此故其所遺圖書之外絕無他物子孫貧之亦其勢然往歲予再經南園則其居已屬他姓悉毀為菜圃矣嗣之有子曰元吉無妻子且入存卹院嗚呼世儒之家乃至此哉斯理之不可曉者因覽此冊聊書之以識感歎

題解學士墨蹟

永樂時人多能書當以學士解公為首此冊真行草小楷皆具而紙墨竝佳故其下筆圓滑純熟尤為得意乃公傳家物也觀公前後題識所以示其族人者可見今為吾鄉薛朝爽得之朝爽保愛甚其亦識公之意者歟

跋舊所書白樂天詩

予昔過凌鴻臚季行為書此卷季行既沒無子書畫散失後二十年有持此卷過市中求售者東莊葉惟立見而購之蓋惟立為童子時嘗師事季行今六十年矣猶念其師故物藏弆惟謹其意可謂厚矣以予手書持來相示予憶過季行時季行出家釀飲予亦性不能飲飲少輒醉故握筆狂放不復成字覽之可笑又憶是日陳玉汝周原已皆在從旁助勢不覺滿卷今玉汝僉都周原已下世亦久而予且老歸然尚存是可慨也季行諱遠號近菴海虞人清懶窩則寓居都下之軒名也

恭題 累朝恩命錄後

吏部左侍郎林公輯其家自正統以來五十餘年所受 勑六誥十一總為一編名 累朝恩命錄以寬辱有契義奉刻本見示俾題其後惟林為閩中著姓歷世既遠族屬滋盛其尤盛者則莫若公之派也蓋聞其先數世以長厚之德洽于鄉里始發于瑞州府君府君以循良之政被于郡縣再發于公是以 恩命渙頒既及其身又及其先世君子以 朝廷與之為非濫而林氏受之為非倖可謂 上下交得者也若公為人德學純懿士論推先遂于 宸衷遂由師儒之長特擢銓衡之佐寵用之秩方加未已其 恩命所及豈止一世二世將上及于三世乃已則此錄殆其權輿也今公有數子其伯庭棲登鄉貢進士不幸早世其仲庭棉纔擢甲科能濟世美列官庫部修譔舉職 恩命所受當續刻之併為林氏盛事云

題紹興瑞應圖後

嗚呼宋至中世其遭外侮甚矣幸而垂亡之際高宗嗣位以少延國祚不然被髮左衽中國皆其人矣蓋召禍出於人其終不至於絕者天也謂高宗無功於宋人誰信之然而國土日蹙偏安一隅卒不能復祖宗舊物謂高宗有功於宋又誰信之吾嘗竊論其事高宗為諸王時豈有意於神器一旦禍變忽生為群臣推戴得非所有出於望外故和議易成而忠言難進中興之

功卒覩漢世祖愧爲陸全鄉侍御以家藏瑞應圖見示贊之信其事之出於天也蓋自古帝王受命必有禎祥固不必怪此必高宗禪位後畫史追述其事寫此所謂出於天者若其出於人者則見於史傳人其肯寫之乎圖有十二各有贊詞不知作于何人獨其畫手精妙非俗工可到知畫者必能辨之

恭題尚書秦公所受　制策題後

舒城秦公爲戶部侍郎時以先大父郎中府君任洪武末科第錄三冊見示既爲題其後今復見公天順朸繼登進士所受制策題并所對策一卷而以錫宴歸第圖繫焉噫百年來祖孫二世以甲科相承仕宦不絕而公又以清名雅操際遇　明時比歲改吏部再拜南京吏部尚書有光于前人多矣

跋沈石田游張公洞詩後

石田嘗兩至宜興與克溫翰林謀游張公洞輙爲雨阻歎曰名山之游信亦有命也去歲乃始與大本隱君游而願始遂因作圖而繫詩于後更爲序引述其勝殊備他日傳至都下予獲讀之蓋雖未及游而茲洞已在吾目中矣

題周氏崇本堂記後

周氏居吳城東委巷中予少嘗過之門徑清雅竹樹幽茂如山林間主人導予登堂蓋其家先祠也其扁曰崇本則以其先出道國元公祀以爲始祖而名也堂有記刻石讀之則故吏部尚書王文端公所作也惟宋道學之盛實自元公始然自嘗道學吳中不啻數千里何意大賢君子乃獨傳其一派于東南豈非吳中之幸哉自武功以來子孫世以儒宦相承予嘗識其一二頃以堂記錄本寄示再爲讀之慨然有感噫此吳中文獻之可徵者也其敢不書

跋宋賢四帖

右手帖四首富文忠公弼次李莊簡公光次樓宣獻公鑰而大慧杲禪師亦以宋人附焉文忠相業盛矣而元劉仁本已有跋語莊簡宣獻在南渡以後人望也大慧雖緇流然嘗忤秦檜被謫亦僧中之英乎手寫清修操持其鄉人所藏此卷見示聊記之

跋宋賢五帖

宋名賢杜祁公唐質肅公張文定公韓獻肅公兄弟手帖五通皆真蹟也太宰林公俾賓鑒之謹記其後

跋宋賢三帖

宋儒王德文嘗註魏鶴山先生渠陽詩鶴山因致手帖以謝又嘗以所註示杜尚書範李侍郎心傳二公因亦答以手帖所謂渠陽詩其裔孫悦字惟顯者既取刻本翻刻傳世矣他日復得此三帖裝池寄示噫惟顯於先世亦可謂盡心矣

跋王氏所藏宋勑二通

惟顯家藏先世宋勑四通予嘗爲題其後顧其文多殘缺蓋歲久之理當然也此勑爲淳熙九年其先曰大本者爲兩浙參議贈其父中大夫者而殘缺益甚雖寸練一字他人視之不足重在王氏爲至寶矣此勑前曰董克忠等五人擬官後曰仰克兩浙西路安撫司參議益大本府君所受勑也或以其旁有妻安人陸氏語遂以爲陸氏所受誤矣陸氏下有狀字豈大本以公事出因其妻告求據而行者耶

跋戶部尚書周公加官移文

今年夏大臣一日致仕者四人而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周公亦
與焉　命下之後仍加公太子太保以榮之此則中貴人傳
旨而本部移公之文也公既歸太原其子兵部主事曾謙錄移
文飾為軸懸之以侈　上恩謂予與其父久有僚契特奉以
示益公之去　上不特加之官而已　陛辭之日復　賜之
敕以行凡所以為　恩典者皆與他同可謂盛矣然自公致仕
一時留公者奏疏交上殆數十人至今口語猶籍籍未已
上念公久勞竟不忍留則所以為物議者獨不與他同其亦可
謂盛矣予既無力留公敢因曾之請敬書于下特識感歎矣慕
之意以復之

跋吏部舉薦祭酒謝公咨文

台南謝方石先生在弘治初以翰林侍講擢南京國子祭酒

時已為得人未幾先生移疾去屏蹟總山中著書自樂絕仕進
意而言者以先生學行純正宜表率當世薦章交上　上深
納之然不欲煩以吏事也前二年命祭酒缺吏部遂以先生擬
上而先生具疏再辭不獲　命始勉就道既至諸生皆以為得
師而士大夫則賀　朝廷之得賢也方先生起用時吏部有咨
文三通其弟業從之來取其同前貼成卷持以相示竟覽之非
特見先生之賢又以見下之見賢能舉　上之得賢能用而
式克欽承之意又於人臣見之嗚呼何其盛哉其謂之咨文者
文移之體云爾初通有曾押字蓋覽時佐吏部也

跋王右軍真蹟

趙光祿家藏二王真蹟予欲借觀已久壬戌四月九日辦之
過園居時急雨初霽新暑翛然相與閱之真一快也

跋王獻之真蹟

米姓晉唐法書真蹟秘玩日有獻之中秋帖趙松雪以為寶晉
刻石即此余因出石刻校之間有不類處夫形似且失況其精
神氣韻欲得之難矣此真蹟所以可貴而恨世不多見也

跋李貞伯手帖

故太僕少卿李貞伯髯交游然非其人輒怒見顏色不與接
一言此手帖一卷皆遺今孫太常志同者蓋非志同契合之厚
何以得此而志同重其為人雖貞伯沒久片紙數字及瑣細事
者亦不忍棄又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者歟

題東莊記石刻後

先侍郎府君治東莊時吾弟原輝實往助之府君既不幸即世
而原輝繼亡亦幸有子奕稍長能守舊業以今宮保長沙李公

所作記書屏間歲久漫滅請其友文徵明為隸古刻石以傳永
久其於先志可謂能繼矣蓋府君之治茲莊固思續古之人然
陶靖節不求自安之意至老不衰若原輝所以結屋種樹勤力
于此又豈李衛公愛惜艸木以供玩好者耶凡為吳氏子孫皆
當知之石刻成書其後以示壬戌五月十六日

跋鮮于困學詩槀

書家例能文詞不能則望而知其筆畫之俗特一書工而已困
學翁平生以善書掩其詩名余每讀其詩輒歎其妙若此篇槀
亦可見蓋世之學書者如未能詩吾未見其能樞也都齋顧公
示此因以論之

跋虞彥昭遺槀

右紈翁絕句一首海虞虞彥昭題贈其鄉顧立中者彥昭在元

奉嘗從楊鐵崖游故其詞翰皆清雅可愛然生值兵亂吏其家後遭多難遺墨散落幸立中家藏此因歸其曾孫用才用才傳其子志盧氏世業醫至志業益精志字宗尹以醫士選入御藥房供事讀書好文不獨以醫名益其先世所從來者遠矣予老多病時宗尹日夕療治既成之他日宗尹携此見示裝池甚謹又見其於舊物知所保重尤賢之遂為題此以識豈惟使盧氏子孫知有先世而已且使邑人知有前輩其詩後題曰綠桐老人者蓋彥昭自號也

題石勒問道圖

石勒嘗以漢世祖自許其英傑可想彼佛圖澄一胡僧耳見之為禮如此何其卑抑之甚也豈澄之術真足以動之歟然澄能起其子之死不能救其國之亡其術果可貴乎此圖寫勒問道能盡其態知繪事者當以為工雖勿論其事可也

跋館閣諸老與沈民則學士小簡

論書者謂欲人品高嘗以是驗之可信故翰林學士沈公民則松江人也在永樂初即以善書際遇　文皇歷事　宗朝寵眷益盛一時館閣諸老若三楊公文簡黃公文靖金公學士曾公輩皆世所謂名臣無不忘勢位與之交好公之書法固妙非其人之賢何以得此公有弟曰民望亦以書至大理少卿子藻為中書舍人至是公沒既久　今皇上愛慕公書詢其家得公玄孫世隆特授以官加藻俾司制敕如公益古今以書被寵眷者莫有盛於沈氏者也世隆去公四世能保守舊物嘗以諸老手帖數幅裝池見示竊歎區區片紙不滿數字而前人清風高致猶存然則世隆欲傳家學其亦謹於人品之間益思繼其祖德也哉

跋趙松雪乞藥手帖

華亭陸悅道以醫名于前元松雪趙公嘗有手帖乞藥觀宋潛溪先生跋其後以醫為不受官賞賜號處士而歸益見高致如此非特以醫名者自其孫景深以來能世其業至于今又得文質以醫學教授太醫院成就後學為多家藏舊物雖斷爛數行保守不墜處士可謂有後矣

跋張東海雜書

東海張公守南安時雜書數紙郡掾劉進得之成卷公之子時行黃門持以示予中有公與予詩一首蓋公寫而未發者予欲取之因感其得失之語書其後而還之

跋芸窗父師集

張溝南先生有詩名于元末其詩恨未見之從任高太史季迪跋語謂其詩格律深穩不尚纂刻有會理切事之語季迪為當時詩宗觀其評品如此則其詩可知矣吾友王宇溪吏部今藏其詩二冊而其子瑄之作皆在題曰芸窗父師集芸窗蓋瑄之號獨所謂師者不知所指豈集中附載者皆其人歟癸亥二月郊祀齋居為讀一過因記其後溝南名端字希尹江陰人瑄字藻仲尤以書名云

跋宋潛溪書所著鄭濂名解

太史宋先生所著義門鄭濂名解嘗見于潛溪集中此則太史手筆也太史之學其該博不必論其書亦高古有法若其後跋語數篇與所附名說皆諸賢親書亦未嘗一筆放過觀之益增吾黨之愧

跋宋方二公墨蹟

宋仲珩舍人方希直侍讀同生　國初其書與詩皆世所貴重者也惟立吏部得其手蹟而聯為卷藏之豈非以其先後以死有慨于中耶希直尤為人取諱言故其名氏遂被剗去然甫百年則其長篇鉅什已題刻于世而家有之矣

跋趙仲穆馬圖

予嘗觀唐陳閎馬圖歎其精絕今見仲穆臨李伯時之作竟能繼之至于胡人牽馬尤極其態所謂心合意會又不止于兵滿身者此圖仲穆寫寄其弟奕者後入崑山顧仲瑛家今為文待御宗嚴得之蓋自古千里之足骨朽無遺而二百餘年颯爽之氣猶欻然尺素間又何天閑十二之足誇哉

跋江貫道江山長圖

予方病齒臥陳太僕明之使小僮持畫卷入迫觀之就枕展尺許即知為宋人筆不覺躍然起稱賞至圖窮末已蓋宋江貫道所作曾入元御府柯博士敬仲所鑒定者也貫道之筆少見況其後有葉石林陳簡齋林希逸諸公題識益可貴重明之好古博雅此卷得所歸矣

書韋齋先生集後

朱子受學實出其父韋齋先生之命嘗歎韋齋臨絕之時知所以教子如此然無以考韋齋之學何如也前吳令鄭君既刻此編寄予始知朱子之所以為大儒者得於家學為多蓋嘗遊沾瀕所足以成乎內而延平諸先生之教特助乎外耳然則欲知朱學之源流者此編當與晦菴集並傳于世可也癸亥十二月七日書

跋朱文公三帖

朱文公先生以淳熙初提舉浙東力論台守唐仲友不職朝廷雖從其言寔作時宰陰庇仲友之意自是先生遂歸且乞奉祠偽學之論亦起而先生棄于時者數年此三帖蓋皆與越中陸放翁者皆在當時所發其二則既歸後發者為富諭劉君充道所藏惟先生書札在集中者最多無非論治道講理學之語若此類固不得而備載也然所謂杜門讀書罪此數年為上策自餘真可付一大笑等語讀之亦可以觀世道矣

跋明皇講易圖

錢舜舉摹作明皇講易圖為建安楊文敏公家物公與廬陵南郡二楊公俱有詩此則臨本也蓋公之曾孫今考功郎中旦追念故物不可見使繪士為之者而其詩仍錄于後於先世一物之微能不忘如此考功所以卓然有大聲于時而無忝於前人也歟

跋顏氏家廟碑

此唐顏氏家廟碑為魯公真卿撰并書按跋尾此碑遭兵亂仆於野宋太平興國七年都院孔目孔延藥始移置府城孔廟中而碑幸完予知碑名久矣恨不可得同年周公瑄都憲巡撫陝西始寄至猶恨缺其額耳蓋以碑額為無用多不搨或碑穹工人艱於搨而置之不知碑無額如物無首為完物乎況此額為李陽冰篆書所謂二絕何可缺耶

跋元人墨蹟

元人自趙魏公而下尺簡并詩凡若干幅皆真蹟而魏公夫人管氏一幅在焉自古婦人之書少見獨石刻有衛夫人者此幅

雖不逮然亦可謂難得也已

跋劉寵一錢圖

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親之劉寵之受一錢其平易之政可以想見若時苗留犢則淸而激矣然今仕者寧有留犢之心雖一錢不受可也吏部郎中東河劉君博之出爲河南參政以所藏趙千里此圖相示博之向慕前賢其爲政必知所愼矣

跋張樗寮墨蹟

樗寮在宋書名甚盛然好用禿筆作大字遂爲後來醜怪惡札之祖噫不得其意而強效之甚矣至于縛艸如帚以燥爲工是眞所謂醜怪者也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五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六

祭文二十六首

祭陳祭酒先生文

維成化九年歲次癸巳正月初三日甲午門生翰林修撰吳寬謹以淸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前國子祭酒方齋先生陳公之靈

嗚呼先生而止於斯文章足以傳來世議論足以動當時節行足以爲流俗之表學術足以爲後生之資凡先生之所以自立者固無容議而爲一小人之中傷不待終日而足以去之蓋論先生者天下之公而去先生者一人之私嗚呼先生自信太過自負大奇寧隨乎人之計不愧乎天之知豈同吾金之難辨將遠附乎漣之不疑彼使學士大夫門生故友稱先生之寬者扼腕歎息至于泣下之漣洏寬昔弱年登門求師孺子可教以朴以鹿連赴試於禮部擬卒業於經帷夫何寬之不幸而先生殃禍之是罹俄除名於仕版旋託體於壽輀既與而定有哭以悲芋舊學之未忘偶不爲於有司及　大廷之對策何天子之寵綏原寬之所以致此非先生之教而爲誰臥龍之山上茆有期考平生之事行在藝道之當碑將乞文於知者維劉太常其筆之可乎亦有文矣其先隴離行剝木以傳世維丘刺史精擇而無遺矣先生之爲人固不待一一者而顯然非是無以慰吾衷之思其餘不可以多及嗚呼之力所能者而即爲誠詞述與爲此一卮嗚呼哀哉

祭葉侍郎文

維成化十年歲次甲午六月二十五日戊寅翰林修撰吳寬謹以淸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近故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葉先生

文莊葉公之靈而言曰嗚呼公乎　國之名臣鄉之老師今則云亡還葬有期我有哀誄假此陳詞惟公蚤歲聰明内閑坦坦施施莫測其際人或無知謂公不慧既入鄉校乃登賢科操筆爲文勢如決河出其端緒所蓄則多歲在己巳寵遇北狩給事禁中公也爲後事宜可行章疏即奏凡所建白人謂何緊公曰國事臣子之衣卒卻彊虜都城如舊督軍與告病出參陝政克贍邊備士卒用命朝議偉之尋徵入之中臺有法付公執之征獞跳梁轉餉公南行抶我藥物救彼殺傷自掩功能背走獮狂嶺外單車漢之祝良往撫既懷惟此獫狁逐北之餘何我蠢蠢有城有堡有庾有囷上谷之郊制禦斯盡北門鎖鑰宋之寇準公雖勞矣未可已閑六卿之亞召公而還以典三禮以統百官在帝左右大袍高冠議論從容有關彌縫　國有外事亦復勞公

跋涉南甸相視西戎嗚呼公乎貴顯莫逾癯然一儒如布衣子不見有餘門無謁語家無蓄儲惟其好義振窮恤孤寡鄉賢希文爲徒公之文章宜在館閣典雅渾成不露圭角南豐之純臨川之約而復劬書矻矻窮年手不停披以考以研碑文誌銘竹簡韋編鄴侯之富歐公之全嗚呼公乎學識之長才德餘事有如不亡未見其止　累朝眷顧寵遇寔隆没也訃聞震悼宸衷　賜謚易名以示優崇生榮死哀　恩被始終凡民有衷匍匐酸辛有如我公豈曰凡民鄉之老師國之名臣一觴跽進鑒于斯文

祭褚御史文

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八月癸卯朔越二十七日己巳友人翰林修撰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監察御史褚君昌瀜之靈曰嗟唏昌瀜昔登賢科名顯于世矣而出宰大邑遽當平長民之寄及擢憲臺身顯于位矣而巡歷數州適兼乎校人之事安不足以酬勞樂不足以償畏此固盡瘁事國者不以爲意也今則一病浹旬醫莫爲拔舍館方遷溘焉永弃氣將絶而復噓目不瞑而若視則亦以言爲責者未得遂其志也客囊蕭條斂含無備僮僕扶柩哭殯于次雖行道者惻然況乎鄉里知舊不爲之灑涙哉所幸不亡君尚多嗣樹立而興其後可冀且薄奠而寫哀託微詞以爲誄

祭蔣元用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六月十日丁未翰林修撰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樂亭令蔣君元用之靈嗟嗟元用器局淵宏渺乎其際群居嬉嬉莫見明徹然而伸紙疾書滔滔不

滯出其緒餘遂取科第場屋之間固已服其文藝至於小試治才寬而有制事既克集民不告厲則田野之内又皆沾其德惠也嗟嗟元用有胡質之清夫既常畏人知有陽城之勞而獨不爲身計致一疾之久纏踰千年而長逝慨祿養之不終況　恩封之如例故雖死而不瞑豈戀戀於斯世嗟嗟元用遺腹有子甚秀而慧母氏鞠之後尚可繼親老而能慰者在斯想其方長號而忽收淚也返葬于鄉冒暑迢遞何以寓哀致此薄奠

祭賀其榮文

維成化二十年歲次甲辰二月三十日丁亥翰林院修撰吳寬謹以清酌庶羞祭于亡友解元賀君曰吳下之別忽經五年春試有期君來必先謂當一見握手驩然豈意解裝病已久纏館我半月寢哭與言及此來利名所牽吾父且老可緩一官今

既病其命也在天奉身歸家疾病稍痊終隱不出薄置田園吾時語君君尚南旋仕路信勞拙性不便後當相從南陌東阡顧此數語天胡天憐人觀覺乖遂隔九泉嗟君待我師友之間死於我殯中情乃安哉者不察僞歎而傳維昨禮闈吾濫預焉拆卷填名實多省元使君不死孰後孰先袍笏滿街簫鼓喧闐乃有喪車蕭然道邊孤懷感傷出涕漣漣扶護維兄步有吳船還葬于吳水道可治剛正而文直亮而賢其人如存有棺未遷今也則亡含飴實指觴足在朱往矣勿遣

祭李士英文

維成化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丁未友人 安福劉震長洲吳寬致奠于翰林編修李君之靈昨者柩還城南吾二人適入試院不獲一送甚戀戀也今既事畢而出佛寺 蕭然猶及奔走而還奠也夫送死有甚送生有餞餞者有時而還奠者無時而見也嗚呼悲哉凡君之葬有志有表庶幾平生可以為傳也然則區區觴豆之意特寓乎知死之哀而不必其言之美也嗚呼悲哉

祭亡弟原輝文

維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二十六日癸酉兄右春坊右諭德寬遣姪奎具清酌庶羞祭于亡弟原輝之靈曰去歲九月送子于郊孰謂此別永不相見聞訃以來悲痛無已親友勸說豈能釋然子有厚德鄉黨所知知之尤深宜莫如我當許而天則莫知焉我仕于 朝一紀餘矣不墜家業以有子在今復何恃實懸我心子幸有男秀而可教議婚于朱其事已成日用之計周楞是倚撫教之恩誼不肯負因此薄奠畧陳數言中懷萬端豈能盡述惟昔長兄不及中壽豈意至子又損數年顧影子然我獨尚在勢孤力寡生世幾時雖欲不悲亦不可得抱病來省子情已盡我繫于官獨何為情子病在身勸子少飲今則已矣盡此一酌嗚呼哀哉

祭周原已文

維弘治二年歲次己酉七月二十日丙子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吳寬具清酌庶羞遣姪奎奠于故原已院判之靈曰自子別去屢得手札每言瘦軀二豎為孽其後一緘置此不說我意子病勢當漸脫孰知訃聞纔距兩月累蹟宛然尚可展閱昔者之來豈遂訣別中心感傷其痛如抉當寢或夢對飯或噎追思往時雅會不缺月夕花朝詩卷有題幽憂之懷藉此慰悅子既南官尊祖且輟謂當還鄉此興終發今則已矣顧先我沒于年不衰而位方達子名維揚而志尚藝士行既修世業未竭子於人間亦尚可活所為至此理不可詰維子與我交親甚切凡子平生著其墓碣亦有哀章和者更迭馳此叙哀于古契濶

祭邵文敬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正月二十日癸酉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費閤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傅瀚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李傑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東陽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謝遷吳寬左春坊左諭德林瀚掌國子監司業事右春坊右諭德劉震翰林院侍講謝鐸謹以清酌庶羞之儀馳祭于亡友中順大夫嚴州府知府邵君文敬曰嗚呼文敬生何所好世亦有之莫與君並君之於詩其視唐人則如賈孟冥搜極討思苦而清皆可以詠君之於

書其親晉人不必大今博倣勞摹蹟麗而奇偏工草聖君初善奕坐客滿堂縮手敢競後始謂此非仕所宜益務爲政中心自許劇郡可居不惟簡靜彼不知者投之窮荒幾負才性後更東淛衆曰宜哉方爲君慶到郡未幾旋旋設施民安吏聽詩書且置尚以奕爲期必報稱惟志初立惟名方揚而身已病豈其心勞如昔陽城力不能勝凡人所遭脩短盛衰莫不有命而君於此獨顧其短復違其盛豈非命耶尚復何言惟順其正君喜文游聞訃以來遠莫賻贈眉目了然如見其人嗚呼文敬

翰林祭楊文懿公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二月癸未朔十九日辛丑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吳寬謹以柔毛剛鬣之奠致祭于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諡文懿楊公之靈曰公以易直之資高明之志

美麗之才清雅之思心有所獨得每訂定乎經書口有所欲宣悉發揮于文字信賢科之有人置詞林而得地　今上之初進賢以類識公老成修以祿位轍之宮僚擢之吏侍固俾展其才猷實欲試之政事四海之內方共仰其功能數月之間已屢避乎名勢疏封竟從乎陳請館閣遂專乎裁記何信史之垂成俄哲人之長逝惟蓋棺之後而士論始公況易簀之時而今命亦治此可見其身之歸全庶不憂乎人之責備今則　卹典既加復　賜之謚出　朝廷之殊恩爲儒者之極致獨惜乎當代之燕許頓亡其手筆尚候乎後世之子雲或識其腹笥恭雲在空黯然魂氣拜送柩車斯文情義而回視乎一門之盛群鳳聯翩莫不在乎丕次則公亦可以無憾乃復爲公一慟而收淚也

祭吳參議文

維弘治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丙子朔越二十三日戊戌同年友吳寬謹以清酌庶羞祭于故雲南參議吳君文盛之靈曰君以廉慎之操精敏之才官事滿前談笑而裁昔自工曹遷于遠省俄遭內艱驟足未暇及茲服闋復來京師臥病旅舍骨立形衰偃僂遑遑遂焉就木有客入門莫弔而哭同年廿載下世已多如君之賢其人幾何白昔有變衛屬往救焉以爲哀薦此觴豈

祭徐文靖公文

維弘治十三年歲次庚申八月癸未朔越二十七日己酉諸生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謹以清酌庶羞致奠于少師文靖徐公之靈曰寬昔居鄉稔聞公名及既入仕識公于京蒙不鄙弃歡如平生詞林多暇語輒僕更公位益高不自驕矜引

進後輩如父兄道義之語至今服膺公之在　朝惟持忠誠經綸黃閣高不聞弊百官承憲黜姓安生黙相之力天子仰成　宵旰之重不替而增公曰可矣豈乏賢能引退未已有疾忽然終獲所請勢位已輕公卿餞送殆空一城道旁嗟歎亦有涕洟公之盛德于茲可徵寫不啻公長存與刑何奪之速天實爲之何其與未能一慟中心怦怦聊此敘述以洩私情

翰林祭徐文靖公文

公自少年已擢高第偏歷清階不以吏事及此遭逢　憲皇在位受知特深甫踐有自欲付大任吏事卒試援之詞林用不以次　今上之初以公舊遺何以處之深嚴之地乃職論思乃與內制乃預機務寵用日異公所異受清明之氣公能承載

深厚之寵大事在前從容暇豫身任其難事竟克濟謂公才優
實則參緻閱公甚寵則讜陳忠言 上膺厚渥下被輔德以
成從欲以治補紐則多而力亦瘁曰病在躬疏乞休致 恩告
慰留莫奪其志歸家幾時有訃忽至 宸衷惻然老成見弃特
輟視朝爰及贈謚典加等以報劬勤嗟今之人有與莫致謂
位不得謂時不值考公平生無所不遂朝士念公自相弔慰況
也相從館閣契義撫棺無從徒發永唱海與遙賒惟寫哀思

祭文溫州文

維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十一月丁巳朔越二十四日庚辰吏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謹遣姪奕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于故溫州太守文君宗儒之靈曰官制之分必有內外外與
民親守令為最君兩為縣永泰博平並有顯政卓爾勝聲孰不

君用君當稱首識言壯之而君顧後大僚有丞承賢賢字欽其
施設固無不舒君曰何哉莫非命吏焉政必修以復故例列郡
相顧惟循其常例卒不復君其故鄉稱病七年田園自足大臣
薦揚有 詔以促君曰何哉吾心已安況也古溫郡寄益難未
至百里父老爭候擡首載瞻如獲慈母興利除獘扶弱抑強或
怨或喜吾身自當奏疏迭陳莫匪民事或格或行吾力已至終
欲引去自劾無能民則固留身不可與嗟哉君子何命不淑季
夏七日一逝不復郡失賢守泣聲相聞何以繫思子孫氏文爵
縣奔趨競以財賻哀服毀然泣血以拒曰父在官無取於人於
此取之上累吾親君雖云亡幸有賢子治可移官信乎家理聞
訃數月時一成然顧獨後死長君十年修短死生必有定命聞
有夢徵特假以病未及臨穴聊以寫哀復有墓文以慰泉臺

祭李時泰憲使文

維弘治十五年歲次壬戌六月辛丑朔越八日戊申吏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同年友故
陝西提刑按察使李公之靈曰緯矣維公早勤所務學于仲兄
義同師傅並登甲科二鳳同翥公時方少奮翼莫御乃為使軺
官簿物法乃入內臺曰為侍御出巡淮南外嚴內恕憲體凜然
勢要是懼手避遠之不依方拒身遭其譏從此而去去國數年
萬里旅寓居炎荒中德業益樹終焉邊言莫勝清獻臬司屢遷
聞望愈著下無冤民如霧霜霧維陝以西古號天府控制民夷
衍專一路救赦扶衰日坐公署力則已竭才則甚裕起則何庵
逝則何遽何天不遺何人不遇抱負大才將安所赴仲兄在朝
過時悲慕衛遷司空欲臨其祭凡我同年哀莫能助延其薄奠

便道亦附公其有知幽夢當寤為舉一觴以盡平素

祭少詹事王公文

維弘治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乙未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末眷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封詹事府少詹事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光化知縣王公之靈曰公當壯歲仕與
民親惠政所及深得乎民三載告歸未盡其志宦業已傳而子
已貴孰不生子貴如之何名重詞林豈惟高科再受恩封公正
無恙高蓋橫金安此祿養封典未已子佐文銓壽終于寢有訃
忽傳 帝念近臣何以為慰諭祭有文塋域是治凡此褒卹
他人敢希子侍經幃匪以其私考公終身備享諸福人莫不歔
我無不足忝同鄉郡久託親交無由執紼繫官于朝微言可緘
薄奠斯致遙望靈筵寫此契義

祭侍郎徐公文

維弘治十六年癸亥十一月二十九日壬辰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馳祭于南京工部右侍郎徐公曰南望海虞壯哉爲縣豈曰富饒實稱文獻縣多故族徐有鉅人教以義方公德維淳少登甲科諫垣就列奏疏屢陳竊職補闕試以民事出牧大藩南北所至不求自安付以大任益盡其責都憲我官司空我職民終受惠國不傷財志行所學德副其才嬰疾尚微引去何速高節有餘衆望不足尚期召起以慰蒼生盍焉長逝惜哉老成遺言自卑德薄能鮮戒其子孫勿求䘏典有臣如公　天子忍忘何以　上聞寵臣有章贈道勤勞世其多有鄉賢揭謝相帥而走吳山伐石宜列墓贊無由臨穴致此惓惓

祭陳大王文

維弘治十四年歲次辛酉三月初二日庚戌同年友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大王之靈曰公寓西陲早受家學挹藝入京多士與角遂登甲榜乃列戶曹簿書錢穀身任其勞公有美才亦不即見造擢大藩而事益繁江右民俗治之尤難以靜治劇以簡治繁工役大興惟時建國我勞其心民省其力謂民頑梗父之母之居則易使去則有思去之一方稱者一口名徹于　朝三任莫久內臺之副爲古中丞畀以留務置之舊京倉廩豐盈不爽外龠韓滉在唐國計有託夙夜籌畫尚恥素食報國不足公亦有言生居邊方習見戎虜每誓捐軀欲得死所推公之志論公之才俄止于此知公者哀　朝廷念公䘏典不薄祭葬以禮有司奉若重惟故里在于中州居斯葬斯不忘首丘忠信可交廉謹不取既見其人亦聞其語今則已矣不見其人死生永別曷得而親嗚呼哀哉

祭外母朱孺人文

維年月日季女壻翰林修撰吳寛謹以柔毛庶羞之奠致祭于外母朱孺人之靈曰寛昔委禽今踰廿年高堂登拜數聆訓言白髮垂垂德容儼然去之京師濶阻山川起居何如封書問安使者未及訃音忽傳嗟嗟孺人持行寔賢內助成家有赫門闌子孫森森美矣田園人匪富視惟義之全歲月幾何喪事連連悲傷既甚疾疹莫痊凡此情事墓石已鐫孺人於寛毋道存焉啓殯有期薄奠几筵

祭亡妻陳宜人文

維弘治四年歲次辛亥八月初十日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

侍讀吳寛以柔毛之奠告于亡妻宜人陳氏之靈與子相處三十餘年我困而亨子實偕焉復來京師又踰一紀促我早歸無貪名位我聞子言中心然之豈料子病纏身益危言不即從子亦莫救所恨諸親不在左右送子歸葬斯言不忘繫于史事顧後不償生不同歸死實可憫言及于茲悲痛何忍子尚行矣我終乞身臨穴而葬當共諸親子行無恐亦無我戀酒肴在筵非謂遺奠嗚呼哀哉

祭韓夫人文

於維夫人幼有女德來嬪于韓寔爲佳匹維都憲公有武有文宣力四方爲　國樹勳閫內非人公能不顧顧則縈心有動曷樹公累進秩夫人與同龍誥在函遂木高封富盛顯榮孰不歆豔竊視其身自奉何儉公既不祿儉德益加閨門悄然人孰敢

譁嗟未亡人俄以亡報告哀于　朝維子之孝昔都憲公賜葬
有墳有詔合藏以從良人仍命有司諭祭維興卹典所須爰視
都憲靜專勤慎婦德可許宜躋于壽宜享其榮都憲在鄉偉哉
先達薄與遐馳忝居鄉末

焚黃告先考妣文

維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十月乙未朔越二十二日甲寅孤子
翰林修撰寬謹以潔牲醴齋昭告于顯考府君顯妣張氏曰壬
辰之春寬忝史職三載考最仰荷推恩封贈之典施及存沒惟
我顯考拖疾拜　命既易冠服奄弃人間顯妣繼殁不及親拜
孤懷感傷未即奉告惟茲　恩典豈寬自致追惟其慈極其勞
瘁以鞠以教克長克成昊天不弔先後弃捐祿養靡從痛恨無
已茲謹錄黃焚于墓所伏惟尊靈祇承休命音容洋洋來不

絕嗚呼痛哉

東莊奉安先考畫象祝文

維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十二月某日孫寬謹以牲醴之儀
敢昭告于顯考修撰府君東城之下先世所基嗟嗟府君寔生
于斯迨長西徙門戶獨持每念舊業東望興悲乃修乃復有堂
于茲樹有桑柳屋有茅茨有庭有圃有園有池本原之地有大
其規東莊自號用表孝思今者不幸遠焉弃遺寢處長存沒且
有知眷戀茲地魂氣必之乃奉遺象援之堂楣若存于心如覩
容儀凡此舊業不廢不隳曰維季弟肯構肯菑一觴陳告聊寫
吾私載瞻載拜涕淚交頤嗚呼痛哉

上京告祠堂文

維成化十四年十二月六日玄孫翰林修撰寬謹以牲醴敢昭告
于四代考妣寬喪制既終例宜起復丙寅日吉已卜啓行維是
遠違不勝攀慕

告二代贈官祝文

維弘治十一年歲次戊午十二月壬辰朔越六日丁酉孫吏部
右侍郎寬敢昭告于二代考妣曰寬無所能忝竊官祿實賴先
德始克致茲乃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三載考滿十二月四日
荷蒙　恩例推及其先顯祖考處士贈吏部右侍郎顯祖妣韓
氏贈淑人顯考諭德府君加贈吏部右侍郎顯妣宜人張氏顯
妣太宜人王氏並加贈淑人及妻宜人陳氏亦加贈淑人感激
之餘悲喜交集謹以酒饌用申虔告

受　誥祭告二代文

維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八月戊子朔十二日己亥孫吏部左

侍郎寬敢昭告于二代考妣不肖遠藉先德垂休于身叨佐銓
曹倏經三載伏蒙　恩例推及世均乃於今最獲受　誥命祖
處士府君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祖妣韓氏贈淑人考諭德
府君加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妣宜人張氏太宜人王氏俱
加贈淑人　誥詞煒煌光華家襲美追惟先德實克承當謹錄一
通先備焚燎家祠其當轉行故妻宜人陳氏亦加贈淑人
謹以酒饌同用告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六

雜文二十四首

吳越弔古賦

嗟予生兮好游泛扁舟兮夷猶溯江湖兮萬里衛然遐之兮不可留繫世紛之混濁兮惟山水諧其夙心覽九州之博大兮吳越僻在乎東南尋故都之遺蹟兮逝去此而披宿莽江山依然其高深兮聊登臨以上下滑睥娛人以忘歸兮亦惟懷昔以弔古念姬周之叔世兮二國始霸而圖王隣壤之不相能兮數勤兵以相當吳啓釁以召禍兮不暇計夫死生與存亡謂雖僅恥於夫椒兮卒致夫種之行成貪美餌而不悟兮羌自以爲得計孰知鷙鳥之匿形兮將以肆其擊噬後四十年之有吳兮果符史墨之得歲噫嘻直臣踈兮使人見親自古而然兮匪獨嚭之與

負國滅亡而不救兮詎全妻之於天殷鑒之不遠兮何無鑑之違其祖武見毫毛而不見睫兮欲興師以攘取求附庸而不可得兮危爲楚之臣虜雖覆亡之有先後兮亦奚異乎吳之末路悲夫花落兮故宮艸生兮荒臺社稷兮墟棘鴟鴞跳兮麋鹿來恃強力兮爲國雖暫興兮輒衰唯有德之不可忘兮歷千載其猶赫赫揆吳越之鼻祖兮寔夏禹與泰伯遜荊蠻以讓國兮任澤水以爲己責高風邈其不可及兮萬世猶沐浴其流澤聊清廟兮下車奠椒漿兮進趨適於越兮之句吳歸來尋鄉兮遡先哲之坦途

祭鬚文 并序

姬仲子始冠有問以年數者對之未嘗不以爲諱一日覽鏡始悉其狀益其過在鬚也爲文以祭之

噫吾語汝鬚人之一身五藏是俱惟腎之餘乃爲汝鬚汝鬚之生種類亦殊兩頰曰髯口上曰髭叶汝居口下其垂如胡然汝於人出必有候不少不老不先不後而獨何故即爲我有物焉如戟其蓬若帚既非清眉之映目豈若髩髮之在首不取人悅鬖髿勃然滿口綢繆連延紛紜雜揉其密如林其豐若䒵其道徒增我醜見者稱呼卒加以叟即告以年罔不曰否既駭生客亦或故友陷我於詐舍汝安咎彼其耳目口鼻各有所司天君有命奉職無虧汝鬚之生則異於斯泰然而垂百無一爲且今猶可逮寒暑幾易日月數馳汝將變黑爲白如抽繭絲感光景之迅速適足以增老大之悲我不汝咎將安施言已忽見有人緇衣玄裳頎然長身率衆而前稱鬚神曰我屬躁進敢爾有犯逆舒拘束度不可睽肮容盍言九死何憾當夫張筵設几

賓客交至謙汝左席職我之故我何負於汝五達二岐步履從游讓汝一武醉緊我之由我何負於汝宜叔而伯而弟宜兄以有我在孰輕汝稱我何負於汝汝今顧以區區老少之故咎我我負汝耶汝負我耶且耳聽目視鼻嗅口食雖爲汝役實爲汝賊嗜彼臭味眩於聲色蠱惑心志曾無紀極亦有人生不免襁褓得見垂白歡欣絕倒凡我有言豈自斧藻和藥剪我而君臣義篤煮粥燎我而兄弟情眞然我於持燭之頃若可窺人之量拂我於會食之際者即受人之嗔怒之輒張足以壯將帥之勇氣撚之而斷足以役詩人之吟覓種以數莖而拜上相垂髯至帶而位元臣染我以藥既見詠於唐士纏我以帛尤足重於晉人閹寺黃腐之除我即與之絕沙門寂滅之教我不與之親具此群行汝豈弗知況我雖微亦汝親枝不敢毀傷古訓是遺我不

汝答反我答爲能削即削矣鄭㳂詞少爲隱怨不見仲子嬌得辭言思之深自悔悞掀髯一笑歡好如故

湯媼傳

媼之先金姓少昊之苗裔也夏禹治水功成別錫之氏世有從革之德載周書洪範篇穆王時有金毋者生媼媼少遇爲爐人氏之言者授以水火相濟之術善養氣能吐故納新延年不死人異之晝竊觀其所爲塊處室中一腹枵然及暮惟飲湯數升而已人因扣之曰媼何以辞對曰汝獨不聞冬日則飲湯之説乎吾術止此他無以告子者因號曰湯媼媼爲人有器量能容物其中無鈎距而緘默不泄非世俗長舌婦人比性更恬淡貧富家未嘗有足蹟獨喜孤寒士有召即往黎牀紙帳相與抵足寢和氣藹然可掬居有廣文先生知其名召之媼至謙抑居下

坐廣文揖而進媼曰足下雖令官妾則婦人豈可與公比肩哉廣文多其讓與語至夜半頹然就睡偶以足加其腹媼亦不怒天明更與語傾倒殆盡自是廣文非媼寢不安席嘗曰和而不流清而不激卑以自牧即之也溫惟媼能兼之以爲知言媼後知醫思以濟世人謂其滿腔子皆春意也有貴介公子犯寒疾獨臥別室迎致之媼初不欲往或曰此正媼行仁之秋也何以拒爲不得已一行視其疾已在骨髓循其經絡起足厥陰曰是非鍼石可加法宜用湯液從其言體溫溫自下起若飲醇桂附子然及視其劑則其平日所飲者也公子奇其效欲留侍終身諸姬患之相與譏於公子曰媼雖知醫然晝伏夜見蹤蹟叵測其殆鬼物邪公子尚愼之媼聞而謁見曰吾平生號能容物至是不覺使人熱中卒罵曰家世非寒族幸自溫飽無求於世若輩粉白黛綠專以色媚人鬼物眞自謂吾見若輩之穀公子也竟去及接他人終不失和氣公子亦遂疏之諸姬更進御未幾疾復作竟死知媼言媼同時有夫人竹氏與媼每春秋時輙爲人棄置相會嘿然無怨言歎曰人生出處各有時耳媼自周歷漢唐至宋已三千餘歲人謂其猶處子也閱人雖多無可以當意者聞涑水司馬公有淸德欲依之公得媼恨晩家有侍妾不一顧其夫人亦特乃盛飾之以進卒揮去既而公拜相夜則思天下事往往達旦不寐媼進曰公幸不棄廢我布衾之下愧無以報德惟公盡瘁事國貌日加瘁幸爲天下自愛公驚曰吾久不聞媼言媼言甚愛我願卒聞媼之所以處世者媼曰昔在周末猶及見老子教予曰汝惟知足知足不辱予謹受教以至今日公悟曰媼殆謂我也即謝事退居於洛後參朝廷因有溫國

之封媼後壽益高雖云得異術要亦先世從革之德所致不可誣也

端友傳

端友黎春秋時衞人端木叔之裔端木叔好游莊周稱其維山川險阻無所不之者也嘗南游過五嶺至端州曰此吾姓也止之遂去木稱端端州即今肇慶是也歲久子孫分三族而巖居者差盛其人緣溪而漁多津而黑又其目或紺碧崴者輙能辯之曰此端氏之良也歲時有司嘗選其族人貢獻上方其遺才自負其重往往老死溪山間頃有人携其昆仲四輩北游都下句吳有成皿君者好古之士也方宦隱南宮一見契合延之上坐以爲吾取友天下未見其比遂定爲文字交乞日東阜白木生遇之曰是固端氏之良也吾識其資性已久特不知所以栽

之耳因與之處加琢磨之功未幾皆有用北方知名士如燕碩
者未能或之先也生笑曰此所謂成皿者其爲人外若峭厲而
中實溫潤且不磷不緇有堅白之德君愛之與手足等曰吾之
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昔尹公之他端人也取友必端
吾志乎尹者願終身結交因呼之曰端友而不名特作漆室所
之居闢無 譁數相與語其昆仲皆善贍對擧主人意勸輒更端
焉一日主人將有文事召致之俄避席曰此非僕所獨能僕嘗
識絳人陳玄因玄識中山毛穎會稽楮先生三人皆才士請與
之俱其無所忌克如此主人好爲此君傳神或時率三人供事
左右無不如意有以韉材進者楮輒引退獨端友擧止自如玄
穎皆倚重焉初三人善弘農陶泓及見端友始知泓之麤疎也
遂弃之後三人相繼衰謝而逝端友歸然獨存益其平日靜厚

有容而穎性銳楮質薄故壽不及玄雖知守黑之說顧好面攻
人過竟亦短折幸端友能念舊故每求三人者之後而提挈之
以故其功著於儒林不絕素患渴疾嚮有井華者治之輒愈益
知主人故鄉惠山有名泉嘗念曰吾安能往飮以解吾渴耶井
華疑其侍人金注間之曰古謂以金注者殙願公勿行浸稍之
譖可也乃用其治法如故其量固有容能含垢納汚然自以洽
而去之有言其不及其師德者曰吾旣使其自乾矣不去人不
謂我爲貪墨乎其廉潔又如此論者謂韓昌黎爲穎立傳如泓
何人得牽聯書乃獨遺端友何耶或曰昌黎時端氏尚未顯故
不知或曰端氏所居去朝陽甚邇昌黎嘗謫其地無不知之理
或曰知之蓋端氏非其人不交交則文雅士彼胥吏駔儈之流
何敢望其面如韓云管府簿書市井錢貨必不屑記注此其遺

而不錄歟其族人阮有才具多出用於世莫知其名今寓于成
皿君曰鍾曰鼎曰鼐曰甗匏翁曰歐陽子序端氏譜於端氏若
有所不足而獨譽深溪歙氏爲尤良夫韓歐爲古今文章大家
與端氏交最久猶不相知它尚何望哉惟眉山蘇長公以端氏
出而歙之名文者始廢不用其人品高下至是若定雖然吾恐
起韓歐之評端也故嘗竊評之曰端氏比德於玉有君子之道
上也語曰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其歙氏之謂乎

鶴臞解

人與鳥皆物也然人貴而鳥賤今人以鳥名人人必怫然而怒
者惡其以賤加貴也司馬徽謂龐士元曰鳳雛鳥也士元有隆
德差可擬之而非餘人之所可及則人豈皆貴而鳥豈皆賤也
哉爲鳳之匹者鶴而已易以戴詩以詠春秋左氏以錄其匹鳳

也固然而浮丘伯相之有曰聖人在位則與鳳皇翔于甸其匹
鳳也益然矣故世亦有以鶴擬人者若晉人謂嵆紹如獨鶴之
在雞群當紹時賤名檢而狹節信君子小人無以別白於世宜
其有雞鶴之說也今吾師陳先生何乃亦以鶴臞自號耶蓋先
生生今之世可謂 聖人在上矣官于京師可謂翔于甸矣
而復有取於鶴者豈眞以鶴之形類我之臞耶夫飢則臞飽則
腴凡有血氣者莫不皆然先生居翰林有年矣俸有太倉之粟
食有太官之膳何自而不飽則亦何自而不腴哉其必有說也
蓋事苟有樂乎心則啜菽可以飽否則雖八珍雜陳于前將不
下咽矣是故先生之臞寔能言之 朝廷淸明百揆時叙先生
一樂也不然不樂也學者皆賢斯文有托先生一樂也不然不
樂也不樂則不飽不飽則不腴此鶴臞所以自號也歟若夫肉

食而無饜妻淚而伴食其狀魁梧其腹鼓鼓猶自嗁嘤若饑渴之
泛若鳧附人若蠅上羶攫食若道旁乞兒生所謂饞腥也哉
己丑閏月十七日

己亥上京錄

成化十五年己亥三月十日丙寅予服闋上京諸親友送至無錫者是夜宿錫山驛河下丁卯與李應禎夏德乾訪陳孝功朝用盛布政時望秦太守廷韶吳李舜明施以清諸君午飲時望宅遂同遊惠山朝用置酒漪瀾堂飲已廷韶復邀過聽松菴觀竹茶爐爐有皮柄亦舊物也予出新茶使主僧煮之火始然而湯已沸又爐內均土甚薄而外不燥可異予有詩是日熱如五月戊辰至常州時應禎別往宜興矣以風逆復來會同德乾訪陸諭德廉伯飲其家己巳應禎往宜興德乾別于奔牛庚午至

鎭江時行李舟自白塔河出約至瓜洲俟于江口辛未雨癸酉與儒士唐惟敬將游金山適顏父主事自北來遂同往游子約表弟濟姪侍行入山主僧導飲第一泉歸坐其寮寮匾長山僧請堂名因以翠几名之予與登之皆有詩甲戌渡江宿瓜洲曹氏乙亥雨丁丑至揚州晚飲沈時暘參議舟中己卯宿灣頭白塔舟始至夜至高郵暴風阻舟庚辰會李僉都綱于盂城驛辛巳過寶應壬午至淮安會平江伯陳銳于都督府將勝私第午後二公具酒送至移風牐晚至清江浦邵文敬曾外吳文盛上事來訪晚過文敬公署登奇哉亭止宿西軒是夜大風雨文敬有詩予次韻答之癸未留軒中題高彥敬山水卷長丈許寄題也夜始返舟乙酉渡淮宿崔鎭丙戌宿宿遷四月朔丁亥宿沙方溝戊子宿乾溝己丑過呂梁洪有詩庚寅至徐州辛卯大

風晚始過洪有詩壬辰宿黃家牐癸巳宿下沽頭甲午宿上沽頭乙未宿沛縣丙申雨大風宿沙河丁酉宿谷亭戊戌宿師家莊己亥至濟寧徐仲山方治泉山東出候于公館庚子飲洪天章主事第與仲山同行謁闕里午憩昌平驛道中有望嶧山觀泗河二詩昏至曲阜宿辛丑入孔林祇拜先聖墓次泗水侯墓次沂國公墓退息于駐蹕亭題名壁間而出南行經顏廟入謁已始至闕里謁先聖廟殿為金章宗建禮畢衍聖公孔弘泰導觀先聖手植檜云檜嘗被焚此其蘗圍大可三四圍旋文如繩廟中石刻自漢魏而下多不可徧讀乃升延賓堂見三氏學諸生衍聖公邀飲其府自孔林至此予與仲山皆有詩晚抵寧陽宿仲山分司壬寅經汶上宿東平癸卯至安山時舟已行至此遂登舟仲山復送至七級閘中夜與仲山別宿魏家灣乙巳

宿臨清丙午經甲馬營林朝信御史以巡河至會于舟中宿鄭家口丁未宿德州戊申宿連窩己酉宿興濟庚戌宿沙河辛亥宿直沽壬子宿蔡村癸丑宿楊村店甲寅乙卯大風黃沙蔽天泊和合驛河下五月朔丙辰至張家灣戊午入京城

爲孟浩啓殯斂金疏

長洲孟浩宗遠出自名家遷居故里歲在戊戌季夏二十日不意以一疾而卒家貧無子雖殯斂之費亦假貸于人茲欲舉葬先壠而妻女煢煢然計無所出維昔宗遠數造高門輒蒙厚惠使仁心無間於存沒見義事能全其始終幸哉櫬周殮槨必也金重於羽聊持短疏兼致訃音賢人君子當有不俟予言而慨然者矣

爲何令欽金疏

益聞惻隱之心發於入井之孺子感激之事見於結草之老人豈因要譽而引手以援惟其報德而捐軀以死斯言信矣於傳有之前樂會令何耕希尹父淹壁水年五十而得官再涉鯨波歷萬里而赴任三年守倅一旦除名報方惜其無華身尚懼乎餘禍在縲絏而非罪事類冶長有兄弟而若無憂如司馬窮僕叩閽扉而飲食或絶貧妻寄南海而音書不通旣乏縱橫孰爲赴訴其事適同令伯兼無强近之親使無同生之仁人徒有庚死之悲日爰求實惠聊假空言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辭十而受萬是爲欲富乎謹疏

張氏建樓上梁文

伏以叔孫必葺去舍如始至之時公子荀完居室無靡美之意建數間之不足而重屋之擧興工有價廉或伐千竿之竹窮奢

極侈可建五丈之旗風雨無虞星辰可摘惟勾吳故都有張氏名家蓄詩書以教後昆藝黍稷以給公上隱惟求志居必擇鄰胥且當門慨吳相伍員於百世用頭接壤係漢家四皓之一人猶嫌爲陸地行舟直欲作風塵表物屣既得卜方鳩僝功木匹無脛而梓人得實公輸見豈有足而治者爲王承福度量於崇卑之際斟酌乎奢儉之間非方寸之木可高岑樓然百尺無萬間之廈縱異聊爾三楹燕雀高飛雲山不礙升天擬夫子之猶可及近市陋小人之得所求爰上虹梁輒陳菜句

拋梁東碧瓦鱗鱗旭日紅千載吳王歌舞地休將高閣詫涵空

拋梁西人倚危闌望欲迷湖水一杯春更綠眼前惟覺洞庭低

拋梁南窗戶薰風細細含隔水分明開畫幛高峰山色柔晴嵐

拋梁北萬里　君門瞻上國杜陵野老句偏工雲近蓬萊常五色

拋梁上舉首浮雲真可抗始知犀杜詠長安去天尺五言非妄

拋梁下使者臨門空勸駕下方塵土怕沾衣不是山人索高價

伏願上梁之後脫蹟凡近游心高明蟬蛻汚濁之中鳳覽德輝而下發高作賦嗤仲宣之心罔懷古題詩服崔顥之寡和賞心樂事娛目騁懷

哀流民辭 幷序

成化十六年九月不雨至于今年五月北方高亢旱乾尤甚野無麥苗赤地亘數千里流民就食者相枕藉死道上聞之可哀乃作哀流民辭其辭曰

嗟爾流民何去其土而不顧也莫不有室家亦莫不有墳墓也民生有之豈不知居此而安兮適彼而無所附今遭歲之不易

兮迫死期於旦暮辛吳楚之小康兮將咊口而徃哺聊假息于涸轍兮冀升水之活鮒慨千百以爲群兮相携持而南下朝攬采乎島嶼兮夕竄伏乎宿莽彷徨於河濟之墟兮又乏舟楫之可渡對洪波而長號兮殆餓死而交作嗟爾流民兮一至此哉爾其何辜兮殲此天災納之溝中兮孰千而推召此旱暵兮其有自來將征歛之無藝兮奪私家之蓄積將貢獻之爭尚兮擬正供而誅責豈昧牝之萌蘗兮爲軍興之未息抑鏡鍼之博埴兮緣土功而重役維有司之奔走兮罔赤子之不皇恤肆簸楚之殘虐兮兼敗官而貪墨有一於此兮災實召之嗟爾流民兮想尚有知　明聖如天兮居高聽卑擧弊事而悉改兮行愼擇乎有司闢言路而無塞兮來縣疏之有辭今且蠲租兮已責勸分兮賑飢靈汲黯之矯制兮遣富鄭而拯危爾尚少須臾死

令被漢詔之恩私

擬漢高帝求賢詔

詔曰賢人國之利器舍之非所以爲國也歲世材屈遺後事上率用此道若敷求哲人旁招俊乂是已屬者海内穪亂朕率豪傑平之藉天之靈卒成厥功然天下平之武勇非得賢者安利之奚由傳之無窮朕蚤夜思得其人而士大夫懲艾秦暴莫肯效用不我求之彼亦安肯即我耶其令郡國博訪草野苟有其人禮遣上道以稱朕惓惓之意

擬宋仁宗令天下州縣建學詔

朕惟古者政事修而治化隆人才用而風俗美所以致此者豈徒然哉粤稽庠序學校之制建於虞夏商周之日恭欲聚學者誦詩書習禮樂養其德性明于倫理業成而用世道係之朕繇

先王思繼厥美而志勤道遠有年于兹乃者闢天章閣召執政大臣給以筆札俾條陳當世急務可施行者僉以建學育才爲言朕嘉納之夫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士不於學校養之則雖有純明材茂之資學何由成然養得其地而教之非其人教之得其人而取之非其法亦有司者之過也其令天下州縣故無學者皆建學務舉通經有道之士以教授之至於試士勿拘聲病以爲進退使學者得以騁其所長人建學立師以養人才於用之之先更制革弊以求人才於用之之際朕待學者之道亦至矣士大夫其何以副之布告天下明知朕意

丁未歲作同年會請帖

兹擇正月二十日作同年會者仕節再臨聖官假於中旬之末淸朝共立瀝私情於一日之間僉謂故事之當修維其時矣強以庸勞而是效非曰能之掃門已白乎前朝燃燭尚宜乎此夜坐以敘齒而定固無所爭飲必盡量而休更須相勸詩歌既畢昔賢主之不分盟在文要期子孫之亦講敢云可坐而致尚冀不速而來耶代口陳餘期而教

記常熟曾氏

常熟曾汝翼自南雍來就教職作詩投予求是詩序有定靖後裔之詩詢之蓋出宋公亮之後南渡後公亮四世孫懷重孝宗爲丞相賜地常熟子孫因家焉汝翼云公亮告身雖缺猶在吳恩華有跋語甚詳恨無一字存者家譜爲族人藏匿中埋于地久而發之已毀爛矣公亮與韓魏公同在政府其名已著懷位至丞相適鎖編屬書之而宋史無傳不知何説也汝翼之父嘗任知縣家貧其子汝翼且老今得挿廬訓導六月一日

記夢

癸亥歲以會典進呈將有 恩命二月二十夜夢一人立堂上一内臣從堂後出與揖若懷一帖子云查例何必多只一條足矣至旦即入時王濟之對立云已定乙丑日矣遂驚起視曆頭乙丑爲二十八日大吉頗異之二十二日濟之發飲爲談其事至期早朝畢果 召吏部與 手敕行實有禮部尚書之命始知凡事前定非人所能爲也

先世事畧

先祖諱 生元末性醇謹謙厚口未嘗出惡言里中稱爲善士平生畏法不入府縣門每戒家人閉門勿預外事故歷洪武之世鄉人多被謫徙或死于刑鄰里殆空獨能保全無事至永樂間以無疾而卒年六十有四

先祖母韓氏出宋蘄王世忠之後王所居在蘇城內號韓家巷先祖母少時猶自故居出嫁性慈順當先祖没時年巳五十餘既除喪猶痛哭不已兩目遂盲撫教先父及鞠養長孫皆至成立

先父少孤且鮮兄弟遭家衰謝能自卓立以故居荒落稍徙而西遂拓其家以大凡親戚舊有恩及他貧寠者給贍屋俾居其蕩更給以衣食其嘗被侵虐者亦以德報之不計益平生惟務損巳尤不能作僞故吳儒杜東原先生嘗作文贈之直書曰賢有德之士矣　序尤稱好禮如立祠堂置祭器必依古制及開家塾收書籍以教子姓等事里人視以爲法而尊敬之者無間年七十七以寬不甲科入翰林受封甫及二月不幸下世

先母張氏少歸先父以姑目盲奉事益謹撫前室之子尤有恩意勤勞內助開拓產業傭奴千指衣食必均且使成其事甚多親鄰賴之人稱女丈夫不幸早世凡受恩之家哭之如失慈母其賢行至今人能道之

先繼母王氏靜嘿安重內事悉倚諸婦怡然終日而巳歸先父時父母既没而家且在百里外歷四十年未嘗一歸年七十四而終以寬受　封及以　恩例蒙葬祭之典人以爲賢德之報也

亡妻陳氏爲吳中大家女家在閶門西號鳥鋪陳氏少則端重諸姊妹不敢狎侮及歸寬和順明惠深守內則以生子屢夭特爲置妾竟得二子而撫愛如巳出至待其母尤厚嘗勸寬仕宦宜知止足至今憶其言而愧之

與潘燕籍時用簡

昨奉雅意畧述先德非敢望采入　制詞但伏褒美以光泉壤庶知不失之誣耳以妻事寄敢亦附上蓋大賢如考亭朱子與陳君舉書且復及此不訝幸甚李謝二先生處不再瀆乞知之草率不恭惟亮察不具

與謝祭酒鳴治簡

寬年既壯始獲登仕歷職三年以先人年高即乞歸省中道聞訃痛恨不勝惟先人以孤童自樹立純心厚德爲鄉閭所信服者無間當治葬時欲求名筆以發揚幽潛自念孤露餘生設若進秩　恩典尚有可冀乃敢忍死畧述數語納之壙中去歲忝以吏部秩滿遂蒙推及平生志願於是始遂今日益衰疲分當引去更無他圖惟兩望先塋碑石未樹此心惻然倘一旦溘先朝露則先人之心之德無以垂示後人不孝之罪大矣伏惟執事抱道退閒言出足以傳信而寬久辱知愛幸不斥絕如獲矜察慨然見賜豈惟揚先人之美亦可以釋寬之罪也往歲王存敬太守將以此託正以有待之故不果茲黃文選便敢終仰瀆情事迫切不暇他叙所有先人行錄具在別楮惟是率易負譴莫逃切望覽擇下慰私懇不宣

論西北備邊事宜狀

中國之與夷狄其貴賤之勢不敵審矣自漢唐宋之君苟求安利身自降屈或和親或結盟或納幣其始也待彼愈厚其終也侮我愈多益失其所以自貴而忘其所以爲賤也絕是數者使人知中外之勢截然如人畜之異其等者此則我　祖宗之威也此則所以爲　國朝也且漢唐宋之立國適當夷狄強盛之秋雖爲是降屈亦嘗有斬單于擒頡利擒鬼章之捷矣方今

夷狄極衰中國全盛以盛遇衰宜其有強無弱即不舉兵舉則直取之可也何彼稍入剽掠當邊寄者出師之計未行齊師之請巳至宵旰憂虞遂勞　聖心則知能使中外之截然者果出於　祖宗之威其卒不能使邊徼之晏然者乃由於將帥之過然又安知彼今日之衰不爲他日之盛此謀國者宜長顧却慮而求一將之得也蓋洪武永樂之初武臣皆起自行伍身經百戰功名富貴自我取之故其名實相副後世子孫承襲舊勲坐享高爵固有不能彎弓蹶日者矣此其名實相戾無怪其不能將也故將不難於操而難於擇其人以擇足果無其人哉特在於養之而巳茲欲令公侯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開歲分番遣其半以備宿衛其半遣之邊方悉隷大將麾下練習陣法覽觀地形察軍士之勇怯究虜人之虛實邊事旣熟人望

既歸一旦有事使之當虜必能戰勝攻取而所謂備邊之事足以付之矣故臣之論邊事必先及此然後乃敢爲之說夫立國必有土守土必有疆不當有者不可取所當有者不可棄是以漢武悔輪臺而終下哀痛之詔漢元罷珠崖而不失強大之國蓋古人之不勤遠畧如此　國家建都于燕邊方之險北則如人之有背東西則如人之有臂是皆要害之地雖尺寸不可以棄者固嘗設城堡置烽堠以嚴備之若夫西北一隅當黃河之曲沙漠以南獨無屏蔽東起榆林西至靈武曠然遼隔幾至千里寇來則爲苑囿居則爲營窟勢不能制至勞三面城守地分力弱嘗有不測之虞臣嘗考其地自漢唐之時皆爲中國所有河北則唐之三受降城河南則漢之朔方郡方張仁愿之築受降也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

有仁愿不從六旬而城竟成斥地三百里而遠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省億計夫休璟非不知兵事者使仁愿牽於其議則大功幾於無成後世無仁愿之將遂爲仁愿之舉是驅其人以飼虜也將遂棄其地以與之乎則恐形勢相關脣齒相附虜騎驅馳日蹙我地有不拘拘一河曲者其爲勞費益有甚焉聞之緣邊多可耕之地屯田之法雖巳舉行然而地力則未盡地利則未收是人功之未至也宜益調發有罪之徒召募無業之人往耕之專設農官數人經度其事待其歲入有餘官爲糴貯歲分饋運之勞以免罷敝之苦三四年後委積旣充兵力旣足有將才者旣出來則可戰居則可攻候其空虛之時遂興版築之役縱不能如受降之城河北必當如朔方城河南亦可以扼虜之衝省三面城守之費也夫

种世衡范仲淹當西夏猖獗之日應敵不暇而青澗大順諸城倏然而就此皆前代之可考者豈有今日而不可爲者乎雖然趙充國有云兵難隃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以充國猶爲此言區區臆說誠非至計特以　國家之事皆臣子所當盡心者故一言之

奏請東宮講學疏

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臣吳寬等謹奏爲
東宮講學事臣等竝以菲才誤充講讀等官夙夜憂愧期少副
皇上簡任之意而職業不修廪祿虛費是臣等之罪也竊惟
東宮講學除大寒大暑之外止於春秋之時則是一歲之內不過數月況當其時自清晨至於午前即止則是一日之內不過數刻其間且有朔望節令及風雨又免　祖宗之法甚簡蓋

欲 聖子神孫可守而易行也臣等仰見 東宮殿下年漸長成必留務學私心共喜以為 皇朝之慶然自兩年以來聞歇跡多及今秋月已深寒氣又逼恭候日久未臨講筵蓋禮人生十歲出就外傳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而親正人也此雖古之庶民亦然況為 天子之元子而有天下之責者故雖習讀于中閣不若出就于外傳居 儲副之位遵 祖宗之法親近儒臣講明治道不尤愈乎伏望 皇上特 諭 殿下早臨講筵非但習讀經書知治道而有益亦惟接見臣下養 睿性以無愆臣等不勝惓惓顒望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

問安疏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上以疾免朝是日從太監陳寬傳 旨因風寒感冒數日調理一二日暫免視朝明日早文武大臣俱詣左順門問安司禮監太監出告止衆俟以明日諸司各具疏再問

詹事府等衙門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等官臣吳寬等謹題為問安事臣等恭聞 聖體偶爾違和暫免視朝及今漸就平復未覩 天顏實切瞻戀伏望 皇上倍加調理愈見痊安以慰臣下惓惓之情臣等不勝至願為此具本親齎問安伏候 敕旨

乞恩致仕疏

詹事府掌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吳寬謹奏為衰老疾病乞恩致仕事臣惟士大夫年七十而致仕此古今之定制也臣今年已七十未敢遽有引退之意以取知止之名者自以叨荷厚恩尚圖報於萬一也但臣病痛在身不能勉強支持此雖年五十六十亦當求退況七十為致仕之時乎是以不免煩瀆 聖聰誠出於不得已之故耳緣臣素患下血之疾數日

輒發精力久耗近又閏四月以來自腰以下軟弱無力不能舒伸已成痿病且兩足浮腫作痛難忍不能動履又為屢病服藥無效終日僵臥在牀呻吟不絕蓋由血氣既衰百病自作是以平日眼昏頭眩手顫氣喘事多遺忘言多蹇澀一切老態未易悉數衰朽如此人皆見憐臣於前年兩次具本告老荷蒙恩旨勉留不勝感激今復二年年既益高病復益重苦楚萬狀實難度日伏望 皇上俯察下情非出矯詐 准令致仕以盡餘年使臣得生還故鄉沒葬先壟臣之感激又當何如為此具本令家人吳復投進謹具奏 聞伏候 敕旨閏四月十日進十二日奉 聖旨卿學行端謹譽望素著委任方隆豈宜引年遽求休致不允所辭

第二疏

謹奏為老病陳情懇求致仕事臣因年及七十凡眼昏頭眩手顫氣喘等項老病日增近者又患腰軟不能舒伸足痛不能動履調治日久未得痊可自知衰朽難以支持於本月初十日已曾具本陳乞致仕非敢循引年之例實為養病之謀也伏蒙 皇上不忍棄絕特見優容過為褒獎之辭曲盡勉留之意臣雖愚昧敢忘 厚恩以臣當竭其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也然人於天下之事隨其才力大小皆可以強為惟血氣既衰精力既耗加以病痛在身雖欲強為自不可得如臣老病如此豈但不堪委任即如趨 朝之勞亦自不堪是以敢冒違 命之罪再陳瀆 天之情誠出於不得已之故耳況值此荒歉之歲留此衰朽之人既妨賢路又費厚祿有

損歹時深爲可惜伏望 皇上蚤賜 恩旨特遂私情 賜
臣致仕早得還鄉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爲此具本專令家人
吳俊投進謹具奏 聞伏候 敕旨閏四月廿六日進廿九日
奉
聖旨卿學行聞望與衆所依歸方切委任有疾宜善加調理豈可
固求休致所辭不允

第三疏

謹奏爲老病愈深懇求致仕以彌災異事臣因年老有病不能支持
二次進本求退荷蒙 聖旨褒獎勉留感激無已再蒙 欽
遣太醫院官到家診視累用良藥又蒙 遣內臣 賜以酒米
等物自念菲才當此 寵眷雖當力疾望 闕叩頭私心以爲
倘得一旦痊可即當趨 朝陳謝再竭駑鈍以備驅策於萬一

但臣伏念老病如此固宜求退即今 天意示儆尤宜退避
不容自已蓋自去歲淮揚等府久旱飢民流亡已不忍言今歲
延及京師并河間等府亦皆不雨尤爲可慮仰惟 皇上朝
夕憂勤以爲災由人興特 詔諸司革去弊政不事虛文
聖心及此即大舜所謂降水儆予之心也在 廷之臣聞 命
恐懼以爲政由人舉用非其人則弊端不去莫不引咎自陳悉
家 聖旨勉留修省不曾棄絕臣竊思之凡求退者多年壯
而志氣方銳或年老而精力未衰尚能奮發以圖後效如臣既
年老加以病痛在身譬如朽木已無可用倘乃據位食祿全不
知止弊政之本實在於茲所謂上干和氣誠有如 聖諭者
伏望 皇上俯察愚悃不以一槩容留特許致仕還鄉非惟
下遂私情必然上回 天意自可以召和氣而消災異也爲
比具本專令家人吳俊投進題望懇切不勝恐懼之至謹具奏
聞伏候 敕旨五月十六日進十八日奉
聖旨災異示變正宜同加修省卿屢引疾已有旨不允其勉起
供職不必固辭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七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八

行狀述四首

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陳君行狀

曾祖均錫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妣某氏贈正一品夫人

祖孟玉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妣尚氏繼徐氏皆贈正一品夫人

父鑄封河南道監察御史母顧氏封孺人

貫蘇州府吳縣鳳凰鄉集祥里陳僎年四十五狀

君諱僎字汝璽其先汴人後從家于吳自太保而上代有隱德入

國朝有建昌丞者君之叔祖天瑞也天瑞仕猶未顯而君之伯父少保僖敏公鎰始極貴得贈方擢第即時門戶赫奕爲吳中仕宦家第一其子姓尤盛君生長貴族於諸子中獨以問學爲事從里師鄭鑾受周易晝夜講誦帖括學既就諸郡邑將援例薦于上適監察御史盧陵孫先生以提學至聞之曰是子秀異當自取科第以世其家奈何遽藉蔭力去作官耶然其事而從吏之學君感激奮勵益探索於經史諸書景泰癸酉年應天府鄉試以第十四人爲同文衡者且錄其程文一道以傳四方二年中禮部試遂登進士第觀政禮部五年拜都察院河南道監察御史階文林郎天順四年陞四川按察司僉事爲御史時數斷疑獄嘗有鬭毆死者家人指爲一人所殺其人被掠不勝將自誣服君覆訊之察其有冤色廉得殺者故與之有怨其家緣此欲中傷之閱其尸果得墜死狀即日罷其獄行殿火民有盜其一木者吏比例禁中物以法當斬君曰此固行殿也異禁中平況所盜者煨燼之餘耳竟以減死論蓋君治獄必使人法並行故屈抑者多所平反然至于怙終者則亦未嘗少貸也南京龍江設提舉司掌抽課官守商賈往往賄之上官幸縱其姦弊不問君實惡之一商從他人得君家書一紙轉致之冀識君君曰吾家書顧令汝輩持來耶答其人投書火中因痛繩其下以法無幾姦人斂手不敢犯他日謁都御史軒公公曰君非焚家書御史乎爲之稱歎四川僻在西南地雜蠻獠溪峒伏爲患無時 朝廷亦既設備歲久人懈備弛賊日肆虐寇鈔城郭殺掠長吏君至成都聞有檄率民兵二千直抵長寧戎縣勦寇而因以鎮撫之至則賊方聚衆數萬據嶮阻勢熾甚殆不可當君曰賊勢如此而吾提孤軍入不測之地非計之得也乞師于

朝 上命同知都督府許貴將兵五萬擊之既破其寨君獨挺身入巢穴追捕斬首百人獲其馬牛器械與寨穽被虜男女悉出之貴將移師君爲前驅列營大壩不解甲者兩月復破其寨四十餘俘獲甚衆賊既平君建言蜀多小邑 國家止設令典然二人或以事去職一旦緩急顧使他官攝之誰與致力哉其內江南溪以下二十二縣宜置丞簿一人撫民而烏蒙烏撒東川芒部緣邊郡縣去京師尤遠吏至稍習夷情每三載輒考績去往返萬里動至累歲夷人得以乘間竊發宜通九載考之便又長寧戎珙與蠻寨鄰境而攻守缺人宜免宜賓南溪江安納溪民兵於瀘征戍及緣邊漢夷民夫塩井遠運使專攻守可也他如欲補軍伍設關堡置器械諸事皆處之有法而爲慮遠事未及施行明年夾江之花溪賊再發右僉都御史陳公以君練習遣行君至激勵士卒號令嚴明賞罰必信人人爲用命遂大

破其衆既而濮州御陽彭明以次平所至降者君釋不殺一以恩撫循之御史上其功未報蜀既無事君尋守備衆僉議貴州還至叙南背岸夆江水湍悍舟觸石破遂及溺焉成化二年四月十三日也年四十五娶周氏鄭府右長史𤩪之女封孺人子男四人曰浙曰沐曰沆曰沂女二人長許嫁朱穆次尚幼君為人孝友慈愛伯兄蚤喪撫令其孤漢就學而常資給之初無子于仲兄之子浙既得三子而還浙益厚其居官斤斤謹守尤以廉潔稱其行郡雖窶陋亦自持廪米稍餘遺鄉驛衢路摧壞輙庀以善修之嘗督馬政江北歲滿瀕回同官或遺以衆三篋辭不受曰吾幸自足無煩相遺也其人媿歎君本貴富家子位既通顯以身許國其巡行邊徼出入行陳躍馬被甲毅然一介胄士功業著矣謂宜向大用而授武信敏而卒至于此惜哉然君

之死不可謂非正命也當土軍快某時見絲毫小害猶有姿態不肯出一指力者皆是君獨不顧前後奮身為之雖至于死死而盡其道者也夫惟盡其道而死謂之正命豈不然哉卜是年八月二十七日葬于吳山先塋之次將謁當代文章鉅公以圖其不朽寬其里人也謹為之狀如此

天全先生徐公行狀

曾祖文貞祖子復考孟祥前贈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禄大夫柱國武功伯

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丁氏並前贈武功伯夫人

貫直隸蘇州府吳縣鳳凰鄉集祥里徐有貞年六十六狀

公諱珵更諱有貞字元玉徐之先出伯翳為嬴姓國于夏殷周世周穆王時偃王誕當國以仁義行諸侯心後死彭城傳徐子章禹為吳所執於吳子孫散處徐揚間歷秦漢三國晉唐而下代有聞人公之先皆樹德遯時洮聰遯世不仕至孟祥甫生三子以其仲有顯貴始致從名師學即公也公年十二三入小學已能古文詞穎敏殊甚然出諸生上少長再學于都憲思菴吳先生學益進尤益奇公時已有用世意慨然欲經濟天下其議論所發往往出人意表思菴曰子欲求仕乎乃率之見國子祭酒頤菴胡先生請授進士業時頤菴以事稱病不出坐臥一土牀羅親故至皆伏枕與語初見公頗以幼小易之既而使面賦一詩公援筆立就皆老成句頤菴為之蹶然起而循牀行極加稱賞遂以其業授之公學未幾月即了其義宣德七年年二十三中順天府鄉試明年會進士第有

詔簡進士讀學翰林為庶吉士教視列何公與其列所以作養而期待之者甚至久之一日 宣宗御便殿召所簡二十八人者親命之題試之上覽公文燦然成章擢居第一即日授翰林編修公之入翰林也一時前輩若楊文貞文敏諸公皆雅知公名而器重之而公不屑以文名也若欲為有用之學凡天文地理兵法刑獄水利之類無不講求其法而一欲通之或曰公職在文字耳此奚為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 朝廷一日有事用我我將何學之已無及矣聞者以公有遠大志 宣宗崩預修實錄纂述之際多所補益尋簡命修玉牒再侍講 英宗之世公思天下承平日久宜先時為外攘計上疏言武備事凡數千言所以制御西北虜者殆無遺策 上嘉納之及己巳之變京師戒嚴 朝議以文臣分守要害地錫之 璽書使行監察御史事而公得河南

公視 詔旨言于執政者必得便宜行事卒易書爲行乃則作
鎮彰德民時鬬變相率竄匿山谷間公馳騎往招之而以郡縣
吏素所得民者從行旬日還其家就業者數萬人遂紆義旅爲
京師聲援率若多太行群盜公日親閱之教以坐作進退擊刺
之法然使自相團結不離其名以故其人雖離制皆踴躍願爲
之用既而胡寇逼京師解嚴而公亦召還矣景泰二年充 經
筵講官明年遷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會河決山東之沙灣
前此遣治者率築其決水大至輒壞更七年縻用鉅萬成績
既罔而役卒疲甚 朝廷不知所爲議衆可以治之者大臣乃
以公應 詔遂擢公左僉都御史以行于時運河水涸舟楫不
通公始至適冬月水忽暴發舟人皆歡呼以爲神水公乃謂其
屬曰是役計大且難非積歲不能成功役數爲疫卒者不能用

也宜散遣以休息之吾與之期使來然又度其道於三日衆曰
生亂用是其地之遠近而日遣之道路寂然若無知者卒既去
公乃乘小舟以究河之源流遂涉濟汶沿衛及沁衛大河道濮
范還始度地行水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而來矣公因上疏言治
水之策大歸謂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情而已天時
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水之爲性可順焉以導不
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
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
兖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
是決焉以奪濟汶入海之路而去諸水從之而泄隄以潰渠以
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運所爲阻者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
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救也今欲救之請先疏其水水勢

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
患必如是而後有成 制可之公因作制水之牐疏水之渠渠
起金隄張秋之首凡百餘里而至于大潴之潭逾范暨濮又上
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用平水勢既成命其渠曰廣濟牐曰
通源渠有分合而牐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有
九長袤皆至萬丈其水既不東衝沙灣及更北出以濟漕渠之
涸治既有緒乃作大堰其上捷以水門綠以虹隄堰之崇三十
有六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
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用平水性既平乃濬漕渠至數百里復
作牐于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
河以入于海蓋及三年而功底完是有發京軍疏河之議公又
奏蠲瀕河州縣之民牧馬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

水患既治 國家至于今賴之歸奏 朝廷嘉其功陞左副都
御史及 英宗之復位也以公有迎復功擢兵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與典內閣事未幾封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
大夫柱國武功伯食祿一千一百石兼 華蓋殿大學士典內
閣事如故追封三代如公子孫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公既感
上知遇即以身任天下之事每奏對多至數百言 上亦才
公數開納一時 寵遇既隆而曹石輩舊所與同功者始忌而
疾之矣會監察御史楊瑄糾曹石侵奪民田事 上既曲宥
之而曹石以爲公所使也遂以事中傷公下之獄賴 上之
明出公參政廣東公去數日而曹石恨不釋必欲置之死地復
以事誣公致之京獄者訊三日竟無狀適 承天門災
上感悟竟宥公爲民金齒公至其地闢一室日惟玩易而已時

有奏守臣胡姓者事詞連及公　上察其誣不問居三年
上疑念公特使還其家公既還杜門却掃人罕見其面及當右
相繼敗死始出游湖山間以自樂買地林屋洞天將爲終焉之
圖因自號天全居士　今上即位覃　恩海内　詔賜公章
服閒居又九年以病不起實成化八年七月十五日也年六十
六公爲人精悍短小目光炯然其論古今事纚纚終日不倦而
慷慨激烈音吐清亮聽者竦然其奉　命所至多所建白鎮彰
德時問諸父老得岳武穆父祖之墓于湯陰因具牲醴祭之以
作義旅之氣復奏請于　朝即其地建廟以祀武穆治水之餘
行視鄉邑間奏復前元賜顏孟二氏田六十頃之沒于官者且
增置二十頃悉界其嗣人以供祀事及既還　先帝大負
於用方將益展所蘊以行其志未及半載而讒言被擯矣公之
學自經傳子史百家小說以至天文地理醫卜釋老之說無所
不通其爲文古雅雄奇有唐宋大家風致晚歲文筆益老所著
有史斷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公娶蔡氏宋忠惠公襄之裔孫有
賢行前封武功伯夫人子男一曰世良儒學生側室蘇氏出也
女六人長適祝嶽次適王環次適鄉貢進士蔣廷貴次適朱琇
次二未行葬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吳縣王燕山之原寬
與公居同里而生後於事行有未盡知間得之學士大夫與公
之故舊者數事謹爲之狀以備執筆者采而書焉成化九年春
正月戊申翰林院修撰承務郎里生吳寬謹狀

賀復菴行述

賀復菴先生諱承字宗振復菴其自號也其先世次邑里譜亡
不可考祖季昭始來自蜀居吳城之采蓮里遂爲吳人季昭生
公宣有學行洪武中任常之江陰儒學訓導卒官大理評事娶
錢氏里儒文則之女賢而知書生先生物大理官江陰時樂其
風土因占籍焉既列官于　朝以沒未幾舉家相繼病死時先
生生八年矣纍然無所歸官以土籠舁歸江陰依孫氏女兄女
兄之姑素悍少恩數奴僕之先生年雖幼即自知舊屬乃復來
吳中適舅氏鄞縣教諭孟書開講里中因留受業迨年稍長有
司以力役趣還江陰至則裸身無一金之資其困苦有人所不
能堪者邑有薛伯潤氏獨愛之因妻以女而授以田廬先生雖
日伍農夫而學業不廢宣德初　朝廷方急軍伍同知蘇州府
張徽卒以重法逼平民從軍先生有怨家以其姊名於大理公
者諷里胥誣之先生不勝搒掠卒誣服既而吏籍其田廬兩詣
京師陳冤狀事卒白猶坐蘇州衛役其身用是貧益甚時翰林
檢討陳怡菴先生方致政家居今參政祝公尚未仕兩家以親
故相與衣食之稍稍濟而衛有撫軍黃姓者知先生闢館請教
諸子及里之後生父之弟子行東脩以從游者日衆自奉既有
餘而先生之子甫亦漸長乃悉以家事付之而專意於教授如
是者餘三十年成化三年八月謂家人曰吾嘗以術推已生辰
歲在亥當死今其時矣至是疾作其子奏樂以進輒揮去越兩
月竟卒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先生爲人誠心不欺亦不疑人欺
已嘗理田事所入不問多寡或爲家奴竊去亦不窮訊性介特
寡交游雖婚姻家累歲不一至以嘗遭困阨故家且裕猶以儉
約自持平生喜吟詠屬句對偶精切作字雖率然亦不苟配薛
氏先七年卒子男二長即甫娶處士王用充氏之女次庸娶祭
酒劉文恭公之女女一嫁諸煥孫男六慈恩息愈意應憲補郡

庠生女六曾孫男二牧收葬以明年戊子三月二十二日墓在吳縣胥臺鄉黃山之原惟先生少則孤貧壯尤顛躓而能清修彊學以立其身亦可謂善處變者矣至其晚節雖獲康適而卒老死行伍則其善行亦何以自見於世於是有賴於世之大賢君子銘之表之誄之以發其潛而永其傳焉寛不文謹因事之屬筆述其槩以請

亡兄原本行述

亡兄諱宗字原本姓吳氏世爲蘇之長洲人先修撰府君長子也府君初娶同里居氏生吾兄居氏方免身而沒賴祖母韓氏保護備至而繼母張安人更鞠之如己生迄長以大吾兄生而謹畏未嘗出門與里中兒嬉戲既入小學誦習頗勤不以風雨寒暑廢業年十七八先府君以少兄弟而家事方殷使分掌之

吾兄於事輙能治其治事左右簿籍雖一錢尺帛必謹記注又之出入歲月莫有能欺之者人以克家子稱之素寡交游儀酬應故或終歲不出里門里人至有不識其面者性儉約室無妾媵之奉衣履敝必更浣濯補綴以服之尤好潔所居汛掃拂拭日數次不厭而至于庋置器物亦必有常處蓋其爲人如此寛既竊科第仕於　朝鄉黨以爲貴顯矣然吾兄自處如前日絕無驕侈氣人益賢之成化乙未之秋寛得歸省而先府君不幸已棄諸孤兄弟相見抱持慟哭就意明年而吾兄亦以病不起嗚呼哀哉蓋吾兄待人極和易終其身未嘗以惡聲加人故卒之日自繼母王安人而下哭之皆盡哀而僮奴輩亦有泣下者其生以永樂庚子八月五日卒以成化丙申八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有七娶陸氏子男二曰奎曰奫奫習進士業女曰淑貞適夏靖先卒孫女一將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葬于吳縣五都太平鄉花園山先塋謹述其事行請銘于仁人君子幸終哀而畀之

傳七首

牧野子傳

牧野子名覲字賓用姓閭丘氏所居在吳城西少好文吟詠不以事廢家有田數頃牛數角奉二親暇輙牧于野或於牛背得詩則折竹簽而度之而叩角以自樂往來田畝間人見其所牧牛肥不與他牧者類也因問之法曰吾牧牛無他能也渴則飲之飢則飼之勞則體之寒作宮以禦之燥鑿池以浮之飼之飲之體之禦之浮之而不飢不渴不勞不寒不燥也故欲左左欲右右唯吾是指而鞭箠不足用驅之耕則深而功倍輟耕則或

飲或食或臥或立或奔或馴或鳴或舐而各適其適自不知其肥也吾牧牛以此聞者曰此善牧也因以牧野子稱之更以自號云或曰牧野子負才具少出即有獲其官辭公卿大夫之榮名而甘受牧野子稱邪殆有說也蓋牧野子生四十年尚無子而古有牧犢子者七十無妻無子與無妻等耳牧野子者自傷與之同歟或曰牧野子與牧犢子不同也牧犢子無妻是自棄其子牧野子固有妻而年又不與之若安知其終不有子其不然也審矣殆將出而相君成業如古百里奚者牧野所以擬之歟牧野子皆不聽方驅牛於野作歌曰朝登於崗兮夕降于阿我牧我牛兮靡知其他載歌曰牛止吾居兮牛行吾隨我牧我牛兮餘非所知歌竟而去贊曰

牧野子之爲人不足疑也觀其作歌之意蓋安於牧而無外慕

名也又其言足爲爲民牧者法使民牧者得若人而用之則民庶幾其理豈不誠然良民牧哉顧今之牧民者反以厲民曾牧野子之不如此牧野子傳所由立也

周義士傳

義士諱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也曾祖壽元翰林直學士祖福五餘杭縣尹父仲彰不仕義士生五歲喪母葉氏初繼母翟氏撫教稍長游縣學累試于鄉不偶以歲貢入胄監初試事已有廉謹名時戶部委勘天下錢穀所遣幾千輩歸報多失實坐贓罪者什八九義士獨免初授永清縣典史居官廉謹逾甚歲餘攝縣事方境內多盜捕治有法不濫及平民一縣皆安是歲蝗不爲災俄而兵起 藩府一時守令相率迎降永清地尤比近義士極力爲拒守計顧其民寡弱相率逃散則自度不能有

爲保印南奔將他圖爲道閒繼母之喪還家以禮葬畢乃糾義旅爲勤王舉戰纔成罷數日畧具則聞南師燼而天命去矣遂去匿編氓間已而事露有司即其家械赴京師義士自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 朝廷終義其志特下之獄久之謫戍興州蓋從輕典也居數年以其子代還屏跡田閭怡然自得後年八十而終孫源以監察御史擢知揚州賢而有惠政著循吏稱蓋義士之澤云論曰史家有言臣各爲其主用漢高所以不殺季布仁義之道蓋兩得之觀周義士事其殆類此夫王原采聞是修輦頼名公述作其事昭然在人有如義士誰知之者於是揚州以其平生授予則其大節在此乃取以爲傳既以表義士之志且愧世之爲丁公而幸免者

莫處士傳

處士諱輗字遜仲號順菴其先爲湖州莫氏後徙吳江之綺川宋有諱子文者登寶慶二年王會龍榜進士知隆德軍生若愚嘉興錄事參軍又五世諱湜號芝翁嘗以耆德召見高皇帝參大臣議事生三子長禮次禮累官至戶部侍郎次祺處士禮之仲子也生當 國初適 朝廷方用重典御世俄逮其父子並繫詔獄處士時年十一耳日夜悲痛願以身代父死理官試加脅誘語無反覆遂釋其父而獨繫之父更稱冤闕下竟致抵死事始已時莫氏以貲產甲邑中所與通婚姻皆極一時富家處士稱獨受之卹指同姓隸海衛者一人曰是吾族也人莫測其意後禍起芝翁與其子侍郎公相繼死于法餘謫戍幽閉一家無能免者而處士卒以嘗附尺籍免人始謂其智其兄完伯與其妻亦前以家禍病死矣有遺孤二皆在襁褓

閒所以保護者甚至乃復變姓名潛入都下竊其父祖遺骸歸葬于鄉蓋冒法禁幾死者數矣迨己卯改元家人並蒙 恩宥歸而故居蕩然無遺處士身任勞苦再造其家字孤卹寡恩意備至痛念先世輒潸然淚下仍却酒肉不御者數年處士爲人沉重寡言笑中有謀畧而寬厚能容不見涯涘里有葛琬者勇而酗酒嘗辱處士辱諸子執之將送于官處士曰此其人何足與較者釋其縛遣去琬愆益甚鄉人患之爭陳其殺人狀于郡郡守況公下里中使證其事處士語人曰所言琬殺一家三人蓋偶溺水死耳奚足罪琬聞之于獄中仰天號哭曰吾負莫長者矣後琬竟論死則聞諸子有力焉者益憮然不樂者累日富人沈文度莫之姻家也有女許嫁陝右劉氏已而文度坐事死家謫戍邊處士爲收養其女于家或以劉道遠不復娶更來聘

之不許卒備資裝適之劉視若己女然馬華者與莫為鄰娶家死疫遺一子纔數歲人畏其疾弗之顧處士亦收養之至壯大每遇節序更給酒肉與之使祭其先其厚德多此類不能盡錄也處士少時嘗語之翁曰昔范文正公置義田以贍族歲入租僅八百斛耳今吾家數倍于此獨不能為之乎翁深然之而遺家故願弗之遂平生以為恨其治家嚴而有法事必于古禮而行凡世俗淫祀一切屏絕其尤所惡者釋道巫祝尼媼之類少從鄉先生張子宜易九成游故聞見甚博而尤好讀史能歷論古今事雖老見格言大訓猶手自抄錄平生動息起居悉有筆記歲久積成大冊下筆為詞章語多可誦其年七十七而卒前卒精爽不亂口占三詩平生履歷亦畧可見於是親友追思其賢援古易名例私謚曰貞孝而配以先生稱之處士娶沈氏袁

州太守昌三之女有賢行子男曰震登進士第由嘉興海鹽二縣令陞建寧通判延平同知廉介端方不能與時俯仰凡秩滿始一遷官今復歸老矣女二人長適雲南參議趙忠次適士人沈滋孫男二曰由鄉貢進士授新昌訓導有文學次曰曾孫男女各一史官吳寬曰吳自唐以來號稱繁雄延及五代錢氏跨有浙東西之地國俗奢靡用度不足則盜賦于民不勝其困宋興錢氏納土頼其臣湛其籍于水更定賦法休養生息至于有元極矣民既習見故俗而元政更弛賦更薄得以其利自私服食宮室僭擬踰制卒之徒足以資寇兵而已　皇明受命政令一新豪民巨族剗削殆盡蓋所以鑒往獘而矯之也然聞之長老言莫氏在當時尚謹禮法而吳及之幸而得處士者用智全身以保有子孫繼取科第登仕宦孰非處士一人啓之追數

當時同被黨禍者其終何如然則若處士者子孫雖百世祀之可也

徐南溪傳

南溪徐公諱訥字敏叔南溪其自號也世為蘇之常熟人高祖珵元海道萬戶佩金虎符曾祖忯祖豪邁不仕至正間傾貲集鄉兵禦亂居民頼之祖伯早父孟明皆有隱操母鄒氏徐之先居邑之邵舍塾至忯祖始遷漁梁後復避亂于外及孟明之世遂而田廬蕩然矣於是公生亦壯不自安逸率其僮奴服勞農事家用再起以治家非禮衣食雖足祗益爭鬭若江陰嚴志道同邑計學正升聞於禮者相與為友事多講而行之閨門之內肅而有法凡釋道巫覡一切屏絕特采江州陳氏臨川陸氏浦江鄭氏家範之可行者合百七十餘條為一編又取古之同居

者為集都御史思菴吳公修撰止菴張公序其首以示子孫俾世守之又作堂曰崇禮每旦夫婦同坐堂上子孫及諸婦序立堂下拜訖公大聲曰毋聽婦言皆應曰諾復令少者讀孝弟事實數章而後退如是者蓋四十餘年子孫受教無敢違者公以儉德聞于鄉服止絁布每曰一錦綺之費至米數石省之可濟十餘家之飢奈何弗惜今都御史恪其季子也幼嘗服綾亦怒之良久乃已婦有歸寧者或服織金曰服是勿入吾門入則當火其衣于庭如范文正公家也其儉如此客至無不延款然行酒有節人信其儉不為異或迂議之者故薦公長鄉賦以困之民更服其公正而事卒集時大理少卿熊公槩巡察江南一時豪民剿除殆盡獨識公稱人中詢以民事公應對合宜甚見稱獎平生義舉視力所及即為之當歲飢鄉里告乞公顧所藏不

足遣人糴麥江北得六百石悉就冊次散給他如發廩假貸不收其息者時有之不足紀至于貧家婚喪及生產急難所以周給之者不可悉數重尤有容家獝或誣以重法者事雖竟白然人以爲深讎公嘗不能忘也思菴吳公特書唐褒文貞公嘗遺以諷之公即刻諸齋壁終身不復校自少好學迨老猶喜讀史上下數千年事與人評論如指諸掌正統己巳享年七十四而終初以恪仕贈徵仕郎工科給事中後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周氏及側室張氏俱贈淑人子男八愼愷悌懷恬懌恢恪愼愷懷俱義官恬由鄉貢歷吉田長寧知縣恪登進士第歷工科給事中湖廣左參議河南右參政左右布政使至右副都御史孫二十一人曾孫四十二人玄孫[illegible]人

論曰世謂吳俗侈靡觀于徐公之爲人宜信然哉恭其持身以勤儉實有魏唐遺民之流風治家以禮處長父若齊衆諸侮之節行其意蓋欲舉三代而還之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壯哉海虞將百倍于此宜其有人如公也惟其隱處不仕其法止傳於子孫其惠止及於鄉里不能盡酬其志足以君子惜之然公有子泰 命憲撫政澤所被何啻千里竟以直道自信不容於時穎 天子保全之而功名益顯蓋公之教云

許孝子傳

孝子名坪字時正姓許氏婺之東陽名家也孝子生則知孝稍長其父光令從師遠方習舉子業以母時方病辭曰母病兒可去左右耶即去方寸已亂學果能成耶父嘉其意乃已凡母病發孝子輒抱持流涕呼醫藥弗效則籲天願以身代母疾竟滅及以壽終居喪哀毀骨立以父在忍傷生爲強進食飲餓而其父一夕以中風卒痛恨不及醫禱號哭擗踊絕而復蘇爲不食者累日及食悉却滋味既葬廬于墓東林木茂密周匝數里多猛獸穴其中孝子擗木悲號入夜不絕聲親知勸之曰子固孝其如遺體何始曰一往哭之至遇父母忌日猶哀如初喪故郡中皆稱孝子孝子卒生不獨爲孝其義事尚多不及載云史官吳寬曰東陽許氏予嘗知其家世在晉有孜既以孝稱至宋有璵復以節著元則有大有業儒而隱今復得孝子何許氏之世有人也孝子從孫卯故鄉貢進士塤予昔識之獨未識孝子其友太學生馬逢原特爲予談其孝行乃筆而爲傳蓋予之職業在此至于他日行旌表之令則有司之事非予所能及也

儼菴居士傳

儼菴居士長洲人姓吳氏名琚字元璧儼菴其自號也大父曰文質永樂間爲浙之鄞令清介循良篤厚人稱曰君子居士少而高資超軼不群從師講業未畢其說而意已解爲文初習場屋體及讀漢唐人制作曰文當如是落筆語即不俗游郡學有聲視前輩睥若不顧提學使者較藝以居上第顧數舉于鄉不偶歎曰此非有司之過也吾學高而不熟耳郡中歲當貢一人于禮部居士強就例曰吾乃爲貢士耶入太學名益起成化初順天府行鄉舉竟中選再從禮部試復不偶久之謁選得黃州通判今南京工部侍郎海虞徐公參議湖廣知其名索其文數篇置行篋中遇好文者輒出示之於是藩臬官皆待之加等初授通判人謂其職治田賦非所弛士所宜至則益事事民見其不苛刻更感之賦入率以時居三年一日於上司曰某不願仕矣飄然東歸買宅閶門西市中即其後築別業曰爲溪園之樂客

至或不冠帶曰吾已棄官矣幸恕我蓄古器物數種時出以娛客或扁舟出訪故舊歲不一輕造郡縣門人以是高之居士爲人簡易直率言無隱情與人辨論必大叶見拘拘頭者不欲與語曰吾性不耐是也或有過面斥之衆知其無他亦不怒也在黃州時遣人拾江中石子百枚遺予曰此蘇長公故事也作長句謝之往歲予還吳中居士與信陽守施君煥伯同過予相見道舊事皆歷歷然以老居士曰君知我者能爲我傳其平生乎予曰若能以古銅卣潤筆當如命曰吾豈無身後名而不可無益居士素惜此物予故調之耳及是其子建亦取鄉舉就試春闈道其父意遺此吾故人也安忍負之

贊曰孔子思魯之狂士而謂鄉原爲德之賊所謂狂士孟子以琴張曾皙牧皮當之三子蓋孔子之所思若鄉原則原壤之流

乃所惡者也居士其爲琴張曾皙牧皮歟其原壤歟必有能辨之者夫年未六十輕棄其官如棄敝帚焉即此賢於今之人遠甚此固不待辯者他尚何論哉

蕭節婦傳

蕭節婦者諱靜專越之會稽人也其父曰胡季舟先生母曰董氏節婦生而端重婉嫕敬共女事父母愛之嘗曰生子何必男有如靜專者可使去左右耶乃爲擇壻得里士蕭省賢字用和故蘇之長洲人先世以仕宦居越爲人賢而志學與節婦處甚宜居歲餘季舟先生以分教松江以公事如京師未至百里有盜掠其衣裝用和適從行遘病未愈加之驚悸遂卒節婦既得凶問慟哭連日夜意不欲生其父母曰汝不識吾不汝遠行意耶今汝縱爲良人死獨不爲父母計耶節婦感其言而止當是時節婦年甫十八生子纔六月耳即誓曰吾當上奉父母下爲蕭氏守此兒遂屏膏沐躬布素泊然閨中人莫見其面後季舟移教蘇學滿任調蘇爲蕭氏故土也携節婦與其子居之及子既長節婦日督之學以成父志遣入鄉校爲弟子員甚久而成名即今耶城教諭綬也綬先爲靈璧訓導節婦皆其祿養者已十年今年七十康彊無恙人以爲天道之報其節云　史官曰節婦之失其夫年則少矣而其一節至于五十餘年之久志則堅矣然而　朝廷壓下旌門之令獨於節婦遺之此豈非有司者之過耶以是推之吾知窮鄉僻壤如節婦之爲人而遺之者多矣雖然旌門所以勸于一時而傳其事可以垂之後世吾恐人以有司者之責責史氏也故特書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八

傳四首

侍郎黃公傳

公諱孔昭字世顯姓黃氏唐末有諱緒者爲昭武鎭都監避亂自閩中徙家台之黃巖後其地割爲太平故今爲太平人所居洞山東數世族益大人稱洞黃曰與莊有善行生禮遜號松塢尤邃于學以剛介好古聞鄉里禮遜生瑜兵部職方主事貫名甚著生公二世並以公貴贈南京工部右侍郎公年十四遭艱方公與母夫人金氏相繼下世自京師扶柩返葬哀毁骨立人已謂黃氏有子旣長執友建寧守賀添知其賢舉爲松溪訓導不果公歎曰士之出仕乃藉人舉薦耶慨然尋取科第以世其家樓居讀書刻苦特甚至忘寢食及入邑學家貧乏資給而學

益力遂中鄉試天順庚辰登進士第初授工部屯田主事同官有貪汚廢事者與公不合以計擠之無所得而公之名因起其人旣被黜公獨署司事事悉舉而宿弊盡革時適議　慈懿太后山陵公董其事曰治葬吾職也亟草奏疏將上而　朝廷竟從衆議乃已尋擢都水員外郎郎署無故例不得改調吏部以公賢而工官非宜特奏改文選　命下皆以爲宜後擢郎中公持選法最愼汲汲以人才爲慮嘗曰國家之用才猶富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於平時斯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于冊往往量其才隨其地夾之與論薦于天官卿用之務使用之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其不可時旣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敗衆始服公之正凡在文選者十五年擢通政司右通政卑清武職貼黃又三年始擢南京工部右侍郎[redacted]時工役不息屢假私錢以給材用歲久多所逋負公至以提舉等司隙地皆爲豪強侵占奏復之以收其利公署毁于火且重建一新方漸革諸弊一如屯田時而公俄以疾卒矣享年六十四公清介有守自舉進士已有廉名及授秩以公事之江南雖鄕人之仕其地者以尺帛來餽亦卻去後同考會試有勢家子暮夜持百金私謁叱之不容見然終不言其人其處公事必盡其力非特無私而已終身儉素雖老且貴如未仕時至待宗族獨不計惜嘗以舊居悉讓其弟以女弟貧乏厚俸令養之凡親友患難疾病必扶植乃已尤不妄交游故布政使陳公士賢今祭酒謝公鳴治皆鄕人之卓然者獨以道義相好若刑部侍郎林公一

鶚與諸公念其子房弱爲經紀其喪復輯其事行傳之後奉　詔侍薦舉賢才以今應天府尹樊公廷璧福建按察僉事致仕章公德懋奏二人蓋公素所賢者士論以爲得人平生好學不倦公暇輒手一冊日求古書多自校正更輯鄉里前輩文詞爲赤城論諫錄幷赤城詩集板刻行世其所自著質實而理勝有定軒集若干卷定軒者公之別號也娶淑人蔡氏生子三俌工部營繕主事居官有父風次挺佐皆早卒孫五紹繹紹約紡旣卒朝廷遣官祭葬如卹典而縉以例爲國子生寬平交公營繕君因以公平生爲託乃撰次如右而復論之曰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將兼六卿之事無所不掌者也後世特以選舉爲務其屬分任于下爲部凡四其職可謂專矣而文選尤爲要秩使其人不賢雖有賢太宰不能獨治百官由之不得其人此其

所以為要也昔毛价仕魏為東曹掾所舉皆清正之士能以儉率人一時士皆以廉節自厲今觀公之為人蓋亦近之後雖超遷惜其卒以工官而去雖有知者薦為巳助而竟不用是可歎也夫价仕非其時君子惜之予聞正統間遊巖有李茂弘考功靜退有守君子人也其名至今不衰公嘗慕而稱之以追其遺風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是之謂歟然則公之子孫視此其能嗣公也哉

布政使陳公傳

公諱選字士賢姓陳氏台之臨海人也其先出東陽為宋國子司業左轄之後元初從僊居再從臨海曾祖濬圭祖泰生贈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父員韜為御史出巡福建活沙寇脅從者數萬人表然有名卒官福建右布政使後贈正奉大夫正治

上卿娶夫人金氏以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公于台之文廟坊故第公少則沉靜端毅不妄言笑稍長從鄉先生陳念寬遊游日坐一室誦習未嘗嬉戲與長攜食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自如為文平雅若不以詞尚而理致深容讀之有味識者已知其為德者之言也景泰元年以禮記中浙江鄉試天順四年會試第一人遂登進士第初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才識已著凡大獄當議者都御史必咨以取平出巡江西風紀大振雖不以刑法立威官吏相戒自不敢犯俄廣寇流劫贛之龍南督兵勦捕遂平之歲滿還　朝適　憲宗嗣位向用言官益思獻納時有詞臣二人嘗被譎調者將謀復用公上疏言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不慎言甚剴切竟沮其謀他所彈劾者尚多其人自是直名聞天下然亦為人所忌矣乃始出提學南畿

至則以學者不務實行而競為浮華之文以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徧歷郡縣皆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為教至竟日不施朴刑第其文必以理勝為主且先令讀小學書暇輒習冠祭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或有過被責一言深自愧赧若無所容論者謂自廬陵孫先生鼎後繼之者公而已秩滿擢河南按察司副使務治軍政　朝廷以公提學之善也復以命公公為教大率如前日而尤嚴於黜陟中州學者皆自以為得師其氣象加宏裕矣凡八年遷按察使父老素知公賢及是至自外郡皆焚香迎拜道旁曰我輩有福矣公既視事首釐整之為立約而去諸宿弊一切罷革專以簡易為治吏卒斂手雖同官亦肅然嚴畏未幾聞繼母沈夫人喪士民爭泣送城外去而猶思之有為肖象立祠者服除赴吏部特擢廣東右布政使踰年轉左公念廣民

疲困為除徭役罷和買備賊諸費為東民者計數十事獄閩人賴京歸者三十九人泊于海舟為風漂至潮州守者獲之坐以通番罪其人以苦訊誣服又邑民劉馬住及黃福等十九人被誣為盜公察其冤悉釋之尤不畏貴倖中官有弟冒為武職者逼娶寡婦為妻還之於是又有提督市舶司者倚進貢為奸利役戶苦於供需特為奏減三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答剌國使臣市舶利其貨不問公發其偽謂如不得已姑納其方物留其人即此實勞廢免緣途供饋亦絕其後私通之弊時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怕六灣自甘州以獅子入貢將取廣南浮海還國云欲從滿剌加更市獅子公言此獸何用於世彼西域賈胡為圖利耳使陰其謀必貽安南諸夷之笑國體所關其非細故中官既蓄減役戶之怨且素利進貢及是

毋為沮抑怨益深乃誣奏公他事勘問者求事實不得必欲文
致以罪竟逮公赴京廣人數萬號泣擁留之公行至南昌以病
卒成化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也年五十八故人張翰林廷
祥為治斂具而歸其喪于家士大夫聞而悲之公立志以古聖
賢自期潛修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求仁為要因以克菴
自號讀書不資於文詞遇格言即手錄于冊以為力行之助而
語錄傳先特取宋史道學傳刻印以傳學者平生言若不出諸
口視所當為者勇於為之不顧利害其處患難而待御下嚴而
恕至於□動端莊雖家人見其終身然也身敝舊敝衣惟服
先人故衣帶客至尾躡跡食糗然無愧色自河南開曹還行槖
蕭然牛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
寒士所不及者元配王氏贈孺人繼張氏皆有婦德子男四曰

濬曰璽曾早卒曰載曰虞二女孫男一女一載賢而有父風初
公倣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以充祀先周族之用號思遠莊
及卒後族人以公無遺貲累田還載載不可曰先人置此凡以
行義也載取而私之獨無愧乎況治命又嘗俾勿廢此于人謂
公有子公沒之明年　今天子改元弘治庶政一新工部主
事莆田林沂為公理前事上言陳某清介正直有古人之節居
官力為　朝廷布宣德澤惟恐不至天下想望其風采冀其大
用乃為小人誣陷以死當為昭雪下大臣議依以沂言是宜復
其官俾其家禮葬之為人臣敦勸者　天子明聖即　詔有
司如所議行公之葬其知友祭酒謝公既為銘而工部侍郎黃
公復為行述足以傳世矣寬亦自為諸生辱公知愛今乎承乏
史氏可無紀載乃謹為公傳以歸于載藏于家云

贊曰昔之大儒以道學名者其學必適於用如晦菴朱子尤可
考見觀其撫民之方摩上之道攻邪之論處變之才確然可法
蓋必如是而後謂之道學也然當其時小人猶以僞學指目況
後世乎夫後世迂腐矯誕之徒乃直冒其人顧以道學自處其誰
許之如陳公之學適於用者如此顧其所立有過人者雖不以
道學名而君子則自許之若其催讒誘遭禍患古之聖賢所不
能免於公乎何損然則有感於世道者雖為公釋然可也

倪文毅公家傳

公諱岳字舜咨姓倪氏其先從宋南渡家于錢塘　國初詔徙
江浙諸省民實京師公之高祖啓在徙中故今為上元人自啓
以下三世皆未顯至公之父謙在　英宗之世始以進士及
第入翰林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文僖嘗

奉　命祀北嶽其配姚夫人夜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子文
僖以為嶽神所感也因名其子曰岳即公公生而環碩逈異常
兒性更孝姚夫人沒時年甫七歲居喪哀而盡禮弔客歎異幼
即知向學業文之餘兼通吏事偶有群吏將赴吏部試戲出獄
詞為題令剖斷旁觀者曰此老吏筆也識者已知公他日非特
以文名者文僖以翰林學士主順天府鄉試為怨家中傷謫戍
宣府公從行車轍中學業益勤既長文僖擇日筮賓為行冠禮
邊人環觀歎羨自是習行之天順壬午以宣府學生鄉試中式
甲申登進士第年二十一選為庶吉士繼授翰林編修
英宗實錄成化乙酉始授編修實錄成加俸一級先是文僖用
詔恩復學士一時父子同在翰林人以為榮後文僖擢南京禮
部侍郎致仕家居公乞歸省因過錢塘展墓還任乙未秩滿進

何歲明年選充　經筵講官於是文僖再起爲尚書仍以疾致仕公再乞歸侍覲遭喪服除還任適　今上爲　皇太子講學春宮詔輟文華大學內閣大臣首以公名上壬寅書成進學士甲辰充　春宮講讀官丙午擢禮部右侍郎仍　命經筵進講弘治戊申爲　今上即位改元之歲進左侍郎癸丑拜尚書丙辰俄加太子少保改南京吏部尚書己未再改兵部賜敕參贊機務明年始召爲吏部尚書兼太子少保如故公狀貌岸目光炯炯視篤偉然望之如神資明睿爲文敏捷若不經意物在翰林凡考校纂修綽有餘力每進講　上前以古義附時事爲勸其言剴切而音吐洪暢人擬之范祖禹　上屢嘉目始有大用意及在禮部遇事如章疏無難易即治裝遇行大禮凡載於儀注者既多贊相合禮若　國朝自　德祖以下

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禮畢　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下禮部集廷臣議或以　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祧至太祖爲百世不遷之祖公以此說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爲先公以天子之禮其意蓋出於此　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其世則　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　懿僖仁三祖以次當祧至　太祖太宗爲周之文武百世不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一廟宜於　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主太享亦應古祫祭之制時又行古　孝穆太后當祔廟者復　詔議之公曰周之姜嫄爲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其位以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證也且唐宋以來亦有故事可

考如奉慈殿是已今　孝穆神主宜於　奉先殿旁別立廟歲時祭享悉如　奉先殿之儀知禮者皆以其言爲然奏上詔悉從之二疏蓋皆出公手云時　今上初元慨然欲新庶政公與同官協心輔政首革淫祠正神號將舉宿弊盡除之建言者因及孔廟從祀諸賢亦宜改正公言漢儒專門六經轉相傳授煨燼之餘賴以不墜其間諸儒立身不無可議能傳經之功自不可泯故自唐以來列于從祀彼七十子名字載於遷史已久又何必以區區聰見追論於千百年之後哉遂格不行未幾尚書耿公自南京召至適以災異求言公偕上七事又以八事繼之大率勸　上昭節儉以先天下言今天下奢靡成俗財匱民窮惟從所好而已且天下之土地有限而　宗室之分封無窮百年後又將何以處之宜以時減殺又近歲額外設官

貽濫凡所供給皆出於民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革公嘗以所當言者尚多不能專主爲恨及拜尚書適京師有大雨雹之變即上言天之告　陛下至矣恭惟不虛生宜深求其故以回天意可也又勸　上勤講學開言路黜奸貪進忠直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番僧惑世以異術售不宜復召而來買胡邀利以夷狄進宜卻而去故事四方奏報災異多不能數奏惟歲終一上至公次其日月先後援引經史爲證言甚懇至欲上下同加修省不事虛文　上嘉納之尤嚴度僧道之禁以爲近世弊政莫甚於此有言及者輒闢之既以政事爲己任士大夫共推重其才然所以取怨於人者亦多矣在南京吏部奏詔考覈諸司人服其公明無異議者以災異屢見率諸公卿條奏二十事如法　祖宗謹好尚恤軍民選將帥積邊儲等事

皆切於時後復以 清寧宮災再以二十八事上 詔皆下諸
司看詳行之公既有才且部事益簡人以為不足為竟改任自
永樂間遷都于北每以武臣一人有重望者留後而以兵部尚
書共事故其責任視他部為重人以公為宜一時武備修舉軍
民倚重相戒不敢犯法留都肅然於是 上知公果可大用
始有吏部之 命公居常則能鑒別人物一旦當銓選抑揚進
退各當其才或言別白太過終當召怨公不卹曰吾知家守之
職當如是若諸末務不喜紛更日易退歸私第若無事者當廷
議凡軍民利病能究知其故正色侃侃言之衆亦惟公一言而
定天下想望其風采方以吏部得人賀而公以疾不起矣年五
十八疾革昏憒口喃喃猶及御虜事蓋時邊報方急也索筆作
書惓惓及朝政其徇國之心至死不已自幼事其父與繼母鄭夫

人能盡子道友愛諸弟不以異母間其恩意諸弟亦推事之至
于親戚故舊所以周卹之者亦至平生馭下雖嚴然未嘗妄詈
辱一人故人望其外若不可親其中心實厚也卒之日人莫不
痛惜之 上聞訃震悼特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毅公娶盧
氏生一子天繼娶袁氏無子以弟阜之子霖為後霖蒙 恩授
中書舍人三弟阜登進士第今為工部郎中山[redacted]澤中書舍
人寬與公同朝三十年同在翰林同侍 春宮頗知公乃因阜
等之請為傳其平生藏于家

論曰 國朝罷中書省專任六部治政事 聖謨深遠超出
前古當時尤慎簡六部之長欲其練習庶務俾三歲更迭為之
後既不行有缺止於轉遷而已百餘年來政事修舉則存乎其
人若其間或稍自振迅衆輒相顧而嗤以為立異故東漢時在
位者多滑稽謹畏循常襲故之人其弊必至取媚於時如胡伯
始而後已如文毅公為人挺然任事不少遷忌其亦有大臣之
風者哉

白康敏公家傳

公諱昂字廷儀姓白氏常之武進人也少入縣學學業精敏出
同輩景泰丙子中鄉試明年天順丁丑遂登進士第年始二十
三耳時 英宗初復位更新庶政重言官之選明年擢公南
京禮科給事中南京六科官不備設其選尤重公初受職已有
才名俄丁家艱甲申服滿改刑科成化戊子轉左給事中辛卯
進都給事中皆刑科公以言責自任南京戶部尚書張鳳不法
公劾奏鳳為大臣不加之罪何以示戒有 旨械至京已而釋
之鳳雖幸免而一時多公直 憲宗初即位值北虜犯邊

經筵輟講公上言帝王不以洪水之災而不明峻德太王不以
昆夷之役而自廢厥問今日正 皇上講學以為修德之助
之時不宜厭安以廢 聖德他日有黃霧之異又上言六事
皆當世要務其尤切者曰謹命令以全大信謂 陛下即位
嘗 詔罷貢獻矣而貢獻者不絕嘗罷織造矣而織造者自如
嘗禁權豪不得中鹽矣勢要不得求地矣京城內外不得創造
寺觀矣而皆不為裁止願守大信勿以輕僕而易其度可也監
察御史謝文祥以言事得罪不可測公率同列救之謂文祥所
言雖狂妄然為御史非出位而言且其心無他宜含容之以開
言路疏入文祥得降用其餘獻納者尚多然公務持重不屑屑
以小事論至于事干刑獄者得以參駁亦不瑣瑣摘抉人小疵
故人皆稱公知大體而名益起 上陞擢順天府丞京民苦差徭

繁重多破家公至遂著掌府事爲定役法人稱均平至今用其
法不變乙未擢南京大理寺少卿辛丑進南京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奉 敕兼管操江仍巡捕沿江盜賊時有劉通者與其黨
操舟販鹽肆行刼奪出沒江海間勢熾甚公調士卒追捕至太
倉分兵截其要路知通窮迫示以威信諭以禍福謂如自首服
許以不死通知公長者遂挺身來歸叩頭感泣公戒諭已仍縱
之歸通即率其黨以降特械通至京凡脅從者悉釋不問事平
公復奏沿江要害守備等官遇有警當互相應援又請降關防
印記以便行事皆從之未幾陞本院右副都御史掌院事丁
未陞南京兵部左侍郎奉 敕修鳳陽 皇陵并曰塔壽春
諸墻時當荒歉衆以興大役不堪公均工節用務心調度越二
年功遂畢與初計省其半以其餘財仍行賑䘏民及獲濟

今上之二年爲弘治己酉河決金龍口漕運多阻召公往治改
戶部左侍郎公奏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從行始至河南相度水
勢慮水復趨張秋發卒數萬自陽武封丘祥符蘭陽儀封數縣
築長堤捍之遂導河自中牟決口至尉氏下潁州經塗山合淮
水入海又修汴堤令高廣如一上樹萬柳使不崩頹又浚宿州
古睢河入運道以分徐州之勢又築蕭縣徐渠等口以殺汴徐
之勢又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隄又自東平至興濟鑿
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
相水盈縮以時啓閉於是河竟不爲害而漕運獲濟公又見高
郵之甓社湖風浪倏作多覆舟或舟觸岸輒壞暇即其東一二
里開復湖以避其患河成舟安行無險名其河曰康濟人思公
惠別名白公隄治水事竣改刑部侍郎辛亥署掌都察院事遂

陞右都御史嘗言風憲官爲 朝廷耳目凡巡行一道當詢屬
吏賢否之狀上于吏部及本院部院據其詞以行黜陟且以所
上之虛實爲御史之黜陟庶幾各得其實而人有所勸懲也又
天下軍衛士卒消耗宜預覈尺籍之數畀清軍御史使按籍搜
考以絕埋沒諸弊又天下奏報災傷荒稔反戾上不知國計之
當儲下不知民隱之當䘏由有司以其地濶遠可以欺謾之故
宜令御史預遣人踏勘田土高下之則造爲圖冊設有水旱可
據此以蠲税糧而里胥無所容其奸也御史李興巡按陝西以
酷刑處死無辜爲言者公曰興爲吾屬豈可避嫌而不爲一言
乎乃率衆大臣上言興之暴固可罪然非殺無罪者今以死處
興設有故勘故殺者又將何以加之奏上興得免死癸亥陞刑
部尚書公心素厚斷獄不苟嘗曰秋霜之肅何如春陽之和乎

數諭屬吏以人命至重尤當謹重獄故寃抑者既多平反其司
矜疑者亦多從末減每以律爲萬世之法條例爲一時之宜令
吏得爲奸皆條例繁冗之故因詳定爲若干條奏上頒行內外
而奸弊始少甲寅尚書一考加太子少保戊午 東宮出閣進
太子太保積階至光祿大夫勳至柱國以其官贈曾祖均禮祖
思恭父珂並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曾祖妣錢氏
祖妣蔣氏妣鄭氏王氏並贈一品夫人配蔣氏封一品夫人公
居官四十年勤勞不倦濟以精力事至輒辦及決大事往往以
從容數言裁定多不失正其待人氣溫色愉言出如恐傷之下
至輿皁有過未嘗輕加詈辱屬吏以公事獲罪必爲掩覆曾救
得免乃已人以急難來告如切於身所以排解之者尤盡其力
故感其恩者不特鄉里親友而已公官三品時其弟昇早世以

其遺孤垣奏爲太學生賞育義田立義學凡族人之貧而幼稚
者以養以教皆得其所其厚於宗族又如此　今上知公德
寵遇甚厚屢有金織文綺之賜或病在告輒遣御醫診視并遣
中貴人　賜以酒饌等物庚申以星變再上疏引咎避位情甚
懇切　上不得已允之特進太子太傅致仕馳驛而歸令有
司舉優老之典仍　賜璽書所以褒美之者尤重及行士大夫
傾朝祖送人以爲榮公三子垓圻坊皆孝謹作園池以待公歸
公至家日與親友極登臨游從之樂入夜飲宴略無衰憊之態
於是蔣夫人年亦高矣與公偕老堂上旦夕子孫孝謹諸婦羅列
階下稱觴爲壽大江以南論福履之厚無踰公者公卒年六十
八　上聞訃悼惜爲輟視朝一日贈太保謚康敏遣有司諭
祭者九仍　命治葬於某處新塋惟白氏之先爲河南人從宋

南度占籍武進歲久爲大族近代自公伯父瑜爲禮科給事中
父珂爲大冶教諭漸顯于時及公官益顯子弟宗族喬起連取
科第至數人皆爲顯官諸孫又皆秀而可望故鄉里論仕宦之
盛又無踰白氏者

論曰世之登科第而進者累數百人莫不英偉磊落高論風生
自以爲一世不足爲考其平生往往蹶踣顛躓而止求其後以
功名富貴而終者特一二耳而此一二人者觀其在位多寬綽
厚重含垢納汚不皦皦以自高不沾沾而自喜渾然若無能之
人曾不爲新進少年之所與孰知他日任重道遠以建國家大
事者則此所謂無能之人耶故嘗論常之先達若胡忠安公其
一人也白公繼起其後功名富貴考終于家與之略等可不謂
鉅人長者乎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有容德乃大公其人矣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九

墓誌銘八首　生壙誌一首

閭丘賓用墓誌銘

天順六年夏方從閭用通疾藥卜命余方後作如是者數四勢浸劇君知不可爲即却藥俟絕言談如平時數日死君嘗力疾築室他日欲恭親讀書其中至是其父撫撼大慟曰室兒所築者曾不待一日居悲夫其殯于此寔與君相好非直以表兄弟也爲往哭之且爲之說曰仁者不必壽世有是言君年四十三耶豈非信歟而又言仁者必有後君娶某更二三妾然生男輒夭死徒有三女子在此又何邪夫之此者幸得之彼奈何君獨兩失之邪豈所謂仁者君非其人邪君事父母甚力於其有愛必致之樂乃已女兒賓于家生女復贅與之處歡然人不知其家

之三姓友人陳公輔死而家貧甚爲之斂且葬歲必一持酒肴祭墓下其行多此類謂君非仁者疇請哉然則君之致此吾無從考也前葬其甥周京爲狀乞銘予既爲說以信其死而深疑其無後以傳乃復叙次其事而銘之賓用字也諱觀姓閭丘氏蘇之長洲人其先有諱孝終者宋元豐間仕至朝議大夫黃州守曾祖叔莊祖公望父廷端皆不仕娶同縣徐氏生女皆幼仲許適張裸君爲人修謹好義是非取舍不苟苟隨人尤慎交交則不變身雖混居市廛其高曠靜約榮利漠然處山林者未必如也少好學長益習書攻詩詩平實有理致所著有井蛙叢若干卷書得晉人筆意君眇一目人謂其以疾故不仕非也年未四十髮已種種嘗自怪其蚤衰然不意即死矣死之日爲天順七年閏月某日以又明年某月日從母顧氏祔葬天平山之原於是其母先卒六月矣銘曰

生不壽死不後人之自取邪數之不偶也晉陸士衡唐孟東野君兼其人于千載下我爲之銘豈曰知者

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張君墓誌銘

於乎人惟無志與材以見于世而槁死林下死者固無憾生者亦不之惜也或有志焉而獲信材闕而及試於是而死則死者生者亦何足憾且惜乎乃若吾友惟善之死志方信而倏鬱材將試而卒閟此不惟惟善之目不瞑凡爲其姻戚僚友莫不爲之扼腕太息而流涕也君諱倫字惟善姓張氏其先爲汴人隨宋南渡家于蘇遂爲蘇之長洲人曾祖祐之祖士達父明遠皆不仕君弱冠入郡學即知黜華向實卓然出諸生治尚書景泰四年中應天府鄉試二乘進士擬中乙牓得學官輒辭不就居

太學掃一室讀書朝暮整襟肅然一寒士而君益自刻厲久之從夏官卿學教疏居一歲謁選吏部考君才可用奏理南京都察院刑六閱月刑無頗類都御史高公才之以其名上成化二年三月即拜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浹辰將取道還家爲母吳夫人壽一夕暴卒閏月乙亥也年四十一友人鄉貢進士查君文外兄太常典簿李君浩相與殮之官爲給舟載其柩還其兄佐與其二子以四月庚子葬君于吳山先塋之次君爲人謹謹不少放剛簡端毅而有廉隅善事親與人交篤而不汎配錢氏故大寧都司斷事某之女子男曰謨曰訓女長適宋存理次許適徐季華次尚幼自君初登貴仕即死不識者亦有噫嘻聲祿仕儋者所待以爲榮者也君之志固不在是予之所以惜君者亦果在是乎系之以銘曰

木產于地封之艱澀之不易尋斧縱焉乖成器飄風拔之匪材
自棄嗟嗟張君無乃類人不勝天奚足異

陳府君墓誌銘

陳氏故河南人宋南遷從之家于蘇遂為吳縣人世業醫其陰
有德于人蓋已久矣至君之兄少保僖敏公既以重望膺度為
天子寵任而君之弟鑄復以子貴封河南道監察御史一時陳
氏貴顯遂為吳中仕宦家之冠君時處伯仲間略不以門地驕
人綿言歛足語出恂恂其抑畏反若寒士下故鄉里稱厚德者
必曰陳君陳君云君諱錡字有容叔父季玉無子以父命為之
後母朱氏老而無依嘗迎養于家君以其事父者事叔父而季
玉之祀不絕以其事母者事外母而朱氏之意甚適也永樂初
父被名為太醫院醫士君懼其老弗勝勞請以己代父之父沒

居憂制以疾遂不上成化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七終曾
祖德卿祖均錫父孟玉皆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曾祖
妣某氏祖妣某氏妣高氏繼孫氏皆贈一品夫人娶夏氏繼劉
氏子男五人倬倩俏傛佩女二人長適蔣信次許適傅本孫男
十二人女四人以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葬吳山之先塋前葬
其弟御史君率倬等哭再拜持狀乞銘予於君為里人頗知君
不可辭無銘銘曰
於維陳氏世有潛德自宋徂吳久晦其跡維僖敏公為時名臣
寵祿之來萃于一門小人施施孰不憑籍君乃退然自持愈下
維葬有銘可考不誣以媿小人以慰諸孤

山陰田處士墓誌銘

成化庚寅六月一日山陰田處士卒享年八十有三以明年當
卒之月日葬于邑亭山先塋之次初處士之疾病也屬其子敬
曰吾即死惟吾所輯喪儀是行百凡葬具寧薄毋厚唯刻石誌
墓古人所不廢者汝其圖之至是敬使其甥吳巘走南京持狀
踵予再拜以請予以不知處士辭而監丞徐先生懇懇道處士
之賢於予先生處士之邑人也予信其言且嘉處士之能不亂
其命而其子之能從之也卒諾之按狀田之先蜀人也宋有諱
奕者仕為右正言從高宗避金虜之難從家臨安四世孫起居
郎昭再徙會稽昭生榮榮生茂義茂義生忠始籍山陰而娶于
朱生處士諱寧字時泰別號勿菴少失侍奉其母得子道甚母
沒家毀踰禮人多稱之其治家尚嚴肅而尤以信義服其鄉鄉
人有爭辯者待處士一言而定至於憸人悍夫望見處士於道
皆為之趨避不暇或者比之王烈焉平居坐一室端然終日如

對大賓則有修敬之扁富而能貧服用毀損如小家習奢之有
害也則有貧富相因之圖雅好禮歲祀先必宿齋戒而儀物兩
備患流俗之瀆其先也則有闢紙錢之說其治喪斥去浮屠氏
法而一惟儒者又以繁文末節之不足行也則有簡易喪儀之
書他言行之可書者尤多不能載故邑中推數好古而知禮者
必及處士處士初歲績學期以表見于世既不果則一意治家
正俗欲追古善士而及之逮其晚節益有高致作翠拱之樓以
居彈琴賦詩若無與於世者常偕里中遺老十人結清閒之會
月為一集蓋有洛社之遺風云處士元配楊氏繼王氏子男一
人即敬女二人適吳巘錢侃孫男三人曰阜曰寅曰宣宣為郡
庠生銘曰
有以裨乎世奚用推而仕也有以傳於人奚用懊乎死也爽考

其行於今之世而見古之士也嗚呼若人而今則亡從見之山之下有封若堂也而采藏之麓秦望之峯翩然白雲冷然清風彷彿乎靈氣之之乎其中也

正義處士墓誌

己丑歲予舉進士不第識烏傷王允達于國學予問允達嘗所友者則首以浦江鄭仕信對且曰仕信以國子家居且來矣其年冬予與允達偶出步貞珠溪之滸見有騎而從兩僕來者允達遙指而笑曰此非吾所謂鄭仕信耶趨而迎之果然仕信亦止騎從拂蓆挨須眉問款允達手語道上予亦願見仕信者見之一如平生歡自是予三人者交好甚篤暇輒相過從坐如跽足然他日仕信獨過予予迓之門視其色若有隱憂者私怪之而難乎問有頃始起而言曰亶之父之棄諸孤殆且八周矣

當下窆時墓石且礱而未具執筆者不得吾兄弟私計之以爲寧緩勿苟恐爲吾父羞茲幸獲投分于子能忘情於亶乎則應曰君之欲銘其先人意蓋在文筆也予念東陽時即嘗讀麟溪集集間他文辭之載弗暇論如沖素府君之墓晏朝請銘藍山府君之葬方承事銘青田府君之葬蕭文獻銘奉議君貞孝處士則歐陽文公宋太史亦皆有銘顧予何人而使與於斯恐不獨羞先人且恐爲諸先哲羞予方苦辭仕信耳若無聞而首已至地矣予曰無已取事狀視遂出諸袖中蓋允達所製也予疾讀一過曰君家家規百餘條先君子動率與之合可謂賢子弟矣然在鄭氏則常日事也奚庸書至飯飢殯死娶貧凡數十事可謂長者矣然亦鄭氏常事也又奚庸書其非常事者惟曰正統間有寇難寇退能修復舊業完其家者可書又曰天順初火起于家以家廟欽天而熄及火復作廟卒無恙可書以二者可書惜乎文筆疎陋不能昭之闡之也若夫鄭自沖素以下世德焯然史于國誌于郡乘于家者甚備又不假書雖然君必欲書之敢弗書乃書曰　明故正義處士諱旭字允杨曰正義者鄉之易名鄭本出滎陽累遷至浦江之白麟溪天下所謂義門者也曾祖銘祖得金華稅令父棣嫡母張母姚處士娶陳生四男璉瑚琥璽一女適國子生戴廷用男孫七曹慶鑾鑰鐘鋒鉞女孫三其二適李鏞戴璠其一尚幼處士卒于天順甲申三月七日春秋七十有四以歲之十二月六日葬其邑松林先塋之右

解元賀君墓誌銘

始君自吳中來就試京師其狀貌癯然望之可識予掃一室使治其病數日病轉劇則爲書報其家其兄慈冀得一見也不一

月疾馳四千里而來則君已死矣且死神思俞清謂予曰吾不可以執筆爲我書所以告吾父者予諾之祗夜促書已具顧其子故姪收曰其善藏之頃之倏然而逝嗚呼惜哉君諱恩字其榮姓賀氏其先蜀人也後徙于吳曾祖公宣大理寺評事祖宗振父奚之皆業儒不仕母曰王氏自君爲童子時用其父教力學不少懈既游郡校治易得其義而止未嘗曲爲之說下筆平易謹密皆可誦也成化四年舉于鄉第一明年例試禮部以病不果後凡三試輒屈然其業益精名益完嘗入太學祭酒司業期待者甚至與同舍生講業皆推讓之以爲不可及家居學者爭集其門終日亹亹不厭指教去而取科第者凡若干人遂以易師稱吳中爲人喜辯說是非無所徇于人以其中無它也亦無怨惡之者至其事父兄孝友教子弟嚴而有法其可稱者

多矣君初以兄之子放爲子後得子曰敃女一人皆幼其娶吳
氏也生于正統己未七月十二日卒于成化癸卯十月三日年
四十五其兄慈載其柩將以明年十月三日還葬于吳縣胥臺
鄉黃山之先塋予固與君厚者不能無一言以相其役也竊觀
君之死公卿大夫雖不識君者皆惜之其識者尤悲悼之所以
得此于人者非以君宜有爵位而不及致故邪然彼徒有之者
而人方幸其死則人寧得乎名邪得乎爵位邪況彼亦終死而
同歸于盡邪因書此以慰其父兄子弟之哀亦以自慰云爾爲
之銘曰

抱美玉兮來售歷長路兮止息方握手兮勞苦倏舍予兮誰卽
形慘慘兮魂茫茫覩二稚兮在吾側豈乘風而反拂絕吳山以
爲宅嗟死者之紛紛奚名譽之藉藉維好修而有文宛其人兮

如存才可用兮自致命在天兮嘗聞君雖安此兮無怨見臨絕
之云云竊獨怪其不瞑豈平生乖願乎榮親命無往而不在安
斯壙兮尚永閟乎千載

湖廣荊門州知州徐君墓誌銘

徐世家江陰之梧塍君之曾大父曰均平有隱德大父曰本中
嘗以人材徵未仕而沒後　朝廷追旌其墓曰義民父曰景南
疎財尚義獲受官服其娶孔氏而君所生母馬氏也君諱泰字
士亨以避先諱更字大同幼與其兄惟正受父訓學業不少緩
惟正嘗一出爲中書舍人而君從鄉校貢入太學文名在六館
間籍甚既乃應順天府鄉試時主試則學士劉公儼也居君首
選人以爲宜或有以私故獨謂所取士非公者請覆試于
上不可乃卽禁中特試前列五人文成皆稱所第名而君尤以

富嫌於人其事益白於是士論翕然歸劉公至沒而得謚文介
亦以此其後再試禮部輒中式有司嫌君輒棄去人爭惜之久
而歷政寧臺以能明法律例有御史之擢後以嫌不果竟授黃
之羅田令物至有謂爲政當先足食否則教未可施乃數訓民
務農凡貧無牛種者輒給與之更立義倉以爲儲蓄之計已而
歲大侵遂發粟賑民不足則下勸分之令且作饘粥以食羸弱
不能行者一時惠及鄰邑所全活不可勝計先時民多論財嫁
娶君禁之使必以時民有其後將絕以貧故出繼他姓者爲贖
還其家富民買田或不納稅秘遺貧戶至六百石有奇者徵迫
殆死爲發其奸得免君居官尤廉每歲所當得公錢市粟以備
飢歲其服食百需一取給於家而已時有但歆羅田水之稱於
是黃人爭欲得君守郡兩司爲具疏聞于　朝遂擢知荊門然

非黃人所望也去任之日爭送之郊悵然不忍舍荊門號難治
君治有餘力州幾無事部使者才之會吳陵有疑獄數年矣乃
檄君往讞讞之卽決其明敏如此三年有鳩來巢於廳事之梁
人以爲善政所致相與歌之俄遭孔孺人喪歸再遭父喪以生
不能榮及其親爲痛與其兄竭力治葬人憐其孝服除荊門父
老數輩詣　闕奏願復得徐知州疏下吏部從之君在任歷五
月疢疢理奬政疾作卽不可治卒之日成化十五年十月丙午
也年五十一君襟度潤達遇義事敢爲綽有父風與其兄處相
友愛甚篤家產故厚能身率族人以儉教子姪學必勤苦已而
遂有取科第者實自君啓之性善吟詠有生白生詩藁藏于家
生白者其所自號也君初娶同邑趙氏處士時顯之女再娶海
虞章氏國子助教儀之女男二曰元敎曰元敘出側室王氏顧

氏女五其壻曰華頴陸節周祥熊夏賢夏玦吾是君之喪歸自
荊門卜卒後之三年正月壬申葬于所居東三里許馬鎮村福
昌里之原其兄惟正以予嘗文君前葬具書以卜戶部之狀來
請銘爲之銘曰
才莫不宜而止於斯古亦有言止或尼之嗟世之人多以祿仕
仕不以祿君也盡瘁簿書錢穀莫匪爲民寧身之詘而民之信
豈徒詘焉又奪之年惟此銘文庶永其傳

宿田翁生壙誌

成化丙午翁年六十有六曰吾老矣一旦即病不起何如盡豫
備所以藏吾身者於是治棺棺成又曰盡豫備所以藏吾棺者
於是治壙壙成又曰他日子孫必求誌吾墓者其或失之誣乎
則以書來京師請於予曰吾故韓氏孤童也昔先祖院判府君

遺命祖妣倪安人俾爲伯父府君後時既幼無知識稍先母張
孺人撫育之如己生而叔父府君更憐之稍長則爲擇配以家
世業醫也命從從兄梅窗先生學早夜肄習亦既勤矣蓋吾之
於醫雖不能過人然於治病未嘗不盡吾心或不可治雖有厚
利直謝却之使更他醫而已惟吾性稟介直與世多忤故兩以
醫薦皆沮于人且愚不逆詐至于瓌瓌楞然此皆區區置之不
足道也獨念吾母張孺人守節歲久嘗言于有司蒙 恩旌表
以少酬所以撫育吾者他如修祠堂必謹祀事以奉先世置墓
田必立條約以示後人此則不敢不勉焉者今而且老惟上下
山水與名人勝士杯酒嘯詠以韋布終其身焉吾有子曰金鍪
嘗侍外舅張御醫先生于京師先生高於醫者得盡傳其秘爲
知者薦授崇王府良醫而吾晩年卒賴其祿養比又爲吾入粟

賑飢有章服之榮此固非吾所望然念其孝不忍違也吾娶張
氏能守婦道不幸先卒有子四人長即金次鍪次鑾次鏊庶
出也女六人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張氏卒時以先墓在城西
者隘始卜葬稚宜山以字號而虛其右以俟吾今所治壙即其
地也吾平生大畧如此惟託斯文之雅及吾生存以一言記之
幸甚予與翁別又數年矣嘗見其年壯氣盛時好面折人過論
事侃侃無所畏忌及漸老粹然一醫更謹厚靜默可親今得其
書其言真率不妄如此視彼好自誇詡而考其行無一副者豈
不賢甚矣哉於是誌之韓之先出安陽爲宋魏國忠獻王之裔
世有顯者至 國初有曰復陽先生始精於醫傳其子曰公望
隱居不仕曰公茂公達並以醫事 太宗文皇帝最見寵遇
公達生三子曰伯濟伯廣伯尚伯廣娶喻氏生翁而爲伯濟後

伯尚實敎而成立之其名襄字克贊宿田其別號也以永樂辛
丑十月九日生壙成於丙午某月某日明年七月十日誌

進士卞君墓誌銘

今年夏有傳寅之死者予不之信或曰子何以不信寅之死予
曰寅之淳謹人也無暴氣無刻行如是而又當盛年固無死理
曰無死理不有死命乎居數日有自南來者曰寅之殞矣殞矣
吾且臨其喪矣則歎曰噫嘻寅之其果死於命耶方謀與諸同
年爲文祭之以寫其哀而寅之之兄退之適遣使來京師持鄉
進士翟舜民之狀乞予銘墓且自爲書遺予予既進使者問寅
之之所以病且死故餠乃發其書考其狀而叙之曰寅之諱謹
姓卞氏常之武進人父曰庭蘭生六子寅之其次子也爲人蘭
其淸玉其潔而衣冠楚楚眉目如畫出入家庭庠序間於父兄

師友之情最深也又嘗以誣被拘寅之憂甚日則昭操飲食進之獄中俾得請代甚力不聽異母兄訴發世家人少之謂興禮宜殺寅之執益堅此皆其幼時事爲宗黨所稱道者無長益好學從良師受三禮探索辨難專門禮經者不能屈至爲程文務抑其詞使與理稱成化七年以邑學生舉應天府秋試主司今楊學士徐侍講爭奇其文擢魁其經八年春遂中禮部試廷試復在高等　天子賜之進士出身故事進士不即授政第使從有司觀之寅之得兵部譔飭如諸生名益起部中會有大臣死者　朝命董舜事南行經濟會時適東方大旱民饑疫者相枕藉寅之感焉行次房村疾大作兼程抵家見其母若兄弟疾少愈一日客召其弟詒譯等謂曰爲我治棺衾皆怪之翼日竟不起九年五月五日也年甫二十九死之後發其儀得奏章一

通言東方事宜所以賑其荒政水利者甚備見者益悲其用世之志云以明年二月十七日葬其先塋寅之娶徐氏生一男二女卞爲浙右名族予嘗爲寅之誌其弟誠之葬所若其家世矣茲故不復載銘曰

嘗其軸適于陸折其轅車則覆嗟哉寅之命何觸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一

墓誌銘一十首　壽藏銘一首

前朝列大夫國子祭酒邢公墓誌銘

今上之五年擢國子祭酒邢公爲禮部侍郎而以翰林侍讀學士陳公代之公上疏辭不獲則就職一時僚屬生徒皆自以爲得人公爲人師莊重簡默於教條重政更特持成規御人度使可守而已至簿書錢穀之事一付主者務攬大綱不瑣瑣問出入曰吾職不在是也故事國子師生月給錢若干爲飲食費然以事去不及給者則貯爲公錢用之甚更數祭酒皆然至邢公繼之頗以法繩人人始有怨言及既擢去或欲誣其以公錢入已者且及公公置之殊不以爲意事遂　上聞詔大臣雜治邢公對簿力辨公歎曰吾官至國子師尊嚴矣安能對刀筆吏

掉口舌乎不吐一詞竟服時適有從中醞釀之者獄詞上備旨坐除名於是諸生數百人詣闕上章爲公訴誣枉不報士論究之其有志世道者則以　朝廷一旦辱二大臣去之如反覆手又爲國體惜之也公既免官家居言笑如昨日將治裝南還不幸而疾作矣遂以七年九月乙酉卒于崇文街里第年五十七夫人錢氏護柩歸葬吳縣伏龍山之先塋實九年二月壬申也公諱鐩字緝熙世本嘉興商氏元季之亂曾大父僑避地長洲之周莊冒民陳大父諱其父諱潤贈翰林編修公生方幼稚編修君謫戍益州道京師遺公故人范叔瓚家稍長去從王太御一居爲老氏學非其志也然公少有高資篤好儒家言能通其說下筆爲文章輒有奇氣他日以事如浙東市書盈篋而歸晝夜誦習卒棄其學而歸於儒以其餘力治進士業正統九年中

順天府鄉試第二人明年禮部中乙榜不就入國子爲李忠文
公弟子文名益起忠文奇之十三年中會試十八人廷試擢第
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修景泰元年代祀北鎮醫巫閭山還充
經筵講官七年遷修撰　英宗復位奉使朝鮮天順四年同
考試禮部明年預修大明一統志尋遷充　東宮講官六年主
順天府鄉試丁母太孺人沈氏憂服除還侍讀修　英宗實
錄成進侍讀學士成化四年主應天府鄉試明年奉詔教庶吉
士翰林未幾國子之命下矣公爲人容貌岸然望之若不可親
及就而聆其言論藹如也人有善喜爲之稱道其不善者亦疾
之如仇故卒以此得禍少罹患難家室蕩然能以孱弱自樹立
及登第得官而編修君没戍所久矣間因東使代祀便道函其
父骨歸而逆母太孺人養之於官既而得旨賜歸葬其父于鄉

母子同入里門卒完其家室而加光大之人以爲難公事太孺
人孝而盡禮太孺人卒居喪三年不肉食不内處不酬應文事
時　朝廷方修實錄嚴有詔起公公上章求終制不允章再上
懇求允之平居無聲色之好好止藏書并古書畫器物而已朝
鮮嘗因公來使以妓女待公詩却之夷人敬歎至版刻其投贈
諸詩行于國中其爲文才贍而氣完所著號方菴集凡若干卷
善筆札至臨模古人眞蹟殆不可辨配錢氏封孺人賢而有内
助功公無子子弟之子淶先卒三女長適湯壁次適沈愉次許
適丘某而夭孫男一人曰柢公之葬蘇守劉陽丘侯時雍實經
紀之而墓銘顧未之刻寬則有罪焉蓋寬少游於公之門公不
以其不肖每與進之今幸竊科第入翰林而公既不見則闇公
之葬獨無一言以下慰於九泉乎爲之銘曰

得喪紛紛有萬其狀自我得之或以　人喪我力可爲人不可知
終焉面目來無䩄而公則其人進退甚適公議未已則我稽[illegible]
此寬可置彼惜孔多歸全一丘其如公何

先考封儒林郎翰林院修撰府君墓誌

府君諱融字孟融姓吳氏蘇之長洲東吳上鄉人自高曾以來
代有隱德父曰壽宗尤以淳篤稱生値元季違　國初能晦匿
自全娶同邑韓氏年五十始生府君時洪武巳卯二月甲寅也
府君幼則端確兼多智識如鉅人性至孝父嘗有疾以童子徒
步入西山汲澗泉煮藥以進稍長即善治生父曰吾晚得子而
子能自立如此固先世之德之致也喜而特祀告之府君既孤
年甫十四自顧無他兄弟卓然以門戶自任當是時所居城東
遭世多故隣之死徙者殆盡既蕪落不可居乃徙今集祥里僦

從母之夫顧敏中氏顧方以貲雄里中久而家漸衰敏中且病
呼府君告曰吾視諸子鮮克承家者吾即死惟是舍宇勿爲他
人有也府君泣而諾之及敏中没府君屋與之直而仍居其子
不使他適迄今蓋五十餘年府君既以勤儉董畏拓其家以大
而城東舊業然未嘗一日敢忘而不經理之晚歲益種樹結屋
爲終老之圖因自號東莊翁及孤寬忝科第入翰林爲修撰獲
以其官封府君階儒林郎然不幸　命下則既遘病矣卒以成
化乙未八月戊子年七十有七娶居氏繼張氏繼王氏皆封安
人子男三曰宗曰寬曰宣女四適沈鏞周詩沈綬王節周氏女
先卒孫男四曰奎曰齋曰奕曰福孫女二長適夏靖先卒次許
適徐美中曾孫男一曰俊章女一以卒之年十二月甲申葬于
吳縣五都太平鄉花園山之先塋初寬居京師聞府君病凡再

上章始　賜歸省未至家之七日而凶問至寬哀號悲恨痛徹心骨聲容如存闃見無及日月有時敢次叙平生大畧刻石納之幽堂若夫府君之德所以積于躬見于事庇于子孫推及于親戚鄉鄙者當求諸名筆表于墓道寬悲哀摧憤不能悉書也嗚呼痛哉孤寬謹誌

奉議大夫宗人府經歷龐君墓誌銘

宗人府所設官有令有正皆極品然未嘗授其人常以駙馬都尉一人之尊貴者署其事其屬有經歷亦必有清望之士乃授益慎之也龐君朝儀以沔陽守滿考特擢為之君靜厚人也言動不躁且負才具足以有為始至府中覩廨宇傾圮葺之如新人莫知其費之所出顧所掌自　皇族婚姻册封之外更無所事又府署深邃終日寂然如山林間吏卒闃戶甚假而君益

閒散無以施其才歲餘病作竟卒實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享年若干君諱理字朝儀其先山西大同人曾祖福忠謫戍北平又徙太倉故今為太倉人祖景仁考仲禮仲禮娶某氏生君始遣君入衛學為儒生君能自奮勵以天順某年遂登應天府鄉試既而試禮部輙不中始仕為沔陽沔陽大州號難治惡少年往往白晝肆剽掠莫敢何問君始至擒其首惡者一二治之餘皆斂跡屬縣景陵有巨奸相聚陰持吏短長起滅詞訟其黨有一大歲十虎三彪之號亦皆就擒死獄中他日盜聚竹林灣勢張甚捕者皆空還君出其不意以小舟直抵其巢穴盜相顧驚曰太守來矣遂奔散獲二十餘人寘之法州境遂寧巡撫都御史劉公敷特旌其功以勵衆州既稱治君乃料戶口以均徭役作溝渠以備旱澇行之悉有法至今人思之於君為州

如此可不謂負才具足以有為者耶君娶陸氏子男一人曰暟女三人孫男一人曰將扶櫬南還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太倉殷岡門外以予嘗知君奉王翰林濟之狀詣拜乞銘予以知君晚為辭而暟不舍也銘曰

位則不卑才無所施尚有遺愛與沔水東馳嗟君子兮藏于斯

鷗盟童府君墓誌銘

童為閩世家其先蓋出晉車騎將軍牧之至唐有避亂由廣陵來者始居縣治之西鄉鄉遂稱西鄉童氏在宋曰蜚卿朱文公門人也著述甚富自是子孫以儒業相承而族益大元末曰瑛者率鄉兵拒偽漢陳氏入　國朝論功授官瑛生文貞文貞生衡衡娶楊文敏公女弟生府君少則醇良既長寡言慎行與物無忤事父祖與繼母以孝父沒事叔父而孝不替至與兄弟

及諸子處友愛甚厚家庭間盎然也童既大族君待其族人凡親疎賢愚一以恩意其居鄉謙謹人皆愛重之或有忿爭以一言諭之輒服歲飢出粟賑貸不責其必償其後　朝廷令有司行勸分之令君首奉　詔始授承事郎非君所望也君少好學而舅氏又皆顯于　朝力足以薦人君時雖尚少然不肯依附以取仕宦教其子宜以科第出用子欽竟登鄉貢而君則不及見矣既七年欽赴試禮部始持其友滕行人祐之狀來乞銘且出其家乘一編相示則自唐宋以來至于　國朝名人之文詞皆在乎惟乎其請也顧欽之意懇懇乃為書其事行之槩畀之刻于墓上君諱翀字士敏號恬齋以永樂丙申十月二十五日生成化辛丑四月二日卒享年六十娶吳氏先十二年卒子男六人曰俞曰欽曰佐曰中曰康曰鉞女五人長適朱爀次適宋

燿皆文公十世孫次適建寧左衛指揮張淵次適江楫孫男子十
人曰轍曰覯曰軌曰轍曰軾曰輞曰晏曰誠曰策女九人以卒
之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葬于其鄉泰山之原而銘之則丁未之
三月十二日也銘曰
閭有名族彬則以儒祝其匱中穰穰遺書開就保茲惟士敬甫
其在里居亦不怍俯視其後人振振何多況也有人已掇鄉科
有施必報尚在他日藏茲山丘其固其密

鴻臚寺主簿何君墓誌銘

鴻臚寺主簿何君去其家十年以例乞歸省既得 旨行至半
道聞毋孫氏喪哀痛不食者累日及抵家而疾作竟卒成化二
十年十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七其子梓自太學丞歸將以明
年十一月十三日葬君於泰興縣永豐之原謁予請銘予辭焉

其請益至益既久始克為之君諱嵩字興贍姓何氏世為泰興
人其先有諱某者以好義聞鄉里君之高祖也曾祖彥清祖伯
用父頤頤娶呂氏生君兄弟三人君最幼以父命為伯父觀子
為人美風儀而續文學道汲汲如不及物不欲仕日之田間課
農勤苦甚棄輒倍收然農事暇未嘗廢學也嘗至京師高文懿
公以鄉里故與語奇之文懿時在館閣欲薦君可用力辭乃已
既歸愈益敦行時都御史王公竑巡撫淮揚今南京兵部尚書
王公恕為揚守二公世所謂偉人相與論郡內士必及君他日
兵部行縣遂造君之廬其見敬禮如此後君以事再入京師竟
用知者薦授鴻臚寺序班秩滿陞主簿居官默默非所樂也君
性孝友事所後父若毋一如所生二兄相繼沒以痛哭故致疾
其學務博覽尤熟於史上下數千載事能記憶不遺若佛老之
教非特不信亦不一窺其說也然君平生惟不為奇絕可駭之
行故其名譽不出於鄉而予亦不知君及觀當世二三名臣所
以待君者則其為人可知也且狀為進士儲君巏作儲固其鄉
人也知君尤詳予特節而書之君娶張氏子男三人曰杰曰梓
梓鄉貢進士曰楫楫後兄岳先七月卒曰揩出妾揚氏女二人
季貴宗劉時其壻也孫男一女二銘曰
仕而食焉已升諸 朝沒而殯焉不在于郊嗟哉何君名永昭

韓府儀賓曹公墓銘

維
太祖高皇帝有子曰韓憲王王有子曰襄陵莊穆王王
有女曰清澗縣主主長而甚賢王奇愛之為擇佳配公時年十
六以從毋之夫陳公傑為平涼守自吳中往視之他日王適見
公奇其可婿也使人言于陳其夫婦重違王意卒諾之已而貴

選之入京請授儀賓階亞中大夫仍 賜章服鞍馬而歸鄉人
以為榮公諱珙字仲璜姓曹氏世家蘇之吳縣為人俊偉豪爽
無齷齪態人多樂與之交然或不當其意雖顯要者亦蔑視之
好面斥人過尤能分辨曲直言出人亦無不服者身雖處富貴
未嘗一日忘其故土見吳人與語輒流涕而所以接遇之必厚
以父毋早世嘗迎其兄璟事之甚謹兄沒撫其遺孤若已子然
其平生蓋如此以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卒享年五十有
七子男四人長銘為縣主出以軍功授官服次鉞次錡次銓女
三人長適平涼衛千戶張英餘未行孫男二人長澄郡庠生次
瀾女四人於是銘來告哀 朝廷為遣官賜祭將以卒之又明
年甲辰十一月壬寅日葬于平涼縣由延里之原以予其郡人
也奉御醫周原巳之狀泣拜請銘銘曰

孰謂吳産而爲韓人迨其中身生子長孫坐上雄豪澂然襟度
維不驕盈足以銘墓

亡弟原輝墓誌銘

嗚呼原輝果棄我而逝耶悲夫初原輝病少愈欲來京師視予或止之不顧曰吾必一視吾兄竟來予見之驚喜甚然竊憂焉留四月還相與痛哭而別至家僅五月而病劇遂不可救蓋昔者不遠數千里而來其與我訣別也悲夫原輝諱宣姓吳氏世家長洲爲先修撰府君之季子而吾之母弟也年十三母張安人不幸下世一旦能自謹飭居家執孺子以學凡嬉游博奕之事皆無所好也稍長每早作之城東經理舊業種樹成列鑿池環之更築屋田間爲巖隱計題其旁室曰拙脩因號拙脩居士而時擧杯歌晉唐人田園詩以自樂嘗曰吾有愁處惟入園林

臨水石不知其脫然以去也性孝友能順適父兄意先府君嘗館親黨之無依者數人至原輝館之不替而長女兄寡居無子則迎養于家其仲早喪生女纔數月亟取鞠之如己出一男曰遂尚幼更撫教之至於長而成立其心之厚如此平生奉己食不求豐衣不求華惟取足而已尤不自愛往往視爲務善之事與人處平和謙抑尊俎間相與勸酬飲輒盡醉醉則默然不亂故人皆愛而親之其娶沈氏先卒有子一人曰奕出側室顧氏女一人適徐美中其生正統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成化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年止四十八以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葬于吳縣太平鄉花園山先塋之次予嘗與原輝約他日歸老必于東城而原輝亦曰吾當爲經理其地與吾兄樂也悲夫今尚何望哉葬既有日吾何忍銘然亦不忍終無銘以暴白吾弟之爲人也銘曰

父兮母兮予於是依兮尚依其後兮吾與子同歸兮

明故昭信校尉泰州守禦千戶所百戶胡君墓誌銘

胡之先濟江人也在元有仕爲萬戶者曰煥章煥章生德淵國初戍守盱眙儀眞等處爲隊長後徙泰州生志學志學娶劉氏生君君諱倫字大經爲人重厚明敏且好學略通陰陽曾卜之說而於九數尤精以則在行伍人皆爲不樂而君殊不以爲意曰此吾世籍也舊制凡戍江北者歲更至京師操備及君即操甲出門衝冒霜雪不以行役爲難辭如是者凡三十年其小心守法自裨將而上皆信之景泰初北虜既遁京師猶戒嚴方務儲粟塞下爲守禦計慨然納粟六百石以例授試百戶當是時君銳欲以功名自奮遂從武平伯陳友往征逆西得選直帳

下以貲謀選師還實授百戶武平以君有贊助勞擬再論奏不果人又爲公不平而公亦不以爲意也既還泰州謂天下承平教其子必以文顯其子玉竟登進士第列官于　朝卒如其志君性孝侍父疾久而不倦母孀居二十五年奉養備至及父母終居喪哀毀而有禮其爲人如此則所以稱於人者豈特才諝而已以永樂甲午五月十日生成化乙巳十一月十七日卒享年七十有二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州西九里溝之原娶薛氏懷慶知府廣之女先卒子男五長即玉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次璉襲百戶次瑄次珍次珙女二長適許瑞先卒次適州學生李鏞孫男九曰嵩嶽巖餘未名女九長適韓源餘尚幼儀制君將歸治葬自爲狀來請於予且曰玉忝以明經致用適與先人同品秩幸嘗考覈例不得　封典甚恨願畀之銘以慰也予重

違其倩乃詣而銘之曰
胡在故元實爲武官厥既失之家幸以完公以才諝稍自拔接
賞不酬勞功彌敦闕未復于武卒顯于文甲科俄躋畀其後昆
維此幽堂百世無改追榮其先亦尚有待

裕菴湯府君墓誌銘

湯府君以成化十七年正月廿二日卒既卜明年十月廿五日
葬于先塋矣其子瑄持御醫周原巳之狀始來乞銘其墓君諱
濬字宗本自號裕菴翁其先常之江陰人也後徙于蘇遂爲吳
縣人世勤生殖家至府君之世而家始益大府君有兄弟八人
其仕者曰渭他皆行賈于外府君亦嘗一至京師竟歸而治生
于內蓋府君善殖產所以居積棄取得古人遺法然凡錢帛之
出入估直之上下必公必平而其爲人又剛直重厚素爲人所

信服當發言文縠徐出一言無不帖然以去其家既益大而居
者甚衆衣食所資婚喪所需以及賦稅所出一惟府君所區畫
當是時其家出者至僮奴能協力化居而収倍從之息仕者有
民社能守法奉公而有善最之名而府君於是乎有力於湯氏
矣然府君至此自持益謹自奉益約兄弟子姪得於見聞者更
相飭厲不敢爲驕奢之習所謂禮生於有者及其既沃而恡人
始悲思之夫爲市交易見於易而車服晉著於書至司馬遷作
史記特爲白圭猗頓之傳於貨殖人生日用所不能已者推而
言之其大者不可以爲國使國之財賦得其人而理之不惟可
以足用而其效至於使民知禮節而俗厚矣府君曾祖曰潤卿
祖曰均澤父曰善善以渭貴封大興縣知縣母曰楊氏封安人
其配周氏繼徐氏王氏周出男二人曰琪曰瑄瑄以書藝進授

鴻臚寺主簿女一人嫁浦文泰庶出女一人許嫁某孫男三人
曰假曰傅曰倫女二人一嫁朱廷一在室府君享年六十有八
其葬在吳縣太平鄉鳩福山合周氏兆銘曰
鬱然高丘是惟裕翁少壯嗟翁百年匪裕其身以殖其家以垂
其子孫何以爲用惟其義何以爲本惟其仁何以知此吾其里
人

醫師錢橘隱墓誌銘 并序

吳縣西二十里有雅宜山錢氏始葬山下者曰良玉府君橘隱
則府君之仲子也其名恒字伯康自號橘隱錢氏世業小兒醫
其先爲汴郡人在元有曰益者任常州醫學教諭因家焉益生
元哲 國初以名醫徵奉 詔往治晉王子疾愈王奏留之卒
葬太原元哲生宗道晉府良醫正宗道生良玉太醫院醫士良

玉娶高氏蘇州人也再家于蘇故今爲長洲人橘隱以永樂丙
申十二月十二日生自其蚤歲已傳醫業然其氣豪爽不欲以
醫名居都下者數歲所交多名公奇士議論間發輒傾其坐人
歲巳巳適有胡虜之變慨然歎曰吾生不能立功名于時至於
恡惜財物視軍興缺乏不少助之可乎乃市馬若干疋上之以
例被 恩典久之巳而歸吳復歎曰吾生無德澤及人惟醫吾
家故業也吾將脩是以施吾仁乎始出治病治輒驗每旦啓門
迎致者閧然而入其多殆不能酬應而數家子輒抱携而來舁
繫于路不絕一與論視而不責其必報其爲醫善究病源而議
論娓娓足以發之所處方大率持重嘗曰壯夫尚欲固本況嬰
孺氣體脆弱可以峻急求乎至所治藥雖奇材貴品不卹購求
往往躬自修治不付他手蓋其精如此故其醫益驗遂與其兄

伯常院判齋名數十年來大江之南言小兒醫者必曰錢氏其
名浸聞　中朝然橘隱既老不願仕矣橘隱翛然長身而禮度
雍容藹然有和氣少從故禮部尚書楊公溥游已嘗親其德學中
歲日與歸田諸老登臨宴賞以極其樂益其好文尚禮則不以
老而倦也配王氏太原人世以武顯柔順溫裕稱賢宗族間子
男三人曰鋼先卒曰鋭曰鉞女二人適陳俶莫翁崇孫男四人
曰同文曰同倫曰同德曰同理女四人曾孫女一人於是橘隱
生七十年即雅宜先塋之次治壽藏爲二穴異日將升王氏葬
焉工畢且書及廬山陳孟英先生所述事狀來請曰幸及吾無
恙時爲之銘庶乎生有所託而傳也予謂橘隱既不諱乎彼而
後事乎此豈其猶不忘情乎死生之際耶竊惑之雖然曾子之
啓手足亦欲門人知其平生而況即先人之旁異時奉其遺體

而歸于是行不斲名不壞以見于地下豈特無毀傷而已是宜
序而銘之銘曰
惟伯康父作此玄室鑿而築之既堅既密峯巒鬱盤泉水清瀞
自我先人已藏于斯世之熙熙人之怡怡尚百歲後從而歸之

新淦縣丞顏君墓誌銘

成化丙戌春予憶赴君山游之招君逆之門甚恭命其孫涇趣
治具指山而游之君年老矣導客顧甚輕健始登岩巒峯晚過
何山飲僧舍歸宿其家詰朝飯畢與客由支硎過碑關度西磧
萬松間遂入天平謁忠烈廟既乃飲白雲泉扣大小石屋望範
門而歸仍宿其家益設酒肴娛客予偷其欲臥未得而君貌益
恭氣益爽當是時予竊窺見君之德而其壽考亦足以占之登
歷十年爲乙未歲十月十二日而君終于正寢春秋七十有五
於是涇登進士第以嫡長而孤居憂于家合其叔父所以葬大
父者累然衰服拜于門出其同年徐仲山所爲狀以墓銘請君
諱璋字廷用姓顏氏其先傳自北徙吳莫知其世曾祖均仕元
爲廣州知州祖仁平江路達魯花赤父希誠母呂氏君娶下氏
繼顧氏子男三人曰鉉早卒曰鎮曰鎰女四人適湯銘陳瑾顧
榮其一在室孫男三人曰涇曰渭曰深女四人曾孫男女各一
人以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君于吳縣何山之原君少
以宜家子知學問稍長推擇爲縣吏已能立名行縣中人稱之
及上吏曹給事如例授安福縣丞再歲丁外艱服除改上饒俄
又丁內艱服除改新淦在安福時縣有豪猾數持吏短長及發
民陰私以射利君始至知之召置庭下數其罪遣去其人懼而
止縣遂以寧新淦爲江西劇縣素號難治縣官率不久罷君有

幹局愈以勤慎自持仕竟滿考常掌二稅見民有鬻兒償官者
歎曰此豈得已者乎吾爲民父母而使民至此奚以我爲遂以
俸代償之自是益留意民隱其心之厚如此故所至去任民輒
挽留之既去輒思之君縣丞既九載例得遷官曰吾獨不知止
乎即具疏請致其事歸時年始六十云君歸日以教子孫爲事
或時循壟畝課農業與耕夫伍無嫌也因自稱稼軒老人性尤
喜山水勝日尋佳處登臨游泛竟日忘返其樂有人所不及知
者君偉儀觀美鬚髯而莊重寡許雅能起人敬才既不盡用世然
晚見其孫取科第貴顯于時論者謂其德澤之及後人者深且
長矣銘曰
維古發身不拘一隅在漢名臣刀筆簿書顏君之才與侔于俱
予不負丞而丞負予相彼小人有出無處以官爲家疇曰歸歟

車攻維工孰始匪虞樂奏維瞽孰終匪闇凡物且然而人弗如
師峯之下有舊田廬奉身而退庶保令譽昔所抱孫焜燿朝褐
儼然考終世等攸靳孰訃縣帙來挽畢軍百世尸祝桐鄉之墟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一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二

墓誌銘一十一首

吳府君墓誌銘

民日滋繁俗日滋降雖平日號士大夫者矜夸矯詐相習以非
相尚以利曾不為怪何望乎閭里之民哉吳府君寛之從母之
大也少失問學不求擧聞以故不得列於士大夫而為閭里之
民然而考其平生士大夫或有媿者性直率累無緣飾見有作
偽者駭歎曰彼何為然中少容一口出輙衝人人以其無他亦不
之憾其論事必自本之末纖縷不已然遇非所知者雖同席終
日嘿然無一言亦嘗與人貿易物無二價而一錢尺帛取予必
當至於治家屋廬儉而必完什器朴而必整不然曰吾心不安
也其為人蓋魯論所謂直恕而信達書所謂悃愊無華者歟府

君諱能字宗賢長洲人世有善譽父文華亦謹慤人也母鄒氏
繼母陳氏府君生二歲喪母長於祖母曾氏與其姑之力既壯
與先君修撰公同娶于張先君之德厚矣然必慎所與故平日
非府君莫與計事一觴一豆必相對乃樂嘗曰吾二人雖友壻
而姓同殆兄弟也府君亦曰吾生與居同處死當葬同原後不
幸先君下世府君哭之慟又二年為成化十三年二月壬午而
府君亦卒年六十五素不諱死既病凡送死之具悉自區畫及
病甚精爽不亂曰吾其逝矣遂卒娶張氏有賢德二男子曰謙
曰詳孫男一曰會女一府君處世雖寡合而獨厚於倫理念祖
母嘗保護己祖母沒哭之幾喪生親戚貧而病者尤加問遺而
與家人處歡如也卒之歲寛以先君之喪例赴京師歸哭之將
葬謙等謂宜有銘寛以府君之德不甚表著宜刻之墓上乃碣

而書之雖然寬何忍執筆哉以卒之歲九月癸酉葬于吳縣太平鄉花園山之原東距先君之墓百步銘曰

三代已遠孰爲古人一廛獨受孰匪凡民有位弗得有德弗泯益隣嚴之孟敏必郭泰而後顯如耕谷之子眞微楊雄而無聞則知委巷之中衡門之下遺逸之者未可一二而云死者不作有封維墳曷潛發隱可無刻文

陸宗博墓誌銘

長洲陸宗博以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己丑卒年四十二杓其病也里之人相率走神祠禱曰幸活陸君以終惠我及其卒皆彷徨無依至有泣下者曰公家徵需甚亟吾等疲矣安得庇我如陸君者及歲漕粟綠輸納以破産者比比安得代我任役多寡我出息如陸君者且吾等水澤之民也歲若澇旱有司不知以爲災

安得出粟代償不幸災自利如陸君者且士流闤城市知其事者信之以又明年正月壬午將葬君于邑西福壽山之原其子完奉南昌太守張君汝振之狀來乞銘南昌與君中表兄弟也其言宜實則視其狀適與所聞者合爭乃歎曰宗博一布衣耳徒爲郡縣推長田賦能施惠于里人遂致人悲慕如此彼有祿位操生養之具者民反欲推之去甚者以死視之其有媿于君也哉凡君平日於人危急輒救䘏之不係於賦役者尚多故言出能使人信服公事易完而私爭易決其卒也宜人悲慕之如此也陸爲郡中著姓系出吳大司馬抗在宋有曰千九朝議者始居陳湖之上四傳爲仲祥以力田大其家仲祥生文伯文伯生守道守道生起敬累世事行具載家乘起敬娶周氏年踰四十以無子憂一夕夢其先人抱一兒遺之曰以此嗣汝凡吾宗

者必此兒也已而得君其諱淳字宗博別號心耕少則謹厚溫雅有鉅人度稍長其父母與其所生母夏相繼而沒治喪能黜浮屠氏法一用古禮鄉黨已賢之他日乃約其弟宗涵協力治家而躬儉朴以率其下家益振起如前人規模於是宗涵亦壯矣錢帛無私藏飲食必共享其怡然相愛有崔孝芬孝暐遺風至其推孝友以待族人者固意尤厚嘗曰人惟以祖宗之心爲心則族人何疏戚之有故衣食居室待君而具者數人其年始四十即邑中治別第將謝家事日從賢士大夫閱尊俎閒書畫以爲樂然不幸卒矣娶華氏處士惟德之女男子三人曰元郡學生娶邵氏曰宜聘惠氏曰宇尚幼女子三人長適范璋次適孔彥慶次在室銘曰

君子之澤或流于國或被于鄉身不崇庸澤有短長有如陸君

惜無位矣而後蚤亡雖然其志則行其名則揚其遺于後人者尤不可量爾者一時壽者一世惟可稱述雖死不逝

鄉貢進士徐君墓誌銘

蘇之嘉定有以兄弟同登鄉貢者徐德充德宏也已而德宏擢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德充獨不偶乃益發憤讀書以必取甲科爲期他日四方名士相與講易京師號麗澤會君在會中陳經傳指摘隱奧幾無遺義爲文章輒能得所謂主意者士後多中高第爲顯官而君竟以貢士卒于家年止四十五君諱忭其字德充先世爲汴人從宋高宗南遷至嘉定之黃瀆家焉族屬蕃盛遂爲東吳大姓有諱俊傑者生子英以高年受章服之錫子英生承事郎述娶陳氏生君兄弟三人其仲即君也少秀敏善記誦學書有法出諸生中既長爲同邑朱近仁贅壻宋遺代縣

一辱庸吏慨然與其弟謀爲舉子業初學于范僉憲誠夫習程文志專而功審邑大夫才之將薦之京辭不肯就業成當天順壬午歲卒以明經登鄉貢云君爲人有氣岸議論侃侃其色毅然若不可近然平生交游之士亦多海內其治家嚴整毋謂推之天下事不足爲而事業可坐建蓋其自許也可謂重矣使其不死得當一官守一職不知其所就何如也君卒以成化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將以又明年二月十五日葬于吳城西項涇之陽時德宏以御史出知樂陵以書來曰吾兄不幸夭死非執事銘無以慰吾之悲敢爲之事狀以請於是君之子琨奉書若狀再拜泣告予辭之復再拜予不得而辭也蓋德宏之愛其兄琨之愛其父拂之不可而況予與德宏有鄉里斯文之好者乎君之配曰朱氏生一子瑜側室胡氏生一子即琨女一適陸堂

銘曰

馬不可以牛鬪亦不及以駕車望千里而至只齒齩轡之邪如水曲兮交備御者兮踟躕抱吾才兮安吾命幸不失其騏驥

李君信墓誌銘

予少與君同里而學同師者施君煥伯一人而已煥伯今歲來試禮部每過予坐輒談及里中事至於存沒盛衰之際未嘗不歎息也蓋數十年來君李氏其尤可歎者君信李氏之佳子弟也名瑞其字君信別號兵隱其先本京口人宋南遷避兵入吳中遂爲家焉家故饒於貲屋甲聯比人蹟闐然其叔祖惟中亦嘗仕爲工部郎中一時號稱盛族君信既生秀發且少姿容端厚舉止安詳出入閭巷間人多指目之嘗選入鄉校居一二歲謝去專以養親治家爲事時君信年尚少見族人或不能自立者慨然有遠游服賈之志南抵甌閩北至京師凡行數千里未嘗以勞苦容居數歲亦未嘗有過舉既歸益督僮奴治生業入則量物貨出則置田畝家卒賴以不墜人尤稱羨之君信既有力於李氏嘗曰吾豈顓顓爲一家溫飽計者惟學而致用乃吾先世之事而早歲之志也因遣其二子皆入郡學方日夜程課之以冀其成而君信以疾卒矣年止四十七君信爲人寛厚有容惡聲惡怨不見於口面人或犯之反引咎自責其人後亦多悔至於宗族親戚施之恩意尤多好讀史於古人賢否得失輒從其弟子道之以爲勸戒曾祖孟輝封工部主事祖惟孝父公紀皆不仕母馮氏其娶王氏大理評事世英之女先卒子男二人曰鵬曰鶚女一人許嫁張杞孫男一人其卒以成化十九年正月三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吳縣十二都黃山先塋之次

於是煥伯致二子之意出其狀請銘其墓予固君信里人也乃以其可歎者書而爲銘曰

孰保其存而不沒孰還其盛而不衰此可以力致彼可以數推君能致之人能推之可以無憾庶安予斯

陳汝中墓誌銘

君諱綸字汝中世爲吳人自高曾而下咸有隱操父仲禮府君尤負謹厚稱母沛國朱氏生男女五人君最長爲人容貌俊偉襟度灑然喜飲酒仲禮以家事委之事雜然于前君區處有餘力而飲酒不廢客至相與嘯歌投壺盡歡乃已然其治下頗嚴家多僮保臧獲聞君謦欬聲雖素惰者亦起趨事仲禮卒而產業弗墜者以有君也好舉義其飯飢構死一歲中不知幾人嘗大雪見產婦水濱流血被岸君就問之其夫曰我泉之晉

江人也從戍東粤南還同舟者以婦免身為不利也棄諸此君惻然呼歸其家爇薪作糜活之凡月餘其夫泣拜于君曰微長者吾夫妻子母三人幾不免及辭去復贈之金錢若干作道里費逾年使人持一通文來謝稱之曰恩人云君所為蓋如此娶葉氏生子男三人連一月死女二人嫁袁綸唐鵠其卒以成化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年四十三遺言以弟紀之子㒷為後始君抱疾更數醫治之不效然其勢未劇也有以浮屠善醫者君惑其說求速愈而已服其藥飲之嘔血一升遂死嗚呼惜哉醫之過也藥之罪也而尚何咎哉夫醫以用藥藥以攻疾疾不能去而反以致死則亦何以醫藥為哉彼浮屠者庸妄人也口不知醫經口不辨藥性指不察脈候人之虛實病之久新一切置不問而惟其藥攻擊之其殺人蓋亦多矣而君不知從徑其毒

嗚呼惜哉醫之過也藥之罪也而尚何咎哉自君之死世之服藥者可以戒矣弟紀將以某年月日葬君于吳縣至德鄉鸚鵡山之原寘其女弟之夫也刻石于其墓而系之以銘曰

維天福善于古有聞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嗟嗟汝中曾不獲下壽孰謂于其身亦既無一子孰謂于其子孫豈古之人不信而今之天不仁不然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其莊周之云也乎

周以節墓誌

以節諱諤吳郡閶門周氏祖曰文昱父曰叔能皆以謹約稱里中毋毛氏三子以節行一生有父祖風無子弟過郡嘗繇役其家于鎮遠鎮遠為荆楚之裔路嶮而遠人皆難之汝節重煩其兄弟慨然請行水陸往返幾二萬里雖單而身亦勞加以炎瘴得疾竟不可治成化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卒年四十八配吳氏

先修撰府君之女也生男一曰遂娶王氏女一適朱存敬繼室楊氏生一男曰遇女二皆幼將葬以卒之年九月九日遂予之甥也若欲得予一言嗚呼吾姊之葬嘗銘其墓而悲其夭今十七年矣而悲未能釋故意又誌吾姊之夫之墓耶墓在吳縣花園山之原夫姊合兆是為誌

周原凱墓誌銘

君諱南字原凱姓周氏崑山石浦人也曾祖桂一祖子明父仁代以力田致饒裕當國初初選充鄉賦者周氏在選中至原凱蓋百年于此原凱尤鄉人所謂賢者毋與季父用和兄原道吏出入治租事率先公後私其催科之善繇役之均民不擾而事亦濟下皆賴之景泰乙亥夏不雨耕者告病原凱以旱言于部使者曰苗槁矣非除田租豈惟民無所於償將去其土辟徵

斂之苦矣部使者竟從其說既曰田租雖除如目前飢民何即發私藏出粟若干斛賑民民并全活所以賴之者又不惟催科繇役間也原凱幼失怙恃居喪哀毀無章狀弱冠奮於問學卓然能自樹立人不知其為孤兒也家居尤篤倫理閨門之內情意藹然外而接賓朋作師儒必知敬嘗患末疾者久不良于行已而失明然閒客至輒躍然以起使子弟夾持之出迓盡歡乃罷及病革命遷之正寢俟絕所以處後事諭諸子者訖終語皆不亂其終以成化甲午三月廿六日享年六十配吳氏子男三人曰順曰澤曰泰孫男二人曰恩曰孝恩女三人卜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邑滄川鄉之先塋前葬澤以邑庠生君良嘗會其友張君時學赴試春官以進士吳君德徵之狀拜授之俾乞銘於予銘曰

崑山崔崔石浦浸浸原凱之生有美其積石浦浸浸崑山崔崔

原凱之亡鄉人之悲

周叔能甫墓誌銘

頃予誌從毋之夫吳翁之墓歎當世閭巷之民有士大夫之行不獲見知于人遂泯然以死者每有之若今周叔能甫又一人也叔能長洲人世居對溪之上其父文昱母毛氏生二子叔能諱傑叔賢諱儀兩人者自少至壯相友愛既父叔賢出居溪南與其妻相繼卒已而其子婦之卒遺幼子一人十二歲孫二人長八歲次六歲[illegible]纍然垂洟積垢啼號仆臥日惟待餔于人叔能竊念曰吾弟在吾弟之妻在子若婦在三子者有祖有父有母字矣今而皆亡吾尚可以顧吾家乎其遂爲之父之祖乎即往其居治生爲其衣食謀早夜與同臥起至櫛縱湔漱皆身任之且鞠且教凡七年三子者迄[illegible]然以長而叔能亦既衰老始還卒于家成化十三年四月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五將以其年九月葬于陳公鄉受字圩之先塋諸孤拜請銘文益予之仲姊叔能之介婦也誌知其事則應曰若翁有可書者吾又奚辭然念叔能賴與予家連姻予頗能文辭不然又畏然以死失一賢士矣此予所爲歎著叔能之配曰毛氏三男曰謙娶稅氏曰諤後三月卒娶吳氏繼娶楊氏曰誠娶范氏一女曰淑貞適吳海孫男六曰由遂述遵選遇女七曾孫男三叔能貌癯然言咿咿常恐傷人生惟不爲奇偉事然即其所以處兄弟如此其賢於人者遠矣銘曰

閱牆之詠昔見于詩況也兄弟子之孫之肆伐其根顧柯與枝有賢周君善推所爲鞠而教之乃毋乃師小夫好奇去本遂而本之謂何天顯民彝周君克聚家人而離嗟此商俗終然靡靡匪爲辭銘毋曰貴辭

宋助教先生墓誌銘

宋之先自唐主客員外郎駢爲閩觀察判官始寓莆田再世而漳州推官銑復由晉江還而定居遂爲閩南著姓其後仕而尤顯者曰邦光宋元符庚辰進士官至知漣水軍先生之十二世祖也曾祖孟祖寓皆以儒術教授于鄉父勸沐陽訓導其配林氏生子六人其長先生也先生既出儒官家而舅氏爲翰林院學士文至所從游如方行人源深又一時名師故其學有所受天順壬午遂以明經舉于鄉明年試禮部中副榜例授教官以舉人署安州學正尋遇 恩詔實授丁沐陽府君憂服除改濮州再丁林氏憂服除始擢國子監助教階迪功佐郎三年進階修職佐郎又五年而卒成化甲辰二月甲申也享年五十有七先生諱豪字汝勤以字行別號拙軒爲人清儉少欲言笑有時稱爲師者初在安州率叅作坐堂上以臨諸生規約嚴甚受業者開諭數折必盡其說乃已羣皆悅服更以餘力督治學舍而一新之數爲提學者之所稱重歲大比藩省交聘校文嘗赴江西所得多知名之士至改任教法益尊士往往自旁郡來學益出而取科第者前後凡若干人及陞國子祭酒司業知其賢禮之尤至嘗以次當爲王府長史時其子端儀已登進士第仕于朝矣曰吾爲國子監師且有子以養尚何慕耶竟不就故戶部尚書翁公深歎羨之今南京太常寺少卿陳公贊其畫像有惟安恬以履平素分不巧營以希乎進趨之語益二公皆邑人知先生尤深云先生平居謙恕和易接之藹然君子人也治家不

歲而歸既病甚子婦在側不忘訓教將絶會僚友來視其子燮戚中倉卒以便服出見顧語之曰此豈所以見長者禮乎其恭慎如此娶吳氏安福訓導封戶部員外郎時望之女子男五人長即端儀禮部精膳司主事次僑次儕郡學生次儒次俑女四人長適黃棠次以疾在室次許適林某次尚幼孫男二人長嵩次峨先生沒後一月端儀將歸其喪卜得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乃自爲狀謁予請銘予嘗往來亡友李翰林士英家李與宋鄉鄰也因以知先生之賢而禮部君賢如其父尤知之予安忍辭銘曰

閭有故家宛然餘韻何以見之執禮而慎少而自學惟闇乎身及其施教亦成乎人豈惟成人而又有子以養其生以送其死以歸于兹丘尚千百祀

鄉貢進士陳君墓誌銘

君諱璲字孟規蘇之吳縣人陳氏故業醫後更業賈至孟規皆然讀書從儒者游遂棄儒成化四年以附學生中應天府鄉試再試禮部不中歸而得疾孟規長不滿六尺然容貌豐頎當其疾作少間過予予初見之不知其爲孟規也頗怪其羸瘦至此久而疾復甚竟以成化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卒年止三十六以十五年正月三日葬于吳山陳灣村將葬其父澥泣請銘而其弟子繆順楊循吉數輩且爲予曰已買石琢爲碣矣謹俟予許諾然不忍即銘也他日其從兄僉江西按察司事粹之復以書來謝曰亡弟得執事銘吾悲少塞乃銘之予嘗與君同游學宮應天之試又與之同榜相好益知其平生大率無遺行可識也君家居爲易師弟子亦有取科第者然其學不專治進士業兼能古文詞其與人論事多不暢達至下筆衮衮數百言敘述輒有條序勝口舌遠甚曾大父曰孚敏太醫院醫士大父曰有常父曰振其配曰姚氏無子以弟珩之子田爲後銘曰

嗚呼孟規以文爲業以學爲師何有作慝而止於斯此明短折彼昏耆期事不可詰理不可推嗚呼升斗之望垂棄而歸穀也豈下相術可非惟老在堂歎養與持家人之悲學者之思讀此銘詩庶其慰而

大理寺右寺正彭君墓誌銘

寺正彭君以成化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卒于官舍年止四十二卜葬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其妻李孺人挈其諸孤子女煢然扶其柩將涉江湖數千里以歸其同官陳尚賓憐之來告曰彭君自幼宜得銘文今其孤皆幼莫能請也予聞之惻然則應曰諾君諱銓字大用世爲襄陽人弱冠入郡校從博士受詩善辨質疑義爲程文燦然可誦以天順三年中湖廣鄉試明年試禮部名在副榜例得教官不就入太學歸省遭父喪服除凡四試始登成化八年進士第觀政都察院初授大理寺右寺評事三年選寺副又二年再遷寺正君重厚有才具狀貌偉然爲太學生時客居者數年妻子啜菽待君而食其貧困甚矣然未嘗降志於人及爲大理屬所操持益固而讞獄詳明得法吏體嘗奉詔賑災齊魯間當饑饉之際區畫有法民賴以不餓死既而流移者皆復業有司遂欲徵宿逋君不可曰是重災之也具其事奏請于　朝竟獲蠲除民感其惠至有泣下者君世不仕父英以君封事者贈如其官母韓氏號孺人子男三人曰縉曰紳曰經女三人予與尚賓皆君同年進士也故尚賓以銘請而予

宜爲之銘銘曰
成之不易毁之若棄庶幾發之在其嗣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二

墓誌銘一十首　壽藏銘一首

鄉貢進士徐君墓誌銘

是爲鄉貢進士徐君元獻之墓元獻名也其字尚賢常之江陰人世隱于農爲大族歲出田賦以供國用多至數千石其大父尤好義　朝廷爲旌其門江浙間呼稱曰景南是也父惟正嘗任中書舍人娶同縣顧參政澤女生君君資特穎慧甫十歲已能賦詩坐客歎賞皆以爲徐氏有子矣稍長習舉業勤劬刻厲終日矻矻不自休其父爲人更嚴毅數延良師教之暮則躬造學舍督責其業往往至夜分始去然君所習不但如今世舉子而已凡它經諸子及漢唐以來古文詞悉務記覽故其下筆沛然若不可禦成化十六年以縣學生員舉于鄉今羅洗馬明仲

李學士賓之爲試官得其卷奇之擢魁其經衆以爲當明年赴禮部人慕君爭欲一識面者及入試竟落第公議皆爲君不平君則歎曰吾行于衆未孚行升胄監益務學以盡吾之事而已它何足計歸且踰年猶不忍去其父也俄而疾作臨絕顧其父泣告惟以不能榮親爲恨及語所以保家之道甚至人謂其孝而識且遠也年止三十有九君性謙謹見人如不能言其所自處泊然寒士也與世之驕侈者絕不類少學于張翰林亨父亨父沒妻子無以爲生所以周給之者一出於君士大夫稱之故卒也皆惜之卒以成化十九年三月癸丑以又明年其月甲子葬于江陰縣澗莊村從其母兆予昔家居君以文事來辨質者數矣予所望於君者則不止此雖君亦不以此自望也而年竟不及壯所學不得一施豈不惜哉於是君沒後數月其父亦下

□□經使人以濬縣令吳君之狀來乞銘予不得辭也君娶
薛氏生一子即經經尚幼美而好學銘曰
將永其年乎或有其位乎抑皆致之茂德與藝瑣瑣庸庸奚足
奚貴嗚呼徐君知保其家不知立身惟篤于義而顯于文所不
可致者尚在其後之人也乎

山西道監察御史陸君墓誌銘

成化丁未監察御史陸君奉　命出巡四川明年為弘治戊申
八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于成都察院年五十於是返柩至家葬
且有日其子恍持鄉貢進士周澤之狀上京師以墓銘請予昔
過江都始識君于舟中江都君所為縣也則聞君論政事多愛
民之言及詢之縣人皆曰君真愛我者也以是知其賢後君將
考績吏部未至　朝廷已召君為御史初試職俄以父憂去服

除實授後以母憂去服除還任甫三月有四川之命已而卒矣
嗟君官雖且顯然兩罹家艱志不獲暢及是方有所為竟掩其
才以沒其可惜也乎君諱愈字抑之姓陸氏相傳出唐相宣公
之後自曾祖昌四而上皆居嘉興海鹽之東人以其姓姓塘祖
成始遷馬厩里後割其地為平湖故今為平湖人父桂娶朱氏
生君君少游縣學刻意誦習成壬午中浙江鄉試會試不偶入
太學與四方文士講業號麗澤會乙未竟登進士第初知江都
至則每鄉月召有齒德者一人使陳民隱以是民間利病知之
無遺吏胥無能欺者田瀕江湖不時息宿而稅有定額能均之
貧民始安以民遭旱澇不知所備教之鑿湛以時蓄洩邵伯鎮
隄每為水嚙而崩以石甃之歲有修築之費當歲飢極力賑濟
民多鬻子女于江南為贖還其家流民復業則勸富人出牛種
貸之秋成遂皆沾利其後有官銀數萬兩將輸戶部言于巡撫
大臣得留為備荒之計而縣始有蓄積尤稱剛果御史理軍政
嘗誣平民戍邊者百數家抗之累月不從竟得免有屯軍暴乎
一鄉人多畏之即躬往擒置于法以其地曠恐生變特奏立巡
檢司蓋其見於為縣者如此及擢御史巡視京倉使出納必平
人莫敢違其法至出巡以蜀在萬里外官吏多縱弛也宜以嚴
治屬郡以至臬憲司而下皆竦然相戒其人或犯法雖倚中貴
人勢必按之不少假借依勢者率其下編竹絕流取魚人誤觸
輒遭其虐更痛治之其所至多釋繫囚平反冤獄或修建養濟
院以惠孤貧慨然有蠲弊政之意平生親賢好士而性尤仁
厚有姊早寡迎養于家弟遺一子育之如已出至於朋友親戚
所以周恤之者亦多又可謂賢矣配吳氏子男五曰恒曰悌先

卒曰悅俱吳出曰恂曰忱側室曹氏出女一尚幼孫男一曰堂
女二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里中銘曰
有為者才止于其身宜食者祿遺其子孫何以遺之惠澤在人
欲知其然考于刻文

賀感樓先生墓誌銘

弘治己酉賀感樓先生病且劇年七十有六其冬顧謂其子蕉
等曰我死汝必買石誌吾墓其往即吳原博以請然能及我之
見乎茲等泣而從之則使家僮踐冰雪不遠數千里至京師以
書來告予讀未竟泣曰先生果不可起耶雖然先生為人非求
後世名者今以是託我必有意也先生諱甫字美之姓賀氏其
先自蜀徙吳家世業儒而貧大父公宣任　國初為大理評事
父宗振僑居江陰娶薛氏生先生躬教之學忽貧刻厲志不少

經學業既成始還吳中出為塾師以共養其親久以其善教弟
相招延居數年則以親老不欲出弟子往往從學于家久之亦
倦教悉謝却焉因謂衣食不足雖古人不能為仰事俯畜之計
况欲為義事乎乃重廢舉使子弟分治之下至僮僕皆為盡力
而家業復成其治家有法事不論鉅細處之井然有條率創置
所入以為用度儉而不陋豐而不華及家益裕子孫益繁歲舉
貧乏時事為戒或以故物示之使無妄費然視事所當為者則
直為之不吝先生真確人也與人言論無所詭隨而剖析事理
臧否人物必當善造就後進仲子恩授徒千家今毛給事珵陸
御史完王進士倫輩多起而成名然所以開發其學者先生之
力居多雅不信佛老巫覡陰陽術數之說至斥絕其人里人有
化之者篤於倫理待弟庸及其二子意愈無所不至族人有寓

湖南監利者特使其子訪之而挈其少者俱來教以儒業恩以
明經首鄉解未嘗誇于人顧誨之益力後恩舉進士卒于京師
初甚悲痛已而歎曰此固命也吾其安之耳遂怡然以老然益
遣諸孫進學宮期繼取科名所以誨之者則不懈也先生儀觀
修古衣冠整潔對客舉觴談謔間發緯有古人風度為文章疏
通簡質善於敘事凡郡中有所纂述必禮請以預其後則以老
辭不復出重其名者輙造其廬拜之初正統間　詔有司舉士
無錫遂以先生名上吏部以所舉非本邑為不合例罷歸竟以
隱終其身論者尤惜其才云先生初號耻軒後更號感樓人因
稱感樓先生娶王氏有賢行先卒子男四人長即憲次即恩次
息次應應亦先卒女一人適沈堂孫男五人曰牧收放攺敢女
一人曾孫男一人先生卒以某年某月某日以某月某日葬于

吳縣胥臺鄉之原銘曰
死生之際古人之所慎也夫豈有所覬惟亦其得正死而無悶
也然疾病則亂於此是固其人之賢不必問也起而從之不可
復得吾獨抱夫私恨也雖然在寬待此以瞑無怪吾言之不盡
也後世苟有欲知其人亦可考而信也

明故奉訓大夫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吳君墓誌銘

成化二十二年工部員外郎吳君以公事自蕪湖還　朝舍于
崇文門外四月十七日與鄉人數輩會飲于寓盡歡而散入夜
疾暴作旦有告君死者予弗信已而果然鄉人相與驚曰昨者
之會勸酬談笑宛然君之聲容也而何為至于此則相與為文
祭之於是其子金將扶柩返葬泣拜請銘既許諾而去其葬有
日矣始道人奉吾友史明古之狀來君諱璠字朝用蘇之吳江

人也幼入縣學以勤敏稱景泰七年中應天府鄉試凡再試禮
部輒中副榜修　英宗皇帝實錄選工書者君在選中出
入館閣者一年復當會試君與今汝州行敏湖必以進士舉
白于李文達公公不許乃以實錄成授中書舍人當是時君之
父政與母楊氏皆在堂且老矣君歎曰中書近臣顧不可以榮
吾親耶三年考最父竟封如其官而母號孺人聞當奉　恩詔
使山東將還守臣厚賜君悉却不受又嘗副駙馬都尉周公往
平涼冊封韓王所以賜君者益厚却之如前日其廉潔如此秩
滿遷丁父母憂起復始擢工部營繕主事督神木廠君素剛有才幹共
事者與諸工皆惴惴不敢違法已而陜西大飢人相食廷議以
京儲足支數年可省歲漕之未過淮者八十萬斛令陜人赴河
南受之使顧河流淺澀且漕卒非熟路不習水性恐敗事宜先

行人往台其役使無險阻之害是両水利工部深其議以爲興如君者乃以君名上遂被璽書以行君至其地往來相度經營調度延見父老皆以爲河不運曹久矣勢難猝通爲悉陳其利病君得其說行之公私俱濟遠近稱便先是戶部侍郎李行奏漢唐建都關中自河入渭較通舟楫今宜衆行之有古仍命君往視君行至三門析津見水勢險惡歎曰豈有水如此而可以運漕者乎爲奏所以不可行之狀甚備詔從其說河南之民得免兹役而不重困者君之力也昔覺而有蕪湖抽分竹木之命其卒年六十以弘治元年某月某日葬于邑之元字原配同邑范氏封孺人繼東安郁氏子男四人曰全曰鎣俱太學生曰鎮曰鎡女五人適某某君貌毅然議論侃侃不阿徇人意及與人交際歡如也居家待子弟嚴肅下至僮僕並聞其辭畏之然盡

力授事用能不廢先業而推之以治官事故無不舉也其自蕪湖而還以年勞將再擢官而君堅欲休致曰吾老矣有田在吳江之上種秫作酒足以自樂雖使黃金橫帶尚能僕僕然從人奔走乎哉留之笑而不應盍不及陳請而卒然其志則可尚已明古狀君之事詳而有法予特取其槩序而爲銘曰

才足以居位勞足以濟事不究厥施惟繄其志有祿不饕其志則高命如之何安此丘阿

鄉貢進士陳君墓誌銘

士自少時必有志向其所向高者已不暇論其次亦將擇術業流聲名以出乎凡民之上或不獲遂則棲棲彷徨若無所容有至於終身而不遂者則其氣抑鬱憤懣死而不瞑不亦可悲也哉以予觀于場屋之士往往與命爭勝負至于無如之何乃已陳君杒居廛市中稍長慨然有志於學家貧無以資給人頗沮之君不顧方從師習爲程文刻苦特甚已而入縣學與諸生講業諸生多富家子君處其間自若竟以易經中成化甲午應天府鄉試凡上禮部得校官輒不受乃益教其子言讀書言亦中鄉試於是父子同在禮部有勸之者曰校官可受矣君不應敝衣破屨徒步京師其志必欲得進士至是凡五舉不能得南歸數月竟卒于家年六十四君杒名數字德明更名洪謨後復更元謨則以爲國學生避祭酒周公名也君世家長洲祖聞道考仲王妣楊氏君娶宋氏生男即言女二適歸愷徐紹宗妾生男某孫男一女一其生宣德己酉六月二十七日卒弘治辛亥三月十七日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言介其友數輩泣拜請銘君質樸少外慕家素無厚產能自力於學凡葬母婚弟皆竭所有營辦家本戍籍能脫族人於轉徙從役中皆其力也銘

曰

既成其已復成其子志則得矣而止于是其孰所使

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議贈右參政馬君墓誌銘

邕容間群蠻跳梁民被殘虐不得耕作殆無寧歲　朝廷命守臣分道出兵勦之副帥馬俊當自古田入俊負勇自權衆推參議馬君偕行君不復疑慨然就道行且百里初與寇遇殺獲頗利俊易之明日入益深數阻塹君慮寇有備戒勿進俊謂前軍度者殆盡此何足慮復行路屈曲而隘僅容一騎士卒隔絕不相顧俄伏發叢薄間君知事急即下馬諭寇寇固識君曰此非馬參議乎奈何從俊至此遂併遇害麾下死者數十人時弘治

五年正月二十三日也報至　上爲憫然詔贈君右參政仍
令其子敫才爲太學生且命有司諭祭皆出特恩云君諱鉉字
孔任成化八年進士物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尋督蘄州鐵冶始
至知冶事多奸弊去首惡一人衆懼而守法既乃日務施設工
役減而歲課倍增三年當代巡撫大臣知其才奏留之又三年
遷員外郎滿考還本司再遷郎中方乞歸省視遣造吉王墳工
訖還掌司事已而有廣西之擢矣君居官精勤事無巨細經君
裁酌者後即可行與人處和而有守視義所當爲非人言所感
貌雖寢而雙目閃爍有光對客楚語而理致了然可聽其事父
母孝交朋友信而待宗族甚厚嘗制義田百畝以賙給之又別
置田五十畝供祭祀家塾之費性好學多通而尤深於易公暇
輒與諸生講業所著述皆成卷帙人多傳之家世吉之永新業

儒爲宦族君之曾祖成安祖性愚俱不仕父體和封奉直大夫
工部虞衡司員外郎母尹氏封宜人配甘氏亦封宜人子男二
長即敫才次敫良女一許嫁安福劉騰騰之父今掌國子司業
事春坊諭德道亨也道亨與予皆君同年進士聞君之死相與
傷痛不已於是敫才乃奉道亨狀來乞予墓銘予聞君嘗分守
古田能以恩信服群蠻及議用兵延數月始發彼固知備矣而
況出不以律如宋任福若事安得不敗哉雖然人孰無死君獨
死於國而　朝廷褒卹之厚且如此亦可謂得其死矣君死時
年五十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嗟孔任兮藏于斯魂氣鬱結兮將何之百粵逌逌兮桂嶺嶮巇
藏蚖虺兮伏豺狴肆毒齒兮傷人肌化厲鬼兮逐滅而無遺吾
身雖亡兮民樂且嬉酌湯之水兮俎豆有祠曰光炯然兮衆而
置之嗟孔任兮其安于斯

明故中順大夫江西南安府知府汝君墓誌銘

弘治六年南安府知府汝君述職于　朝以老例得致仕命下
君即日馳歸未幾病作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享年六十一其孤
册等卜明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吳江縣某都某地託兵部主事
吳鑾奉其先友史明古之狀來乞銘鑾爲君之子壻物訃於予
予方爲之悼惜曰君勞於仕宦久矣始就閒適何遽至此今之
葬乎能忘情乎且明古與君知契尤深自以敘君平生甚悉則
予又能已於言乎君諱訥字行敏汝氏蘇州吳江人其先蓋出
商之汝鳩汝方至春秋時晉有大夫叔齊及寬漢有魯相郁自
魏晉以降未有顯者今其族獨盛於吳江居黎里者十室而五
多不相通蓋同所出也君之曾祖曰琪祖曰璣父曰思達世掌

田賦于鄉思達蚤喪君賴祖母呂氏撫育以長少從故進士奚
昌授尚書景泰四年以縣學弟子鄉試中式屢試禮部不中君
素善書籍修　英宗皇帝實錄選入史館歲餘將再從禮部
試期必取甲科時李文達公爲總裁官沮之實錄成竟授中書
舍人一時朝臣當受　誥敕者率欲得君書請求于門者不
絕君不以勞辭或以金幣酬謝輒却去曰此職業也秩滿擢南
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再遷郎中精勤明敏益舉其職今冢宰
致仕三原公爲司馬嚴選許君公退嘗與語凡掌武選十年
擢知汀州俄丁生母憂服除改知南安南安距庾嶺爲海南貨
物所入之道其細民仰負荷爲生大姓則居積致富商賈雜處
往往爭利搆訟官吏受賕多不得平君視犯者一斷以法迄無
所上下至於細民尤加意撫卹之必不得已始施鞭撻人以爲

得牧守體自君入官行履完潔交游所與能遠貴勢且為人坦易表裏一致平居善談笑脫去富貴氣務真于財利漠然未嘗枉己苟一介之取尤不與人較有粥田者既受直後輒倍約或勸君訟君曰與小人較自失多矣卒讓與之故仕官三十年田廬無所增益卒之日家無遺財其廉介可知也君喜為詩格韻平暢所著有學鳴集若干卷書法清勁得晉人筆意父思遠以君貴贈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母黃氏為宜人生母許氏封太宜人妻陸氏封宜人先卒三男子曰冊曰礪皆業進士曰霖尚幼五女子長即適主事吳鏊次適金澤餘皆在室男孫一曰世恩銘曰

嗟嗟汝君美而有文我識其人白而長身孰不出仕仕而不反存樂于鄉君則不晚南安之政視民恐夬峴山之淚橫浦之碑

曷不百年以慰民思乃斂以殯子孫環視亦有知友事行以次後知其藏我銘在是

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楊君墓誌銘

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鄱都楊君致仕餘二十年以弘治七年八月十八日卒享年七十三君諱大榮字崇仁天順元年登進士第授大理右寺評事已善折獄有名法司間廬陵王恭毅公時長大理親視其屬顧獨見器許會　憲宗命大臣各舉所知擢用恭毅特舉君始有江西僉事之擢江西俗喜訟詞相牽引輒數十百人挾私報復反覆深巧猝未易辨君至稍加訊鞫即見情偽南昌有勢要人被盜其子壻誣仇家君察其誣狀釋去衆為君危毅然不顧曰某不能以民命附勢也後真盜出始皆媿服建昌豪民楊洪三以盜誣朱槐等二十八人庾死且卜小州其誣而抵豪于法閭邑稱快九江指揮李貴與百戶田係不相能知巡按御史金忠刻欲陷之嗾盜引春森不勝榜掠誣服君獨疑之時多憚金無敢爭者曰案成矣君爭之甚力立釋春及同案者十六人故都御史青溪高公實傳其事然君非特折獄而已嘗分巡九江盜猝起設策擒捕之獲其首舒原一等三十五人未幾盜復起寧縣殺官吏衆相愕貽計無所出君不為動曰是惡能為徐諭兵士躬督捕之獲羅萬瑋等七十人鄰邑為萬瑋餘孽所苦復遣人潛捕獲之凡五十二人自是所部帖然無敢為梗者君既以才具自負恥隨俗上下大忤當道者秩將滿覓乞致仕去部民數千人爭走上司請還君君不顧而行士大夫歎其高致多為詩送之今張學士廷祥為序其首君既家居非公事不至縣門然事有不平者亦言之令不能嘿

嘿也家故饒於貲所有為長者事不一至所感遇往往發之於詩歲久成編號歸軒集云君之先為麻城人五世祖德元仕元為萬戶統軍于鄱始家鄱都曾祖繼祖祖文興俱不仕父弘道陰陽訓術贈文林郎大理右寺評事母戴氏封孺人娶吳氏封如其姑先卒子男六人曰孟琦華陰縣丞曰孟瑛刑部主事曰孟琳陰陽訓術曰孟璣曰孟瑤曰孟瑜女十人長適蘄水縣主簿文學次適承事郎夏邦政次適貢士張閱巖次適千戶羅壇次適貢士年正大次適縣學生黃吉次適國子生易爽次適縣學生王寅餘尚幼孫男五曰乾曰家曰願曰晉曰巽女六曾孫男一於是孟瑛將歸葬其父既卜得卒之明年某月某日以其父平生其有銘自為狀來請於予曰予之姓之辭嘗善其葬矣此宜他人銘則固請不已及叙而銘之銘曰

楊在巴蜀自楚而分有家安起以武統軍既歷四世為僉憲君
邑故朴野朴弟無聞君游鄉校斐然出群遂取甲科始顯以文
孰不入官人亦有云凡治刑獄頗類放紛君在臬司強抑寬伸
群盜欵蹟況敢信信直道自信掩其功勤雖不獲上卒信于民
投劾而歸早奉其身扣船其留老倪兢津高位不酬大孝漸臻
乃以其餘遺其後人過庭受教儒服振振仲也刑曹俊繼清芬
樂哉鄉社几席前陳邑令官吾禮為上賓何命之遄歲行在寅
奄忽即世莫知其因龍停之原若堂者墳琢石叙述永閟幽宮

山東德州同知韓君墓誌銘

成化丙午山東德州同知韓君以病乞致仕白于巡撫都御史無錫盛公公以君可用不許君請益堅則許之因嘉其恬退以為屬吏勸也乃給官舟遣人護送還鄉所以禮待之者甚至仍界以符有履歷年深操持潔白仁厚牧民人皆稱頌之語所以褒獎之者尤切也君既還日與親戚故舊游宴閭里間以樂時復為詩章與知友相倡和因自號樂閒以見志他日過予握手叙少壯時事相與感歎乃曰某蒙　朝廷之恩當州郡之寄惶則多矣而勞亦甚焉今獲奉身而退以尋晚歲之樂回視同輩存者幾人則勞雖甚而幸亦多然人豈有久幸於世者哉益數年前嘗即其鄉預為葬穴而黃門通判吳君元璧既為壽藏之銘今弘治丙辰年且七十四而實病矣願更為志銘以及我之見也予曰公雖病而狀貌加壯年雖高而食飲則豐何遽為是則不以為然數具書來促繼之以詩曰某實病甚矣恐不及見矣為之憮然君名熙字彥晢姓韓氏世為吳人少入郡學習尚書翹然諸生中累舉于鄉不偶循例入國學居數年始選授德

州同知德州距京師不遠舟車上下號為要衝君日夜酬應不倦州守倚之上官知其才數委以事亦惟君廉公人故信之而事皆濟若清軍伍運糧餉訊冤獄賑飢民及造浮橋數事州人皆能言之君和厚人也接人歡然人有急難亦善排解性疏通然重名檢不肯為無恥事見士大夫之賢者則樂親之治家不紊子孫能奉其教而僮僕亦為盡力故君得白首安享其樂焉大父文誠父永昌皆以隱終母某氏以永樂癸卯某月某日生君君娶張氏先卒子男二曰玲娶高氏曰瑾娶顧氏女一曰秀卿適袁璵皆蔣氏出也孫男二女二皆幼銘曰

吳城之西地惟吉𡍦日召工作幽室有祿不饕守官律孰厚其
藏惟此物欲掩其幽俟百襲吾言不欺尚可質

明故福州府知府張君墓誌銘

弘治八年冬福州府知府張君述職于　朝明年既畢事將還任便道過家俄以疾卒實閏三月三十日也享年六十四其孤璡方治葬且趨吳中以南京兵部郎中華山之狀來乞文表于墓上予念君北上時嘗過謁予今幾月耳遂至于此為之慘然君諱遜字時敏號純軒姓張氏無錫人也曾大父均佑元萬戶大父定考文簡皆不仕君少入縣學為弟子年二十四中鄉舉後五舉進士輙不中始授福建同安知縣至即以廉潔自勵大書座隅曰不如是神其殛之早夜施政勤敏不懈修舉廢弛賑濟窮民不擾而食足有內侍家故居邑中恃勢豪橫侵占田園一切奪還之民家戶有丁三百餘稅糧不時納追徵輙及族長往往瘐死獄中驗其人而均派之始無逋負者治為諸縣最部使者每舉君以為縣令法因奏請旌異遂擢福寧知州州治頗

沙以賊出沒為害遣人捕之即皆散去其為政一如同安時以丁母錢氏憂去服滿適涿州缺守州事劇難治乃以授君涿密邇京師路當要衝公使人往來如織君當民出車稽記姓名使旋相受役始無往時不均之歎州有滯獄至即決之人服其明訟始息已而天旱蝗生捕之殆盡是秋穀倍收明年蝗從其積地尺餘君焚香祝天忽西北飛去部使者復奏其績獲給 誥命進階奉直大夫協正庶尹贈其父如其官階母為宜人室邵氏贈宜人繼室氏封宜人又明年始有福州之擢仍舊官方究積未幾裁決無遺及事有不便於民者悉罷之乃平徭役公用度使吏無所用其奸又禁內惡不得自逞其徒畏法爭欲蹟以避每日上堂吏左右燃燭治文書不休蓄累二司在上督責禀承不遑暇食而君處之裕如居為守令多慕古循吏其所施

設大率以養民為務故去任之日民輒留之在同安時立石道旁稱頌德政持金餞贐有追至數百里之外者君既拒却民亦立石頌之及去涿州爭脫其鞾懸於坊市以示不忘事雖不古亦足以觀民情也蓋官不必崇惟其行乎志政不必異惟其得乎民廉仕州縣莫非親民之官志之所至無所不遂澤下被民多懷之彼列清貫居要地者非無其人考其平生亦足讓乎故載其治行一二以慰君于九原且以為其子孫之慰耳君二子長即瑆次琇俱縣學生女二長適華麟祥次適盛䫉次許歸一駿孫男四曰伯徽伯純伯翀伯師

亾兄處士墓誌

亾兄諱宗字原本姓吳氏世為蘇之長洲人先修撰東庄府君長子也先君初娶居氏生吾兄居氏既免身而沒賴祖母韓氏保護備至而繼母張安人更鞠之如己生迨長以大吾兄生而謹畏未嘗出門與里中兒嬉戲既入小學誦習頗勤不以風雨寒暑廢業年十七八先君以少兄弟而家事方殷使分掌之吾兄於事輒能治其治事左右簿籍雖一錢尺帛必謹記注火之出入歲月莫有能欺之者人以克家子稱之素寡交游倦酬應故或終歲不出里門里人至有不識其面者性復儉約室無妾媵之奉衣履敝必更浣濯補綴服之尤好潔所居汛掃拂拭日數次不厭至於度置器物亦必有常處蓋其為人如此寬既竊科第仕於 朝鄉鄰以為貴顯矣然吾兄自處如前日絕無驕侈之氣人益賢之成化乙未之秋寬得 告歸省而先君不幸已棄諸孤兄弟相見抱持慟哭致毀明年而吾兄亦以病不起嗚呼哀哉蓋吾兄待人極和易終其身未嘗以惡聲加人故卒之

日自繼母王安人而下哭之皆盡哀而備奴輩亦有泣下者其生永樂庚子八月五日卒以成化丙申八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有七娶同里陸氏子男二曰奎曰犇犇習進士業女一曰叔貞適夏鎬先卒孫女一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葬於吳縣五都太平鄉花園山之先塋將葬寬既請少司成費廷言先生銘墓上之石矣復取嘗所述事行刻之納於墓中以為誌云

陸秉誠墓誌銘

陸自晉以來為吳郡著姓更千百年陸姓者里有之若其家之盛衰族之聚散則係其人之賢否耳距秉誠一世尚有仕為縣佐者自時沒亦無聞若秉誠在子孫中其殆可稱者乎秉誠諱忠為則新之孫以高之子母曰李氏氏沒時秉誠年甫十四又二年而以高沒一日遂當家政人為其素不習事慮而秉誠輒

能貿易以爲衣食謀妻子汔賴其溫飽視群從家幸不與俱隊性孝友常痛不及養親遇時物必薦生鮮兄弟一女兄既嫁事當行止朝暮咨之如母此其可稱者秉誠娶王氏無子再娶何氏生一男曰昇一女曰素清適張釗側室生一男曰節孫男二女一秉誠生於宣德丁未四月八日卒於成化丙申二月十二日享年五十以歲戊戌三月十一日始葬于吳縣五都太平鄉花園山之原子兄原本其女兄之夫也故二子來求予銘銘曰

太平之鄉山水深長中有幽室斯人斯藏百年爲期而止於此慰以一言息我以死

逸晚翁壽藏記

禮曰百年曰期故予嘗論人之生以一日譬之五十以前日之晝也五十以後日之夜也以四時譬之五十以前時之春夏也

五十以後時之秋冬也明乎是說則能達乎委順之道達乎是道則能治乎豫備之具是故鳥宿于林獸藏于山知乎夜者也魚潛于淵蟲蟄于室知乎秋冬者也惟物尚然人不如物可乎見世之將老者或爲之衣衾或爲之棺槨或又爲之葬穴蓋知斯理之必然而豫備者是以君子與之若吾里逸晚翁其所謂知斯理而能豫備者乎或以翁家素饒裕故[redacted]爲此彼貧者雖故爲而力有所不能蓋無財不可以爲悅者也是殆不然夫貧者勞苦困迫求無所得欲無所遂不能以自存往往呼天以祈死然人終不與之者蓋非發於中心之眞也富者則異於是安康欣樂求無不得欲無不遂故常以死爲諱有不忍言及之者於此而及之則發於中心之眞而知斯理之必然者也弘治壬子翁年六十有六乃八月之吉卽吳城西橫山先塋之側命工作葬穴土厚而燥材良而堅深廣僅容不侈不儉功畢以其子璽居京師俾請文以爲記予與翁居甚邇且有交親之好欲辭之不可會璽將歸省請不已則書此授之翁名瀚字宗大自號逸晚姓湯氏其先家汴之後徙于蘇爲吳縣人曾祖曰潤卿祖曰均澤父曰彥祥贈大興縣知縣母安人楊氏湯爲吳中大族聚居凡百人翁於同母兄弟最少少卽敏悟善治事事難決者諸兄顧咨於翁翁更服勞不倦數賈于外以資給其家之用度女之積更厚及其兄渭起太學知大興縣雖有祿入凡用度命資給之渭竟以廉吏稱至遇人謙和士大夫多喜與交若郡太守行鄉飲禮翁得竝賓席比歲郡中飢有勸分之令翁出米若干斛授承事郎時有司急於賑卹多濫及里人謂翁獨宜而翁亦不以爲榮也配徐氏子男五人曰璠曰瑋曰璽曰瑩曰珙

璵珙俱早卒璽爲伯兄後例鴻臚序班女一人適衣泰孫男二人曰似曰傚是爲記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二

墓誌銘九首　埋銘一首

明故承務郎湖廣桂陽州同知楊君墓誌銘

君諱士徵字敬甫姓楊氏福建建安人也曾祖伯成贈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祖榮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父錫不仕鄉人私謚貞素先生母詹氏繼母劉氏世有厚德發于文敏公功業在朝廷儗古名相而門戶顯榮當世無比君生長盛族好學如寒士當其幼稚文敏公方賜告歸諸子孫環侍左右視君氣貌獨心奇之稍長游郡學遂登鄉貢上禮部試不偶入國學時邢公讓爲祭酒抗顏待士閱君試卷甚加稱賞厚禮遇之兩遭家難以不得取甲科繼先世爲恨竟授中書舍人俄坐從子累調惠

州衛經歷人謂君殺挫當自弛放至則益治政務宿弊劃除有軍帥素橫已罷官猶私役士卒數輩君立俾復伍軍吏振肅相戒毋犯法於是郡守以下有事皆就咨訪士子更多執經從學舉於鄉者遂盛凡六年以考績過家乃留不上　今上即位有詔京官詿誤外補者量加擢用始得桂陽州同知君歎曰吾病矣安能復奔趨郡縣間耶竟乞致仕又十年益病俄中夜起浴更衣平明肩輿造郡學徘徊而歸又明日卒兩僮挾坐神爽不亂實弘治丙辰六月十九日也年六十四君偉狀貌美髯鬚望之知爲奇士雖目眚手一卷不釋性無他好見奇書輒重購之或從人假借下至僮僕亦善謄寫故藏書甚富至于古書畫尤能品鑒不差所與交皆當世名人若文莊丘公恵安胡公太僕少卿李公其尤善者考訂文義多見書札君毋早世翔于繼

祖母劉夫人言及輒流涕士儀有遺腹子旦特撫教之至登進士第今爲吏部員外郎至於里人多加恩意然素直少容往往面斥人過曰吾不能阿意取容也因自號直菴亦取直道事人之意娶江氏參政鏌之女子男二長易鄉貢進士次暹俱庶出孫男一女一俱幼將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登僊里之原予適上京師君之從子亘以順天通判候我于河上曰世父不幸沒矣爲之驚悼益不意良友之遽失也亘因述治命以墓銘請且自爲狀授予意甚懇至乃爲書之銘曰

唐有姚宋相業不誣後世有人望爲魏嘗仕路徊翔吾實以病豈義之忘亦惟有命儲書充棟遺其子孫無忝先世以酬　國恩偉然其人嗟不可作竊其平生于此焉託

明故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前兵部左侍郎

致仕張公墓誌銘

山西右參政前兵部左侍郎張公以疾乞致仕凡再上疏詞益懇切始得旨將行竟卒于官舍實弘治戊午二月十六日也享年六十三初公在兵部會土魯番侵擾哈密累歲未已朝議謂哈密爲通西域要路自　文皇帝時王其酋長給以金印俾屏蔽一方今微弱不振宜得文武大臣有才望者往治其事時公方佐兵部　上乃命公錫之璽書所以責成之者甚切公至謂比來夷狄肆侮邊將不能備禦此威令不行所致也始奏調分守副帥一人罷鎮守以下官三人爲誤事者之戒且謂御戎之道當先固我疆場如永昌鎮夷比近甘肅今永昌既被殺掠而鎮夷人戶牛羊茁壯虜尤垂涎兩路孤懸實難防守宜擇有謀勇者三人各率游兵二千互相策應內既無虞徐圖其外

只由放小醜不足治也既乃詢謀羣策筆畫詳慮曰哈密不還久
之乃合衆議條上六事一定西帥謂哈密寄居邊城歲久供費
不貲殊非長策今其地殘破旁有苦峪城合給與耕具種糧遣
回居住特設西帥一人副帥三人各給冠帶以統撫之二除亂
本謂哈密既弱下人數叛其主投順土番傾為鄉導至殺虜其
王占據其地今其人家族寄居于此必來有覘哉充貢使而入
密識其人即擒捕之以正其罪三詗夷情土番西距哈密七百
里譯知其國城堡僅頼兵馬稀鮮特恃險遠有急則易於北走
耳當先用間諜以離壞其黨然後出其不意以掩擊之四還亂
畧土番累安　朝廷金繒之賜其志益驕今所賜物宜追還之
仍閉關卻絶勿與交通見拘其貢使特縱其一二歸語其主俾
自審去就彼既計窮必來款塞再議處之五固封守肅州臨邊
設鎮以來壹壁相接僅爲守望之計雖有嘉峪一關界隘不稱
宜加修築務極堅完更展城垣建樓櫓以為貢道偉觀六預謂
度夫虜騎犯邊每以冬月宜以其時於緣邊要地預屯重兵若
干以便應援又須預練游兵若干以俟調用仍儲芻粟若干可
給五年之需則庶乎有備而外患可免也他所建請者尚多事
下兵部集議于　朝尚書馬公以公籌畫深遠計慮精詳非苟
簡於一時者比輒覆奏行之於是土番始相畏服而哈密漸得
以自立矣乃復修土功以廣戍守飾兵器以便戰伐皆為經久
之計西方既無事公乃還　朝將陛見或謂宜疏經略事白以
上公曰吾昔已具奏矣已而言官劾公不俟召而還者遂落職
有山西之命衆以公久勞于外今不發一矢坐制黠虜之亂當
蒙顯擢顧以微眚去意公不平而公即已赴任矣至則益事事

不懈益踰年遂致仕及卒人尤惜之公諱海字文淵姓張氏少
游鄉學為弟子性敏而勤才名特著天順己卯山東鄉試第一
人成化丙戌登進士第授戶科給事中進左給事中再進都給
事中遂擢順天府丞再擢太僕寺卿丁內艱服除適吏部尚書
尹公以怨謗去位一時鄉人皆遭貶斥公得雲南鶴慶府知府
弘治戊申　今上嗣位召還為順天府尹明年拜兵部右侍
郎進左侍郎已乃降授參政平生履歷如此公素剛直危諫垣
一時同官建言章疏多出公手數因災異陳時政得失劾兩京
大臣之不職者為府丞時一中要方用事勢張甚尹以公事借
公往見先施勝公獨立庭下人爲公危而公自如及爲尹公事
填委裁決無滯性更廉潔位既通顯猶僦屋而居喜文事發於
論議燁然可觀世家世於濟南德州人公之祖忠父鵬舉俱以
公貴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祖妣孫氏妣李氏俱贈淑人配
潘氏封淑人子男二曰弘詵曰弘文女六長適舉人馮一中次
適吳江知縣前進士郭鄂次適生員李琠次適舉人楊鑾次適
生員魏子儀次許生員鄒顒皆孫男四曰佩國子生曰佳曰佃
曰佩將以卒之歲某月某日葬于州城東一里弘詵遣其子撰
奉公之門人前春坊庶子王世賞狀來乞銘而吾僚友侶公公
之同年友也哀公之忠行爲之請曰補有述以慰公于地下予
辭不獲乃敘而銘之銘曰
九河東游古有平原孰孕而藏張公之阡公起甲科始居諫垣
侃侃正色我直在言黼列清貫戾飛于天倏退終起如鷁與鶱
公抱儒術以修吏事豈惟能官夷險一致乃佐司馬邦政攸司
醜虜何為跳舞西陲冠蓋未殄彼驕且疑　天子曰咨汝往

曰之幕府運籌將士禀命卻使閉關練師補兵坐伐其謀我道自勝強摧弱植幽以定公曰旋哉將士且休歸報天子以釋西憂功未及酬而底于罰自古則然拘以成法聖明燭隱遐棄畢還況也論功終宜賜環矣秋在躬公不可待西切矣金城之略具在茲以銘詩良史當采

承事郎鄒府君墓誌銘

無錫之士出而仕者多矣然其野亦多隱君子其尤以介直稱者靜脩鄒府君也君諱賢字佑之自號靜脩世爲無錫人其族在江南唐有都官霖宋有忠公浩世次可考曾祖曰伯惟祖曰洪昭父曰以善皆居田里有隱德以善娶同邑處士華思齊女生子四人府君其長子也少失父能執喪如禮稍長以嗣守先業爲難條條焉語諸弟諸弟顯之等既奉其教而府君經畫尤

勤劬家資倍於人視以成者之數造門稱貸府君一弗拒惟其取息甚廉且暮稱貸者夥後其人不能償在他人必逼取之府君即戒其下曰彼貧耳非負我者遂折其券不復校人以爲長者富荒歲米價踴貴他人多加息府君不可曰乘時射利吾不忍爲也且吾先世以義起家又何忍違之及佃人輸租遂減其額荒甚則盡除之以爲常人感其惠不特無所怨而已異日輸租皆爭先而至無敢負者於是他君怨者紛然陳于官府捏府君終身名不挂訟牒人又以爲難其治家嚴肅晨起謁先祠畢退御家衆俾分治公私事必隨其材授之凡錢穀出入吉凶百須以及分給上下衣食皆有常數而籍記之里族以空乏告者視其親疏而量助之以嘗出粟助官府賑飢例授承事郎強之始受後更出財爲工役之助者不一或勸其行賂以結納者

則[illegible]私之曰吾未嘗爲不法事顧先干法耶勢家有求婚姻者必謝絕之曰吾不敢以男女之好累其氣力也弟遂之先卒撫其孤甚至族姪有早世者婦孀居無子乞其孫爲後曰彼自有兄弟後當生子可繼吾苟從之是利其所有也止如至訴于官[illegible]不從故事有[illegible]者於是鄉族有爲非義者皆[illegible]府君[illegible]曰有[illegible]矣府君性[illegible]嘗有感於[illegible]武侯之語名其[illegible]曰靜脩因以爲號晚歲益[illegible]築作堂曰[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其[illegible]人矣[illegible]十一年[illegible]府君[illegible]六十八四月二十二日其生[illegible]也[illegible]傷歎有[illegible]下[illegible]娶[illegible]氏[illegible]承事郎[illegible]曰[illegible]先[illegible]男子[illegible]益[illegible]尚[illegible]女四[illegible]與府君[illegible]日[illegible]間

則已長逝矣因歎賢者宜[illegible]何遽至此然聞其承家有人無愧先德則府君之澤當未艾也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泰伯鄉鴻山先塋之側合其配也[illegible]等託禮部主事錢君恩奉福建布政使致仕陳公狀來乞銘府君平生好文事每以相屬今既不復見矣無以慰之乎爲之銘曰

有縣惟壯延陵故疆有士惟美德孟于鄉閭其鄉人德如之何口不能言惠我則多惟彼宵人好行不義義不可行發其內愧仁厚之事介直之聲施于有政比於家庭彼有攻者竊位與祿孰使鄉人相向而哭惟古隱逸風高猶存後有過者式茲墓門

姪孫健埋銘

惟吾兄本齋府君有子曰齊齊有子曰健生有異質自爲兒童不好嬉戲莊重如成人稍長習舉子業見從經師游既冠且娶

俄得疾家人見其素壯尤善飯易之其妻之父名醫也診其脉
驚曰是不可救越三日果死弘治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也年
甫二十一其父與母張氏痛健早世不忍即葬以又明年十一
月二十八日始葬于南檳山之北祖塋之旁健娶王氏遺腹生
一女往予居家見健因學不懈及視其所業可進謂他日必能
繼取科第而何有吾望耶將以書來欲得一言為埋銘銘曰
物之成毀皆有數材汝質雖美能永其身其藏其旟以無傷其
親

黃和仲墓誌銘

弘治己未冬和仲以太學生謁選吏部館予家明年夏得疾迫
月加劇醫不能治或勸之曰銓法不願任職者例授一官俾終身
君當得州佐於君意何如和仲謝曰吾自束髮登家 朝廷造就

至今曾不效一日驅馳之力以報 厚恩又徒叨命服之榮以
嬉遊鄉里間耶會其友柳貢士子學將南還則勸之還家就醫
藥竟從之子視其病勢爲治棺納舟中行至德州以庚申十月
六日卒子學爲斂如禮返柩于家以辛酉九月九日葬于吳縣
薦福山先塋之次和仲諱璿字和仲自號夷齋姓黃氏世爲吳
人父克禮母徐氏生二子長曰墳早卒其次爲和仲幼入郡校
從子學與故解元賀君甚榮今僉都御史陳君玉汝同講習累
膺鄉舉不偶乃貢入南雍久之歷試藝務候選家居者又數年
常自歎其衰不得久仕宜意遂不仕耶然使和仲仕其才未可
知若其清慤謹畏稱爲良吏可知也其平生擇一言而發擇事而
行又人必擇而交雖杯酒相歡坦然忘形其中介然者固在往
時郡守李公聞其賢延爲塾師僚佐皆遣子弟來學和仲出入

官署深自斂避人不知爲太守客也治家秩秩有條雖一飲食
不苟家臨市中遠商與鄉往往以白金相託率不封識無人瞯
其信義如此娶同里王氏有內助功子男三人曰鶴娶盛氏宋
文肅公度十七世孫曰鵬娶孔氏宣聖五十九世孫曰京尚幼
女一人許適劉穀孫男三人曰堂曰閔曰某女五人先葬鶴鵬
與書來乞銘曰予聞和仲卒惜其志樹弗少伸又恨其死於道
路不於我顧爲之流涕今其孤巖然在室忍無一言以助其
噫予和仲卒年五十九此所以自歎其哀者銘曰
身不即仕傷哉即死仕不徒名死而猶榮

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墓誌銘

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一夕病作暴卒士大夫相與痛惜
之其尤深者則往哭之若武弁選校亦多有嗟歎聲噫君居官

不以縱弛臨下直亢靜耳何以得於人若如此蓋君爲人清而
不激公而且恕勤勞而不以爲功誠格而不以爲德惟其父任
而人信之文武選對設自前代已然至 國初有武尤重其事
自餘年來武以世官傳胙既置所謂黃簿者藏于 天府專
掌其清理然其人升降改調罷革有從新補舊絕例紛然如毛
率難于事選者且其人往往附勢冒功歎家多爲請託君輒遜
謝之曰法如是耳有言武官尤食坐敵天下當書革旁支承襲
者君白于尚書馬公曰此非律例意合覆其本支凡出立功授
職之人後者仍得承襲餘當如所言他日又有旁支乞請者君
復謂此雖久隸官籍若援近例一旦斥絕彼安所歸乎況今行
伍缺乏尚欲募人補充若授其人以一隊長令本衛食糧操練
庶兩便又一武官子某甲未及承襲犯強盜而死其弟乙年幼

告優給於例犯強盜者子孫不得承襲君以爲甲爲盜且未授
官乙固非爲盜者子孫不得援舊例然亦其弟也不稍抑之則
無以示戒宜視其父職降一級食優給俾其長襲所降官焉公
題其議悉奏行之遂著爲令他所議定者尚多會　詔大臣各
舉其屬才行可超擢者公遂以君名上然尤重其去留以爲助
者久之不意其竟止此也公以是尤惜之君諱愷字企元姓陳
氏世爲蘇之崑山人居邑之東大倉有衛學君少游其間從易
師習舉業成化戊子登應天府鄉舉累試禮部不偶益力學自
奮甲辰竟擢進士第弘治戊申始授主事癸丑陞署員外郎是
冬實授乙卯陞署郎中丙辰實授進階奉政大夫蓋任武選者
十四年卒年六十時辛酉二月七日也曾祖福一祖福俱不仕
考傑以公貴累贈武選郎中妣韓氏累贈宜人君娶許氏封宜

人二女長適學生婁璣次許龔苣幼復故命汝教諭楊庸之子
俱庶出以從弟倫子韶爲後從治命也於是倫聞訃來扶柩歸
將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城西姚涇先塋之次持狀來乞銘
予與君同舉於鄉相知三十餘年銘實宜爲狀爲君同官劉君
挺所著而翰林修撰毛君澄君之鄉姻也復以書來所以互述
君之賢者甚備夫居鄉有行鄉人知之惟其居官容有不知者
故畧及其一二事云銘曰
貌之顯然若有憂思人所知者匪以其私不見其人亦已踰時
哀此孤寡藹然紳帷家有嗣續禮亦宜身爲正郎官不卑賢哉
有譽其永垂

劉美存墓誌銘

劉徵美存資端謹幼即不好嬉戲有餽以鵓鴿令畜以弄者固卻
之獨好書册長游吳學居諸生中治進士業輒合程度舉于鄉
屢不偶然無嗟怨聲惟其父都憲公其母李恭人甚得子道都
憲公仕于外代理家事事紛至于前處之裕如也其有喪不能
舉或爲持參假貸竟任其恥也陽辭之他日袖白金潛往爲助且
戒無令人知其人感德竟不能隱人知其心之厚也年三十
三俄以疾卒稍相知者皆痛惜之曰美存爲人不宜致夭而何
以得此於是都憲公巡撫蜀中得凶問惛絕投牀下即日引疾
歸歸而撫其棺大慟曰兒果逝耶吾不可不暴吾兒之行乃自
敘述來請於予與都憲公相知久因知其子之賢痛惜尤甚忍
無一言以慰之耶劉氏之先出清江宋名臣原父之後七世祖
材知仕元爲行省都事始徙新淦高祖雲芳　國初編戍于蘇
芳生廸吉廸吉生謙謙生宗正宗正生三子其季曰纓

即都憲公公既貴累贈其父太常寺少卿母張氏累贈恭人娶
恭人李氏生一子即美存美存娶諸氏爲曹州同知祥之女生
一子曰過聘彭氏二女長許嫁張某次許嫁林某皆仕族其生
以成化某年某月某日卒以弘治十四年閏七月十九日以明
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吳縣上金灣之新阡銘曰
才也則成不成乎名不成何由委命勿爭有身則傾有志不行
亦幸有子尚待其成以慰平生孰非茲銘

沈府君墓誌銘

邑人沈綱聞其父翠雲府君之訃走予告曰綱客居都下久矣
吾父病曾不得一日侍此終身痛恨者今將歸治葬如獲一言
爲銘則綱於臨穴之際尚可以逭罪也蓋綱之妻寔予亡妻陳
淑人之姪女故有是請焉府君諱孜字文慶別號翠雲世爲長

渊人而家比虎丘為著姓大父友之任永樂宣德間巡撫大臣以吳中賦厚方重糧長之設友之於時已為郡縣所推擇父行娶王氏生府君少為縣學弟子治易勤苦後以父没而母更老度不可遠仕遂謝歸以農隱而或業賈以養生性質實不事華靡與流俗相違治家尚節儉故能保其業待人以謙恭故能處乎衆至其奉身之全畏法之至故姓名不挂於訟牒里人以善士目之其生永樂甲辰仲冬廿六日其卒弘治丁巳季冬廿四日以卒之又明年己未孟冬廿八日葬于武丘鄉袁家浜先塋之次娶魏氏宋文靖公九世孫子男二人長即綱娶陳氏次曰紀娶姚氏繼呂氏女一人適張獄孫男三人元吉元利元貞女二人銘曰

際太平之時樂中壽之域身既克全志何所歉歸於兹丘其永無墜

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光化縣知縣王公墓誌銘

弘治十六年二月二日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光化縣知縣王公卒其子吏部右侍郎鏊聞喪去位上曰茲朕經筵日講官也宜有以慰其哀乃 命有司諭祭公及造墳安葬皆視三品禮鏊感激謝 恩已將歸治葬奉侍女今南京兵部尚書河東韓公狀授其友吳寬以墓銘請寬於王氏有契義敢不諾公諱琬字朝用以字行姓王氏蘇之吳縣人在宋建炎初居東洞庭山蓋三百餘年于此族人衆至以王名其所居巷公之曾祖曰廷寶祖曰彥祥考曰惟道惟道偉然有大度讀書尚禮義生三子公其季也幼則羸而多疾正統間行司選授州學生員果中式皆老儒入公獨前入學時年二十一矣自以學後時恥不及流輩感憤發奮益刻苦有人所不能及者屢蹶于鄉不得遂貢入太學久之就吏部選授知湖廣光化縣光化隣州寇李鬍子亂殺掠居民未蘇極力安輯而衆猶往來有出于所謂大獄者猶徵求無虛日公不忍重困其民斯不多與皆不滿意而去又山谷流民萬計大臣孟奏出境至焚其廬舍以絕之公獨招徠其人上官已不悅後 朝廷知驅民非計遣都御史原公傑撫公承意指有與入山諭民所以安輯之意民相率而至乃遂編其里社仍緩其賦役以生養之皆帖然從令縣舊無學即興學校更擇民秀射定賞格以為防守計上官以為迂益不悅在任三年適其子以進士及第入翰林曰吾有子已仕矣遂乞休致歸築別墅于郡城西自號靜樂居士公質似傑而識甚明力似儒而行則果其與人或忤亦惟其性之直而不能隨也少時讀書有法每見子弟語之至於養生有道獨得者為多亦不自秘也嘗考其先世可信者修為族譜若父祖沒久猶欲以死相從人尤稱其孝者益其配葉氏卒以先塋隘別卜地而葬且數年矣後見其子官吏部以生或被封沒當得 恩典不忍與其妻獨受無以光于前人也乃遷葬其配于先塋至是以公合而祔焉寬如其志公初以其子鏊進階文林郎再封右春坊右諭德復至今封配葉氏累贈恭人子男四長銘次即鏊次銓附學生次鏐女二適某某孫男八曰某某女四曾孫男二女一公老益壯一日忽謂樹更衣夜半脩然而逝享年八十四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將葬於先塋云銘曰

震澤西望有山峩然王氏居之歲久而蕃世有隱德其德則厚

不食其報以貽其後公發奮志豈取科名終焉入仕以惠黎民
吉與時違事與志戾觀其後人已顯于世吾德未究亦有所光
植槐于庭世德可追爰受其名復享其祿考終而藏吉日惟卜
惟此榮域列于左昭吾親在茲其樂陶陶堂惟樂焉亦既榮矣
教垂有光百世無涘

蘇州府儒學教授劉先生墓誌銘

蘇州府儒學教授劉先生以天順三年致學事而歸歸二十年
而卒既葬亦二十三年矣其孫宗始還其弟齊不遠六千里
步至京師以書授其所故諸生吳寬曰先大父臨終命諸子以
墓銘為屬不幸諸子相繼沒其責在宗等又皆孱弱不振因循
至今寔甚大也茲敢奉治命以告寬聞之憫然感歎曰先生吾
郡賢師也寬幼受教益其何敢忘按臨安知府王公佐狀曰劉

出漢長沙定王發之後代有顯者其後子孫徙泰和梓林冉從
吉水夏朗為邑中名族五世祖天聲登宋咸淳乙丑進士第終
桂陽軍教授天聲生益厚益厚生繼德世治尚書在前元並隱
不仕繼德生禮當 國初行科舉一試有司不偶居家教其子
續竟登鄉舉續娶曾氏是生先生諱尚字體信自號信菴少與
從弟故翰林學士文介公儼同學于家勤苦特甚永樂丁酉與
文介聯登江西鄉舉宣德癸丑中乙榜授山東樂安縣學教諭
連遭親喪服闋改浙江蕭山秩滿始擢教授于蘇秩再滿請老
得致仕成化紀元遇 詔恩進階登仕郎先生深於經學所至教
人孜孜不倦樂安蕭山士初未好學自經先生指授科第始盛
故大學士劉文和公實出其門且有首冠鄉舉者於是湖廣秋
試禮聘校文鑒別既精士皆歎服蘇為大郡缺教授吏部以先
生擬奏人以為稱至則知其學為范文正公所建而胡安定朱
樂圃兩先生嘗居師席曰吾敢有忝于先哲哉於是先生亦老
矣為教愈勤日必坐堂上為諸生校課業往往手自改削而擇
其尤秀異者列侍于校不使暇逸夜則令宿齋舍猶為講解疑
義不輟其訓人必以禮義廉恥為先以吳俗以倫貲見有服飾
華美者輒戒之人知先生得師道一時有自外郡遣子弟求學
者郡守重之入學與諸賓主禮殿則以詩篇相倡和而提學憲
臣亦不以官僚遇之先生孝友人也初仕樂安親尚在得一美
衣食必遣人緘奉歸弟爵嘗為安爵訓導沒于官徒行護喪還鄉
嘗以其族大親疏譜牒刻印畢家給一冊則毀其板曰毋為他
人得之以亂吾家世也經學之外為古文詞典雅得法有曾士
謂遺所著有南園集歸田錄若干卷其好學至老手不釋卷迨

致仕家居猶為子孫授業云先生以成化丁酉十二月三日卒
享年八十五後五年壬寅葬于里中桂源東坑初娶張氏鄉貢
進士持永之女繼娶蕭氏進士應昂之後皆有賢德子男四人
曰範配紀綸範紀並縣學生女一人適張者德孫男十人曰逢
泰宗庸本府籍庠序閒厚女六人俱適仕族曾孫男若干人女若
干人銘曰
古有經師在漢為盛以授其詞則維伏勝劉之傳經自宋天聲
五世不絕曰為先生幼處于家克傳其學也以所得覺彼後覺
先生為教先之以身不戚而恭不慢而嚴講授有條亦維善誘
諸生得師賴以成就蘇學在昔有胡有朱後五百年合其範模
剔不久留終惠學者老將休往教鄉邦之後寬乔在焉
年稚而愚實聞斯言自伏以來多蹟壽考天厥其躬見此一老

竟終于寢哀動其鄉往源卜吉以同其歲春而秋霜墓木拱矣
家仍多故孰俾其美先人之青諸孫是圖琢石宜書實維其徒

明故通議大夫資治尹太常寺卿任公墓誌銘

公諱道遜字克誠姓任氏其先鄞人也曾祖觀貫　國初長鄉
賦輸賦後明洪武戊戌溫州遂為瑞安人祖貫生傑傑生公穎悟不
群十歲能賦詩作字徑數尺有法度德甲寅有司以神童薦于
朝年甫十二耳　宣宗皇帝聞而奇之面試其書[illegible]郎
文華殿肄學供給甚厚未幾　命為國子生景泰庚午授順
天府照磨仍以書藝供奉公不圖倖進每九年考績輒進一秩
故自中書舍人五轉至太常寺卿仍考最食從二品俸凡歷仕
四十年供奉勤慎太常有過弘治戊申年六十六上疏請老甚
懇蒙　賜致仕而歸居家居十六年以癸亥八月十七日卒享

年八十二公為人清心寡欲於世味泊如也公退靜處門無雜
賓室無長物翛然如衲僧興至[illegible]嘯或作書畫以自適或時
吟詠發舒情思恬如山林若不知身在　禁近者因自號坦然
居士又號八一道人亦可見其平生矣嘗著書一編推性命之
原窺造化之妙有郡建節觀物遺意名集雲山樵語錄藏雲山
者公所居之處也自秘其書不妄示人公既歸貧而能守愈自
高潔惟日登樓以雲山自娛未嘗一造郡縣門前郡守文侯林
鄭侯准重其風節撫遺縣令高賓存問周卹以尊禮之公臨卒
無一言及後事殮其服緩無以為斂祖父並贈嘉議大夫太常
寺卿祖妣吳氏妣沈氏並贈淑人配孫氏封淑人孫氏出同邑
名族為徽州守某之女賢惠多材藝與公處至老相敬如初先
公三年卒年七十七生女一適孫某又庶女一適鮑某公官三
品例有卹典於是公所養子永春永和走告于　朝蒙遣今郡
守李侯端　諭祭及造墳安葬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與孫淑人
合葬于某山之原公居京師時與予特相好屢過予焚香清坐
竟日忘返及公得請去數致書問訊山川遼絕恨不復一見也
知公葬有日乃為書此刻石然公亦豈圖是哉特盡予之情且
以為後世告爾銘曰

望東南之遐陬兮鬱崔嵬之群山懷高賢之宅其下兮淡雲海
之回環挹清暉以曜睇兮忘冠裳為何物謂不能遺世而脫俗
兮終乘雲而倏忽嗟仙儼之高舉兮　帝念之而莫屈爾金
門之儔侶兮孰終被乎厚卹白石鑿兮青松長蔚荒壞兮築幽
堂後世無毀傷兮庶知斯人之藏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四

墓誌銘九首　壽藏銘一首

陳處士墓誌銘

成化己丑春寬與處士之子瓔同試禮部不偶將南歸半道而處士之訃至瓔痛哭不自勝即日易輕舸兼程而行既抵家哭盡哀遂圖所以葬其親者乃泣告寬曰瓔有大罪三少遠游鄉校不得朝夕居家以事吾親吾罪一也游學又不能奮發早取科第以光顯吾親吾罪二也以科第故去數千里外親病不及嘗藥視殮不及臨棺吾罪三也負此三大罪吾何以名人子哉嗚呼往矣不可追矣雖然親有善而人不知知之而傳不遠亦罪也然欲其傳之遠非假文詞不可惟吾親之葬其縣其鄉其園既卜其地矣其年某月某日又卜其日矣其事行又有吾友

王抑夫論撰而爲狀矣子知我深者願畀一言以逭我罪予悲其言不能以他辭拒也處士諱某字某姓陳氏家長洲之陳湖世以善士稱于鄉處士之父某贅于邑大姓吾氏　國初吾既遂徙而陳亦衰落處士極力田畝間以贍其家其妻錢氏躬紡織以助之兩稅既充至身之衣食有不暇顧蓋其勤苦有如此者久之家乃裕所買田宅予人直寗厚里之無行者以處士仁而可欺也取其田欲再售之處士再予之直不校他售田者以處士真可欺也輒欲更售處士輒再予之既而里人亦感愧蓋其醇懿有如此者遭歲饑富室貸民粟取息倍他日處士曰此正吾行惠之秋也反藉是以自利乎卒少取之後人負其粟至八百餘斛歎曰此非其家之果不足耶不然寧肯負我哉皆爲之折券蓋其長厚有如此者郡有納粟補官之例所司以處士名上處士不欲部使者固強之處士亦固辭之曰吾豈出粟不願官也其後郡邑倂董區賦處士辭之不獲則使其子珪代之蓋其高潔有如此者處士年既老母氏尚無恙依依其旁若孺子狀每旦問安否莫必設酒肴於中堂使子孫以次奉觴歡呼歌嘯以極其樂及親以天年終居喪盡禮不以老故廢蓋其孝敬有如此者嗚呼處士之善行此其大凡也是不可使人知耶是不可傳之遠耶予交於陳氏既久視珪瓔猶兄弟視處士猶父行也南歸之日將拜處士於堂上而乞言焉然不意不可見矣惜哉處士生於癸未十一月之哉生魄沒於己丑閏二月之旁死魄子男二長即珪次即瓔女三皆有歸孫男六曾孫男一女一銘曰

陳湖之濱有此德人其德伊何曰義曰仁仁不忮物義不失身
問其名居古可比倫漢有太丘晉有收門德人已矣流澤未止
浩浩洋洋如湖之水經史滿牀禾稼滿場遺厥子孫如韋如龐
彼美仲氏登賁于鄉尚有祿仕爲家之光尚有　龍章賁于幽堂

封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陳公壽藏銘并序

成化某年某月某日封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陳公作壽藏于其祖墓之側既成求寬爲銘寬公之里人也寔知公宜銘銘曰

陳本嬀姓虞舜之冑滿封於陳後爲楚滅完也奔齊以國爲氏
歷秦漢唐閩人益起吳之有陳自洛而遷湯析雖居有德以延
根柢完固枝葉蕃鮮迨至　有明逾三百年曰鎰有戒偉然深
中長慮內憂事我　三宗出膺西土入保　東宮以充其家

自卑而崇厥五兄弟公也其季在洪武末壬午之歲四月七日誕生于第鑄以命名有成其字公生嶷然越自童穉一似其兄美鬚鉅鼻睢貌似之行實擬之流澤淺深隱顯使之赫赫門墻驚動小夫公處其門視之如無豈無錦綺爲衣爲裳大布孚繒我服則先豈無肥甘爲肴爲酒盂蔬勺水我奉則孚不惟其身及其子孫以儉居侈以謙居尊昔在同氣求里其居公讓不取如遠而疎匪家爲謀唯子之教僎也秀異置之鄉校遂登甲科監察一道分司南都不墨不詭究厥自來惟教之效　帝曰汝僎予爲汝報錫之封章爛然堂其冠裳袞繡服煌煌南衛北里逍遥倘佯匪誇鄉人　君賜惟彰以頷以頷以接其兄公年七十宛然壯夫獻酬百拜從者不扶達人大觀萬年須臾臨淵履冰幸全髮膚成必有壞惕焉若闔石湖之濱吳山之麓

纍若堂斧鬱然拱木繄歟于兹我所自卜從我先人斂我手足厥旣迄功旣堅旣實載其物終磨此山石公之先代有乘有譜有諱德卿是曰曾祖均錫孟玉曰祖曰父以子孫貴　誥贈三老贈之何如都憲宮保母高繼翁贈皆夫人公娶顧氏封孺人焉生三男子曰俊儀僎僎終僉憲卒與後先女子惟一周紀是姻孫准漢朝浙汴沆涇維漢暨沐將有科名有三女孫其一未行男一女四是維孫曾陳德未衰後當繩繩論撰執筆者多兹銘

封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林公墓誌銘

林爲閩著姓考其初多遷自固始公之先則始遷者曰唐左朝奉大夫穆數傳至禹臣宋中神童科長子聿爲尚幹官而家益大津三傳曰天錫天錫生必方必方生昌茂世有隱德昌茂娶宋氏生子四人其季公也公諱樵字汝淡以字行別號梅竹翁

爲人孝其父母而友愛其諸兄甚至居鄉里閭巷尚禮義至老不倦人皆能道之璧謂其孝曰公侍母疾必躬奉湯藥不以委人夜必獨處而嘿禱于神以祈佑母沒事父益謹他日父疾更作適鄰郡盜起人爭爲避匿計公獨抱持其父無使驚動及父沒日惟守喪次不以事變中少違於禮謂其友愛曰兄有患勞瘵疾者俗忌傳染或謂公宜遠之則侍奉益親兄竟沒于其手其奉先忌日必祭月朔必薦以至出告反面一遵古禮而行雅好客所以款接而餽遺者禮意甚洽嘗築別墅以與客游置琴奕樽俎其中相與歡然也家故饒裕至鄰里有急難輒周卹之無所悋嘗曰吾父歲散穀三百石行之七年而沒今吾以食口衆費去所散穀安得如吾父之數終身行之乎璧謂其尚禮義又如此公有子尤善訓誨幼卽諭以先世事使知立家之艱稍

長延良師于塾教之而時親校其所業不以縱也後二子璧壁相繼擢進士第列官于　朝人爲公榮之於是公用璧貴初封工部主事加封今官歲丙午年已七十餘二子並以公事過家捧觴稱壽人益爲公榮而公亦自以爲樂也已而公戒其子曰吾幸康強汝輩宜易以私情顧戀及皆還京師而公以明年正月五日卒矣享年七十有三二子旣聞訃亟往弔之則悲慟不勝且以葬銘思而固請明日乃奉其友周戶部公載之狀來公爲人予昔聞之故翰林編修李士英益士英嘗教其家塾知之爲深予旣信其狀之不誣而璧又與予爲同年相好其何忍違之公娶葉氏封宜人子男四曰璧今爲吏部郎中曰壁工部員外郎曰址曰埜鄉貢進士女二長適黃剛次適府學生陳鏗孫男四曰鏶曰鉞曰鑰曰錭女二以戊申某月某日葬于閶某山

之原銘曰
閩越有民居海壖漢世徙實江淮間異時或從固始遷來自五
季歷宋元其間林族多業繁仕版不絕世屢傳賢哉君人處丘
園善誨厥子嗣厥先甲科繼登兩曹聯推恩　錫封屬高年五
福嚮用亦已全振振後來者益蕃世濟其美實且專鄉人論德
無間言後欲考之石斯鐫閩山歸全在高原

明故承德郎刑部主事趙公墓誌銘

承德郎刑部主事涇陽趙公就其子太守蘭之養居兗州者數
年他日有歸志其子不忍與別公諭所以涖官者曰汝第行此
以終惠斯民過養吾多矣蘭泣而志之公歸既抵家闔門林日
與賓友爲樂又踰年以病卒實弘治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也享
年七十五後二十三日太守聞訃哀慟不自勝即日解印奔喪

使人走京師乞墓銘於予而涇陽學正盧君其邑人也爲之狀
趙世家涇陽公之曾祖均玉祖仲良父秉才皆有隱德秉才娶
王氏生子四人曰爾寬謚整後用謚貴贈至奉訓大夫南京兵
部員外郎而王氏初封安人再贈宜人整即公也其字士齊以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生數歲喪兵部公既長奉王
宜人孝而事諸兄更恭兄謚初游邑庠頗以家業爲慮公挺然
請身任其勞有所得輒資給之謚遂得顓意問學竟首冠鄉舉
繼登進士第仕至江西左參政有聲于時嘗曰吾所以有今日
者吾弟之力居多其何忍負之當之官南京乃攜其子去躬督
教之不倦其子竟亦登進士第以仕即太守蘭也蘭以初官刑
部亦獲封公人以爲公友恭之效云公爲人介而有容恭而有
禮樂善好施恩意藹然一族人少孤貧無依特加撫養及長仍
爲備禮以娶鄉人遭歲歉將鬻田諭以不可而助遺之就食于
外後歸復助之耕其人竟保産業餘凡以婚喪缺之來告往往
斥所有以助略無責報意公既好義人益信服有爭訟者多往
決于門得一言即止而尤見禮於邑大夫比歲行鄉飲必延致
爲大賓更數及門存問公雖貴自持益謙謹人以是賢之初公
年五十嘗病昏不知人事者數日俄醒而言曰吾病其愈矣諸
子驚喜問故曰適見一老人謂我平生力善未宜死俾隨行約
數步指以歸路遂醒人皆異之已而病果愈蓋至是又二十五
年始卒公娶陳氏有賢行封安人子男三人長萱不仕次即蘭
次芝吏部聽選官女一人適邑庠生孫璟孫男八人曰細黍卒
曰緯曰絅曰縡餘尚幼女十一人曾孫女一人以卒之年某月
某日葬于邑安吉鄉東原先塋之次予與太守以同年相好知

其有賢父亦次序而銘之豈獨慰孝子之思而已銘曰
涇水洋洋嚮于渭汭溉彼田疇其利不可計嗟嗟德人與水而
逝其澤則存尚被乎後裔松栢在原豈識幽宅封而崇之永矣
百世

莫君善慶墓誌銘

君諱慶字善慶別號南溪常之無錫人也無錫在江南爲上邑
最稱富饒而君雅有特操凡衣服飲食所以奉其身者未嘗因
時俗好尚爲少變也家有僮奴數人各授以事門庭終日寂無
人聲常暮扃門不再啓俄夜有扣而呼者甚亟君曰吾家固無
事也豈有赴吾乞藥者乎蓋君嘗得奇方每以濟暴疾者問之
果然平生於佛老巫覡之繆妄一切屏絶讀史至奸佞事輒忿
然作色謂子弟曰是宜爲戒然爲人雖嚴厲若不可犯至所合

者更欵洽兵部郎中秦公旂敬以齒德高一鄉不妄交旂每過君必留坐竟日而返家有重屋數楹雅潔可居更即溪上開別墅與同里有隱德者四五輩往游其間賦詩飲酒翛然林泉之風庸俗人莫得而預也惟其中少容卒爲人所不樂而君亦卒不少變是眞有特操者矣君有子驥與兄子驄愛而教之必等二子用其教竟成而驄遂登甲科爲名進士時君已沒驄歎感泣曰吾何以報吾叔父也會以例暫還其鄉因得葬君乃來乞銘意懇懇不休曰吾兄弟欲藉此以自慰耳予感其孝至諾之君生於宣德庚戌五月十日卒於成化癸卯五月十九日葬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墓在青山之原娶龔氏有賢行子男二人長曰駿早卒次即驥女一人適龔復莫之先爲汴人從宋南渡遂家無錫君之曾大父曰能與大父曰順呂父曰文盛皆有隱德至君雖益好隱然能教驄仕自是莫之顯實君啓之銘曰

流俗靡靡未見其涘孰爲障之有隱君子介而不近乎名清而莫涴乎己考其平生是亦賢已其亡者身其歸于是

明故封監察御史李公墓誌銘

成化二十三年四月　天子恭上　母后徽號推恩臣庶凡京官七品以上父母存而未及封者悉與封之於是閩縣李公中美用其子江西道監察御史熚之貴封如其官鄉邦榮之益公至是年已高明年改元弘治正月十日遂以疾終壽八十二越三月訃至御史君方按行畿內即入　朝納上璽書將歸守制以葬其父宜有銘乃奉其鄉林廣州之狀來請廣州於予有姻友之好固知公之爲人而予與君爲同年昔者君爲秀水錢塘二縣其地皆與吾蘇密邇則知其爲政廉平清謹使民愛慕及君居內臺益得憲體予竊敬之乃今知君之所以賢蓋有公之教也公諱得嘉字仲美別號安素世居懷安之崔溪大父琚始遷福城其地曰興賢者居焉琚生遂明娶孫氏生公甫成童失怙執喪如成人比長奉母安其養而規畫家政悉有條理更能持勤儉遂裕其家母心益樂性坦直和易待人無良賤皆盡禮意尤樂施予每斥其子所分祿以濟貧乏自奉雖薄不計也郡嘗大疫里俗惑於巫公家亦多病者日惟飲藥而已平居喜讀史見古人賢否得失可爲法戒者輒書置座隅以自儆其教諸子必業儒數延良師于家塾而躬率之學諸子或少懈必督責之後多有成云娶陳氏贈孺人先十年卒子男四人烜鄉貢進士未仕而卒娶陳氏以守節旌表次炤亦早世娶林氏次即熚娶藍氏次炫縣學生娶謝氏女二人適朱灼黃世孚孫男六人賓實寔寵宥憲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邑長與山之原銘曰

惟德之崇惟善之逢遺其子孫復還其躬貴而考終尚閟兹幽宮

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公墓誌銘

吳江王氏故邑之梅里大家也其先有諱壽之者當元末白度兵亂富豪蹤跡其地避之邑中竟全其家是爲公之高祖也曾祖良輔祖彦澂父守仁世有隱德守仁娶吳氏生公諱亦吉字夫祐甫三歲父母相繼下世賴庶母浦氏撫育以長又里有吳善者與守仁故厚更力教公視如己子而公亦奮志以學業自課家有遺書日取而讀之務求通其義至忘寢食里父老見其謹厚而勤可以爲師也爭延致家塾公年雖少儼然據函席教法

嚴厲一時以老宿目之既而歎曰學固爲士也然吾家故業農舍之不可則置田使僮奴耕以養生父之困有餘粟貧者稱貸不肯過取其息於是貸者益多或負其粟不償他日貸之如故人謂其長者成化乙酉歲饑悉取逋券焚之辛丑饑甚更出粟六百斛助縣官賑施以例授承事郎非其志也他所爲義事如寒者予衣病者予藥死者予棺平生不可勝計至於造梁以濟涉者七鑿井以救暍者四亦其事也公貌脩長而詞氣温恭雖私居無戲言父坐無惰容接之儼然德人也處衆誠而恕處事遂而周厚人而約己孝先而慈下喜誦漢人爲善最樂語題所居堂曰樂善因以爲號其教諸子有法命伯季理家政仲叔習舉業各當其材其仲竟登進士第授監察御史有聲憲臺比歲公從受封如其官階文林郎吳江自昔有臞菴王氏以隱蹟遺

邑中公即所居東闢圃種橘千株竹萬竿築亭館其間又創月湖蓮陂於松江太湖之上爲別墅數與賓友往游賦詩飲酒樂而忘歸人以爲思致不減雪灘也其年七十有三以弘治十年十月四日卒娶于氏先卒繼娶沈氏有賢行封孺人子男四伯曰賢承事郎娶嚴氏仲曰哲即御史君娶申氏亦封孺人叔曰明國子生娶賀氏季曰敏娶申氏女三長適郁緒次適徐質俱縣學生次適朱佩孫男五曰恩縣學生曰愬曰京曰東曰憲女七曾孫男一曰檜公嘗擇葬地得於吳縣王山之陽爲山水勝處心甚樂之遂依古制預治棺斂之具至是卒諸子卜卒之又明年三月一日安厝哲既聞訃以巡按廣東還例造　闕下俟命已乃謁予泣拜奉事行之狀以墓銘請予與公同鄉嘗再接公信乎所謂德人者乃按狀書以序之而又得公平生訓戒子孫之語曰處世勿急急於謀利薄田數頃足以具饘粥與其過取以買怨致禍孰若省費以安己濟人又曰凡百成敗皆有天命吾老矣平生經歷雖小事未有不由天成者愼勿患得失而喪名節也謂哲與明曰汝輩他日倘遇時致用愼勿以刑立威以偏斷事以利喪守以死易節益理訟以虛心仁恕求之尚不得民之情況任情偏執以肆殘刻乎且盜賊以貧窮傷人刦財自罹刑殺士君子食人之食反藉其勢殺人以利己天其祐乎吾雖不仕然見郡邑仕宦以贓事歸者不數年遭不肖子孫蕩廢無遺以清白歸者其子孫必賢益天理也其言皆有補於世教因備書之以爲王氏家訓云銘曰

作邑于吳太湖湯湯匯而支分于彼松江昔自梅里徙家在茲爰歷四世維公受之考公之初而亦不易克自勤渠以長家世

匪直長之古亦有言爲善最樂公其有焉既有于躬亦垂于訓閨門秩秩見此後徵緇衣直指榮過里閭　帝命寵封公承無遺有美園池游詠以樂我思古人臞菴載作樂不可久孰從我游我有斯宅山陽一丘德人雖亡風吉固在傳隱者庠可采

封奉議大夫戶部郎中史公墓誌銘

公諱璸字元諧號直菴姓史氏世爲溧陽人生五歲而孤既長卓然自奮與其弟璇同心治家務持勤儉家僅立輒好施予當景泰間歲荐饑里人求貸悉發所有給之後或不能償遂已其厚德傳聞邑中然性伉直不畏強禦里有屠群盜而分財者一日面攻之其人愧恨則使盜剌諸潛處盜知公不忍加害而去族人推其行惟其言是遵有違其教者與衆共責之不少恕念

從兄曉晴千戸源汝千王事從父以孝行及祖姑貞烈竝祠
之以勵其族族人感化率向于善鮮有犯法者其依視僻偉外
嚴內表接之可敬治家有法巨細整整至如諸于秩秩也子學
用其訓登進士第居官有賢名公蒙 因受封初爲承德郎戸
部主事進奉議大夫戸部郎中卒年七十一其卒爲弘治十二
年四月二十一日也配沈氏累封宜人子男三人長即學戸部
郎中娶王氏封宜人次孳娶倪氏次孚娶秦氏女一人適將德
威先卒孫男三人曰北生曰南生曰里生女二人卜卒之明年
某月某日葬湖埭村先塋之次學持其友吳翰林克溫之狀造
予請銘惟史氏之先顯于西漢以恩澤封侯者數世至光武興
復崇以功始封溧陽崇沒廟食其地歷唐以來仕宦不絕入
國朝更多取甲科近歲則若學與給事後是也益自崇至今千

五百年子孫環廟而居不可勝數南土論族舊且大當以史氏
爲首其詳見傳記譜牒的然可考此不復著姑叙公爲人大畧
以見其隱于田里亦無忝其家世云爾銘曰
奕奕寢廟溧河之陽廟不廢祀子孫在旁詵詵衣冠莫非孫子
嗟奉議公克振而起隱節既善義方亦多視其後人再取甲科
生也榮封沒也安厝百世其承鬱鬱其墓

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吳府君墓誌銘

翰林編修吳君奭 詔修 大明會典精勤盡職書且成俄聞
其父可晩府君病即日束書曰方寸亂矣安能卒事乃謀歸省
疏將上而其父凶問至矣予往弔之君泣曰一鵬前日之請已
不敢望顧復有所瀆未敢請耳蓋君謀歸時來乞文記其父號
所謂可晩者冀持歸以慰悦其心幸其病之瘳也故云然後數
日持其友楊給事起同狀來乞墓銘曰一鵬不得慰吾父於生
前亦得慰於地下然此豈一鵬之意哉幸憐之予感其言又數
日君將歸治葬促文甚亟曰弁具吾父自治已又顧無以致吾
力者幸憐之予益感焉府君諱行字仲恒姓吳氏蘇之長洲人
其先有隱德至其父宗遭外患而卒家業衰謝府君時尚幼奮
志植家益歷勤苦者三十年而家始振當衣食初足即好爲義
事遇貧困者周䘏不計或有所假貸傾囊與之有小官嘗負債
客死吳中其子方爲他所負者追索不已府君顧爲之請免仍
贈以道里費俾得還家其心之仁厚如此愛接賢士大夫有過
門者延款恐後今工部侍郎海虞徐公至吳中輒主其家公擇
交者府君之爲人可知也素不較人侵侮一日爲里胥以私憾
故寘名尺籍中謂此如隱忍將不爲祖先之羞乎孫曼詹手自

千官卒寘其人于法有一奴橫或來告聞之盛怒即笞而斥之
仍詣告者謝曰微君言幾爲吾累其氣之剛厲又如此家居武
丘塘上商舟貿舍上下相比不使其子治生業日督之問學其
子竟登進士第校 國史官即一鵬也嘗因其子居京師乘輿
北來覽觀衣冠文物之盛既而登西山飲玉泉樂之留一月而
歸未幾蒙 恩授封如子官感激于中數北望拜 賜遺書其
子俾圖報稱以無忝 上恩甚懇懇也弘治庚申年七十有
二十二月七日以疾卒卒前一月忽挐舟徧訪鄉邑諸親友欵
至工部徐公對酒談笑竟日盡歸而臥病不起臨卒索酒飲
訖沐浴更衣而坐長孫在旁顧曰其語而父慎勿過哀第記吾
宿昔之言可也其明達又如此府君娶司氏再娶祁氏贈封竝
孺人子男一即一鵬孫男三曰子忠子孝子文女一人以卒之

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吳縣天平山之陰銘曰
武丘之塘流水溶溶秀眉豐頰乃有此翁善不近名里有直躬
其人不亡在吾目中惟德之修惟言之達以振其家以榮其封
尚閟乎幽宮

封承德郎戸部主事秦公墓誌銘

常之無錫有秦氏其先蓋高郵人在宋有從蘇文忠公游以文章名世者曰觀子湛通判常州覊武進不還其後曰瑞五再徙無錫季子叔謙生彥起彥起生物物物生昊昊贅蕭其氏而公為繼室楊氏出也諱霖字潤號屏牧子自其先祖以儒業教授鄉里雯公秀穎置諸生中教之既長學成邑中子弟爭願得公為師居家教嚴教條甚得師道人敬之稱必曰屏牧先生授業之餘手一編終日不釋雙目為昏學既該洽尤精於史

能歷記往事喜為歌詩有唐人風致為文尤長於啓劄往往為人所傳誦所著述多成卷帙至于作書有法又其餘事也平生自處靜默有能而不揚待人坦夷有犯而不計清修苦節至于終身若其友愛之情兄雷早亡能撫其遺孤弟雷無子復名與同處皆非人所能及者公中歲始得子曰金謂家世以儒業相承無顯者令習場屋文圖出仕金竟登進士第及為戸部每貽書戒以居官之法所以成其子之賢名者又得父道也以金三載考最蒙　恩封承德郎戸部主事制詞有林泉高蹈郡邑遺才經學淑人化行鄉里之褒人以為無愧蓋受封者數年康強無恙與里中名士結碧山吟社賦詩飲酒為樂一日金乞歸省公見其子歡甚數月疾忽作而卒享年七十七娶余氏繼王氏贈安人亦先卒子男二長即金有文行累官戸部郎中娶鈕氏封安人次曰銘聰出娶張氏繼徐氏女一適楊能孫男二曰泮曰湜女三許嫁王儆張文惠華天福公生于宣德二年七月五日卒于弘治十六年正月九日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歸山新阡金居家遭喪既得躬治殯具乃以例上吏部給符守制自為狀謁予曰葬有日敢以墓銘請蓋金嘗分司臨清迎養其父予憶過其地見之公被服儒雅偷然有隱君子之風可敬也況金之情懇可無以慰之乎銘曰

士未必仕也學有以及乎人不獨成乎己也而況顯于郎署賢哉有子足以行其志也有　綸音以錫封有廪祿以供養望八十而老終當瞑焉于吉壤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五

墓誌銘九首　墓記一首

故劉弘遠妻徐氏墓誌銘

婦人之於夫其猶臣子之於君乎君有不幸其臣能伏節不再仕是謂忠臣夫有不幸其婦能守義不再嫁是謂貞婦此萬世之論也然而臣則忠矣君有遺孤焉不能立而傳之如國何婦則貞矣夫有遺孤焉不能字而教之如家何何也蓋臣無患乎不忠忠而有益於人之國忠之大者也婦無患乎不貞貞而有益於人之家貞之大者也臣之忠者未暇論嘗得今之爲婦者曰徐氏是爲吳處士季遠之女母曰李氏生徐氏嫁爲里人劉弘遠妻嫁未幾弘遠一疾遂卒當是時徐氏哭之欲死曰夫吾託以身者今夫既死身安所託乎所親勸止之時徐氏年裁二

十四生子毓甫一月又適丁劉氏中衰衆謂徐氏雖忍死終當再嫁以全生或問之徐氏指其孤仰天誓曰吾所爲不即死者以有此孤耳孤存與存孤亡與亡吾終不食言也君子謂徐氏於是乎從一矣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其是之謂乎迨毓稍長徐氏竊念曰是子何以教之其農耶賈耶雖然農賈非所以爲教也聞之醫可養生可以濟人盍教之學既曰學必有師因遣其子從御醫盛啓東游數年大通醫家言遂爲吳中上醫君子謂徐氏之於子也擇可教而教之於是乎慈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其是之謂乎徐氏蓋嫁而從夫者五年夫死而從子者五十年年七十有四以成化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卒有男一人即毓有男孫三人曰莛曰節曰奉女孫一人適張鎰葬以卒之又明年十一月十六日合其夫之兆墓在吳城西三里鴈蕩村將葬毓以內弟職方主事起巖之狀請銘狀所載事行不一予獨撰其大者書之銘曰

世道之降人鮮完德雖有公卿家爾忘國孱然婦人其質靡靡至性獨存良心不死以保其孤以植其家我不內疚庶無媿其夫嗚呼徐氏死亦不朽求之古人孰與爲儔若衞共伯妻鄒孟軻母其殆兼而有之者乎

賢婦賀氏墓誌銘　有序

吳有賀美之先生性度夷曠對客談笑甚樂他日過予視其色獨戚然予曰公亦有憂耶對曰吾少娶王氏生四男子其一女曰順貞爲人賢明可愛今則病矣誠不忍見其死以是憂之月餘美之復過予其色益戚曰吾女且死適與家人訣別其賢明益可信吾慰以言父無以爲汝力者汝死而葬當求吳翰林作

墓銘以顯汝平生耳吾女領之既而其女死成化十三年六月十五日也於是卜葬地得吳縣鴈福山之東麓將以明年九月二十四日葬焉而美之果來索銘且自爲之狀曰賀故蜀人也元末兵亂始遷吳中先大父評事府君初居江陰畱居之至先人復菴府君復歸于吳適死徙之餘而吾更多病貧無以爲家僦屋以居授徒以食以苟旦暮而已當是時吾女日處一室內無姆師之訓外無親戚往來相開導然其於女紅爲之皆極精巧至如書史亦曉大義此固吾妻所不能教而吾所不暇教也及年十八歸長洲沈寀字拱南者其舅汝禎爲故御醫以潛先生之孫姑陳氏則翰林檢討怡菴先生之孫也吾女自歸沈氏所以匡救其夫承順其舅姑者皆以道夫倚之卒不失爲儒醫家子孫舅姑乃喜益久而知其解事也舉門以內事悉畀之治

治輙有條理家賴以振舅姑益喜其族人亦曰此吾家賢婦也
爲婦近二十年兄生二男曰顏曰頎一女曰德靜顏稍長教之
甚嚴其家當通衢未嘗使入廛中習賈人生業必儒者爲恭
夜程督之不少縱嘗病革諭之曰吾即死汝必卒學于而舅氏
舅氏者吾兄解元恩也時方卒業胄監故遣從之學亡已遂出
衣裝什之辭色甚厲略不爲可憐狀凡謂舅姑與吾夫婦曰我
死慎勿悲悼恐爲老年累又勸吾爲其夫擇配以相家少焉而
逝無一言亂者此固所謂其賢明益可信者也惟昔有意於子
幸卒銘之以無遺生死者之恨予久善賀氏父兄知其女與弟
之賢也有素然其賢皆見於平時者孰知其臨絕識見如此足
以爲銘矣銘曰
將死之言常人乃善既病之命古人或亂吾也人窮亂也神散

纊息未定賢否斯判有如賀氏不以此移於其死時其生可知
闔閭相弔痛失女師庶幾不死假此銘詩

故張廷端妻楊氏墓誌銘

楊氏諱眞字眞澄其先台之臨海人宋絅湖先生仲簡之後高
祖仲禮元江浙儒學提舉曾祖子銘始來占籍蘇之常熟曾姓
倪氏祖師顏復氏楊父彥立娶繆氏富而好施予豪一鄉中生
女温淑明慧奇愛之不忍嫁貝屬得廷端爲贅壻廷端杪補邑
庠生數試於鄉不利壯游京師久之楊氏亦從之逆旅廷端美
姿容多才藝性尤喜飲酒酒中寫竹石發得夏玉峯筆法一時
若孫太傅袁錦衣貴冠中朝爭遣僕馬迎致之盤礴揮灑酣歌
林漓往往入夜醉歸或謂之子終日游貴戚間亦一領令家乎
則對曰吾幸有妻或時廷端家居不出士大夫輙相過從門外
日止馬數騎廷端好客不問有無輙呼酒出飲楊氏居中治具
精潔能適其意廷端性既曠達槖中不肯留一錢諸公貴人相
與謀曰張君久客猶故吾也妻子不無飢寒幸今有補官例盍
歛歲所以潤筆者榮其晚節乎廷端亦不拒然不知楊氏實亦
與然也其後子徵給事禮曹得鑄印局副使夫婦就養南都居
一載而卒楊氏悲思之未幾亦卒成化十二年七月廿六日也
以明年二月十五日葬邑之積善鄉郁澤里合廷端兆子男三
曰盤徵心女四陳餘郁雷黃適鄉貢進士王鋭金適鄒鶴壬適
王棠孫男四曰循環健廷女四銘曰
從其困安而無悶惟婦德之順就養于彼歸藏于此是謂有子

周氏墓誌銘

舅之表姊周丘氏適同里周尚正南尚正吳之名醫也生子庚

脩潔儒雅能世其業然不欲以醫名究典籍以廣問學有文
名吳下其配陳氏性明淑內行可則以知書解事不類常婦人
稱周氏配生一女而病病凡十年以成化丙申六月三日卒年
止三十初庚以醫被名給事　御府數過予憂父母老無兄弟
以養語必及其妻曰陳氏賢而病則瘉矣其必無相見日庚甚
恨之至是竟卒將以明年九月十八日葬于吳縣至德鄉沙涇
村祖塋之次予適家居尚正來告曰吾家失此孝婦視左右藐
焉一女孫氏耳吾夫婦悲之吾子之悲可知已幸爲銘其葬以
慰吾三人者予曰唯唯陳氏諱淑莊長洲著姓父曰宗祥母曰
徐氏庚初名京更今名其字未定也銘曰
葬而有銘已非古婦人特銘失之愈甚不害義有所祖徵較雖
小乃從衆紛紛反辱肆譏悔有賢如陳亦堪數勿云短章纔數

語彼婦之銘吾不與

顧恭人鄒氏墓記

顧恭人鄒氏為故進士贈監察御史巽之婦今致仕贛州知府瞻之妻而工部都水司郎中餘慶之母也都水奉　敕巡理漕渠恭人實從之養以成化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卒于揚州享年七十有五將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葬于長洲縣梅林鄉之先塋而都水來京倒受　命居憂乃奉徐武庫仲山之狀泣拜以墓文請寬少居鄉里則聞恭人之賢及與都水同游太學同登甲科又同官于　朝恭人皆從其子獲數拜之久而益知其賢可信表于其墓亦宜恭人之先為毘陵名家元末避兵蘇州遂為長洲人父曰公敏娶金氏生監察御史亮辰州知府順與恭人亮以文學知名于時恭人自幼得聞書史大義其孝敬

友愛訓天性然既歸于顧適贛州初登進士第由翰林庶吉士授行人家業蕭然猶故儒生也當是時恭人惡衣菲食能安其貧至親操井臼以供食飲每旦公入朝輒先起理盥櫛具後之以為常公數奉使于外獨抱其子以居一室悄悄他日公歸見少女侍問之曰吾嘗請于公欲置妾以冀多子此其人也後公為御史出巡山東摘奸擊貪按閱烈烈恭人恐為飛災中傷戒曰鑰門不通人饋而公卒保無事人莫不賢智之恭人未不如與其妾處服用必與已等而待其子女皆若己出也公出巡時莆田有林象祥者以太學生教授京師恭人察知其學行謂其子從之游他日象祥之妻自閩中來得惡疾客居無為治湯藥者恭人乃延入其家朝夕躬事之甚至及疾危更為治棺斂送卒于其室一時曾祥之友如林柯兩學士聞之稱歎皆欲為文

傳其事恭人平生勤儉既老猶治家日夜於家人必先起而後寢雖貴且富未嘗忘其初當居事作素以終世御其待親戚有禮馭奴僕有恩尤篤于教子往往以事見之於言之曰吾所以恒從汝于外者豈特為奉養而已哉亦欲汝附于過也其子居官竟樂其職而其妻劉氏本出儒家亦化其德稱賢于宗族間云恭人初從贛州公封孺人以子贈任其事進今封則從夜公秩也子即餘慶女一適鄉貢進士朴啓其二子曰餘祥女二長適劉本次許適錢嘉穎皆幼段氏出孫女五長適錢同文次許適錢曾孫皆幼葬今世稱女婦之能者不過寶謝縫紉之間而已至其已疾妒忌之行則反以其能蓋之略而不問有如恭人其眾有是乎淡世俗所謂能者恭人有不能之乎雖然能之不足為恭人稱者故特取其一二事之可取者書之蓋予

述女婦亦多未有如恭人之知者也

陳母王安人墓誌銘

陳母王安人為太原左衛百戶瑠江西道監察御史璧之母也安人以璧貴受封以成化二十年八月二日無疾而終璧聞訃號哭痛恨不得一日迎養其母于官也以下同年相好乃自為狀請予銘墓欲以自慰者安人諱善字淑懿世為高平人號稱著姓父曰龍門衛指揮同知實母曰淑人閻氏年及笄嫁為故昭信校尉敬之婦初入門即得姑道歲時祀事禮賓凡內外事於昭信意皆能順適姑李氏孀居久性嚴重家人莫敢犯者安人佐昭信事之彌謹姑年踰九十未嘗一日不得其歡心其為婦如此至其柔順謹厚平生人不聞其叱咤聲而於諸女婦尤重長舌嗜酒之戒曰有違吾訓者非吾女吾婦也其教子孫

必于儒業故璠雖以兵事得官尤謹而好文璧竟登進士第為
賢縣令才御史而諸孫取科第者相繼不絕其為母又如此安
人卒後昭信六年年八十一壽考顯榮享有諸福人不以為過
也子男二人即璠璧女二人適羅通王宣孫男五人廣許皆鄉
貢進士靜自戶法況皆幼葬以卒之年十月二十五日墓在陽
曲縣辛村合昭信兆銘曰
文與武于其門壽與貴于其身致以內行由于人有欲知者攷
于斯文

故國子生李景通妻張氏墓誌銘 并序

張氏諱妙徽蘇之吳縣人故僉河南按察司事存誠之女翰林
編修叔義婦而國子生景通之妻也初僉事公之任南京國子
助教道過寇掠其舟中露刃擬之張氏方八歲即以身蔽父寇
不忍加害因獲免當是時叔義以編修掌監丞事與存誠同官
且同鄉相好也往問張氏孝行遂使其子景通聘之既娶景通
以力學致疾不起張氏時年僅二十有四耳生一子祥甫四歲
即曰寧不嫁曰吾當如祝夫人祝夫人者編修之妣而張氏之
祖姑也嘗嫠寡守節 朝廷旌其門吳人稱諸節婦家後張氏
卒酬其言完然一節幾四十年克稱其家婦云其生永樂十七
年二月八日卒以成化十一年四月十六日年五十八子男一
祥以郡學弟子應歲貢入國學孫男二人女二人祥將以十三
年十月二十六日葬其母于長洲縣武丘鄉既請貞士施君儀
伯為書狀乃奉以求予為銘曰祥所以為人長成不幸而孤背違
維吾母之力顧吾母持身無愧于祝夫人祥則無人爵不足以
致有司表著于世耶惟夫人世葬宜有銘使不與同其何以名

人子敢圖有請于與祥同游學宮知其母之賢也又況叙節義
為世道勸史氏責也乃敘諸而銘之銘曰
維婦事夫必敬必戒能持此言于其夫生存者有之及其死之
後鮮有不懈者嗚呼靡然世俗今見其人屬纊之餘凜凜此身
歸于其室往送之門

曠孺人墓誌銘

成化八年實應安福劉震道亨莆田李仁傑士英同舉進士及
第一時賀客之集門者甚衆而實之中獨戚然不樂者悲吾母
之下世而祿不逮養耳蓋實之無母士英之無父其悲同獨劉
君之父母且在固可賀也既越月君之父以書來曰汝母不幸
以去歲病死矣且曰汝母之葬有日葬而法不得特銘然其生
而為婦為妻者雖可銘亦可畧也凡汝之所以成立者汝母之
功居多不銘恐無以慰汝之心汝其圖之君執書嗷然哭失聲
曰夢耶非真耶何宛然吾父之手蹟耶他日乃以其事來告曰
震生未齔之二年家君遣從學於李父德音去家二十里而遠
吾母每送之門怡然如平時既去輒泣終日曰吾見其方孺
恐以我之愛而思歸耳後十年震補邑庠生又十二年而領鄉
薦入而教誨之出而資給之吾母之心何如其勞也蓋又十年
始獲登第授翰林編修之職而吾母已不及見矣吾之心何如
其悲也則又嗷然哭失聲既乃告以其父之命曰震於予幸有
同年好銘非子孰宜為者實若辭不獲則敬問其母之歲曰六
十有一其氏曰曠其里居曰邑之滄州其父母曰如轍曰王其
子曰男長即震次善女四適某某其孫曰男三喬楚軒女一其
卒之日曰辛卯歲十二月某甲子其葬之日曰卒之明年某月

某甲子其葬之地曰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是維孺人之墓壤之樹之尚有　恩光自天而來以慰其子
之悲

華守方妻顧孺人墓銘并序

無錫華守方將葬其妻顧孺人請予銘墓上之石爲之銘曰
維顧得氏遠有世序皇吾支流爲厥初祖商周而秦而漢而晉
有榮元公望于吳郡吳郡之顧咸祖於榮更千百年乃[illegible]仍
趙宋之世有號石七爲侍郎官將仕其秩始徙錫山下居云占
將仕四傳是曰重九登一纘之植德致富庶乎其鄉啓乎其後
以至仲實以至廷秀其在孺人曰祖曰考廷秀娶魏寔生孺人
翼翼其孝婉婉其仁維孝維仁歸于宗姻生十六年于華來嬪
華之先寶南務其子後琰仕元功德都事棲碧園縈勤處士
學有詩書耕有耒耜以揚其芬以濟其美爰有山桂克大克裕
是生守方而娶于顧守方甚脩以義自負雖父之教亦婦之助
義之未行則克先之義之已行則克全之時祭月宴歲衣日食
門以內事於我乎職祭豐宴盛衣完食精舅姑不勞婦以無爭
良人三妹將適他氏豈無資裝我篋我笥亦有諸兒翼然庭[illegible]
鄉賦出可家事入理我提我撕爲賢子弟我積維厚服用則涼
節縮口體枝彼病之我力難餘紡績不留勤動手足有彼煢嫠
家人化之延及比鄰不[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孺人孺人[illegible]惠出于幼成
有盜事覺而欲自經[illegible]代償物[illegible]獲生即此[illegible][illegible]可指
孺人生年六十有七壬辰臘月十一日卒子男三人爲孺人出
長炯補官次燧與焌二鄒一錢三女是[illegible]孫男維八女六在室
有三曾孫女二男一卒之明年擧卜玄堂山曰西蒋鄉曰延祥

季秋壬子葬日時良[illegible]是守方哀[illegible][illegible]謂其人[illegible]我[illegible]知之
我後子孫執此而知知而不[illegible]我責攸辭維山有石[illegible]守于[illegible]
不朽之託門有文[illegible]乃述事行[illegible]以狀來[illegible]請作此銘[illegible]

黃母太宜人張氏墓表銘

武弁之士[illegible]世其官[illegible]而能遂成[illegible]
其時若有[illegible]然知四方平治武備可弛則欲以文藝自
奮於獨人中往往有衣冠[illegible]校出而膺科第者屢有其人若
吳門黃氏兄弟初皆從師問學其伯仲既以次世官而卒以科
第顯者其季曄也方曄之顯有司如制以表其門里之人相與
指與之曰其季之所以成名者曉乃母太宜人之賢也蓋曄之
父正[illegible]問以蘇州衛領兵[illegible]政[illegible]其子之弟之慮也求
[illegible]之行實[illegible]先生[illegible]以[illegible]入尺籍公延
致之身率其子事之于教當是時太宜人處閨內惟恐其師之
不安也語公曰賀先生羅寓而來家得無空乏乎輒斥所有使
人敬遺之冀行其道以教其子及公不幸没於京師門戶蕭索
其後歲更大侵食益不給則率諸婢業鍼黹以贍報口至所以
豐其師者尚不闕時曄幼每曰吾不從死者于地下以此子稚
耳其必教之以無忘先志乃日夜督責之尤亟稍長則遣入吳
學習舉子業曄亦感激竟以有成云太宜人諱安字妙安張氏
故武德將軍蘇州衛左所正千戶開源之女也張之先在元以
漢人隸遼陽者居守將納哈出部下　國初歸附從戰有功授
官傳至開源娶解氏以永樂五年生太宜人年十七歸于黃初
入門資裝甚盛然無驕盈之色而自奉亦儉約姑陳氏喜曰吾
婦能以有餘處不足其賢過人矣陳氏治家嚴嘗冬夜侍左右

不敢去諸婢度更深寒甚潛從其後爇炭灸之其嚴如此而太宜人所以事者益謹鎮撫公初任百戶坐事將逮京師太宜人憂焉歸而謀于父用其計以捕得賊盜數輩免罪俄遇　赦更錄前功陞副千戶已而以才諝薦改鎮撫及長子曜例襲父初職復調浙江之盤石衛會倭寇起　朝廷遣大將討之師次吳中太宜人謂曜曰此非汝取功名之秋乎曜即毅然扣軍門請行寇平以功陞千戶尋得復衛皆太宜人之賢也太宜人初以鎮撫封宜人晚以曜進今封以成化十九年二月十三日卒享年七十有九子男三人長即曜次明次暐曜壯即謝事讓其官于明暐以成化十八年中應天府鄉試舉進士不偶入太學有聲女三人長適鎮海衛千戶耿昇先卒次適廣州衛副千戶阮實杜次適廣州衛副千戶阮璉亦卒孫男六人曰守卑卒曰田曰界曰興曰果曰桂孫女四人長適蘇州衛指揮使張欽次適鄒縣次許皇甫錄次尚幼將以卒之年九月某日葬于吳縣梅灣萬池鄉合鎮撫公兆暐以予有舊好也衰絰泣拜自述其母平生來請予銘予因重其能自奮于文學且以見其母之賢也爲敘而銘之銘曰

黃世官居吳門殆百年武曰文繄母德儉而勤其餘爲子孫藏不易家多艱克自于存孤雛終振起衣冠卒孰致之繄有子子若孫儼成行享壽祉樂洋洋嗟予孫保承藉冊司眠茲丘下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六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七

墓誌銘二十一首

亡姊吳氏墓誌銘

吾姊嫁爲周諤之妻者吾仲姊也年十九而嫁嫁十三年而卒年止三十有二姊吳氏諱妙莊世居長洲父某母張氏吾姊生十歲時從女師授書習女事已不煩勤勵稍長刺繡剪刀尺經手即可觀性簡約靜穆處一室未嘗輕越戶限平居非合述或終日無一語他或嬉笑已獨端坐若與聞者故家人皆嚴重之雖父母舅姑遇之亦異他女婦雅不喜靡麗于粉身者常不足而推諸人者亦必以道也其處上下內外偏斜能順適其意而尼嫗之類則不欲與之接蓋其爲人如此其既得疾也家君往問焉答曰幸少差他日復問其答如初及疾甚或曰前亡者其給父邪曰老人不堪憂死命也何必累老人哉由是吾姊之卒家君痛惜之而不自知其哭之慟也其生宣德庚戌閏十二月二十五日卒爲天順壬午三月某日卜地于吳縣太平鄉花園山之原乃以明年癸未八月十六日葬焉生子一人曰遂甫六歲女三人曰素康許嫁未存敬曰素浮五歲曰素靜生始五月今吾弟寬抱哀于家吾姊之疾寬當大比嘗語寬曰吾得起而見汝應試乎孰謂其竟卒而不能如其言乎嗚呼其可哀也夫其可哀也夫銘曰

行之完也女婦之良命之虧也閨壼之傷報弗稱施孰是主張吁嗟乎彼蒼

周母蔣氏墓誌銘

周氏居江陰顧山之下其以山配氏稱江南久矣蓋自伯源甫

以力田造家生子宗苑至孫孟敬家益大田益廣名稱益盛將
氏則其配也孟敬爲人襟抱澗達嘗一日出粟六千石助縣官
賑飢事上　朝廷特賜璽書褒之而旌其門曰孝義孟敬曰凡
吾粟之出先大父遺我後人者也顧此恩寵我何敢居於是伯
源甫下世矣遂復得旌其墓曰義民仍取旌門者題其堂以侈
上賜且以自勸故廬陵楊文貞公爲之記其畧曰　國朝旌褒
人墓自孟敬始蓋紀實也時人以爲榮然當孟敬出粟粟多至
弗勝載雖他人視之亦有悋惜意將氏居中方從臾之不少沮
一言故卒就孟敬美事用是將氏之名亦爲鄉黨知蓋孟敬至
此名稱愈益盛矣貴而矜名者率嫌不與通邑人因得誣而訟
之遂父子並繫詔獄事有無卒莫能辨竟死戍其家三人獨其
季子以幼弱故幸不及將氏日與孟敬側室俞抱持而啼一室

孤寡相視嘿然也當是時周氏不絕如帶天順改元　恩赦下
其仲始還自広州戍將氏教之約用度謹交際俾理田事迨季
亦漸長則延良師教之使業進士冀再光門閭數年間卒植其
孤復其家將氏力也然其二子亦孝知母之有隱憂也朝夕相
與娛之歲時稱壽列長延集宗族于所謂孝義堂兄弟二人衣
斑觴醴起舞于前將氏亦爲之破顔一笑云其生以永樂甲申
五月二十七日卒以成化甲午九月十六日壽七十一子男三
振先卒者拱承事郎拔邑庠生女四長適宋武亦先卒次適許
池孫男三祥熊祥驥祥鵠女二以丁酉歲正月某日葬于邑之
香山北麓合其夫之兆拔奉其兄之命持海虞衛君之狀踵予
門再拜請銘將氏諱賢字淑賢出無錫湖塘亦著姓父曰昂夫
母曰郭氏銘曰

維姉從人如人既成昔同其盛有替則同家難既多遑恤我躬
衛撫之[illegible]迺弟躬扶孤稚慈嚴有成其終[illegible]種門楣優崇
問此何爲維婦之功山[illegible]其中[illegible]協吉于孫具逢

胡母劉孺人墓誌銘

蘇郡儒學有賢師曰訓導胡君有賢母曰劉氏年八十有九
以成化十二年正月七日終于家訓導君將去任[illegible]其年
某月某日葬其母於安成某鄉某山之原持從兄蕡[illegible]
之狀從以請[illegible]銘予辭以將君且謂君不得久辱
教法遺先學子者更爲[illegible]以禮辭銘不獲退則撫其狀
而書之劉氏世爲安成樸田人父曰忠孝年十七歸同縣胡時
憲甫協入門已能持婦道其智勇知嚮翁性頗嚴峻難事事之
備適其意及姑歿[illegible]氏沒於後姑王氏旦夕曲意承順有人所

難及者人以故稱之居數年胡不幸多故訟與疫作死亡相仍
家之財物或有乘間盡匿之者當是時劉氏適當內政一置不
問方脫簪珥鬻衣服以佐日費卒之相其夫復產業如前日人
以是愈益稱之及時憲既亡痛哭如不欲生諸女有欲爲佛事
資冥福者則不許曰吾知遵服制祭之禮而已彼佛何爲者其
後仲子以明經中鄉舉得教職數遣人迎養輒辭不往曰吾爲
未亡人獨享祿養非心所安也此予所謂賢母也劉氏有男子
二人曰常曰經女子七人一適姚氏六適劉氏孫男二人曰振
華曰振儀女五人曾孫男女各二人經即訓導君其爲人廉介
善教人有吾鄉陳永之先生錄其事此予所謂賢師也然其賢
孰非出於其母者是宜銘銘曰
經傳攸存閨門稱首柔正維妻聖善維母婉婉孺人德則多有

來嬪于胡年則耆後有酒有漿有笲有帚亦有詩書教詔在口奉我舅姑事我夫子成我諸兒我心庶矣家室和平產業完美歷變得常婦功乃爾九十其壽既樂且康報施則然胡不獨長安成之野魯國之防豈效崇封刻此銘章

太宜人陳氏墓誌銘

吾友兵部職方郎中陸君有母曰太宜人陳氏蘇之崑山人也職方有才操文學蔚然士林之望太宜人所以安其祿養榮其封命者幾二十年乃成化甲辰十二月甲子俄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太宜人少歸于陸與其夫惟敬處甚宜而事其姑尤以孝稱姑有子幼病尪羸恬於藥食太宜人爲之乳哺以代其勞子多夜啼輙抱而行室中往往至達旦不寐竟長大之又以姑念其二女之病與無子也體道殺勤每先其意居常無家人會食有一美味必别儲之以奉其姑姑病親侍湯藥嘗而後進之又而不懈後數歲姑没殯事畢所遺物猶過尸號慟不顧以哭泣故目竟成疾益其孝如此其處諸婦中雅言愛於諸子孫有小過必責誚之不少貸也然自惟敬没所以成立其子孫者其力爲多性儉朴不喜華靡然特精於女事雖衣褐之微吾人莫能及凡其賢能已嘗見於學士大夫之所紀載至是職方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其母于太倉陳門塘之先塋乎錄其事衰服踵予門告曰願得墓銘太宜人早喪其父宗義賴其繼母之而但父宗訓使讀書曉禮故幼則不失教多知古人賢孝事實其所以施於家者蓋有所受也以其子嘗任移封于事初封太安人後進今封子男二人長容即職方君次寵孫男四人曰儀仲偉傳次四人長適太倉衛指揮使張淏次適柴椿談證次許適

武勤銘曰維柔之體而且明淑人曰有子不觀其銘何以觀之今妻賢母況也平生亦復孝婦貽金開告夫與之壽于心傷悲謂獨不久嗟此刻銘維以永之

沈□妻蔣氏墓誌銘

蔣氏名淑芳吳人蔣伯叙之女世以周微之先居宜興號儒宦家後從于吳至曰惟明始業儒以爲生惟明生恒敬娶陳氏功待女賢而且能其父甚以之不忍嫁也乃得書史賢惠字良德卿嬪以潛之孫方簡邵兔出爲生有質傑然可望既其妻處其宜之時其妻有病秋冬所以視其起居既旁及其弟爲未幾一妹俄喪之悲傷哭泣而病亦作遂不可救死之日成化十五年十一月廿日也年二十六以明年三月己亥葬于沈氏某山之先塋乎妻安人與其母兄弟也聞其死哀甚適詩以書來請墓銘吾妻曰是女之爲人有可書者乃序曰蔣氏年數歲時已善箴黹稍長益婉娩事其父母與待其父母之黨孝愛甚篤性不喜華靡凡服飾之美者多斥去之頗好佛嘗念父母之恩欲報遂疏食數年旦則焚香誦佛書以祈壽至撫其弟妹於飲食衣服之外尤能以善言開之宛如女師然既與其夫處聞誦說聖賢經傳輙了其大義始悟以佛氏爲非更勸其夫益勤學業壽藏之讀書學宮每月朔望始一歸其家益有樂乎子之妻之風焉及病革囑其夫以數語皆非流俗婦人所能及者詩悲其言而從之是果賢已銘曰

手足之情男子或弛於彼失之乃得之此耻然弱質不出庭戶古不傷生我寧哭死有家于家父母所喜葬則從夫百歲以俟

喜者以悲況乃夫子託此慰之且抽厥美

故雲南左布政使袁公妻盛安人墓誌銘

故雲南左布政使華亭袁公有賢配曰安人盛氏南和縣學教諭忠之女也㓜公娶于張賢而早卒求繼室難之後得安人安人貌端嚴而性明惠持身肅然言動不妄姻族皆爲公賀公居官廉潔自祿俸外無一金之蓄安人能以勤儉助之又能撫育張氏所遺諸子恩意甚至故公不知其妻之嘗沒而諸子亦不知其母之嘗失也公嘗僉廣西按察司事時以繇猺不靖目督兵于外亦惟安人之善治家因得盡心軍旅間卒成功名超遷至按察使其後有雲南之擢則憂其父高年留安人侍養于家其父亦樂焉不知其子之遠去也未幾公卒于道柩至安人迎哭屢至暈絕而其父明年亦亡安人率諸子治兩喪皆合乎禮觀者稱之益又數年而安人以病不起實成化丁未五月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二有六男二女男曰偉曰儀曰傳曰倣曰佩曰億女長適縣令陸翰次適張天恩自倣以下與張氏女安人出也孫男若干人曰某某女若干人佩[illegible]以鴻臚寺序班直文華殿將迎養其母俄而計至他日欲歸治葬乃持中書舍人倪君之狀來請墓銘曰佩不及事吾母於生時而爲此送死之具何如其悲也予憐而許諾安人葬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墓在華亭某鄉合布政公兆其稱安人者以公㓜任刑部主事所受封也銘曰

以順爲正婦之良順而克相家必昌咄彼哲婦反其常吸吸長舌何可當有賢安人名允臧夫子陳久孰所襃被以命服絳煌煌獨不逮養子所傷何以慰之此銘章

[illegible]銘

縣主[illegible]沒[illegible]銘[illegible]平涼[illegible]告于 朝 [illegible] 上[illegible] 中[illegible]爲之行[illegible] 賜祭[illegible]仍 敕有[illegible]復念[illegible]則[illegible] 太[illegible]之孫而[illegible]妃[illegible]氏[illegible]吾母則夫人馮氏出也以[illegible]聞 賜[illegible]日[illegible]吾母幼則以孝稱祖母妃[illegible]疾[illegible]天[illegible]作[illegible]以進[illegible]之已而馮夫人疾作[illegible] 朝[illegible] 賜[illegible]宗室之光之詔[illegible]能[illegible]以[illegible]事能以身任其勞[illegible]則[illegible]以[illegible]而已與吾父儀賓[illegible]能順適其意吾父[illegible]之凡[illegible]十年[illegible]如一日[illegible]不以親疏[illegible]其恩意益[illegible]其姑之賢如此是固宜銘也縣主沒以成化十八年四月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五後八月儀賓公繼沒乃以又明年甲辰十一月壬寅日合葬于平涼縣由延里之原縣主有子即銘以軍功授官服其二子鈸錡銓女三長適平涼衛千戶張英餘未行孫男二曰濬都庠生曰瀾女四人銘曰

麟趾之化及于宗族維孝斯安維敬斯睦維此克舉可考其餘子孫百世護此幽墟

毛母何氏墓誌銘

鄉貢進士毛珵以成化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喪其母何氏明年四月二十九日將葬于吳山之原以書屬其友周庠已爲狀請予銘往予聞珵葬其父得治壙法以是送其親死如禮所謂附於棺者無悔足矣何取於銘庠已則道理之意甚懇若不可已

者乃視其狀得其母數事益謂其勤曰珵之父叔行甫初贅于
俞及婦死而歸故崖巳廢時何氏入門為繼室圖所以養生者
悉脫簪珥貿絲晝夜治為縫纏鬻之衣食竟足謂其孝敬曰姑
范年高諸子巳分爨遂迎養之何氏謀于叔行曰吾家幸麤立
獨不能具盂飯尊爲老人奉忍使之㑀㑀往來乎姑安焉則益
致甘旨不缺謂其和且慈曰何氏既能養有娠之者至出諸口
語遂曲為卑下以悅其意卒相驩然叔行有前妻之子王嘗出
于外及叔行沒王召歸王娶更日以善言導之大率言其為人
如此可謂賢矣何氏之先無錫人父復初為長洲陳氏贅壻始
家于蘇毛世為蘇人其先皆不仕至珵以明經取科第家益振
然凡珵所以從師向學者多其母之教其又賢矣何氏卒時年
六十有二男子三人長即王次珵次瓚女子一人適沈椿女孫

五人銘曰
葬而望望庶有壽母何以壽之其藏不朽吳山嶔崟墓木森森
有待 寵光孝子之心

林孺人墓誌銘

翰林編修李君與予為同官且有同年之契也數為予言吾母
老吾居京師久吾所為不即歸者冀得科第有官秩以慰之也
今幸得而有之又倒不即歸然歷三年封典當下歸亦可以榮
之也吾寧待焉居無何君之弟仁貴以母亡書來告君啓封哭
失聲明日予往弔之又哭失聲曰吾不忍言吾情事也既而起
拜曰吾母無恙時諸凡葬具衾稱悉預圖惟是葬宜得銘敢以累
子予視誼不可辭則應曰諾他日君自為狀授予曰吾母林氏
莆田人也林出唐九牧葦公之後葦公之弟蘊以忠見稱而從
子攢以孝致瑞閩中謂忠孝林家曾祖棠游泮訓導祖應龍太
學生父琚隱居不仕母宋氏吾母天性賢明知書解事平居嚴
重不苟言笑旣歸于先訓導府君柔順有禮成內助功歸未幾
遭舅孟芳先生喪家適中衰能盡斥簪珥以營葬具而大姑鄭
氏年高左右承顏俾忘喪子之憂先府君後須鄉薦分教雷州
于時姑宋氏年亦高遂請留養姑迫之行乃行雷在萬里外有
所得歲時遺致殷勤不以遠廢其孝類如此及先府君以母憂
起復改除靈縣未行而卒還葬莆然貧家也吾母數收淚嚴戒
諸孤曰貧吾安之久矣奚足憂憂汝輩之墜家世耳嗚呼不肖
所以有今日者其孰使之巳矣不可得而報矣卒以成化十年
四月乙丑享年七十有四子二人即仁傑仁貴孫男一人曰某
女四人卜是年某月某日葬邑太平山之原合先府君兆益狀

云然銘曰
閩中氏族林居多維孺人出忠孝家唐諸王孫譜不磨早年委
禽仍伐柯有姑孝敬家乃和有夫柔順禮匪頗有丈夫子登高
科以嚴為慈日撫摩誨言在耳去則俄榮封未下如哀何千秋
一穴山之阿子孫蟄蟄墳峩峩

朱孺人墓誌銘

朱故淮南名家也後徙于蘇遂為吳縣人有曰福賢者生孺人
笄年歸于故陳府君仲禮氏陳亦吳之名家也族大而產厚孺
人入門能處其上下而未嘗營私卒能使府君兄弟老而歡然
府君家濱大河當天雨雪見撓官舟者凍餒不能前輒作糜益
中徧食其人鄰有客死者人莫之視為具棺斂之而歸其喪事
多此類府君既沒生子綸好義益甚綸有父風實嘗誌其墓所

謂活薜婦水濱者也仍世積德吳下稱之然而之人則曰陳氏父子之爲義孺人與有力者孺人爲人仁恕恭勤和其親戚惠其婣僕至如宗調紛紛之事皆可爲女婦師然此不必論獨所以贊其夫導其子者心則厚矣宜若得厚報數年前一月夫其孫男女七人明年而府君歿又四年而亡其長子又四年而仲子死焉孺人連哭數喪悲痛無聊又四年是爲成化十年二月十五日亦卒於疾矣年七十有二子男二長即綸娶龔氏仲曰紀娶江氏女三長適吳恭次適蔣禮次適翰林修撰吳寬孫男二曰奎曰溉孫女六適袁綸沈紉唐龍湯璋其二尚幼以十二年三月十七日葬于吳縣至德鄉金山之原祔其夫之兆夫孺人之德禮爾仁裕類由夫人惜無撰如韓退之者銘其墓而傳之銘曰

陳氏之德世繼其厚有贊有內有賢婦母孰思其迪而達其終孰種之勤而穫則否渾渾孰顯孰白首儀德幾何其殆中壽諸女弱孫爰及孀婦哭號于野扶送其柩宜教既全天道寧究我尚有待遠在其後

墓誌銘一十首　壙誌二首

太宜人董氏墓誌銘

太宜人董氏太原人爲故太醫院判錢公伯常之妻今御醫鈍之母也錢世家江都後徙晉陵以小兒醫名院判少侍其大父晉府良醫宗道居太原而太宜人之父亦爲府中典仗故娶之後良醫卒其子良玉擊院判南還占籍長洲未及立家復以醫爲入太醫院而留其配于吳當是時太宜人爲冢婦勤苦特甚凡可以奉其姑者必極力致之於是院判益妙於醫有家日迎之去家事悉委太宜人以治又其弟三人漸長凡一門衣服飲食鉅取給焉亦惟其平日不妄費一物家竟立中歲從院判仕于京師內助之力益多年且高其子鈍繼仕復從之榮養已至然每教子婦必舉少時勤苦事爲言不能忘也鈍初仕爲院使得以其官贈其父太宜人因亦受封焉　命下半載俄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九鈍將歸葬持其友周行人秉臣之狀泣拜請銘予交御醫父子間知太宜人之賢甚熟蓋其嚴毅端莊而檢朴者皆可稱道是固可銘也子男四曰鋐鈍鐸銘女二適馮釗張經並先卒孫男七女八其生永樂十年九月十二日其卒弘治三年五月十三日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吳縣雅宜山之原合院判兆銘曰

逢逢晉墟昔産于是從家吳中從我夫子家之克立獨任勞事終老京師貴不驕侈子孫蕃昌南北疑疑厚養高封尚以爵仕榮則已多亦多壽祉合葬丘原夫子是啖百世之餘其謹以視

彭母劉氏墓誌銘

彭世吳人以貲雄里中有曰至朴者益以謹敏承家家故乆而不替而至朴亦惟有其配劉氏以勤儉助之耳劉氏諱素能爲仲顯之女母曰項氏爲人凝重涉知古女婦事既歸至朴其舅姑春秋巳高左右奉養得其歡心舅姑以得賢婦私相慶幸乃悉以家政委之治劉氏恒謙抑不敢先諸婦乆之然亦無出怨言者教諸子必以禮義仲昉爲吳庠生程其學業吏以女工率之使勤下至僮奴輩待之亦多恩意嘗有竊其奩首飾者後雖知其人卒隱而不言其寬厚如此家嘗值火至朴負重貲投井中他日使人下取之弗得頗不樂劉氏慰解之曰財固不可以非其道而得至非其道而失亦付之數而已至朴爲之釋然其明達又如此至朴既卒又明年爲弘治庚戌閏九月十四日亦以疾不起以明年某月某日合至朴葬于長洲縣習義鄉先塋

子男三曰昉娶徐氏曰盼娶胡氏曰暐聘丘氏女一適陳氏孫男二將葬諸子相向泣曰吾母之賢人孰知之亦惟圖所以銘其墓者耳於是昉請其師鄉貢進士陸君爲狀乞吾姪奕以書來字銘予重其孝不忍違也銘曰

婦人之行不出閨門孰謂其家而繫其人閨門之傷其人不存尋所存者慰其子孫

崔母墓誌銘

吳江崔澂以太學生居母喪于家哀而謀將葬以願得銘文請于其父其父文友賢士也曰婦人法不得特銘然如爾孝私情何會其邑汝太守行敏上京師授以狀來即予求予嘗聞崔氏有年少好學當從士大夫游者推澂也已而其所從游士大夫多以書告稱澂之母賢而澂甚孝宜有銘以慰之乃按鄉貢進士汝其通狀爲著崔母墓誌銘而序之曰崔母姓黃氏其先爲閩人宋祥符間有諱應龍者仕于吳而家焉後徙湖之烏程曰楼橋黃氏者因其里名也其後曰衍以好文雅著名郡中又後三世曰儼兄弟五人伯俊　國初仕爲廣東參政季份嘗入史館出爲嶧縣教諭而儼亦兩被　召却竟以隱終儼生獻獻生蘭俱不仕黃既爲衣冠家而崔之先曰刑部主事齡與後官同　朝又份更占籍吳江適與崔比近故蘭以女歸文友而生澂其諱某少有淑德譽于族人及爲婦事舅姑孝敬備至每得珍味必先獻于堂上而後食家業素薄數勸文友散所積以周貧乏文友從其言多成義事其教澂必守禮法謹交游而尤以儉樸爲言見服飾稍華輒令去之澂用其訓亦成賢名故自入庠之門譽之者如其族人及其卒也內外皆曰何賢者之不壽

也其卒以弘治五年九月四日得年四十有九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其邑某鄉子二人長即澂次清先卒孫二人曰俊卿偉卿銘曰

黃在吳江舊稱名門以擇所歸于崔來嬪淑德何多止於中身微祚既延生子長孫子也悲傷忽死其親何足慰之乞此銘文

顧惟誠妻吳孺人墓誌銘

崑山顧惟誠卜葬其妻吳孺人有日矣以其孫晉赴試禮部俾奉兵部郎中虞君元凱之狀來乞銘而大理寺副夏君克聲且爲之請曰此叙州守惟謙女兄也其賢宜知之乃視其狀曰顧與吳皆邑中名家其先禮部主事凱娶安人沈氏實生孺人少處閨閫貞淑端重夫婦並愛之爲字曰馨禮部公每喜其父公式方仕京師母太安人陳氏老不能就養謂其配侍奉于家而

俾孺人助之乃撙節攢得惟誠而凡家事亦以屬之孺人爲人既孝其母不勞其祖母安且樂不知其子之去家也至奉舅姑時節往省或遣人致甘旨不絕其舅姑安且樂亦若其子之家居者禮部公晩得三子孺人保愛以長不以異母弟間其恩意於是其祖母若父母相繼而沒及見仲弟惟謙且取科第爲顯官始從惟誠歸養舅姑孝謹益至惟誠嘗與鄉中諸老爲月必爲會以詩酒相娛樂孺人共具豐典雖老不弛自少知書見子孫勤于學業者輙喜一日令幼者肄誦大學或一字遺脫猶知之及喜誦小說凡載孝義事者曰惟其言俚世俗可勸也蓋雖病亦不廢云以弘治四年十一月某日卒享年七十五子男三式貢士左義官仝邑學生孫男四培直潛濼培直亦邑學生潛鄉貢進士女五長嫁邑學生沈信次許嫁杜楨次許嫁夏景洪其二俱幼曾孫男一文徵女四以孝之又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吳東高門倚崑阜順正無違蓋爲婦良人相視同白首造家以盛期可久子孫振振信非偶亦有成名起文數不墜斯坎中能受我銘其藏石不朽

顧孺人墓誌銘

同邑朱堯民隱居葑門讀書好古然素羸弱未嘗遠游一旦扁舟上京師行三千餘里見予寓曰天暑甚君何爲至此則顰蹙曰凱蓋有不得已之故耳惟凱幼多病六歲幾死賴吾祖母顧孺人日夜抱持含藥飲之始有生意以撫以教得至于今日今吾祖母不幸見棄而吾祖父及吾父皆已即世凱於諸孫爲長法當承重服不宜去凡延爲不孝車然葬有日必得一言銘墓非昭請不可蓋凱自顧無可報吾祖母者亦惟致其力於奔走勞苦之間而不忍自安耳予念之於是出其所爲狀而周紀善者布正實爲之填諱者予與堯民別久接之驚喜而又感其孝不可無言以慰也乃序而銘之孺人諱蘭字似蘭姓顧氏爲諱思賢者之女其母范氏生而貞淑父母不忍出嫁得里人朱某爲贅壻其字某後稱怡晩翁是也翁少有志期自立產業孺人能以勤若佐之及翁卒能教其一子子復卒再鞠其三孫皆至成立凡三十年于此而產業不墜終其力也子曰賓孫長即凱次文次稷曾孫五其既老病風痿臥于牀者六年其婦欽氏率諸孫婦奉侍甚謹竟不起其生永樂甲午十一月六日卒于弘治壬子十二月二十日以明年九月三十日葬于長洲縣子字圩之原合其夫之兆銘曰

歲之將新爲不少延爲八十年亦既夕壽不稱其賢人尚有言惟完其家內事可專孫曾滿前哀哀鞠我匪獨母然謹送于阡

李宜人徐氏墓誌銘

宜人徐氏爲封奉訓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公希潤之配而南京國子監祭酒傑之母也當成化初以其子任翰林編修獲封孺人後十八年其子擢侍讀學士始進今封蓋又五年爲弘治壬子八月甲子以疾卒享年七十五及是其子趍赴 闕下以母喪奏乞守制 天子念其爲舊學之臣特越常制 賜其母祭葬事下有司奉 詔惟謹乃擇明年九月甲子葬于常孰虞山之陰而以銘墓之文託之予予嘗歎宜人自中歲受封與其夫白首同堂安受祿養及茲壽終復被 恩典人間之福鄉用略備爲之子者亦可以無憾矣尚何假於銘文哉豈宜人

平生必此而後著乎乃據其邑人監察御史賈君之狀書之徐爲常熟大族在元以貲産中邑中人稱徐半州宜人爲繼宗之女母曰季氏繼宗寬厚長者讀書守禮有故家儀範教諸子女中獨奇愛宜人始歸于李益李族亦大而學士公尤賢也當是時宜人處尊卑間上承旁接皆盡其道人已謂其能婦及爲主母總內事學士公益得自遂其閨閫防範必嚴密祭供用必周至親戚往來之禮必厚嫡庶撫育之恩必均人又謂其能母也既貴尤不自侈大衣服惟布素雖老猶業未嘗去手其勤儉蓋天性然故卒之日內外親族哭之皆盡哀所以道其賢者不絕云子男二人長即傑娶章氏封宜人次仙娶陳氏次傚娶呂氏女四謝山吳洵趙炘吳舜臣其壻也其季與一女皆庶出孫男五人如璉愛祖敬祖應屏應㸃女六銘曰

海虞城北我高門自我并年始來嬪五十餘禩長子孫至老相敬婦道存子也抗顏師道尊中堂祿養豈蚤陳始終榮耀家天恩歸于斯丘刻斯文內行幽閟揚其芬

姪婦朱氏壙誌

朱氏蘇之吳縣人吾姪奕之婦也生成化六年正月初九日後十八年而嫁嫁三年而卒卒時爲弘治六年二月十三日葬以其年十二月十二日墓在吳縣五都花園山之下朱氏以爲其父以愼母鄧氏所鍾愛及嫁其舅拙脩翁與其姑沈氏皆沒而事奕所生母顧氏無違禮性和厚奕與之處甚宜予在京師知其賢喜之及聞其病而死惜之其葬也書其畧以誌

亡妻陳宜人壙誌

宜人陳氏世爲蘇之吳縣人父曰璉以厚德稱鄉里母朱氏正統丙辰十一月十日生宜人年二十一嫁予自予游太學官翰林南北所至宜人皆從弘治戊午得疾疾少止復作竟以庚戌二月十二日卒于京師寓舍以予有史事先返柩于家蓋他日之歸將既葬地今歲癸丑疏上于 朝俄有吏部之擢願弗克遂乃擇其年十二月十二日權葬于吳縣五都太平鄉先塋之左宜人事先[illegible]德府君孝敬有加男女數人男長者曰廣壽女曰順正皆夭如後爲予[illegible]嗣姪一男曰奭曰奐宜人撫之皆如己出[illegible]至僮閭[illegible]封安人及[illegible]德始進今卅宜人每感 恩以爲過而歎曰仕可止矣予未能從其言即爵於是乎有吏部右侍郎[illegible]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寬誌

先妣太宜人王氏墓誌

先妣太宜人王氏世家郡之常熟在元泰初宜母張宜人不幸兒棄先大[illegible]德府君承繼得侍太宜人當是時閫內外事府君已悉付于婦太宜人得以自安然終日而已平居撫子孫以慈待婢僕以和沉靜寡言[illegible]惟父母早世自歸府君歷四十餘年未嘗一省其族及年益高身益健俄而疾作遂不可救嗚呼痛哉生于永樂庚子某月某日終于弘治甲寅十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五子男曰宗曰寬曰宣宗宣皆先卒曰宇亦夭女四宇與女適王節者出太宜人孫男曰奎曰奭曰奕曰奐曰奐女二曾孫男曰健曰俸曰某女三太宜人初以寬爲翰林修撰蒙 恩封安人及寬進春坊諭德而府君亦已見棄乃加太宜人之封榮顯雖至而侍養則違寬竊以爲恨前歲乞[illegible]歸

省會試擢吏部不果詎意今日遂至大故恨當何如耶於是
天子念青宮舊學以寬有講讀之勞特　命有司諭祭并造壙
域以葬乃擇卒之又明年正月三日葬于吳縣五都南横山之
西合府君兆寛忍哀摭識歳月納諸　壙中亦惟叙　恩典之
盛以示子孫圖報焉爾

虞母鄒宜人墓誌銘

宜人鄒氏爲封兵部車駕司主事虞君震之母曰宜人者則以
車駕之父侍郎府君嘗任通政司參議所受封號也宜人壽八
十以成化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卒以明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既
葬于邑之金潼合府君之兆後二十年車駕以葬未有銘爲恨
俾其子臣來請而白爲之狀曰虞與鄒俱崑山人宜人之父長
卿與虞之先在　國初俱以富民從實南京兩家以鄉里故相

往來府君初分教金華知其賢聚之乃奉其母顧宜人以行而
宜人之母陳氏老而無依亦從宜人孝養備至既而府君丁母
憂還崑山僦屋以居猶寒士也宜人安之晝夜紡織以爲衣食
計及府君服闋初選爲禮科給事中再擢參議祿稍厚然宜
人自奉不異爲教官時子女之生不求乳母必親乳之曰飢人
之子吾不忍也震有妹早喪育其孤女于家爲擇良族嫁之震
之妻周宜人勤於女事必指以教其女而教震尤嚴切切焉以
勿隊儒業爲訓及府君以兵部右侍郎而卒扶柩歸葬家甚薪
然尚無田廬宜人安之復如爲教官時益宜人持身有淑慎之
德無妬忌之心處家有勤儉之功無邪僻之見其賢不能悉書
也子男三長即震次謙次鶚女二長適錦衣衛百戶張敬次適
陝西按察司僉事陳詠孫男四長即臣登進士第爲兵部職方
司郎中次民次燁次秀女七人曾孫男五人玄孫男一人虞相
傳出宋雍公允文後本蜀人宜人嘗謂震曰汝父聞族人有居
吳江者宜訪之以成其志至則果得五世祖元統間親書覆田
公牘適與譜合於是虞之家世始知所出蓋宜人之力也府君
諱祥字仲禎歷事　先朝爲時賢臣宜人實克配之予不及見
侍郎公而與其孫郎中相好知其居官所以不媿其先者蓋有
所自也乃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身有其貴家無所資能安其常於夫則宜墓木拱矣刻石有詞
旣嘆賢德亦慰孝思再世復顯終訓是遵凡今之婦盍觀于茲

故四川僉事陳君妻周孺人墓誌銘

吳中仕宦家自　國朝來以陳氏爲冠蓋僖敏公功在西土爲
時名臣其後繼登甲科世列憲職又有若公季弟之子四川僉
事曰僎字汝賓者孺人則其配也其諱妙清姓周氏出崑山名

家爲鄭府長史瓌之女母曰夏宜人長史公嘗爲監察御史有
名中朝治家整肅孺人資秀慧且得家教旣笄而嫁處貴族受
榮封絶無矜侈態其舅故封監察御史有成與其姑顧孺人皆
賢之僉事君初在南京或巡行于外孺人輒閉戶獨處雖二尺
童子不許踰閾及從至蜀中適寇難方熾僉事君數出備禦孺
人所以居家者益謹一日僉事没挈攜諸孤遠道歸葬念舅姑
皆高年左右承順能慰釋其意教其子亦業儒亦竟登鄉舉初
僉事君未有子以兄汝韶之子漸爲子後孺人得亦諸妾更生
二子沆涇孺人待之皆與已子等可謂賢矣亦以其母老恐違
侍養屢不應春選孺人年七十五卒之日弘治八年二月某日
也明年正月某日葬于吳山先塋之次子男四漸娶錢氏亦娶

楊氏沆娶顧氏渼早卒女二長適鄉貢進士宋木次適吳恪孫男四東同宋林女三適劉燦夏鄉其一尚幼諸子將治葬奉監察御史夏公狀來請銘蓋夏公與孺人爲中表兄弟知其賢甚深而予與陳氏同里居有世契亦竊知之故不復辭爲之銘曰

少則有家同享其貴匪貴之享維幕中饋富蓄滿溢一道熈然何以相之有婦之賢裁稱高門褒然而秀何以毅之亦有賢母從子而養從夫而藏吳山鬱鬱蔭此幽堂

張安人王氏墓誌銘

王故閩人爲唐水部郎中輔之之後在宋多顯者後從吳中曰著作郎贇河南程氏弟子也尤以道學聞子孫以儒業相傳國初有仲光處士兼通醫術又三世曰時勉以醫名於醫學嚴氏生安人爲季女名晦字秀珍以歸名族爲工部員外郎張璿嘉

玉之配而爲贈工部主事靜源之婦南京國子監助教鋼之孫婦也嘉玉幼則好學既長登進士第居官清約以考最獲封其妻至是安人以疾卒于京師年止四十適嘉玉以公事之便載其柩還葬率其子來請銘曰少婦之亡不足以勞長者惟璿幸嘗游門下而亡者有足銘亦欲慰其子之哀耳乃出安人之兄太學生惟安所爲狀以拜狀曰吾妹婉和柔懿自能言宗黨稱呼不誤而與同輩相嬉戲未始有爭年十六歲吾母教以女工及授以女誡諸書即通解稍長率之祭及饋食若浣濯諸事即能服勞尤能以禮自持居一室人未嘗識其面也其賢如此比吾之所知者及爲婦婦道益修嘉玉得盡力于學姑太安人陳氏常有疾以安人爲家婦委以家事治之其習而事其姑凡湯藥食飲必親奉益不以事廢其待族親甚厚及教其子則嚴未嘗

縱之使脩也此又嘉玉之所稱者今則不可見矣故聞其卒內外親族哭之皆哀足以知其爲人矣其生正統乙亥三月八日卒以弘治甲寅六月二十五日以又明年丙辰七月十六日葬于吳縣奇禾山善人橋先塋之次有子二人伯曰希邑聘顧氏馬湖廣按察司副使源之女仲曰希程銘曰

惟出與歸其實華內德克舉無忝其家既幽其秀而奪其壽家人是傷其穫亦厚

張景春妻胡氏墓誌銘

吳城東有甫橋橋之北有張氏居之世積善清以勤生家致殷阜至景春在里中尤稱善士而勤生如先世能益振其家景春固賢其配胡氏吏以賢濟之此家所以益振者胡氏諱素安性端簡凝重寡言明瞭景春父子多游京師服賈閫內事惟胡氏

是賴凡錢帛出入之記注米薪儲積之劑量親戚慶弔之往來僮奴衣食之分給處之秩然也其治家要身率以儉不好華侈至于里巷女媼所信邪妄不經之事尤不能惑也故人皆稱景春有賢婦素無疾俄疾作遂卒其生正統丁巳八月二十八日卒以弘治己未三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三張與胡皆長洲人胡氏之父曰德清母曰袁氏當胡氏居室時已能行孝及歸于張姑以年高在堂奉事與母同姑卒哭必盡哀人益稱其孝云有男子二人長曰雍娶梁氏次曰準娶李氏女子二人長適吳瀚次適劉祝孫男六人曰溥濰瀚澗游孫女四人曾孫女一人將葬得地于吳縣十二都白華山之原卜卒之又明年二月三日葬焉於是準來道其父兄之意求予爲銘蓋瀚予兄之子也惟以姻婭故特知胡氏之賢故銘之銘曰

詩詠宜家于茲可信宜人之宜而家亦振女婦之德實繇于家閫內之事今何賴邪顧而不見泣涕歎嗟尚閟于茲壤地不汙

戴母莊氏墓誌銘

長洲戴冠有母病走百里外求醫治之疾病不可治其母竟卒冠自咎爲不知醫藥或妄投痛哭不已將葬則咨其父文昱甫領其葬銘庶以自慰者乃來請於予而自爲之狀曰吾母莊氏也諱妙清父曰恩恭嘗長鄉賦以庇其民破產而家遂落娶下氏生吾母在諸女中最幼然不妄嬉笑日環坐而緝坐必下起必先麻枲輒先滿筐更精好可織益其用心之專也歲理蠶事蠶未眠而桑或不給食對之甚悲家人曰何重利至是應曰吾不忍較吸而死寧爲利哉蓋其存心之仁也此皆吾母幼時事既笄而歸吾父已四十年勤儉慈順如一日吾父甚宜之平生

食不邪味工不奇巧其聽惡言惡事非特有如弗聞事姑孝夜寒必再起問衣衾厚薄姑之舊衣垢以浴得手自浣濯爲華雖嘗始素禮佛然不以一錢施浮屠氏至親戚及鄰里女婦之貧者則隨所有遇給之不吝冠家市中幼獨喜習儒業親戚咸曰業儒固善然猝不得成名不若業賈可朝夕養生母聞而謂冠曰即不成名亦不失爲士人其必事此他日吾食貧無悔也吾父亦然之冠故卒業儒既而入鄉學爲弟子雖屢躓場屋而吾母怡然自若也此其爲人大畧如此吾母之卒以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享年五十九子男二長即冠娶夏氏次冕娶韋氏孫男三人恩愚憲女一曰貞德葬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墓在何山之原冠不肖既壯未仕未能顯榮吾親其隱恨也茲敢以狀上惟憐而畀之銘幸甚其狀云然實屬以愛制歸自京師則聞有戴冠者好學而文頗一見之乃今以銘文見托所以敘述其母者讀之可悲因知其篤於孝非世所謂文士比也乃按其言而敘爲之銘銘曰

溪流洋洋母氏在堂有過於庭衛其衣裳紛紛小夫日中爲市孰從而儒惟母之使母之亡矣予也其悲滿懷其文凜然其德葬也有銘何加於詞爰刻之石惟尉其悲

郭母徐氏墓誌銘

鄉貢進士郭君忱待試禮部聞其母徐氏之疾馳還家慟哭曰吾生不及仕以榮吾母今而吾母將葬何以盡吾心乎則告其父曰惟葬地之當擇也乃行西山衝冒跋履無所不至凡數月始得上方塢之原則又告其父曰葬既得地矣吾母之賢不當有銘乎乃自爲狀來請於予至於數四而不已徐氏

諱靜端世家長洲爲嘉定縣醫學訓科惟德之女及嫁郭氏爲承事郎汝文之妻郭大家也其舅宜軒府君偉然族人之望生汝文克肖爲其婦者難徐氏入門事宜軒與其姑戚氏皆得其意及舅姑下世相汝文治喪則斂葬必厚治家則耕織必勤以至祖先之享祀親戚之醜遺必豐子女之婚嫁婢僕之衣食必均若其舉止之必端用度之必儉則持其身又無不至者汝文甚宜之比歲疾作重以愛女及殤孫之戚悲痛之餘遂不可救享年五十有七其生正統己未八月六日卒以弘治乙卯十一月一日以卒之又明年二月四日葬焉子男三長即忱娶雲南按察使張公汝振女次悅娶無錫鄒氏次憬娶同邑蔣氏女一適監察御史陸完聘瑞人孫男四人受福受益受禾受學女九人予重忱之孝且以汝文之失良配不可無銘以慰之也銘曰

因言不出如無其人匪出其子曷知其貌曰厚而勤曰豐而均曰端而儉以特其身有家以盛有子以顯侃侃哲婦内助何鮮乃卜吉壤西山之原欲知其賢刻石有詞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八

墓誌銘一十一首

錢夫人莊氏墓誌銘

故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錢文通公之配夫人莊氏世爲松江華亭人父曰克勤母某氏夫人未生有術者指其廬言曰此地當出貴人已而夫人生既笄克勤與錢雅相好遂以夫人歸文通公公時爲諸生游鄉學勤苦特甚夫人晝夜紡織以資給之公得專意問學遂取高科入翰林以文名于世及姑趙夫人没夫人居喪兼治家事公得廬墓行孝至于服除乃歸後公官益高禄益厚夫人自封孺人進宜人至令封可謂富貴顯榮矣居常猶親女事衣布素人不知其爲命婦也及公年七十以尚書致仕而歸夫人年相若髮不變白聰明強健歲時設宴子孫以次奉觴爲壽終日端坐不少欹側人又不知其年之高也夫人少則孝敬其舅姑皆嚴毅事之得其歡心平生遇妾媵無妬忌之行訓子孫有勤厲之言至待族婣御僮奴皆有恩意居家處事尤善含容有人所不能及者而閑靜和婉雖老不輕出中門私居雖子孫亦未嘗聞其笑語聲也弘治八年八月十六日夫人卒享年八十六子男七人曰嗣承事郎曰岐府學生曰崦俱蚤卒夫人出曰峘國子生曰山金山衛指揮僉事曰岌國子生曰嚴女二人中年縣學訓導張輿金山衛指揮使翁能其壻也孫男七人曰啓宏進士某部觀政曰啓賓國子生曰啓容府學生曰啓某曰啓春曰啓賢曰啓明女七人國子生陳槩承事郎陳福國子生沈高士人江隆其壻也餘尚幼曾孫男六人曰文綬曰文曄曰文曜曰文瞱曰文誥曰文纓女三人先數年

文通公没　上敕工部營葬于邑余山之原至是有司以夫
人之喪　聞復蒙諭祭如制於是啓宏以嫡孫持服明年十
月某日以夫人合葬乃自爲狀使其弟啓容介先友馬太常來
求墓銘銘曰
孰不爲婦貴者幾何亦孰不貴其壽不多貴不自侈布素儉勤
老復自檢止于中門椒衍文殿馳于遠爽文通有婦于內相之
富貴匪其共此一丘睨其松檟寵光未收覘其嬰灰衰絰周流
冊世復發甲科成名爰求其故曰由無害奉而翊之何但聞矣
叙其淑行者茲銘章庶幾閫內其人不已
史母太淑人鄧氏墓誌銘
史與鄧皆洛陽名家也太淑人諱淑貞洛陽役縣丞珽之女以
歸于史爲朝城知縣贈山西道監察御史某之配而爲今蘇州

知府簡之母也御史君初娶其配陳氏來繼室待太淑人端莊
婉順撫陳氏遺女更慈及御史君以鄉貢士入大學居都下者
四年親汲爨以供之燈火共事蔬鹽蔬食有人所不能堪者已
而從其夫官朝城爲縣令妻亦貴矣其自處勤儉猶前日也於
是君以善政清節爲　朝廷旌褒所以成其賢名者太淑人有
助焉天順癸未君卒于官太淑人年三十三耳一子生甫十一
年纍然攜以歸不以幼孤弛教輒爲如輩即遣入郡學既親賢
書以資誦習其子竟登進士第以才御史出守蘇州遂迎養蘇
州自古稱繁雄之地其守旦起治文書至日中未已上承而
下裁決不得一視家事惟太淑人任益至此爲郡守母尊貴
矣其自處勤儉猶前日也自爲婦非歸寧不出至是居蘇州數
年未嘗一越公廨門其子退食亦不一問公事惟以緩刑息怒
公取予爲戒其子遵奉慈訓書之座隅卒之善政清節無愧其
父至屢受旌褒以成賢名太淑人之助益多君其延款賓客施
予貧困既老無所厭倦又其可稱者太淑人初用其子貴封孺
人再進今封　恩典益盛每以不獲與其夫同受爲恨其年六
十八俄以疾卒生于宣德庚戌五月十四日卒則弘治丁巳正
月二十八日也子男一人即簡娶紀氏前太常博士文達之女
女二人長適河南守衛都指揮李端即陳氏出次河南衛右所
正千戶姚憲孫男一人曰迎聚聘畢氏戶部郎中孝之女女五
人長適畢玉次許適路平侯正劉成思一尚幼其子將返柩于
洛卜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北邙山先隴之次以通守李君狀
來請銘予鄉人也守有惠久無以爲助其何敢辭銘曰
有郡古開浙河右祿俸所餘且奉母日嘗禮致樂樂則否刑嘗威

予在不苟我言知從民可息守哉福守此賢母易不食報享有
壽孝哀孝號號兮何有母則可惜惜尚有以慶夫任子爲守北邙
山中深且幽從我良人自世父刻石以藏同不朽
故封孺人高氏墓誌銘
監察御史王君爲其先孺人之時葬既十二年矣未有銘
之者敢以父命請予知君已久及是出按吳中風裁凜然頗古
于御史固知其家教之有自也則諾之孺人諱偉字俊卿姓高
氏其先光州固始人也唐末還閩家爲閩縣人宋有諱膺者
隱居著書卒贈通議大夫子惟月以中奉大夫致仕封懷安縣
開國男自後多顯人父諱昊　國朝永樂間以蔡坊清紀郎
改知常山縣妣尤氏封安人父諱環不仕妣林氏孺人少歸于
王廷爲鄒平縣學教諭佐之配于故家之定遠人　國初以軍

功授武階守閫中而好儒業教諭君初游鄉校家道中衰孺人以柔順事其夫養其姑益謹及姑沒斥簪珥備甖貣以葬之人稱其孝教諭君既登鄉貢初授桐廬訓導孺人從之官以內事自持教諭君得專意教人孺人力也擢鄒平始置居于家婚姻以時慶弔以禮家政秩秩人又稱其能初其姑沒遺子女皆幼孺人為撫育之如母及孺人生子稍長即教之業儒所以訓戒者甚嚴其子竟登進士第自知上饒召為御史人尤稱其賢也惟其平生恩意在人故卒之日親族皆哭之哀鄰嫗亦有泣下者卒以成化乙巳七月十四日享年五十三以明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于候官縣草市都茶園山先塋之次後九年為弘治乙卯其子以御史考最蒙 恩封孺人宜人子男四人長昺即御史次鼒次昊庶出也女三人適洪文輔張遠黃文性孫男一人曰鍾女二人方教諭君致仕歸而孺人已先數月沒矣故哀痛特甚自為文記其孝于故據而序之銘曰

行不出乎外而教能成于內柔順嚴明刻石已載也惟不與之壽而獨與之貴銘以昭之益亦有待也

徐母朱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某出吳縣孫溪朱氏父曰彥淵母陸氏少歸于徐為諱暉字仲輝者之配徐之先在宋從南渡至吳而居光福者數世矣 國初儀禮司序班曰睿生可儀為范氏贅婿范氏世居天平山之下魏國文正公後也可儀生某某生仲輝仲輝以出粟助有司賑飢授承事郎雖隱于鄉而名聞吳中其族人以孺人為仲輝婦無慚德者孺人儀容修偉而慈惠孝敬閨門取則性更勤儉手治衣食不以老廢仲輝立家賴其助為多有子圻繼其父長田賦孺人教之務為長厚圻能舉義事出粟賑飢如其父有司舉 詔旌其門人謂圻之承家賴其母者益多也於是仲輝既沒十有三年孺人以壽終春秋七十有八矣其生永樂庚子六月十九日卒以弘治丁巳二月三十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馬鞍山之原合仲輝兆子男二人長即圻娶陳氏次奎側室李氏出娶顧氏女一人適陳興孫男一人曰瑛女三人其二已嫁曾孫男二人曰讃曰謚女二人圻嘗乞墓銘於予及予比來其甥陳齋方登進士第續學翰林為狀來促曰外祖母賢行甚備此其槩也願取而銘之銘曰

山有巨石地深且幽門有喬木可蔭以休有家于茲內行脩慈孝勤儉正且柔老從良人地下游欲考其賢此焉求

韓夫人墓誌銘

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以成化戊戌卒于家 朝廷嘗遣官治墳于吳縣雅宜山之原後二十年其配夫人金氏沒其子數具疏告哀 天子識公生時多著勞績而夫人寔其配也特下禮工二部議益大臣妻受封而卒者例 賜祭而治墳後凡合葬者近時頗特令其家啟壙而有司無預也至是工部復奏以為非卹典意遂從之學歸將與其兄文圖葬事乃乞予銘惟都憲公為 國朝名臣其擇配必得其人之稱者當其未貴時其先府君以富民從居京師生公初娶夫人王氏蚤亡遺一子即文繼娶得夫人夫人之先世為宛平人有曰大和者豪俠不群娶曾氏生夫人其第其方為工部員外郎與公有仕宦之好知夫人賢而可配始娶之未幾公以監察御史出巡江西夫人謂公曰長洲故鄉也無第宅可居他日公何所歸乎公以為然明

年還過吳中始卜居東城下而公竟歸老于此歷仕中外至居憲臺功業赫然夫人亦從受封可謂富貴矣然處之自如未嘗有矜喜色中間公以直道忤人三被降黜夫人亦不憂且時慰公曰公心無愧造物者豈令公終在人下耶已而皆驗夫人居家則奉舅姑以孝從行則事公以順公性邁爽少暇輒具酒饌與賓佐樂飲夫人治具畢獨以儉淡自奉平居衣服亦無紈綺之麗人不知為命婦也及公致仕後儉德益甚迨至寡居尤嚴於治家僮奴輩帖帖無敢縱者當病亟子婦請醫禱輒戒以有命則使啓篋視之凡殮具成備可謂明達矣享年六十九而卒其生宣德戊申八月二日卒于弘治丙辰閏三月二十六日葬以戊午某月某日子男三文光祿寺典簿娶吉安知府張某女徵工部司務娶浙江布政司參議甯某女敞俱室王氏出娶安吉主簿朱某女女一適蘇州衛指揮使謝瑛夫人出也孫男三勳勤勳動府學生女三曾孫男四某某女三銘曰

憲臺赫赫維韓公江鎖植立功尤崇夫人來嬪婉德容受
恩錫號榮則同闈閫內助嗟成功條歸于茲全歟貂　帝命
守臣爰啓封雅宜山氣俄鬱蔥女婦執克柔始終子孫來觀當
無窮

王母陳孺人墓誌銘

崑山王成憲初任訓導寓京師而奉其母陳孺人以居祿雖薄母樂其養意甚安也予以鄉里故常往來其家知其母既老能治內事故成憲官雖小賴其母之賢意亦安也於是成憲去為秀水教諭復養其母于官秀水距崑山不二百里其母或歸則假公事以省不見其母者蓋無幾日耳俄其母以疾終成憲痛哭不自勝予適亦以憂制居家特越吳中持狀請銘及予北來又以書促曰葬且迫期矣非得此不敢掩壙念其言懇至乃為作王母陳孺人墓銘而序之曰陳氏諱某字某與王氏為同縣人父曰歸安主簿某母曰夏氏父母初未有子不欲嫁其女始擇婿得王君寧寧之父英國初為陝西按察使時號廉吏陳氏為其婦居貧節儉人謂為無愧及寧卒獨處室中躬紡織以自給教其子讀書夜必與共燈火稍暇即取敝衣補綴不自逸也其待親族必以禮御婢僕必以恩事其母尤孝母年八十餘老而無齒日以作肉糜以進或含哺之當是時其姑閻氏亦老矣恨不得侍左右數迎至家所以奉之者如其母可謂孝矣其生永樂己亥某月某日卒以弘治丙辰十二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八子男二人長即成憲娶張氏繼劉氏次成章娶朱氏女二人適吳經周夏孫男二人曰某曰某女五人以丁巳某月某日葬于本縣馬鞍山之原合其夫之兆銘曰

生從其子有祿以養死從其夫有地以葬惟孝與慈其人則賢
[illegible][illegible]其子託此以傳

太孺人劉節婦俞氏墓誌銘

俞氏以名家女歸于劉劉與俞其先皆常熟人後以地分隸太倉州故今又為太倉人其曰太孺人者因其子宇九任中書舍人[illegible][illegible]贈[illegible]　朝廷封之也曰節婦則以守節也父留中書舍人文懿早世太孺人能守志無他有詔旌其節于　朝廷而請旌之者也太孺人諱妙璵為宗明之女宗明贅于陳其配又名卜[illegible]錫之女也當其少時內外族人皆稱其賢謂非其人不嫁始擇文懿歸之和順孝敬動守內則事舅姑以孝行[illegible]婦方

蔭殆屢居二年文安忽遘疾而没娠守元甫四月耳當文安病處視之曰汝善自保即生男庶延我後以為父母慰已而得守元瘠弱多病幾死者數太孺人雖欲自經曰吾所為不死者有此兒耳仰天大慟見者感泣後守元竟無恙既長母子相依為然閭閻亦惟守元性醇謹尤賴其大父希塤從父某教而成之既長補縣學生遂登進士第為近臣論者謂其至此可謂難矣他日守元念其所迎養于官遂被 恩典顯榮表著有光其家其所以至此者又可謂幸矣於是守元生一子而夭太孺人悲傷過甚疾作而没守元痛其母哭之欲絶曰不肖幼累吾母今復以兒女累之吾何以為情哉將還葬于鄉其友毛翰林憲清為狀以授適其從大父河間通判希遠以公事某之請銘于以鄉里故知其母之賢乃諾而書之太孺人文時年六十二

其生正統戊午十一月十八日卒以弘治己未二月六日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雙鳳鄉合其夫兆銘曰

孰謂有家而寡其居孰謂無子得祿以娛内行則備莫不可書惟其大者志節不渝 恩典下頒有耀門閭報德不爽鄉里[illegible]嗚呼生從其子没從其夫地下見之無媿其初女婦之事或疑有無持此刻石匪失之誣

吳叙州妻安人夏氏墓誌銘

叙州太守吳君惟謙有賢配曰安人夏氏故太常寺卿仲昭之女禮部主事某之婦也夏吳皆蘇之崑山人太常公以文雅名當世而生多女其尤賢者為安人公嘗曰是女嫁必其人而惟謙為子弟性敏且嗜學禮部亦曰娶婦必其人乃稱他日婚禮竟成兩家以得人賀安人歸于吳者幾四十年以惟謙嘗任南京刑部主事受今封既而惟謙自郎中擢守叙州安人留居于家治内政俄以疾卒弘治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也享年五十八於是惟謙以考績過家始擇地于邑之某鄉將以十二年某月某日葬焉謂安人賢不可遂没他日上京乃自為狀求予銘其言曰安人出富貴家性獨勤儉愈少游學宮歸必夜讀安人每以紡績共燈火及鷄將鳴必趣愈起入書舍以為常後愈登鄉舉將赴禮部試屬安人病不能行安人曰君之父母老且日望君顯榮乃以我故躑躅乎愈始行他日又以愈未得子為憂言于舅姑所以當置妾之意舅姑稱賞不置口曰婦人妬忌常情吾新婦識慮之遠乃爾過於人多矣當成其美意乃置妾姚氏竟得四子其二安人所及見者撫育皆如己出長子東幼患驚搐安人適亦病卧于牀聞之遽起抱置于懷家人請自安曰兒為吾身不足惜也其賢如此四子長即東縣學生次曰南為惟謙兄後次曰西曰北女五人長適承事郎王銘次適鄉貢進士陸伸次適長洲縣學生文壁皆安人出次許適陸某次許適朱某孫男一曰某予與惟謙同舉于鄉相好久其居南京有聲刑官間大臣有奉 詔嘗特薦長臬司者會擢叙州不果及守郡聲益起為蜀守之最鄉人皆以為安人有勸相之助焉是宜銘銘曰

仕學所資非師即友孰謂閨中而人亦有老安其養幼賴其慈俯仰事畜一身係之何為中年遺其與偕 錫號爵章不以没隳[illegible]某服學在茲欲知婦德尚升其堂

劉母太宜人蘇氏墓誌銘

劉母太宜人蘇氏以其子約仕于 朝來就祿養者數年約初

爲南京吏部稽勳主事後改吏部考功既封其母曰太安人及
約進驗封郎中適 恩詔下遂加今封後一年爲弘治庚申八
月一日卒享年八十五太宜人嘗以年高思歸故鄉約勸留之
至是痛恨慟哭不已將扶柩歸葬奉其友毛修撰維之狀造予
請銘益約試禮部時爲予所取士及予佐吏部又爲屬官不能
違也蘇爲東阿儒族太宜人幼則警敏莊重鍾愛于其父徽與
其母郭氏鄉人知其有賢女也爭欲聘之既笄竟歸于故贈吏
部驗封郎中某入門善修婦道時其舅教諭府君已沒姑吳氏
孀居家範嚴整太宜人事之孝謹食必侍立食未已不敢退也
姑或怒盃下氣跪而謝過不命之起不敢起也其爲婦如此太
宜人生男子一人即約及女子一人餘男女九人皆諸妾出待
之衣食均平一如己子人稱其有恩也居常語之曰爾祖父仁
厚陰有德于人當發于其後爾業宜力學何用以光先世以約
資美訓督更嚴夜恐其怠必躬自紡織課其讀誦約竟登甲科
以顯于時人又稱其善教也及約官吏部常以勤於職業爲戒
夜必先起趣使趨 朝出門乃復寢以爲常其爲母又如此劉爲
名家宗族甚盛太宜人與諸子邑居或時過舊業族人不問長
幼聞其至迎拜于道不絕雖素所剛嚴者亦盡禮不慢可以知
其賢矣子男長紓次純次即約次綺次綰女長適陳某寡居次
早卒次適蘇紳賈綸趙鏁邢璋孫男四人長田鄉貢進士次谷
次苑次巖卜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邑西苦山之原合其夫兆
銘曰
封之既榮養之既厚曰惟有子而亦有壽無憾于世世亦何有
喪車在野迎哭爭先凡此族人久服其賢歸從所天尚永閟于
茲阡

徐宜人朱氏墓誌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仲山自湖省受 簡命巡撫山東奉
敕東行便道將過家其配宜人朱氏道中疾作即劇其子案近
之百里外扶侍抵家明日竟卒弘治庚申十月二十七日也享
年六十宜人世爲吳人居盤門前爲善族父曰景椿母曹氏宜
人幼爲女子已敦厚寡言笑女德著鄉里既歸于徐事其舅故
贈兵部郎中公偕姑任宜人以孝處妯娌以和若其儉質不好
華侈未嘗修飾容儀爲時俗態至織嘗絲枲無一日去手又其
勤也仲山以游郡學有賢名人謂宜人德實與合自是仲山登
進士第授工部主事分司齊魯後改擢兵部官至郎中考最蒙
恩進階宜人輒從受封初封安人加封宜人可謂貴矣然勤儉
之德如故及仲山出官方嶽秩至二品祿入益厚且歷二省皆
富饒地宜人未嘗資爲服飾之需其勤儉之德亦不改也仲山
因念宜人爲婦四十年今年且老當共享富貴一旦遽至此爲
哭之慟其子案則念其母物育成立曾不獲奉養之報慟哭不
欲生於是仲山不遑治葬往來十居數月案不遠二千里馳
白其父曰葬既得卜不得銘文不敢葬也其父曰是何吾意乃
遣使持書及賀憲副澤氏之狀來請恭澤氏與仲山少同學相
好實知宜人然予與仲山通家已久若宜人之行亦豈待狀而
後信者哉憶十餘年前予妻陳淑人卒宜人痛悼不已曰安得
以婦德相勸勵如淑人者今宜人卒吾知有痛惜之者矣宜人
生子男一即案蘇州衛中所副千戶娶吳氏太僕寺卿禹疇之女
孫女一曰棠出其氏聘沈氏故太醫院御醫以潛曾孫女女二

人長許適吾環先卒次許適郡學生周玉孫男一曰勳聘王氏
監察御史忠德女女一許聘嫁刑部郎中黃日昇孫衆以卒之
明年十 月二十八日葬于吳縣反陂鄉堯峯之西從先兆也
銘曰
妻沒而思毋沒而悲人情則爾莫不哭死姻戚傷焉以及鄰里
謂吾德者何以至此刻文幽堂未見夫子煌煌 誥詞褒贈啟
美足以徵之亦尚何俟

太恭人何母趙氏墓誌銘

石與趙皆稾城名族趙在 國初有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曰
民望者孫曰準爲 趙王府紀善是生太恭人嫁于石爲臨晉
縣學教諭贈監察御史麟之婦山西按察使玉之妻今河南道
監察御史珎翰林院檢討璡之母也初教諭以事謫居韶州而

歿其配徐孺人挈諸孤海嶠萬里跋涉返葬紀善聞而稱歎曰
有婦如此吾女宜事之遂以太恭人許歸按察公及入門公爲
諸生尚貧凡舂汲紡績之勞皆身任之昃者爲衣食計不使其
姑有不足之意後公既貴自內臺擢臬長日則出治公務若關
以內事亦皆身任之迨公歸老于家祿俸絕矣所以助于內者
益勤尤不使其夫有無聊之歎也公有子五人其二爲珎璡同
年舉進士皆出太恭人其三庶出太恭人遇其母既善所以愛
而教之者與已出等曰吾夫嘗娶竇氏五桂今不幸棄諸孤忍
負其志而不力教乎其賢如此若其平日謙而不驕忍而能容
仁而好施尚多可稱而親戚鄰里以爲女師焉太恭人初從夫
御史之貴被 敕封孺人及璡以檢討考最復進今封號則從
其夫按察使之秩也五子珎娶劉氏璡娶王氏繼翟氏次璀次
珮次瑱皆幼女四長適周尚賢出太恭人次許適宋秩餘尚幼
璡居史局纂修會典垂完俄聞其母喪更以其兄珎出巡陝西
未還益痛不得侍母疾則持其友傅編修邦瑞狀來乞墓銘曰
幸忝門下願有以慰吾兄弟之哀予爲之戚然太恭人享年六
十七以弘治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明年三月十五日葬于
邑南徐村合其夫兆銘曰
召南之化及于大夫之妻惟妻之賢可見家之齊也少同其貧
老同其貴及稱未亡人而二子已顯于位也有祿以養而疾不
及扶持則亦瞑焉而逝知不能顧乎私也吉壤既鑿從其夫于
此墓木鬱然子孫百世而謹視也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九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

墓表八首

翰林院編修李君墓表

君諱仁傑初字唐英後更字士英興化府莆田人也曾祖縉歷城縣主簿祖馨業儒不仕父煥雷州府學訓導嘗訓導公宦游嶺海間君留侍其祖母宋氏于家時尚幼已能盡孝養而自力于學出則從師友質問歸則與其弟仁貫相講授學既成竟以書經魁天順三年鄉試成化八年會試禮部復在高等廷試得賜進士及第遂入翰林爲編修階承事郎未幾丁母林孺人憂服除還任三年考最　賜敕進階文林郎而封贈其父母妻如制秩將滿而病卒矣年五十二初君被病每旦猶朝或勸之少休曰朝如故逾其劇乃已其謹畏如此君治經得其說從學者

常數十人病且劇猶矻矻坐堂上爲諸生講解其精勤如此年逾四十即治葬穴曰死者人之常他日不欲以後事累吾家也及是謂家人曰吾父不幸時客囊蕭然殮不能殮痛恨至今未忘吾即死殮無獨厚其明達而孝又如此嗚呼可謂賢已君性卞急少容亦惟其中介直不能矯飾以徇人意然至遇知友杯酒相屬談謔間發歡如也自居京師未嘗一走要地請謁日則汛掃室廬彈琴投壺種花養魚以雅潔自適而已平居既以經學爲業及門蒙指教者輒取科第嘗一同考禮部士得人爲多其見於及人者僅如此配孺人陳氏今戶部郎中鴐之姊有賢行男一人曰義方尚幼女二人林待育林宜鴐其壻也其卒以成化十九年十二月廿四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寬於君爲同年而相知深哀君之没而不可復得也爲表其墓而復論其母曰李氏之先出於唐宗室有封之蔡者人傳曰丹以祠部郎中遷莆田令致剌金州未行而卒子孫遂家莆田歷宋及元與邑中方宋鄭號四大姓仕宦累數世自教諭府君而下官益小族益衰其世幾絕至君脩然起甲科列史職且顯于朝而祿位壽考又止於此不能酬其爲人所以復興者其在後人乎夫望其後人以濟其世美死者之志庶乎在是

清遠史府君墓表

史之先居吳思賢鄉大族也元季有黃翁居吳江穆溪之上與史某通翁善處士諱榮者得其子君仁爲贅壻而穆溪有史氏自此始居仁生府君其諱彬字文質清遠其自號也幼跌宕不羈喜遊人之急　國初法制方嚴郡縣吏仍故習貪縱自若府君因民所疾惡與諸少年縛其魁獻　闕下處死一縣稱快而

府君得　賜鈔給驛還家比父觀之曰吾家世醇厚汝所爲若是非史氏福也府君謝曰兒幼尚氣耳君無幾悉謝遣故所與游者改行自勵務爲恭謹無出入過人無貴賤下之尤以儉約自持衣服所不當費者不用一錢竟以力田拓其產業時　朝廷重耕籍設長稅糧其後歲比水旱加以軍興費發民不堪相率竄去田多荒稅既不給長往往被逮府君適代爲之知其弊所始務先愛養民力乃約宗族内曰自今以下不得取民嘗已利民咸悅流亡復歸當保輒出術阡陌間勞來不倦爲相視土地所宜指授種樹之法董治之方而隨所不足爲補助之既乃使田中檢視耕墾五日輒具報有惰慢者召其人誚之甚則杖而徇于衆由是稅入居最縣官以爲能每治水諸使行縣則推使前對至民生利害必反覆辨論之無所畏事多罷

行洪熙年初　詔天下民有戶絕而田廢者除其額許民自墾而薄稅之然法重失實者官與長連坐吏胥輩要求百端奸民往往持短長以快其私人擇觸禁莫敢籍報府君慨然曰此朝廷德意也懼禍不可遂條上得減稅若干石家無私焉里人謝曰微公吾屬斷不活　上賜矣其見於居鄉者蓋如此府君為人孝友而沉厚寡言人不見其喜慍重然諾自少至老未嘗食言遇事可行不計利害故人多德之而小人亦不喜然府君雖至死守之不悔也其沒以宣德二年三月十日享年六十二配同縣沈氏少府君一歲勤儉孝敬助府君成家後二歲卒合葬小句原子五人晟安昊昌昪孫十一人曾孫若干人玄孫若干人府君嘗曰禮嫡庶異禮秩吾當推行于家其析產令諸子不得與長子齒且曰後世子孫可守此法無廢也其見於治家者又如此府君葬既六十年未有表其墓者其曾孫鑑始為狀請予與鑑相知久矣蓋嘗觀其家世隱居力本輔以禮義文雅表然為江南之望意其積之者必深且長不然何其盛至此乃今得府君之為人而益信焉惟唐李翱沒沒於得昌黎韓子銘其祖之墓合於禮所謂知而能傳之意是以君子與之況由其祖而及其上者鑑其孝也哉

朱隱士墓表

崑山有隱士曰朱日南南其諱夏別號勉齋系出唐孝友先生仁軌初為亳人後遷于睢數傳為宋兵部郎中貫以耆德與杜祁公等會于鄉世所謂睢陽五老是也其後有曰子榮仕至直閣幼值金兵之亂始來吳中歷世儒官其尤以文學知名者元儒學提舉德潤　國朝中書舍人吉隱士則提舉之曾孫而中書之孫也父曰永安早卒隱士幼故未知學甫成童忽慨然自奮遂以儒業世其家初未娶其母郁孺人病請治于醫師鄭有林有林固儒者察其事母狀竊歎其賢因以女歸之及年漸長人自百里外延致于塾而隱士亦曰吾既不仕使子弟賴我而有益亦不為獨善矣遂以授徒為業其教人有法學者敬服至終身不更他師蓋隱士既老始謝去時從大夫士之家居者為雅集邑令尤賓禮之不衰而隱士固無所求也鄉里稱必朱先生而不敢字蓋重其操云其家既故所藏先世手澤與名人遺墨無慮數十函後多散失乃數訪求于人積成家乘十卷提舉所著有存復齋集燬于火復手自編錄卒賴以傳以直閣葬常熟歲必往視且懼其終廢也請于葉文莊公表其上然不獨厚其先世而已鄉先達刑部尚書顧公沒既久而無後倡好義者治其墓亦得不廢平生既業儒不營生產特有數金一夕為人盜去已而察知其人則所識者即隱其事不發橐中遂空不計也其心之仁厚如此為詩文語皆平澹如其人尤精於書甚得楷法成化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以疾終享年七十一配鄭氏有賢行子男四人曰麗早卒曰文吏部觀政進士曰質曰彬太學生女一人適沈傳孫男一人曰希周女一人卜葬以卒之明年十一月十九日於是文將歸治葬自為狀請予表墓其言甚悲予於隱士為郡人相距六十里而近而與其子相好二十餘年然未嘗一識其面蓋其足跡少至城府已可見其高矣且朱自直閣之子修撰大有以下皆葬吳縣陽山其後族人或葬崑山隱士獨不忍去其先世仍命葬必陽山至是其子從之其孝又可見者夫人不出而仕為隱然比比而是無足稱數故皆

不得隱之名如日南甫可以無愧者故題其墓以表之

河南陽武縣儒學訓導陳先生墓表

先生姓陳氏其先來自永嘉在宋有諱文驥者仕蘇州茶鹽常平幹辦公事始留居長洲文驥生子榮元汾水縣儒學教諭子榮生天祐天祐生元善俱平江路醫學正元善生希武希武生孟敷孟敷生良紹俱不仕而業醫不絕良紹娶韓氏大醫院判公達之女再娶王氏翰林侍講汝嘉之女先生則韓出也諱碩字永之少孤鞠于繼母而學于舅氏福州教授王應良通春秋景泰元年以邑學生中應天府鄉試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湖州府學訓導丁母憂服闋改荊州祖母喪承重服闋改陽武先生精於經義用以教人日必坐齋舍懇懇講說及為程文指授有法而持行清純雖不必嚴立教條人多感化之者每各省鄉試爭聘校文嘗獨赴江西得士為多在陽武時巡按御史會兩司考察校官推先生為列郡之最因留署開封學事以先生宜遂教授也章三上舉之不報然亦非先生所望也先生狀貌癯然早衰年僅五十五即懇請致仕兩司知其志堅不可奪咸作詩送之而諸生留之不得尤以為恨蓋自湖州去任已然先生為人外若和易中實剛介有守事小有非義毅然不肯為尤號廉潔湖州發地得古石或謂可載歸為玩先生曰此固非吾家物也卒弃不取初至荊州太守錢公先生故人也知先生貧贈一官馬以便出入他日納還之公言其可受故先生曰受則傷廉且亦為公污竟謝却舉子有懷金以希幸進者斥逐不容見或賺其幣去家人覺之則曰吾固使取之也其德之厚又如此性孝友推之以待宗族歡然也能擇交而篤於信義久而不變其為文章平實溫雅詩亦清切無浮浪語所著述有之京等錄若干卷其曰味芝居士集者則從其別號而名之也陳既醫家先生少則通其業治病多驗及老而家居亦資以自給然不若世俗之醫之計利也其娶湯氏繼周氏朱氏子男二長廉甫次欽甫先卒孫男二夢得桂孫女六先生以成化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七十明年四月十七日葬于吳縣高景山之原後三年廉甫使人持其叔父顯所撰行實請予表墓予獲交於先生聞先生之沒方悼惜無已豈敢以不文之言辭惟先生學行卓然吳人皆知之何待於表而後著將以是為廉甫復然念今雖知之久而人或不知故卒書之俟有修郡志者按而列于人物之類庶先生之名傳之愈遠又非區區金石所能及也

陳僉憲墓表

宣宗章皇帝之臨御也知人善任小大之臣各當其才庶事既康四海益治時則有若監察御史陳公祚出巡江西乃獨為聖學之慮具疏馳奏大畧謂帝王之學先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蓋聖賢嘉言善行載在典籍皆足以為後世師法若非素加講習則於理未盡明雖有生知之質高世之見欲其行事之悉合於道者鮮矣 陛下備有聖德惜經筵之典未甚舉講學之功少有程度故所講者雖得於此或未得於彼雖知其一或未知其二而於聖賢精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而所謂學尤當乎知要知要則治功易成而效可得惟宋儒真德秀大學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蹟無所不載 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為邪佞之可遠孰

為民利之可興孰為民害之可革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
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
義輔德者愈見於信任邪佞以奇巧蕩心者自見於疏遠天下
之民受福無窮矣　上覽公奏已有以嗇欲邪佞等語若有
所指者疑焉他日以問侍臣或叩首為婉詞以對且謂祚縁於
忠愛所發無他　上意稍解先是有　旨械公赴京并籍其
家比至竟不忍加刑特繫之獄　英宗即位察公忠直復其
官盡還其家屬云公諱祚字永錫世家于吳曾祖翠山祖正父
子敬母顧氏公幼即不群弱冠補郡庠生永樂初詔修大典以
善書預選非其志也明年遂以春秋領鄉薦又二年登進士第
入翰林為庶吉士時方重進士科即拜河南右參議為政持大
體恵愛在民嘗與臬司官交章言事謫均州太和山佃戸至則

躬自耕作其勞苦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裕如同謫士大夫遣
子弟從受經一為講解不倦凡十年　仁宗即位念謫者才
多可用詔吏部選起之公在選中會　上晏駕不果用
宣宗初年仍命憲臣即均州群試之公策第一吏部覆試復第
一特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公在言路愈自激厲一時彈劾貴幸
為之斂蹟出巡福建糾貪黜庸自方嶽而下不少假借所至尤
恤民隱福州屬縣民苦上官和買破産不足供公廉知其弊即
日禁止之民大稱快歳滿還朝奏開白塔河漕運事宜悉見施
行未久河就湮塞劾督工役者　上雖曲有其人而在廷多
公直既乃有江西之行而繫獄者幾五年始獲復官再巡湖廣
風力愈勁部下肅然既而言權臣不法事　上怒甚復械赴
京論死未幾事竟驗卒直公原之因改南京雲南道兼務建明

戸部侍郎吳璽奏舉主事吳悅悅有過不得舉璽被劾鞫獄者
因以私憾附致其罪悅亦不勝考訊而死公歎曰獄重事也法
司故為深刻乃爾今災沴荐臻職此之由乞坐其人以變亂成
法罪大理依阿宜併罪之奏可以犯在赦前幸皆不坐仍敕天
下法司一遵律斷當以狥私深文為戒秩滿用大臣薦擢僉福
建按察司事閩人素知公至是相戒不敢犯法諸軍衛屬民者
公痛繩之民益安焉分巡興化漳泉等郡郡舊多神祠為考其
建置之由諸不載祀典與非古節義著名教者悉除毀之其廟
學壇宇出官帑一新士民感之為記刻于石久之寇起沙尤諸
郡騷然公時移疾不出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閩中知公賢強
起公為力疾視事者數月閩既無警乃辭曰某自蚤歳即涉仕途
雖庸陋無補苟有所見不敢不盡今年幾七十且病無能為矣

因疏請致仕時同官以寇起皆貶斥去乃獨得請而歸閩人雖
不忍去公而亦為公喜之既歸自號退翁杜門却掃日惟以訂
經籍篆法為事壽年七十五而終景泰七年二月癸丑也以
是年十二月庚申葬於吳山梔花塢之原配王氏子男一曰宣
新野王府教授女二長適辰州知府鄒順次適太常寺少卿凌
信孫男二曰懷曰悅悅郡庠生女一公為人風神整峻音吐剛
厲平生雖疾惡少容然居官遇賢能吏輒薦舉之尤號有識鑒
出巡時兩值鄉舉如湘陰曾文莆陽柯潛輩公監臨得不枉抑
後皆知名於世若其他事死之孝治家之禮臨財之義為學之
勤恭終其身如一日若其詳國有志家有傳墓有銘可以槩見
寛獨循教授君之請按中書舍人李君應禎之狀節其出處之
大畧表于墓道而復系之曰嗚呼公乎古之遺直也其忠誠激

發與唐劉去華等而考其前後殆有甚難者蓋方脫均州之謫士之厭窮阨者孰不縮首卷舌退藏於後以自全能復進言已難矣況言之所指隱然時變以取必死之禍是固尤難也幸其出一生於九死雖古之好奇節者知所懲艾而藩府之疏不旋踵而入此不亦尤難矣乎夫去華之言雖剴切止於一落第不稱公言若少緩其禍則大至其挫之而氣愈壯摧之而節彌堅此可見其中卓然有得而非沽一時之名僥倖苟且以塞責者之所為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公其有之

林先生墓表

先生諱漢字君定別號訒菴其先本閩之林氏有諱適者避亂徙黃巖之泉溪歲久族益大連起仕宦而林氏遂冠鄉中後泉溪割置太平縣故今為太平人高大父天麟以為舅後冒李氏至先生之子孟始復氏林遵父命也曾大父原紳華亭知縣大父長民贈行部戶曹主事父茂弘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考功為人清節卓然為浙東士夫稱首先生幼承父教刻意問學正統辛酉以縣學生登貢士省明年會試禮部中副榜授蘇州府學訓導秩滿丁考功憂以疾卒于家景泰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得年止四十二配同里丘氏孝子諱之孫女有賢行子男四人曰嵩曰寅俱蚤世曰孟曰蘇女二人適趙琨李存信孫男一人曰保琨女二人先生既卒之二十三年為成化甲午十二月二十九日始克葬于其鄉九峯之原先生端介清謹人也當分教蘇學時弟子初入學必執贄以見先生曰吾官雖卑然亦奉朝命職教誨有祿俸之入彼雖循常禮如法律何忍拒不納則有以詢其為執贄者亦拒之故禮部尚書楊公仲舉寔為文序其事先生自守既嚴同官頗疾之卒不變其誨人惟因其人願學初不之強故或終歲不施夏楚然諸生視其詞貌稍厲則踧踖如被撻一時感化以行業自修者有其人先生素多病講授之餘退坐一室閉戶蕭然不知世間有榮利事嘗侍考功居京師習程文于陳學士循及滿考上吏部陳適當路有氣勢能榮辱天下士或謂先生稍親附之可得超遷為朝官先生至則一登其門盡諸生禮竟不再往其自守如此君子謂先生不愧于其父云先生既葬之明年孟等以書來曰先君之沒以擇地不即得葬故緩罪甚重也葬而更無一言以　人謂孟為何如且先君門人惟吾子顯而有文其必為我圖之他日先生之從子刑部侍郎鶚亦曰吾叔父所以為師儒者不可以無述寬曰唯唯益寬總角入學宮居講下所以蒙指授者甚至終身不能忘也今賴以文詞為業他人有善且錄於吾師奚辭惟惜當時既幼且愚不能悉記先生事行為可憾乃姑以所知者一二涕泣而書之以復孟等俾刻之墓上庶林氏子孫有考焉

許處士墓表

許氏在東陽有南西二族皆出晉孝子孜之裔處士之先則自西族來居邑之昭仁里有諱環者當宋宣和間以捍睦寇功授秉義郎竟死寇難鄉人廟祀之元柳文肅公寔為紀其事刻石廟中處士之十五世祖也曾祖大有通儒術人稱草菴先生祖宣父本皆有隱操本娶麟溪鄭氏再娶南溪賈氏而生處士其諱煌字允彰生九月而孤既長事其母甚孝與其伯兄光處更友愛凡事獨任其勞而不敢遺及之性勤敏自奉甚薄家卒頼

以裕顧於財不甚惜遇貧乏者往往賑貸之歎曰小惠不終窮乎乃授以理財之術因其術獲溫厚者十餘家素剛直好面斥人過鄉族或相忿爭聞處士至皆惴惴避去一邑令固貪夫也偶過宿其家處士輒數其事曰爲百里宰當如是乎令大慙服許既盛族世率好禮若方蛟峯許白雲李草閣吳伯恭諸名儒皆嘗爲塾師及其父也遺風猶存至處士治家動遵古禮而於佛老巫覡尤加擯絕不使亂其家法其志益將舉禮制而盡行之然不幸以疾卒寔成化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其配鄭氏諱儒字德仁亦出麟溪爲蜀府左長史楷之曾孫處士櫂之孫璧之子未嫁母汪氏寢疾左右扶持者三年族人已稱其孝及歸于許恭敬和慈安靜儉約冤有義門軌範人感而化爲賢婦者亦多以免身而病者二十年然凡遇祭祀必

強力而起臨視牲醴惟謹適喪處士哀甚而病劇以十三年十月二日卒享年五十九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合葬于里之胡山子男三人曰堪垣墳孫男三人曰佐侃侯女二人墳予友王進士允達之子壻也以邑庠生持服居喪與其兄謀所以顯其親者乃自爲狀不遠千里來吳門乞予書墓上之石曰不肖孤託婦翁之契敢以先德累子感其孝不忍違也夫婺多君子在昔爲盛其顯者焯然在人耳目隱者亦多以詩書禮義重於鄉評故近世楊文貞公有云浙東尚文雅予嘗媿乎其論今觀處士爲人亦可信矣三子者皆賢而有父風墳更好學將取科第入官所以顯其親者又當有在

隆池阡表

惟沈氏之先皆葬其里相城至處士恒吉之卒也其子周視先塋卑隘始擇地于吳縣西山行數日不得他日得隆池焉韙之物其地名龍池周以其土隆然而起也更今名沈氏故爲長洲邑中大家中衰有曰良琛者始居相城能闢田復其家以大是生孟淵永樂初以人才徵引疾歸臥江南有詩名于時而厚德雅量福履最盛配朱氏生二子其仲處士諱恒以字恒吉行別號同齋自其少時與其兄貞吉同學于家塾而塾師爲翰林檢討陳嗣初先生也且其父徵士好客一時名流相過從者日常滿坐處士因盡得接見前輩而熏其德漸其藝以成其名人以有子爲徵士賀徵士既老奉養益厚處士乃日以致樂爲事恒使人走市中求甘旨之味供之嘗夜有寇至偶外寢得脫去既而念父母所在還入其室號呼之冠揮刃及其袂迫逐墮水中水適淺不溺人以爲異蓋孝也其配雎亭張氏有賢行子男三

人長曰周次曰召先卒次曰幽女四人皆嫁其一蚤寡守節孫男三人曰雲鴻曰應蛟曰應奎女四人處士貌厚而神清望之溫然美玉也所居窗几明潔器物古雅而奇石嘉樹掩映庭戺儼如畫中風日清美每被古冠服登樓眺望神情爽然或時扁舟入城留止必僧舍焚香瀹茗累夕忘返善繪事妙處逼宋人然自重不苟作亦善爲詩落紙可誦平生好客綽有父風日必具酒肴以須客至則相與劇飲雖甚醉不亂特使諸子歌古詩章以爲樂其視市朝榮利事蔑有漠然浮雲之意以成化十三年正月晦卒享年六十有九葬以又明年正月三日於是周泣告其友翰林修撰吳寬曰不肖奉先訓獲列於士大夫間自媿無以顯揚之者惟幸得一言表於其阡耳敢以狀請寬惟處士以風韻高逸爲吳人稱慕宜其江湖之上足以自樂而忘斯人

乎聞昔正統間周文襄公以工部尚書巡撫畿内慨然以經理國用爲己任戒郡縣慎選長田賦者處士在選中公知其賢待之不以庶人禮適歲飢發廩賑貸明年春督償亟甚民相視不堪處士首率父老往訴于公乞至秋乃償公不可則爲反覆辨其利害公悟從之後用其言爲令又民歲漕粟輸納多不足豪家利以倍貸比比破產處士當其往役也輒預貸之而不取其息民至今感其惠若其忿然釋讎卹貧排難爲惠不能盡書蓋沈氏自徵士以高節自持不樂仕進子孫以爲家法遂使處士之仁心及於一鄉況又掩於文藝之美人不盡知之乎夫發潛闡幽吾黨之事也故因周之請書其事爲隆池阡表俾刻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一

墓表九首

嘉議大夫陝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王公墓表

元入中國據之其末世政益弛俗益壞天下悉變于夷而瀆亂奢僭大抵與賈生之論秦者無異我　太祖高皇帝起而救之用重典以治頑民由舊政以修廢事一時口給心計號多才能雖多舉用輒見黜除其卒在位所以輔世而長民者莫非質直悃愊之人而天下之俗遂還于厚若故按察使王公其一人也公諱英字俊伯蘇之崑山人初從鄉校貢入太學以諸生選授監察御史久之　高皇帝察公可用特命署都御史事而大書敦厚于英四字揭于殿柱以勵百官當時朝士以罪去者比比而憲臣尤甚公獨以秩滿陞刑部郎中俄出知寧海縣蓋欲以民事試之也及　太宗文皇帝嗣位知公名召還復郎中尋擢陝西按察使丁内艱服除改山西秩滿仍命治陝已而得代還行至泗州疾作而沒享年六十三公立　朝守正不阿旦夕兢兢謹畏每顧其妻子曰吾以身許國其勿以死生爲意但吾獲死于正足矣乃絕不問家事而時具疏有所建白

上知其忠直也多嘉納之然疏入輒毀其藁人不得而知也及長臬司務以簡靜爲治獄至而決雖不爲強辯深文而巨奸宿蠹恐懼首服不能隱其罪至待寮友和而正寬而有容凡所設施人皆取以爲法固有千里之外聞公之名而感慕者公平生不立聲譽居官凡四十年得其事行蓋若此然足以見公之爲人矣王之先在宋有左朝請大夫傑以忠純文雅稱于時周益公實爲文誌其墓子孫累世以儒素相承至公遭時始復仕公

初娶何氏崑山令平之女繼娶閻氏子男三人曰富曰安曰定女三人其一嫁同里朱輝孫男三人曰某早卒曰成憲曰成章曾孫男一人女一人公沒于永樂二十年四月十九日以其年十月六日葬于馬鞍山先塋後六十餘年成憲官京師以予有鄉里斯文之好持公墓銘且別爲狀請予文表墓于觀 國初多鉅人長者如漢之石建周仁張歐輩豈惟有益於時用能保其身全其家傳其子孫其淳厚之風遠矣公既其人迨去世已久凡與之處者猶不能忘故靖遠伯王公驥剛毅少容以與公舊寮也追念之不置嘗致手札問訊其妻子所以周卹之者甚厚葉文莊公於公爲鄉後輩拜公遺象贊之爲名賢而至于今邑人尚能談其居鄉里時一二事曰公一日行道傍有負鹽者擠公墮水中怡然攬衣而歸他日復遇于道其人知爲公也棄

所負而走公使人追還之嘗微服入吳市門時適有禁門者執公爲度民宜有罰公笑曰吾官人也門者不信取冠服示之始釋其縛公亦不怒邑令盛設酒饌邀公辭之竟赴鄰翁飯或怪之公曰鄰翁貧治具不若邑令之易且官府吾可輕入其門耶蓋公平日未嘗有私謁至人有以私事干者輒遜謝之曰吾不能爾其他事大率類此此益可以見公之爲人也故書以繫之

醫師王曠齋墓表

吳中號多醫家若王氏則出宋儒顯之裔初不以醫名而名之實從仲光隱士始仲光亦儒者生當 國初垢汚沉晦不欲以醫聞蓋再世始發于曠齋其諱敏字時勉初號訥齋後更今號仲光之從孫也父寬早世用母沈氏教居貧力學慨然思追其先世及之顧欲資醫以養母以先友韓伯承醫有所受也遂游其父子間已而再學于盛御醫啓東數年盡通二家之說卒爲醫師名既日起延及旁郡抱病就治者不絕于門凡病謂可治治輒愈不治即無能治之者皆籍記爲藥案歲久積至百餘冊所活人益不勝計然其奇不特因病而見也往往觀色察脉能預言其病當作已而皆驗其術既高有憲臣行郡至吳中延見之一富人乘是懷千金求以解罪力拒去故郡縣皆重其爲人不獨以醫也其爲人容止端重衣冠偉然望之知其儒者當其壯時禮部屢移文郡縣欲致之用竟以重聽辭不赴至是爲成化乙巳年七十有二而沒實五月一日也其娶嚴氏繼谷氏亦先卒子男四人曰昂節泰觀昂先卒泰縣學生節觀俱大醫院醫士女四人長適陳縉次陳康次李珪次進士張瑋孫男八人

曰槐朴柷杰穀某慶炳女八人曾孫女一人王氏之先閩之福清人也自宋從吳四百年于此世葬吳縣橫山至是節等既祔葬其父而觀以名醫徵爲有司迫遣來京師乃泣請於予曰觀將乞歸守制惟先君墓上未有刻詞敢以是屬予歎曰子之先君吾父兄不幸以疾累之多矣惟無以助子之哀是恨尚復何靳乃據其兄泰狀書而授之若其平日治疾之奇蹟則具載于所著藥案者藏于家後有傳方技者可考焉

止菴吳府君墓表

吳氏世居吳江菲溪之上其先有諱秋淵者從虞文靖公游以文學稱里中其後族益大且學益六世始得朝用以明經登鄉舉官中書舍人其父母年皆八十餘蒙 恩褒封康強逸樂而嗣續甚盛壯者克家少者務志學業競入邑庠爲弟子員又有

登鄉擧如朝用者矣其爲族如此予忝與朝用同朝相好間嘗詢其先德曰璠愚無所知竊聞諸吾父曰凡吳氏所以有今日者汝之大父毋止菴府君與翁孺人之德也汝其識之則又以其事語璠曰壬午之歲　文皇帝旌鉞渡江天下同日響應鄉人爭持鉏梃四出剽掠以殺人爲娛而吳江尤甚然特乘之以報私怨而已里有戚吳二氏既焚死盜手殆盡時吾兄方壯長田賦恐不能自保請備之府君曰吾平生所恃者惟善耳且吾未嘗以怨遺人人奚以怨報我不爲備方出戶偵望而盜已號呼擬之府君不得已避去翁孺人遂急呼家人登舟盜至無所得益怒出兩舟追十里許及之相拒幾尋丈人人自分必死翁孺人計無所出惟默禱于神求救俄而盜所操槳蘇然皆絕因得脫去潛于洞庭山中迨事定始還適有詔撫循郡縣諸被

殺傷者得赴有司言狀所獲盜輒論死如法不俟奏報當是時吳江群盜悉斬之長橋血流涔涔湖口盡赤或謂府君曰公怨可報矣府君曰天幸全活我家彼蟊賊者固於我無他特一時相從爲亂耳其寘之勿言翁孺人亦深然之其人乃得不死至今里中某氏某氏固在皆其人之子孫也凡府君善行以不幸早棄諸孤不及多見即有之而吾時甚幼又不克知獨此吾躬嘗其患猶能記憶也予既得聞其事他日朝用來告曰府君之葬無爲銘者及祔葬翁孺人而故少詹事劉文恭公銘之又逸其事吾父每痛于心茲願得文詞顯刻墓上以自慰解且使我後之人得以考見先德相率以仁厚爲法而克肖之也予辭不獲則爲具書之而系之以論曰嗚呼爲善獲福此常理也世徒見善與福或參差焉遂謂善不可恃而肆然爲惡無所忌憚覬

於吳府君於是知善之真可爲矣蓋方群盜追及之際而府君一家皆獲生全固足以驗其平日而事定之後曾不爲憾反含容以生全之視彼睚眦必酬者相去何如至是則種德益深而食報益厚此吳氏所以有今日也歟後之人果能克肖其先則族之大且厚者安能料其所至也哉府君諱爲字孟才止菴其別號也少爲翁氏贅壻以永樂辛卯十一月十三日卒享年四十三翁孺人之卒則以正統己巳九月二日享年八十七子男四人曰敏致效政封中書舍人二女長適李琳次適張琳孫男五人曰瓛璡瑾璠璩璠即朝用也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

文林郎融縣知縣周君墓表

融縣知縣周君以天順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有三後四年爲成化改元三月二十五日既葬于吳縣星灣

之先塋又後十七年其配孟氏卒諸孫奎以融縣丞秩滿上吏部聞將歸治葬乃泣告予曰先人之葬已久而墓上之石未有文以刻今不幸再遭吾母之喪傾付書之敢以狀請按狀周之先汝人後徙營道再徙汝陽在宋有道國元公所謂濂溪先生者君之十一世祖也道國二傳曰與裔仕至和州觀察使領侍衛馬軍都虞候從禦金兵于平江以力戰死賜葬常熟虞山子孫遂爲吳人和州四傳爲元松江監税文英文英生江浙行省照磨南翁生長洲縣儒學教諭敏敏生浦隱居教授以高壽終配錢氏爲吳越武肅王之裔生君君諱綱字文叙號謹齋少從易師游卓然有志宋學既長將由科第出爲世用不果監察御史成規程富以經明行修交薦授融縣丞融爲柳屬縣民鄙而雜以苗種素稱難治君治能因其俗而以靜厚不擾爲功民安

焉初蒞政政事所當行令簿或不從君必委曲開諭而以誠意動之既久皆服事必咨決於君常有業舟者十八人被誣以強盜歷歲不能辯柳守徹君辯之一訊而白後其人合錢五十萬來謝却之而去其廉明如此九載民爭挽留之時河間王忠肅公鎮兩廣疏其政績于 朝乞擢君知縣以慰民望從之君在任益修惠政屬歲屢歉苗寇作民流亡者不可勝數君保障有法境內獨無事民始不知陸耕作詩諭之每春夏間躬行阡陌勸課勞來不倦於是食足寇至可守縣學初在城外倡謀遷之以避寇難更立條約以教諸生遂幾士習後多舉於鄉者俗好淫祀溺邪說復力禁之餘事之罷行者其惠利尤多巡撫都御史葉公特遣人持羊酒以旌其能且將薦知大府而君卒矣卒之日民悲思不已後寇難復作都御史韓公率兵士往勦而子

奎從行有功公曰是故周令之子也其諳融俗已熟特奏授縣丞奎亦有才具民安焉如君爲縣時君性孝友嘗迎養其父于官公退左右承顏無違禮父年既益高而君被罷爲令不復從之經吳也思及輒流涕平生惓惓先世建祠堂置祭器所以祀之者必于古禮是行嘗以道州宗族疏遠狀上禮部得循例復其家孟氏爲亞聖公五十六代孫宋信安郡王忠厚其遠祖而宗人府經歷宗嚴其父也賢而知書至老能勤從其夫若于居融者久無恙及還吳適以疾卒實成化十五年某月某日也享年八十有九葬以明年某月某日祔其夫兆男三人長璧庶出次即奎次參女一人適徐寬孫男四人曰欽曰鉞曰鑰曰某女三人惟周氏爲吳儒族其出而仕者雖不甚顯而世繼不絕如君爲縣又能舉其職而與民相安者幾二十年益偹而吏者其政蹟固異於人也昔漢世重久任爲吏者長子孫況君又有子世其官父風綽然皆可書者乎因爲表于其墓使其子孫有以考而繼之則周氏之澤將衍于百世之遠矣

沈教授先生墓表

成化十六年蕭山沈先生以安肅教諭秩滿上吏部一時學職數十人天官考其績居先生第一遂陞南安教授命下不幸疾作以其年三月八日卒于正陽門東寓舍年六十有二先生昔訓導吾蘇寬時爲諸生游學中齋廡相密邇寬可教也數召與講說文義諄諄懇懇輒移時不休及來京師寬往拜之怪其貌加瘠而言論則如昨可喜方欲請益然不意止此嗚呼惜哉先生諱璟字時徤自號犀牧子世爲越人宋有諱某者仕甚顯階至銀青光祿大夫先生其裔孫也曾祖諱某祖諱純一皆不仕

父諱寅監察御史母某氏先生少則勤學業從張翰林士謙游辨難質疑不肯爲鹵莽習及入鄉校手一卷閉戶終日人罕見其面景泰元年中浙江鄉試明年試禮部中乙榜始授蘇州訓導滿考陞內黃教諭丁御史公憂服除改安東丁繼母某氏憂服除改安肅所至教人不以久倦諸生以所業進必親爲改削爲文一主於理而措詞精緻尤號有法然不顓顓爲舉子業也經指授者去而試于鄉輒取高第大藩知其名歲大比三以禮聘校文得士爲多先生爲學堅確而密切書不泛讀讀必成誦而考古求義必至通而後已寢食之外日惟以筆墨爲事動息記注訖于終身皆可考也平生自奉甚薄凡世俗所尚莫能動其意著尤安靜有守宗伯鄒公少與同門相好嘗欲引薦固辭乃已好論事與人不苟合如論從祀孔子群賢謂閔損生不

顧爲費宰沒而以其國封之爲不可又公伯寮之愬子路尚況之言性惡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附伐家皆得罷聖門而蜺然俎豆之間與群賢齒殊非朝廷崇儒重道之本意具疏將上之會疾作不果其持論正大率類此先生娶魏氏南京吏部尚書文靖公女也有賢行子男五人曰金早卒曰鑒曰鎣曰鑾曰鏊縣學生孫男三曰文湧曰文濤曰文渭女二人先生初卒其鄉人汪禮部景昂既爲經紀其事又四月其子漈聞訃來迎其喪歸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屬其門人翰林庶吉士陳琦誌其墓矣更以表墓之文屬之寬義不能辭也惟師道之廢於天下也重獨怪無能重之者當先生初得南安時知郡守爲華亭張公汝弼也賢而好文可仗以立教法成人材爲之竊喜既不克遂志他日則聞汝弼在郡中盡去淫祠欲興學校而求賢師不可得也噫使先生在而往教必歡然相合教法以立人材以成豈非南安士子之幸哉然則先生之沒其可惜者大矣因併識之以著其志云

樂亭知縣蔣君墓表

成化十八年正月二日樂亭知縣蔣君卒于官署其妻徐氏扶柩返葬道經京師凡與君交者行數里迎其喪而殯于城東之佛寺徐氏即使其僕來告曰吾夫不幸早卒幸嘗託交執事願爲文表于墓上他日陳給事玉汝復持其父書君狀道其事甚悲予不忍視尚忍爲之執筆耶君諱廷貴字元用姓蔣氏宋有春官侍郎堂爲蘇守卒葬城西之堯峯子孫遂占籍焉其後曰逵卿生叔昂叔昂生宗韶宗韶生惟清世居吳松江之上爲長洲大族惟清娶趙氏宋宗室周王元儼之裔孫生君初入鄉校所業已與諸生不類間爲古詩文卒然滿紙略不經意善治易成化辛卯舉于鄉主司楊學士得君文卷奇之遂擢魁其經戊戌登進士第觀政吏部己亥出知樂亭辛丑卒矣年止四十一君嘗失偶故武功伯徐公方擇婿得君遂妻之凡生女三人其二皆許嫁名家其一尚幼君卒後四月始生一男人以爲君幸君爲人和易寬綽與人無校其中汪汪莫能窺其際性甚孝既卒能致其孀母鄒氏之悲可以觀其爲子也至其處昆弟朋友率過於厚鄉人皆知之不必書惟樂亭去吳中甚遠其政事有知之者乎蓋君初視縣事歲適歉賦役更繁民殊不堪君具疏奏免者什六七一時民已賴之明年　朝廷有建州之役所過郡縣軍興浩穰郡守謂君必能辦此乃委督諸縣調度有法事

集而民晏然縣屬永平前令以其地僻治之率鹵莽君知其獘凡獄訟徵斂必躬勘其實嚴校其量衡往往至夜分不休暇則延見耆老詢其人情察其土俗已而民閭貧富強弱戶知之即有所賦役輒當其人至有爭辯者剖析如見不能欺君持己更廉亦常以此律人先時郡遣吏卒至縣饋遺甚夥至是無所得相與出謗詈語君處之漠然縣治後有門人出入如市得以交通僚吏行私君塞之貪者不便會君以疾作遂撼以堪輿家不利之說君曰吾身可死而門不可開也且門嘗開前令固有死者矣衆既失計更造爲飛語達于京師卒不爲動病益作而治事益力久之皆服曰此君所以愛我也君既爲縣有聲吏部俟其考最將召用而君卒矣及卒郡自守佐以下皆惜之其僚吏有哭之哀者而其民尤悲思之不忘其爲縣蓋如此夫今之登甲

科者以州縣非清貴多不樂及君領薦所知者尤以君性度寬
有不勝任之憂君獨安於其職至於精敏剛明得乎上下者又
如此此所謂其中莫能窺者也因書以示吾鄉里且以爲其父
兄宗族之慰云

姜正術墓表

將仕佐郎嘉興府陰陽學正術姜君諱雍字堯民其先郡之潁
川人也後徙漢溪曾大父瓊當元季之亂傾貲產募義兵以保
鄉里衆賴以安大父齊父忠皆不仕君幼嘗學務汎覽家術尤
喜爲詩稍長勤儉謹畏才與充然父嘗長鄉賦于官出納勞甚
君憂之即請曰有事服勞子職也兒雖疲薾敢以身任比年賦
益完以其餘力佐治家事而事亦治也里之長老皆以能子稱
之而尤爲郡守鄒公所知正統末盜起于閩　朝廷命將往捕

浙東西諸郡皆率民壯以從討謂衆可以集事者莫如君乃舉
君同行一時軍中多所贊畫益平欲酬以一官即以正術薦然
非君所長也君固長於治事於是事輒屬之郡並海築堤捍水
功久弗成至君督工卒成之平生吏廉不以官小自棄郡嘗檄
驗鹽貨無敢以利汙之者今浙江按察使楊公繼宗方爲郡剛
明廉潔最慎許可獨知重君則君之爲人亦可見矣父之君致
其事杜門以教子孫凡數年而卒享年七十有五卒之日成化
十四年五月十一日也以其年十月九日葬于其邑林溪之原
君娶張氏子一人曰渭孫三人曰昇曰學夔曰龍曾孫五人曰
震霖雯霈霽於是學夔以明經登進士第謁予告曰學夔之有
今日皆先大父之教也惟先大父即世五年于此不明不仁何
所逃罪惟是林溪之原宜得銘文表于墓上因據其狀錄其事

援之且以慰其後人之孝思云

衛稽勳墓表

奉訓大夫吏部稽勳清吏司員外郎衛君諱邦字翰之澤州周
村里人而予之同年友也始予與君接即知其爲醇謹確實人
久而接之屢則其所以醇謹確實者益可信予嘗歎曰使今之
人皆如君澆薄之俗可變而予皆得如君者與之處豈不坦然
易直而何疑慮之有而君今則已矣醇謹確實之人益衰矣習
孰與變而吾孰與處其亦重可歎矣蓋數年前君嘗中風而愈
及是疾再作遂病卒之日其二子差長者皆不在側孤寡嚶然
殆不能爲喪其同官相與經紀其事始克斂而殯之月餘其子
寬至自其鄉將扶柩歸葬詣予涕泣以表墓請因出其所爲狀
跽而進其言甚悲予不忍視也衛之先世業儒無仕者曾祖曰

文瑞祖曰景昭父曰沖沖娶宋氏生君君娶張氏生男四人長
即寬次宸次顯次昌女二人孫男二人君年九歲喪父居喪如
成人與其兄麟事其母孝敬甚至母孀居亦善教遣君入州學
從人借書讀輒不忘竟領天順壬午鄉薦成化壬辰始登進士
第觀政刑部丁母憂服除今吏部尚書尹公察君賢留爲其屬
初授稽勳主事三年考最進階以其官封其父母與妻皆爲安
人又三年遂陞員外郎又一年而卒實壬寅歲十月十四日也
年止四十六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其鄉某山之原予固知君者
表其墓亦宜乃書之曰古之仕者或有言也言則極其所思或
有爲也爲則究其所欲後世蓋不能遂矣有如衛君議論不出
諸口功業不顯于時群行獨處匪求人知雖然不出諸口其知
識則瞭然而明不顯于時其操履則凜然而貞彼譊譊睢睢志

乎進取之徒爽考其平生亦何足稱也哉

封承德郎戶部江西司主事前濱州儒學訓導陳公墓

表

成化十五年七月前山東濱州儒學訓導陳公以其子戶部主事瑗三歲考最蒙　恩封如其官階公時年幾九十矣既拜命以其年閏十月二十七日卒適戶部君有公事於陝右則趨歸治葬已乃來京師援例居憂而以墓表之文諉予予與君有同年之好不能辭明日因得閱公手修族譜平生所叙述亦具於後則陳氏之家世與其人皆可考見乃按而書之公諱敏字志學姓陳氏其先居陳蓋漢文範先生仲弓後也自唐宋以來代有顯者公之大父彥良始自陳徙居太康父景文遭元末大亂再徙於汴景文娶韓氏河東廉訪司經歷克溫女生三子公其

仲也少孤母夫人守節鞠而教之永樂丁酉以開封府學生中鄉試明年試禮部名在乙榜授濱州儒學訓導公為教勤而有法士類以興未幾有妖婦唐賽兒者以邪術惑衆濱之從者亦百餘人約先焚州城掠馬畜往據青州為反計州適乏守倅有密告於公者公自謂已責顧城無門可守乃夜施絙以闌出入忽一人疾馳而來為絙所絓獲之訊知賊已至使舉火為內應公急呼州人登城倉猝無兵器乃投瓦石擊退之公謂賊失利而城下有清河必還而奪舟頃之果然則舟已呼集南岸矣賊知城中有人遂引去不復有窺伺意公益畫守禦策更四月不宿於家然賊自是勢益熾連陷數城山東大擾而濱獨完無事州人感之走詣上司請公遂攝州事適駕北巡大興諸役公出令召衆千夫即集雖勞無怨者後　朝廷遣中官行視有司倉

庾皆以虧折被罪公以能謹出納獨免州守代至仍司學事視廟學頹圮大修葺之又先時丁祭祭器輒假之民家至是始具秩將滿俄而漢府反罪人既得以濟比近坐不告反者師生數十人悉謫戍甘州甘遠在西北鄙夷地人未知學公至從游者衆教之如在東土時久而察其子弟材多可用諷部使者奏請建儒學已而諸生連起領鄉薦皆公之門人時兄翰林正忤旨謫居更遣其子瑗往從之游而邊人益知所向學矣公素好禮不以邊鄙廢凡冠婚喪祭一遵古制而行武胄化之至治喪不用浮屠者數家故公雖名在尺籍自巡撫重臣而下遇之必以賓師禮有詢及邊略者輒能言其利害所以補益於籌畫者尤多也公之才具崇如此凡居甘五十餘年胸中浩然不戚戚於廢弃獨於西濟故之思未嘗一日而忘於懷痛其母以憂患卒

於濱葬其簡略不遠數千里至其地改葬之以族人散處為之譜圖以示子孫使知其所自出其惇本為孝又如此則豈特其才具可稱而已因竊論公少居學職若無所施為於世一旦遇變故遂能完一州之民其德亦厚矣然卒被罷去使人不能不疑乎報德之差至其後世身見其子登科第列官于　朝而以高壽榮被封典若天固延其年以待者則報德之理固在孰謂天道果不可信哉公既卒以道遠不能反葬于汴乃以卒之某年某月二十一日葬于甘城南原子孫於是世守之而甘之有陳自公始也公娶李氏繼娶黃氏金氏而金氏以生瑗貴贈安人子男五人曰玘曰玹曰珣李所出也曰璟黃所出也其季即瑗也玘玹皆卒女二適嚴震劉玘孫男六人玘之子曰宗曰宇璟之子曰思永思其思敬珣之子曰思恭孫女六人曾孫男一

人是爲表

樵隱翁墓表

吳江之東十里有龐山湖湖之東龐氏居之誌曰山以龐氏而名爾龐氏之先有曰千二八公者自河南從宋南渡至蘇州遂爲吳江人翁諱友諒字彥孚曾大父福一大父壽之俱以高年終父子安善士也母朱氏翁生既壯敦孝友之行父歿竭力事其母務適志意佐其兄友直治家家益振及掌鄉稅稅無不給者後其家以富民起實　京師即代其兄以往已而念其母不置具疏陳情遂得歸士大夫作天錫歸養詩以贈之而翰林張公士謙寔序其首歸十年母歿時翁年亦高矣居喪致哀人以爲難性剛直而慈厚鄉人有忿爭多能分辨其窮乏者亦多周者給之不吝治家嚴肅子孫遵行其訓無敢違者縣大夫歲行鄉飲禮翁必預景泰間吳中大飢　朝廷初行勸分之令翁出粟若干石獲受仕者冠服以榮其身既老曰吾志不在是也乃自號樵隱以見志其年八十有四無疾而終預相地于甘泉里治生壙搆屋于旁守之仍置田百畝以供祀事其明達又如此至是葬其地焉翁生于永樂己丑正月二十日卒于弘治壬子三月十一日葬以乙卯十二月二十四日娶鈕氏先卒子男二人曰鑑曰鏞皆義官女二適丁參戍讓孫男五人曰瀚曰淙曰濟曰敎曰漢女八適吳森沈濬凌溥顧紳范承寓錢爻吳洵練元良曾孫男四人曰傳宗曰繼祖曰紹宗曰紹裔女三人鑑鏞既治葬事來謁拜曰惟先大父之葬辱故國子祭酒李忠文公表其墓今不幸有先人之喪敢介友人朱君性甫以請期必得一言以刻墓上予重其意乃據事狀叙之系之以詞曰

湖之水兮漣漣納衆流兮灌良田緊斯人兮行世澤與湖水兮不涸以息嘅鹿門之既遠兮出有後人不遺以危兮子孫益振享高年兮樂吾真葬必于鄉兮在湖之濱湖有山兮鬱數里之在望表幽墟兮庶斯人之不忘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一

墓表一十首

杜東原先生墓表

先生諱瓊字用嘉姓杜氏蘇之吳縣人以成化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卒葬既十年其里諸生吳寬始克表其墓曰先生今世之隱君子也學不在於為文而已行修家庭而倫理藹然以厚教不止於授徒而已化及鄉閭而風旨超然以高色清而爽凡賢愚不齊之人皆可與語然為塾師以其僕一言之慢即日歸家而不可留其守道也甚介行和而易凡嶮絶難繼之事有所不為然母病嘗藥弗愈則刲股作糜以進其為孝也甚烈姊老而敬事之不衰有類於嬬貧師沒而哀葬之無替必為之制服孩提不苟取故囊無不義之物白首猶慎交故坐有必端之友至於地侵於鄰而不爭金盜於僕而不問又其事之瑣瑣者無當宣德正統間天下承平求賢　詔下士之有一行一藝者皆得薦于守令先生顧以母老力辭守令問知其所欲也卒用旌其母之節而不敢強其仕遂以隱終身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絶俗者先生其近之故東海徐太史以中行之士與之者以此則先生不謂之君子哉惟昔東漢之世仕者固不暇論矣若危言激論以貶人刺世者毋不得全其身至深藏遠引而食力養親者亦足以遂其志故郭泰雖賢於范滂不免近於佼周燮若亞於黃憲終不失於高後之論先生者其必有以識之矣先生得宋朱長文樂圃而家焉自號東原吳人因稱東原先生卒年七十有九三子能世其儒業其登鄉貢者曰啟寬屬先生嘗慨先生之沒而不可作也用表其墓且以慰吳人之思云爾

太醫院御醫劉公墓表

公諱毓字德美姓劉氏其先金陵人也高祖彥德遷于蘇州始為長洲人彥德生翰翰生公威公威生弘遠弘遠生公公生甫一月而孤母徐氏抱公鞠于外家以長物從徐姓徐故居藥為業凡本草所載公少已習知迨長母擇業以授獨謂醫可教也遂之從學盛御醫啟東盛之醫出王仲光韓復陽而二家又本朱丹溪其醫所從來既正公學之又勤歲久涵蓄精髓出以治疾率中其法慎攻擊以培養本原為主有言其奏功若緩者不為改曰吾之得於師者如此然人竟獲生至不可生者他醫見其勢未劇方投藥而公已憂形于色曰此則吾所不能治者也已而果然公性和平謙厚未嘗以危言恐人而規利亦未嘗以奇見自負而邀名故人皆服其德以為不可及公自少恬淡不慕仕進一日　朝廷下吳中悉起諸名醫公當行適歲且暮有司趣上道不得已衝冒風雪至京衆不任勞苦咸嗟歎時公年已高亦不戚戚也既入太醫院為醫士尋選入御藥房時稱得人　憲宗純皇帝方在位俄命諸醫用藥公敵于人不得薦用薦用者藥不效始以公名上乃得召見已而　聖躬獲安自是　上因識其狀貌將官之竟為人敵不果後其人以罪去始授御醫三年考最賜敕進階又六年公自顧年益高曰布衣終身吾志也今既得官且老矣可以止足矣況後輩林立尚可與之爭進耶遂上疏乞休致同列知其志不欲仕故尼之疏再上堅臥不起卒得旨而歸他日　上復思之顧左右問故曰劉老人安在耶其得乎　上者如此又二年以疾卒實弘治戊申六月二日也享年七十有二公氣貌清雅語音琅

然治家儉而中度論事正而近情接人和而莊詳而無偽平生事母甚孝以母少則守志教之成立作堂奉之表曰慈節至以名其子以示不忘好讀書謂惟此爲有益也因以益齋自號士大夫重其爲人皆以益齋先生稱之嘗買田里中築室曰景陶杖屨往來情興感發往往託之賦詠云配蘇氏子男二人曰慈能傳其業後一月卒曰節府學生曰奉先卒女二人長適張翼次尚幼孫男四人曰祖徵曰某曰某曰某女二人曾孫男一人初公以先世葬吳縣陽湯村頗隘取客土築之令僅容其棺曰吾死若此而他葬乎至是節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公既有志其墓者乃復請予表之予與公有斯文之好公之歸吳每懷思之而賢智其人不已益自

今上改元大舉黜陟之典凡以醫仕者多見裁抑人始美公之身之早莫不高之夫好進之徒無所不至然其後鮮有不敗者惟公物以守已之堅故進之則遲及既進矣甘中實有不樂者此其於見事之明而退之亦速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公既有焉則以公爲醫師者豈非知之淺者乎夫出處大節世多未善者是以取而表之

南京太醫院判周君墓表

弘治二年二月辛亥原已院判卒于南京後二十日訃至士大夫凡識原已者咨嗟之聲相屬至有垂涕者其不識者問知原已爲人亦曰是宜悼惜者之多也當其病甚亟欲歸吳中一見父母竟不及行而卒於是其友李貞伯爲治殮具後五日子壻陳鏈扶柩至家又七月將葬于吳縣沙涇村以宜有文表其墓也陳玉汝則請於予嗚呼予與原已有交親之好非淺其文豈待請耶第有不忍爲者然度原已望我者在此乃卒書之原已初名經更名京後又更名庚號菊田幼即穎異從塾師學書其落筆有法而詩則得于舅氏閭丘賓用之教爲多迨長益好學每夜五鼓輒起誦習居諸生中如無能人及見其述作知其所蓄充然也家本業醫不欲以醫名然醫亦無所不通又閭巷之士爭爲舉子業多取科第爾獨向古學殊無羨慕意蓋將隱居養親以終其身知其才者則謂原已當自見於世無可泯焉一日太醫院奏下吳中徵醫士數輩中有原已名非所望也時太守丘公方請修郡志原已始乞入學就弟子列冀免不可得被迫遣上京人知其爲儒醫也尤敬重之未幾選入禁中典御藥及數以醫驗始獲授御醫居數年以父母益老無兄弟侍養悲思無已適南京欽掌院事者缺推之乃擢院判以往至則公署久壞醫徒散逸室廨敝陋而已原已慨然欲復舊觀修葺一新藥

餌畢具初其下習爲縱弛多怨言既久見其無私始皆歎服無敢弗執役者原已爲人慎密清雅狀貌癯然視之如儒夫中實剛介不隨其擢居南京官亦美矣一旦意有不樂即欲引去人力勸之而止平生動作不苟雖簡札細事未嘗草率性喜爲詩與知已者酒間賦詠終夕不倦其摘抉古事敘述人情乎實深秀語多絕俗每爲詞林諸公稱賞其自處歉然不以爲能也然與之交者則慕其賢非但以詩況醫乎哉其醫既爲餘事至視人疾用藥必謹不取奇效故後生者甚多亦不自以爲能周之先鄢陵人也從宋南遷有爲鈐轄使守嘉定者子孫遂爲吳人自宋歷元代爲醫官高祖曰繼周

國初光澤縣學訓導曾祖輔治春秋能詩不仕祖昆尤深於醫父南承其業而名益著以原已貴封院判母閭丘氏封安人原已初娶陳某女再娶太常

寺丞顧本女贈封孺安人一女陳出壻即陳鍵其卒也年甫四十七嗚呼世未有不死者死而可悲有如原已者乎蓋非特以不壽以無子之嗣續耳雖然古之賢者或天亦或無子若其父母皆老而衰相視煢煢則生者既無所託然後知死者之可悲也其可慰者死而無所望於人而致人之惜之其名彰彰于世身沒而若存家斷而若續他人何以及此共繫乎天者無如之何亦惟求其得乎人者而已百世之下有知原已葬于是者尚相與護其墓也哉

素菴錢府君墓表

浙西有錢氏莫盛於海虞蓋多出吳越國王之裔然其間以詩書孝義篤然聞望久而不衰者則莫盛於昆湖之族也在宋既多顯人至元有曰希祖仕爲王山縣學教諭生諱甦者爲人學

博氣豪當 國初以布衣上疏論星變 高皇帝嘉之因命撰祭元幼主文稱旨欲留用竟辭歸以全其身人稱謙齋先生其仲子中得娶趙氏宋宗室後是爲府君之妣也府君諱完字汝周別號素菴以孤能守先業與弟公達恊力治家家益拓以大事母視其意所在即承順無違其外祖母既老而舅氏時中更甚明母竊憂之遂迎養于家以終天年而時中有子復爲買田築室居之每念世父迪以即代父死于法而無後以傳曰凡吾子孫所以有今日者以大父之幸存也特買田百畝俾後人祀之勿忘其器局深濬果毅多算郡縣推長田賦事既克衆民不告勞以地瀕湖數遭水患嘗募民築堤捍之數年皆成腴田坐享其利故自守令而下 不事輙謀之府君而名譽益起里有爭訟者往往就質固有越竟而至者矣好爲義事故鄙寓恩

菴吳先生小學集解成謂是書有補於世甚大亟命工刻之蘇守金華朱公方創社學郡中歲出米三十斛以助子弟之費其餘鄰里親戚之家貧窶患難所以周給之者尤多益又嘗輸財助邊得賜仕者冠服以榮其身云府君娶王氏子男五人曰昌封監察御史曰曄浙江都司經歷曰昉曰昇曰昆鄉貢進士女四人適王震秦攢張汝嘉夏偉孫男十一人曰承德監察御史曰承芳曰承恩曰承美曰承源曰承惠曰承憲曰承意曰承緒曰承智曰承顏曾孫男二人曰稑曰秬府君卒以景泰庚午十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九以明年三月三日葬于虞山先塋時既有銘其墓者矣後三十六年爲成化丙午御史君奉父命請予表于墓上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海虞繁雄之地乎如府君之爲人行義足以庇乎里閭而無不懷才諝足以動

乎郡縣而無不信雖謂一鄉之善士可也蓋其先世孝義之澤如此獨惜其終於田間不少見用於世而後人科第仕宦方顯於時卓然爲昆湖之族非府君有以遺之乎吾是以表之

耕隱翁墓表

翁姓徐氏其先長洲人也 國初徙實南京永樂間從 駕再徙久而還鄉故今又爲吳縣人翁初諱某更諱有賢字元僅少值父母俱喪與其伯兄松菴府君其仲天全先生相友愛以天全起甲科爲儒臣曰吾可不求仕也遂以家業自任方還鄉盡力築室以居既完而盡悉讓其兄乃即其後隙地別築焉當是時翁衣食尚未足始往來湖湘間服賈久之不復出則買田課耕日與農夫同其勞苦不恤也因自稱耕隱翁及所蓄既厚然未嘗侈用以改其初而時出所有以周給人後更應 詔輸粟

助邊得授承事郎以榮終身翁貌清癯雙目炯然性多能尤善鑒古器物與人處和易可親晚節益厭畧世事頗好散誕居田野間或經月不冠賓客至輒陳尊俎歌古調以樂之翛然物外人也其生永樂庚寅二月二十七日卒于弘治己酉十一月十九日享年八十曾祖文禎祖子復父孟聲俱以仲兄貴前贈武功伯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丁氏俱贈夫人翁配高氏有內助功子男二人曰世英娶王氏曰世傑先卒娶張氏女一人適楊鏞孫男五人曰美中曰美德府學生曰美輝曰美恩曰美質女四人適湯傳柳介蔣燁其一未行曾孫男一人曰亨衢女六人翁預治葬穴於吳城西珍珠塢書來請記予未暇作及是翁卒其子世英復以書來曰不幸先人至此奈今葬有日惟表墓宜有文願述之以終先志予與孫有姻好知翁為人之賢他

事雖不書可也獨得其一可書者方天全仕于朝以天順初功至封伯爵貴顯已極一時所與同功者率乘勢引援人雖所役倚以得官翁時侍其兄居京師何所不得顧閉門退縮竊以為憂而天全竟為同功者所誣陷已而其人事敗而死則天全自謫所賜歸矣彼冒功得官者皆從之被黜而翁則無事也益兄弟徜徉鄉里相聚而樂者數年識者並賢智之此固翁之所為可表者而事狀之所不及者歟

江西安仁縣知縣致仕謝君墓表

江西安仁縣致仕謝君卒以弘治元年正月四日已而其配全孺人亦卒則三月十九日也其孤麒等既擇明年八月二十六日合葬于長洲縣陳公鄉奉字圩之原使人北來奉狀求表其墓蓋以予與君父又故爾君姓謝氏諱縉字朝用別號傚春世為長洲人曾祖子華祖貴宗父思信思信娶同里茹氏生君君少從里師學在諸生中頴異不群稍長出游江湖間或勸之曰子尚可學也始悟而歸謁見郡守况公遂補郡學弟子員治易甚勤鄉屢舉于鄉不偶始貢入胄監居數年授安仁知縣至則先聚縣政數條布之以興學校為事士有文行者輒優禮之吏作弊商宗人以付之之意先哲李侯崙邑人也取其遺稿板刻以行一時文化大行諸生感慕多所成就君為政尚忠厚不以聲色為威然民亦不敢違令邑有宿逋召民諭之使輸不施搒掠未幾相率擔負而至　國賦遂完又嘗歲旱齋沐禱于神祠翼日大雨沾足邑人以君積誠所感翕然形諸歌詠蓋居官凡四年民方愛之而致仕歸矣君素孝友物之官奉其母行或以母老沮之曰吾所為欲得祿者正為養親計耳今既得之而

弃其親何以盡吾心哉卒奉以行所以養之者甚厚待選吏部時適值歲侵蹤足食養民九事上于　朝多見施行而客居頗久舍館蕭然畧無愠色袁錦衣彬知其賢禮請為塾師袁雖貴傾一時未嘗藉其聲勢以取利也平生舉止端重步趨不亂而言詞清婉如恐傷人作書師歐陽率更楷正有法其運筆安閒雖累千字不誤卒時年六十九全孺人為同里諱得誠者之女性婉娩以勤慎儉約治內卒年七十二子男三人曰麒曰麟曰黻麟長洲學生黻早卒女四人計鏞王澳滕澤陳觀其壻也孫男四人曰同仁曰同義曰同禮曰同智女三人惟古之長民者不以法制為急故曰平易近民民必親之又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是也如鄭子產所謂猛者竊恐其矯當時縱弛之獘故為是言不然猛豈平易愷悌之謂乎予聞君之治民姁姁然視之

猶子甚得父母之道使久任之其政必有可觀惜乎既去不盡所施至是不幸且没矣故因表墓之請乃著君為政如此以為暴戾者之愧云

隱士徐靜菴墓表

徐之先為婺之桐山人後徙吳之洞庭山遂為邑著姓自其先好延郡中儒者為塾師以教子弟惟其重文雅凡四方名士游其門者不絶靜菴自為童子得於薰染者既多故其學識廣而甚遠又洞庭在太湖上巖壑奇麗林木茂密為天下極勝處靜菴上下登臨殆無虚日平生得於娛玩者既熟故其思致美而甚清發而為詩縟麗鮮新語皆可誦若西蜀晏鐸海昌蘇平輩一時所謂詩人也靜菴與之倡和偎然不相下歲久積成卷帙故劉文恭公實序之靜菴諱震字德重靜菴其自號也為人不

獨以詩名且尊重不苟自守介然郡大夫歲行鄉飲禮雖屢請不赴也與人交情誼周至然非其人輒謝絶之篤於教子不令就生業以損其志常曰金帛之遺孰愈於學問之積耶家故有厚產不喜自奉常斥以周貧乏有鬻田者必過與之直或以屋售後念其露居竟還之其直不復索益其德之厚如此靜菴既老掃一室左圖右史日靜坐頤神不復世事如是者幾二十年以弘治三年閏九月初三日卒享年七十九配郭氏繼顧氏子男四人曰淮深灝潮孫男十人曰軺鳳麟軾鵾鸞璟餘未名女五人曾孫男五人女三人以卒之明年葬于某處淮等既求王諭德濟之銘其墓復求予文表之蓋往歲予嘗訪濟之於湖上登高以望所謂洞庭者蒼翠深秀宛然在目且聞其中多隱君子以吟詠自樂謂異日往游其地必將訪之如靜菴眞其人已而

今何遽卒耶覺其年已高固不可得而待耶若其詩或傳至京師嘗略讀數篇未暇深究而徒想其風致於湖山之間以表其隱操如此知靜菴者其亦以予言為然乎

明故奉議大夫順天府治中顧公墓表

順天府治中顧公以天順六年六月十三日卒于官後三十年其配亢宜人卒其子大理寺右少卿佐居憂于家適其子伯謙赴試禮部俾來告曰先宜人之葬既得今學士長沙李公銘其墓矣顧治中府君雖亦有銘之者然無文刻于墓上以表揚先德佐之不孝也惟吾同年太常董公有狀幸念鄉曲之好卒書之予曰唯唯顧之先為吳著姓當 國初以臨淮兵荒之餘詔徙民實其地而吳産為多故公之大父彥阜始自吳江徙居其地故今為臨淮人公諱震字啓元少游邑學治易有聲舉于鄉

再詘竟以貢入胄監久之授石屏知州石屏隷雲南民夷雜居最號難治公治以簡靜又以恩信結之其下化服俄以艱去服除改湖廣之安陸益以平恕皆樂親附境內患盜捕捕所獲不即用法必訓遣之已而無復犯者居數年學校以修刑獄以清至倉廪實而凶荒有備巡撫大臣以公政績上于 朝請加旌異遂蒙進階并贈其父時傑奉直大夫安陸州知州母駱氏宜人秩滿將去民攀留號泣作去思碑其得于民如此於是吏部知公名特擢順天府治中食四品祿時屬縣永清隄決與兒渡役夫至數萬久不能塞工部尚書趙公謂公可用奏委之公調度有法不踰月而功成又官租累歲爲豪猾侵匿見役里胥不勝追徵之苦公究其弊租足而民亦安蓋公居官臨事不避難而尤以忠誠待人故所至皆有政績可頌故王忠肅公方在吏

部將超用公而公未老已欲引去未幾遂以疾卒矣享年五十七公和易寛厚與物無競而自持不苟凡歷官二十餘年橐無遺貲卒之日僅足棺斂而已初娶殷氏早卒繼即亢氏並封宜人方公之官雲南時亢宜人以舅姑老而路遠不能就養請留侍于家旦暮孝敬備至俾公得盡心官事公性好施所得祿俸屢用以賙宗族宜人畧無難色及其子佐嘗自刑部郎中出知河間就養于官傺佐諸妾皆來爲壽宜人正色斥之曰汝爲少婦安得至吾家耶皆愧服而去其卒年八十六子男一即佐孫男四伯謙鄉貢進士次伯諧次諳次識女一曾孫女一惟古之爲善者恩德及于一鄉一里其家必興其子孫必盛蓋報施之道當然耳至于循吏所以與且盛者尤甚蓋其恩德之所及者尤廣不止于鄉里故耳予於治中公不之識獨觀大理君以清才雅操起爲法官而伯謙益好學有文行將取甲科而起前人恩德不於此而驗乎故書以刻之

明故江西廣信府儒學訓導贈奉直大夫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孫公墓表

公諱𤋮字汝賢號抑齋姓孫氏其先杞人也元季曾大父伯瑛官江浙錄事司兵亂不歸遂家華亭大父仲恭父士達俱不仕公早孤事母沈氏盡孝稍長入郡學時蕭山魏文靖公分教于松愛公勤苦親以書授宣德乙卯舉于鄉明年試禮部中副榜例授教職以母老慨然不辭遂授廣信訓導而奉其母以行時學政久廢公至嚴條約勤訓誨士類大興當鄉飲酒有貢士坐不以序斥之使下其人銜之後爲考功郎適公秩滿赴部必欲修怨而公以丁母憂免服除不出人勸之曰向吾所以仕者爲養母計今復何爲乃閉戶教其二子蕃衍鄉人有盡禮延爲塾師者輙亦往赴蕃事以授徒爲事者二十年及衍擢進士第守深州公就養于官數以善政戒飭嘗大書其室曰勤以補拙儉以養廉愼以免過惠以得民人以爲得居官之要衍用其教竟稱賢守成化己酉九月二十日公以疾卒享年七十九衍奉柩歸葬于鄉之蟠龍原合其母任氏祔公爲人坦夷簡亮不立城府於利尤無所好平生作書有法晚喜爲詩有可笑集藏于家任氏出儒宦家爲福建參政勉之女母曰姚宜人性貞靜且孝事姑不違其志相夫治家能若貧守約子女婚嫁皆不失時尤通書史數援引以教其子亦善作書卒以成化辛卯十月某日享年六十九子男二人即蕃衍女二人適張朋焦簡孫男四人雍睦承德承恩女三衍後以治行著　召爲南京兵部員外郎

三年以考績來告予曰先父母之葬衍忍哀自志其墓矣而墓上之文未刻乞書之言已其容甚戚又出其志文以示其詞尤悲予不忍讀也予謝曰子弟與父矣能不忘乎哀如此其將何以慰之於是衍考最蒙　恩贈其父奉直大夫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署郎中事員外郎母爲宜人乃畧述其事行而特書其恩典報之曰此可以刻于墓矣子之哀亦可以少釋矣

明故蘭州同知封儒林郎翰林院修撰錢君墓表

君諱和字用之姓錢氏元季高祖德以兵亂自桐鄉徙華亭因家焉曾祖貫尚義任俠祖復喜讀書而於中庸尤精人稱錢中庸父昌娶同縣范氏生君少入郡學爲諸生所推許作文務雄麗視進士第若不足取成化戊子登鄉舉屢試春闈不偶其後子福亦預試歎曰吾尚與兒子輩爭得失於場屋間耶即赴吏

部乞一官始得閬州同知閬隸雲南在萬里外人為君不堪慨
然就行居三年子福春闈廷試賜第一君聞之復歎曰兒子能
得祿可以養我矣尚復奔馳絲微以從仕耶即乞一公幹入京
師復赴吏部乞致仕竟歸時年五十二耳蓋又三年受 敕封
如子官而卒君初貧弱喪其父能極力營葬事毋尤孝性剛直
少容出見里人為不義事輒怒形于色及聞毋召急趨命其容
怡然也方去閬州人謂吏方當不必拘文法以治有羅知州者
與麗江木守以世官結婚上下相倚肆為貪虐君繩之急羅不
堪乃啗以利君正色曰 天子務綏遠人正念汝俗悍殺人
命我參佐州事以銓制汝顧從汝欲耶羅知計不行欲挾木傷
之君以詩投木木感動曰文士也不可君嘗催課自正供外不
多取一毫群夷德之浸聞于藩臬於是方參政宗林副使侯爭

委以他州事及攝縣賦足以獄平事率以治鄉人曹僉事時中慮
君卒為州長所陷令署黑鹽井提舉司以避遠之曰此亦以利
啗耶君至諭父老曰弊可除者幸毋我隱苟以賄及吾門者必
罪先是井以滌之鹽自君涖事歲課益盈君之居官蓋如此第
不及久任人多惜之自君致仕與鄉里諸老月一會飲必至醉
乃已醉輒歌呼以樂或規其放者笑曰是非若所知他日醉如
故蓋君以群聚或及里閭官府短長故一託之酒以自全云其
處世又如此君娶陸氏封孺人子男二長即福翰林院修撰次
乘鄉貢進士女二人長適徐翱次適太學生胡亨孫男一元女
一予與君有斯文之契久矣福於是以表墓之文來屬嗚呼君居
官有治績然在遠州知之者少及其居鄉曠達混于流俗其意
之所在人亦知之者乎至其平日能教其子取高科列清貫以
文學知名于世所以出於君之教者其事甚顯人則無不知者
夫惟知之故其事可畧其所不知者則不可不詳也若其生卒
歲月與夫葬地見於李學士賓之誌者今畧不著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二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三

墓表二十一首

劉氏新塋表

長洲劉氏世葬邑之武丘鄉歲久族人益繁其地陿隘殆不能容於是承事君介之與其配汪氏相繼卒距其一里曰泰巷始爲新塋而合葬之葬之日寔弘治七年八月九日也君諱許介之其字號滄菴其先巷汴人有爲黄州統領者從宋徙建康至元權茶提領鍾山再徙長洲提領生處士元善處士生　國初沛縣儒學教諭德讓教諭生贈中書舍人仲興中書生詹事府少詹事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恭鉉文恭四子伯曰澄叔曰冰皆早世仲曰瀚登進士第歷仕大理寺丞以陝西按察司副使致仕其季即君君以宣德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於京師私第六

歲喪母夫人某氏稍長向學後以父兄俱仕于　朝獨任家事已能服勞其出入用度善計畫有無人稱有幹蠱才又能以勤儉自守所積既厚益不妄費其容止俊爽及居鄉里遇長上尤知禮遜人所以稱之者不徒治家而已平生雖事廢衆然敦其子必業儒以繼家世竟有登鄉貢者以嘗輸粟助有司賑飢獲授仕服故稱承事君者其官階也卒以弘治六年四月十四日享年六十四元配王氏繼即汪氏諱守貞出唐城國公華後爲翰林檢討某之孫光祿署丞賢之女少歸于劉能執婦道以勤儉助其夫慈惠及其下自舅姑以下皆賢之先君一年以九月二十四日卒享年若干歲子男五人長曰橋早喪次曰梓曰桐曰桀曰栩桐貢士梓栩以輸粟桀以書藝俱授仕服女三人適韓勳黄經顧巖孫男五人度點默烋某女六人劉氏在吳中爲衣冠舊族至文恭公以輿學篤行爲　天子近臣憲副君復起自甲科爲良法吏族人仕者尚累累有之家門之盛亦鮮及矣他人爲子弟而無過者有幾如承事君雖不出而仕然能保其家業不墜而益盛他人又有幾耶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若其免乎此矣於是梓等奉賀憲副澤民之狀請文刻于石乃書以爲劉氏新塋表云

怡隱處士墓表

處士姓華氏世家無錫爲江南望族其先自宋元而上見於前人之紀載者已備曾祖幼武有詩名祖悰韡考仲評皆有隱德鄉稱長者仲評娶顧氏生五丈夫子其三爲處士諱宗壽字思源怡隱其號也家故多田富甲邑中至　國初悉散所積以免禍後仲評以其家能不自逸擇其子若孫躬耕田間家復裕諸子既應酬于外處士居家更助其父爲義事歲凶私租若干斛不惟水旱而已又數推所入以周貧乏里泰間米價貴里人爭仰食其家顧所蓄不足即發義倉糴以繼之諸門祛者感愧遂無榮時以徼利者先時其父誤坐法被繫刑曹伯兄思濟偕走　闕下陳冤狀適染疫病臥邸舍危甚處士日籲天泣禱思濟竟起而父冤亦雪後父以天年終諸兄弟始異居所以扶持孱弱排解忿爭者惟處士是賴處士身履儉德服食不求華美中既慎密尤有雅量犯者輒能容之其人往往愧服亦以長者稱云配鄒氏子男二人曰守吉守慶皆庶出女五人適憲洪鄒翰徐益錢祚然觀孫男六人曰燁爗燦煇炫勳燁焌俱以輸粟授散官女六人曾孫男七人曰謹誥謨餘未名玄孫一人女一人處士以天順六年九月十四日卒享年六十三是年之冬累

葬于其鄉椿桂山先塋之次而故張僉都御史為之銘矣至是守吉復恨未有表墓者託其友夏御史德乾具行實來請益自處士之卒至今三十餘年矣門閥盛而食指蕃積而加厚其所從來者雖遠然非處士能繼其德何以致此今守吉兄弟既似其前人其後可見者又及三世使繼其德不已華氏之澤其有窮乎夫發揚先德固孝子之意而垂示後嗣又其意之深者故書以遺之

盛雪溪墓表

弘治八年六月十二日雪溪盛君卒享年六十七初君嘗觴[illegible]過吳中予視其貌若瘁然謂老者當衛後數日訃至為之驚悼於是其孤虞等卜葬以是歲十二月十七日乃來求予文刻于墓上予素善虞而識君亦久知其所以為子弟及待宗族鄉

黨之事而福建布政使陳公朝用又君之知交也狀其事尤詳乃為書曰君諱顒字時正姓盛氏雪溪自號也世為常之無錫人當其少時父文瑾客游滇南盡以家事委君君治之甚便人不知其父之遠去也後其兄時望登進士第授監察御史君即遣人迎其父歸曰奉養之具幸已饒給可勿勞于外矣數治具速故舊親侍杖屨于泉石間以樂之已而其兄以言事忤旨出知東鹿君馳書慰之曰兄所為者古人直道之事當盡其職為天子牧民仍歲致米物以為祿俸之助其兄安之治績卓異以循吏稱于時屢遷至陝西布政使再擢刑部侍郎君益思念不遠數千里兩往省視且留其子廣日暮承奉于旁及其兄以都御史巡撫山東得致仕之請君即後圃作方塘書院日奉以宴游其間其所以為子弟者蓋如此平生待子姪龍恩意平均女

兄及其弟婦皆嬌君周卹備至推及他人為義事不一人有善[illegible]稱道其不善而相犯者亦能容忍襟度暢達客至飲噱終日有召之者即往必盡歡乃已其所以待宗族鄉黨者蓋如此自君治家田疇益廣室廬益完若與時之人不能忘情於殖產者然其高情逸韻與邑中文士多留臨歌詠不以富貴為樂則非人所能及也君之[illegible]子實與其父文瑾俱以其兄貴贈都察院[illegible]副都御史祖妣吳氏妣馬氏俱贈淑人娶馮氏先卒子男一長即虞[illegible]印可為宗[illegible]士娶張氏次[illegible]國子生娶卞氏女二[illegible]孫男一銓女四[illegible]適楊旦陳鸞華泰其一尚幼在成化初吏人飢朝廷行勸分之令君初輸粟授承事郎以余其身比歲饑荒若有以輸粟千石者視軍功授官君慨然發[illegible]州衛指揮使其亦可謂榮矣然士大夫稱之必曰盛

雪溪而不以官者蓋其所操也故作盛雪溪墓表以從鄉人之言以順孝子之情云

梅友處士墓表

成化丁未　恩詔下凡民年八十以上者錫以冠帶榮之於是梅友處士新安程彥彬甫年八十二矣即日拜賜于家鄉里以處士善人宜受殊典不徒以高年而已者相與稱賀不絕明年改元弘治乃六月十日處士無疾而卒則又相與哭之皆曰善人亡矣諸孤穆宗等卜明年十二月十三日葬于休寧縣黃尖嶺之麓既畢事相向而泣曰吾程氏世有名文以紀載先德有如先府君之為人可使沒而不傳乎其季景宗乃自為狀圖其事俄以疾繼卒後八年景宗之姪慶某與其子慶琥痛其先志之未遂不遠千里趨吳中謁予言之故持狀泣拜哀動坐客予初

辭之竟諾之然亦有所未暇也居數月則慶玩再過而至以請予感其孝卒忍拂其情耶程氏世爲新安人出梁將軍忠壯公後處士之族居富溪在宋有曰阜者爲本州學正曰驤中文武兩科爲中書舍人驤有風節子孫以儒雅相繼鄉里至今以舍人稱其門其後曰存生德信生齊齊生南山吳文肅公孫女生處士其諱尚質字彥彬自號梅友以純雅聽達重於鄉議而志古好文汲汲如不及然未嘗爲矯俗要譽之事蓋程氏嘗十世同居處士力欲復之經營會計惓惓不忘先世有葬他郡者歲久已失訪求得之立石以識宗人今太常卿克勤作統宗譜貽範集率其昆仲所以助成之者甚力一日家人不戒于火閭詣牒猶存餘無所問其於先世蓋如此嘗扁其齋居曰崇本以自志平居無他嗜好惟以敦行孝友爲事以禮正家其容貌端莊

儼如肅然子孫侍立肅如也故雖鄉人無敢慢易者俗多尚氣而喜爭每深鄙之曰公門無一字此吾家法也子孫好學者則獎進之既老猶日課其學業不倦平生手錄古人遺文至三百餘卷所編次有富溪程氏族譜十五卷鄉約一卷流芳集十卷林泉風月亭集一卷泉石齋集二卷諸墓下頌一卷其所自著曰崇本齋稿若又若干卷藏于家配吳氏出同里故家以處士一歲孝而克相子男七人振宗早卒搢宗煥宗爲伯父後亦卒穆宗匡宗碩宗景宗女四人適汪康吳君鴻范賜謙黃習相孫男十三人慶璋慶琪慶琛先卒慶現慶珠慶琰慶玩慶璣慶玗慶琇慶瑩慶班女十二人適吳世琚畢芸生吳瑩黃怡品孫式孫嚴汪大弘黃瓊餘未行曾孫男六人倪倖傑倫儼住女一狀所載處士事行甚夥蓋景宗之孝惟恐其父之美或遺耳予既

取而書之而未敢必人之吾信也然狀謂處士初從竹墅吳君游稱其博雅謹厚有前烈風晚與參議方公純齋蘇公相友善方歎其學行如是不沾一命而老鄉校蘇贊其行高益謹文老益工有古君子風度三人於處士有交親之契其所許與必當人其有不信也乎故復取以表之以慰其子孫之孝思云

明故中書舍人王君墓表

成化五年寬游南京得友一人焉曰王君允達其諱汝義烏人也王氏自宋以來號爲儒家五世祖炎澤得朱呂道學之傳婺人謂之南稜先生曾祖禕在 國初以文學事 太祖高皇帝爲翰林待制使雲南執節死義追贈學士謚忠文祖紳國子監博士考稌隱居授徒門人私謚孝莊先生後贈中書舍人母李氏贈孺人允達生而特異志向甚端少孤思繼家學極其勤

苦家素貧能守道自樂恬然無所降屈好古執禮篤行實踐不欲以文士名然操筆爲詞章典麗可誦亦然恭其家既壯從鄉校貢上禮部卒以春秋登鄉舉遂擢進士第居京師翛然靜退猶寒士也嘗上疏乞就郡教授奉忠文公祀不遂乃授中書舍人遇事持正同官憚之居三歲見有非其道進者稱疾而歸今上之初用賢圖治或薦允達可起而用部符下允達初不欲行郡縣與鄉人迫強之道病甚曰吾決不能仕矣然獲至京師與故舊一見以死無恨未至五十里竟卒年五十七允達純孝人也自忠文公之死博士君痛恨食不忍窮味孝莊如之至允達已三世猶不忍改以忠文公宜廟食死所遺書總撫大臣爲奏請于 朝始秩于祀典又忠文公有續大事記在蜀藩得板刻行世亦其志也居家作祠堂置祭田凡所行禮參酌其宜其

教人有法出其門者輙有可觀至所與交皆一世名賢於情誼最篤也其不賢者則疾之往往面斥其過使無所容蓋其為人若隘而才則通處世若迂而行甚直使其見於用則功必加於人澤必下於世顧僅以行義厲乎一鄉一邑之間知允達者蓋深惜之其娶俞氏有婦行封孺人子男二長俯縣學生次仰女三長適貢士許塤次適盤溆一尚幼允達卒時為弘治二年十月四日葬以明年十二月六日今祭酒謝公既為之銘實在表其墓上以良友之不可復得也益久而不能成文抑允達之賢人知之不必書惟其有不可及者則不可以不書也嘗聞謝公言往年自台州往訪允達鄉人無少長賢不肖聞其名皆唯而立其學者即其所居皆稱之曰齊山先生至不敢斥其姓又聞其友馬谷曰允達沒門人迎柩于數百里之外將至親友又行數十里迎哭皆盡哀又各為位而哭于家蓋百數十人及其家長幼僮僕皆疏食如喪父母嗚呼允達之得此於人者其必有道矣故書以表之

明故江西上猶縣知縣鄭君墓表

君諱囦字仕信姓鄭氏世為浦江人自其先沖素處士綺合族而居至君為十一世曾大父得金華府稅課使大父棣父旭皆不仕鄭氏世稱義門家範甚整嚴亦久矣君少入縣學為弟子能不失禮度稱義門子弟累試于鄉不偶循歲貢例入南京國學祭酒而下知其所出皆優待之而君亦自重凡諸生始入學必相出錢餽遺謂之班錢君獨不受歲餘歷事大理寺又數歲選授湖廣安化知縣安化山深地瘠民多貧從君勸富家代納而貧民始安未幾流移者多復業乃更蠲其役俾務墾闢能辨疑獄他縣有獄未決者上官亦多委君巡撫大臣才之將奏調大縣俄丁母陳氏憂而去民留之不得數致書問安否服除改江西上猶俗尚狡猾玩法侮吏君先去其甚惡者而法竟行方欲設施而君病作以沒實成化二十二年九月十日也年五十二以明年十一月二日葬于本里松林山先塋之次君勇於為義遇事所當為者無畏縮態人有患難輙救之往往傾貲以濟親賢服善情意周悉與人言無所隱飾然逆其意者即見於言面已而不復計其峭直如此其家自正統間遭火厄堂宇蕩然無以合族君每愧恨自安化歸特出俸金先葺門廡數楹其志他日欲盡復舊規而行之則君沒矣君初娶虞氏繼陳氏子男三人曰鋹曰鏸曰鋕銛丞卒女一人適東陽許儲皆陳出予游南京始與故中書舍人王君允達交允達數言同郡有鄭仕信者甚賢已而君至遂相好而信其賢不誣君之葬允達既為之銘其子鏸以予知其父不遠數百里來請文表于墓上於是允達亦卒矣感念疇昔為之泫然鏸亦賢如其父鄭氏其將復興乎

永定知縣陳君墓表

弘治八年福建永定知縣陳君述職于　朝道出上杭疾作而卒其年八月二十一日也年五十四柩至卜明年八月某日葬于吳縣槿花塢先塋之北其從兄俊與其弟怡率其子若孫來拜請文表墓其狀則君女弟之夫丘運州鎬所造也予與君有舊好聞君之喪方為之悼惜不已其能已於言乎君姓陳氏諱悅字宗理別號同軒世家蘇之吳縣自其祖福建僉事祚以直節顯于　先朝祠于鄉賢而陳氏遂聞吳下父璽仕終新野王

府鎮國將軍教授亦篤行士也母徐氏生君長身脩髯偉然如神爲人嚴毅方正是非好惡無所詭隨人謂其有祖父風教授君歷任歙縣及武邑校官君皆從侍家庭薰染所得既多稍長入鄉學講議精博同輩爭推讓之視科第若不足取竟以歲貢例補國學生居數年始選授永定知縣永定在萬山中爲閩之窮處自正統末以寇亂增設險阻寡民寇不時發君初至即有營謂守則延禍故緩之而縣中卒無事先時無城郭可守始經畫材力以築民獲安居善決獄平恕不苛獄無留滯於是他縣有疑獄憲臣輒委之無不允當者君平生遇事必精審而行至行吉凶諸禮一惟僉憲公所定父而不改孝於父母事其兄宗德甚敬撫其幼弟怡允有恩意嫁女必作戒詞一帙送之曰吾寒儒無以爲裝汝能守此無忝家世即孝矣其教人有法多所

造就而爲文必以理勝惟其困於場屋不獲用也娶徐氏有賢行子男二人長烱娶徐氏次煥尚幼女二人長適盛婦次適查應臣孫男二人長麒次麟女一人惟昔功名之士抱其才猷欲見於世然不得其地與時未有能自見者如君之才猷亦美矣不知者一置之下邑已無所施爲然他日尚有所冀也夫既仕晚而其壽止於中身則又將何所爲哉昔僉憲公之墓予嘗從君之請爲書其石今君不幸至此予故道其志之所以不獲信者表之

明故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致仕胡君墓表

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胡君致仕數年以疾卒于家弘治某年八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四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湯溪縣白杜山之原後二年其孤穀來請書其墓上之石其狀則君之友陳憲副粹之所造也予念君生既相厚則於其既沒能忘情耶遂曰諾又數月穀復來請乃書以遺之君諱超字彥超自號耻菴姓胡氏初爲衢之龍游人今割其地置湯溪又爲金華之湯溪人族大而盛號浙東名家曾祖德仁祖希華父宗韶希華隱居能詩宗韶有義俠風以君仕贈承德郎工部主事母倪氏贈安人君兄弟九人少獨嗜學補縣學弟子員有賢名每鄉舉皆擬爲舉首顧屢不偶遂貢入南京國學成化戊子試于應天府竟登高薦壬辰擢進士第觀政工部初授都水主事丁倪安人憂服除改虞衡主事凡二考始擢營繕員外郎未幾即乞致仕歸丁未用　恩詔例進階一級給米四石人以爲榮君爲進士時　藩王及大臣有賜葬者工部委董其事事畢能卻餽遺已有廉名及授職分治通州河道竝河除地多爲勢家占據言

于尚書李歸之民京饑分貯通州歲俸廩庾費用甚鉅稽究出入能除故弊工役畢舉平生見於官政大畧如此君爲人樸厚無外好日閉一室以書卷自娛其學精於毛氏詩既壯猶從經師講議不倦以其學教人後多取科第而宗族子弟賴其啟發出而仕宦者常有其人性喜吟詠拈筆運思頃刻滿紙既老且病不忘舊習前卒數日猶以杜少陵二句爲韻作述懷二十首而時事所感亦寓焉當君居官其年已踰五十仰承俯接重遲詳緩若不與英妙者類然老成練達遇事自辨其職固不曠也惟君自重不求知於當道又不樂與新進少年爭進取於是歸休于家得以全其身樂其志以沒此其可書者也君娶方氏有賢行封安人子男三人曰貞蚤卒曰穀曰綬穀縣學生女一人適蘭溪縣學生郭時明孫男五人女五人

明故奉訓大夫定州知州劉君墓表

定州知州劉君初知處之縉雲秩滿吏部以君有政績將擢置憲職書言君長於牧民者遂授定州踰年以父喪去而君亦以疾卒弘治癸丑八月二十七日也享年五十七君諱蘇字以親姓劉氏其先汴人從宋南遷有諱亨者家于常熟因家焉亨生善甫元常熟州判善甫生仲昇海道萬戶仲昇生伯彰贈進百戶伯彰生子謀子謀生宗實皆不仕宗實娶顧氏生君幼穎敏不好嬉戲補縣學生專治毛氏詩刻厲堅忍期必取進士第成化乙酉登鄉貢屢試禮部不偶竟選授縉雲知縣民恃險狃往往以鬬殺爲嬉或訟于官輒逃匿上司捕之急幾欲生變君始請緩之犯者卒感悟就獄特罪其首惡而連坐者盡釋人以爲平有婦人殺其夫獄久不決君焚香告于神是夜夢一鬼散髮

號泣言死狀明日坐廳事忽有旋風揚沙繚案引婦訊之果得其實人又以爲明縣有銀課中貴督取民殊不堪君屢犯其怒所以捍衛乎民者甚力當造戶版民多行賄吏胥爲詭避計君度田多寡分戶三等自是賦役始均而奸弊息其惠政既多歲旱禱雨輒應蝗不爲災人爭歌頌之縣在萬山中故多盜警自君至境內晏然嘗有群盜聚處山谷間君遣人諭使之去盜曰我輩將往金嚴假道于此劉侯仁人也詎敢犯其境哉卒無事故刑部尚書彭公韶以公事至浙御史王弁暢亨巡按至知君賢交章薦之及君去任民挽留不得號泣徧野有奔送百里之外者定州土俗勁悍君莅政以治先時戍卒每虐其民君稍以法繩之始皆知畏而民獲安其相訟者顧多質于州及武臣有自降虜起者素狎侮州官至是亦皆慴服未久政聲流聞巡撫

人即遣人持羊酒獎勸之君居官以身勤事不求安逸而彊力穎悟令必期行尤以清儉自持所至不挈家累惟一僮豎隨侍而已家故殷富而自奉甚薄祿俸有餘則儲以備公費或以遺鄉士有勸爲家計者則引鄉先達大臣名者曰此可以爲戒也故事守令家挂異者必受　恩典君既擢州守遂格不行甚非制也君終身所恨惟此耳既卒之又明年四月八日其孤岭葬君於雙鳳鄉進賢涇之北原謂宜有文表于墓上踵門稽顙以君之從弟鄉貢進士儆所爲狀請予因知君之爲人者乃按狀書之縉雲之政則鄉人潘太守從民之請有文載其事立石縣中可按也獨惜君于定州不久則可書者尚多其不爲古之循吏乎然即此亦足以傳矣故表之

故樂會知縣周君墓表

景泰甲戌四月六日廣東樂會知縣周君卒于官得年四十八樂會之人相與奔走悲號曰天何奪吾賢令之速也爭願買地葬君而築室以居其婦子其配樓孺人不可曰此非君之志也且如吾父母舅姑之柩於家何於是其民聚土爲冢歲時祀之以慰其思明年柩歸以十二月一日葬于長洲縣武丘鄉半塘之原後四十年爲弘治乙卯六月四日樓氏年八十九而終將以明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祔葬其二子詔訓始來乞文表墓君爲吳中前輩予雖不之識然與詔相好又知其父母之賢可書也君諱泰字景通自號訥齋以從邑人樓日宏先生學治尚書甚勤而道進和緻與諸生異非特爲文詞而已日宏察其佳士遂以女歸之既壯受徒閭門居市廛中謹飭不放時有師儒鄭德輝者亦厚德君子也人以君配稱之其業既精正統戊午以

儒士舉于鄉再試禮部不偶授潮陽縣學教諭訓迪勤勵士子
多所造就秩滿考最始有樂會之擢人謂其地險遠爲君不幸
而君怡然之任至則以其俗陋專務教化民皆從之踰年而君
不幸卒矣樓孺人諱嫕字懿端出宋太師恭公异之後六傳爲
鄉貢進士可先始自鄞遷長洲至曰宗益業儒娶嚴氏生孺人
通書史侍女工尤有孝行當樂會之歸抱其孤兒跋涉嶺海數
遇寇難誓不受辱以死自分竟克全其家無恙歸教二子韶亦舉
于鄉爲嘉祥教諭從學其義以孝成化末 因韶貴封孺人年踰
八十矣更受州郡之賜人以爲榮二子長即韶 與王府紀善
次訓一女嫁吳佐孫男五瑜璉琦璞琮女八曾孫男一女二夫
若子之仕也不必皆其政惟能得其民則其政之仁厚可知君
在海外未久設施不甚見一旦不祿而民至欲留葬其地此豈
以勢力使之哉必有所以感之者也至於婦人之行不出閨門

亦不必究其行惟能成其子則其行之嚴肅可知若樓孺人家
居時二子皆在提抱間使非其母教育之則身且不可保況望
以科名祿仕進爲之傳而有光其先人哉是宜書以表之

思耘處士墓表

吳中稱儒家曰陳氏其先在宋忠文公堯叟之從父鄭始自蜀
徙南康之都昌七傳至萬登仕和進士累官明州通判再徙居
子𤣥傳至洽咸淳鄉貢進士生大全生徵受學臨川吳文正公
之門元末避兵于吳故今爲吳縣人徵二子汝秩汝言並業儒
汝言在 國初爲濟南府經歷坐累爲翰林檢討儒行爲學
者稱怡菴先生後祀于郡學四子長曰宗有文而早世娶陸氏
二子處士其季也諱佃字世本自號思耘少孤學詩于從父孟
賢得唐人法稍長出爲塾師即善教後念母老居家治生資以
爲養故第在城西南有園池花木之勝以娛人架作別業于虹橋曰
涉以樂更有田陽城湖上時往課耕不以爲勞也平生既業儒
不失爲通醫家言至于通達世務量度生業有人所不能及者
善談論娓娓不休而衣冠整潔動履衎泰儼乎儒者之風也凡
郡中行鄉飲禮 朝廷有纂修事處士必預焉其年七十以
弘治丙辰正月十六日卒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吳縣薦福山先
塋娶滕氏戸部尚書德懋曾孫行婦行先卒子男三曰謨娶張
氏曰訓長洲縣學生娶滕氏繼唐氏曰諫女四長嫁孫仁次許
嫁劉文觀而卒次嫁施顯次幼孫男五杲昉晉照曜女七予與
處士交久比自京師歸復接其言貌未覺其衰也終月不見則
聞處士以病不起爲之悼歎諸子將治葬奉鄉貢進士都君元

敬之狀來請表其墓而處士有知友信陽太守施君煥伯曰處
士可表也遂書之

鹿菴翁墓表

翁姓錢氏爲長洲名家世以武肅王裔諸兄皆隱于市廛不仕其
一爲大寧都司幕官仕亦不顯其季即翁諱游字叔遲鹿菴其
別號也少游江湖間中歲屏跡里巷安老窮居開園倘佯逸上
世翁無子以家事悉付姪孫泰與竹堂僧暄公爲方外交即精
舍傍鑿池開圃數楹親友往游則翁以尊酒日醉以樂或避暑竹
林下所憐嘯咏有六逸風致平生奉養甚厚市中新味人爭售
之翁治以饋客亦不自享也故山西參政祝公與翁相好取顧
愷之語特以鹿菴號之翁喜而受之皆爲文以記然翁雖好逸
樂未嘗從侈靡習亨老其德閒無悖其常者皆人故敬重之郡

縣知其賢歲舉鄉飲必致翁二賓之列不徒以高年也翁生永樂戊子三月二十九日卒于弘治甲寅十一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七以戊午三月六日葬於長洲高景山之原娶沈氏太醫院醫士孟本女先卒女三適李浴朱顯其二揚璣即贅壻璣有子釗冒錢姓爲翁後於是釗持鄉貢進士陳原曾之狀來請表墓之文予翁同里巷視之丈人行也言何足爲翁重自天下承平偃兵既久戴白之老所在有之其熙然自得嬉游如孺子安然有康衢擊壤之意翁非其人也乎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然則叙翁之爲人亦可以觀世道也

耻齋魏府君墓表

魏之先出畢萬其後代爲晉卿及分晉爲諸侯以國爲氏而散居南土吳之有魏氏甚久矣在宋鶴山先生文靖公自蜀來有賜第在吳中府君以同出於萬故宗之曾祖文原祖德父茂娶杜氏生君其諱昌字公美耻齋其自號也長身古貌寡笑與言衎衎地質朴可重家當市廛中闢其屋後種樹鑿池奇石間列宛有佳致作成趣之軒以自樂故武功徐公參政祝公僉憲劉公時即其居爲雅集屢有題詠沈石田居士寫之圖齋閣亦惟君之雅澹不汲汲以勢趨故士大夫尤愛之也君善親其力平時食飲必親進又必問味可否母臥病數年侍奉不離左右或出外暮歸則急趨至前喘息未定必問安否物其祖有遺言百餘字皆所以訓戒其子孫者君能遵行之仍作堂名貽訓以示不忘予嘗爲文以記而故李少卿貞伯特爲書之壁間又可見其孝也弟公明任雲和訓導而卒君以故居讓諸姪至故物則俾其子謹藏之曰此先世手澤也君素博古凡三代以來至于宋元器物古書畫多能辨識曰此出某時某人無差者蓋焉許則得于其舅氏東原先生之所指授爲多其年八十四以弘治乙卯七月某日卒又明年丁巳某月某日葬于長洲縣九都武丘鄉先塋其內弟南京監察御史杜君子開既爲狀而其子芳乃來乞文表于墓上予諾之蓋數年前君遣芳至京師有壽藏銘之託欲執筆不果遣延至君卒而爲此文雖然君好文詞者雖不及見亦足以慰于地下也況芳之孝而欲揚其父之美有不可已乎君娶陳氏先卒子男二人長即芳次豪女四人其一以疾不嫁孫男六人曰某某女五人曾孫男女四人附書此于後併刻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三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四

墓表一十三首

明故中議大夫廣西南寧府知府蔡君墓表

惟蔡氏爲吳故族居震澤山中其先在宋有仕爲秘書郎直焕章閣曰世洪者從駕南遷始居于吳數傳至吉甫吉甫生仲簡國初以人材徵稱疾不仕仲簡生桂芳桂芳生景東景東娶於徐爲處士庭栢女生君爲長子其諱蒙字時中別號渠菴年十一舉爲縣學弟子太守況公視其眉兒奇之撫其首曰此子異時名位當如我稍長治春秋學業專勤時臨川聶大年分教常州往從之游三試於鄉不捷年三十貢入太學傑然諸生中爲兵部尚書馬公昂所知以曹務繁重奏俾專司章疏數月以勞多即入吏部選選任僉事校溫州府同知溫於浙江爲大府君才優適稱府中有事太守輙咨之以行未久惠義及民甚深而名譽益起成化戊子括倉邑不順山中傳有銀礦闥括流寇群聚爭奪殺傷遍野邑里騷動事聞于朝命中使盧其來督官兵勦捕賊聞兵且至焚橋塞路其勢益熾候吏馳報時夜漏下二鼓君驚起遣師壯健五百人往撤石通道伐木爲輿梁官兵旦至乃渡會大雨雪不可進凍死甚衆衆議發民壯補伍擣賊巢穴公曰彼皆烏合之衆苟益兵制其死命其勢必抵亂耳無若遣一職往諭以禍福爲便衆然之遂推君行君毅然深入賊窟落度復諭之賊感悟立解散兵休而還公復建長久計服民之驍勇丁衆者立爲銀賦長領坑夫若干事採鑛民始無爭奪之患樂清有田數千頃爲山潦衝激壞爲沮洳場而公稅如故破產者甚多君往相地勢浚渠築堤時蓄洩慎防護田遂環爲膏腴而民益有蓄洩之利君治績既多御史上于朝獲封其父如其官階奉政大夫母妻皆宜人已而浙東饑大臣奉敕往綏撫之乘時黜官吏未至君預儲粟至五萬餘石以備賑貸若僚屬以下悉條其賢否上之大臣以君可信多從焉秩滿將赴吏部而郡方闕守民日擁上司言狀侯爲宜於是藩臬皆上疏道百姓意未報丁奉政府君憂服除陞湖廣辰州府知府道間丁母徐宜人憂服除改廣西之南寧下車即集父老察問民間利弊民甚安之三年夷俗漸化如中邦宣化縣民兢渡誤死被誣入故殺律逮七人頌繫淹久會憲政不決始得其情得釋已而大雨彌月滌濟入城居舍蕩沒民漂死以千數君齋戒帥僚屬禱于山川等祠爲文引罪以祝是日水即退視被災者悉賑䘏之田州守岑甫自寺上官驕倨不法與其族弄兵相攻殺君以直詞曉諭皆感服釋仇不復敢爭至於興文學義明獄足食諸事盡舉不懈以勞致疾乃上章乞歸既得命即日行明年今上即位詔致仕四品以上進一階得中議大夫越七年癸丑八月七日以疾卒春秋六十有八配沈氏生女一人適馬璿側室秦氏生男一人習聘徐氏女二人長嫁勞麟次適徐鵠君之沒習始九齡又四年丁巳麟等奉習以其月某日奉柩葬于續里越堆山陽奉政府君之側先期與其姪羽奉狀來請文惟公少居鄉閭爲知名士及入官輙獲乎上政績有聞于時蓋其爲人通而不流和而不泛才足以治繁而濟之以勤量足以容衆而守之以恕此所以綽綽乎能舉其職也君他行可稱者尚多而尤有志於用世惜未究其所至何如耳乃書此表之以慰君于地下云

太醫院醫士盛君墓表

君姓盛氏蘇之吳江人世居吳中爲名族按其譜出宋文肅公度後數傳至寓翁生景華有隱操人稱居簝翁景華生啓東始業醫而精其術仕爲太醫院御醫受知　先朝累被寵渥生數子而儼最長君儼之子也諱暟字用美號閒舟初其父從御醫公居京師始壯而卒君時生甫七年耳與母許氏留吳中賴其祖居簝翁撫教之既長奮志于學援徒養母曰吾其取科第以仕乎則習舉子業頗厲試于鄉不偶復歎曰仕必有命也乎醫吾家學也吾當繼之君既業儒而理明於醫輒通又其家多奇方與古發而究之附以己意治疾輒驗人曰此得盛御醫秘傳者爭往求之君復不計利遇貧賤者率與之藥於是求之者益衆醫名暴起傳至京師遂徵爲醫士久之當得官然非君所望

也方稱疾不出適聞其母喪而歸服除竟不上蓋以醫行于時既老得末疾有疾者多就治之弘治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享年七十五君初娶沈氏繼潘氏高氏子男三人曰乾娶張氏曰坤府學生娶栁氏曰艮娶夏氏女一人適某孫男五人曰某女四人長適府學生沈濟次適袁表次適國子生顧綸之一未行君爲人襟度爽闓而言論明暢對客飲酒笑噱傾倒曾無隱情人有過往往面加指斥至人以非禮加者亦能容受不與校也篤於交誼或以急難告輒周給之不吝凡嫁娶喪葬有不能具者多賴其助亦可謂好義矣去歲予嘗過君家君聞予至使人扶掖而出猶諵諵道說舊事竊歎其病且癒非復少壯時態然年既高子孫森然孝養備至可無憾也至是竟不起乾等乃于明年某月某日葬君於茅塢之原其父之執德州同知韓君以狀[illegible]之來求予表墓之文君嘗謂死生常事當病未劇自述志銘比明達如此予故書此表之庶其平生見於自述者不復書也

隱士史明古墓表

吳江[illegible]溪之上有隱士曰史明古其爲人足跡不出百里之外然江浙間人知其名至于郡縣大夫亦皆禮下之而予取以爲友者四十年于此矣其志正而直其言確而厲其所爲無弗依於禮者當其壯時聞里中之人以巫覡惑衆上書縣中欲盡除之曰此皆不容於先王之世者不除則風俗不正禮教何由而行耶與人論事辯說超踔坐客莫能屈至有所感奮詞氣益峻雖達官貴人衝突不顧見依違狥情者心輒鄙之其治家辨內外定上下嚴若官府然謂其子承家當世守其居而析産特異

於衆曰此吾史氏家法不敢不謹也凡吉凶之事悉違世俗而行必倣於古知禮者取之其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熟於史論千載事歷歷如見而剖斷必公蓋有宋劉道原之精至於時事人言得於聞見往往筆之成編則有洪容齋之博焉若其才如錢穀水利之類皆知其故使得郡縣而治之恢恢乎無難者爲文章紀事有法醇雅如漢人語詩則不屑爲近體興至吟聲咿咿宜搜苦索欲追魏晉而及之家居甚勝水竹幽茂亭館相通如入顧辟疆之園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及唐宋以來書畫名品相與鑒賞好着古衣冠曳履揮麈望之者以爲列僊之儒也間與親友吳鐵峯數人扁舟往來月爲雅集以觴詠相娛樂又嘗與劉僉憲沈石田諸公游武林經月忘返所至爲文記之曰此未愜吾志也會當絕大江北游中原覽秋華涉河濟循王屋

廬阜而歸其思致之高如此晚歲益務清曠室無姬侍築小雅之堂方床曲几宴坐其中或累月不至城郭至即止宿僧舍爲已前二年予家居一日忽肩輿見過飲水數椀而去又二旬而疾作家人進藥俾持去曰吾治棺待盡久矣且吾年六十三又天耶竟卒弘治丙辰六月甲子也明古狀貌奇偉鬚髯奮張平生喜交游惟其持信義四方之士過其門者不絕於所厚者有過尤好面折故人尤以直諒稱之少習武功徐公公與談史即許其有識遂數從議論而識益進今致仕三原王公巡撫江南時聞其名延見之詢以政務尤許其才然未嘗言及私事公益重之且恨其老而不用於世也其諱鑑初字未定後始字明古自號西村人稱西村先生曾祖彬祖晟父珩母某氏繼母某氏娶張氏子男二人曰永齡太學生曰永錫縣學生女一人適鄉

貢進士吳巻孫男二人曰曾同曰某某女一人當明古卒之明年予與文溫州宗儒往哭之其二子哭拜即以墓文請予念失此良友方竊悲傷而何文之能爲耶顧有終不得而已者乃卒之又明年戊午某月甲子葬于穆溪小句原之上爲表之曰嗚呼世有信古執禮如斯人者乎世有博洽好學如斯人者乎有才之達論之正如斯人者乎亦有剛直好義高曠絕俗如斯人者乎有如斯人當觀其終達生順命能保其終嗚呼明古庶無愧乎其中

明故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議周公墓表

公諱賢字用齊姓周氏世爲蘇之長洲人少游郡學業舉子其勤正統戊午應天府鄉試中式明年己未遂登進士第觀政禮部辛酉授南京工部主事三載考最封其父德如其官階承德郎母其氏封安人妻陳氏封如其姑丁卯丁父憂服除復任景泰壬申擢浙江布政司右參議未幾復丁母憂服除改四川出巡烏撤道中得疾還至公廨竟卒實天順己卯五月十六日也享年五十三矣於是其配陳安人挈其孫子女沿峽江數千里扶柩歸吳以明年庚辰正月二十八日葬于本縣武丘鄉金字墩先塋之次其同官左參政前刑部侍郎劉公清既爲之銘俾刻而埋之矣後四十年其子同人奉銘文拜授予曰先人墓木已拱而石表未立是同人之不能子也願終而書之且自先人棄諸孤非吾母陳安人與吾生母楊氏鞠育教誨無以至今日不幸三歲間相繼下世今幾二十年同人之哀痛未能釋也幸附書之以慰焉竊惟公爲吳中前輩予少猶及見之偉然其貌藹然其言蓋厚德君子也當其爲工部屬已有才名及兩佐大藩

才名益重其操存嚴明尤爲僚吏所服然皆不得久於其位平生所施畧見端緒而已沒之後人故惜之陳安人亦長洲人年二十歸公甚得婦道以成化庚子五月六日卒年七十四生一女適濱州同知郇瓚爲大理寺丞宗泰孫楊氏吳縣人事公及陳安人有禮後安人二年卒爲壬寅閏八月二日年五十二生三男長即同人次大有早世次中孚一女適姚鉉韶州府同知叔謙孫也同人今爲泰安州儒學訓導親沒久而汲汲求文揚其美不謂之孝乎於是乎書

蜀府教授管先生墓表

先生諱瓘字以澄自號清軒姓管氏世爲蘇之長洲人其先皆不仕曰文通生仲安仲安娶陳氏生先生爲仲子少入府學資特佳厚同輩皆敬之不敢狎坐一室晝夜誦習不倦爲文喜簡

澹而以浮豔爲耻時提學御史爲廬陵孫公鼎首第其文然公
重行檢亦惟取其爲人耳一時從學者滿門往往去取科第先
生顧數不偶處之自如亦無尤主司語年踰四十始貢入太學
初授寶慶府學訓導寶慶在萬山中俗不尚文自先生至嚴教
條諸生被磨礲始有取科第者秩滿擢蜀王府教授王見其端
雅歲餘益重之累被寵賜或以詩篇相倡和每稱以先生而不
名居數年先生數以老請王輙留之而禮遇愈至其後年益高
請不已王知不可留使畫工繪其象藏府中復命府寮賦詩送
之臨行寵賜甚厚及歸又數遣書物致問蓋先生之賢致之先
生世居葑門至是依外氏卜築甫里以弘治己酉八月二十五
日卒享年八十四配徐氏有賢行先卒子男五人曰宗娶謝氏
曰實娶董氏曰宣娶陸氏曰寬娶徐氏繼陳氏曰完先卒女二

人歸儲積周宗茂孫男五人曰縉曰紳曰慶瑞曰慶齡女二人
歸王恕陸棠曾孫男一人曰積慶女二人先生卒後八年丁巳
始卜本縣二十都莊字圍西江擇地以其年某月某日葬焉諸
子以予適還吳持里人嚴翁狀來求文表墓又三年始克書之
蓋予少先生三十年而同府學宮尚憶一時多豪士獨先生居
衆中不出聲氣退然如無能後其人得入仕者無幾而先生仕
雖不甚顯然爲師儒者數十年涉峽江萬里全身而歸子孫滿
前孝養不缺竟以高壽終此豈偶然也哉必有所以致之者矣
乃爲書以表

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致仕朱公墓表

弘治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致仕朱公
年八十三而終公有子恩仕于　朝爲刑部郎中持制服將歸
欲得墓文以葬其寮友顧君大寧龔君偕來以請予與恩以同鄉
故相過從久不能違也恩既歸始以江西布政使葉公所爲狀
託其友太僕少卿劉君來致其意曰人葬期迫矣待此以刻乃
閱其狀叙之朱故通許人也當宋中世之亂從駕南渡以松江
地僻可避兵難始擇華亭之七寶鎮家焉曾祖道華祖士清父
慎恒慎恒娶陸氏生公諱某字某別號鈍菴幼有高資總角能
賦詩有奇句稍長益善記覽入府學爲弟子時廬陵孫先生掌
教事適周文襄公以巡撫至而提學御史爲彭公二公問弟子
之穎敏者孫先生首以公對試之果然公初習春秋孫先生深
於詩者更授以詩甫三月即通其義正統三年遂登應天府鄉
舉及還其父適自盧龍戍所歸父子相見甚歡未幾公當赴禮
部試曰吾常以親寓遠方不得日侍左右爲恨今復忍違遠乎

竟不赴又十年始登進士第明年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時有北
虜之變京師戒嚴　朝廷命諸將悉兵往禦公以御史入軍中
紀功臨行語其妻王氏曰吾今不能顧家矣汝亟歸奉吾親吾
惟知有王事而已即日戎服就道諭諸將士以忠奮勇死難之
義衆皆感激三日虜知有備而遁有　詔班師家宴賚甚厚京
師既無事公奉旨出巡應天等六郡有知太平縣白玉者連姻
中貴怙勢爲害公廉得其事即按以法一時好貪歛蹟屬吏肅
然於是周文襄公與公猶同行郡稱歎不已歲滿代還都御史
陳公鎰知其才俾掌三去司事俄丁内艱服除擢山西僉事屬
吏有不法者聞風而去尤崇平反寬獄無濫軍伍明恕不苛無
隱沒誣枉之弊才名益起凡分巡官缺公輙兼領其事一日至
大同有中貴凡親幸者入其境上下驚駭莫知所爲公出郊迎之

與語其人竟欽感而去值大雪欲射獵為樂公曰軍士凍餒不堪必有死者況道滑不便馳逐獨不自愛乎遂止一時邊人不至驚擾者公之力也再丁外艱服除後任山西人多為公不樂而公處之自如成化五年始擢副使又二年慨然上章請老年五十五耳人勸之不顧歸與親友徜徉園池間賦詩飲酒相娛樂每以善言訓戒子孫宗族所以力學治家之道延師儒于塾鄰里子弟有願學者皆來受業後多有成材者自以無兄弟惟一姊與其夫俱蚤世遺孫子女四人悉為嫁娶且與治田宅不使失所他所周邺人者尤多公自癸酉科受官幾五十年而致仕家居者幾三十年中間用其子郎中秩滿進階中議大夫贊治尹其配王氏初以公貴封孺人後進封恭人長公一歲與公相處幾六十年今尚無恙有六男子長即恩次惑先卒次憲府學生次恕次志豐城侯府教讀次愈二女子長適義官姜佑次適士人梅亭孫男十二人言詔諾謨諫訓訪諮誡謌詠諷女九子觀公之生世既躋高壽可謂少矣若夫婦偕老尤少者乎於乎孫之多多而又貴以繼其世此又不必乎故朱氏之盛特為鄉人之所稱慕抑非公之德曷足以致之是豈偶然也哉然予又有聞焉當　國初其祖士清為邑烏溪大姓趙惠卿贅壻趙以富豪於一方士清逆知其家必罹法禁出居于外以避之後竟保其家人莫不賢智之噫此朱氏之所以有公而公所以有今日也歟因繫之以告其後人公之葬在邑歸濮西先塋之次葬之日則卒之明年九月十三日也

周月窗墓表

無錫周月窗以老病而卒又明年將葬于邑之上福鄉九里之原其子歟等遣人奉先友李舜明之狀以表墓之文請且以書告治命月窗博學多通而於醫尤精于審德其治疾況其臨終有所託耶成化末月窗以醫徵入太醫院為醫士一時醫名起都下貴戚大臣求治疾者常數騎集于門以候其用藥多本師說而間出奇以取驗曰此可用某藥矣其人即生否則不予藥亦無能生之者諸醫名為之撿當是時諸醫藝出其下往往得官職意氣揚揚月窗方巾布袍出入倘然視之如無人已而諸醫多遭降黜而月窗如故人皆賢之一日歎曰吾卜居邑之梅里久矣昔以濯隱幸有田廬衣食自足復得偃僕于塵土中耶即稱疾南還鄉人見月窗至皆曰我輩不誤死矣其醫為人倚重如此月窗嘗為予言吾醫非吾家傳吾見前輩非由家傳即師傳以其術不可輕用也故吾平日雖究習素難諸書與諸家言亦未嘗無師居鄉孤陋屢訪于外遇諸科有專攻者輒師之自少至老用心亦至矣然吾非藉此以求利特欲濟人焉耳予聞其言竊歎曰醫家如月窗之專勤其術無弗成者使凡學道者皆如月窗之專勤有弗成者乎月窗為人簡直敦厚言無矯飾議論持正不阿狥人以時慕古義士以氣自負數為人排難解紛往時閩寇發王師往征小民困於供餉月窗從主師白事曰兵出勦寇為安民也今寇未滅而民先被害　朝廷出師之意固如是乎師聞之悚然即下令戒戢士卒一縣晏然至於孝友之行信義之心治家以儉朴接人以真誠平生可稱者尚多或以醫師目之非盡知月窗者也周氏自宋以來為邑中故族雖世不顯然多為鄉里奇偉士至月窗始以醫名而傳其子歟遂為世業凡其族出子孫與生卒若葬歲月有戶部郎中邵君志

銘在予特書此月窗諱紘字濟廣鄉人識與不識者皆稱周月窗因其號也故題曰周月窗墓表俾刻之

明故中順大夫陝西漢中府知府李公墓表

弘治庚申三月二十一日中順大夫陝西漢中府知府李公卒享年七十一卜以其年六月十五日葬于青縣城北原其孤辟以衰絰不敢離次遣人奉教諭俞君勁製事狀來乞文表墓予不識公顧嘗知其平生一二不獲終辭乃為之書公姓李氏諱佐字廷相自號梅屋其先滁人也曾祖曰文祖曰玉父曰庸累世晦蹟後從尺籍占彭城衛居通州宣德中始從青縣庸娶沈氏生子二人長曰偉次即公公幼則穎敏年十三補邑庠弟子員曰從師問學幸其兄偉亦好儒術晝夜程督公不少縱期必取科第公感奮稍長才氣頓發下筆輒數千言同輩讓之景泰

癸酉舉順天府鄉試試畢俄聞父喪即日奔還已而中式公痛恨其父不及見哀毀逾甚服闋為天順丁丑再中禮部試廷試蒙 賜進士出身觀政都察院庚辰授知徽州時年尚少決事剛明人莫敢欺以其地近邊徼能因其俗以治未幾吏畏民懷賢名籍甚巡撫都御史項公忠察公可大任奏薦于 朝即擢漢中府知府公感驟進益務勤政廢事畢舉且治績大率如徽州而過之素持正人不敢干以私乃有搆誣以陷之者會述職吏部遂求退年方三十八耳既歸母老尚無恙以獲侍養為喜曰吾不愈於居官耶且曰吾學業所以成者實惟吾兄程督之力朝夕恭謹事之如父孝友之行久而不衰後母以天年終哀毀如喪父時明年其兄亦下世痛哭不勝兄有一子曰埜撫愛如己出及邺其諸孫使皆得所邑人稱之家雖厚積而輕財好施念貧乏者輒周邺之不計或假貸亦不多責其償待人爽闓而人皆樂與親數從鄉里故舊野服游行放情田野酒酣樂府落筆成詠至老其氣猶豪也其年七十客皆趍賀明年疾作遂不可起配趙氏彭城百戶禮之女子男二人長堅早卒次即辟邑庠生娶孫氏繼張氏女一人適朱鑄大同經歷傑之子孫男四人曰潛曰濡曰沖曰某女一人嗟夫士大夫出而仕者固義也然往往難於退則其始之所以進者亦未必知義不過為利祿之謀耳故有高年而進取彌銳如昔唐休璟者考公之出始不過數年意有不樂即引身而歸歸且三十年始及致仕之期亦可謂恬靜者矣公之進退亦未暇論獨其年七十時有傳其自壽之詩一首至京師者予嘗讀之竊歎其樂天知命視世事若無足計者則其心之明達又豈不可見哉故因辟之請書此

表之

明故太醫院判陳君公尚墓表

太醫之職自前代已設至 國朝尤重其選蓋既置院署以處衆醫又特置御藥房于禁中惟其人術業之精行檢之謹者得預于茲其亦可謂難矣而吾蘇獨未嘗乏人蓋今世言醫之盛者必及吾蘇宜其有人而皆表然以見于時也世遠者不及知而未仕者不暇論自永樂以來若韓氏曰公達公茂盛氏曰叔大啓東劉氏曰原博宗序至沈以潛張致和錢伯常劉德美周原已相繼而出多以儒醫稱非尋常俗工可比信乎其為盛也及公尚院判又以小兒醫起于其後其術業之精行檢之謹得預其選人謂其無愧于諸公者公尚姓陳氏初諱慶字公贊後以字行別字公尚自號存仁翁先世臨淮人也從宋南遷居吳

中有諱良炳者仕元知太醫院事其後又有號新齋者爲平江
醫學正生本道爲郡人孟景暘贅壻景暘攻小兒醫本道兼通
其説生彥斌彥斌生仲和遂以小兒醫相傳仲和生二子伯曰
公學仲則公尚也公尚生七歲而孤母陸孺人寡居以教甫成
童卓然自立日夜矻矻讀醫家言務繼其世出治疾多驗名揚
吳中迎治者塡門或抱攜而至有至自百里外者公尚自喜其
術之濟人初無仕進意一日　朝廷召天下名醫郡縣遂以公
尚薦當是時陸孺人年近八十矣公尚因乞終養不獲被迫遣
至京至則念母不已竟乞歸侍養依依母側母或有疾輒憂懼
食不下咽他日母以天年終哀毀不欲生見者感動既免喪言
及必流涕其孝如此後再召起未幾即選入御藥房恭謹不怠
及用藥屢奏奇效成化乙巳遂授御醫明年進院判丁未以例

[illegible]初官弘治壬子三載考最蒙　賜敕命階廸功郎明年復以
功加俸一級又二載公尚自以衰病不任勞苦求去院長以下
皆留之而其意堅不可遏乃上章懇請　上准其去特擢院
判以榮之歸且三載俄得疾不起庚申五月十三日也享年六
十八於是其子寵以冠帶醫士繼典御藥聞訃痛哭將歸守制
以其父當被卹典如例具疏告哀　上即命守臣諭祭蓋酬
其功績出特　恩云當公尚無恙時躬擇葬地於吳縣橫山之
原至是憲等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將啓殯以葬寵復以其父
爲人當表于墓道謂予父相好泣請甚至予何忍違之惟公尚
性質直無僞與人處不喜讙浪口未嘗侮人或人侮之亦不與
校嘗曰吾惟受損得有今日因爲詩以示其子而名公取其言
至爲書石以刻之若其爲醫又嘗曰父母愛子當體其情嬰孺

雖言必審其狀故人有求治者不論旦暮寒暑僕僕走視用藥
精審常求全功至於富貴貧賤之家不計酬報竭盡其心其甚
貧者反以米藥濟之以助調治其德可謂厚矣是以公卿大夫
重之皆曰陳先生醫中君子也蓋不特取其術耳以是表之庶
亦見其爲人矣其娶卲氏大理寺丞聰之孫女早卒無子繼吏
氏蘇州衛百戶浩之女有賢行子男三長即憲次即寵次宥並
傳醫業女一適査恂孫男五曰表餘尚幼敢繫于後俾併刻之

王葦菴處士墓表

長洲之野有隱居讀書曰王葦菴處士者處士諱錡字元禹葦菴其
自號也家世力農吳人因其所居稱狄扁王氏處士自少軒然
出群從中長益好學自經傳百氏務徧覽尤熟於史凡先代事
非特諳記憶而已考其得失善惡以求其興衰之故自謂不易

其言對客談辨娓娓忤人惟其性剛直以爲言衝於口不能茹
雖致人怒亦不暇䘏平生有所見聞即筆之不顧忌諱號寓圃
雜記吾處士好從先生長者游又婦翁爲劉草窗草窗一代詩
人也居京師博學多識故處士得其議論尤多宅臨湖[illegible]彌望
皆田圃而堂宇靜深間以嘉樹窈如也性不飲酒客至必款曲
時出譃語以爲樂或放扁舟出沒汀烟渚月間往往賦詩寄興
一日詣毗陵訪親友顧上錫麓入荊溪遇山水佳處輒盤桓逾
時已而徑歸忘其所訪者其高致如此處士生六歲喪其父廷
用賴母滕氏守節以教滕氏固賢母處士事之四十年未嘗一
日去左右其孝足稱也友其弟鉦鉦卒撫其諸子家屢遭火厄
故居蕩然卒盡力營置以復王氏所以不墜者處士力也弘治
十二年十月晦處士以疾卒享年六十八葬有日其二子淶汶

遺人乞表墓之詞而以事行一編同至予少識王氏昆仲後皆物故數年前獨見處士與其從弟陳留令抑夫歸然存耳浹復與予從子奕相好因以此見委夫惟有世契則處士爲人豈待此一編而後知耶噫望蘇臺之白雲聽茂苑之喬木故家舊族猶有存者獨清逸之士所謂歸然者今復不得見矣因爲慨然傷歎書此旣以著處士之隱節且以識予之感云爾

處菴徐府君墓表

吳縣有徐氏族大且故在宋曰三奇自婺從吳始擇洞庭之勝家焉歷十餘世四分其族曰庭蘭居南偏人稱南徐以別之庭蘭好文禮士爲山中鉅人生某某生德重有祖風四子府君其季也母曰某氏而府君爲顧氏出諱潮字以同號處菴徐氏宗族旣盛府君處其間偉然不群稍長莊重自持不苟言笑於是諸兄皆成立父使析產治生府君不忍去獨依其父以居事不專主必禀而後行旦暮侍奉內敬外愉甚得子道及居喪執禮毀瘠寢苦塊次未嘗內處有古孝子行至待其兄曲盡其道有人所難處者兄卒撫其姪恩意藹如若其嗜學以讀書爲第一義自少矻矻研求不倦攻詩學書具有法度生子縉甫垂髫教之即嚴曰無蹈他日失學之悔也縉締姻于今吏部侍郎王公資遣入京戒諭就學縉竟登鄉舉貽書訓之勿遽自滿當以古人學業自期縉將取甲科以榮其親而府君之訃至矣府君娶沈氏子男三人長即縉次紳次纓女二人長適將龍次許適朱某次許適馬叔雍其年五十二以弘治十四年六月廿四日卒卜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洞庭某地縉旣請吏部公爲銘復欲予表于墓上予知徐氏已久而與其父子且善乃叙其事行遺之

益隱處之士不得施爲于世則所見者止此然有可推而知之者觀其孝友之行乎于家可以知其治國之道觀其勤勵之學積於已可以知其居官之法古以德行文藝賓興乎人者知其可移而用也故書以表之

明故迪功郎海鹽縣丞鄭府君墓表

迪功郎海鹽縣丞鄭府君諱老于家數年年八十今弘治十六年六月七日卒其子徽州同知璠聞訃而歸卜明年二月二十八日葬于任丘城東北二里使其弟琚來曰不幸先人棄諸孤勉襄大事已礱石將樹墓上願得一言而刻之以揚先德且以爲諸孤之慰耳謹以兵部郎中琯所爲狀請蓋徽州君昔爲吳縣有契僚乃諾之府君諱觀政字從仕其先爲嶺南高要著姓永樂初以畿內兵荒多隙地　詔徙四方民實之府君之父福亦在焉故爲河間任丘人福配陳氏生四子府君其季也少入邑庠穎敏好學顧屢舉不偶成化戊戌由太學授浙之海鹽丞海鹽素繁劇府君以簡易佐治民多德之嘗督軍儲有饋金百鎰者欲飛售爲奸利乃舉手加額曰吾不能爲欺天事甫三載引疾告歸遣諸子從經師游日必自課其二遂連起登進士第名能官餘亦將起而繼之鄭氏之盛遂著聞焉府君配尹氏子男六人曰珣先卒曰瑀曰璠自吳縣擢徽州同知曰珩登封知縣曰琚曰琮俱縣學生孫男十一人曰深曰濤曰溶曰淳曰沂曰潛曰灝曰澡曰沱曰汴曰津女九人長適舉人張綸次周淮次張紹紹爲縣學生次張芝餘俱幼曾孫男一府君有厚德嘗遇同舟者遘疾諸恐相染欲內諸水府君哀懇止之復飲湯藥竟得生至家脫妻子簪珥爲謝曰活我者此公也府君笑而却之此

特其一二事也噫鄺氏之盛豈獨府君之善教哉蓋陰有德以默相於其間者今夫居室但見其棟宇之美榱題之高是直外觀耳安知基之堅厚築之者之有人乎是宜表之以示其後人

承事郎錢伯寛甫墓表

承事郎錢伯寛甫以成化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卒年五十六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旣葬于吳縣䕡福山之原慈塢其友今都御史陳君玉汝時在翰林爲銘其墓矣後二十年其孫同愛昆弟復求予文爲墓表予以史事未暇又七年始書之伯寛甫諱恂姓錢氏自號杏園其先揚之江都人世業小兒醫在元有爲醫學教諭曰益者始以兵亂徙居吳中遂占籍長洲益生元善國初大醫院醫士元善生宗道 晉府良醫正宗道生良玉仍醫士良玉娶高氏生子四人伯寛甫其季也少侍其父居京師

習進士業徧從經師問學累舉于鄉不利歎曰仕宦當有命家世業醫濟人豈必仕耶取其家藏書習之遇疑難質于諸兄遂通其說他日歸吳幼稚病者請視之或抱携來就視用藥輙有驗且不計利人以是稱之初良玉有恩于邑人沈以宏氏以宏爲尹山名家無子遂求其子爲贅壻即伯寛甫及以宏卒伯寛甫以故廬爲沈氏物悉歸其弟姪別築室以居中歲更遷居城東前臨長溪後帶廣圃圃中竹樹甚茂而杏爲多因以爲號性喜客客至款飲爲樂尤善談或笑謔間發然甚適也俄一日目失明其談笑如故子男三人長全次錫次鐸女二人適唐梲劉傳孫男二人同仁同愛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予憶與玉汝昔者屢游城東時伯寛甫尚無恙道游後圃常愛其地甚勝今四十年矣歷歷不忘而主人骨且朽然也然伯寛甫享年雖少其子孫則盛而又有若同愛者惓惓欲揚先美可謂知而能傳者豈特好學有文將取科第以繼其志而已故爲表之

承事郎王應祥墓表

應祥諱鳳姓王氏其先以爲白河北從宋南遷籍于長洲者累世矣歲久族人蕃閭巷應祥處其間勤生努力竟拓其家吳人皆知其名然人所以知之者不惟以其産業之盛亦以其爲人之賢耳蓋應祥事其父至善甫與其母許氏承順無違兄麟爲縣學生復資給不乏及麟仕漢陽府幕未幾乞歸與之處雍雍如也其待宗族鄉黨禮意周悉家有傭奴千指或有過不忍笞詈其厚而有容如此性好施于貧困者多獲濟至乞人往往候食于門歲飢郡縣勸分嘗出貲以應例受散官應祥自陳不願

強之始受於是郡縣有工役輙委之又嘗遣之京師督賦事皆克濟更以才諝稱云應祥娶高氏子男二人曰鳴娶陸氏曰鉞娶楊氏孫男三人曰楠曰松曰模女三其生宣德十年二月丁卯没於弘治七年八月辛巳乃卜以又明年三月甲申葬於吳縣馬鞍山之原前葬鳴與予姪有連姻之好來求文表于墓上惟鳴少能承家綽有父風及是居喪盡禮人尤稱之乃圖葬其父既得吉壤以弟幼能身任營葬之勞其爲人亦可謂賢矣應祥可謂有子矣雖然亦應祥之德厚所致也故予書其平生而必及此者以爲其德之驗耳爲王氏子孫者其尚考於斯而謹嗣之

承事郎蘇君墓表

蘇君克成未冠時游郡學爲弟子與予有世契特相厚稍長以

其父兄當行役京師即棄儒業毅然代行數往返不倦然因事胥爲養親計家更裕也中歲頗厭事家居數年以其子昺爲太學生習譯書四夷館將有官秩念其少不更事曰吾當面諭以居官之法復上京師子以君故人也宜於我乎館時寒月病足瘡不能行醫以爲皴也易之踰三月南還行至直沽俄卒于舟中時昺見其父病篤以爲憂不忍舍去尚隨侍又賴其姻友今都御史徐公以方伯述職還而獲行爲治斂具竟返其柩其長子泰聞訃率婦子號哭迎其喪殯于家卜日將葬遣人持狀來乞一言刻石予不能忘情也蘇世爲長洲人　國初有諱禮者以人材授玉田典史禮生彥衡彥衡生伯讓伯讓生孟淵孟淵娶張氏生二子君其仲也諱鎔字克成克成亦娶張氏亦生二子長即泰婦曰唐氏沙氏次即昺婦曰爵氏女四適錢釗俞祥

王觀錢應夔孫男一曰奎女四君年六十五而卒卒之歲爲弘治己未二月癸巳也以又明年庚申十二月壬寅葬于本縣彭華鄉覺海山之原性蘇自孟淵拓其家以大有名于郡中孟淵喜交游克成繼之交道益廣縉紳大夫多過其門克成見人恭謹盡禮性惟不飲酒而相對歡然也若其治生勤敏善會計斟量所以裕其家者他人或不能及當其厭事之日顧習稼穡結屋西山中命家僮刺舟出城郭或數日忘返及北來已不良于行時使人扶掖出巷一觀車馬市廛之盛歎曰吾老矣豈意衣袂復染京塵耶吾當亟歸故廬以守先人之業然不意遂卒于道路亦可哀也君嘗輸粟助有司賑飢授散官如　詔旨故題曰承事郎蘇君墓以表之

吳醫沈宗常甫墓表

吳中醫家之盛有沈氏沈氏醫術之良有宗常甫宗常諱廣其字宗常自號怡晚少讀儒書用以資於醫且家故多良方又庭闈中父兄相處言必及醫事宗常得於見聞者尤多出而治病遂數著奇效舉其尤者鄉人金汝聲患鼻衄血湧出神思昏亂飲涼劑不止請宗常治投人參附子人曰血熱則行附子大熱奈何宗常曰脈細弱非此藥不可飲之果愈孔侍郎患體熱如燔喘而聲重飲食且絕時夏月人謂中熱宗常曰公高官常居大廈丹溪有說乃中暑也以暑藥進而愈劉太守小便閉不可忍用通利藥其閉如故宗常診其脈緊滑曰此痰結滯胸膈間也以吐藥投之亦愈崑山黃璲之年五十餘飲食如常神思忽異每日晚歌笑不止人莫知爲何疾曰此陰火助痰火也動則痰升晚屬陰歌笑由之宜用二陳湯及降火之劑如其言亦愈

長洲吳丞妻產後受驚他醫飲清心安神諸藥寢息益不安曰驚從外入益膽傷所致俾服抱膽丸亦愈許市人李清之忽腰膝痛甚不良於行皆以血衰治診其脈洪大曰此火盛非虛疾也後當疽發果然又廬陵商人小腹脹痛喘而不食過三日矣視其脈如常詢其平日飲食曰近食羊脂曰得之矣小腸爲受盛之府羊脂凝結能無阻乎宜以重湯溫之水行痛止從其言不藥而愈又一婦夏月患吐利甚危診其脈沉伏以參附合煎而飲婦家云曾以是進苦不能下咽耳曰此寒疾固宜熱劑之弗納也當熱因寒用如其法飲之即愈其事載藥案者尚多不能書蓋宗常之醫雖得於家學然能察標本適權宜往往出己見而不泥古方其著效蓋如此宗常尤善治生家致優裕故其治疾不望報曰吾衣食自有餘醫特寓吾濟人之心耳且因有

餘每序以周郵貧困又不止於醫之濟人也沈之先為汴人從宋南遷家吳中今為長洲人自宋以醫仕其先不可考家有思陵御書良惠堂扁至今人稱良惠沈氏八世祖瑛元官醫提領瑛生彥才平江路醫學錄彥才生德輝江浙行省官醫提舉德輝生絅業醫不仕絅生以晉 國朝太醫院御醫以晉生寅寅生憮憮娶浦氏生四子其仲為宗常娶張氏保定太守祝之女繼陳氏蘇州衛鎮撫熊之女皆賢而無子以季弟圭之子鍔為後鍔初娶顧氏工部員外郎涇之女繼周氏女二人許嫁吳繼美徐案並官族孫女一人宗常享年六十五其生正統丁巳十二月三日卒于弘治辛酉七月十日卜又明年十二月三日葬吳縣隆池新阡鍔請其內兄鄉貢進士張君文臣為狀其從大父翰林編修良德延來道鍔意請文表于墓上曰鍔有孝行欲顯揚其父甚切也惟曲徇其情幸甚固辭不獲乃按狀書之惟沈氏自御醫公醫益良尤好儒業有詩名於是子孫業儒者繼繼不絕至寅之弟宙是生衢州知府良臣及編修君皆登進士第以顯于時而游鄉校頴異好學可望以取科名者尚有之人謂其家不特以醫名而已故予表宗常之墓而沈氏之盛亦因以見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四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五

墓表一十三首

封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徐公墓表

公諱諒字公信蘇之長洲人其先為嬴姓後封於徐因以國氏在周有偃王避難投會稽再傳章禹為吳所執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事載韓文公偃王廟碑蘇於禹貢屬揚於漢屬會稽故多徐氏代有聞人不絕然自公近世皆隱於農無顯者其所居在邑東南當震澤吳松二水匯為瓜涇而田其上相傳以為業公幼而端重如成人資更穎敏父曰文質善士也初教以學書既通其意再以九數之法授之凡所謂方田粟布之類人所未易通者習之輒精遂以其藝為閭里所知宣德末 朝廷遣中貴人浮海入島夷取奇物凡一藝之良者皆選以從公在選中竊以母老憂苦而事寢則時方以足食為事故工部尚書周文襄公初至吳中巡撫求能辦其事者訪于郡縣得公厚遇之一時征斂轉輸之法詢及田野而取於公者為多公感激亦竭所能事之世謂文襄善理財賦如唐劉晏公之贊助有焉大臣繼是號能稱任必守其法者以公嘗事文襄率訪之比歲公益老不任事而亦辭矣公年十三喪父事其母陳撫其弟瑄者友兩盡平生質實無矯飾尤以信義自持至老好聞善有所得必尊錄之三子曰淵源澄教之有法嘗恨少孤廢學俾務其大者無以一藝成名其後源以明經竟登進士第為兵部屬澄游鄉校且有聲而公亦從受封曰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用源初官也當 命下公與其配任安人同拜于庭下命服煌煌鄉人方羨之未幾而公以疾卒矣其卒為成化十八年三月

丁亥享年七十有四訃至兵部君將歸卜其年十一月壬寅葬于吳縣阪阪鄉堯峯之原乃來請其友吳寬文其墓上之石而泣告曰自吾官于 朝吾父數遺書教以忠謹清慎其說不一令手迹宛然皆未能行也而吾父遽焉棄世非子誰慰吾悲者寬敬諾蓋公則沒矣至其老而貴吳人皆曰公嘗有力於文襄文襄嘗欲薦以一官不果宜其終得之也噫此殆知其淺者夫吳中財賦甲天下雖尋常之地圭撮之粟悉籍于官參錯填委之間而弊所由起者倚是而營其身家之私其人可數公豈特惡此不為其助文襄立法而陰有德於人益多矣不然彼之營私者身且不保尚何貴之云而況澤及其後人矣乎此可以為驗者則予表于其墓豈徒順其子孫之情哉所以勸乎人者意亦有在

贈承德郎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陳公墓表

華亭陳一夔與予同官于 朝相好甚公暇過予談詩輒欣然忘歸他日與其友趙栗夫至則其容戚然言欲發且止已而栗夫為言曰一夔之父母不幸俱沒而葬久矣未有表其墓者今者自咎不早為圖使先德泯焉不顯敢介僕以請於是一夔乃起而拜予固重一夔者而一夔乃復不忘其父母如此不又可重乎其何忍拂之狀曰陳氏世為華亭人其先曰慶四者居郡城之南胥顧泖之陰生鼎亨生文德生守仁為同里張氏贅婿生以言即一夔之父也其諱綸字以言別號怡筠少侍外舅宿玉匡游會稽及長而歸適父當就逮京師徒步從之時永樂間朝廷營建未已被罪者例發工作即以身代備歷艱苦人不能堪而處之自如鄉里稱其孝後父母繼亡居喪盡哀以陳氏舊業不可廢也始還自吳家貲而居之有矣弟縉既沒無子而多貲又其居城西市中或謂可據而有也不聽曰吾豈利其死者鄉鄰或乏用度嘗貸其米不償則曰歲方歉非索逋時也後竟焚其券初代父工作時每露臥因得喘疾後非春秋時即深居不出日惟焚香賦詩以自適其詩幼學于里儒沈師聖已有妙句及壯猶以舊習未忘時寫其興致而已其讀書能通大義至諸史所載事實則多所記憶云生于洪武乙亥某月某日卒于天順壬午某月某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俞塘北原配江氏早卒繼陶氏能相其夫成家每夜紡織達旦不休平生見寸帛亦拾而藏之不忍棄以其子向學往往節縮日用以供其師友之費其勤儉如此生于永樂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成化己亥某月某日合葬俞塘則卒之年某月某日也子二人長圭善書畫藝宗

仕坎章即一夔以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嘗以先任考最獲 賜勅贈其父官而陶氏為安人 恩典盛矣而復圖此陳氏子孫其尚有考於斯以嗣其德也哉

文林郎大庾縣知縣夏府君墓表

府君諱俊字人傑姓夏氏世為崑山人而居吳閶門西久矣家當市廛中里鄰之人爭習為賈公視其子璿璣有妙質獨教之業儒擇經師徧令從學而資給之甚厚曰吾固不賢於世俗之厚於嫁女者耶他日璣登進士第歷知應城新淦大庾三縣遂擢監察御史而璿以太學生亦授州判皆府君之教也御史君初為縣有循吏稱 天子褒及其親於是府君獲封文林郎大庾縣知縣當是時御史君方仕于 朝府君自吳中迎來適遇 恩命偕其子拜受 闕下人莫不羨之其御史君引疾家

居極侍養之樂者幾二十年而府君年九十四而終實弘治六年二月十二日也府君質莊重言笑有時事父母孝母樂氏性嚴率其妻承順無違母常病危禱于神祠同茹素三年以延其生母病果愈尤有厚德女兄之夫仕于外以百金託之歲久持還封識如故嘗買一商物既而酬其直商誤以爲酬矣不納府君曰若何善忘耶卒強納之其年既高節序賓客滿門子孫侍側宴飲終日歡然無倦容至語及其親然輒流涕不樂耳雖重聽入夜猶能燈下觀書而步履更健人所以美之者不獨以貴也府君之先俱不仕曾大父貴一大父文達父季益世有積德其配沈氏柔慈儉勤稱賢里中先三十九年卒贈孺人子男四長即璿娶李氏次即璣娶周氏封孺人次玉娶吴氏次衡娶陳氏繼吴氏璿衡俱先卒孫男四曰節曰武曰學曰道女六曾孫

女二以卒之明年九月十二日葬于吴縣橫山陳墩村先塋之次御史君使人持狀來請文表于墓上噫其何以表之惟御史君自入官以來以清德見推於人固其有以自立亦府君有以成之也乎聞之府君就養新淦時已多留室無一人敢造其門請謁者其子因得盡施其公平之政而亦以此不悦于人遂謫任而去然其名則益以起矣向使府君有幾諫之失且遺辱其子能成其賢完然一節至於久而不渝耶此人所以美之者徒得其外之可見者耳夫發其潛著其幽使其德昭然于人此表墓之文所當作也

封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林公墓表

惟林氏之先爲魯人後避晉永嘉之亂散居閩土有諱滴者仕爲福清尉始家于閩遍生仲雅仲雅六子長曰高宋屯田員外郎再徙吴中譜稱平江房其季尚有子建任大理寺丞大理之子升兵部侍郎兵部之子貞卿江陰司法八傳至誠山公之曾大父也大父曰清隱父曰貴和貴和通易善卜筮之說 國朝永樂間五從中貴人泛西海入諸夷邦往返輒數年竟無恙考終于家自誠山以來皆不仕至公生二子曰符登進士第仕至廣西按察使而林氏復顯公以符貴被 勑封監察御史者幾三十年壽八十三以弘治九年六月十七日卒公諱昱字士隆號守軒生未朞其父行役于外祖母范氏出魏國文正公之後知書善教公導之不懈既冠謀以養親即出授徒故工部侍郎吴公復時知吴縣重其名延教諸子後永嘉葉錫以庶吉士來繼其任廉潔無私務建義學禮請居師席待之甚厚而公亦自重未嘗輒造縣門諸生誠服皆自以爲得師公學不爲浮靡之

習 朝廷有纂修事遣官下吴中郡守輒請公預焉及公年益高凡行鄉飲禮輒居賓僎之位起居拜揖不失禮度其與人處不好謔浪飲酒雖至醉其貌愈謹與弟士明相友愛見宣聖裔孫鏞孤貧好學察其器識非絕困者以女弟妻之後鏞仕至都御史有賢名轉工部侍郎而沒教其子必業儒符自御史再擢至按察使官亦尊矣公不自侈大及符以公事降知南雄公亦無慍色終日怡然賦詩飲酒如故人無不歎服者娶長洲夏氏封孺人賢行克配以弘治八年正月二十四日卒享年八十一子男長即符娶范氏亦出文正公後次節承事郎娶王氏女一嫁儒士劉潮孫男六原震原復原益原升原泰原鼎女四曾孫男一女一公前卒二年自爲葬銘及是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一日葬于高景山之原合夏孺人兆二子以予有交親之好復請

表于墓上予讀公銘文竊見其叙世系述事行詞質而核乃探而書之嗚呼里中耆老淳實如公者不可得而復見矣然受榮封享高壽子孫蕃盛如公者亦豈得哉是宜書之以示永久

施孝先墓表

施氏長洲舊族也家尹山之傍在 國初科舉法未定 詔選富民入官有授命爲方岳牧守者號曰人材施之先曰景仁時在選中遂知閩之建寧孝先之曾祖也祖尚義繼被薦用從事戶部未仕而没父思繼娶薛氏生孝先其諱述孝先字也少游郡學勤勵謹飭乃欲取科名以素嬰脾疾乞歸田間而命其仲子悌代之俾從師問學入則誨之甚嚴期無忝家世悌竟登鄉舉中歲後以家事付長子愷愷尤能服勞家再裕而孝先益晦迹林下自號逍菴坐臥一室藥茗左右日以調攝爲事雖親友

亦不多接見也弘治甲寅年七十以十二月二十一日終于正寢配陳氏先十六年卒子男三人長即愷娶張氏次即悌娶葛氏次曰恍娶顧氏女一人先卒孫男十一人元吉元祥元祐元祚元振元善元亨元慶元亮元貞元福女六人將以卒之又明年丙辰十二月十七日葬于其里之先塋悌以予與其先人舊識持狀乞表于墓狀稱其父重厚端慤不好爲智巧與人交言則必信凡聲利紛華一切屏去至於誠恪見於追遠孝謹竭於事生尤可道者噫是足以表矣乃循孝子之意書之夫自科舉法行士之游于學校者孰無干祿之志及其出而仕也然能保其名全其身者亦不槩見也以孝先之隱處較之其得失何如哉因併書之

明故封南京太醫院判周公墓表

公諱南字尚正姓周氏自號菊處其先鄢陵人也有爲兵馬黔轄使者從宋南渡始家于吳子孫累世皆以醫仕曾祖曰光澤縣訓導瑾祖曰太醫院醫士黼考曰處士景新娶某氏生公公衍其先業攻帶下醫至公兼通諸家言吳中論名醫必居其列其用藥不取奇效然人賴以活者爲多有疾者雖百里之外亦來迎治亦惟其不計利人尤感之公爲人和厚衣冠隨俗不爲詭異杯酒對客酣笑爾然平生不好爭競以忍自喜人卒服其德少有孝行母病嘗日暮昕夕扶持所以承順之者無所不至有異母弟撫愛不衰子庚嘗業儒不強以醫業庚顧以醫被召與御藥林中竟以其官封公爲南京太醫院判初庚無子欲以從弟良之子繹爲子及庚卒公遣人入京師抱繹歸家而庚始有後公年八十二以弘治丙辰五月十六日卒當病甚召家人處

後事井井不亂且言吾嘗以某日逝矣已而果然其明爽如此配閭丘氏封安人生庚庚娶陳氏繼娶顧氏贈封並安人三女嫁馮字高祉湯璠孫男一即繹女一教陳鍵於是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公于吳縣沙涇村之先塋鍵率繹來乞表墓道予以公之卒非特生者之悲而已庚有文而孝死必不瞑不能無望於此獨無以慰之乎且公已衰病嘗肩輿過予以生壙之記爲託予既許之又二月而公遂不起又無以慰之乎故書此于石俾刻之

仰府君墓表

長洲仰氏吳中名家也曰大理寺丞諱瞻者仕于 中朝爲良法吏府君則大理公之長子也其諱崇字惟高別號遜菴幼好學稍長侍其父居京師將以書藝薦用以疾弗遂則歸治家事

益樹產業教諸弟絕無仕進意當是時河東薛文清公為大理卿得罪中要其父亦被誣同下獄遂謫戍雲中凡六年府君不憚勞苦數往省之道過京師輒訴冤于當道者當道者固知其父冤也相與言于
上得召還遂復其官居三年其父竟請休致府君力奉養以娛其老且遣其子璿入府學圖嗣官業璿後得濱州同知復分祿奉養乃作居第于封門外日享其樂於是府君年益高以書遺其子曰吾且莫人耳汝其歸哉璿即日告歸益明年府君以壽終實弘治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也春秋九十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其處娶卓氏世南府同知某之女先十二年卒子男二長琮義官娶崇明縣醫學訓科劉某成女次即璿娶四川參議周賢女女二長適太醫院判陳公賢次適夏永孫男四曰瀹曰溥曰灝曰澮女二適沈齡王雲宗縣學生

曾孫男二女一府君平生讀書是吟詠既老康強不衰凡鄉中行鄉飲禮必預賓席及年八十以
恩詔有冠帶之榮有司復奉酒肉養老于家況有子在而能致其養歸而能送其終可謂難得者矣銘曰

封溪之陽曰有一老樂善而康惟其行是遠其終身亦獲其報生際其時死得其所緡用之福尚踰其數嗟何憾哉全歸茲土

贈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楊公墓表

公諱信字仲實別號梅老姓楊氏蘇之吳縣人其先累世家崑山自公為常熟周氏婿再徙吳城西留家上居焉其地繁華而是四方商人輻輳其地而蜀艫越舸晝夜上下于門其地所為貿遷業貨殖者必精悍少年始算籌計算取息而公處其間獨寬無能人也惟服勤持儉如在田畝時與人貿易人亦無忍欺之者久之衣食自足而里中所謂善籌計算者顧多不及初公孤且窮依姻家謝氏稍長即思報之代謝氏行役既壯去其家益念往恩所以周卹其後人不絕人稱其德厚當其年老郡縣延與鄉飲酒公曰吾何德以堪惟一赴而已人又稱其德靜也於是公生二子伯曰昂仲曰昇以仲生有異徵資更多留教之讀書登進士第給事
禁中昇數上言事敢攻人或告公有子為美官當蒙顯榮奈何為危機以為家門憂公謝曰子為楊氏計誠是然吾不以官使徒食
君之祿而無所建明得非於公議乃多矣乃以書勉昇曰吾老不必念當盡爾職以圖報稱可也人又謂公賢彼以謹愿無能稱之者特其外貌耳公配即周氏性嚴謹治家以正家人不敢違其意然其心實慈能衣食若某山以不然也少時其故里多累害人者度必不為所容

謀於公為自全計公所為徙居於吳凡其家之立子孫之成其力為多弘治丁巳六月九日公年八十而卒以又明年九月十五日既葬于楞伽山紫薇村又四年其配以辛酉七月十五日卒年七十六昇方以公事奉
敕往遼左還聞其母喪哀慟不勝他日泣告予曰吾父棄諸孤歲月幾何而吾母不幸復至此何痛如之將以今年某月某日合葬惟先君葬後墓上無文以刻遂乞書之予曰何用此為也君之所以至此者父母之教也
天子方推君欲報之德之意
敕誥褒嘉循以
恩典贈君之父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母封太孺人此豈足以為楊氏光矣不腆之言何足以暴先德其以是表之

太安人張氏墓表

太安人張氏世為灃州人有以軍
功授九溪衛百戶者其大父

也父娶于孟生太安人少端重精勤女事父母愛之爲擇配州判楊公景有妻劉氏適羨求得爲繼室當是時劉氏遺一女甫周歲啼飢而病太安人入門即抱置于懷爲索乳媼活之公自以爲得賢配及公擢化州同知州適蠻峒猺獠聚黨攻城公善捍禦城卒不陷當其勢危係屬妻孥爲謀出避太安人獨謂不可泰然治家事衆倚之而安州既無事公始休致有子曰一清生有異質欲教之顧家甚貧太安人乃脫簪珥資給之而躬督勸之學一清竟以奇童被薦公與太安人携入京師時年十二耳京師人競觀之嘆曰雖其子之異亦惟有賢父母之教之也後用 詔旨績學翰林益督勸之遂登甲科號名進士歲餘公沒太安人獨從已而食其子中書舍人祿奉養甚厚更被 封典人復嘆羨之太安人爲人寡言笑至老不見喜怒深居閫內能

以禮自持性更仁厚奴僕有過容不忍責然教其子獨嚴當其子仕於 朝所交多知名士太安人喜客過從輒治具相款及聞其與客談笑失度退即戒之既其子出僉按察司事提學山西慨然欲振舉學政適有無賴子 侮諸生杖之致死復戒曰爲刑官當如是耶獨不憶而父之訓乎蓋教之如此以弘治戊申五月十五日卒于太原官舍享年六十有二葬且數月提學君以予同年相好也使其門人閻价華齎兩古士來求表其墓文夫太安人之行固當顯書于石若其爲楊氏立家之難百世之下子孫宜亦有所考也乃系之曰楊氏本雲南安寧州人中占籍巴陵太安人以劉氏女嫁鎮江胡宗瀛始依之居而葬化州于詐輪岡大山支之原太安人實耐提學君壯未有子嘗奉母命奏請于 朝訪族雲南而擇從子紹芳歸嗣其後而楊氏爲鎮江人自此始

王節婦墓表

長洲有名家曰王氏葬于荻扁益地鄉者累世矣距其北六百步作新阡以葬者則節婦滕氏也滕氏常州無錫人出宋龍圖閣待制元發之後父曰季常節婦年二十三歸王氏爲廷用者之配又六年而廷用卒生二子長六歲次始晬日夜抱而痛哭誓不再嫁宗族見其志堅亦無敢勸之者二子漸長教之更嚴其姑以兒無父稍惜之曰惟無父所以教也姑悟二子竟立節婦居處能以禮自防不輕越中門雖婚姻家不一至聞父季常喪惟向其家哀號而已其嚴如此家人化之凡寡居輒不嫁爭以守節爲賢然性好佛臨終益精明側臥而逝人以爲有所得也其卒以弘治甲寅九月丙申享年八十七曰錡曰鉦即其二

子鉦先卒女二人適周岳張某孫男六人曰洙曰漳曰湮曰汶曰潛曰澋女五人曾孫男六人曰室曰典曰圖曰籍曰文虎曰晉馬女九人 予與節婦從姪陳君文鉞交父與錡及洙汶皆相好於是將葬以丁巳二月甲申錡持塾師邢參之狀來求文表墓惟婦人自少守節迨年踰五十有司例奏于 朝旌表其門如節婦事里父老亦上于縣矣節婦以爲近名力止之乃已君子以節婦爲益賢也其後 恩詔下凡高年者有肉帛之賜則曰此 朝廷養老盛典也敬受之節婦賢行甚夥他皆不必書書其大者以慰其子孫之思云

張淑人墓表

故山西按察使趙公之配淑人張氏以弘治九年七月十五日卒二子昌齡遐齡將治葬以予亦居憂于家特趨吳中請銘其

墓予感其孝既諾之然未暇作也又明年孚還任吏部而退齡亦免喪以鄉貢進士來試禮部他日謁予言曰先淑人葬三年矣已有銘刻而埋諸壙中痛惟懿德後世子孫孰得而知之願書其大略顯刻墓上幸甚惟趙公為鄉先達予雖未嘗與之接然聞其居官風采卓然意必有賢配以助之況有狀之可據乎蓋趙張俱武進右族淑人之父彝嘗為掾歲滿謁選京師將得官而卒淑人與其母唐氏不能歸適公喪元配朱淑人求繼室未得鄉人有知淑人之賢者曰公欲得賢配無踰張氏女者祭之果然遂禮聘而娶之其年甫十七耳入門事公已能修婦道而前室之子昌齡方九歲撫之尤至以舅姑皆不逮事命其母獨居無子請于公迎養于家其母安焉當是時公數奉 命出巡諸道無一歲寧居以淑人善治家不復內顧及公超擢山西

淑人居內施其相夙夜無違公益得盡心公事久之公致仕還家一時賓客填門治具延款各適其宜少暇公謂淑人曰亦可休矣顧方督諸婢僕樹藝紡績不已凡日用衣食之費不至缺乏者皆其力也淑人用公 恩初封孺人再進今封卒之時年五十三子二人長即昌齡娶楊氏次即退齡娶陳氏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張廷瓛次適承事郎孫紀次適生員薛乾退齡娶薛氏女為淑人出孫男四人女五人淑人合其夫葬邑張墅之原葬之期為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後又明年三月晦表

林母葉宜人墓表

宜人為封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汝炎之配汝炎歿從其子且享其祿故爾稱之其姓葉氏與林同出於閩皆稱大族宜人當為婦時事其舅樂稼翁姑宋氏孝敬不怠能得其心尤善處妯娌俾皆雍如也奉直公性剛直少容能以柔順濟之公雅好賓客至必宴飲娛留其具以待品物必備若非遠城市而居者佐公理家政凡錢穀出入稽覈必精家人數百指衣食有餘輒勸公賑施貧乏至稱貸而去或不責其償憫人疾病及猝患湯火之厄常貯良藥給之其心之慈雖僮奴有過不忍笞辱而尤恤其飢寒勞苦若兒女然故鄉里以佛稱之至於教子則嚴不少恕子生稍長即不使習里巷鄙語呈見尤以擇飲食為戒迨長遣從良師游學業少懈輒白其父責之曰吾不能掩其過使爾不肖子也諸子竟爭取科第成名人謂其善教之力宜人有四子其叔出側室王氏所以待其母子者恩意無間先是伯任戶部郎中仲工部員外郎並以公事歸為親壽適其季復登鄉薦一老人時二家 恩加封命服煌煌同坐堂上子婦率諸孫

進觴酒拜舞堂下家慶之盛鮮有及者閩人榮之弘治己未宜人春秋八十有四以其年四月五日卒子男四伯曰璧廣西布政使仲曰璽貴州左參議叔曰址不仕季曰奎舉人璽先卒女二人長嫁黃陽次嫁福州學生陳舜鐙俱先卒孫男七曰鏞曰鉞曰鋼曰鎮曰鍇曰錮曰銷女六長適葉顯餘未行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閩縣清廉里翻羅山之原合奉直公兆璧具書狀遣使上京師請予同年友吳寬曰雖兄弟所以得至此者吾母之力為多惟吾母內行甚備宜有詞刻諸墓上幸矜而畀之寬念契義之重且聞宜人之賢已久乃叙而書之然宜人則賢矣吾聞其子之孝又可書者方其子之擢廣西也自嶺南而來念其母老使即之任則例不得歸省顧閩中迂遠遂兼程以行竟達其家而宜人臥病適數日矣亦念其子欲一見不可得家人

慰解之紿曰子將至矣已而果然母子相見甚歡益又數日而宜人始不起鄉人傳以為異噫古稱孝感今復見之敢附書于後以為慈孝之勸云

何母太淑人呂氏墓表

弘治壬戌刑部左侍郎何公奉　命賑飢東方民既獲濟公念其母太淑人居家年高急馳至越中省之居數日太淑人趣公還　朝恐公不忍舍去躬送之門故示彊力曰汝惟夙夜盡瘁節以報　朝廷無以我老為念也公至京閱月則聞太淑人訃音慟哭痛恨不勝將還治葬來告曰吾母有賢行非表于墓上無以示久遠敢奉寮友屠公之狀以請惟昔公以都御史巡撫南畿一時德政被于吳中者甚多甚慈教所致不可誣也今公有請敢不諾叩太淑人諱翎姓呂氏世為新昌人宋有司農卿曰

秉南者子孫數傳益盛遂為邑中右族太淑人為處士文度之女始笄嫁于何為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崇美之配是生子為侍郎鑑太淑人未嫁時已稱賢女年十二失母楊氏居喪哀毀有禮見叔母吳氏有淑德即母事之蠶繅紝紬紃孝敬有人所難及者及為婦愈達婦道通議君在官之時祖姑呂氏在堂察其賢明遇家事之大者必與議而後行數稱之曰吾家得新婦將由此而振乎其舅姑孫翁姑俞氏尤以家事倚治于內太淑人不自為功所以事之者益謹日必躬具飲膳見食則喜或食不甘則踧踖不自安必再具而進呂夫人晚年患風疾起居飲食左右扶持至躬除汚穢不煩侍婢歷數年不倦嘗夜妾王氏生子欲棄之太淑人坐守至旦竟撫育成立平生性更不恪嫁時有私田若干畝歲悉以所入公用至夫族有婚姻事往往斥賣衣服以助之若鄉人貧乏通議君欲加賙卹所以贊成之者尤多故稱其賢者內外無間子鑑始學已善教及登進士第自為邑令至顯官所以教之者尤以節儉為言並其自奉竟以布素終身凡狀所述事行尚多在他女婦為難得然在太淑人自謂當然以為此特常事耳若其出於變故得其二事之非常者當特書之在正統已巳閩處寇難連起流劫郡縣通議君適候官南京一夕里中驚呼寇且至矣相率奔竄山谷間太淑人以二男女託其舅氏曰吾從舅姑生死以之不暇顧此也已而知為訛言乃已他日郡家失火延及其居家人爭取財帛避去太淑人獨入祠堂收先世神主及畫象抱持而出餘無所顧此固事之猝起者而能處之如此其識見過男子多矣其卒以[illegible]而表之太孺人享年八十八初以其子為監察

御史封孺人後加今封又通議君卒蒙　恩今有司治塋域至是復遣官啓壙合葬焉　賜祭皆如制鄉邦榮之子男三長即鑑次曰鉌承事郎次曰某庶出女一適劉充孫男四長曰宇國子生次曰寀縣學生次曰寯曰寮女五適呂經賢王誼俞極俞嘉言一尚幼曾孫男二曰紹曰繼女一夫太淑人能以慈教成其子為時賢臣且孫曾詵詵其盛未已所謂由此以振其家者呂夫人之言不尤驗乎因附書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五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六

墓碑銘九首　墓碣銘二首

贈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江公墓碑銘

英宗睿皇帝在位方十四年海內富庶號稱極治獨北虜屢犯邊爲鼠竊之計　上思所以攘却之者乃下詔躬率六師往征師行以失地利而潛一時將校畜勇爭奮乘輿而山西等處署都指揮僉事江公與其弟子四人同日死之時正統己巳八月十六日也公諱洪字朝宗其先廬之合肥人祖浩從

太祖高皇帝起兵取天下累功官至明威將軍太原左衛指揮僉事子孫世襲并得贈其父大海如其官既沒子濼嗣而公則濼之子也公在太原既以才勇知名宣德末選總京營左翼久之陞署都指揮僉事仍守山西既而從駕北巡遂死于難矣年

甫若干公既死　朝廷即命其子湧嗣職所以慰公于身後者甚至公爲人偉軀幹沉毅有謀御下紀律嚴整而推心任人能與士卒同甘苦蓋有古名將之風尤善騎射射輒命中流輩莫與比者性素儉約食饌稍盛即撤去而奉母劉氏必極其滋味母疾更割股肉作糜進之疾獲愈人以爲難其配陳氏贈都指揮僉事實之女寡居能以禮自守教子湧有法湧亦有將才嘗從征老軍營功多實授都指揮僉事署都指揮使事以其官復贈其父若祖而贈祖妣淑人封母大淑人次子漢出側室尹氏女二長適太原前衛指揮僉事王貴次適太原左衛指揮同知陳良孫男四人曰桓先卒曰朴曰楫曰櫛於是湧痛念其父嘗憤然有滅虜之志既奉公遺衣冠葬于先塋他日託武陟令陳君瑞卿狀其父死事求表于墓嗚呼　睿皇帝之神武所以爲　宗廟社稷之慮至矣蓋有周張皇六師之遺意而非後世之爲游田者故當時死于難者多公之事若同於人不足書獨惜平日號士大夫者衆　君父生還以取富貴有媿于王孫賈之徒者亦多則公之事固異不書可乎夫死者衆所難生者衆所易能爲其所難而不爲其所易公之所以可取者在是而予爲之表者豈惟慰湧之孝思哉亦惟媿乎人焉爾

明故中順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致仕李公墓碑銘

南京太僕寺少卿李公致仕之二年爲弘治癸丑七月九日以疾卒于吳城通闤坊第素與公厚者若陳大理璚文太僕林華皆走弔涕泣又有在百里之外如吳僉憲叔者以其子幼相與圖其後事而蘇守史公特斥俸金助之且謂公官四品例移

禮部以聞於是　天子命之諭祭其文有學優才贍性直行方之語所以褒獎乎公者甚至少傅徐公與公最故既厚賻其家沈啓南史明古諸君爲議喪禮且求葬地得于吳縣九龍塢乃葬以甲寅十月六日而文君巳爲之銘矣其弟應祥謂寬宜銘其墓上之碑以書及儲考功瓘狀至初公病甚亟欲與寬一見訣別及是悲恨執筆輒止蓋久而不能成文嗚呼吾忍終不爲吾友之爲人耶公李氏諱甡一諱維熊字應禎以字行晚更字貞伯其先從宋南遷至吳中遂占籍長洲世醫家曾祖仲純不仕祖士文有文行以醫士始居南京考諱敞贈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妣賀氏繼妣陳氏俱贈宜人宣德辛亥八月某日公與其弟應祥同生少警朗力學好古博雅尤尚氣節景泰癸酉登鄉舉舉進士不偶入太學中貴人方用事言於祭酒欲致

爲執師公避匿不赴成化乙酉張授中書舍人見同官或由他
途以進恥與爲伍乞改教官補外以非例不許他日又有諫直
文華殿者故扳公同事以振清議公益不樂適有旨寫佛經上
疏言聞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所謂佛經也言甚剴切人皆
危之賴 上仁明特答而不問已而乞省繼母還竟罷殿直
秩滿擢南京武選司員外郎未赴丁繼母憂服除改車駕司進
職方司郎中尋擢南京尚寶司卿又三年始有太僕之命甫兩
月以公事詣闕下遂請休致曰即 上不許已再具疏奏竟
歸素少容至是性益卞急醫以爲病徵果不起享年六十三娶
王氏永樂初學士景之孫教諭貫之女也封宜人生男曰系先
卒側室某氏生紹繼五歲女二人嫁貢士祝允明張廷獻自公
入官數有建白爲中書時當郊祀輦有寘公奏近時中書舍人

坐給事中御史後非制禮官重復僞不從知典故者則是之荊
襄流民相聚朝議恐爲亂欲逐散之公言民既墾田築室爲定
居計逐之祇益亂耳不若因而撫之便後卒增置郡縣如公言
平時企仰先哲見遺象并石刻必臨摹以藏尤慕范文正公題
其居室曰范齋因以爲號嘗使湖湘念吳尚書雲死節 國初
葬于江夏特訪求其子孫及其事蹟以傳其氣貌嚴峻若不可
親然喜交游及汲引後進朋友死往往經紀其喪恤其妻子於
故舊之情猶重也季弟早世歲分祿養其孤好客不侈家坐以
空之故卒之日囊無餘貲惟遺書千卷而已平生書蹟清古文
詞簡雅有法爲世所重公生長南京多游寓宜興中歲則以吳
中故鄉始購屋以居後宜興故人吳大本治田廬招之公時一
往然曰吾固吳人也不可他徙故終于吳而卒葬于是以從公
之志云銘曰
伊吳之人剛其精悍自我失之中夜永歎其人何如有德有言
何才何藝抑其未周始仕于 朝翩翩如孤隼與鳳共翔其高千
仞衆目仰覩在彼何寔南飛不見遂閟其形斯臥荊溪終止吳
苑孰喪既殁逝矣何遣朋從涕泣有惜其治允能蛻蛻下葬于
斯蒸治下土賢者不作我有哀誄尼父是託遺書滿篋眇然嗣
人天報其德不惟其身

明故太中大夫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陸公

墓碑銘

弘治七年七月戊申浙江右參政致仕陸公以疾卒于家明年
十二月庚申葬于太倉陳門塘先塋初公疾革已不能言若有
所屬其子指矣其子仲以治命泣請銘其墓上之碑惟予與

公同 朝二十年相知實深每惜公才操當大用于時一旦顧
以浮議而去則公不平之氣亦宜假此而發然此亦何足爲公
重輕哉是宜置之不足道也公諱容字文量姓陸氏先世冒徐
氏至公始復本宗其母夢紫衣人以笏擊其首曰當生貴子已
而得公弱歲穎敏有學游鄉校不事治舉子業日取諸經子史
程誦不輟同輩謂非所急曰聊以抵吾所嗜耳獨與故翰林修
撰張亨父大常少卿陸昂儀友善三人俱以文行聞於鄉而公
尤爲葉文莊公所知天順三年中應天府鄉試成化二年登進
士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丁外艱服除改兵部職方司擢
武庫司員外郎再擢職方郎中丁內艱服除改武選司遂陞右
參政致仕卒年五十九公在兵部勤於公事邊報或警奏疏日三
四上動輒數千言皆出公手而慮遠持正士論歸之西域貢胡

進獅子至陝西嘉峪關奏乞大臣率軍士往迎公言于尚書外夷以奇獸進　朝廷既不能却若復往迎之寧不貽笑天下後世耶議上遂已又安南累歲侵擾鄰邦有欲加兵者公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其事亦已錦衣百戶韋瑛凶悍附勢得罪謫宣府謀再用指良民妖言爲功公言于尚書具疏請下法司鞫之瑛竟坐誅而被誣者十餘人皆獲釋京師稱快先時捕妖言者多陞官例得世襲爲民被誣死者無數公請除其例獄遂衰鄖指揮昌佐求爲金齒騰衝參將公執不可俄中貴人召公至內諭旨公言西南夷要地必得堪爲將者守禦佐非其人若順成之異日壞事咎將誰執佐計竟沮他日復有中貴人舉都指揮二人爲都督僉事者命已下公益不可言都督大官必積功始

得彼何人而欲亂法耶舉者亦恐事擅尤宜置之于法以爲後戒疏凡再上言甚切直　上從之一時雖曲宥其人而自後犯者必罪著爲令他所建白若論馬政四事論儲養台輔教導勳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京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愼重會議又八事及在浙江奏究察民隱振作士風行縣至桐廬見嘗發瀕家兄弟殺於嫠母者夫婦事人傳以爲神明之政焉既乃條列浙中便宜十事悉見施行間因公務入京又論漕渠利病語斥權貴沮事有人所不敢言者益公少即有志天下如兵刑水利之類有所得輒手書之册後多見於用云公事父母甚孝父病躬奉湯藥不離左右者累月嘗夜醉歸母不樂自是飲必半杯不敢至醉其居喪盡禮三年不入私室人未嘗見其嬉笑治家嚴肅動容凝重若不可親狎至與人處歡然也性喜聚書政事之餘手不釋卷見於著述率明切平實爲詩文凡若干卷外記錄諸書又若干卷陸氏世爲蘇之崑山人公之曾祖諱福祖諱繼宗皆不仕父諱裕以公貴累贈奉直大夫兵部武庫司員外郎妣陳氏累封太宜人配張氏河間府通判琛之女累封宜人子男一人卽仲鄉貢進士女二人長適太倉衛指揮使張漢次適鎭海衛指揮使武勳皆封淑人孫男二人復陽孜陽女一人銘曰

瞻彼崑山瓢兹良玉玉匪可貴人秀而毓有美陸公白皙而豐少則有志晝然其躬統師籌邊惟大司馬我佐有勞操縱用舍朝有成憲懷人妄干以身障之我力桓桓力所可爲夷險一視何以爲之國有奬事手削章疏觀者駭焉我職任是位卑亦言彼愚不知指爲沽直知者與之則爲盡職爲上爲德不宣惟斯

出參政事惠澤兹施未究厥才歸歟則述逍遙海濱進退不谷白日自顧吾身獨全全而歸之瞑于九泉

明故江西贛州府知府致仕進階中憲大夫顧公墓碑銘并序

公諱睢字德明世居吳中爲著姓自孫吳以來代有顯者曾祖祐祖榮皆不仕父顯登永樂甲辰進士第稱疾不仕教授鄉里以易師終身後以公貴贈監察御史母余氏贈孺人公少孤而貧篤志問學刻苦特甚宣德壬子中應天府鄉試正統丙辰登進士第選爲翰林庶吉士凡四年授行人秩將滿用大臣薦擢福建道監察御史久之陞福建提刑按察司副使俄爲姦民誣奏事既白猶調知贛州居官五年以老乞歸年八十五而終實弘治乙卯年月一日也公爲御史最有才名嘗理山東長蘆兩

運司鹽法宿弊頓革商人便之踰年再出巡山東適値飢歲或
建議犯徒罪以下者贖米宜加于舊公言今米價騰踴民方不
堪使乘急多取是益困之也當如舊便飢民奪富家粟吏擬以
強盜律公言荒政緩刑殺人者宜以減死論一時全活甚衆至
於吏或不職則自布政使以下輒劾退之不少假借時太保王
公文掌都察院事以公得憲體移于御史凡出巡者皆當以公
爲法歲滿吏民奏留一年 天子特從之及自閩臬謫贛人
頗爲公不平而公至則方博詢民隱專以安輯爲事屬縣有長
河洞洞蠻強悍不時出沒劫掠屢招諭之而勢益熾公以爲是
不示之以威吾民終爲魚肉而已偕守臣上疏言所以勦絕事
宜 朝廷用其策兵至則剿糧已具士卒用命捷奏嘗賜金織
文衣一襲賚鈔二千貫以旌其勞公有治才遇事裁決從容不

動聲氣事無難易無弗辦者贛故多訟民莫能欺若豪猾吏胥
皆斂手以服人至于今稱之既致仕歸治家政益有條理而節
儉簡靜人莫能及雖老猶善談論每舉一事纚纚然始末不遺
往往以居官之法爲後生輩道之皆可持而行也蓋公自入官
以來凡六十年而家居半之康強自適福履加厚有子餘慶舉
登甲科以司空屬考最復賞恩進階人以爲公榮於是餘慶卜
公卒之明年十二月二日葬于武丘鄉梅林先塋以予爲同年
俾書墓上之石予念平生數拜公堂上辱誨言爲多則於公之
葬固不能已于言也乃不辭而書之公娶鄒氏故贈監察御史
某之女有賢行封恭人先公數年卒有子二人長即餘慶以河
南布政司參議致仕娶劉氏次餘祥長洲縣學生娶俞氏女三
人長適南京都察院理刑知縣杜啓次適劉泰次適劉嘉縉餘

祥娶劉氏女皆妾段氏出孫男一人永齡女五爲之銘曰
侃侃顧公蚤以文顯 英皇之初甲科則踐詞林宿留才蓄
不施厚對之美惟小試之乃陟憲臺以繩以糾直指一方吏民
奔走民有失所我其舉之吏有不職我其沮之赫赫之名聞于
朝著予之臬司何奪之遽章貢之閒郡事爲繁公往治之不見
其艱引身而歸年未耄艾有子繼之我事已代考公入仕五紀
于茲孰不入祿如公者誰嗟哉吳中實多壽耇自公云亡今復
何有梅林之墟築此幽堂有厚德者百世無傷

明故朝列大夫湖廣承宣布政使司左參議徐君墓碑銘

君姓徐氏蘇之嘉定人也曾祖公行祖茂宗皆不仕父瑄以高
科仕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其官贈茂宗其娶恭人王氏生

君諱嘷字以衡少入縣學與諸生處能除去富貴家氣習謹飭
如寒士數舉于鄉不偶從貢例入京天順壬午竟登順天府鄉
試成化己丑擢進士第觀政都察院初授南京刑部某司主事
累陞本司郎中丁母李恭人憂服除擢湖廣布政司左參議君
在刑部敢慎獄事不肯以深文入人罪寃抑者時有平反尚書
太原周公特稱許之及在湖廣益以簡靜自守所至事有便於
民者輒行之嘗督運漕餉出納之際能除宿弊而事無後期人
方望君冉進而君述職于 朝事有不樂遂陳于吏部求去矣
人皆惜之既歸日與賓友相娛樂諸子更孝極甘旨之奉與其
弟以德尤相友愛良辰勝日觴游歌詠不復知有市朝事其樂
可謂至矣然嘗曰吾藉君親之恩得至今日使不知足其犯老
子之戒乎因自號足菴以見志弘治丙辰五月二十七日俄以

疾不起春秋六十七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邑西先塋之次君
娶封氏封宜人子男四湞太學生漳縣學生沛儒士濉尚幼女
二長適太學生楊楨次在室孫男五倬僑侃某某前葬湞等縗
服持邑儒浦東白之狀泣拜于門曰先人仕亦顯然未能展其
志願得銘于墓碑以彰之予辭不獲則諾而銘之銘曰
距吳之東曰有壯縣萬室聚居有族惟衍遡自偃王開國于徐
支分派別暌域是居惟都憲公起于邑内厥美濟之再世克類
問其邑人克類如何發自鄉校爰登甲科乃啓刑書爲司寇屬
詳審求生不易其獄乃擢藩佐以牧楚邦疾苦在民我其與攘
公事未終獲我私願故第大開樂我賓宴飲斯歌斯子弟任斯
大君之賜先人之遺先人之遺亦有身體全而歸之手足可啓
松栢鬱鬱高墳巍巍從我先人葬于茲阡春雨秋霜益樹益築
子孫方來顯仕宦續乃琢貞石勒此銘文以順孝思告于幽宅

明故嘉議大夫應天府尹高君墓碑銘

弘治戊午十一月八日應天府尹高君以疾卒年五十七
上聞計命官諭祭營葬悉如制於是其子節上京以葬當樹碑
墓道謂予與其父同郡又同年持狀踵門泣請造文以刻予以
無暇固辭不獲則諾之君諱敬字德廣姓高氏蘇之崑山人累
世晦跡無顯者惟積德久始發于君初其父祖見君貲美謂必
振其家擇經師遣從之游弱冠學且成充縣學生成化辛卯鄉
試中式明年會試復中 廷試賜進士出身乙未授禮部主
客司主事戊戌陞精膳司署員外郎辛丑陞本司署郎中數月
實授丙午擢順天府丞弘治辛亥丁外艱服闋改應天府丞丙
辰再擢府尹君在禮部時數奉使于外當 今上初立爲
儲副命頒賞賚南京承接上下儀度雅飭文武大臣咸器重之
再遷 遼府行冊封禮還復賞銀幣賞大同將士之有軍功者
南北跋履未嘗遑居會有府丞之缺吏部以君有年勞推擢陞
任時府事方殷佐治不倦及 今上即位耕籍田君執事恭
謹禮成 賜宴人以爲榮畿内飢具疏言民流亡狀乞發内帑
白金五萬兩賑濟詔如其請民賴以甦者甚衆鄉試爲提調官
已而行考察法黜陟屬吏惟公及爲府尹政務填委以次裁決
畢即欲以簡靜治之戒勸以都下非外郡比自古尹京者必嚴
厲明察始稱其官君笑曰任吾性而已公退輒與賓客讌飲如
平時久之吏樂其簡民安其易府中殆無事君美儀觀標度疎
潤不立崖岸與人處杯酒談笑歡如也篤於孝友母弟爲人贅
壻而卒養其孤寡于家至宗部貧乏輒有所濟嘗以強起自號

足以見其志矣曾祖貴祖達以高年授冠帶父貴以君三載考
最移封順天府丞母蔡氏封恭人君娶王氏封宜人生一男即
節娶周氏一女適楊璦側室鄭氏劉氏生二男某某三女適嚴
厚載德歸漢女孫二長適盛有循次尚幼君之卒諸子奉母于
家於是鄉友今管參議琪時爲禮部郎中及王御史倬與其弟
毛事秩樹與治喪發其篋無以爲斂其僚友呂府丞獻等咸賻
之始克歸其喪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本縣某山之原既葬節
以狀與請 關謝已來申前請其狀則管君之所造也乃按
而序之系之銘曰
偉矣高君白晳而豐匪豐其貌惟量之容凡人可親亦惟樂易
特以治人人亦以治赫赫南畿實古舊京官府參錯民風豐盈
文移旁午日多留務京尹居中仰承俯劉爰以簡靜馭其繁雄

治道所貴吾師蓋公曹參治齊曾不事事有言事者直以酒醉
後世取法庶事必應吏樂民安齊國庶幾古亦有人發奸擿伏
身其遭凶民不苟福奄然逝矣都人之傷京尹何在客來治喪
篋無遺財幾不能歛生不苟取死亦可驗有興有贈歸舟克還
朝廷念之卹典斯頒崑山之墟乃鑿乃築鬱鬱松楸 恩光下
燭學已行志仕不近名獨不終養其目未瞑作此銘詩刻石墓
道後有過者託此以告

明故中順大夫浙江溫州府知府文君墓碑銘

溫州知府文君以弘治十二年六月己未卒于官其年十二月
丙申歸葬于吳縣梅灣之原君所自卜地也將葬其三子奎壁
具書并事狀來請墓道之文予發書歎曰君與予相好久嘗約
晚歲歸老吳中當尋山水之樂以償平生之勞今吾歸其時矣

而君先我以逝則所與同樂者何人哉且君與人處雖笑語中
多直言而無隱情則所以資益我者又何人哉以是久不能執
筆而其弟監察御史森來告曰吾兄之所望在此嗚呼豈吾忍
情於良友者終無以慰乎地下哉君諱林字宗儒文氏其先蜀
人五季自成都徙廬陵宋有諱寶者爲衡州教授始家衡山於
信國公天祥爲叔父與通譜後兵亂譜亾莫能知其世次在元
曰俊卿以武官起爲鎮遠大將軍管軍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
昌生五子長定開 國初從 高皇帝平偽漢終荊州左護
衛千戶次子定聰選充散騎舍人後爲湖廣都指揮蔡本贅壻
從本守蘇州不歸而蘇之有文氏自此始定聰生惠惠生洪洙
水縣學教諭洪生君幼傳家學成化戊子舉于鄉壬辰登進士
第初知永嘉丁父憂服除改知博平召爲南京太僕寺丞稱病
去久之始起爲溫州君居官善察人情遇事剖斷無滯永嘉邑
大劇至日理訟牒千數皆得其情民知其明決也雖家人細事
迭來訴者父老以勞神勸曰縣令如家翁細事不當親耶君數
月凡民間丁產訪知已悉差科輕重皆手自編定吏不得爲奸
而民帖然以服負山居民自恃險遠終歲不服役乃令父老好
言諭之民相語曰文公非舊令比自是率如期至邑有奸民數
輩習訟喜訐慣持官府短長至殺人無敢問捕之悉置於法其
一尤奸者益附中官聲勢可畏君始至廉得其狀若無聞知者
其人謂君無能爲也縱弛如故俄白于憲司官言所以當治其
人者憲司官以彼有所附難之君不顧以計召其人至出訟牒
一篋示之其人駭服即縛去寄宿竟死獄中浙東列郡皆稱快
邑並海多盜捕之輒匿島中一旦召健卒授以方畧悉獲之上

司論功當賞辭曰此令職也且邑有盜而捕何功之有鄰邑以
銀課不足中官派償督責甚急曰銀非土產吾民何辜與償且
山澤之利責其所有使不足則常課亦當免況吾民乎竟已先
有爲郡者民相訟難決使誓於神民益惑有事惟神之聽乃籍
諸神祠不在祀典者悉毀之里爲置厲壇曰此 詔令也更取
藍田呂氏鄉約附以時宜使父老立鄉社行之月朔則躬往講
禮問詢民間利獘人人得盡所言其意蓋欲正風俗興禮義以
化導其民在永嘉者幾四年治行爲浙江諸邑最博平事簡事
畢輒入學宮與諸生講業以學官在郭外隘而卑濕始擇地而
徙之諸生欣欣翕然向學明年秋遂有舉于鄉者蓋寥寥然六
十年矣更考鄉賢徐貢諸碩而下作祠學中祀之嘗行視四境
見其外隆而中窪瀦水爲民患乃浚河道凡四十里水始洩去

民得安居又民苦歲輸納　王府糧言于長史司不聽乃上疏
極論其弊仍乞治暴橫者罪或謂　宗室不宜論列禍不測笑
曰吾爲民寧能顧利害哉後　詔令有司自行徵收如所奏地
產美梨有持獻中官者中官令民納以充貢曰梨於民何濟使
歲爲例其何以堪俾悉伐其樹中官大怒會吏部以公政績卓
異奏召當擢憲職適讒言至竟授太僕寺丞于南京曰寺丞非
官乎至則以馬政久弛銳意舉行抉剔奸弊奸吏始無所容條
長有狠愎者正色與辯卒亦信服奏按南京將官及有司養馬
不遵舊制者數輩於是人始知懼而事集今上登極君奉表入
賀陳言聖政十事多見施行間又條陳數事于　朝謂江南牧
馬草場數千頃爲勢家所侵而馬無所養南方歲出馬二萬疋
徙勞辦納而遠境不獲用皆當究其實繼又上三策極言利弊

所當興革者奏下竟從其一又以有司所祀馬神瀆禮不經宜
令改正亦從之嘗以公署在滁陽而每歲印俵馬駒官吏胥長
悉集于此殊爲勞費請以寺丞分詣各府人以爲便故事馬數
不得刷卷曰豈有無文書而能稽較者始令州縣治文書必精
而其數始莫能隱他所舉行者尚多大臣多韙之然亦有嫉其
喜事者遂移疾去及丁內艱家居者七年會溫州守缺知者交
薦于吏部以君爲宜　命下具疏懇辭不果於是去溫二十年
人思之未已及復至相率走百里外迎拜于前至則首省重役
疏滯獄吏增修鄉約爲政大率如前時復令各里立代書辭狀
之人以減獄訟設互相覺察之法以免盜賊嚴育女溺役之條
以重人命建軍衛立學之制以廣文風至於迎春鄉飲之禮悉
正其失一歲中凡七上疏皆言便民事民方賴之俄而疾作遂

卒閩郡悲思如失父母君居官尚廉潔尤喜勝閑自爲令事上
官執禮必謹至論事侃侃務盡所言或忤其意不顧及臨民惟
恐傷之苟有疾苦必爲除去之乃已平居與人言開口輒見底
裏或人有過面攻之若故舊家必周卹其孤寡曲盡其意而於
後輩接納獎勵惟恐不及其心之厚如此更好交游對友談笑
盡歡而於山水登覽不厭爲詩文明暢有新意不蹈襲所著述
多散編其學自堪輿卜筮之類其說皆通可謂博矣君之父淶
水君以君貴贈南京太僕寺丞母陳氏贈安人繼母顧氏呂氏
封太安人娶邢氏贈安人繼娶吳氏封安人子男三人曰奎曰
壁俱縣學生曰宇尚幼孫男二人女三人銘曰
文以武仕顯于前元虎符煌煌出鎮雄藩終顯以文自淶水君
君爲之子家益有聞早登甲科軒然不群始仕于外或易而侮

然則其中經畫已綏民有未安以手摩撫南北異宜此家彼戶
罔不懷仁皆曰文父頌言百以謠言一多太僕南遷意孰與同
爰勤厥事馬政無頗使就憲職當如之何終惠于民寄以劇郡
文父復來撫我罷困衛備南夷安堵爲閒皆時于溫恩澤已浹
今也溫人罔不沾潤海山之陬有異鳥來我當其凶勿爲民裁
民曰公死我無與倚莫救其仔閩郡何求斂金助喪以授其子
猶[illegible]之無以爲此吾父生康[illegible]考其死哀矣遺事尚究其志
將使姓名流于百祀胡卑之行輟折尸軌傷哉中道畢載是委
尚安于茲有街山水樹碑于墳以播厥美

明故奉政大夫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金府君墓
碑銘并序

弘治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政大夫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

郎中金府君以致仕終于家享年八十二府君淅之鄞人也諱亮字克明自其大父榮以上皆不顯父鑑以府君貴累封郎中毋曰宜人胡氏府君爲童子時非特以穎敏稱里有學佛者頗知書府君嘗受業他日讀孟子至墨者夷之章歎曰吾師其人也吾學孔孟之道顧爲其徒可乎遂舍之去更從儒者游久已奇之稍長適郡中選子弟充生員時多不願入選者府君自言于郡守守愛其有志特給衣服費遣入學勤苦不舍晝夜習毛氏詩不三年盡通其說正統九年登鄉舉明年擢進士第試政工部奉 命湖南爲 襄王府營葬事竣始授南京行人司司副司事簡府君得肆力于學開門授徒日爲諸生談詩言必據理文必合制一時去而取高科者若陸瘖輩簡沈憲副庫而下凡數人秩滿擢武庫郎中武庫兼掌諸司隸人人歲例出白金

若干兩供官買柴薪勢要不問有無輙先索去單官給之所得劉後府君裁之俾皆以時得人毋敢議者俄丁外艱去再丁內艱服除遂不起家居無事日與諸耆碩爲會以樂益歷三十年以壽終于正寢府君爲人有厚德在兵部時僚友當入 朝行大慶禮處有疾疾難於行府君慨然代之其人竟卒臨終歎曰吾非金君爲道路之鬼矣平生持已嚴而不迫待物直而不絞居官則盡心於公務處家則遠蹟於公庭人苟可交雖遠必親故賢者薰其德財苟當用錐銖亦予故貧者獲其濟尤好獎引後進至於族人之可教者多躬自指授如淮安通判淮某學訓導浩皆其姪也相繼以科貢成名府君娶張氏贈宜人繼陸氏封宜人傅氏以子洪貴封太孺人子男三長即洪監察御史次潛次瀾女一適寧波衛指揮僉事魏政封恭人孫男六某某女

二長適楊某其二尚幼洪奉 命出巡聞其父喪入 朝領敕將歸守制來告曰洪不幸罹此大故今當治葬惟吾父官五品謹按 令典得樹碑于墓敢以狀上願書其文畀之予嘗主試士入場洪爲所取士及洪初知吳江又爲鄰邑知其善政爲多今又以才御史稱于當塗人謂其固能自立亦其父之教也乃序其事而銘之府君葬于鄞之上儒山葬之日則卒之明年某月某日也銘曰

南有鄞京貢多儒務惟百家官鄉居有庫部式從甲科擢居司副夫矣金君當此軟路君在童年其志已奇執卷感悟豈有其師入仕則役學惟其時以我所得弟子是資庫部皆勞獨有餘裕史退略然莫展才具吾欽 君祿其祿則豈吾居 君位其位亦樂米邪畏入罔當保其終鄉閭歟歟黃髮諸老相慰以言公歸

何早琴変矣娛酒食矣好目見佳兒繡衣煌煌討以官業諭言勿忘八十餘年曰老終命彼貪仕者磨滅已歷或及而誅或挽而致鄞山有石工則與磨考事載書潛德斯顯爰寔孝思不廢令典

明故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劉公墓碑銘

南京國子監祭酒劉公卒其子翺告喪于 朝公官四品於法當得 諭祭而已 天子知公居官得師道特 命工部令有司造壙安葬蓋異數也翺以予爲先友知公最故且深來告曰 上之崇重師儒至矣不有文詞刻于墓上何以表著先德以副卹典之盛乎幸念之在成化壬辰擢進士第者二百五十人蒙 賜及第者三人予與公及莆田李士英後數年士英沒獨予與公在然皆老矣又南北相望不得朝夕見今公復至

此予將何以爲懷耶公之葬其安敢無一言特念同年相謝殆盡不獨公與士英感歎之深不能成文耳雖然予既後死將誰委之公諱震字道亨自號勵齋世爲吉之安福人曾祖迪忠以季子安止貴贈翰林院檢討祖蹊號宜隱居不仕博學工詩考德望以公貴累贈右春坊右諭德妣曠氏贈宜人公幼即知好學生六歲其父遣從叔父德育受業出就數里外踸踔然挾書以往不以遠辭凡其父遺書訓教輒習惟謹長入縣學爲弟子天順壬午登鄉舉及會試屢不偶人爲公淹滯惜則愈自奮發志不少衰竟擢甲科高等初授翰林編修秩滿進侍講弘治戊申爲今上之初會國子缺司業吏部求其人不得乃擢公右諭德管司業事秩將滿始再擢南京祭酒盖又五年以病卒公爲人氣剛而色毅言直而情真與人處不詭隨遇事不合於理咈然不從人有善輒稱之不善必斥之不容見朝士好進取若尤薄其爲人故公居官始終自守竟老于監官而無援之者其爲教以身率先諸生不少縱逸日課季試必嚴而公至于歲遣歷事諸司人無敢忝其序者其居師席望其容貌若不可親然篤于恩義見寒窶者多周濟之南監廢舍殘久其敝節縮公用修治殆徧諸生條其學政相與作詩紀之其放恣不率教者則造爲謗言以騰于外及公卒猶有作詩以辨誣者則公是有在而君子始益信其爲人之賢矣公在翰林嘗會試兩爲同考官　廷試掌卷　經筵展書皆爲盛事及初擢監官適　今上視學崇與祭酒　賜坐堂上公次當講易詞義明暢　上爲傾聽竟日被　賜襲衣仍　敕宴于禮部人以爲榮遇平生文思敏贍下筆數百字不留槀陳言所著有稿藏于家取歐陽氏有賢行

封宜人子男四曰魁徒軒騰類縣學生軒先卒女三人長適千戶彭勉勸次適學生王褒彭玘孫男八人曰恩嘉愈惠愿感宣戀女三人公卒以弘治辛酉三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八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侃侃劉公抗顏爲師國學設官淑匪人私昔自翰林往佐以教勤勵率人諸生是效南雍再擢師道益嚴朝暮鼓鍾步履相御違此良規有　國之始既歷十紀舉而不弛人材振作匪徒效焉心誠服之樂公教焉六館訢訢方竊相慶相向以哭吾道有命人與道亡命如之何惟其名存所得已多　帝念師儒畀以郵典　寵異于常得之亦鮮安成之野築此幽堂必有鬼神呵護不祥以賁其先以裕其後載述平生刻詞不朽

明故奉政大夫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蕭公墓碣

銘

成化辛丑工部員外郎常熟蕭公擢提刑按察司僉事提學雲貴將受敕書以行有日矣適中人以私憾欲讒公于上者賴　聖明保全卒與僉事貴州特罷提學當是時公已遘疾使道行至安僅數日而卒是歲十月二十八日也年五十三公諱奎字漢文姓蕭氏其先有諱某者從宋南渡來常熟家焉三傳曰順之爲公之曾祖祖曰安道業儒尤精於地理家之說父鳳儀穎敏有文早世公生三歲而孤母周氏守節鞠之而卒成立之者仲父鳳鳴也少入邑學後以太學生中成化壬午順天府鄉試壬辰登進士第初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督運艦淮南三年考最復贈父如其官母號安人治還京復督修大倉尋陞員外郎公少喜問學晝夜刻厲人不能堪而愈久不懈竟以

成名及居官尤稱勤敏工役紛紛未嘗以勞自弛於是吏部以公困於俗務非宜薦居外臺委以文學之任人方以為稱而公以剛直取怨幾陷於罪矣公平生事母甚孝仲父嘗患癰親為拭膿進藥左右扶持不踐寢室者踰月教其弟塾及其諸子旋而有恩與人交重信義或其人雖死猶為致力以保護其家不已妻羅氏封安人和柔貞惠與公處甚宜而撫其庶子紱緗維三人更慈安人生女一嫁趙金後公七年以某月某日卒年五十葬合公兆初公將卒語其弟若子宜求吾銘墓塾乃使人來請及是紱等復以書來曰吾母不幸又沒將葬矣惟憐而畀之予瞿然曰漢文吾知友也忍負其言終無銘以慰于地下乎銘曰

學優而仕仕尼而止孰為之尼我惟剛直雖晦其才實彰其德驅車何適我疾則纏欲知其然命也在天從我之先歸全斯阡

朝請大夫賛治少尹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同知侯君墓碣銘

成化戊戌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華亭侯君得致仕之請時年五十九後十年會　朝廷上　皇太后徽號推恩臣庶以其子直仕于　朝當受封典復進階朝請大夫賛治少尹已而直復用　詔旨歸省而君先以疾卒實丁未七月三十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君諱甚字進忠姓侯氏其先汴人也從宋南遷始居於江故今為華亭人高祖道元當元季兵荒好為義事曾祖彥才祖世隆考圭並以隱德稱母盛氏君少游郡學廩膳孫先生時為教授命作無極太極論文成理致粲然甚見稱許正統辛酉中應天府鄉試屢試禮部不中景泰乙亥竟從吏部

選尚書泰和王公見其文歎曰子何乃不得第進士耶擢為第一授襄陽府同知君至以屬吏不知為政取前元張文忠公三事忠告刻木傳之痛抑豪民為襄王所知厚加禮待三年俄丁父憂服除改處州州號難治屬邑龍泉慶元居民盜鑿銀鑛恃險為亂鎮守中貴人欲請于　朝盡勒絕之君言此州民常態願往諭之用其言民皆散去竟無事秩滿乃擢都轉運鹽使司同知鹽池無垣諸無賴相率持兵械入池恣取往往爭奪殺傷有司莫能禁君上疏陳其獘　朝廷命御史一人巡視而人乃知惧仍用其說築垣以闌人蹟垣廣袤百二十餘里外鑿濠濠外復築堰以防水患周垣建鋪舍二十四以居邏卒復創分司二於池之東西功畢而鹽獘頓革先時池旁居民每藏私鹽穿中以年大利君諭以利害民爭自首悉歸所藏于官自是鹽法大通商賈益至遷徵多儲蓄歲省轉輸之勞又歲嘗大雨池水泛溢鹽無所出君率衆屬致齋七日禱于池神明日天霽而其旁數里雨如故人以為誠感益君居官二十餘年盡心職業未嘗有過年未六十即自引退又可謂難得也已君事父母盡孝游太學時值正統末京師有警知其親之念已欲得歸省請于祭酒蕭公公不可君力請而歸及既貴恒以祿不逮養為恨友其弟莘能讓遺產與之教諸子無論諄切鉅細不遺至與人交坦易不變尤好面斥人過人多敬服之其為學務博覽亦多著述配沈氏有賢行先卒初以子方貴封安人後從君贈恭人子男五長正次方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次平郡學生次即直刑部主事次朋孫男九傑儀儼偉份偉僖份其女四長適戴恩餘在室君與山西副使朱公瑄江西參政盛公綸為中表兄弟友恭

甚至感公没君哭之慟及是君没朱公尤哀悼之乃爲狀授其
子正等於是直來給部符將歸守制以予有斯文之雅泣告曰
不幸先君棄諸孤卜葬有日矣敢以墓上之文請幸憐而畀之
予曰唯唯乃據其狀序而爲銘銘曰
維侯之先從宋而遷松水卜居殆數百年烏泥之涇來自虞頊
世濟隱德發于後緒維朝請公仕以學優惠政及人而佐大州
國計所資民不孜弊相尋且傷既爲之寧乃擢運司有覗具陳
朝議踰年直指出巡隱然高壇並手以築商賈僕隊消讁斯免
曷不久任遷引其身俯視無家有郭紳昔時明科今遺其子
俄游崇階曰有詔旨孰不富貴壹級則雖孰不壽考嗣後則顯
藏兹雖深刻石以表百世之餘識其宅兆

明故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吳君墓誌銘

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吳君以疾乞歸歸至德州南四十里卒
于舟中適其弟鄉貢進士奕讓行爲治斂具其配汝宜人方來
視疾頗遇其喪痛恨不及見挈其遺孤同還白于其舅卜日以
葬謂當刻石墓上於是其仲弟訓術煢託公事上京持鄉貢君
之狀來請銘自君之訃至朋舊有不忍聞者而予尤悼惜不已
其父且老一旦失此佳子又何以爲懷耶吾知君目不瞑不以
遺親之憂故耶而況親焉一子所以繫其心者又何如耶俯
仰上下有不可死者君何以至此耶君之爲人不宜至此而卒
至此者又何耶君性坦易與人合即吐肝肺無隱藏凡矯飾欺
世之事不能爲也自爲諸生已有才名游太學故祭酒費陵王
公素待下嚴獨愛君他日尚書三原王公巡撫江南問士於費
陵公即舉君以對試與論議民事喜曰吾友奇才也及在兵部

尤爲今少傅鈞陽馬公所知以君敏而能守常有推薦意而君
不幸病矣君諱黎字汝礪出吳江名族幼則好學父母憂其質
弱不能止稍長偏從良師受經與其弟瑩並以文名于時同輩
推讓以爲不可及竟以縣學生舉於鄉成化丁未登進士第觀
政工部遣爲大臣營葬竣聞母喪服除初授兵部主事分掌武
選陞員外郎再陞郎中始專掌武庫治事如家竟以勞得疾蓋
君官僅八九年年止四十八卒之日爲弘治己未某月某日也
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祖塋之側曾祖曰爲祖曰效皆不仕父
曰璩有文行累封武庫司郎中母李氏累贈宜人君娶汝氏南
安知府訥之女累封宜人子男一妾顧氏出三歲竟夭汝宜人
奉其舅命以弟之子某爲後女一人贅陶濬君爲予所取士全
其止此宜爲銘以慰之銘曰
身不自愛而愛其官嗟有守之必盡求此心之所安惟心之安
惟名之完君子之終尚尋其端凡生者之臨穴其拭淚于斯言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六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七

神道碑銘七首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林公神道碑銘

天順丁丑　英宗皇帝旣復位厘政更新尤重守令之選有詔吏部卽廷臣中推擇其人於是刑部右侍郎林公以監察御史得知鎭江及行特命陛辭如方岳官禮吏召至文華殿親加奬諭復賜宴闕下且給楮幣爲道里費皆異數也公感激奮勵至則數舉善政專以安民爲事故吏部尚書崔公方巡撫其地欲別鑿運河以避江行之險公不可曰古運河固在可卽此浚之非特省民力而已用其言時皆稱便公旣不以辭書自懈而尤謹於禮法事上甚恭不爲時俗趨詭態文移偶誤或令自劾免罪卒不從其自持如此在郡五年民晏然以樂巡撫都御史

劉公以鎭江不足勞公治奏更蘇州去之日父老送之爭願留公屢懸于府門公謝以非禮乃已蘇事劇公精勤益甚訟牒滿前剖斷緩急各有次第有好訟者故淹之獄中以困苦之旣而寬簡以其暇日入學宮進文士講業若無事者公旣望重于時久之人皆信服曰公非俗吏也　憲宗皇帝之初以政績褒著特擢江西按察使江西訟益多治之悉得其情嘗有犯大辟賂達官求生者公不爲動執之愈堅俄有廣寇蹂躪行劫贛之龍南信豐二縣勢熾甚同官方欲爲避難計公慨然約武臣調兵勦之寇聞而遁廣信人妄傳妖神惑鄉里公寘其所于法仍牓諭其衆傳者遂息進右布政使踰年轉左布政使政令所及人益誦其賢　朝廷知公可大用召爲南京刑部右侍郎屬吏素知公名爭自修飭雖奢貪者亦嚴憚之丁內艱去任吏部計

公服闋數擬進用竟改刑部右侍郎持法平正屢與同列忤至權要請託不行積怨已甚亦不恤也偶被疾少間猶夙興而朝退而治公事如常時其勞瘁已甚竟以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八日卒享年五十四公貌莊重眉目秀偉望之聳然平居對妻子無惰容見小吏必束帶性更孝母夫人嚴厲聲色稍不和輒跪以請罪延接士大夫禮度雍容見後輩可教必加獎進後多顯于世自少嗜學公暇輒手一卷不釋凡古人議語往往成誦作字雖率爾亦楷正不苟爲郡多正繆俗鎭江祀漢隱士焦光爲冕服象及左右侍衛如王者公以爲非法始易去至蘇且易從祀孔子諸賢塑象爲木主及秩鄉賢祀典次第先時歲迎春于東郊百戲前導觀者塞道公悉屏不用識者以爲合禮公諱鶚字一鶚其先爲莆陽林氏出唐泉州刺史蕴之後五季徙台之

黃巖今黃巖析爲太平縣故爲太平人自宋歷元著儒不顯入國朝子孫始出取科第多爲名宦公之曾祖諱養民不仕祖諱廷璿父諱純江西湖口縣學訓導祖父並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祖妣章氏妣趙氏並贈淑人生母程氏封太淑人配王氏封淑人子男二人長棻先卒次薇女二人長適鄉貢士趙宗賢次適葉聰公之卒　朝廷旣遣官諭祭治葬如制後十六年復命其子薇爲國子生於是薇來告曰先人墓道未有銘文敢請寬自爲諸生蒙公知愛公之平生實知之謹述其大畧而爲之銘銘曰

惟林之先世家于閩曰刺史蕴實爲唐臣迨遷黃巖隱久而發乃多聞人顯庸不乏以至于公力學自許有光其先甲科繼取公在家庭爲賢父兄舉動有則是李是程公在　朝廷爲才御

史忠言屢陳不舉細事公在州郡為賢牧守自潤及蘇嘗著一
口乃長藩臬乃佐秋臺　天子曰噫曷遲其來來則遲矣其
逝何速欵識而明國有刑獄人亦有言公非法吏儒雅有文恭
謹有禮公則已逝不逝者存歲月愈邁賢名在人美謚不加有
司之失何以發潛史氏有述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蕭公神道碑銘

弘治庚申南京工部尚書蕭公以老疾上疏乞致仕
上知公賢不允所以慰留者甚至閏二月疏再上其詞加切始
允之特　命乘傳還鄉仍令有司供食役之用從厚亦異數也
公望　闕感激曰老臣死且至矣　恩典若此將何以報之抵
家之明年疾復作竟卒實辛酉三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公諱
禎字彥祥姓蕭氏世家吉安之泰和為著姓邑中稱仕族入

國朝仕者不絕然無甚顯者公幼失怙生有高資能自奮於學
期必取科第游學于外族人有隸尺籍于蜀中者往依之學成
弟子多從受業然益困無所遇條然西歸舟行峽江偶墮深淵
中自分必死矣忽若有物扶其足而起適得漂檣負而登岸人
異其事謂公後當顯竟以儒士舉于鄉天順甲申遂登進士第
成化乙酉授南京刑部貴州司主事已丑陞湖廣司員外郎治
獄明決爭訟者一訊輒得其情據律剖斷庭無留獄人皆稱之
壬辰擢湖廣按察司僉事分巡一道明決如在刑部時所至郡
縣興學舉廢隆尤好獎進人才敦勸民俗不專以簿書為事俄苗
寇竊發　詔出兵勦之文武大臣或不相能公適以事在軍中
曰自古未有大臣不和而能成事者況用兵又事之大者乎為
反覆開解大臣感悟寇卒平公當紀功則有以婦女首級徼功

者辨其偽斥之及奏捷加四品俸　吉王建國長沙公復督工
役一時夫匠被人擾害者賴公以安巡按御史累奏公治績辛
丑擢本司副使丙午再擢按察使於是涖湖廣者歲久治績愈
著名益起明年遂遷河南左布政使至則宣上德究民隱尤不
肯以公錢曲奉權貴人人以為難戊申為　今上初年會陝
西缺大臣巡撫　朝廷即以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賜敕
得以便宜行事陝西當凶荒之餘民初復業公加意安輯流移
者益至乃內務蓄積外為備禦兵民晏然西方殆無事嘗慮
囚得可矜疑者悉罪輕典奏上因多免枉死公作全命錄以著
朝廷欽恤之意然是時一裨帥犯法素有聲勢為請託者多卒
論如律復以平寇功蒙　恩有文綺寶鈔之　賜辛亥還南京
工部右侍郎甲寅改刑部丁巳始有工部尚書之　命南京為

舊都凡　壇廟宮闕城垣橋道歲久漸圮修治無虛歲公計夫
匠量材物役用必當未嘗妄費勢權貴人有乘時求利者往往
無所得每土功告成輒蒙　恩賜以酬其勞　上將久任公
南三年則公以老疾去而卒矣曾祖廷翁不仕祖維翰考韡紳
皆以公貴累贈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祖母袁氏母羅氏皆
累贈夫人公有兄二人曰彥亨彥清俱出前母歐陽氏及羅夫
人生公憐其幼弱析與田產特厚後夫人卒公尚少悉讓還二
兄取舊券焚之親黨若故刑部尚書劉公廣衡而下率譽公以
為不可及公壯且貴痛念父母不及祿養過塋域輒慟哭如初
喪念叔祖志翁無後塋域蕪廢為修飾而歲祀之居家作敦本
之堂及置祭田以供合祀祖先之費至於處宗族待故舊其心
必歸於厚也若其歷官四十年田廬僅足服食不侈於物無所

玩好公稍暇惟讀書賦詩而已其德之儉又如此娶同邑太原
周氏累封夫人有賢行爲公蓄納妾無子公乃以兄彥清之子
弼爲後弼以公蔭爲國子生孫男二曰益曰善女一許嫁曾某
公卒後弼來告哀　上復念公諭祭治葬皆如卹典將以壬
戌某月某日葬于里中杞塘其地公所自擇也今都察院左都
御史戴公工部右侍郎張公皆爲公同年知友弼往告曰先人
於法得樹碑神道敢圖所以刻于石者張公乃爲狀授之而戴
公則率之來請予誌無暇而請之益力爲序而銘之銘曰
吉有蕭氏著稱于時昔自盧源徙家龍陂延歷數世如木分支
載培以溉始大發之惟大司空爲時偉器孤童業儒志向已異
宦學有成豈假人致登名賢科起家郎吏法家者流刻而必恩
哀矜勿誤如切吾身歷所至濟以慎勤凡吾所馭莫匪斯民

名與祿崇德及位顯留務則多志克大展疇咨若采古難其才
工役屢成山有餘材西望大江浩然去志公身可扶何陽斯世
帝念老臣　恩典嘗頒不終享之已矣其棺陳其牲醴治其塋
域　邦國之典郡邑之職嗣續有人再服爵然以弔以哭爾容
連連　國無耆俊鄉乏名賢何以考之刻石于阡

明故太中大夫資治少尹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
參政致仕祝公神道碑銘

祝之先益以太祝之官爲氏或曰出黃帝之後以國氏春秋時
稍見於鄭衛漢有九江祝生宋多名士而江閩最著逮元有曰
碧山者自松江來爲海道都漕運萬戶府經歷陞平江路總管
英邁有文卒葬吳中子九鼎遂著籍長洲九鼎生子潛子潛生
景章皆不仕景章生煥文材敏行修在　國初以貲疾不在察

暴性務樹德是生公公諱顥字惟清少有大志以治易名郡學
中爲諸生師然不喜躁進有司屢勸爲輙不行宣德乙卯領鄉
薦猶不赴省試正統己未乃登進士高等時　詔大璫考進士
中有行者四人教內書堂小豎行邀公入閣下公初未知其故
比至乃將試以詩而去留之公不應而出既而選授行在刑科
給事中務持大體雖多彈劾不肯訐人闈門陂脉嘗受　旨
察在京寺觀無賜額者有青龍等極弘麗僧言某巨璫以
旨所建詞色倨慢公不聽立請毀之丁卯副駙馬都尉石公
璟封荊世子及都昌王二妃無幾丁內艱歸適有土木之變
景皇帝招俾奪情以都御史起復不奉　詔服除乃復前職陞
山西布政司左參議專督糧儲時大寇之後倉府空竭饑民流
散而兵輸方殷公晝夜規畫招亡拊存因時立制凡征歛出內

條法委曲不加賦而公私皆給由是廩庫充實　朝廷[illegible]之
不他遷　賜誥進階朝請大夫贊治少[illegible]本司右參政
仍專糧事如故公以晉俗少文思振以儒[illegible]舉禮義興學校無
所不至臨汾陽曲二文廟前有塑像即金元遺制左衽乃更正
之爲文釋奠以謝不虔皐陶祠墓在洪洞其傍近地里傳舍舊
皆以神名名之乃革其建祠題曰有虞士師祠而禁止觸犯又
作二賢祠于聞喜以祀裴晉公度趙忠簡公鼎新明道先生祠
于澤州以伊川先生及郝左丞經配爲選俊秀以充生徒下教
周密大意謂教人與治人不同貴在隨材成就以令條爲資質
以爲程課庸下者毋強以文辭第使學書讀律與時不失使任
正冠服飭威儀勤察試親爲講授諸生呼爲祝夫子而不官後
多成名爲顯輔者公吏學精甚律令條例通練如指掌疑情滯

獄立能剖決而又明慎矜恤每多平反天順丁丑汾州妖人作亂僭稱李天王年號天福公聞變飛檄戒守禦嚴備毋輕動自戎服馳赴之既至賊就擒纔十六人餘皆脅從而所繫援逮千餘人三司皆不敢簡別公曰千人同謀胡不待聚而遽發且吾等既不能戢惡而顧又戕善邪不可衆曰然則秖應以盜聞耳公曰盜何事以年號為哉罔上規免尤不可也乃以十六人為謀反已行上奏得 旨一如公議嘗監決崞縣囚七人令先詣御史錄之謂己死當至公尊論諄複中二人因欵京吏鞫得其冤以語御史御史不從更言公尊因脫死公移疾以緩之御史來問疾公曰某不忍殺平人病心耳因陳其狀御史悟乃論因減死某陵某甲贅壻後生子戶而甲與妻子悉死遺孫鞠于壻迨長爭財交訟二人皆嚚悍多歷年所不決公至不加鞭撻令

各盡其辭公曰吾知之矣壻之專制足以當無孫之羨然白孫之鞠某乃始成善賈之功若必欲直於官徒廢業耳吾今為若斂定之因今籍其產將程其事力而分歸之先焚香呼甲名述壻孫曲直壻遂前拜曰公是某則非矣孫聞之亦躍謂壻曰丈果非邪壻曰非也孫曰丈數年對官司未嘗自謂其非今既得明公而云然然某唯欲得此一言耳丈知其非某獨不知邪因相顧乞罷訟終身不校公為立帖籍界之皆感泣而去絳有武斷于鄉者誣一人數不勝公廉得之會赦至惡者又誣以死公召屬吏父老謂曰斯人之冤不難雪吾恐其雪冤之後更受陰害耳吾今為處之因論徙民於他地而置惡子於邊徼莫不稱善其他政類此不不殫紀凡周巡道里之間往往駐車延問民瘼封部多名山大川及古聖賢宅里祠墓過輒登臨謁跳實

甲吟賦風流粲然居大參又七年年甫六十遂疏請歸田一時者俊勝集若徐武功有貞劉僉憲珏杜東原瓊輩日相過從游衍高風雅韻輝映鄉邦歷二十年而公最後乃卒時為成化癸卯十二月戊子享年七十有九公在給舍藩省皆得推 恩其親父累贈朝請大夫贊治少尹山西布政司左參議母王氏後軍都督府都事士達之女贈恭人配錢氏茹安州同知鑑之女鄞縣儒學教諭紳之姪女封恭人子男一人曰獻即武功之子壻也女三人皆嫁官室孫男一人曰允明曾孫男一曰續縣學生女一人公平生篤於人倫兄没嫂寡貲田養之錢氏無嗣命室祀之閨無妾媵庭無譁言作為詩文體尚豐雅而理致典厚所著有藏修登庸句宣歸田諸稿別號侗軒遍為侗軒集若干卷尤喜談詞援經據史皆出今古聽者竦服與幼賤鄉人語則

莫非孝弟忠信檢身利物之事平居動止有常所御器物雖微不苟廢游卒遺念不忘 朝廷高朗今終信邦國之大老也既卒允明奉葬於吳縣之横山後十年而允明舉於鄉屬青會試京師謁寬請銘公於道之碑惟士百行公多具之而其所長尤在知人與極後進素志亦以此自負覺之在家食也何公之知特深每過焉與待比稿秫子 朝別公者逾十年中間僅一歸侍公教者不過三四見其體服康勝耳目不衰揮毫談飲不殊曩日而子孝孫秀承侍左右加為公慶之以為其情適氣和宜享上壽迨別去每詢鄉人無異語者而今不可作矣嗚呼傷哉允明且示侍御杜君子開之狀少卿李君貞伯之誌書既詳矣緬懷今昔不能自默勉復書以歸之俾刻諸石嗟夫天之報施每信而爾夫公之立心行己輔世澤物德學功名則既盛矣享有

諸福亦不薄矣稽之人質之天無所弗合以是詞公亦有以達幽明而信久遠矣至於餘慶所鍾寔在嗣續令允明文名甚盛他時有所建立則公又有不待斯文而永者矣銘曰

有偉倪公瑚璉之資昔在　先朝奮起乘時給事　廷陛分牧藩維內宣耳目外拊瘡痍既康既富而復教之廉有稅務家有書詩禮典興行義澤弘施郁郁文風鄒魯同歸學既士先材亦吏師明刑恤獄民不能欺活爾垂死殲厥梟鴟胡汝晉人受賜維私解組歸田吳山與巍遐壽令終諸福無遺人之云亡瘵我之思匪獨我思後進之懷公王汝成心焉調飢有施而報在此孫枝載扶其立世美永貽令聞不已式祀豐碑

明故亞中大夫太僕寺卿吳公神道碑銘

亞中大夫太僕寺卿吳公以疾卒于官　上聞訃遣官諭祭命有司造墳安葬如制兵部給舟載其喪還其鄉友大理寺丞吳君道夫以其子斯可等尚幼為經紀其喪且謂公官三品既荷　朝廷卹典之厚於制亦得樹碑神道刻文以示久遠他日斯可乃奉禮科右給事中王君文哲之狀從以兩僕來請予曰公吾之同年也昔者往臨其喪念其孤寡累然涉江湖數千里而還方恨無以相其喪況以是為託乎即諾之既數月予以病在告又念公葬當有日乃發狀而叙之公諱裕字敬昆潮之揭陽人曾祖大訓祖瑆皆不仕考曾以鄉貢士授廣西武緣縣學訓導後以公　恩累贈至通政司右通政妣蔡氏封太恭人公幼穎悟強學善記十歲能屬文稍長入縣學有名諸生中成化戊子舉廣東鄉貢明年試禮部不偶入太學時吏部尚書耿公為司業每試輒見稱許名益起四方舉子多錄其文以藏壬辰登進士第甲午授南京戶部貴州清吏司主事句餘丁武緣君憂服闋改戶部廣西司監督京倉通州倉擾踰年再差徐州皆敏而勤恒出納無滯丙午陞本部山東司員外郎於是耿公在吏部素知公會文選司缺員外郎即以公調補明年陞稽勳司署郎中未幾遷例實授耿公既去任當弘治戊申　今上御極召三原王公代之益加器重復調公文選司時王公負天下重望方欲清選法異時僥倖以進取者一切罷去公夙夜盡職能承其意凡擢用人才務合公議而小人多不悅者公亦思避怨謗求去庚戌擢右通政專督武官　誥命事既清簡不勞而治因念其母太恭人老于家奏乞歸省既至侍養方樂而太恭人俄下世執喪盡哀復入京以例領繳守制服闋還任已未始有太僕寺卿之擢公居官方以安靜自守適胡虜數入雲中寇掠邊將議出師領馬多病死奏乞甚急公日坐堂上選閱至發數千匹不足更出庫銀數萬兩往市當是時公已嬰疾復治馬政過勞疾益作凡再上疏乞休致　朝廷率勉留之已而疾劇竟卒辛酉四月十六日也享年五十九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邑之某處公娶同邑許氏贈恭人繼娶東安許氏贈刑部員外郎瑛之女封恭人男子四長即斯可次行可際可學可女子五長適謝天經次適林嵩俱縣學生次許適姚明清餘尚幼公性度寬綽與人處更和易杯酒相對醉輒忘形素不尚奇詭之行然兩家宰皆一世名臣公為其屬受知信任亦足以知其為人矣蓋狀云然為之銘曰

太僕古官見周冏命后聖攸賓曰僕臣正厥後失職惟以馬政漢興設官修馬復令循至于唐閑廄益盛惟公早歲出由甲科

南北郎署歲月久磨論其勤勞銓曹為多和而不隨平而不阿
家宰倚之黜陟無頗翔集銀臺起領太僕北徼戒嚴戎及馬畜
選閱日勞鞶彼監牧師出雲中萬騎馳逐邊功則成公病不祿
惟 帝至仁軫念僕臣 錫以卹典賁其塋墳公則亡矣厚
德未淪衮服在世幼稚訖就祿位有餘尚遺後人

明故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神道碑銘

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受 敕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廬鳳四
府任甚重也弘治戊午漕事既成乞歸展墓明年至家疾作遂
不可起時二月廿五日也享年六十二守臣訃奏 上悼念
命官祭葬皆如制他日其子琪遣其弟珏走京師奉公同年南
京工部尚書董 公狀來乞墓文惟公才力精彊 朝廷方倚以
重任一旦遽失之知公者方相與痛惜于交公且久又以文字

為職忍無一言以述其平生乃諾而敘之公諱蕙字德馨姓
李氏世家當塗祖順為刑部主事以事出為南雄府經歷得孫
于公廨即公公生再朞歸家幼則穎異知詩律人號佳子長入
郡學受經天順壬午登鄉舉成化己丑會試列高等 廷試蒙
賜進士出身觀政大理寺明年會給事中缺吏部慎選其人以
充公得刑科居數月適京師米貴 詔發倉儲五十萬石分官
監糶以平其價民擁道不時得米公涖通州倉設法以給糶者
人皆稱便才名始起後再偕中官給賞軍士表布等物能革宿
弊仍條陳給賞新格以上 詔行其言戊戌丁母憂服除還任
壬寅擢江西布政司右參議時有中貴怙勢挾憸人徧歷南方
索寶玩行至江西公抵任適三日方分守南昌道以公偕行列
郡公言民窮困激之恐生變中貴聞之斂威一時民不大擾者

公之力也歲滿例分守嶺北吏守湖東斷事皆如神民益稱頌在
湖東時上饒饑民數人乞米千戶家不得遂強取之郡捕其人
以強盜論公曰此輩迫于饑出于不得已耳然悉尊其罪恐長
亂不可特罪其為首者餘從末減獄始平後四年南贛盜發巡
撫大臣議發兵勦除以公舊有善政服其民且熟知地形險易
檄公行公至令駐兵旁縣白于大臣曰前許諸盜自新此舉非
詔意今宜招撫之使不從用兵未晚也用其言賊黨相率散去
惟擒渠魁數人戮以示戒而已事 聞蒙厚賚弘治戊申擢本
司左參政有薦公才可大用者遂擢山西右布政使踰年轉左
布政使初司中公文出入吏緣為姦莫能詰其故至則肅治之
而姦弊始息既乃因俗為治惠澤多及于民有畫象以奉之者
癸丑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明年 朝廷以漕

運事弛當易其人僉以公可用遂轉左副都御史兼巡撫四府
故事天下巡撫官凡有利弊具疏奏上歲八月畢至京會議後
其地或有水旱盜賊等事多不至惟總督漕運者至如常公前
後所上二十餘疏得與部院諸大臣面定可否事多施行軍士
困于運輸者方幸稍蘇 上知公果可大用特拜右都御史 賜
以褒嘉之而俾總督巡撫如故公具疏辭不允更遣中使
以寶鈔羊酒以勞之人以為榮還益又二年不意卒矣公為人
疏達明敏遇事能變通用法務平恕入仕三十年尤以廉謹自
持人無可議者居家事母孝母病必躬扶持久而不倦待二弟
有恩季文異爨已久後公稍貴復請同居衰之至人有德於己
雖在幼時終身不忘其心之厚如此平生喜交游好吟詠與士
大夫文翰往來動盈卷帙有粹英集藏于家公之祖順父翔並

累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母某氏母蔣氏妻陳氏
封累贈淑人繼配姚氏封淑人子男二人長琪郡學生次珏太
學生女二長許嫁黃某次許嫁劉某皆武臣子孫男二人以卒
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米后之原戰山下今翰林學士南昌張
公知公尤深者既爲銘納于墓中矣此復取其事行爲神道碑
銘銘曰
古燕建　國既越百年　國之供億寔浩且繁河渠既鑿以浮
以沿漕舟畢集開府皆爲有美李公名自方獄入總西務京儲
是度　帝知其才清事有託兼付列郡俾究民瘼勤勞于外
公曰何功行視太倉粟陳而豐撫循其衆公曰何德行視萬大
人偃而息奏疏屢上匪爲其私食足人安臣志在斯　帝察
其衷益增其秩公曰何能惟下之力　恩苟徧施臣則以憚采

石有墓墓木已拱乞歸康黃二世沾　寵孰知九原公即繼踵
才不盡施而志亦償士夫之論小人之思思公之惠曷止萬口
自江之西及山之右昔在韓混有聲于唐公盡其才亦尚可方
惟其不已託此以揚

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神道碑銘

公諱璦字大玉姓陳氏其先陳州人也後從太康元季兵亂再
從祥符至公之父官濬州以濬藩註誤發戍甘州左衛生公公
幼以奇童稱年十二弄筆爲舉子文已可觀天順己卯年十八
遂登鄉舉成化壬辰擢進士第丙申授戶部江西司主事丁父
憂服除復授本司丁未陞廣西司員外郎弘治戊申署山東司
郎中庚戌實授辛亥擢江西布政司左參政丙辰陞福建右
布政使丁巳轉江西左布政使戊午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總督南京糧儲用選　恩詔得　賜誥進階通議大夫其履歷
可考者如此公始居戶部已稱清慎方　廷議以鹽法壞部中
舉公往治其事搜摘弊端一時權貴侵奪民利者始皆知畏歲
內大水奉　詔行賑卹令飢民獲濟已而上疏陳十事其間言
權貴役民之弊尤力名始起部中參政江西不以其俗難治施
威于下適建　親藩尤善規畫工完省財力鉅萬官民感其惠
者至今猶能言之在福建時事有利弊與同官以漸興除不肯
專主嘗以文移有亂直者猝不能辨他日廉得僞印十餘皆世
老軍吏手擒其人悉寘于法閩城中故有渠通潮汐縱橫如井
形湮塞六十餘年有司樂于因循公始役民浚之仍伐石甃隄
凡十餘里舟楫通行物貨易致民以爲便及轉江西民識公者
皆喜曰是故陳參政耶始至即除民疾苦數事先時有積取于

民者爲委曲裁處上下無怨且嘗比歲盜賊不息實緣民困於
征輸所致爲力均其租稅民方感化而公已召爲都御史矣蓋
南京百司諸衛糧儲出納月以數萬計江浙湖廣例有方面官
總督歲或不時至公必移文促之務使畢集白京衛鳥能運至
江北鳳穎諸倉創置歲久　朝廷特設工部主事一人專理修
葺然功不大施仍就朽壞公至視如家事旦夕規畫凡重建若
干間皆堅固可久其功績可紀者又如此公居官不以威嚴臨
下至于待人和厚可親故所至事不勞而治自其父謫居後懷
念汴爲故里公嗣其志竟還居之以承家訓及故興化太守岳
公在天順初從　內閣謫居于甘公嘗受學蒙指教爲多於官
學之道固有得也曾祖曰彥良不仕祖曰景文父曰敏濱州學
訓導並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韓氏妣金氏並

贈淑人配巫氏贈淑人公無子以其姪宋爲後以弘治庚申八
月二日卒于南京公館享年五十九側室孫氏與宋旣扶柩還
汴宋來告哀于 朝蒙 恩命有司諭祭營葬乃撰卒之又明
年某月某日合巫淑人葬于祥符縣某鄉某里而故祭酒劉道
亨先生旣志其墓矣宋復持狀來請銘于神道之碑益道亨與
予皆爲公同年義皆不得而辭者銘曰
漢有德門文範其人公出後裔始家于陳後再徙家去陳不遠
迨寓西陲家益不顯公生數歲迥異群兒暫覩成誦以文爲嬉
內訓外授飫于宦學抱藝入京遂與衆角旣登甲榜乃列戶曹
簿書錢穀身任其勞公有美才其緒已見及擢大藩而事益練
江右民俗治之尤難以靜治劇以簡治繁工役大興維時是
國我勞其心民省其力謂民頑梗父之毋之居則易使去則有

恩去之一方稱者一口名徹于 朝三任其父內臺之副爲古
中丞畀以關務羅之舊京倉廩豐盈不爽升龠矧況在庭百計
有託計工儲物于斯一新素餐無補公猶有云生居邊方習見
戎虜嘗誓捐軀欲得死所推公之志論公之才僅止于此知者
則哀 朝廷念勞卹典不薄有祭有葬有司奉若衆念故里竟
還中州居斯葬斯不忘首丘忠信可交廉慎不取旣見其人亦
聞其語今則已矣不見其人可見者此揭于高墳

明故資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鄧公神道碑銘

國家有碩德偉度勤勞于外大臣一人曰都察院左都御史鄧
公其諱廷瓚字宗器岳之巴陵人也公生有美質穎異過人稍
長游縣學居諸生中落落不羣爲嶷嶷行人已竒之景泰丁卯
年甫十八登湖廣鄉舉甲戌擢進士第明年授知浙江淳安縣
撫任訪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人無知之者故
兵部尚書張公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獨知公薦知梧州疏
且上會公丁嫡母楚氏憂不果服闋爲成化己丑遷大僕寺丞
貴州新設 程番府府在萬山中百具未舉加以夷獠雜聚猝
難撫治吏部求其人得公曰是前薦知梧州者公至悉心規畫
凡城郭街衢及廟宇廨舍以次興造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
公平莫不感化墾田不踰入市不擾四境晏然蔚如中州上司
以公治績異等交章累薦吏部以民夷方安公治宜久任以慰
之九載始擢山東布政司左參政提督農務兼管水利弘治戊
申再擢本司左布政使特踰年耳明年貴州缺大臣巡撫朝議
以公諳其土俗爲宜奏 上允之即拜右副都御史奉 敕

行俄丁母戴氏憂服闋適貴州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
上仍敕公往視兼提督軍務尋改巡撫提督如故公初至遣人
百計招撫不從始合衆謀儲糧調兵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
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幾六千級生獲一千餘口械首惡數輩赴
京悉斬于市寇旣蕩平公上奏都勻清平舊惟二衛所屬合兄
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
已四十餘年于此軍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
幸黨惡削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境安邊之計凡所條陳十一
事下兵部會議果見施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
縣一更擇流官土官兼治皆公所建白也初公遣養子夔之子
乾馳入京報捷 朝廷旣授乾以錦衣衛所鎮撫即下 詔褒
公有首決用兵之謀共成平賊之功之語遂進右都御史貴州

既無事召公還掌南京都察院事兩廣自成化初故都御史韓公雍平寇之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之寄公掌院事數月復輟之往公性不瑣瑣細故至是益思以安靜為治屬吏有賢勞者輒舉薦以勵其餘或不職特去其一二太甚者若諸司濫設悉奏除之曰務俾出于民毋徒費也顧群蠻以劫掠為常往往出没閩楚諸郡公以都御史金公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全付之使二司並聽節制廉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令兼治所于郴州為便又以廣東瀧水為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調遣新軍守禦仍宜給與隙地屯種以為久計奏上悉從之公於群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藤林川雲爐大桂諸種作亂以次平之其後四會等處乘釁竊發其勢尤熾未幾首惡李

景光單傑及其黨二百餘人悉被斬獲兩廣竟亦無事而公出入溪谷衝冒瘴霧則亦病矣乃上章乞歸甚懇　賜詔勉留特遣醫往視仍進左都御史以酬其功又三年　上知公久勞邊務召還復掌南京都察院事未行以疾卒實庚申六月某日也享年七十一公少孤事二母盡孝待其弟廷璋廷瑞友愛備至自為州縣至大官處事未嘗待人不疑雅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施設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也曾祖諱成祖諱華皆不仕父諱昂華亭縣丞祖父俱贈資政大夫右都御史祖母謝氏母楚氏戴氏俱贈夫人配潘氏崇仁知縣公源女繼龍氏平涼主簿添麟女俱贈夫人子男三人俱早亡於是公訃至　上悼惜特贈太子少保謚襄敏仍　命有司祭葬乃以壬戌某月某日葬于縣東南新城之岡今兵部尚書劉公時雍鄉人也

念公之没無後具狀牽䘮來請銘于神道之碑惟公為一代偉人嘗竊敬慕而公亦不鄙數致書問予媿不能當也既感公德而劉公之義尤足重者乃不辭而書之銘曰

岷山導江匯為洞庭傑出鄂公壯此巴陵公起甲科少展其志為令若守政亦無異去任無幾民知有公呼父與母棄我孺童擢居東藩席尚未暖來既不速去則不緩我力惟弱我才豈優加以顯秩託以邊陲公曰荒服莫非王土不有威德以禦以撫撫其柔善禦其強梁獷有其人焉援祝良瘴嶺霧江移此以治帝有深仁伏公再施佚此一老切于　宸衷欲安遠人無踰于公南有留臺終老有　命邊事久勞而公則病公鄉比肩林立于朝　上不識公黃髮已凋治裝在門考終于位訃至與嗟上下莫慰碩德偉度其人豈多世之長者孰障頹波身之有傳不惟有後功在邊方是謂不朽

補遺

重修會通河記

水之利於天下國家也甚博且久蓋自禹治水功成任土作貢則壤成賦而其書每謹於貢賦所自入如於兗曰浮於濟漯於揚曰沿於江海之類可見然每州皆曰達于河者以當時都冀而冀三面距河也夫曰浮曰沿皆指舟行水而言若夫車轉之法未著至漢都關中始穿渠引渭以漕關東之粟其後又引汾引河以漕又其後通褒斜道其道自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司馬遷作河渠書實載其說然車之任載少而其費倍徙於舟所不必計者邊徼阨陒之地當用兵戰守人固負擔餽糧豈特車轉而已而國都供億不可勝計建萬世無窮之利者雖穿渠引水歷歲不休亦佚道使民所當然者況因前人之功以成事者乎蓋今東南歲漕粟四百萬石達于通州以其什四貯京城而淛西數郡別漕入　御府以及供百司庶官所給者更數十萬石城下古有運河元太史郭守敬精水利建請宜棄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經瓮山泊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合入古運河時用其說就河置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閼以過舟行水人以爲便歲省車費若干萬迨其季世江南貢賦既絕　國朝且屋其社無事于漕者更四十餘年河廢不治益久永樂間　太宗文皇帝仍都于此已而命平江伯陳瑄主漕事瑄以海運道險初創淺舟爲河運舟至通州所謂其粟什四與別漕數十萬石者率用車轉運卒既困及是或值霖雨車亘更蹋往往稱貸出息以完餉役而困愈甚於是瑄之曾孫銳襲爵世漕事疏請浚河以漕如前元故

事　上從之乃增修廢牐疏爲積水計功成而舟至城下矣士女聚觀夫役咸喜其事若可久行者未幾雜然相傳以爲不便猝莫能考其故竟廢不行至是或具河所便狀言于　朝請勿廢　上以爲然詔加修治仍命銳董其役歷數月而畢竊嘗觀之元之漕由海道而來海舟鉅甚至直沽易以小舟始達城下今舟制差大而河益堙其旋轉往來勢必不利且河之上流多稻田耕者堰之其流始微水故難積眞若不便者使比歲豐稔　國家閒暇置其所不急之務專事此役而復導其流無若田蚡爲私計而委其數於天實萬世無窮之利也河初名通惠後更名大通今又名會通云作重修會通河記

重修京都城濠記

惟　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之七年肇建京都于朔方所以臨御中國控制四夷其形勢雄其規模大其謀慮深寔與商之遷殷周之作洛匹休于無窮者都城周四十里鑿壕廻環廣若干尺深若干尺水自城　玉泉山而來道出　大內穴城爲門於壕委之或時夏秋雨潦溝渠漲溢又爲水口於壕洩之其流皆注大通河東南入于海既歷歲月堙輒加修於是不修者久矣　皇上有詔發軍夫四萬人命襄城侯臣　瑾工部尚書臣　復領其事而以中侍之貴者監督之以成化九年四月十六日功自西北隅始斸堀既築沓錘並至人爲之伍伍分之地旁廣下深一皆如制緣壕之堤有缺壞者則取客土築之惟堅既又築塡堤上以闌人畜之越入者凡爲丈八千三百有奇至於楗牐橋梁之類廢則修治不計財用物　皇上重勞工役間休息之越明年九月二日功始告完流泉清漣曲堤整潔樓櫓不

飾城郭若增而高輪蹄交軌道路若闢而廣京師壯麗不啻有
加事　聞自督工之臣下逮役夫賞賚有差蓋當功役之初駁
也有議之者曰壕之爲制凡以設險是舉也其守國之良策歟
臣聞之竊以斯言是矣而未必盡然何也今天下無虞號稱極
治雖在要荒之外皆吾衽席之上方將舉四海以爲限何事一
壕哉然而復爲是者則以京都　文皇帝建爲萬世不拔之
丕基也庀物經營亦惟甚難　文孫繼世時加修之惟知其
難故也知其難則推而及于舊章成憲無不由之監之者何止
一壕哉且姑卽一壕以窺　皇上之大德於汗漏之滌而去
也則凡宵人惡類必知所惡而屛之不留矣於壅滯之決而行
也則凡諍臣拂士必知所好而宣之使言矣於堤之築而能捍
也則紀綱必張而廢弛之患無矣於垣之築而能防也則禮度

必嚴而縱欲之事無矣於財之有用則不至妄費以傷其財於
力之可使則不至輕役以損其力土宇於是而恢拓人民於是
而保障此豈非無形之險也乎若夫漢水以爲池長江以爲塹
視一壕之險大矣然人終得而渡之惡在其爲險者臣故知
神謨之不出此也臣備員詞林職在紀載覩功之既完也敢執
筆以記

曲阜重修夫子廟碑

上在位之十二年今禮部尚書周洪謨爲國子祭酒言夫子集
群聖之大成前代率有尊崇之制顧　國朝未遑舉行非甚闕
典　詔下廷臣議特增籩豆佾舞之數行之太學以及郡縣凡
歲時有事于夫子廟者其禮樂如制又專遣儒臣詣曲阜祭告
朝野稱嘆以爲盛事惟夫子廟自唐以來建于天下而曲阜之
西有曰闕里夫子之故宅在焉其廟則自漢已有歷代修建子
孫世守罔俾廢壞至　國朝洪武永樂間兩嘗修之然特因金
源氏所舊建弗稱　今日所以尊崇之者衍聖公孔弘泰因請
於　上從之於是山東藩臬二司暨兖州守臣祇承　德意
相與計財用召工役董治惟謹以某年月日興功某年月日功
畢易腐補漏拓隘增卑規制煥然殊異舊觀疏　聞爰命臣某
記其事于碑臣竊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備於人其大要不外
乎三綱五常而已是道也孰傳之惟吾夫子傳之其見於六經
之所刪定贊修者是已後世人主得其說而行者皆足以維持
世教而成允升大猷之治此報本之禮所由舉也肆我
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武功既成人紀以復知道所由傳而本
所當報也蓋嘗正嶽鎭海瀆之號於夫子則謂其明先王之要

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大哉　王
言非聰明聖知者其孰能知之是以封爵仍舊而一歲再祀秩
於典禮甚盛若夫闕里則又三歲一遣人祀之尤所加禮至於
今上益加崇重禮樂之制行之未幾卽繼以此舉其心惓惓爲
者豈獨私於孔氏耶昔漢章帝躬詣魯致祠作六代之樂大會
其子孫自以爲孔氏榮寵乎孔僖之對曰此乃崇禮先師增輝
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甚嘉之臣不佞於廟之成謹紀其事
俾天下萬世欲觀　聖德者於此有考焉系之以詩曰海岱曰
南維魯賜履曰有尼丘在魯之鄙尼丘降神屹然獨峙百聖後
先道則一揆若堯與舜其尤盛矣人亦有言莫盛夫子夫子之
道至高且美流澤汪洋萬世攸被世主報功益遠而侈褒以鴻
名秩以豐祀袞冕巍巍群賢列侍維魯有宅共王莫毀奕奕廟

堂于漢經始歷魏唐宋迄金源氏式大其規久殆有佚於赫
皇明建 國十紀文教誕敷及遠自邇 明聖得師維道顧諟
尊之崇之有樂有禮紛其羽籥錯其簠簋謂此器數罔慨仰企
乃 詔有司乃鳩役使乃伐堅居乃削文梓並手偕作咸獻厥
技長廡重門崇落層阯剝落以完漫患以毗革故為新衆目攺
視曲阜遙遙帶以泗水鄒嶧佇崇前後翊旋輪奐相望終古莫
阤匪廟獨存維道乃爾 聖德煌煌長貫闕里作此銘詩以列
國史

重修都城隍廟之碑

凡天下郡邑皆有城隍有則皆祀其神雖蕞爾小邑無所謂城
隍者官亦未敢廢祀蓋以人民所止必有神以司之也而況京
師為 天子所居有 宗廟朝廷有府庫廥庾有百司庶職

有六軍萬姓其神當益尊其祀當益豐其廟不當益盛哉廟在
太宗文皇帝之初號都城隍廟正統戊辰嘗修之今 上之
十年時和歲豐災沴不作 上推神之默助而思所以報者
若曰朕惜財力非有益民之事弗用弗使惟是都城隍神保衛
我 國家厥功甚大廟久弗修何以報荅神貺於是工官奉
詔惟謹爰擇吉日命良工木石並用丹堊錯施凡堂殿寢室廊
廡門階缺折者易完朽腐者易堅漫患者易鮮功既告訖神靈
洋洋如降如陟都人奔走有禱益應 臣嘗觀前代當海內晏安
國家無事君心漸移罔知儆戒則土木禱祠之事從之而起若
秦漢之君泰山之封梁父之禪泰一五帝之祠金馬碧雞之祭
杳冥恍昧求非其神以徼福于一身為後世笑肆我 太祖
高皇帝受天明命肇定天下即正嶽鎮海瀆之號以一洗前古
繆妄不經之弊 皇上嗣統監于成憲非其神不祀于其祀必
敬而城隍之神雖古經傳不著然書曰徧于郡神神非郡神乎
又曰秩秩無文神非當秩者乎又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民所
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神之功豈獨山林川谷丘陵而
已乎所謂保衛我 國家誠有如 詔旨者祀之宜矣夫既宜
祀則廟者神之所依也修之亦宜乃著其説于麗牲之碑系之
以詩曰赫赫 皇明興于南服鼎遷幽燕如古郟鄏董官綏衆
正位辨方包而絡之有城有隍其城維何廣矣百雉其隍維何
洸矣一水維此都會民止于斯相其高深有神是司神之為德
聰明正直以保以衛以殫神職維神有廟爰止爰依維 皇有
詔爰修爰治煥然焜煌美哉輪奐工巧材良頓還舊觀廟之奕
奕妥靈揭虔神之來格有風肅然黍稷馨香犧牲肥腯神享惟

誠不享惟物六沴不生百穀用成於千萬年福我 皇明

南京朝天宮重修碑

記曰萬物本乎天夫人靈於萬物者也物之欲報本者或見於
豺獺之微而況於人乎然古之制自諸侯以下皆不得祀天而
獨人君得祀之者以人君為天之宗子而萬物之至也後世道
家者流乃獨創為宮觀以極其尊崇之意往往土木以肖其形
象冕以飾其服攢圭以修其號表疏以達其詞至于俯伏跪起
祀贊陳設其科儀之繁物品之富不可勝紀也為其教者多據
名山臨福地而其蔓延之盛雖壤地遐僻莫不有所謂道流者
居之 國朝 太宗高皇帝定鼎金陵實有龍蟠虎踞之勝
所以奠四海之民垂萬世之統者端在於是有非前代區區割
據之國所得而擬者方 高皇帝之始創天下也城郭以拓

宮室以造　祖社以建民居以定官舍以繕倉廩府庫以完衢
路橋梁以修數年之間遂成大業至如浮屠老子之宮則吝不
出一毫爲之書所謂不作無益以害有益者是也然　聖心惓
惓固未嘗一事不勤乎民亦未嘗一念不敬乎天故每歲首有
事于南郊其精誠所感風雨時若民物蕃阜得以享其至治焉
一日　上意若曰朕敬惟天命民事方殷日不暇給不得朝
夕對越在廟以荅天貺顧京城有故元之永壽宮在規模鉅麗
鮮與爲比其改名朝天宮俾司道教者體朕至意率其徒屬而
虔奉之既　賜名樹綽楔通衢大書三字以揭之而宮益爲偉
觀矣凡四十餘年而　太宗文皇帝遷都于北仍建朝天宮
而號舊都爲南京云乃成化某年南京朝天宮一夕燬于火其
不爲煨燼者無幾守臣以聞且有以修復言者　上初置之

既而慨舊物之就廢念　先志之當承爰詔道錄司某官臣某
往董其役然復重勞民也特使勸募爲之一時　命下民庶欣
然咸願相助富者施財巧者効技遂以某年某月某日起功越
幾年而功完宮門洞　曲路迂繞殿廡樓閣執若增高鉅麗踰之
制一還舊日游其地者以爲蓬萊方丈當不是過　帝王之都
是宮維稱宮在京城之西全節坊傍附晉成陽公卞壼之廟而
其後林木茂密岡阜隱然有故所謂冶亭此皆得不燬者也功
完復以　聞有　詔臣某宜記之碑臣　觀前代之君致力神天
以爲禱祠之舉者比比而是其於民事之所當爲者則略之惟
是朝天宮　高皇帝仍勝國之舊而不改作者固本於䘏民
今皇帝繼　皇祖之志而復修治者亦在於䘏民民者天子之
君以治焉者而䘏之非敬天之大者乎是宜書之以示來世系

之以詩曰金陵佳麗秀所鍾石城踞虎山蟠龍　眞人渡江萬
馬從白旗黃鉞開鴻濛驅逐羯胡掃郡雄厥既得卜勝土中天
人俯仰精神通物繁民阜歲屢豐報荅曷以昭天工睠茲城西
有儒宮　錫之洪名致尊崇殿丹相尋理貝同畢方南飛一夕
空　帝念舊物思成功修廢本隆當朕躬羽衣使者下江東有
役不煩大司農裒蹄鶴脛泉流淙北山前伐南山礱摶埴設色
並手攻玉樓金殿高瓏璁亦有門廡塗青紅美哉輪奐氣象雄
儼官祝　禮數恭劒列星斗冠芙蓉或持琅璈奏金鏞鸞笙雙
吹口玉童帷中颯爽來冷風爰待西祀兼東封　聖皇無爲挹
淵沖萬歲高蹋三呼嵩歛福錫民慶奇逢東瞻貝嶠西崆峒茲
宮相望無終窮

南京兵部尚書前廣平府知府秦公去思碑文

廣平爲畿內大府直隸京師非外省領府比惟其地重故尊知
府　朝廷審慎選其人成化十年錫城秦公以工部員外郎奉
命而至以清約自持濟以勤恪每日未出坐堂上吏抱文書以
公事咨稟必詳審可否而行之吏畏其嚴莫得容其私凡爭訟
者立庭下閱其情輕與訟者論使之去餘則召其所被告之人
爲剖其是非辨其曲直參以情律而斷之皆俯首心服無一人
稱寃者若死刑尤緩其期往往平反或從末減者尤多民有賦
稅以時徵收或遇水旱螟蝗之災即具奏以奏貧民既得蠲除
亦不使奸民乘時作僞以虧國用民有徭役則視戶口多寡貧
富預定其等第載於冊籍及期而分派之無弗均者先時歲荒
民流移者東各縣多棄地爲里胥隱占所遺賦稅派人輸納究
知其弊遣人四出相視得地二千四百八十餘頃悉給貧民耕

種由是賦稅皆足其流移者加意招撫至者五千八百余人仍給與舊地耕種免其雜役三年民皆樂業無自逃而至先時郡縣孤貧者無所養始各令立養濟院人月給米四斗其死者又立漏澤園給棺葬之至於倉廩空虛積粟有措置之法驛傳疲敝市馬免役刻之害施藥餌而疾病者得生勸資助而婚喪者有濟尤重文教學校必葺而完生徒學業躬自考校别其勤惰莫不奮勵人材遂興科第始盛自春秋以來郡中多聖賢墓悉加封護使人守視惟謹公之善政大畧如此公在任憲臣行部至輒録其政績奏于 朝及公秩滿將去民攀留者塞道至不得行公既擢江西布政司參政累遷至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蓋三十餘年于此父老論前守必首及公曰安得有如公者耶弘治十四年又得陳侯以刑部郎中至其為政大率如公民

愛之曰何我侯一似秦公耶侯因詢公舊政如何父老猶能一一道之甚色慘然有泣下者侯曰吾且求文刻石以慰爾之思可乎皆曰幸甚於是侯述其事来請予昔佐吏部復與公為僚友見公之謹厚端重思竊敬之然公未嘗一談及為郡時事至是始得其大畧敢不書噫公則賢矣惟世之仕者多矜巳之長而惡稱前人之善者比比有如侯之有容者乎書曰有容德乃大他日侯之善政又當有紀之者矣公名民悅字克和舒城人天順丁丑進士侯名欽字亮之合肥人成化丁未進士為予所取士云繫之詩曰惟昔任人其書於漢循吏屢書於史傳其人何如其政何書赫赫無求縣縣自居不使斯民一朝離虐吏亦有言不失之誣月計不足歲計餘如龔如黃世豈終少古訓不忘于民有道民親平易政尚体要率是而行漢人克紹曰我父母曰我師保去之遐遐傳之父老燕山北峙壯哉 神京分畫甸服曰有廣平天子擇守惠此黎氓秦公昔來父老前迎公戒僕夫六轡緩行吾官雖尊斯民勿驚惟此大郡吾治何能不撓獄市惟靜惟清治之踰年政績何有獄無豨衣家有南畝豈不徭役赴者恐後豈不征科輸者恐負孰被衣冠孰所箕帚里俗自淳士風自厚問何能為曰有賢守古之遺愛民不忍忘陳侯避舍秦公在堂勒石示遠同垂耿光

補遺

匏翁家藏集後序

詩以詠性情文以貫道德立言之純疵世道隆污之所係也古詩三百篇風雅頌具載國政民風之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多直言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故誦其詩讀其書而其時其人槩可想見也降自漢唐其文其詩雖各其表見回視風雅典謨之制迥於人倫物性乎風頹俗降氣化之機使然也五季

而並至宋先儒輩出多曰詩曰文一以闡明義理而視古作自闢一途矣出乎時之變遷文之升降而其人之品格殆與世相須而莫之能違也然豈易哉吾故友吳文定公幼游學校肄賦清絕志趣超卓涵養端正筆力雄健賦詩屬文即能鄙棄塵俗追蹤古人予也叨陪研席同舍橋門出入相友每見一詩一文心竊歎

異館閣之望也已而禮闈
遂對策皆高第自是入官
翰林登樞內相日惟文字
啓沃爲職位望日益高顯
作日益盛凡友朋宴會離
合之私君臣吁咈治化之

大形之諷詠著之紀述焉
雅音畢致山泉花宿澤必
底於極者亦止乎篇而已
物方將憤樂忘老而无妄
疾作遂殞矣既葬之又
明年吾子中書舍人奭

與吾從兄奎齋奕蒐閱笥
稿得公手筆存錄諸體
詩凡三十卷序記誥說之
類凡冊七卷自題曰家藏
集蓋將以遺乎後人者精
力之所在也奭懼或散失

既壽之于梓以公平生著
厚莫予先也請序于恔
於乎公之名編著亦讓
耳等于詩吾文予既書
之上而
朝廷政治下而父子兄弟

朋友載之金石碑板散見於四方者至于古孝經小學人知傳讀者為之重甚皆發乎人情正乎理義渾然治世之音也非我

國家當由天運之隆臻治化之美安得有是人而有是文耶是集也固藏之天下藏之人人者也豈特家藏乎哉異時史官采輯當代文章求之珠淵玉海以鳴

聖世之盛㮣見三代之人君子在於是集也耶予不能辭僭為之序

正德三年歲次戊辰二月朔旦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

友人瓜涇徐源書